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二九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八)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八）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本 徐鳳彩聖期

印墨黃 坦泰閣

薛恭敏公奏疏

疏

薛三才

議築寧前錦義廣寧開鐵寧處敵臺疏

卷之四十三

議昭遠左南面濱海三面瀕虜曾無折柳樊園之隔而寧前一線爲全鎮咽喉錦義僻在西北義懷鷄犬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公奏疏 卷之四十三

相聞廣寧遼海居民稍密素爲虜所垂涎之地開鐵遠有東北孤懸天末三岔河蜿蜒其中東南于餘里之間五十萬虜鋒屯蟻聚如奴酋巨湖日圖奸謀于臥榻之側而慈撫宰煖昂乃等黃朝欽而夕叛西受賞而東犯奪日盤據而窺我門庭加之山路崎嶇林木障蔽在彼則易于掩伏在我則難于哨探往往二五十騎一二百騎落形爲入或僕促數夜或搶掠耕耘如鷹鵠之擊鳥雀無日無有至其擁衆大舉奔奔狼突隨處皆可闖入比烽傳羽報防授之兵張皇

皇明經世編 薛恭敏公奏疏 卷之四十三

馳至而賊已退矣及兵去而賊又來矣是賊得多方誤表之謀我犯無所不備之戚遂長而兵益寡備多而力益分益分益弱益弱益疲不得交鋒而敗形已見故頻年失利不啻覆軍殲將而寧前錦義遼瀋一帶居人殺虜幾空此皆緣無障可乘無要可扼故羣虜出沒無常以致地方受禍之慘至此極也先該前按臣張五典撫臣張濬俱謀修造鎮邊牆該部議覆先以原有二十萬金漸次興工今撫臣議建敵樓四十八座俱于城堡不及之地虜賊出入之衝四面皆有圍牆內仍蓋有房屋與前門敵樓規制微有不同依外一小城堡居常則屯軍一隊有警則屯軍三四百多置火器烽燧相望壁壘相聯即有零竊可以驅而走也大舉可以夾而擊也併私可以趨而避也一勞永逸事省功倍防邊亦無逾于此者又自海州一堵牆起至三岔河止謀築邊牆五十二里撫臣六月間親閱其工程已完十餘里高堅盡足捍虜此役成而長城半壁海蓋地方庶可免冰結蹂躪之患使遼瀋間原踵而築之勿責近效每年量修三五百丈十

年後可成金湯千里未必非百年之利也然而時謂未可輕議也又東州等六堡逼近奴巢何固承平日久俱幾壞塌倒不能闢夫家今奴酋及側未定宜乘暇俱用旗包徇以障衛居民且使奴酋聞之知我內備在在戒嚴寧敢復狎而起戎心乎

勸明山後失事併陳滿口營賞給末疏滿口停大總事亦難言矣正為密通竿下風鶴易驚諸弁弟冀幸目前無事本房如驕子隨挾隨加惟恐不及諸舊習知我之怯虜而諱戰也尋事挾賞亦日甚一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

賞給末

平露堂

即如滿口一支劍鎖舊末有賞其夫起免西虜也係屬夷伯彥打賴外甥嘗往來薊門邊外垂涎此賞行打賴物故遂悉陵其子女挾奪其賞物且撲殺我軍丁萬曆十年白馬一關遂加賞物八百餘兩此濫竊之始也自此屢挾屢加每加輒數百兩至三十二年該關共加至四千餘兩矣而大水黑谷二關之賞又在外後起免處滿婦改嫁阿董與起免長子乞炭亥歲相繼被數年以來挾而未甚今其子溫布漸長乞炭亥復與相合而雄心復舉矣踵起免之故智屢為

其少十毛乞炭擁兵挾賞夫石塘一路前此所加賞歲取足千採辦者二千一百餘兩名為柴價半扣軍資況可復有加增挾者日加其誰不挾夷欲無服太此安窮臣與撫道諸臣計謀薊門有險可恃寧與相恃若能設伏出奇可收斬獲即不然而據險守隘亦足堵拒虜欲挾新我且停舊相持日久虜無所利然後操縱可施羈縻可久臣等區區之見所為疆事久遠計者若此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施行

勸奴酋酌諒兵食第一疏

勸奴兵食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勸奴兵食

平露堂

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籌當先定也奴酋世受養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逆天神人共憤廷議會謂當殄滅此虜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曰征戰曰捷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內矣先是臣等會諫調兵募兵合用五萬時遼瀋危在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謀就近調募為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廟諱已決計勦伐非做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邪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朝篇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遼馬兵

五千山西一千今虜封雖定爭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逾左得援兵之勁西鎮無缺伍之處或亦可行乎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陸續募補以備明春分布汛地計未晚也又往時南直隸狼山兵亦可調用二千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輕剽便捷登山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爲得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曾調數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卷之五

征播此皆應募調之兵也又嘗調寧夏鎮城兵一千五百陝西甘肅三鎮各借五百而延綏則調入衛兵一千七百又發銀召募一千三百今延鎮入衛兵馬先已調發出關而寧夏陝西甘肅諸鎮在在多有未必有兵可借請照往日延綏募兵之謀各鎮分募若干併買馬匹各差糧餉將官統領接造錢糧卽於京邊內開銷亦各鎮緩急之望也畿內八府先已行文召募河南山東皆近畿地方亦應分投募兵每州縣不必拘定名數但取有勇力技藝者如此徵募幾

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于潢江一帶礦徒先經移書督撫設法招集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謂已招有數千此則在前謀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謂審論北閩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待矣朝鮮受我卵翼得保舊封其國報當不後于北閩用此十餘萬兵馬原謀百萬錢糧所能濟事大約行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一十金此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冒鋒鏑蹈白刃并有厚糈豐餉何以得其死力况安家買馬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卷之六

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後之役費至七百八十餘萬播之役木及莽芻亦費二百餘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米加派私貼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者也今遼人能堪此乎一錄一粒勢必取給于公家卽以三百萬計猶是略約之數耳益當夷虜交証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虜勦奴者勦奴然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旣十餘萬合以遼東堪戰之兵大約不下十二三

萬人內以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虞之用征勦奴酋者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并得四五員不可及在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參二員征倭水路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効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柏外合前用四員各隸以參遊等官六員而經畧標下另設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三員添註五府食書以備推擇而副參遊都等官聽經畧督撫便宜委用凡連將素負勇略曾經戰陣廢閒在家者皆可委也其各鎮統領援兵入遼者率多選擇之官亦可酌用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兵部

李士珍

請勦奴酋酌議兵食第二疏

勦奴兵食

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建議咸謂不藏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聖怒赫然特下征勦之令臣部職在司戎敢不肅將天威咨籌兵食先謀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勦之役也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筭無遺策動不後時然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力足以吞併

諸夷其才力足以糾連諸虜鳴鉦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卽以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况多不習戰之兵乎臣部續諫十萬併北閭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先是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召募尚不滿萬聞遼人曩時應募者一隸兵籍遂同禾軍非其無聊誰肯以軍遣子孫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所以招徠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招募故難廣寧遼陽海蓋三道若懸令如招家丁之法豐其糧糈而不隸于軍籍接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兵部

李士珍

甲仗等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有出而應募者矣既廣招募又不得不急徵調蓋餉係援兵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五千五百真係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遼左募兵見不滿萬卽再募萬餘僅得二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非徵兵南北安所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既盛然後間諜得行而北閭朝鮮之兵始爲我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得安家銀五兩置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焉計募軍三萬費亦二十

儲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各將官

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又得二十餘萬先謀百萬

今止得見銀六十萬商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

度脫卓何言勸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就其費各二百

餘萬而民間漕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四十年帶甲

五六萬東西諸夷互相連結非若揚南寧賊突發于

一其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之剿播剿寧夏賊易

而今之剿建夷難東夷之爲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

數千異時上果上元堂即逆諸奴猶且奮其螳臂逆

皇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臣明經世編

覆譯水關事宜疏

看得貴州巡撫張鶴鳴題稱黔蜀土司錯處每遇爭

殺軍民受害自水西安堯臣病故遺妻奢社輝幼子

安位方在襁褓奢崇明乘機欲爭先世時饋水西地

十以隴氏係社輝之母奢崇德奢崇倫係社輝之弟

崇明之子奢寅起兵起殺逐占隴氏崖上崖下地方

百里遲延宗日奔辰母子百姓俱投水西寄住川貴

參將周天祿陰爲左袒要將奢崇明照安國章事例

革去冠帶責令取回隴氏并逃水西百姓仍舊安插

故土兩省委道臣勘定原立碑界然後半復崇明冠

帶奢寅之兇神人共憤應行兩省撫按會勘正罪革

其變替云云又看得四川巡撫饒景暉題稱水西自

安國亭以來垂涎蜀土已非一日今則誘涉梯等假

崇德之名以紊亂宗枝陰謀翳土雷安民係劉國用

之黨國用先有立崇明之功後有弑崇明之謀被奢

寅并其妻孥嬰夜而斃之安民入水西爲謀士率兵

攻烏箐以致蹂躪夷氏罪將何辭若夫以賊正西二

里社輝輾轉文告俱報不一而誘引涉梯等亂亂宗

杖曰言崇德爲効忠嫻派意欲攘取蘭地崇調襲替  
豈知宗圖具在御前兩姦何愚於此難掩乞將奢  
崇明薄貨奢實重加劓懲奢社壇并加重治仍行查  
照會參情罪會勘若果係蘭司僧地照舊管業若不  
係價地數內無論管業久近俱應退還云云爲照水  
蘭相構各執一方據黔蜀兩撫疏陳顛末詳載其言  
小廟之事與崇明所稱之爭此正案也  
之矣頭等營之處分微有異同則水蘭之紛爭終難  
物地無涉心切自執手以清結之本蘭  
結局故自黔撫言奢實不宜爭正西以牒之地致起  
釁端併臚列其諸不法狀而欲華其裝替以及其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基敏疏  
本館集正  
下露字  
崇明之冠帶如此則社輝之計送矣其何以服不寧  
之心自蜀撫言社輝不宜假崇德崇儉之名紊亂宗  
派以陰調其甥上而欲將正西以牒里查井賄償  
不論管業久近所歸蘭州如此則會寅之欲足矣其  
何以塞水西之口今照兩撫併案以疏僉謂必須勘  
明地界以杜後日爭端夫天下無懸隔之事則勘之  
誠是也但以牒正西之地有水西自社輝始侵占者  
乎抑自社輝以前安氏所久據者乎在蘭州自崇明  
始被占者乎抑自崇明以前或賄償或侵奪者乎此

則不待勘而可知者也。倘自社輝近日所侵自崇明  
近日被占則蘭州守土自應還之。蘭司若侵占不自  
社輝被占不自崇明則各令照舊管業不必以久遠  
之事又開一番爭端。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奚待勘  
哉。若夫崇明承襲宣撫慶經兩省結勘撫接會題簽  
依管事業已多年。奢寅係崇明之子。非奢寅襲替而  
誰也。水西卽有移山倒海之手。豈能悖違 明旨。自  
行廢立。在崇明正不必過爲疑懼。自生枝節。乃亦以  
野見之女辱社輝。此如市兒相謔。口無擇言。水西各  
日亦何用借此挑激。以自快其私也。脫氏安氏沙梯  
沙莪奢辰等。併所帶五百餘家。幾近二千名口。隨住  
水西。終非事體。且究竟作何下落。應還蘭州安插。無  
疑但奢寅蓄憤既久。懷恨日深。或欲射恨之性。能保  
其不甘心多命乎。在社輝誠不必發兵。獲送致啓釁  
端。在奢寅亦不得暗害陰謀。又釀禍本。嚴加禁戢。責  
在四川撫道矣。雷安民傳訓等。蘭所深惡。而水西獨  
倍加親昵。且藏匿寨中。意欲何爲。無怪乎奢寅得藉  
爲口實也。卽不必畧出蘭州。快其垂涎之怒。斷不可

仍留水西終爲媒孽之根合聽蜀中提問以撥置之  
罪罪之水蘭應各無辭耳

### 覆議薊鎮事宜疏

看得薊鎮接軫山海下京師爲肘腋之區于遼左爲  
唇肉之勢自奴酋發難諸虜生心一切戒備視平時  
更當加緊閱臣潘汝楨奉命閱邊躬親巡歷得于地  
方耳目之真者具題十事內除勛功宜覆另疏題敘  
不議外其補練宜速等九事相應列款酌議覆請伏  
乞 聖明裁定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孫承宗疏 欽定四庫全書 平露堂

一曰補練宜速自遼事告急薊門兵馬調發援遼者  
先次五千續又四千其續調者皆新募兵原非薊兵  
之額而先所調五千非各標營之選士則入衛西兵  
之上嗣也薊兵堪戰者亦自有數挑去精銳五千此  
皆當伍當什之兵本鎮亦幾于空虛矣其主兵先宜  
照額募補印項食援兵名糧而給聘授兵家口者于  
遼東新餉內支銷則薊餉固未嘗加也至于西兵入  
衛者薊鎮止給行糧勢有難下募稍今臣部方謀撥  
京營選鋒軍三千餘分防薊鎮此不啻足抵西兵之

額矣東事既平援兵撤回此九標十二路內額軍遞  
故者何月無之或一二月之前預爲懸缺以待固不  
難安頓此數千人也至于訓練一節全在演習弓矢  
鎗砲等器舊兵猶不可一日不與器相習况新兵乎  
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戰調宜審各邊皆以斬級爲功而薊門獨利用  
守何也非獨迫近陵京處于啓釁地則重山爲限虜  
則錯帳而居越險以搗巢豈惟得失難量抑亦順逆  
難分往咸樂光鎮薊時兩出塞而兩失利 朝廷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孫承宗疏 欽定四庫全書 平露堂

置不問至尤繼先紅艸溝之役斬賊三十餘級諸酋  
信信而起東協遂歲增賞銀二千餘兩此非已事之  
明驗與惟是偵探明而隄防密伺其來犯併力夾擊  
大則如昔年棒槌崖之役小則如近年孤山之役皆  
所謂漢過不先者也閱臣禁諸將之出搗而勵之以  
迎擊真得以守爲戰之策薊門瞻望全資南兵每臺  
不過四五名何堪復有摘發而不獲一路肅且呼子  
果穴甚近年來屢次窺犯而不獲一澤者朱萬良捍  
禦之力爲多何可調之東援以自撤其藩籬也臣部



前疏已明言本官之不可調矣。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要地宜防。薊門重山疊障。險固足恃。而當兩山未合。塞水直衝之處。虜騎可以橫馳。如所謂潮河川。喜峰口。劉家口者。不一而足。水勢洶湧。不可以城或列木柵。或造浮梁。亦旋築旋壞。非獨時出塞盈爲難也。年來修築邊牆。必先衝口。凡兩山斷處。皆築有敵臺。設有火器。可以火擊。一切守禦之備。較各處似密。閱臣日擊要害。更爲御繆之計。正如善護身者。必于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牛露堂

風寒可入之處。洵爲長慮。合行申飭該鎮。凡係衝口。可通大舉者。增固城壁。厚集屯戍。多者千入。少者數百。協營標管兵馬。更番貼防。騎射槍砲。時常演習。此則隱然虎豹之勢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偵探宜明。偵探係軍中耳目。薊鎮舊設有直探橫探。皆是役也。直探夜行。晝伏。深入虜穴。察其情形。橫探沿邊。瞭望。遇有聲息。接續飛報。其尖夜皆食雙糧。而另犒以衣鞋之費。所立賞罰格。亦甚嚴。年來稍稍異矣。竊食日久。虜帳漸徙。直探踪跡。不能逃諸屬。

夷。往往實粟米布之類。託處于其帳內。而屬夷則轉以諸虜情形語我。故虛實多半。其沿邊橫條。又征習小利。或聚而砍板木。或散而採苜蓿。成亦多爲賊夷所撲。提此固細人。以身殉利。亦緣將領侵尅其糧糈。而賞罰不必信也。閱臣議以簡選精查責成各道核其探報之虛實。以爲賞罰。而臺兵烽軍。亦按籍查點。中有餘安離信者。併罪千把總。有占役買閒者。併罪將領。懸令而致行之。將領中千把總等。自不敢以苟且塞責矣。偵探寧有不明。而守望臺寧有不審者乎。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牛露堂

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南兵宜恤。南兵以臺爲家。妻孥俱栖止其上。故其守瞭最勤。而其食糧亦甚厚。南營將官率親視之。諸所廢劑。不廢不止。南將之當裁。非自今日矣。夫四路臺兵。總屬一南將。裁一南將。而分屬下四路之爲募。遼爲守提者是。昔之肯南兵一。而今之肯南兵者。九拒虎進狼之說。誠如閩臣言。臣待罪審雲時。凡南兵之補額登臺。及造糧散糧等項。業已屬之該道路將守提止任稽查。不任收董。舊時剝削侵漁之弊。庶

幾一清至于操臺一節原爲演習鎗砲弓矢等技使手與器常習而南將多假此爲占役虛冒之實查臺時有名無人輒以調操爲辭臣在衙門禁南將之調操止令就近操練或上臺或五臺千把總等官即其地而教習焉各定以期日辰時就操申時歸臺則操調不廢而守瞭無誤聞臣所謂畫地而分操之計日而時操之蓋此法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保甲併守沿邊村落星散而居住往往爲虜所垂涎故築堡以衛之而又虞堡民不能自爲捍禦也又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撥軍以防之然則軍之防堡以爲民也奈何獨以巡警責之軍而堡民則終夜安枕不與聞擊柝之事乎聞臣議做保甲之法令堡民與防軍共編一冊每夜各輪數召上城巡邏上山瞭望有警併力攻打有功一遭旌賞誠得聯絡軍民守望相助之意第村堡離遠遠者或十餘里近者或數里從山麓至頂紆迂曲折尚不下數里往來巡邏稍屬不便臣往往在勸會行馬軍帶砲夜巡之法似與聞臣所議亦相符合蓋山上原有峯峰軍兵爲之守瞭矣而山徑隱伏有瞭望

所不能及者零虜常得緣徑而入臣嘗令防堡馬軍每夜輪流十名每更二名各攜一砲巡邏各禁口遇有警息急放一砲外則牽烽知覺內則望軍驚醒可以共相應援而虜聞砲聲亦且抱頭鼠竄矣至于堡民則令其編立保甲每夜輪流十名亦每更二名周巡堡城之上此則重門擊柝之意也然非責成有司則保甲之法不立而同仇之誼不奮如馮家堡民劉大江等同心禦侮卒保孤壘更宜首加旌賞激勸將來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一曰夷市當防夷市之貿易不獨資其板木之利亦借此以驅靡之也無奈奸民克操手者操狙偷之術以愚木夷而則市利雖峻法繩之不少衰止此啓釁在內爲可虞也而夷人雜各口外皆賣木爲名安知無奸細之窺探狡夷之竊發乘我所不備者乎此則伏戎在外爲可虞也聞臣議潘家桃林二口操手自遵化遷安二縣民姓不許營充而又爲之限人爲之限口爲之平價所以防奸恤夷者爲甚備潘家口與喜峰口相連屯戍相望兵衛周而桃林口僅設一

守備寥寥軍下不足以示彈壓臣往與永平道劉澤深議欲移建昌營駐劄其地今閱臣謀以建昌營移居南兵營城內以人馬二分輪守桃林以一分仍在建昌防守冷口允得彼此相顧之意第建昌營已經督臣議裁併其兵馬于山海鎮右營遊擊則右營遊擊或仍駐劄建昌而分兵以防桃林或移駐南營而分兵以兩防桃林建昌合行該督撫衙門覆議施行伏候 聖裁

一曰資格宜破武弁一途原不可拘以資格無論遠

皇明經世編

薛奉敏疏

卷之九

平露堂

昔卽近時名將起自徒步者指不勝屈奈何以世職武科繁海內豪傑之士顧自納級一途多以資進而倖門口開真贗莫辨矯枉者一切禁格之而武健勇猛之夫家非世胄名非武科者遂無由以自進當此邊疆多事之秋閱臣所以有破格用人之謀也今後各督撫衙門咨用納級務詳開其履歷功績如所謂以殺賊爲案以戰功爲程者其在腹裏曾經手格剿盜者亦得以殺賊論不得止以對偶數語泛爲舉寫其非由督撫咨用及雖移咨而無經職殺賊實蹟者

本部舉不推用如是則充且之士不以資格拘而銅臭之徒不得以冒級進廣羅網之途塞鑽刺之資事固並行而不悖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軍力宜養三軍之所作者氣也所致者力也將帥之于士卒必居平分甘共苦常設其同體之氣然後臨事蹈火赴湯能奮其必死之力今將官之愛卹軍士者有幾乎自大帥裨將以至千中千把總等官遞相攫取真所謂層層有資等等相食而總出于軍士之脂膏夫平時痛癢不相聞又從而腹削之一旦驅之鋒鏑其奮不顧身庸可得乎然禁令并不嚴糾舉非不密而此輩貪冒不止者何也凡工于漁獵者必巧于彌縫當事者第見其才能捷給更爲延譽則漏網于吞舟而人皆有倖心矣各道之于各將官管伍事務一切相聞隨事查察本有不得其情實者如誣借帥以上考非不明則不公該道亦無所辭其責以此責成該道不獨可以別將官之白黑且可以窺該道之淺深矣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編

薛奉敏疏

卷之九

平露堂

請勅兵工二部速議修造戰車火器疏

戰器火

竊惟京營額設戰車火器不獨以供操演所以備緩急預不虞之用也查得軍營十枝額該戰車一千四百輛自三十六年間已多破壞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輛至今止修完二十輛其二百三十輛尚未修造續又破損三百五十九輛因該部前項車輛未經造完臣等與巡視衙門計議權借京營積貯修理營房銀一千九百三十餘兩併拾取舊車木料分委中軍等官周基命等見在修造其餘損折不堪者尚多也又雙輪火車禦虜最得力每具費不過五六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主

七

此敵車朽器何足以供禦侮之用乎又內庫所貯銅鑄火器如滅虜砲佛郎機之類略一試用便即炸碎此亦須逐一試驗另行改造者也抑戒之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夫無事之時且爲戎作之備况今遼左之患漸迫于門庭乎此事隸工部日見該部爭執大工錢糧一疏亦諄諄以修造戰車火器爲言但工費頗多尚無成議伏乞勅下兵工二部刻日會議前項器具應修造者若干應另造者若干合用錢糧若干兵部特選一才幹司官會同工部廠司官監督工作而驗視良格則屬之巡視京營科道庶官有專責工無冒破至于製造員役務選巧心慣手之人舊貯廠役工拙居半而乾沒成習慣擇而精覈之是又在監督部臣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主

七

擬練火器以壯營伍疏

釋界臣練火器

竊惟中國禦虜長技無如火器故京軍十萬火器手居其六承平日久人與器不相習弓箭難于見巧火器易于藏拙于是力不能挽強者皆以火器手自詭點故多不如法其號爲習者睨視良久火門始燃亦

未必命中也。近委二三中軍子總善此技者分投教練以覘其激勵之稍精肆習然猶未能成列其以火器竹筴長鎗短刀什伍相比兼用迭出自成一行陣者無如原任參將今繫侯張名世之爲工。名世亦自請練成三千人。即當一先鋒此雖其急于見長顧其陣法似非摩倣塗羹之具。若以一教什以什教伯練成三千因以將教將以卒教卒須之歲月便可得數萬人。不獨精采收觀抑且胆氣增壯無事可恃以建威銷萌卽有事亦可使連營布陣也。正統乙巳之變。石亨楊洪皆以重辟繫獄于謹出而用之卒得其力。卽白奴酋發難以來遼弁脫囚服而攝將者如李懷忠修鶴年輩亦復不少。皇上蓋操不測之權以鼓舞將吏使人各自攷其用何獨于衆所推轂之張名世而賜斬之也。臣亦未敢遽爲因請釋後其製器練陣果有成效臣等與巡視二臣其相較閱然後敢以贖罪請如悠悠無實效仍還其縲絏耳。至委兵部司屬每營二員分隊訓練此尤提綱挈領之言。自臣等揭示營軍更替老弱俱免停報諸以子弟告替者已

不下二千餘人漸替漸多可使營軍盡可精壯但不教不練而遽使從戎則不盡壯卒之用。教練十萬多軍而衙前一千一足亦不盡壯士者之用。臣故率率復申前請摠因遑事告急冀及此時一振京軍之積懦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子遠閣公 吳培昌坦公

張 岑幼青泰閣

士都諫奏疏

疏

王德完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下海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  
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十四

王德完

京師漕粟，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  
鄉家人戶，舊不接新，細氓寡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  
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填溝壑。昨年四方災沴，盛行  
觸地，不遺餘力，然困倒廬垻，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  
賑錢漕粟二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十里之災，  
數年之旱，安所取給？中外稟應，可爲寒心。臣聞易誠  
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代桑，桓密  
婁子流亡，處徙不悉，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郅昌

之間，倉皇踟躕，積貯無素，常有懊悔及災傷甫起，千  
鈔方登，上下嬉輸，絕口不識積粟，惟俾天災之不至  
因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  
爲歎歎而歎息者也。夫設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據其  
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仲曰：民有餘則輕  
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欲之以  
重。李惲曰：糴甚貴，傷人，其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  
則困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糶。  
魏之平糴，爲富強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十四

王德完

苦，無間豐凶，歲凶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  
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  
動動轉眼，罄空迫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  
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於此時，遠體管  
仲之遺意，講求李惲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  
錢，廣收平糶，隨市價低昂，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  
歲有饑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葺倉庫，平  
倉平糶，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人，小戶口  
之多寡，爲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相

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扣糶三年之食而止其南方地勢下濕處有泥爛稍令出陳易折在在穀粟有餘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糶三輔河東東郡穀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扣糶之數足當轉運二年皆可圖活行之積貯既贏伸縮在我備荒長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亦倉臣等茲議得無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糶則常存而不朽保赤尚勸借而取息平糶則受糶而無追或謂國用甚謬何從得糶本若干不知國家發帑金

皇明經世編

工部議奏

于糶三

下議室

賑濟可二十萬則二十萬可四十萬捐粟不責償今糶本暫借原非棄捐况賑之後時雖費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制不善祇足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胃之義倉朱熹之社倉立法並不善苟非其人皆足為缺然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別而廢履也并之其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倉盤內止今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潮為民病則人存而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邊事多兵甲

時興儲峙糧餉猶為急務志曰雖有湯池百步石城十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其難乎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鹽納粟謂之飛輓言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同朝洪武永樂時邊商引鹽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斗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書葉洪變為折銀之例維時粟一石值銀二錢每引納銀四錢二分自以八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為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踴倏遭旱魃銀四五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是有米珠之憂師旅一行糧不繼乃發帑全十萬糶買又無所得粟於是脫巾之患矣今鹽商掣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糶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制只令邊郡皆築倉賤糶貴糶宋真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等處貿易軍糧今宜畧放其意預發九邊午例銀兩是時雖熟召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糶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各量其馬數日多積預儲及至支放之時查照豐凶兼支本折糶之豐年則二

皇明經世編

工部議奏

于糶四

下議室

石而有三石之餘。糴之四年則六石而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治兵埋餉安邊足用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奏糴。發南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歸德二十四萬。於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糴。共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餘利糴米。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共十七年。以按臣徐申言。勸支職罰銀一萬四千五百。發近畿糴。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畧鄭洛言。發糴米八萬四千三百餘兩。於陝西召買糧料。共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於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較而行。或以農竣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劑而緩。或暫行於近畿。而水通行於外地。或請於一軍。而水通及於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欲糴則無米。整茲宿疾。未試良方。夫虛賦人之食。而不知牧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帝閭有叩。能不惻然。臣等伏讀皇上節次綸音。不日備設備荒地方要務。則曰豐年召買糧料。甚爲得計。不日近來各地方官。平時不以

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內荒既稱。無米可糴。及查豐收。又不趁時糴買。所幹何事。大哉丁已。軫恤民隱。病瘵在躬。獨照顏氏。師用如見。而年來實幼未臻。皇仁未著者。則以法不定也。伏乞勅下戶部。半糴舊法。一應輕重。欽散出納。泉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選鎮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榷。實料條。勸於邊腹咸宜。農人兩便。聞具上請。候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守令奉行不効者。令撫按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司臣等兩衙門指名奏。則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糧芻未有不豐贖。內地未有不康。又邊陲未有不阜。安者也。臣等欲款之愚如此。惟皇上采納幸甚。

四川異常困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採本條使舊播

臣惟川中自天苦。一曰大水之苦。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大水。無與小民。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頓勢有不能者。蓋大水不產于中上。而產于夷巢。猥爲囋廠復潤之區。仰若登天。俯如墮井。尋採則跋涉險惡。拽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



非十人百人所能負載者客商無多則以土商代領  
大戶有禁則以義民代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  
得不派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  
取之民也皆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漫于上供染  
指之餘畏如罟官亦不敢擅于計歛欲求速嫌遠  
謗聽其私議而大工食有派至八九金者有多至十  
四五金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難夫  
靡寧也呼相望者木夫就道于婦啼號畏或貪生如  
赴湯火黔寧一廠九錫濱夷獨足黎朽全為宰地索  
橋競渡節至淪亡夷落勒錢半為焚劫洗河既費過  
渡更難若非水漲龍行定是百年難出日嚴網羣地  
而旁一觸輒傾滿室委填途途暴露屍流水塞積骨  
成山其喻生而河者又皆黃童稚之夫畧似人形  
半登鬼錄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者  
亡夫不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大  
銀不下二百萬既以剝民貽害又以戕民害命遐邇  
痛哭扼腕撫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二曰惟使之  
苦 國家征商有要地抽稅有專責近來各省孔添

設稅務中官若魚鱗然網益密矣以川省言定稅銀  
三萬兩每州縣派各數百金有差自市月場鎮絲  
布米鹽食店酒沽下及菜蔬草履無不有稅開架過  
唐青苗踰宋錫鉢盡荒額課始九州縣解諸藩司藩  
司解稅府稅府進于 朝廷此定額也亦有濱江衝  
要州縣二十餘處則太監私委私抽又在額進之外  
數較益多蓋人脫丘粟雲住坐會省各處遣稅官猶  
一人而稅官又旁招無籍各數十人布為牙爪此輩  
豈皆奉公守法惟欲暴斂橫征每商至呼眾齊登運  
龍間縣官情攬取稍不如意輒加以嚴刑畧不快心  
必中之奇禍憑凌城社莫敢誰何出沒星倫豈能自  
饒然 皇上之稅十之二三而稅官之取則十之八  
九今遠尚之息饒濟羣小之狼貪 皇上奈何利焉  
且商人自蘇州諸暨常州鎮江上海河海口天津洲  
城磯伍家鼓團豐白羅山武昌州州或陵新灘巴東  
二十餘稅入蜀來巫山奉節萬縣盈應尺更稅三  
番上度重慶合州閬中瀘州叙州嘉定新津流等處  
無不有征一舟而經二十餘關一貨而抽三十餘次

商人不惟斬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咸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而不通貨賄。記曰：易關市，來商旅。語曰：竭澤而漁，後必無魚。臣懼商旅不來，而澤魚必竭，故曰：惟稅之苦，此又其一也。三日，大兵之苦。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基江，使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麻，山塹屍填，河流血赤，紫紫白骨，浮蔽瞿塘。一時怖恐，全省絕氣。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邊，復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疊報，釜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燬，村落無烟。渝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赴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田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躪無存者；啼饑號寒，殆甚于戊己歲災。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輒至數百匹，歸農里甲，後播在官，有騎馬一站，而餽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餽銀至四、五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各數十匹，協濟影疲，軍站省會衝衝，而骨立難支，倒暗塞路，居行益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粟芻餅炒，布綿絮桌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

皇明經世編

王都漢奏疏 卷之九 十

千

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糧每石貼銀二兩，一縣丁糧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賊，我兵誤以為賊而截殺者，無筭。近者南川餉夫人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家旋亦殲斬。然我餉缺乏，處者已無生矣。故曰：征討之苦，此又其一也。夫是三苦者，偶值其一，民猶得以撐持。連遭其二，民已難丁疲命。今迺三番迭見，真是十室九空，而蜀上之民，猶不至為變者，則以歲事尚幸豐稔也。又以逆酋可旦暮平也，脫有二三年之旱，則救死不暇，使計官儲庫，難難俱，豈遑額外，又倘有曠日經年之師，則馬力既竭，豈可伏轡？心內已剗，那堪再割？臣想此民，惟有鬻妻賣子，苟延殘喘耳。倘又乳哺之不加蠶食之無已，則物窮必反，事久變生。臣恐勝廣猖狂，騁藍嶺動，國家之患，不在播而在民矣。播首倡，方借我為名，而我魚肉窮民為之，嚴逐則外呼

皇明經世編

王都漢奏疏 卷之十 十

十

皇明經世編

王艮諱志龍 休寧人 上 于謙堂

內應決裂難收近聞蜀中突報威州玉壘潰崩山流  
水湧松潘地維頓定合江天鼓雷鳴酋長血塗寨入  
境殺人土司馬應龍聲言內犯人妖物怪大可寒心  
皇上西顧判罪能無動念又惟川省庫積久號豐盈  
而近漸消耗入木之銀可三百萬多郡縣派加而庫  
發者止十有二征播之費可四百萬除欽發內帑索  
價南滇借貸留都尚不足者十之五近且檄下各郡  
縣搜括庫貯無磚羨餘悉解布政司充軍餉而府庫  
告告空矣又各郡縣義倉社倉及常平預備倉版  
皇明經世編 卷八 于謙堂

憂不在民而且貽之國矣伏願 皇上軫念川中用  
兵之甚不異貴州貴州稅務中官業已發停未遣引  
領恩覃一視遂將四川原差太監撤回京師即各過  
野沿江之稅一切罷罷繁蕪黎庶喁喁慶更生萬一  
聖意難下盡罷擇其川江地衝聚去處會撫按委官  
征收物足原額以佐軍需其餘偏僻地方不係商賈  
輳集者禁止勿權至三殿大木悉將舊者檣檣備造  
以壯 皇居侯播半一餘年後瘡痍既起元氣既充  
方興採木之役仍着令勒支庫貯不派民間即派民  
皇明經世編 卷八 于謙堂

開亦必給商採買萬勿驅民深入就死如向日人財  
兩空則四川赤子枯骨復生倒懸方解無不雀躍呼  
賀聖明邊鄙無虞而卿廟有濟臣不勝待命之至  
國計日蹙邊餉咸增乞等書以裕經費疏 臣惟軍國之務稱重大者惟是餉而軍國之需稱浩  
繁者亦惟是餉方今邊餉困竭極矣在鎮臣按額而  
呼尤有額外之呼在計臣按時而應尤有不時之應  
呼者至急應者至艱呼者愈頻應者愈窘何內外相  
違若是且 祖宗朝固已然耶臣考開國之初及嘉

靖之季其所爲經制。簡有若天淵迥絕者。國朝自洪永以來。原無年例。年例自正統始。始勸保。保昌原不稱邊。稱邊自嘉靖始。臣請緩析言之。宣府歲額不過五萬兩。今上客餉銀不下二十九萬有奇。大同原額亦止五萬兩。今不下四十五萬有奇。山西原額不過二萬兩。今不下二十萬六千有奇。遼初不過一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萬三千。今不下六十萬有奇。薊鎮初不過一萬五千兩。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今不下一百二十四萬有奇。延緩初不過一十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一萬。今不下三十六萬有奇。其在甘肅等鎮。或增八九萬。四五萬。此眇少者也。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業已七倍。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之。竭九州之財力。而不足以供拓百年之蓄藏。而難乎其繼。撫今追昔。能不寒心。然臣伏而思之。我祖宗朝土田賦稅。非有加於今也。乃事不煩而自足。今甲兵戰馬。大不逮於昔矣。乃例歲加而難支。其故何也。蓋祖宗朝寓兵於屯。且耕且守。有備無患。此趙充國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部漢奏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城之遺蹟也。自屯田之法墾。則經界隱沒。而難明。屯丁消索。而賠苦人皆遁逃。地爲陷穽。戎馬財賦。遂分兩塗。祖宗朝中鹽於邊。納粟於倉。有飛輓之利。而無轉輸之勞。此見錯實塞之遺意也。折銀之說出。則金錢盡入於太倉。枵腹咸仰於內帑。脂膏盡竭。芻粟愈難。米珠草桂。可爲扼腕。數十年來。謀臣策士。高日嘔心思。復屯鹽之舊者。至諄切矣。然泰莽之區。竟無畔岸。開荒之報。多是虛文。逐末之輩。率憚耕耘。開墾之譚。卒成畫餅。生財有道。舍此何由。將裁冗費。以濟時艱。則十九年之汰革。方行。而二十年之恩綸。已降。近檢督撫諸奏。勸鎮議裁四萬二千。旋增五萬七千。矣。山西裁二十四百。旋增二千六百。矣。宣府裁二萬八千。旋增四萬五千。矣。大同裁二萬一千五百。旋增二萬三千八百。矣。即數鎮而他鎮。可推也。將事撙括。以補決裂。則三秦延緩。閩海滇池。處處議留。紛紛請發。即如數日章奏。延緩請補。年例五萬九千。矣。兩廣請留存貯。一十五萬。矣。應天請留。計野關稅。及奉例三萬三千。矣。鳳陽請歲發兵餉四萬七千。矣。即數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部漢奏議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而省可知也減者幾何增者未已欲與不可欲取不能展轉思維束手無策惟有節儉一語可爲救時急務耳蓋以利言則外其微而內其鉅以害言則外易剔而內難祛城郭民食也有請乞卹係數百金偶有乾沒動需數十萬自非宸衷大悟真見歲餉之艱難憂深國計之困促則城社可憑商馬有忌誰能洗百年之積弊而一清之昔漢文帝借露臺百金之費而海內富庶百金富漢室而其樽節者皆百金類也唐玄宗侈損林大盈之積而海內虛耗豈瓊林能耗唐家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平露堂

約新舊二額隱祕有勸相之方無徒道委之府府委之衛衛夫絕追呼之擾以使近者皆悅遠者皆來一切阜財通商容民畜衆諸良法務與督撫諸臣實心督率則以萬空爲阡陌以大冶爲鑛鑄元氣不洩於鉞銖泉源不涸於尾閭行觀上下俱足避腹咸充不憂帑竭藏空庶可久安長治軍國幸甚臣愚幸甚

口擊東倭蒙豫專備禦疏

備禦東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草

所以並如覆影捕風臣聞外傳總督貽書有貢市禁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曰難必倘強索貢市只輩其封號便是臣等又聞釜山倭戶肯盡數歸巢否本兵曰難必臣等又聞特遣遼東巡按親至釜山查看倭戶有無歸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言之則倭之封而不貢也倭之去而不留也毫無足憑何能輕信臣又覽本兵覆疏開六月內晉州擒殺等情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擒殺天兵二百二十三名擒殺軍糧八百餘石等語一一不差又謂朝鮮疏在六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總督疏則今年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下豈至叛服霄壤臣又覽參軍官葉靖國稟帖稱正月初四日釜山倭夷尚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處行長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則朝鮮疏稱三月進搶上國風訊要犯大明等語豈必盡虛臣又覽尤惟敬答倭書有曰既許爾乞降封貢如何因循不至則目真已兼言之矣臣又覽倭國抄白訓未一迫有曰比照舊例蓋謂國朝封貢例也不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露草

日永獻海邦之貢則明白直言諸臣祥若不知殊爲忤舊臣又覽行長谷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以媒和之旣而飾辨兩國相好即是和親然倭奴伎計豈不誠相好二字臣又覽朝鮮陪臣金晬與總督觀養謙稟帖稱倭賊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竊未知媒和者悉以此關于朝廷否則惟敬計倭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即可了事與言及此令人髮上指夫倭奴與兵朝鮮原欲入犯中國計儀初寄書內地云關白欲上取北京稱帝大唐又云善計和假降以破敵國即邀過市井之人且有先知矣經畧東征豈不辨此乎壤克捷亦已奏功無奈碧蹄大敗砲散膽破乃始悚心堅意惟且貢是圖不復言戰鬪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聞及遼東撫按趙望周維翰相繼奏報似此封貢已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聞城王京陪臣上子悉以封貢取效旋見羣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藏或專言封而掩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遂始明言請封大疏三午一貢行長小艍年年通貢贊畫主事劉

黃案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請聞漸遼東  
大賈通市舶矣本兵亦左袒其說而重違 明旨乃  
行總督勘議總督以機局已就莫可說和而俱有煩  
言止云請封絕口不及貢事乃本兵亦云對馬島關  
貢誠爲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太各器雖假繁纓  
常惜今以關口纂弑而錫之王封以號召三十六島  
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之欲而  
果止於封也使倭稽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使倭  
要封之後鼠竄海濱而不復鯨吞羣夏也則假虛名

皇明經世編

北齊書卷之九

九

下嘉堂

而省定費紹與國而令支邦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  
瘡痍之候罷兵息戰休士撫民未爲非策顧倭欲無  
厭茂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禁之與填猶循環  
也假令本兵總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 明  
旨以藉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日後之患  
則禍在作偏是謂欺君一臣何忍爲此假令秀吉行  
長陰叛而陽服之慨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  
噬臍是謂誤國二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日本考  
謂倭夷奸譎自恃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

矯云入貢見我無備則掩襲邊境正貌中大高挑諸  
管彼其害 世廟時蔓延浙直江淮間流毒更慘今  
若大舉復啓覆轍將尋是沈惟敬誤經畧誤總  
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 皇上也無論旦夕可彈弛  
擔息肩即要領不保于丘園斧鑕伏誅于簡冊臣竊  
懼焉夫犬羊喜怒難期桑土綢繆貴賁今本兵曰倭  
得封即颺去不我犯也臣曰倭即犯胡以卒應本兵  
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即  
捐軀其如 二祖 八宗之神器何臣曰遼左戰士

皇明經世編

北齊書卷之九

九

下嘉堂

有幾本兵曰不遇二千有零臣曰二千之卒何足禦  
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換餉無措去年遼東巡撫請  
召募家丁三千人竟裁減八百有零臣曰帑藏誠匱  
然邊陲危急何論惜財哉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  
兵當暫留遼左不宜速撤本兵曰業已先奔臣曰是  
所稱鬼形者難再用耳諸臣曰即有急朝鮮難出援  
不若於旅順口鴨綠江緊要險隘增兵戍守本兵曰  
多則乏餉增五千可足用諸臣曰劉綎兵撤回亦要  
留住遼左本兵曰川兵難久不如募土著倭虜皆可

捷伐相與咨嗟嘆息沿邊防豈不數四申飭然核諸文移之上則色色皆有求諸戰陣之間則件件成空遠左對敵尚且無兵內地承平豈能禦寇如以龐卒而裨猛虎雖則寬了而負直責豈不欲所向無前寡則恐力之不足今不孟防備倭而急爲之防乃爭誇畏威悔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以蒙庠習聰明首出百王之聖主此臣所爲扼腕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踐一小國君耳患吳之強也而苦心焦思置諸于死臥即仰膳飲食亦必嘗膳卒乃撫循士民訓練兵甲發習流三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堂天朝豈比蕞爾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將練兵懲虎責實當事諸臣臥薪嘗膽矢盡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必人人有投石起距之氣某鎮可用若干將必個個有斬將奪旗之功某鎮可用若干糧必在有士飽馬騰之慶見兔而急顧犬亡羊而即捕牢則習流何止三千收土奚啻四萬除克占賊保縱隨宜苟玩惕歲時如處堂燕雀幸火未然苟始以爲安則延寇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內閣直學士

王

室養虎遺患今外夷酋長廝役從旁竊笑此議之所不敢辱也

稽財用賈垓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

以濟時艱疏 節財六事

臣聞天子富有四海琛獻萬邦衆民廣土無改於前而帑竭藏空太殊於昔者何也蓋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輒至四百五十萬有奇若常無事已稱出浮於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如寧夏用兵甫數閱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昔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奏辦共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疋約料銀八十餘萬兩坐派改造十八萬三千餘疋約工料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山西潞紬續織四千七百餘疋婚禮傳買以一萬二千七百餘疋其約費十餘萬兩磁器節傳一十三萬五



十件約費銀二十萬兩挑三山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而各省直災傷拖欠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耐料銀九萬六千餘兩大此數十萬數百萬者積而養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而無所消越安得而不毀富然澳之尾閘而無所停涵安得而不匱空當帑空之時而講濟虛之策惟有節之一字最爲喫緊古稱能節雖虛必盈況非虛乎不節雖盈必虛况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爲馬一日減織造以拯民命工部題稱浙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都諫奏疏

卷之三

下海堂

袍服二萬六千餘疋該工料銀六十餘萬兩內扣酬該省解部錢糧至三十三年止僅得十萬餘兩議將前數三分出辦該省應二十萬兩戶四工六戶部應十六萬兩工部應二十四萬兩奉聖旨這織造錢糧你部裏再議處來看欽此夫太倉之積儲縣壑浙西之杼柚俱空候蒙之人豈能荷百斤方竭之馬胡能馳千里束手坐視莫可爲畫夫文釋甲服禹美惡衣高皇后躬補緝之裘文皇帝御浣濯之服今綺繡繁組積尚盈箱服御不親安所用此至於羊織

細絹爲奉寒膏肓之疾堯器巧奇賄洪都心腹之殃發痼疾堪痼瘵均憫故織造不可不裁也二曰止營建以贖邊儲蓋各邊年例爰給軍需據部題二十七八年春夏已題無可發者若蘇永昌易則四十六萬兩山西宣大則四十七萬兩遼延甘四則四十九萬兩而秋冬未題者又復一百三十餘萬兩九邊之狼狽胥腹四海之蒼赤倒懸即今多方師省猶指注難前若使到處虛糜則波流何極方今仁智之殿未畢南城之役未終玄殿之藻如雲龍舟之急如火而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都諫奏疏

卷之三

下海堂

欲效長夜之燕遊構冲天之樓閣不惟材木耗盡且致儲蓄匱空倘有脫巾其何以應昔太祖謂官興作必度量再四而後爲又謂障地營建怨恐勞民傷財而即止王音如在儉德宜遵此營建不可不止也三曰趣大工以省煩費蓋乾清等官部發銀一百十三萬兩戶兵二部協濟六十萬兩又據工部處給其約二百數十萬而楠杉巨材出累朝所藏內帑所貯者不與焉夫工之未完也即費數百萬而不爲多工之既成也即費數百金而亦可惜查工匠常至三四

皇明經世編

上卷 卷之五 五

子 卷之五

千人天役常至六七百人工匠一日七分則一月幾千餘金矣役一日五分則一月七百餘金矣臣待罪該科隨閣部諸臣縱觀兩宮並美已極壯麗輝煌然六月間猶見砌石有不輟之斤鐮棟梁有方新之丹漆至七月後則油彩虛而有待門戶閤而無人矣夫皇上父大母地不端拱于乾清之宮而令生視銷金遂皆窳丁日居月諸之久暴殄天物糜爛民膏故大工宜速也四曰停珠寶以垂燕翼據戶部揭稱進過珠寶約價銀一百三十九萬六千三百餘兩未嘗召買尚該價銀七百九十四萬五千餘兩吉典伊邇催督甚嚴而賠累何辜無米難炊昔宋太祖碎水晶之漏高皇帝壞鏤金之牀楚書不寶金玉而寶善人皇祖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今貧商如履陷窮部府如坐鍼氈人命懸絲國儲若洗豈以九州萬國之慶典至爲剝膚建隨之梯航越首皇帝亟需德音大賜調免否則減十分之五或乃減三分之二近可接珠行鋪戶遠可訓聖子神孫此珠寶所當停也五曰審採辦以清國用蓋四川採木原派楠杉木枋五

皇明經世編

上卷 卷之五 五

子 卷之五

千六百根塊計銀可三百五十萬兩湖廣原派五千五百六十根塊計可二百一十萬三千兩貴州原派二千七百九十餘根塊計銀可九十六萬八百餘兩四川兩運得十分之六查得庫發銀止三十六萬四千四百兩餘皆索之蜀民也湖廣頭運得十分之四庫發銀止一萬八千五百餘皆索之黔民也今二運未完之木尚欲剗肉脰骨乃三殿未採之材何繇塗膏疊血必須早爲計慮豈可重困疲民則採辦當審也六曰發內帑以採燃札蓋礦稅之設原爲助工而金花之加足用停止今據各監進過礦銀四十八萬五千餘兩礦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課并加罰等銀共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積歲多矣又萬曆六年奉旨取金花銀每年加二十萬兩迄今二十二年納四百四十萬蓄誠厚矣以皇上萬國九州之財充萬國九州之用宸居皇本國寶逸儲特發非常俯仰咸裕昔唐德宗置瓊林大盈二庫以爲太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成大儲舍小寶而成大寶乞皇上體德宗之跡見採陸贄之鑑

言則泉流而澤通財散而民聚故內帑不可不祭也

被澄赤心恭請萬世中宮以光聖德疏

臣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必始於齊宮班固以夫媚

之以爲人道之大端臣竊以配匹爲民之始萬福之

原皆至論也故天子之與后猶人之與地日之與月

陽之與陰父之與母也地與天並位天不交地則乾

坤毀矣日與月並明日不照月則晝夜息矣陰與陽

並行陽不順陰則寒暑愆矣母與父並配父不顧母

則家道索矣今皇上萬國之父也中宮萬國之母也

皇上聰明天縱仁愛性生其眷禮中宮風

稱優渥乃臣自入京數月以來道路喧傳咸謂中

宮役使止得數人憂鬱數視藥餌且貼危不自保臣

驚惶痛惋不勝宮禁深嚴虛寔未審臣即鳴喙竊知

其不然第臺諫之官職得以風聞言事果中宮之

不得於皇上萬一有憂鬱歟則子於父母之怒猶

得以號泣幾諫矧中宮爲萬國母安得隱忍不言

以傷戮髮倫果皇上之眷顧中宮有加無忤歟

子於父母之謫其得昭雪辨明矧皇上爲萬國父

安得蒙蔽不言以虧損盛德前者躊躇無一而可數

日間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蓋天地陰陽之大變而廟

社稷之隱憂滿朝大小臣工無一人不聞無一人不

駭而無一人敢言蓋以全軀自保與忠君愛國之念

交相戰而不自勝也臣起廢之骨不足以當播楚枯

朽之株不足以當雷霆然所恃者高皇帝在天之

靈且羨漢史表臺卻坐事耳太祖高皇帝冊立

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爲君爲后可不慎歟

君以仁政慎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里后以懿德慎

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欽此臣以長

久之道爲皇上披陳即罹鉅鉞之誅亦可見太

祖高皇帝於地下矣漢史載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

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鄧

慎夫人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席哉陛下下

獨不見人疑乎漢文悅語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臣

疎賤不得出入禁中何敢比袁盎之卻坐然得致

皇上眷顧中宮正聲庶受維美漢文即此且不枉

臣不識忌諱冒犯天威不任席蓐戰兢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終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嘉胤繩如

夏允彝瑗公參閱

鄒忠憲公奏疏

疏

鄒元標

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正綱常疏 彈江陵李情

臣於九月二十六日聞輔臣張 正父喪居正三疏

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之

皇明經世編 鄒忠憲公奏疏 卷之四十五 一 手書堂

皇上 皇上不聽計哀死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

切暫留之疏遽上臣讀此疏涕泗交流臣也一介草

莽踉伏主寬恨不躬逢 聖明沐浴膏澤今幸蒙收

錄人仕未幾目此大故嗟嗟臣也生何不辰即欲竭

盡血誠冒干 天聽自惟涉世未久諳練未深不敢

啾啾自取越職蓋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九卿已今當言責者

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九法數

日破冠裳無異禽豕敢置身斧鉞披瀝爲 皇上陳

之臣聞天生民不能自治也立君治之君不能獨治

也爲相佐之相也者一人之身而 社稷綱常所攸

賴者也必置身於綱常大道之中而後 朝廷服萬

民懷一有不善議其後者如蝟毛而起孔子曰苟正

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之

謂也今觀居正之於父也憑棺泫泣求盡送終之禮

在京守制尚貪相位之尊果能正身而正人耶不能

正身而欲正人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不去 皇

上爲居正計者不可一日而留矣居正不去天下人

所共知也 皇上留之名豈以其有利 社稷耶然

皇明經世編 鄒忠憲公奏疏 卷之四十五 二 手書堂

不知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微爲

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 舉姑舉其最著

者言之一曰進賢未廣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故

聖世士器美而官材茂今則不然先朝各郡邑進學

數十人居正任事限郡邑不過十六七人是阻進賢

之路也無論他郡邑臣鄉先朝每科聯登科甲者數

十人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

遊賓序矣大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不

必有所逞迄今怨號之聲過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

也。二曰決因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奸生之德，洽於民心。今則不然。先時決因，初無定額。居正任事，限各省決囚有定數，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罰，有濫及無辜者矣。未決之先，歲者足以示德，未歲其數無異，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繇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莽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盡其力，居正任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繡於彤庭，披忠肝於玉陛者，未之見也。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振掌而談當世，然不先察命，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臣先歲北上，觀黃河泛濫，漂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爲巢，啜水爲食，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被水潦如此，被旱魃爲災，可知矣。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矣。有司不以秦聞，恐干大臣德政，以致展轉溝壑，提妻攜子，散之四方者衆矣。皇上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此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學履錄三

平露堂

若此，而可留之耶？抑豈以居正既去，天下事難以支耶？不知居正在位之時，我國家法度維繫，民心者久我祖宗德澤聯屬，民心者深。況在事諸臣，濟濟後先，非居正力所能獨運也。居正去位之後，其德澤法度如故也。天下人豈盡出其下哉？豈盡無所補哉？臣伏讀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弛。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微權繼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竄竊神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昔古之碩輔元宰，措則正施，則行，建先明俊偉之業者，無他，上下交相信也。今居正日衰而議國事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學履錄四

平露堂

天下之人皆曰居正不孝而固寵也居正不孝而廢爵祿也居正不孝而擅權也雖有設施誰則信之居正之心必曰天下之人議我不孝而固寵也議我不孝而廢爵祿也議我不孝而擅權也下殆有不從禍流縉紳天下以是疑居正居正以是疑天下上下交相疑而禍不日深者未之有也其哉居正不可留此仿彰彰明矣臣又揣居正之心矣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皇明經世編

國史公案疏  
卷之一

御覽卷五  
下露堂

而當此辭則議之自臣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指而名之曰非常人也然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毬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旁人之謗議鄙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此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旁人謗議足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已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

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臣登刑堂遇各司曹出刑曹按諸冠裳各垂首喪氣一日三歎切齒含憤有不忍言酸鼻者誰乎有皇上大婚固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哉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且猶送親歸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又非賢之皇明經世編

國史公案疏  
卷之一

御覽卷六  
下露堂

倚矣大臣聞喪而不去小臣必有匿喪而不報者固所必致也嗚呼父子天性其恩罔極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矣先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遺其親能忠其君者未之有也抑臣尤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職臣觀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臣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壞一至於此徐察之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議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

不高身首留之輔臣德我我不數年公卿立至矣此  
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  
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  
首善之地臺省爲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所  
幸者公卿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因此而遷去  
又不常矣邇其原士楚先之楚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臣患惻如此伏乞 俯賜採擇亟斥輔臣速  
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而人心服  
朝廷尊而天變消萬世仰 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千露堂

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臣萬萬死  
矣蓋非嚴刑督責以銜天下之口則攻之者愈多也  
噫臣甘爲妾婦自愛其生矣堂堂丈夫不忍爲妾婦  
也碎首玉階奚憾哉

直抒膚見以光聖德以奠民生疏

聖政五議

臣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甲子丑進士進言謫戍貴  
州都勻衛迺荷 降恩援之流渝使齒縉紳臣將母  
北往則霜月以供菽水復何宅說不意 陛下命  
臺臣之疏授臣以給諫之職拜命以來凜凜未能稱

職是懼已思學貴經世言貴適用時常有事誠然自  
持是爲職職時當無事激切自許是爲沽名今 乾  
綱獨斷 聖政一新所在懷忠良抱經濟者披白巖  
穴仰甘口不爲取容矣且臣少承嚴父之訓長遵師  
友之學知悖忤者徒小節而激切者闢中祀深自懲  
創惡負明訓敢嘵嘵自多哉斯夕循省念職事不可  
久虛 隆眷不可徒負不避狂瞽敬瀝百一夫譚天  
下國家之要在握其要得其要則衆政畢舉不得其  
要與一政釐一弊亦徒竭精神已爾史稱堯舜之知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千露堂

在急先務矧知不若堯舜者能役役爲天下明哉故  
臣之所諫其要惟在培 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  
行飭撫臣瑣屑細微之事暫不敢以瀆 聖德獄獄  
高山不讓飛埃蕩蕩洪流不棄涓滴惟 陛下以臣  
言爲飛埃涓滴留意而詳擇其中臣不勝大幸臣聞  
人君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握其樞者心是也心  
體至大至冒乾坤心體至靈同符二曜或失其體者  
何哉欲累之也欲在奸聲淫蛙雜奏心以聲移矣欲  
在亂色柔曼爭進心以色移矣欲在口腹其旨並陳



心以味移矣。幾有可間左右得而問之。障有可乘。變倖得而乘之。其幾始於微眈。其禍至於尋丈。堯舜致兢業之防。詩書紀危微之訓。故能保世滋大。陛下履恭隆之運。何求不得。際鼎盛之年。何欲不遂。求必得。則人欲日滋。欲必遂。則天理日微。聖學從茲荒矣。孟軻氏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儒周敦頤曰。無欲則靜。虛動直。明通公溥願。陛下味孟氏寡欲之明訓。遵敦頤無欲之格言。研幾於聲色臭味之間。致謹於視聽言動之常。居處有時。無以閒居幽獨而有情容。行幸有節。無以血氣方剛而有銳心。此匪獨養德已也。卽養身亦在其中焉。精用而不已。則竭。形勞而不已。則敝。無欲則形充。則精固。而身可長矣。戊寅歲臣在戍所。邊民自京師來者道。聖母還宮時。倦倦以聖躬爲念。邊民無不舉手加額。謂聖母至仁。陛下至孝。陛下身安。則聖母之心亦安。聖母心安。陛下至孝亦大矣。漢臣汲黯云。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偉哉斯言。萬世人君之龜鑑。寡欲則誠今日養身養德急務。首願陛下


朝誦而夕惟之也。君臣之分。森若冠履手足腹心。寔爲一體。下每顧忠於上。每苦上之不達。上每求忠於下。又苦下之不誠。此亡它堂。陛勢懸。而情意間隔。故也。二典三謨。治化隆盛。都俞吁咈。猶可想見。易之繫卦。上地下天。則爲泰。上天下地。則爲否。否泰之機。明良之義。其所由來者遠矣。臣往聞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遊我孝宗敬皇帝。世宗肅皇帝。朝君臣相與歡若家人。照若父子。或用一人而互爲可否。或行一事而曲爲調停。父老傳之史冊。載之以爲盛事。陛下昔在冲年。保傅必慎。今聖齡日強。臣愚以爲有大政事。如人才錢穀禮樂兵戎刑獄工作。宜召內閣九卿侍從儒臣。面爲揚榷。許料道官旁爲糾正。何者。陛下所問者。諸臣章奏而已。其繁委可厭也。召對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不事繁文。而庶政惟和矣。陛下所接者。諸臣儀容而已。其人品未知也。召對必能洞燭忠邪。鑒別才品。卒然有警。而任使惟當矣。宣上意而達下情者。陛下內臣而已。過情溢言。未必真也。召對則讒間不行。猜忌不生。上下交而其志同。

矣或以御門有常亦足致理言之雖美室礙難行臣  
憶文皇帝在右順門諭近臣云早朝奏事不得盡  
言午後事簡卿等得從容陳說朕亦欲及時商榷英  
明神斷如文皇帝登輦不自暇白逸哉以爲不如  
是不足以盡萃情而登上理也武英殿祖宗朝召  
見大臣裁決庶政之所陛下一旦鼎新緒紳之所  
揚誦閭巷之所傳播皆以陛下銳然復祖宗朝  
故事今大工已就宜籤日舉行召對盛典或先行經  
筵始摘一二事與大臣諮詢則上之志日下達下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 平露堂

共相交勉以圖報塞俱未輦轂依邇天憲迺臺臣  
則可爲長歎息焉昔薛瑄在朝三楊一見且不可得  
而屈其節槩足徵也出巡三楚政暇惟手抄性理其  
清操足規也一時人物淳龐臣思及此未嘗不洒洒  
毛豎秋不吏治之端以主之德市之力之故能立身先年一二臺臣昏夜乞哀冠裳掃地剝生靈脂  
膏以媚要津竭公家庫藏以充私囊折儀千萬視爲  
簞豆郵使絡繹迹遍列省贖銀不足佐之公帑公帑  
不足托之郡邑承順者輒曰辦事薦揚之恐後拂志  
者輒曰無爲彈罷之恐遲財在天地止有此數用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 平露堂

者既如泥洳取之者又安得不盡鉏銖上有盜竊之  
行則下又安得有封殖之民無惑乎杆軸空虛而饑  
餓者衆也述之所履者大貪大惡而其所劾者小貪  
小過其不反唇相譏者幾希此豈可持繡斧立百執  
事上耶不特識者憤懣亦諸臺臣所甚惡者有臣如  
此將焉用之往事雖無足論迄今不爲嚴戢源不正  
而未流益溢矣臣叨在班行見臺省諸臣濟濟踰踰  
極一時之選其志必欲以激濁揚清爲職以忘身奉  
公爲念臣願陛下漢德意下明詔召內閣大臣直

古弊端假正統宣德年間勅諭事例應之臺省以垂永鑑臺中奉差諸臣不患無才患身不正而感令施也。回院考察惟以砥節者爲上仍將憲綱事例重爲糾正如餽遺所不免者按之道義無溢常度牌坊所必建者關係風化無得槩施據守端則憲紀肅然必肅則羣吏畏懼雖有貪黷者且將聞風而靡從化而流矣貨財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或曰臺省情親義無異同臣竊謂純心爲國雖相爭如虎不害其爲同孽孽爲利雖情係骨肉不害其爲異臣言雖異皇明經世編

 郵志卷之六  
卷之一

三 平露堂

術未明而儒道大誦也儒道大誦始於上之推剝而法令行也常州知府施觀民靡費民財建勸書院毀之誠是矣。邇來將先賢遺跡一槩折廢臣不知其解也彼敢於蔑先聖之道者不過惡衆講假偽學以絀天下之口耳孔子大聖尚以學之不講爲憂大縱聰明如陛下日講有常經筵不輟卽仁聖豈加於子而睿知豈出於陛下者哉宋真宗錫九經於州縣學校矣尤及聚徒講誦之所聚徒講誦自古已然未聞槩以偽學斥也天下生才固於所稟資有純駁故功有真僞百僞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維世道匡頽風因僞棄真是因沙廢金因噎廢食矣佛老之道異於孔子習其說者焚香頂禮千百爲羣琳宮梵剎遍滿郊坰士誦法孔子諱詩書欲將先聖流風漸滅殆盡亦忍矣天啓聖明將宋儒白鹿石鼓等院不許槩棄是陛下且欲衛先聖之道以詔來茲雖然豈謂我朝人物出宋下哉祖宗菁莪棣棣作人者深諸儒漸仁摩義特立者衆如薛瑄陳憲章羅倫王守仁等先後以理學名者不下數十人縱躬垂訓宛然謙

洛家法，未可謂國無真儒也。今儒風不振久矣。上之所禁，下之所避，上之所作，下之所效也。士不鼓不趨，教不振不從。臣愚以爲凡所拆過書院，先賢遺蹟，宜勅禮部令郡邑，或槩議修復，或量爲調停，雖未必真儒輩出，然使天下曉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學術，從此而正士習，從茲而端未可知也。宣德初，大理卿胡桱請修整胡瑗魏了翁書院，即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崇名賢於既往，正以獎後進於將來，宜從所請。」載在寔錄。班班可考。史書載循良傳，至勸學與文未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于露堂

帝不艷稱之。矧陛下舉勲上法，祖宗昭曜史冊，傳之天下萬世，其關係詎小哉。臣故曰儒術之當崇也。永旱頻仍，災異繁興，列在奏牘，亦既爛然，獨恤之詔屢下，開閣之困已甚。此其故何歟？臣以爲其機不在朝廷，而在撫臣。古人得百里之地，亦足以使民富強。何至擁一方重鎮，而使民皇皇若是哉？國初出鎮大臣，命之曰撫者，謂其捐摩鞠育，與生民安養休息之謂也。匪欲樹奇功，博崇名已也。古來名臣出而鎮撫，惟閭閻自持，不煦煦以求知，地方饑饉，有勸富戶

出粟活民，無筭者，有責令有司收撫流移，不使散之四方者，絕不以履宵旰在則民德，去則民思。先年二三撫臣冒軍功者，糜爛其民，雖拜爵受賞，朽骨冤魂，叫號春雨秋霜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嚴催徵者，敲朴其民，雖考成奏最，剝肉補瘡，啼泣盈筭，縲紲之下者，不知凡幾矣。封疆雖擁乎大僚，書筭下同乎小吏，甚至亡而爲有，虛而爲實，人皆曰千城之器，揮霍之生民，痛癢漫不相聞，謂撫之義何？雖然，其原始於任之太輕，故也。宋神宗謂文彥博曰：「諸道使臣，職任甚重，宜擇其人。」彥博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當時韓范諸臣，皆一時名流，今之巡撫，視宋諸道復臣，又爲加重簡擇其人，猶恐非本，乃今仕者一得內補，垂涎京堂，既得京堂，坐列開席，未得如農夫之望歲，既得如拱壁之在抱，患得患失之心，重爲國爲民之念輕伏願陛下念斧鉞之重寄，憫生靈之無辜，陞擢惟以直亮端方廉明無黨者爲上，諸冒濫鑽刺輟熱可厭者，絕勿使並進。其現任事地方者，除各邊專理軍務外，如腹裏地方，仍乞勅都察院轉行各處撫臣，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于露堂

存大臣之體思撫摩之義以安養休息爲主以愛民  
節用爲本以正身率屬爲先求災地方其所減征者  
猶有田之民也有地無立雖禍無完棠夕無宿春者  
可念也古有富戶出粟活民無算者其法可陳也有  
笑獨寡寡顛連無告扶持通衢者可憫也古有責令  
有司收撫流移者其義可知也關田里課農桑厚風  
俗嚴貪墨古人有行之者其意可師也年終將賑過  
窮民撫過流移行過事跡造爲成冊解院無視爲文  
具政安則民和民和則天地之和應之雖有水旱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鄭憲公奏議

附錄

七

平露堂

濟先是世務爲操切爭威嚴以相高閭里蕭條無復  
太和景象臣願陛下崇渾厚以培國脉廣仁厚以  
答天心節財用以惜民力酌賞賜以慎名器親君子  
則儉壬日遠求經史則外好日遷蒼赤被樂利之澤  
宗社行靈長之慶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附錄

十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六

徐孚遠關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吳嘉胤繩如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公泰閣

鄒忠憲公奏疏

疏

鄒元標

數陳吏治民瘼懇乞及時修舉疏

臣律以驚迷遊魂辱陛下賜之生環兜余除餘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惟人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 鄒元標

之義或宜力或久誤各有攸當臣有一得之愚直陳

君父之前舍已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臣力

也人已何異焉臣故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

彈冠新浴者振衣茲當銓臣未公持正百度維新之

日止嘉慶發原明日達聰之始若使臣悠悠然然微

一羽浮雲員干上風學臣不忍也又臣數載窮鄉田

末之與居鉅熊之與臣然知民間涼燠狀臣復陳民

瘼八款夫救民疾苦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竇

夫之是何益臣似非嘗試漫言之者益人臣濟世如

拯溺如救焚衆或解頤臣心獨苦豈得已哉伏願

陛下勅下各部大臣天心天日純心爲國用意詳覽

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絕無一毫成心其間儻中有

室礙處臣因此得曉暢世務通達國體亦因非任學

之地于冒天威無任阻懷之至爲此開款具本計

開定等則大辦官忖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

難外小吏難小吏難小吏難自同知下邑自知縣下是已職

陛下明題暗蓋嘗論辦大吏管奏黃鍾大鑄有耳者

無不聞之辦小吏聽聽蟋蟀之鳴非其聽者不能審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六 鄒元標

其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者曰經者比其

絲而合之也曰給者折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

條萬緒各自不亂臣竊謂辦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

雖衆吾欲起而辦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都以

撫按考語爲準其陞遷亦以閩撫按考語爲準顧其

弊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實得美秩者有預知

其刺而以明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選臣

枕篋頭欲刺眼欲昏即欲一一而坐照之難矣臣愚

謂宜明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中下中中下下

上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存內選  
臣明以此定陞降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  
推中下者陞下府發憑下上下中下者陞王府不  
以發憑此雍敘羣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  
謁之私紀城社之姦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弊屈抑  
之歎矣洗依習大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  
人因其人以授之職斯有所憑藉臣讀典謨君臣咨  
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已何兢兢  
致儆也臣請弘正間考語循不失先華遠風課一布  
政口問問之政長者之度今則以爲罷輒矣課有司  
曰志願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竊薦讀  
出抽黃對白駟騷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  
之銘感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已之深知曰才  
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  
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紀琴鶴相隨是趙抃楊震挺生  
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  
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等不能寸展也瑤璋瑚  
璣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

者今以之譽凡夫矣以枚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  
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  
長之實陞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語實以責後效彼  
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諸佞風熾雖有賢  
者亦爲其所掩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  
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  
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之類倘再如前虛決定以不  
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  
治偷薄風俗不淳矣便陞轉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  
司主事維時兩京兵部尚書郭應聘功在兩廣言其  
清勵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  
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涼燠故得措之行事  
臣因歎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合無兩司知在於地  
方風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轉遷擢  
一以本省爲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具要覈而  
不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所有施爲若輕車熟路利  
二省臂徧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  
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使上無事寄之望下

無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且濫且驟雖他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索貢滿網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大泛合無布政廉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留陞擢或生平無愧年華侵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唯致仕中間如去留不當言官論救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無賢愚並滯之患矣議又任又任之法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以文行

平議堂

嘉靖戊辰後始宜乎字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淒楚大異疇昔則又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驚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鴟鵂置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入之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又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又任爲榮而以不又任爲辱臣愚謂又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者又任使之志怠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

然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好者多惡依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又任可以裁奸可以此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嚙志不幾誰鴟鵂鳳凰同室乎重京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根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狼莠則膏腴盡成磽蕪以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紛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耻爲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重考

大

平議堂

陸容之賢能爲人非心至今載之聖史以爲冤抑邇者一銅顏鯨再銅胡桂芳萬廷言三銅管志道譚者皆爲諸臣冤臣竊以爲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搏心并精不朽之業耶之浮榮猶一呷也是所奪諸臣臨所與諸臣奢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遠爲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寬正人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掌院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既明重則



制職輕則不與葬祭夫彼既已官成猶不爲國惜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藿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卽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冊送部院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褒名德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渺淺也臣不暇遠舉

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爲熙朝盛  
皇明經世編

鄭忠憲公公九

卷七 平露堂

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諡或旣諡而贈官未采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原任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韻宇流布海內丹表簡在列聖開國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闕幽謂何原任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寺少卿羅洪先少年巍科終身退處澹泊爲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原任庶吉士降石城吏目鄒智永宿勵志侮羣奸而不辭慷慨持身表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

縉宜賜美諡羅洪先宜贈吏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此清朝鉅典而有待於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焉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張元怵臣雖未面心實嚮往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肅志以沒議者恨之臣愚謂宜贈諡以爲不愧科名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徐貞明政存口碑風高銷聞欲爲國家奠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楚處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功未成竟齋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

皇明經世編

鄭忠憲公公九

卷八 平露堂

謂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親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真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爲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復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工部郎中羅用敬淮上之功與貞明廝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誼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寺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也褒贈係驗封司職掌

在官言官，匪敢略諱，慎撫臣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臣出理貢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撫撫方夏，飭益疆微，挈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知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損所長，均不失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民生利病，內惟媚津要爲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充惟囊橐爲計，查盤批詞肆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搖，陰爲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人賢否，某係進士，已經數薦，多結納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不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而已，又暴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陛下設官之意，固爾耶？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者，建白可稽也，或自寺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端，無所倚乎？亦徇盜之流乎？果循循雅飭，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一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知其人而用之則爲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級，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上渾

厚無槩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茂，邑里忘愁歎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莫安宗社之要務也。惟陛下留意，臣竊有慨焉。繁縷小物也，孔子惜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習尚相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呈身取爵，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當苞百人，染指一夫，開徑干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心炯炯，夜半必薄其非端上矣。日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口輒足滑，袖後機轉，雲消而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死，法爲情廢，國家名器爲情棄，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聘顯位，歸而誦鄉里對妻孥，誰之方乎？懼人之扼其短，反從而怨憎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各位

爲軒輊乎。果此卑頃之流乎。嗟當局者迷。不覺耳。自  
非洞千古之睥。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既算。陞進  
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搜遺逸人。臣孰不欲  
析主黨。策祖考。光來。飭顧汲汲有託。而逃焉者。上  
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則經精細素之業。又次則與  
時翹跼。全身遠害。均之以逸。解也。彼其巉巖而處。據  
石而瞻。豈非其采苓之適。遂贈繳之危哉。願風俗不  
美。莫其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  
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士  
平露室

空谷有白駒之歎。庶士有求我之嘆。臣願拭目審邊  
臣。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真材。鎖鑰  
假托。徒冒虛聲。邊釁彌衆。臣嘗察今之邊道矣。引疆  
起來。鷹鷂電擊者。固有。亦有庸懦之流。木親。輶鈴外  
惟奉巡撫。顧指。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姻津。要奧  
援。四時起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  
去。虜退。閉關上功狀。邇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嘗察  
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者。飾以支墨  
哆。以宏議。間有敏捷。張煌功伐。以覲殊旌。不數年。總  
督矣。當保矣。家贏金錢。世襲親職。後邊事大壞。而不  
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常不得而至  
焉。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  
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  
疆。又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塞上爲終南。抱壁腫  
之軀。抵奇貴之尊者。乃結金玉之梯。惜此輩何利。何  
幸。而列十三省方面。多碌碌。以上諸臣。亦有不幸哉  
恤遠臣。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  
物埒中土。休隴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

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氣，猿猴爲伍，士人間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讐死者，臣每撫膺大息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司鈐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時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臣在部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千雲堂

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廡，幾數百人，有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徵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風，植之污澤則污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爲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遷一以本省爲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既經院道查核，領

文赴部，不知可止否，倘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惟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檢將考滿時，苦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檢有攻固當優擢，卽無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間擢一二以爲生事者戒，一以爲安靜者勸，秤頭之苦，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甲，節靡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操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操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外。一譬忌之，只得而簧鼓之矣，有非心恬氣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乎？昔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爲毀譽，以故有司竭意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楫而已。果盡人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常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實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既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布政司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副小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攪里料役，廣置膏腴，新進書生爲其所愚，臣再曰可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千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也。今微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病察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爲時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爲去留。一以兩院爲主。參以吏科河南道。如行取不當。是吏部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難。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謀以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糾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馬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副。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果吏治以此爲據。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不止。虛糧之苦。小民死徙他鄉。獨攀號無從。莫此爲甚。臣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司爲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其田。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觀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有所內起。糧之虛。必有所由來。惟察其所由來。而民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役。則有減都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當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堆沙塞。昔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膏腴。今成蒿萊者矣。夫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察其開墾。今起新料。亦足以抵水堆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天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勅兩院大吏留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議焉。由票之苦。由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至徵。客及募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往皇明開有欲爲一郡造福者。聞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臥定向語。臣曰。渠撫閭時。由票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歎服。不置。今非無散票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徵板於上者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覈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積荒之苦。臣切讀孟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

室壯者散之四方以爲此或危詞動時君之聽乃今  
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術其詳耳野廟荒齊柳岸長  
隄一日報死數十人者賴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  
蒸民厚卒不足以回天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  
省今年兩月不雨民稍有旱獲無秋收矣長遭窮苦  
一一懇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援常賦  
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肉且盡此  
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  
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  
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郡縣上一二倉有司每以積  
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  
以倉爲上司日查月核時問罪贖爲之下者亦稱不  
便今欲建無窮之社臣愚謂宜勅下戶部行各省從  
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一倉或鄉調建二倉或  
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留罰贖或助爲買  
穀張木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  
榮祖父者或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聚  
如何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

不三年且有成矣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在人真心  
何如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真心若有  
真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科場  
之苦陛下痛往年科場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  
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耳目而不可以  
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  
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陛下  
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  
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作備  
餘俱靡靡可查若以臺臣難托地方彈壓更有大於  
此者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陛下  
亦以惜費省事爲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矣臣以爲  
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極更復何隸諸臣挾揆藻莠英  
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爲無當臣請  
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艷目過而不  
留臣肯親觀座主身冒不韙門生惟恐汚其身而反  
害之者又自忘其姓名者此非所稱門生哉已可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爲松爲栢顛欣羨懷桃李何左也。積疫之苦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十有餘彙集餘有生者可知己臣邑月一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有知己臣以爲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巨室悉成莽莽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皇明經世編

聖惠公奏此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在陛下陛下往問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勅各處撫按毋縣於歲編內編派濟疫銀一欸一縣或三百兩或四百兩毋石糧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一友得一友不然與饑民均死耳至各處各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如有便民濟疫全書亦顯廣布民間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平露堂

博聖惠以度羣生此非臣之迂譚也宋有惠民局我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清軍之苦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至邑清軍聽眈爲奇貨崇發各里後不得賄不止又司事者陰藏原籍破裝陷無爲有虛爲賈逐都逐圖名曰揆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申敘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營所携不止既着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臣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卽與除除老軍之數照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刊定軍策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有一冊倘有清勾有無虛實照冊施行雖有黠猾不能爲民害矣惟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民爲夫道理長遠山勢險峻舁夫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晝不得力晝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

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風繁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按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乘遠能通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驛遞之苦諸臣條驛遞事宜甚其願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陛下縱欲查考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珥筆秉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和遠往兵部覈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謾送量給薪米是已涓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令無丁憂則於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驛遞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驛遞

平露堂

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案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既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



王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勸自

錢爾進及甫參閱

淦司馬撫延疏草

疏

淦宗濟

牧酋糾衆屢犯疏火酋

議照火酋自四月冠鈔遭剿之後懷警逞忿構煽鐵

雷本擺沙計等酋蛾伏鴟張必欲得氣蓋自漲秋狂

皇明經世編

淦司馬疏

火酋一平露堂

鋒愈熾節次移會該鎮嚴督各路防秋主客兵將枕戈揆甲以待而大將則率官軍左右防援間靚虜果聚衆徂伺定邊境外乘間謀犯於時降夷預報該營副將先發哨丁次督戰士既獲馬駝又斬虜首已破大羊之膽足宜貔虎之威矣而各酋恨未也又伏兵於鎮虜塞外夜分入邊竊我牲畜而大將適自西來命衆邀截奮勇血戰雖有損傷軍馬亦有斬獲虜級似足相當而各酋未已也復窺懷遠之暇宵馳零騎探路蓋欲出我不意我無備而不虞又被降夷之

預報也通丁出哨賊爲我賺斬獲雖止二級而虜騎

未敢南下矣而火酋猶未已也輒復糾衆萬騎入犯

安邊又令千餘窺江波羅比欲犄角死敵橫肆蹂躪

之謀詎知我兵聞烽肆集堵剿敗北各營報勝於西

大將奏捷於東雖兩地斬級不及而射打死傷頗衆

亦足以紓華氣而奪戎心矣而沙酋猶未已也先是

虎翼於西已失其利後復不突於東欲逞其豪乃入

而既遇該營設伏堵圍出而又遭大將率兵截殺雖

斬獲四十餘級未盡殲之而魚駭易驚之狀不可言

皇明經世編

淦司馬疏

火酋一平露堂

矣夫秋高馬肥夷狄之時也今幸內備出於萬全外夷遭夫五創此固天奪其魄寔亦將士協謀所致即今諸酋叩關悔罪乞哀求款不啻作反者搖首抑且向化者堅心此或秋防中從來罕足之景象也所有獲功將士與夫夫事官員相應分別敘議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看得火落赤挾賞被擒之後局面一變全套驚疑狐兔興悲犬羊成黨在東路則有沙計賽林等酋以索賞未遂懷忿思逞在中路則有擺言太本拜等酋

藉口明安之死。昔謀圖報莊禿賴明愛二酋。屢因火酋借兵。陰賣同謀。陽爲觀望。下失免難。有內難。著謀亦深。而火落赤。則東西勾引。不遺餘力。全套蠢動。偵

也。其始火酋等皆其別部。

探甚明。臣等思惟。本鎮邊長一千二百餘里。若三路并犯。賊衆我寡。誠難爲禦。於是裨行東路。布政使陳性學等。設法先諭莊明二酋。使之安心聽撫。緩其部落於東。在中路。則臣因切盡。反成之。投稟。借之傳諭。卜酋及全套諸虜。縱其部落於中。三酋無動。我得專力西防。入秋以來。虜犯安邊。犯鎮靖。犯懷遠。犯波羅。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冷司馬疏 火酋三 平露堂

俱有新獲。稍挫狂鋒。擺酋屢犯保寧。降夷先洩其謀。臣等得設伏邀擊。斬首四十四顆。先已具題外。至八月初旬。火酋入犯。聲息愈彰。降夷供吐情形。益確。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駐劄花馬池。就近督援。先申號令。嚴飭諸將。加謹。匪備。臣與鎮道等官。多方調度。八月初十日。火酋果擁萬騎。從舊安邊。噴噴而入。微馬分搶。人各趨利。勢不相顧。各村原伏夷丁。突出奮斬。首挫其鋒。九營之兵。聞警雲集。各有斬獲。原伏山頭。火砲震響。連天賊見大駭。以爲草木皆兵也。於是

收兵回營。我兵環而攻之。通晝達旦。火砲擊死甚多。賊勢窮促。次早由別路遁北。夫火酋經營半年之久。聚衆萬騎之多。其初意豈真欲入僅數十里。退還於一日哉。蓋由我兵人人自奮。大挫狂鋒。未厭豺狼之欲。倉皇狼狽而歸。豈偶然哉。人畜雖不無損傷。臣等再三查訪。所報委無欺隱。失事未爲大甚也。然火酋西犯之時。沙計寔與同行。既不得志於西。必將肆毒於東。於是九月十三日。果擁二千餘騎。入犯高家堡地方。該堡忝將劉泗出兵邀堵。蜂傳至鎮。時近日中。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冷司馬疏 火酋四 平露堂

矣。

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 樂庸

臣惟人臣之謀國。譬如醫者之攝生。善攝生者。無論人之病與不病。皆以調護元氣爲主。善謀國者。無論虜之服與不服。皆以振作神氣爲先。凡臣力所可爲者。皆與道將等官。參酌施行。且一切駁虜機宜。廟謨指授已詳。惟是欲練兵而賞罰攸關。欲足餉而拘羣

難破欲用人而才無足使欲修邊而費無所資皆非臣力所可爲者今套首被擒之後雖已相繼乞款夷情叵測戒備宜嚴禦虜之具有不可一日緩者請列款上請乞勅該部查議覆請行臣等遵行庶職守有資而邊疆有攸賴矣

計開

一曰明節制以肅軍政臣聞之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又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節制之有無所關於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敗之數亦大矣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夷丁利於野戰漢軍出入雖有部伍至臨敵亦皆野戰彼此不相聯屬臣以爲極危之兵也曾以節制之法爲總兵官杜松言之松悟臣意對曰如此練成是一塊鐵矣近日各將惟原任總兵戚繼光深知此法臣等就中裁酌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預爲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所領正兵一營可三千人

此法臣等就中裁酌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預爲

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所領正兵一營可三千人

分爲六司每司五百人左右二營有參遊每營可二千人分爲四司標兵一營有參將可一千人分爲二司每司各五百人司有千總每總有五哨哨有哨長有協哨一人每哨爲二隊隊有隊長每隊有五什什有什長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左右

標三營則責成參遊一司則責成千總二哨則責成哨長一隊則責成隊長一什則責成什長若總兵與左右標兵同時出征則左右標營參將當與總兵協力而其所部千總哨長隊長什長軍卒各與主將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心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儻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哨長一哨長則以所部下隊長一隊長則以所部下什長一什長則以所部下軍士皆斬不宥是論責成則自上而下凡爲主將者不得不率其群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主合千萬人爲一心并千萬人與同力此所謂節制之兵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無可敗之理至於師出有名敵方可服虜雖夷狄亦知是

非若夫不由臣令，私擅出邊，掩取首級，致生釁端，或獲功之後，貿易功級，冒濫陞陞，皆軍政之蠹也。臣請得以白簡從事，伏乞 聖裁。

二曰革流弊以裕軍是。臣惟 國家督藏空虛，至今日而極，延鎮每年京運主客年例可四十三萬有奇，此亦不

而極，不節縮減省，臣等豈不欲畢智竭慮，為 國家惜

一分之費，以紓一時之急哉！顧其勢有所不可者，該

鎮每年軍馬之數不日減也。各軍馬每年防虜之役，

不日弛也。於中軍逃馬倒四路各營，不能盡無，然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崇禎七年 于露堂

以此空月之數，積至幾萬十幾萬。此事理之所無也，

或者相沿先年，流傳至今，與民也見在應徵之數，及

選官應追未完之數，總而計之，前餉司一時報部，或

至十有七萬，然本官偶一為之，則可以此為法，將來

則非所以為訓矣。何以明其然也？前積既有十七萬

每年京運減，則邊儲當有餘糧。去年夏季，東路軍馬

缺餉，餉司郎中孫敦化束手無策，不得已將撫賞庫

銀借支三萬有餘，始濟一時之急。向無此銀，則軍譁

於內，虜逼於外，延鎮之事去矣。此可不為股鑒哉！但

前人既以多報為能，則後之少報者為不能。前人既以多報得美遷，後人將以少報得下考。利鈍淹速之間，不肯者得以藉口。多寡相形之際，賢者不免累心。

於是軍馬額數應補，而前官未補者，後既以為應裁，

始有為限年之說者矣。糧料及時應給，而軍馬積補

者，餉單不免久積，始有為限月之說者矣。夫萬曆十

九年，閱視少卿王世揚題 准軍馬經制，未嘗有每

年遞減之文，而軍馬既已頂補在營，豈可暢數月之

腹，以為不如如此，則積餘不能多也。夫軍馬日減，是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崇禎八年 于露堂

弱之漸也。餉不時給，是脫巾之困也。見小利而忘遠

憂，奚可哉！夫大司農率屬自有正道，未必以附餘為

考課。士君子進身自有正路，不當以承望為捷徑。前

餉臣鄭璧因延鎮兵馬調赴寧夏討賊，積有未支軍

餉，偽報掠為已功，驟陞京秩，卒為閹視御史于永清

發露其事，竟因革職，則亦何益之有！今餉司孫敦化

刻意清刷，未必有此，而前人之流弊，人為後人之累

不可不逆問其途也。謂宜以後軍馬額數應補者，即

為食補，不必限年。餉單已呈，臣院查發，應給者即宜

速給。不必限月。惟軍逃馬。制各營將官隱匿不報者。臣得議法查核。不許冒濫。以重軍需。斯爲法之平也。

伏乞 聖裁

一日簡有司以振吏治。臣惟四海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而縣令於民最親。所係尤重。然腹裏有司。止於恤民。艱遘方有。司兼之防虞。患腹裡有司之不肖。止於誤生。民遘方有。司之不肖。至於誤遘。其責任之重。且艱難。慎選以任之。未必能有濟。今臣所屬延慶

二府各州縣有司。非年老廉貢。卽陞任。敎官求以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十露堂

榜舉人。選任已不可多得。况進士乎。臣非爲貢舉。敎職盡皆不賢。鼓舞作興。盡無可用。但其人口暮途窮。苦無上進之志。民貧地瘠。多懷失望之心。是以振作無能。吏治日廢。取辦軍需。百求而百不應。謫詆民瘼。十問而十不知。近日大計。二郡有司。幾爲一空。則其在地方可知也。詢求其故。咸爲遘方苦寒。人不樂就。每遇缺出。應選各官。多方規避。或託之鄉親。或託之僚友。宛轉關說。不日家有老親。難以遠出。則日稟受虛弱。不耐風寒。至再至三。至四至五。必求得請而後

已。間有以甲科選授者。不三數月。又以善地改調矣。

夫朝廷爲地擇官。奈何爲官擇地。策各委贓不竭。

力以圖報。而晏安是懷。秉鑑持衡。不執法以用人。而

徇情是務。其如地方何。臣抵鎮時。見土地荒蕪。民運

通負。欲旌別賢能。而鼓舞之。除清澗縣知縣陳王道。

吳堡縣知縣杜邦泰。二臣以外。無足以當臣意者矣。

竊記隆慶時。廣東州邑。故多盜賊。原任大學士高拱。

條議。多選甲科。廣其薦領。加意振作。至今遂爲文物

之邦。今延慶爲國家藩籬之地。藩籬固則堂奧安。

乃反不擇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廢墜。民俗日就刁

悍。生計日就凋殘。錢糧日就逋負。一鎮軍餉。盡仰給

於內帑。一文不可節縮。一日不可遲緩。無乃非計

乎。謂宜當此大計群吏之後。亟爲更置。補以甲科之

英。與揀選人材之俊。布列州縣。仍乞天語丁寧。以後

遘方有司。但係賢能。稍廣薦領。以示鼓舞之權。但有

不肖。臣等卽時糾劾。毋得久留溺職。以累地方。則百

察思奮。而吏治日蒸蒸矣。伏乞 聖裁

四曰清班價以裕修守。臣謹設險守 國修防爲先

延慶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合四路之兵，不過五萬有餘。先年調集陝西西安四衛官軍四千三百員名，潼關衛官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蒲州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河南南陽衛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賴上守禦千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直隸寧山衛官軍一千四員名，每年輪班赴鎮，與各營堡官軍相兼戰守，尚不足以遏虜騎之衝突。萬曆三年，原任總督石茂華等題：准西安潼關蒲州各衛所官軍離邊稍近，仍宜留戍以助修守。寧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南陽賴上三衛所官軍離邊稍遠，赴調不免愆期。請照嘉靖四十三年撫臣胡志夔題議事例，每名歲扣糧銀五兩四錢，差官類解本鎮，以資修守工費。萬曆七年，河南撫臣情缺羅曾議減萬曆十九年前任延綏撫臣賈仁元題：准仍復舊數，歷年徵解無異。其銀係各軍月糧內扣除，衛所官不爲侵欺，都司官不准賣放，則放糧之時，照數扣解，亦何難之有。奈何法久弊生，政疎人玩，南陽賴上二衛所歷年拖欠至四萬一千有餘，寧山衛歷年拖欠至一萬四千有餘。

此豈皆軍丁之逋負，其爲衛所官之侵欺，都司官之懈弛明矣。夫西安等衛軍丁，每年赴邊修工，艱苦備嘗，榆林鎮雇募軍丁，代爲修邊，饑寒切骨，寧山南陽賴上軍丁，飽食安坐，既免遠戍之勞，蹴鞠嬉遊，永無喪元之慘，每丁特減口糧之半，以業戍守之軍，誰曰不可，且久奉明旨，而歷年拖欠，坐視武弁侵冒，以至稽候邊工，豈原題之意乎？臣到鎮之初，卽查邊垣修廢之實，據榆林道副使劉餘澤呈報，中路沙壘邊牆在常樂堡寧波羅等堡，每墩中空沙壘，或四五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丈或八九十丈，深厚或至三二丈者，或一二丈者，每堡墩臺或七十座，或三四十座，風剛沙壘，不爲扒除，則內外平漫，虜騎闖入，防禦爲難，稍欲扒除，則工費浩繁，錢糧不給，難以輕議。據靖遠道泰政王愛呈詳到臣，議於瓦橋梁修建一堡，寧塞安邊等堡，磚包城垣，動費數千餘金，庫藏空虛，束手無措，然皆不可已之役也，非取資班價，則無堪動錢糧。臣已咨行河南撫臣沈季文，山西撫臣李景元，催取班價，已經轉行衛所官，力爲催督，至今未見解到，則都司衛所掌印

官侵欺怠玩之罪不可掩也。合無容臣等每年預將各衛所應納班價。咨行該省撫臣。轉行催督。而各衛所歷年拖欠數多。屢催不應者。容臣等會同該省撫臣。將當年掌印都司衛所官。指名叅劾。或革其管事。或罰其俸糧。以示懲創。是亦振作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夷酋示罰請開市賞疏 復市賞

此疏通上詳爲照中國之馭夷狄。當其情形未定。順則用撫。逆則

用剿。所以示不測之恩威也。萬世之經也。及其和款

已成。因款修戰。以戰維款。所以預在我之操縱也。一

時之權也。自去夏火酋被弔於西而擺齒煽其氛於

中。沙酋助其虐於東。羽書烽火。三路旁午。此其勢幾

不可嚮邇矣。所恃厲兵秣馬。擐甲枕戈。日夜周防。遠

近響應。而火酋大遭挫衄。悔禍服辜。於是藉手黃婦

母子。踴躍而乞哀軍門。本道祇奉督撫明文。監同諸

將。示之以威德。感之以信義。順者則駐牧盡地。部落

給牌。常爲外藩。逆者則聽其作反。卽行出搗。漢過不

先多方講折。而火酋號喙先以九九之罰進矣。而沙

九九者。按實罰數也。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市賞 平露堂

此疏通上詳萬亦因黃婦母子尋盟。然不自引咎。尚請人命。索加

賞。而強辭無如正理。亦挫尾而進。罰九九矣。又既而

擺齒亦因黃婦母子求款。然不卽輸誠。尚講父讐。索

三事。而傳怨奪於新威。亦僥倖而進。罰九九矣。夫策

驚知三酋者。皆素難化誨。懷服之豪。而擺齒自十九

年。其父明安死後。又無日而忘中國也。一旦折角

革心。解辭入笠。豈其兵力不足哉。是緣分其順逆之

地。則彘張皆在目中。而其勢孤立無助。分其順逆之

人。則惡黨皆在化外。而其情窮迫無歸。此所以順者

軟血爭先。逆者扣關恐後也。雖狼子野心。異日難料。

而此一時也。結一套受款之全局。保三路無數之生

靈。人安於枕。農安於鋌。將以暇豫而精其兵。士以簡

練而養其銳。益有五利不止者。至於各酋所乞賞額。

其三十年者。雖經前撫院鄭汝璧題給。緣火酋作

反。未經給與。今應照例補給。以後遵旨恭順一年。

方准一年。等因到臣。案查先准督臣徐三畏咨。爲北

虜悔禍。叩關求款事。及據黃齒婦切盡比妓并捨打

太切盡反成等。各差夷使代替火沙等酋。懇稟乞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市賞 平露堂

等情俱經備行該道督同將領等官相機撫處從長計議及駁批覆詳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徐三畏看得河套之虜與河東之虜不同河東之虜統於一故約誓一定歷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虜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彼此漠無統攝一失免雖爲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四十二枝之中西路火落赤最狡最黠故其挾要最無厭而鐵雷把兔等則其羽翼爲奸者也中路擺言大痛父明安之死抱恨必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帝

平露堂

挾要中國立廟蓋寺金首銀身錦像予祀仍給伊父生時之賞方肯就款自十九年至今無歲不犯無歲不挾無歲不講而卒不肯入我畢生蓋通套諸虜與之同讐而本拜等則其同要相濟者也東路沙社妄爭監市職名挾索虎皮蟒衣且恣其桀驁之性恃其兄弟之多無歲不犯無歲不挾從來不受羈勒而妙忽兒七台吉等則其朋謀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最强最黠今套諸夷蠢動入率以莊禿爲謀主本酋智足以指使主酋刀足以雄視一套諸酋入犯必先

指授方略陰助兵馬或陽順而好言款我或觀望而陰規厚利常與卜失兔爭強與火落互擺言太沙計等主謀入犯者也套虜議款以來乍款乍叛倏順倏逆乞無寧歲則職此之內臣去歲七月入鎖之時火酋因四月間被搶之憤勾虜報復全套蠢動遠近洶洶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爲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邊長一千二百餘里秋高馬肥假使同時入犯則防禦爲難於是因莊禿賴之投稟於臣臣論以皇上威德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牌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復帝

平露堂

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等隨宜撫處五日一市以釋其疑示以恩信以結其心則莊禿回心聽撫寢其助兵西行矣中路監市官切盡及成投稟於臣臣論以皇上威德借之傳檄中路諸酋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酋自取滅亡本酋回稟於臣傾心向慕宜諭諸酋不復助兵西行矣惟擺首報父之讐難以化誨懷服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保寧而擺首始破膽矣火酋八月初旬以萬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安邊而火酋始落魄矣九月中旬沙酋以二



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常樂。而沙酋始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臨邊調度。還申虎豹之威。而三酋每犯輒輒折。賊喪元大獲。大羊之魄。於是黃婦始率火酋叩關乞憐。鑽刀說誓。乞求續款。督臣始許。梅過客行於臣。聽臣講處。臣思前此諸夷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設誓也。而口血未乾。旋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蓋必有機械密持以陰制其死命。又必有恩威迭用以繫折其雄心。於是與鎮道協謀制馭諸酋。道在分之以已。奎虜衆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二千騎而已。彼分爲四十二我專爲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前此各夷求款。此東彼西。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同時。於是責成奎主卜酋糾集衆夷聽款。而卜酋威令不行。狡酋反得以後至挾我撫夷官急於成款。或畧許增賞。或陰行交讐。而講折之時。恐款事不成。則語多因循。苟且籠絡。不知夷欲無厭。每見必挾。有許必責。將反姑與之說。不可施也。是以款後多有要挾。要挾不遂。必至敗盟。則弊所從來矣。今夷使見臣。臣

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審界限以識別地方。順者先來。先給號牌。則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給號牌。則大兵剿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爲四十二段之畫。壤而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中國得志之時。後至者惟懼我兵之出。搗其巢也。於是鉄雷把兔等本火酋之黨也。投稟於臣。先求效順。而火酋之勢孤。始雖挾歸降夷。不認調服。今託黃婦以九九進矣。妙忽兒七台吉本沙計之黨也。投稟於臣。細分堡分。不敢助逆。而沙酋之勢孤。始雖要挾監市求索。蟒衣虎皮。今託拾打太等以九九進矣。本拜本把什力等。本擺言太之黨也。密稟於臣。自分地界。願先輸款。而擺言太之勢孤。始雖要求立廟蓋寺。索要金銀。今託卜言等以九九進矣。壯赤賴亦見諸夷效順。殺其雄心。數差夷使投稟於臣。叙其未矢恭順之意。不復再至。各酋爲逆矣。各部之虜。自求保全其信地。彼此不暇通謀。夷使之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出真意。數十年反覆之虜。至今始成全局矣。卽夷使要求額外之賞。未必盡無。臣授意中軍官王樹撫夷

官李榮多方講折斬丁截鉄毫不因循行牌三路將  
官經制之外毫無增益可謂有定體矣臣等案查萬  
曆三十年二月內准兵部咨爲套虜悔禍乞盟真心  
內附懇乞聖明早定大計許款以冀封疆事該督  
撫會題本部覆議延寧二鎮應與市賞馬價俱應力  
持定額仍遵明旨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如其  
陽順陰逆查係某部落某酋是寔即將某酋市賞停  
革如或春順秋逆卽春撫秋剿今年順明年逆卽今  
年撫明年剿等因題奉聖旨備咨前來遵依外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臣等謹  
查各酋所討市賞萬曆三十年者雖經前撫臣鄭汝  
璧會疏題明應給之數祇緣火酋作反停革未與  
今應照例補給其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  
應挨次給賞今日套虜雖已續款臣等亦豈能必其  
終守盟約而無再犯之時乎蓋其生齒漸繁或要求  
於常額之外而堅守經制或拂其貪欲之心則生心  
作反未可知也又如生成殺業所志不在財物之微  
而節外生枝要挾出於常情之表則恃狡狂逞未可  
知也所恃廟謨宏遠分別順逆可撫則撫撫無事而

漢過不先可剿則剿有事而應不彼後但以血戰爲  
功不以啓釁爲罪毋以款爲必不可恃毋以戰爲必邀  
功申縮由臣等之相機事權無群言之掣肘則將士  
愈加効力群虜益增長懷保固疆圉之道不出於是  
矣

議築緊要臺城疏建築城臺

據神木帶管榆林兵備道左市政使陳性學呈稱先  
蒙臣意牌照得紅山市口每年虜款受賞應於款塞  
臺叩頭謝恩而尋盟雖新當爲久遠之慮今塞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司馬疏 臣等謹  
安置龍亭年隘不足示觀倘虜夷寒盟無從察其  
虛實及臺下原有土城一座低薄不堪凡遇互市之  
期或屯聚兵馬以備不虞或蓄積貨物以給賞賚內  
不可不多建空房以嚴界限外不可不磚包城垣以  
固守禦是以本院思患預防周咨輿論或謂應加修  
築增高爲此仰道即便查議前項臺城應加修築底  
牆周圍各若干頂濶高厚各若干應建樓房及臺下  
堂房各幾間并周圍城垣俱用磚包合用軍夫匠作  
若干木植磚石料物各若干應動何項官銀作何備

計議處停妥以憑覆酌具 題行據城堡同知陳大務查得各項工程計期不等自三十五年四月興工大約六七箇月可完覆議相同造冊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議照本鎮設在極邊橫當虜衝中路各堡地多漫衍無險可恃非壁壘高堅何以杜窺伺之萌沿邊城堡風沙日積漸成坦途欲即扒除則歷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且黃沙瀾望旋扒旋壅數日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平露 之人功不能當一夜之風力而一堵之外虜騎充斥使瞻望不遠戒備不嚴一旦躍馬長驅如入無人之境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查得紅山市口自萬曆二十九年始創設邊內距鎮城僅十里原有土築款塞臺城乃夷虜領賞謝 恩之所其形勝規模固已畧具惟是臺基卑矮城垣低薄不堪保障每當互市之期套虜擁衆臨邊萬部環視如我撫賞之財貨官民之貿易或隨時交獲或預先蓄貯各該經事員役典守所在有終日而不返者晝則散處塞下夜則露宿荒

郊非直一時風雨不蔽而重貨慢藏萬一猾虜現或虛疑別生戎心則內外利害關係匪細如先年方互市而酋首明安因挾賞突然犯順可不爲殷鑒哉至於屯聚兵馬周防市口須於臺城安營得所方資虎豹在山之勢爲今之計詢謀僉同咸謂臨邊宜臺以資瞻望必須尙明壯麗河山在望庶可遠察虜情臺下宜城以資屯聚必須寬大堅固堂構周匝庶可近防虜變且規模嚴整計慮周詳內壯 國威外聳虜胆其於保固疆圉計安久遠或莫善於此者既經該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王 平露 道議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

邊臺壘滑疏

邊臺

該本道看得延鎮兵馬雲屯賴召買鹽引接濟軍需歲有常額往時召集山西商人樂認淮浙二鹽輸糧於各堡倉給引前去江南投司領鹽發賣鹽法疏通遼商獲利二百年來未聞壅滯乃至於今商人覲守倉等苦稱邊臺不通引積無用家家虧本懇詞求還本道再三號慰則皆泣懇山西之大賈皆去土著之資本幾何原買舊引堆積不行財本已竭今派新引

力不能承，死徒無門，細詢其故，蓋緣江南鹽吏，官失政，城社之徒，依附為姦，巧立名色，恣肆漁獵，弊害多端。如邊塩每引每包重至五百五十斤，例也，而彼塩每引每包重至二千五百斤，人情執不欲利，就肯舍多而就少乎？是彼得利四倍，而邊塩利少，無人承買，坐困一也。邊塩堆積三四年，方得發賣，亦例也，而彼塩朝中幕府無容堆積，人情執不急於赴利，誰肯舍速而就緩乎？是彼獲利捷徑，而邊塩遲滯，無人承買，坐困二也。塩法開載，商塩必挨單順序候塩院委官盤掣，而後發賣，彼塩不登單目，任意中發，既免守候之艱，又無掣盤之費，人皆樂趨，所以邊塩壅滯，引不得售，坐困三也。且彼塩發賣，執有小票，帶贈販運江浙吳楚之間，何處不到？夫行塩之地，有方食塩之人有限，彼之餘塩，既已盛行，雖有邊塩，尋無買主。坐困四也。先年塩法通行，或是商安於故土，不樂遠涉，則有商南來，邊收買塩引，亦無壅今小票便而得利，廣誰肯驅馳數千里，赴荒之路，而買引乎？近年以來，塞上無商，商之跡矣，邊商迫於官刑，納粟中引，無

人承買，齋至江南，移守累月，既鑒弊，雖減價而不得售，坐困五也。邊方准投每引官價五錢，并在彼加納餘價共七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四錢四分，是虧折本銀三錢一分，邊方浙塩每引官價銀三錢五分，今江南價銀止得一錢六分，是虧折本銀一錢九分，然皆強而後售，共計淮浙二十二萬六千餘引，虧短價銀五萬七千餘兩，四五年間，不能周轉還鄉，坐困六也。如此六蠹，率由私塩偏行，小票通而官引滯，所以山西之商，愈折資本，盡歸原籍，土著之商，方窮難支，逃亡過半，止餘見在數家，號呼告退，新塩引且難行，催派並無一人承認，三路塩粮，所藉以佐軍儲者，盡化為烏有，司餉者日夜皇皇，束手無策，邊事至此，深可寒心，呈乞早為題，請疏通塩法，庶士無得腹之虞，而商免向隅之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套十萬點處，朝夕睥睨，伺我之隙，邊長一千二百餘里，操以五萬餘軍，分陣固守，荷戈待戰，晝夜戒嚴，未得頃刻休也，所以奮不顧身，為國家禦虜者，恃有此月餉耳，月餉之所以充足者，恃有此塩商耳，今南方塩

法阻滯商鹽不行鹽引不售鹽商不願赴邊納糧中引則軍餉無所從出三軍枵腹荷戈何以責之竭力禦虜意外之虞臣等有不忍言者矣今邊商逆者十去其八見在數人又復思逆臣等惟 皇上聰明神聖於 國家大計明知指掌倘知鹽法之壞至於挑邊計禍封疆赫然振奮及時整理不待臣等辭之畢矣乞 勅下戶部從長酌議熟數利害覆 請施行

酌議改遷邊堡疏

看得三山堡乃北路要衝之地使其城垣完固亦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平露堂

樂於重遷但舊城原係山削兼之年久雨水衝崩日就坍塌雖屢勸修築隨後隨毀月無虛日是以居住軍民憚畏營苦弃地潛逃城堡日漸空虛屯田每多荒蕪因儲有帑邊防何賴及查吳堡屯雖稍在西偏然地方平坦堪築城堡且三面天險足為保障一便也路通四鎮商賈絡繹不絕財貨流通二便也兩川逼近城下俱係甜水可資民用三便也南距饒陽七十里北至定邊八十里道里相等應付適均四便也今據陳栢等告要改建一節相應呈請合無具

題將三山堡改建於吳堡屯地方合用軍夫匠作口糧工價鵜賞鹽菜并木植料等項通共該米一千二百二十九石一斗料九石草三百束於該堡倉關領銀四百七十圓兩六錢六分於靖邊庫領銀內動支自三十九年春融興工當年報完其餘版照另文議兌木席銀四十四兩二錢七分米二百三斗三升五合候城完併修等因冊內通詳到臣該臣議照設險守 國全藉城池去危仰安貴因時變三山堡設在延之西北極當虜衝舊城倚山削削年久數被水衝旋修旋塌徒勞罔功且室廬漸傾人多別徙堡治決裂危急可虞今議改建堡城於吳堡屯地方天險足恃往來道里適中商貨可通應付亦便與情既協保障有資相應題 請乞 勅兵部覆議施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五

平露堂

列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爾公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錢爾進及甫泰開

徐司馬撫延疏草

疏

徐宗澤

奏報閱視條陳十事疏

李宜

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看

得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十事皆係禦虜安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八

疏

李宜

之切條足食足兵之良策奉有 明旨已行各道着

實舉行今奉 聖諭仰見 皇上加意邊防極其懇

切臣等身任封疆敢不督率所屬文武各官悉心遵

奉仰祈稱 上意肯茲據各道會呈到臣相應列款

回 奏伏乞 勅下該部行臣等遵奉施行

一積錢糧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鎮

上次主兵銀一十二萬六千有奇今實在僅八萬九

千有奇目擊時艱推原於民屯之遺負也蓋商之沽

乏也京運之愆期也議貴州縣衛所分限比徵逐年

清楚竟將領餉廳搜剔虛耗嚴究弊實等因除鹽法  
一事另款議覆京運照常給發外為照追儲錢糧僅  
微無法則逋負愈多稽查不嚴則奸弊叢積聞臣於  
出人二途加意振饒深於邊計有裨相應依擬合行  
延鎮督撫按臣照依前款務實舉行有憑奸胥而滋  
混冒扶積議以恣侵漁者責在入有以虛數耗軍儲  
以虛糜開弊孔者責在出總聽撫按不時參處庶積  
弊可發而軍儲攸賴矣

前件據榆林神木靖邊分巡河西四道會呈該臣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八

疏

李宜

看得本鎮主兵歲額以木色計民屯糧九萬二千四

百二十石六斗八升料四萬二子八百三十九石五

斗二升淮浙鹽一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引該價

銀六萬七子六百二十五兩五錢歲照時估定派大

約納糧三萬七千八百七十石零料一萬三千五百

二十五石零以折色計民運銀二十一萬五千九百

六兩四錢三分年例銀四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九

兩八錢七分內除鹽課贖罰等項扣抵外餘俱京發

以此歲額之數通融本折歲支本鎮官軍僅僅相當

上次年例解發以時主兵銀一時支放未盡故當開盤之時尚有二十二萬六千在庫近歲每年災沴疊引不售京運愆期故當開盤之時主兵挾月應支未盡銀數止有八萬九千遇支印放故視上次爲少也及查原行一積錢糧如防秋士馬照舊分布毋輕離局年例銀戶部仍處給防畢有羨另賄故謂之積今內帑空虛當年京運尚不時給鎮兵嗷嗷待哺安有應餘積之末年惟是民屯錢糧積逋甚多官攢收貯侵挪弊亦不少又鹽政阻壞鹽商逃散鹽糧又復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堂

開贖誠爲可惜今按臣親悉其故備緝勒相不勤料索未禁催徵太苛二難一畏深切屯政之弊相應依擬申飭合行延鎮督撫鎮道等官申嚴條約凡近堡五里內地拋荒未久者設法招徠聽軍民人等任便開墾量減舊額徵糧其遠堡五里外地拋荒年久者聽民耕種面給印帖勒石各堡永免起科如有將領等官仍前任情賡剝賄役軍力以墾田又奪軍田以營私坐收膏腴之利者撫按訪實從重叅處廢地無遺利人有固志且耕且守而安攘之效可立致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平露堂

完官攢收貯積弊臣等多方訪察查革殆盡如再有仍襲舊弊虛耗逋歸者臣等不時參處理合奏報一開屯田該戶部覆開視按臣余懋衡條議國初列屯開土鑄器給牛不論軍民永不科役九邊膏沃士馬飽騰至便利也矧延鎮沙漠之場越數千里而遙飛輓爲艱開墾宜急今屯地業稱開墾漸成膏腴矣乃沿邊夾道延袤千二百餘里地非不毛竟弃置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本鎮三路如榆林衛官軍屯田五千七百七十四分計地三萬七千九百六十餘頃綏德衛官軍屯田五千七百八分除荒計地六千六百九十八頃延安衛官軍屯田三千五百三頃八十三畝每年額徵糧不過二萬六千有奇計不過二萬六千有奇草不過三萬八千有奇數止此矣至於沿邊各營堡相去空地乃在界石之比大邊馬路之南謂之夾邊萬曆元年築邊以來曾議開墾然必因邊報之緩急以爲耕墾之進止且淤積之場不





錢根雖未溢額，每年京運亦未加多，然商皆請查，何可不嚴？至於各營軍馬頭補各浪悉解，該道查驗，可否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濫准，關領糧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發廳通行該倉庫照數支領，一出一人，必關會于兩司一掾一朴，先請裁於臣等，其諸軍逐馬倒根料截口住支，預補解驗糧料，方准造給新設餉單可查，終歲該道巡歷凡民屯鹽報銀易本也，逐一稽查有弊必釐，有奸必發，至若清本源敦儉約，減竊從裁冗役，嚴核軍儲，以杜侵冒，俱見在遵。

行庶幾宿蠹漸清，而經制無踰理合。奏報。

一理鹽法，該戶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款開鹽

商之開墾宜復，奸商之賄買當禁，添中之定例當融

兩淮之浮引宜革，淮浙之私鹽當禁，五事為照。祖

宗之法，召商開墾，輸粟塞下，故食足而兵強，自改折

之議行，而今槩仰糴於人矣，飛輓不繼而粳糧易窮

有由然也，茲按臣欲將彼中不毛之地，聽其產募，開

墾，永不起科，則曠土漸變為沃壤，而粟以裕食，人以

實，邇其於積儲防守，兩有賴焉，制復其初，利垂諸久

此鹽商之開墾宜復也。國儲盈絀三軍之命，縣關焉，各倉設立官機，有常糧同知督之，防非不密也，而積書猾吏錢神，可通奸商，賄投弊竇，百出或以燕麥抵收小麥，或加收一二餘數以抵鹽糧，甚至糧草未入虛出實收，巧同鬼蜮，蠹慘賸疏，利歸奸囊，害貽公帑，非一大創之不可也，管糧同知有開井渠指常例則弊自身開，奚以禁下，據議該道嚴為責成一體連坐立法，既嚴弊端自絕，此奸商之賄買當禁也，鹽糧引日茂有定額，其時估斗頭又當視豐歉為高下，蓋豐年滿糴則輸納易，凶年懸壺則取盈難，商既樂於凶年之減自無憚於豐年之增，是在該道調停區處毋令失額，而又合於人情，每歲議妥報部斟酌行之，此派中之定例當議也，兩淮引目與九邊扣表裡，淮引無壅而後邊引樂中，邊餉無缺自督保浮引行而正引漸課銀借解於八年之前而商儲粟支於八年之後前銀未償後課又急商困至此極矣，宜行鹽止此地方食鹽止此戶口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重一引以故先年為劉哮為倭虜為大工，謹宜增引俱旋

行旣止蓋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耳今浮引盛行若不亟爲停止則兩淮正引終歸壟闕凡邊之引皆弗獲售七十萬之軍需安所從出顧可令帶機赴戍移服荷戈乎故停存積以疏正課不徒蘇淮商之困實以紓邊餉之急則兩淮之浮引斷斷乎宜早停者也蓋禁載在律例非產鹽處所夾帶至三十斤以上者罪遣毋故乃有豪右之家怙勢影射大猾之輩聚黨窩藏駛運滿道捆載蔽江巡邏官兵多有畏其伎利愧送明知而不問其徒搜肩挑背負以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前件等臣等看得國初召商開耕輸鹽之法以實邊法至善也夫何折議一打擊兩內地稅挽不易通負漸多推原其故良由舊法未便單木復犬羊時擾鴻雁難集加以延鎮土商無殷實之家率多借資首地淮塩既壟財本不流彼商不肯再借此商束手無氣無惑乎積引至二

十二萬六千之多閱臣所以有激而陳也今議延鎮不毛之地倣古之法令商開懸輸粟上倉法亦良美漸當講求至如戢奸商均派中停浮引遏私塩革小票禁重包種種時弊是在淮浙司鹽政者加之意耳至於塩粮出納之弊奸商倉攢明加暗扣蠹收已久已行該道嚴加搜剔理合奏報

一修險隘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延綏三路俱係虜衝東路多山起伏斷續河口衝決無常中路沙磧難守西望則沙洲隨漲隨壅無論殺虜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窺其易仰欲加急版築勢亦未便今議要將三路城隍俱用磚石以次包修而黃甫川等處尤應亟圖至於河口大小不一之處俱用鼎石架牆之法河口兩邊用石堵口上架松木作牆脚以便甃石高至四尺而後牆土如無松木以他木代之其河口大者酌量水勢多開數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即虜人舉折牆亦費工大應兵漸可集矣各邊河口俱可做行但在任事之人能察緩急因其要害務求實效則事無有不濟此誠治河禦虜之急務應如所議但查東路黃

甬川鎮差栢林清水高家等處各城堡去年四月內該鎮督撫官具題本部覆奉欽此俱用磚石包砌去後無容再議內有河口處所及其餘未包城堡俱移文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卽選委廉幹官員一上案次第修築不得視為虛文務臻實效修完工程造冊繳部賞罰統入修工疏內回銷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安民惟恃險要延鎮中東西三路邊垣繫紆千二百里橫當河套一牆之外卽爲薊幕險要之設誠不可一日遲緩者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邊疆

平露堂

入境之初巡視邊垣沙塵驟脫隨撥隨平徒費工力難禁風捲除中路及雙山堡先已包完外其黃甫川栢林鎮羌清水營高家建安大栢油永興孤山瓜園俱應磚包三十五年二月內已該臣會同督臣具疏題請該部覆奉明旨見今以次委官包修完日奏繳其西路城堡改遷龍川城上報完已經具奏各堡見議包修緣班軍分派難周以次議題至於三路河口穿牆水勢稍小者先已騎牆修券洩水外惟黃甫川高家堡青陽岔波羅清平等處河口山水澎湃

霖雨泛漲流沙淤壅修築殊難爲工臣多方踏勘輿論僉同行令該道將領等官務要明烽偵探比常加謹有警風馳堵截毋墮賊計其榆林大城迤比紅山市以臣先已題准建築款塞鎮北崇臺工已就緒見在查明奏繳登臺瞭望可及虜地百里之外一有蠢動情形我已先期得之臣等已行二道着實舉行理合奏報

一練兵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禦虜安邊全賴兵馬兵馬操練全賴將領將領得人始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邊疆

平露堂

兵有法而營壘自可壯矣今延鎮兵馬額設五萬有奇僅止二萬堪用其餘占役者徒寄空名於冊籍老弱者徒糜糧餉而無用卽有一二健丁將官不能以寔操練徒耽耳目已爾求其鎗砲弓矢之術十不能一二營伍之虛誠未有甚於今日今議要革虛冒汰老弱工技藝齊心志勇膽氣擇將以訓之使弓矢之精者教一隊之弓矢火器之精者教一隊之火器刀劍戈矛之精者教一隊之刀劍戈矛如能聞鼓先登捐軀用命賞恤必加臨陣逗遛望塵奔北誅罰不宥

與士卒同甘苦勿為科歛之舉體恤邊外墩軍勞苦其於內地以食糧豐約之以戍哨更番之權鋒截殺旁近傳塹守堡分別等第以月根鼓舞之一槩私逃嚴禁以法務使兵將合而為一心紀律無少後易此古人練兵禦敵之道至今稱述今之為將者每事實緣而專以剝削為務其於練兵之道全未有聞邊事所以日至敗壞也必內外用人擇其可否毋聽請託凡舉薦將材必要詳察其兼勇如內而守備以上外而操守以下有濫推混委悉聽科道糾劾此誠正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部

奏

遼源之傳論應如所議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戎之道固在兵馬訓練之法尤藉將領領近鎮額兵五萬有奇三路一千二百里長邊擺邊守墩守堡守城守門屯運邊報京塘巡捕聽差入衛各官奉例軍件俱在其中各有信地各有統轄其堪戰者則東路黃市孤山神木高家岡營西路定遠安邊寧塞鎮靖回營中路青平保寧正標左右六營臣入鎮之初因見各營官軍有各無憂或半像老弱且出陣之軍向習野戰不知節制

會題為及時議修內治定政恭請 明旨申飭舉行以圖安攘大計事內練兵一款覆奉 欽依督行各將簡汰老弱編成什伍自什長以上將官以下節節而制之以矢火器一教上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臣與總兵官下威躬行校閱嚴明賞罰輪番操練有不習者輒以軍法從事現今教練已成生作非退整齊價便各陣音戰似為可用至於來薦將材臣先行博訪再加面試或取於行伍或取於廣閒更知可用然後登薦兵部用將多因臣等各揭帖無私徇以故三路大小將領多稱得人一二年間閭閻套夷酋寂然無譁似亦用人之效按臣條議及此誠得簡將治兵之要見在舉行理合 奏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部

奏

一器器械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邊疆禦寇惟火器火藥為得力其置器宜堅其戕藥有法斯臨敵有所取用今該鎮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之後已折至四萬餘斤軍器頓少七千三百有奇此皆典守者弗加意收貯者造之故也今議要藥料收貯務要乾燥不時晒晾若有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軍器

製造初責成監造之官禁其相照查看守之役禁其  
緝蝕庶相沿積弊可革而臨期器械不致缺少又銅  
連虜衝突木棍三眼鎗弓矢相持攻擊等難取勝要  
做岳武穆用麻扎斬馬刀翼以藤牌之法及銅鐵虜  
湧珠二砲雖虜所懼然難揚難發不若將三眼鎗改  
爲單眼鎗其鐵筒改長二尺餘界線測虜中藏火藥  
鉛子既深所及必遠又每鎗備鐵條一根以便入藥  
且遠可以火攻近可以擊虜至於遠鎮百子銃射打  
既能及遠轉換又可隨機此按臣聞之該道邢雲路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

卷之二

者夫在遼東既可藉以破虜延鎮似亦可行應行督  
撫衙門一一查照原議酌量便宜舉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軍中長技全賴火器  
必造作如法方可禦虜必收貯如法方免侵蝕今見  
火藥雜料比上次閱視耗損爲多鑑其往轍議藥料  
收貯朽折責成司庫員役若軍器監造者戒其粗惡  
看守者禁其蠹蝕如有敗壞各治以罪令其將實度  
積弊可釐而器械整飭至於舊造鐵虜湧珠已虛而  
難攜三眼鎗短而失近重者可選舊而不朽鎗仍

留備用短者可增長而亦可及遠皆爲有見臣入鎮  
以來查驗火器多不如法已取原任都司朱騰擢將  
貯庫火器一一試驗講求有可仍舊用者有新改造  
者如隨營減虜湧珠等砲皆改輕便百子銃大追風  
小神鎗創新製造三眼鎗短者加長斬馬刀營中舊  
有惟藤牌南方便用可行漢造凡諸火器火藥足備  
禦虜之用理合 奏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

卷之二

一收胡馬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疆場  
戰馬不必專依胡虜貢市馬匹求之內地未必嘗無  
但在軍士不能一意飼養耳如京城三大營馬匹初  
領時非不强壯一經軍手將料銀侵尅不一二年而  
馬皆斃矣沿邊各路馬匹水草頗饒而料銀不能盡  
充餵養且軍士有畏敵而戕之者有臨陣而奔之者  
又有上班圍獵而被虜賊盜搶者內外馬匹朝入職  
此之故今議要內責管官外責將官如軍人領馬飼  
養倒折太多併將管官一體罰治則馬自然蕃息此  
誠蕃息戰駒之論至於所議款虜貢市馬匹中國  
不過藉此羈縻夷虜原非專於得馬以備邊守今各

虜既將不堪及損傷馬匹貢市則撫夷將吏委宜慎擇不可一槩濫收以墮殺虜之計通應如議移文內外各該衙門查照原題事理嚴行申飭如有軍士領馬飼養侵尅料銀致馬損傷數多者議照分數將各該將官着實查參不得姑息貢市馬匹如有損傷不堪實用務要查驗的確可收則納不可收則繳毋徇虜欲以示怯弱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禦虜追敵全賴馬力然良馬宜內地求之不可專倚胡馬惟是各營堡馬匹非無壯者緣軍丁料銀往往侵尅馬多餓困而倒損隨之近因總督題爲乘時治安整飭兵馬以壯邊疆事例通行鎮道將領操防衛所等官加意馬政稽覈休之動情嚴椿銀之充欠分別賞罰足示勸懲臣又牌行三路專責將官稽查軍丁養馬芻豆有無侵欺所養馬匹果否臃壯舉備騎征如或倒折太多營官將官一體參罰至於夷酋款貢市馬初頗臃壯後乃生心所進馬匹多以瘠癯充之不則嚼沙斷舌剪鬃割尾徒具馬數總不堪用去歲互市臣等再三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丁嘉賓

飭撫夷將吏亦宜慎選可用者留不堪者却不可一槩濫收以墮殺虜計按臣復言及之奏宜舉行理合奏報

一散逆黨該兵部覆閱視按臣余懋衡條議謂邊方夷漢相結竄入詐降不時有之若守邊將吏不故意盤詰則內而亡命之徒以虜地可爲藏身之處不法之事無所不行外而作奸之處以中國可往探聽消息洩漏軍機在所必至今議要嚴防出入使漢人不得外逸如有叛去者必置之法夷人不得內入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大

丁嘉賓

有真降者必分其勢雖今延寧甘肅遼東諸鎮皆以收降可以離賊腹心又可以得其險易情形然而降虜大衆其勢必致復逸爲中國禍自古有之不若於收降之時高散之之術如漢人來降必審其籍貫押解原宗而後收之不使留住邊塞夷人來降必有妻室方准收養每歲通鎮止許收四十名每營散處十餘名以爲嚮道衝鋒之用務要安插駕馭教習有法與漢丁相兼而用此誠遠鑑昔魏雲擾之故轍變思國家近日之時勢效倣郭欽江統徒胡遷虜之

策而行之憂深遠慮思患預防誠於邊計大有裨益  
 應通行九邊督撫衙門查照原題事理酌量施行  
 前件據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邊方夷漢相鄰義民  
 或自內而出降或自外而入皆不能無若不如意  
 然計兩難之通漏洩軍機干係匪細然奸民之出也  
 或因侵欺官銀或因傷敗倫理法不可容故逸而出  
 降夷之入也或因饑饉所迫或因夷酋生事就非永  
 治故技而入亦有點露宜速計降探聽詞我虛宛透  
 我消息往往有之故必紀綱振舉邊防嚴密使姦民  
 無自而出其降夷役人者近日各將多收為衝鋒之  
 用頗得其力但在處置得宜或編之什伍以制其姦  
 命或分給營路以散其黨與漢夷之入或查其籍貫  
 解還原籍取具收管或雜之卒伍互相覺察貴之教  
 勇大抵馭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而守邊將吏尤加嚴  
 防聞臣所陳皆為得策已督道將遵行理合奏報  
 一酌撥賞該兵部覆閱視接臣余懋衡條議謂叛送  
 無常貪婪無厭者夷狄之故態恭順則撫背則剝者  
 中國之權宜今上失免難就為一柶之長乃不能控

制諸虜莊禿賴昔年殺擄於東火落亦亦計於西沙  
 計等酋皆聲援助暴者也雖中有黃婦明愛等酋稍  
 稱恭順其沙忽兒七酋又火沙之羽翼是以火酋市  
 於寧夏住牧西路索轉堡賞東路亦有此賞特未甚  
 耳然既領賞於寧夏自難復賞於延綏後因屢被要  
 挾實額有限儒將所以剝削老軍每名甚至一兩成  
 辛枵腹今已極矣雖各酋去歲屢犯屢創隆冬草枯  
 懼我搗剿無奈竟黃婦乞款以免移帳服罪乞盟其  
 狠貪要挾故志猶然在也其駕馭之方不可不亟為  
 之圖者議要各虜恭順一年則准一年之額賞若此  
 枝順彼枝逆則撫此剿彼若陽順陰逆則革賞而議  
 戰不許額外科斂漆賞不得因循市款以示虛弱彼  
 果跳梁厲兵秣馬大行搗剿要在自強至於撫賞時  
 務要一面防範不虞一面開誠布信如將領有嫻虜  
 而馳備爰虜而釀患俱重處不貸此款雖節經齊撫  
 具題本部覆議中飭去後今按臣復詳詳慮及或  
 亦確有見聞以為邊防至計應如所議  
 前件俱各道會呈該臣等看得延鎮套虜支繁勢均

力敵各相確長年米小醜款而後叛叛而復叛不如寬大一款之後久而不變良有以也賜賞寬釋至三萬八百餘金祿項奏補歲額不出四萬臣入境之初正值火擺諸酋挾賞跳梁東中西三路三次入犯三性其鋒諸酋畏威乞款已經題准續成款履臣思諸酋所以挾賞者由於賞額之未定也賞額之未定者由於懦將之以賄也當其講款之時臣行三道函查賞額造冊報臣一樣二本印與合同一給夷酋照額領賞一給將領照額給賞發冊去後中東兩路夷酋遵奉惟謹無復讎議惟西路火酋葉驚不遵尚肆要挾臣等深懲往轍堅持經制謹修內治操練兵馬選用將領犀利火器靜以待之如照額領賞別無過求自當順撫若別生事端聞邊犯順則相機揭剿大伸國威務使役夷誓服永奠邊疆已奉廟謨所謂一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違約即革春順秋逆即春撫秋剿今年順明年逆即今年撫明年剿此枝順彼枝逆則撫此剿彼不得輕徇要挾以貽後患聞臣復議及此無非款戰相維之意已蒙部覆即行道

將等官著實遵行理合奏報  
 修復邊垣扒除積沙疏 扒沙  
 題為恭報修復邊垣扒除積沙保固疆圉以水治夷事據榆林兵備道右叅政兼僉事許汝魁呈稱萬曆三十七年內蒙臣憲牌照得榆林沿邊一帶地多漫衍無險兼以沙積壅若坦途虜易窺伺亟應扒除俾道即便親詣沿邊踏勘積沙處所作何扒除吸牽低矮損壞不堪作何增高分別衝緩某處先修某處次舉軍人作何派撥錢糧作何處備工程作何稽查造冊呈詳以憑酌候興工該本道會同鎮守延綏總兵官張承胤親詣沿邊踏勘積沙形勢甚大逐一丈量本道所屬中路一帶東自常樂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係平牆大決間有高過牆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今據城堡同知陳效忠呈稱查得中路原築邊牆二百四十餘里高建女牆二丈五七尺今自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動工扒決間又因地方荒歉饑民甚衆蒙本院軫恤欲活其命以藉其力牌行本道除老弱殘疾就食粥場外中有強壯情願赴邊作



工者日給米二升，衆民樂從，亦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起，同前班軍協力併筑，至九月中扒過沿邊沙鼠，東自常樂堡一墩起，西至清平堡一墩止，共長二百四十六里，榆林等堡并河等處大沙北牆高一丈埋沒墩院者長二萬三千八百三十八丈三尺，需水等堡防胡等處北牆高七八丈，墾墩院者長八千四百六十八丈七尺，榆林威武等堡櫻桃梁等處北牆高五六尺，及與牆平原潤不等，長四千四百二十六丈五尺，通共沙長三萬二千九百三十三丈五尺，俱已扒除，到底運送遠地，仍令各堡守操等官嚴督軍丁密布裁蒿，以防復起，又創修完榆字五十七七十墩空水口二處，一長五丈，高一丈三尺，一長五丈，高連女牆二丈，吊橋一處，做工班軍二千餘名，除木料行糧外，日給鹽菜銀三厘，計暑天三月，共銀四百八十三兩九分三厘，犒過各軍餅價銀五兩三錢六分八厘，督工委官及領班千把總等官各支廩給口糧不等，共銀七十五兩八錢八分，製造小推車胡板繩索等項，共銀三十九兩八錢七厘，謝土祭物銀五兩三錢六分

五厘，吊橋木料銀一十兩四分，通共銀六百一十五兩五錢五分三厘，饑民日有數百餘名，支備荒米二百四十六石六十一升，班軍行糧支備荒米三千八百五十六石八十二升五合，料黑豆一十二石三十九升，原係班價銀買共該銀二千九百八兩八錢六厘六毫，并前鹽菜等銀，俱於新建庫班價銀內又支主兵米一千八百五十四石三十四升五合，料黑豆二十三石二十七升，客兵草一千一百九十二束，兌買銀易米一百八十一石六斗四升五合，俱於廣儲二倉，各照數開銷，及查工程丈尺，用過錢糧並無虛冒，爲契中路邊牆三百餘里，自隆慶末年創築，樓櫓相並，雄堞相連，屹然爲一路障阻，萬曆二年以來，風壅沙積，日甚一日，高者至於埋沒墩臺，卑者亦如大堤長坂，一望黃沙漫衍，無際，旁邊者屢議扒除，以工費浩大，竟爾中止，以致虜騎出入如敔，平賊或掠行人，或劫我牲畜，忿肆侵軼，莫能防禦，惟是於軍畏途，農廢常業，茶步之條，將無已期，本院念及邊患，謀先來土，決意扒除，刻日興工，仍召募饑民，協同供役，各官

亦同軍民露宿風餐朝夕督率惟是軍民踴躍忘勞拮据奮力甫六閱月而人工告竣查得元年議築邊牆二百餘里曾經題請發銀八萬二千一百有奇歷三載始能就緒茲者雖云修理舊工然而積沙踰牆或一丈或五七尺厚闊三五丈不等工亦相當班軍行糧鹽菜口糧等銀不及原用十分之二而沿途一帶煥然如新不可謂非大工所據在工効勞各官應否叙錄今據前因該臣議照邊垣之設所以外禦虜患內衛軍民其關係最重也中路邊牆延袤二百四十餘里創自隆慶末年漸壞樓櫓非不聯絡嶙峋足限內外奈何累年以來風沙日積險阻盡失低者既與牆平高者過牆幾倍連年虜騎充斥出沒視若坦途前此撫臣非不屢議扒除賊緣工多費鉅未易輕舉軍驕卒惰動多掣肘如萬曆三十年間撫臣鍾維城奮然行令興舉大役旋以群譁而止此後懲墜廢食不復敢議扒沙事矣臣並任以來日擊邊沙高過鎮城患在巨測欲議撤除未敢輕率先築鎮北崇臺驛馬動靜以代虞謀再擇猛撤諸酋擢兵塞外以

使震懾於是猛酋遠遁虜警稍寧方始會行鎮守總兵道將等官多方籌畫從長計議備調東西兩路班軍共得二千餘名時值饑民千萬成羣就賑鎮城臣令壯者赴邊扒沙兼行賑濟當時群議猶以積貯有限恐不能給臣與道臣許汝魁謀之議發臣所那僭班價糴米備荒含糧與主兵糧相兼供給臣調諸將更迭領兵出邊防虜火砲弓矢陳設甚具如對大敵無隙可乘班軍饑民始得畢力從事六月之間大工始竣事雖半而工則倍之非直數十年難竟之工一且底績而二百里極衝之邊煥然改觀內地藉以保障邊民永有利賴矣

發虜大舉屢犯疏

詠照河套諸聽撫效順者十分之七惟汝舊恃其狡點分外索賈跳梁無已自春至夏節次犯邊屢遭挫斃入秋八月間知我邊備甚嚴乃夾明酋代伊乞款陰借河東達虜五六千騎隨邊聚結要我一十六事其大者一則索要監市官二則每年賣馬一百二十匹該銀一千二百兩三則索歸屢次降夷其餘瑣屑

未暇縷數。蓋示我以必犯之形。挾我以不得不從之勢。臣等知酋原非誠意求款。不過持強要挾耳。此時若峻拒之。是速激之戰也。若輕許之。是明中其計也。於是議行道將等官。多方講折。往返不啻數四。延至九月終旬。要挾不遂。虜眾草盡。明酋先歸。酋亦遂遁而退。入冬以來。酋復遣賊夷沿邊竊犯。大舉零犯。數十餘次。十二月十五日。虜在高家堡。以三千騎穿塞而入。十六十七兩日。以一千騎壓境狂逞。我兵設伏有備。用砲敵打拒堵。出邊酋乃裹兵邊外。擁眾燒我墩房。殺我墩軍。勢甚叵測。右營援兵一千。糧草缺乏。難以久存。而賊勢益西。漸近長樂。蓋以邊內年節貧賈人多。一時突入。必可以逞。東路烽傳。日無停晷。臣等與總兵道將會議。此酋知我大兵不出。逞其凶悍。倭凌無已。路斷人稀。眾怒沸騰。禍將易已。始發各營兵將。大將親率東援。賊果大舉入邊。突遇大兵迎敵。長驅席捲。斬虜首一百二十七顆。酋始氣奪。不敢復近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九

——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達閣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唐允諧尹季參閱

徐司馬允衡封貢始末疏

疏

吳康儀宜疏

北齊封貢

徐宗濟

臣等中國以夷不外威德兩端智士等遠要在端倪

莫測河東勢而受封以來四十年中外又安不可謂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非和戎之利乃播磨後而封事六年不成去歲臣蒙

皇上任使三月入境五月間卜商聚應彼時十二

部落解聚應無要挾之情則取結請封一月可

辦乃卜商婦人言十盟曰今日成婚不日中國自

然差官請我封王須當信知我實方可允許衆部且

散待後再約臣知其謀若弗弗聞也者而置之一月

之後婦婦見計不自方始在人報婦此其妄意要挾

為惡之役一次五路向來築壘房婦卜商成婚之後

以為可以大舉我言亦可以大舉挾中國方差夷

使一百二十餘人投票卜臣請求先年史事之版使

伊取還宜大許賞金銀蟒衣虎豹水領十年未與今

當補給其欲其舍其氣其惡臣雖折之不敢再徵然

其妄意要挾為謀之狡二矣卜商聚應八月不言請

封去冬乃差夷使言于撫鎮挾要得勝水泉如馬二

千餘匹金銀貨物十倍于前方始投結鎮守客為臣

言臣付設謀挫之此其妄意要挾為謀之狡三矣夫

王封至貴也款市至富也卜商不沒沒求封而反坐

索高價何也蓋知中國安盟之計應在一王封而

七月降風霜

又知款約所恃之人全在一老婦是以故意遲延欲

我差人往求正墮其要挾一計即捐二三萬金為婚

而款約尚不可知也臣雖不才豈敢慮之不深輕墮

其計且以皇上之聖中國之強不以此時申國

威而破房婦反以三鎮之安危寄于垂老之寡婦假

如房婦物故款約不成三鎮將無以自立乎且安能

保寡婦之終無他故而房盟之終于不來也故今日

之計要在以自強為主而不必急求王王之封待房

婦之卡卡我西日而竟之明大權在我足以制房西

之命而欲約可堅也何也我所以招三鎮十帶石之安者不必盡出一王封而我所以使虜商不得不求封者不必盡恃一勞結也今虜商報稱取結似已有期而臣終以爲不必急求者誠見大我急則虜緩我緩則虜急其機間不容髮恐不知者或以欲速敗臣之謀也要以秋盡爲期封事無有不結之局矣大搭商物故至今六年封事不咸不待豈以數月而不可符哉臣報明雖寬或結局不至于秋盡亦不可知而臣不敢以速成自許者蓋虜情變詐無常前次

星明親冊

全司馬

卷之三

平露堂

接商之具 朝使臨邊陰商故意作難不肯受 執自四月至七月萬虜壓境要挾無厭邊內亦聚兵將萬餘環甲操兵晝夜嚴防糜費糧餉無算數月而後受封今日之事豈可容易但當靜以俟之不可期近功而先自撓也漢趙充國之對宣帝云兵難渝度馳至金城關上方畧老成於邊事慎重如此大西羌易與耳北虜之強視西羌何止十倍臣豈敢以易言之故爲 皇上陳其機宜如此伏乞 勅下兵部議覆行臣等遵行則或封足以示重而虜志亦不敢輕視

矣

請嗣封爵以順夷情疏

臣看得嗣封事體重大計處貴乎周詳當即通行三鎮撫鎮兵備各道從長酌議卜石虎既係嫡孫即今請嗣應否准從各商保結可否憑信引封之後能否約束群夷貢市機宜有無克禪悠久其卜商所遺龍虎將軍應否與伊嫡子襲替節封約法作何申明未盡事宜作何議處更革之始先事未善者作何改正既封之後後害得商者作何預防并一應計處事宜

皇明經世編

全司馬

卷四

平露堂

查照撥力克襲封事例明白回報以憑具題去後續准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汪可受咨據山西布按二司兵備守巡冀北道按察使郭顯忠右奉政韓策副使上述古食事暢述程會呈職等議照北虜自俺答解辦受封比屬國四十年來臣服如一遑降晏然斯亦已事之明效已近雖藉商物故忠順繼亡而貢市無擾恭順有加今卜石虎既係虜王嫡孫世及之典爰有定序既循往日請封之例上乞 天朝錫爵之榮卑辭款塞備極恭懇且又東西部落同心保塞願

聽約束未敢 大朝今據各部酋僕兒都司古能等

李衆請封前來委應准從呈乞早爲具題以慰

夷情所遣龍虎將軍應侯卜石兔生有嫡子襲

承堅項長之心其封貢典禮與夫市馬撫賞等項業

經三封成案具在無容別議合照先年定例再一中

飭務明格遵舊章永堅誓盟以勿負朝廷爵賞之

盛典可也惟是夷狄犬羊情形叵測萬一請求無厭

勢必猖獗幸有他夷俄難預料似宜陳兵塞上謹據

烽煙預時揆路之儲倍極兵將之選備刀秣馬以須

明新世編

以示威之威一以折驕悍之氣要使操縱變化

我旣得以制其進退之命而機杼莫測彼自不得以

逞要挾之技庶中國之體常尊而黠虜之恭順世

世無替等因到職會同鎮守大同總兵官都督同知

王威議照國朝和戎事體真有卓越千古者無論

封賞名正比於朝鮮等國無加隆仰晉撫之所與

虜王尤烏牛粟亦付以一紙口實較朝鮮移咨往

來體更有殺焉其所差未頭目卽至尊貴如王婿國

舅之類見我將官泰適以上無不屈膝作提尾狀求

鎮歲額撫賞銀僅二萬兩以上市木銀十萬兩雖

次襲封及每歲叙陞頭目例有增賞而朝四暮三木

出此數益皆取諸嘉靖年間經制額餉之內豈有如

人言所云款後費多於款前者四十年來曾無曩者

不竭請內帑之費而邊氓日闢土地長子孫獲利

實多總之款計稍便則王封當急矣第初封也俺答

袖拳於愛孫故我得四郡古以成之再封三封也黃

捨二酋皆政歸於閼氏故我得因忠順以成之皆順

而易也自捨酋物故以來下酋以世次宜王而匪得

皇明經世編

忠順則勢不能王彼其以少男從老婦則麋鹿之聚

難合以弱上依強臣則蜂蟻之戴難齊既麋聚而蜂

屯矣又以窮子作富想而豺狼之欲難厭所賴軍門

帷籌妙運恩威並行先選將練兵強內勢以杜其觀

望次用權設間釋外疑以一其歸向狡酋竟就駕馭

乞封委焉誠想竊以爲許之便或者謂素酋構隙方

深封後虜情未定此彼家事也今素酋已先聚具結

矣雖聚兵欲爭王賞而停盟尚無頭跡大都諸虜感

朝廷之恩信已久懸市賞之資活甚殷近聞五路

之。其有日所為者，其王手者如廟中有神，眾人附之。一古布施，幸神殿，則是自絕不食也。此其具情可憐。是為萬一彼中事體自亂，則我可因其合而合之。因其分而分，之亦可因其當款而款，因其當戰而戰。第其宜逆被他日不定之勢，阻其今日效順之指，目今諸虜環遶，端而待。朝命者不下六七萬，衆似應照黃指二萬事，倒速為題。請將卜否兇，襲封順義王，待其生有嫡子，仿襲龍虎將軍，以明世及之典。至於五路原校龍虎將軍，今乞陞都督同知，素

皇明世編

卷之三

十七

平露堂

業原校都督僉事，今亦乞陞都督同知，元慎擺要重切，其反邊擺要已，臣謹將軍而元慎以效順年久，亦比乞陞彼大羊異類，既知以入朝官爵為重，似官不特虛銜，以示賜摩，猛克台占乃投降，郎吉之親孫，其遺種僅此一脉，今已年長，乞陞官職，允宜。猶知臣里以風示諸夷，其卜酋為二弟把兒慢台吉，他兒泥反，成台吉懇求官爵，亦自有節，年加官事，例可長也。是為萬一諸者也。自照夷情之狡詐極矣，慈賞之，其本其實情，乃得御觀，觀而至水，冷草枯，自

度要挾計窮而後通，保結間有奸人為之謀者，日待封典，至日督撫不敢稍遲。朝命彼時可求索如意，而後拜此，雖不敢明挾而暗挾之意猶在也。以應明白題。請封典順後，仍相機行止，彼果無他念，則可成之。日久而不為急功，彼或有託辭，則可需之。歲月而不為緩事，總之存務固疆，固尊國體，而疏詞前後稍異，皆所不論。則畏情雖狡，可以為我操縱，而無隨其術中矣。若夫約束自有定規，申飭總在軍門，其練兵馬以備戰，修城堡以固守，此則邊臣常職，無

皇明世編

卷之三

十八

平露堂

論款與不款而皆不可。日朔弛等因。又准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薛三才咨據山西布按二司右叅政吳鍾英副使張經世會呈，議照北虜自俺荅內附以來，率皆寧默，實在在皆屬戎索矣。彼受我之封爵，歸我之職貢，有求於我，必曰討有得於我，必曰賞視。我一命之吏，譯者神明奉我咫尺之責，珍同符錄三代而下。中國制馭夷狄，從來有若今日之得體者。四十餘年間，崇德之生聚日繁，原隰之樂聞日廣，邊垣屹若長壁，吊磬蓋亦名實兼收而公私兩利矣。緣

自拾遺物故下酋無輩忠順之應聚久積素蒙之財  
聖珠甚盛者禦涼處款局之中變而遊擊之漸開也  
未幾下酋以合譯者以寧統緒既明各分已定即今  
明開通倫循例 請封各酋之保結可憑已往之規  
條只在舉卜石兔而王之舉卜石兔之子而將軍之  
以名 朝廷之恩信一以堅夷狄之領番事理昭  
然實煩再計哉惟是改革之初計慮宜遠一切利害  
委應請求除裝封進 貢事在雲鎮皆非各道所能  
臆度與夫經由去處緊要街口分布兵馬以保不虞  
皇明經世編 卷九 九 孫

先已通行申飭無容贅及緣由具呈到職會同鎮守  
宣府總兵官都督督會事孫那照看得卜石兔原係虜  
王孫孫發與忠順生前戚屬子系既已分明事權又  
復建 且有各酋保結可據自應准其嗣封本酋既  
嗣舊封其原授前處將領亦應准令伊生嫡子裝什  
以爲其嗣化之心此旨有往例可循無俟再計者  
也不至於後患之當防與貢市之可久其機不在虜而  
在內方因後發備此一旨蔽之矣蓋五路雖復今  
老且病且意順亦不甚後似猶以爲駕御若卜酋之

變許多端果難御此種口邊境之憂也惟是簡練  
我士馬繕固我堵堅修飾我器械儲積茂勇糧戒嚴  
我烽堠務使戰守有備探說自由然後可與申明舊  
約可與講處事宜可以杜其分外之要求可以堅其  
後來之恭順所謂以戰守爲款可久者也不然而徒  
恃款約以爲固委金給以爲餌彼狼子野心曾何壓  
足之有況狡桀如卜酋者能保其不反覆哉此軍門  
屋有申飭鎮道將領所當實心奉行等因又准巡撫  
山西右副都御史魏養蒙咨據岢嵐兵備山西右參

政李從心馬平帶管寧武兵備右泰政關士選會同  
鎮守山西總兵官都督督會事張國柱議得今日虜情  
較先年迥異在俺各以紙牘之愛感我不殺鄭吉之  
恩今鄭吉之事已遠矣在黃台吉捨力克以應聚之  
欲惟彼忠順婦人之聽今忠順已逝矣則利漢財物  
以外別無所愛於我今日 封貢視前雖不啻倍之  
則計誠誠人可不周也下酋爲指前嫡孫亭當繼立  
中國知之焉中亦摘戴之各酋保結既至則 請  
嗣自當從從具所遺批虎將軍職銜比照舊力克襲



封替與伊子冕克白吉事例則今之應與伊嫡孫  
襲替自無待說也。封之後約束悠久有難必焉者  
蓋卜酋頭實豎子不諳大體用事頭目皆嗜利無知  
之徒五路以扶正爲名而持力以收拾之今不借忠  
順進而五路亦老矣異日者將惟卜酋之所欲爲其  
能約束各部洛與否未可知也據今日卜酋之舉動  
能令貢市悠久與否亦未可知也在我者可封則封  
來貢則貢此不煩再議等因到職議照自古中國  
之馭夷狄藝義而貢獻者皆以禮讓羈縻不絕則今  
皇明經世編  
之封貢是已卜酋克爲番力克嫡孫序當繼立况群  
酋之保結俱到叩關乞封自宜准從所遺龍虎將軍  
亦應傳及其子蓋冕克台吉事例具有無容別議惟  
是今日之情形視昔年有人不同者款貢以來四十  
年于茲虜酋恭順彌堅無敢敗盟者以忠順爲之極  
維也今忠順故矣卜酋猶悍難馴惟五路之言是聽  
無端要挾不遂不已如此舉動而嗣封之後能否約  
束群夷貢市有無悠久皆不可得而必也無貨原有  
定額各鎮自有舊規而水泉賞物卜酋欲比照大同

妄意勒索不知原有者既不能減而本無者豈可復  
增相應查照節封約法明文案以杜無厭之求此  
非所當申明者乎款貢之意蓋謂假款以修備非謂  
可徂款而忘戰也况永平日久隱禍可虞往復平陂  
理有固然款未可長恃也則夫選將練兵修邊儲餉  
凡可爲戰守之備者當汲汲圖之則長勝之勢在我  
而款局之久與否可勿問矣此非所爲預防者乎至  
若伐日前要挾之狡謀建日後制禦之長策軍門已  
有必然之畫非本職管窺之見所能佐末議於萬一  
皇明經世編  
等因各備咨到臣及據總兵官大同王威宣府孫邦  
熙山西張國柱及三鎮官備守巡按察使郭顯忠等  
各議呈大較相同又據卜石冕差夷節投番文爲妻  
父耳六箇不浪討陞官職二弟把兒慢台吉三弟他  
兒泥反成台吉同心恭順俱討陞職又爲西僧泉乞  
益朝兒計喇麻勒化有功討加名號又討加市馬撫  
賞等項又據七慶大成把漢比奴番文稱我係先年  
同大把漢那吉投降中國首款之人素蒙台吉是  
我後夫不他失禮所生之子即先上俺答嫡孫今忠

順夫人雖故我同素囊毋子兩人外鈴東西而哨部  
漢內守得勝水泉兩處邊疆一遵先王盟約一報  
天朝厚恩不敢變心類乞軍門轉奏 萬歲帝憐我  
毋子幼勞年久授我忠義夫人謹授素囊台吉鄂督  
同知加費表裏又據兀陳台吉番文懇稱款貢多勞  
討陞龍虎將軍臣將各夷使似進堂下諭以 恩威  
出自 朝廷非邊臣所敢專擅各夷唯唯去訖臣惟  
中國之取夷秋白 二相望庭掬穴以後未有如  
先 皇帝與茂 皇上之得策者也德答黃台吉擒  
臣明世宗 萬曆三十四年 萬曆三十四年  
力克 臣受 封疆場無事者四十餘年於各則稱  
臣納貢猶前獻琛於請求則曰乞 恩求賞曰貢馬  
互事非敢抗敵國之禮於 國體可謂尊矣查撫賞  
馬價之費在宜南則撫賞五萬二千兩馬價一十八  
萬五千兩在大同則撫賞二萬二千兩馬價十萬兩  
在山西則撫賞一萬四千兩馬價四萬兩雖稍有增  
固然三慕河漕之不出此數不過江南一大縣之  
稅而足於費可謂省矣 修備則沿途一帶雄堞連  
雲日增地險 生深明自辛未以來民至老死不識

兵革農獵其野橋人成功於保寧可謂完矣是西北  
款貢之利不得策而知也惟自萬曆三十五年擒酋  
物故以後封事五年不成一期忠誠困老而拒婚二  
期素酋睥睨於非冀五路雖欲扶婚而不能使忠順  
之必從雖料集七十三酋以恐喇素囊而不能必素  
囊之不拒卜素二酋之措爭忠順一老婦勞難上張  
五路以老酋從中佐間數萬達虜臨境而肆挾不從  
則所在皆危從之則所費不貲成婚而封要挾得遂  
則 國力疲不成婚而不封干戈相尋則款局敗此  
臣明世宗 萬曆三十四年 萬曆三十四年  
撫臣勞怕傳報日異遼事萬分可虞一疏兵部虜情  
變詐不常遼國及時當備一疏鑿鑿乎言之皆必然  
之畫也然 皇上參養諸酋四十餘年 恩如雨露  
威如雷霆諸酋豈其收忌而豈其收仰哉臣是以  
前宣 皇上威靈不修時而卜酋交合而聚之素酋  
順旨而聽命封事之成固已有其機矣但卜石虎西  
海處酋所求者不在王之貴而在王之富所索者不  
在餉之中而在餉之外扶我市馬以四千計扶我金  
銀以百千計妄意 中國安遼之策意在土封故意

廷緩坐索高價我若遣一使招之正墮其要挾之計而媒不可成也 皇上明見萬里允臣馭虜機宜一疏臣得以不封挾之而三鎮撫臣與臣同心嚴於修備而不言王封三鎮鎮守諸將與臣同力嚴於修備而不言王封而夷使往來臣與中軍撫夷官多方操縱不失機宜於是三鎮邊牆無一隙之可乘三鎮軍馬無一處之不壯卜酋之計始窮虜婦之情亦順卜酋與忠順四月間調集部落六月間印結求封不虞忠順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司馬疏

五 平露堂

巨物故群情幾離臣又差撫夷官一面出邊慰其哀情一面密授方畧聯其異志且草枯馬弱衆部思歸卜酋終無所容其要挾始令三枝十二部遣使投結於臣求臣轉 奏乞 封王爵臣而進諸夷於前逐一研審卜酋果否應嗣諸酋果否推戴遵約果否能遵諸夷果否能聽約束諸夷同聲應臣云俺答立法後代子孫嗣封以長黃台吉擄力克皆以長子襲封卜石兔乃擄力克長孫各分應立各部同心以爲當立卜石兔既立之後不敢不感 皇恩一意恭順諸

部落共保卜石兔封王之後邊約見在不敢不聽約東番無異詞臣始酌量撫賞遣令出邊靜聽明示旋報素囊台吉因忠順所遺賞物例應分得欲與卜石兔相爭臣尤恐一人之爭或以携衆部之志申諭五路兀慎諸酋云素囊既爭恐礙王封何不從中講明我方好爲題 請隨據兀慎等差使稟云外邊家事相爭原與 中國無與况我衆部既已投結急求軍門題 請早得 封王以慰外夷盼望之情且馬市未開撫賞懸望等情臣思十二部皆戴卜酋素囊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徐司馬疏

五 平露堂

人焉能抗拒萬一狂逞則十一部仗大義而責之於外我 中國嚴封守以拒之於內素酋亦何所逃且稱亂無形稽封非策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禮兵二部再加計議查照先年擄力克襲封事例擬議上 請准令卜石兔嗣封王爵其卜石兔所遺龍虎將軍姑候本酋生有嫡嗣其實再請准其襲替并照節年常格給賞庶夷情可慰而 國體以尊款貢之制亦可求保矣然我之所以王虜本爲借其鈴束諸部之力及其相沿之久虜反肆其要挾無已之謀今使

虜王足以制諸部。而中國足以制虜王。其道在可  
合可分。可操可縱。施不測之恩威。使虜爲我用。不爲  
我難而已矣。請爲皇上陳之初封俺答之時。與之  
約曰。東自宣府。西至河套。責令俺答約束今宣府白  
洪白自爲一枝。河套吉能自爲一枝。虜王所制者。山  
大二鎮十二部而已。十二部之中。智力足以雄長諸  
酋者。五路台吉也。兵馬足以抗拒卜酋者。素囊台吉  
也。公正足以攝服諸酋者。兀慎台吉也。恭順足以調  
和素囊者。把漢比妓也。臣先收此三酋。與一酋婦。審  
皇明經世編

中國順者撫之。逆者剿之。何藉於王。卜酋之王。封  
尚不可得。何況額外之賞。故卜酋不得不畏也。及卜  
酋收藏保結。不令諸酋投遞。臣又號於衆曰。衆酋通  
結。卜酋不令來投。我將請命於朝。先開衆酋馬市。  
見給衆酋賞物。惟卜酋之馬市不開。賞物不給。待其  
悔過乞求。而後與之。則體面何在。故卜酋不得不畏。  
不得不令衆酋投結也。此所謂因其勢而分之。使諸  
酋合於我。諸酋合於我。卜酋雖欲令之爲不善。衆必  
不與矣。此所以陰制卜酋。而不至於驕者也。然卜酋  
雖無統馭三枝十二部之才。而有鼓動三枝十二部  
之分。俺酋遺令立嗣。以長名分既定。至久不渝。卜酋  
應立三枝十二部同心擁戴。絕無異詞。此所謂因其  
勢而合之。使卜酋依憑於我。以顯制諸夷。而不至於  
散者也。惟其勢不可以不合。故卜酋宜與之王。封惟  
其勢不可以不分。故諸酋宜榮之。陞賞五路台吉。見  
職龍虎將軍。宜陞以都督同知。兀慎台吉。見職指揮。  
同知宜陞以龍虎將軍。素囊台吉。見職都督僉事。宜  
陞以都督同知。把漢比妓。宜陞以忠義夫人。猛克台

吉乃親視孫應授以指揮僉事此皆有功於我興之以野賞之名而鼓其聚順之實者也至於卜酋之妻父身六禍不浪卜酋之弟把兒侵台吉他兒泥歹成台吉勸成付事多所匡正應授以指揮僉事西僧吳乞益胡兒計刺麻誦經勸化吏皆信之應授都綱各日查召刺應舉者不止此數此具有與于封事相應先為陞授應授勅者照例頒給餘俟進貢再為一詳俟本為晚也再照中國所以招夷狄者莫先于自強自強之道如大同巡撫所云預時模範之端皇明經世編卷之九

倍極其將之德法其馬以備戰修城堡以固守宣府撫臣西云後患之當易與貢市之可久其機不在虜而在內所謂因款修言一言以蔽之矣山西撫臣所云選將練兵修邊備御凡可以為戰守之備者當汲汲而之則既無策矣而臣之所憂者獨在乎人心之懈弛弱於晏安而不可振狃于目前而不知警將多軟熟之流無當于折衝之實餉多缺乏之患無有乎自強之明此則封疆之臣與廟堂之臣所當交相警戒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將前各虜陞賞再加

議擬請旨陞授其邊備事宜仍乞天語丁寧通行三鎮撫總督貴大小文武將吏各要遵照前議常如旁在日改着寔嚴防修舉用伐虜謀不得恃款弛防致失事機庶戰守有裨而款局亦永固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

陳子龍臥子 徐守遠關公

宋徵璧尚木 李 雲舒章

張安茂子美泰閣

徐司馬北虜封貢始末疏

疏

徐宗濬

速備衛邊將領伐狡謀疏

自丁未四月間虜王捨力克物故以後，虜情反覆變幻，上封六年不成，今春五路台吉糾合七十二台吉

皇明神世編

大集夷兵，以與素酋為難，素酋與忠順亦大修戰，其

以與五路為敵，此誠封疆危急之秋，應之稍不當機，

則呼吸之間，安危之幾，未有所定也。臣蒙 聖恩，用

臣總督臣王士禎川地方素酋特差夷使入邊，迎臣

百里之遙，訴其構難之情，臣見素酋來意頗誠，而對

夷使諭以納貢之法，夷使速歸具報，臣言于是忠順

把漢素酋類首聽命，復來報臣，臣又傳諭五路禁其

聚兵，第循夷條，先與成婚，後議封事，五路亦聽臣言

半減兵馬，五月十一日卜酋忠順已成婚訖，此則夷

爭既平，邊難亦解，似可坐待乞 封與之期。

復大慮矣。但卜酋忠順成婚之後，五路要挾得志，又

生枝節，又挾忠順，移指酋骨梗于歸化城，又挾素酋

分其叔升大半與卜酋夷忠順皆不能從。五路言言

復聚大兵，與之爭難，捕神克歸，忠順孤獨，又復差人

追詣順以各馬銀幣方始暫止。忠順素酋受受平恐

其復生他端，封事亦不能自主矣。夫忠順羣虜之主

也，五路跋扈自恣，忠順不能約束，素酋大集惟五路

之言為聽，則五路之靈蓋強而忠順之勢反孤。近日

皇明經世編

五路遂生狡心，將以挾忠順之勢，挾中國矣。本月初

九日故差夷使一百二十餘人持稟投臣，挾以難從

之事，先講宜府藉伊之力，摘回史車二匹。先年所許

金幣，雖賴十年未與，今當補給，次則欲增額外之馬

次，則欲徵非當之恩，中軍官就延春先傳稟帖，臣一

覽之，知其來意，益欲借此以為兵端。且大言曰：此番

封事在我主，張非有厚酬，數年亦不能成。聞者無不

失色。臣嘆曰：彼酋狡能，要在今日再逞，然非臣敵也。

姑聽夷使，不與速見，投意中軍，就延春及撫夷官馮

大衆皆言思之又言請營銷其雄心久之夷使不敢  
復言然夷使軍不敢言五路發情終不自已除隨機  
應變臣不敢言所急需者在誰遂將領耳大同調總  
兵計輔令已陞任臣前會咨兵部計補之缺應以北  
東路參將張勳那雅爾張勳那之缺應以固原參將  
李英臣陞任近日新河口松西部落賊夷因乘久雨  
起而進犯又遣盜馬亦以新任守備史學光未到故  
台此失現今暫留本苗守口夷人迫焉議罰不為難  
了惟是上西路張家口乃五路地方已洛靖兵部  
京師臣部  
推補陳倫尚未題請亦不可緩若夫平虜備禦賀  
世賢乃總兵王威所部領兵官平日解衣推食恩義  
甚厚每一臨陣皆為先鋒情同父子先因王威督歸  
德州御史熊廷弼留領家丁五百名在遼應援賀世  
賢屢立戰功亦既報塞矣近日王威起用大同總兵  
衛封事未定五路征遼之時大將領兵官非素習戰  
何以威敵此時宜大校重賞世賢宜還大同仍以守  
備領兵類以吏留遼東相應題一請伏乞皇上輪  
念邊防危急特下兵部如前所擬將應推考速為

推補賀世賢即調大同領兵庶用人得宜而臣亦可  
從中指縱矣

### 歲宜採擇疏

北齊封王

自億嘗受封以來四十餘年中外宴安可謂和戎之  
利但內信久弛勞志益竭安意中曰所恃全在王  
封百請月所獲全在加賞安其平五月卜不龜策遷  
之後三月不言請封密與虜婦商謀我既成婚市曰  
必求請我封王彼時方好加賞物臣知其謀絕口  
不言封王事也下酋虜婦見計不行乃差役使來言  
皇明經世編  
往歲娘子成婚便有差官請我封王今成婚三月何  
故不差官來臣應之曰爾求中國封王當差夷使  
宗我豈肯中國請爾封王之理下酋虜婦見計不  
行九月間乃始差人請封然下酋來書大言曰我心  
中思爾兩國大事明白說與爾知道我要秦王名以  
秦王印信勅書賞賜大水口與我市馬一千水泉  
四十市馬一千陽和月馬三十五匹大同月馬三十四  
小泉管月馬三十五匹每年漆欵賞二十分好人  
松實一百分每月月賞金五十兩銀二百兩我說的

係了我，即與我題。讀方通係結等情，先見中軍官

戴廷春，戴廷春問計於臣，臣令中軍官斥之以總督未到，爾五年不得成婚，今既成婚，未報。中國之恩，乃敢大言要挾，卜石兔十分不知事體，此稟我不敢

授總督，亦不許進見，拒之三日。臣方令中軍官蒞廷春親驗新製火器，虜使竊視之，見號令一傳，三千火

器，符鼓打震，人喊，地人馬辟易，虜使始指破胆，私竊相謂曰：娘子預備貢馬在外，進貢裏邊幹這營

生，却怎麼了？乃始懇求中軍官曰：卜石兔的責，果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涂司馬 第五 于露堂

寫錯了，但今若我們到此，總督不容相見，我輩如何

回話？中軍官答之曰：總督在榆林，只曉得殺送子，不曉得封王，爾而今休講封王，加賞事不須說起

虜使曰：當時俺受封之時，白馬黑牛對天說誓。中國人馬八十萬，虜衆人馬四十萬，俱聽誓言曰：白

今爾家和好，永不相犯，如先背約者，有如此盟。今總督求此，將四十年大事，一旦壞了，豈是我虜背盟中

軍官答之曰：王相沿俱有舊規，如何卜石兔要加許多寶物，此見爾先背盟與我總督何干？虜使曰：卜

石兔雖說這些，爾家何曾便將這些與我，全望對總

督善言一句，容我相見，好歸回話。中軍官將虜使之言告臣，臣又令中軍官傳言虜使曰：爾家卜石兔要

挾許多寶物，爾說我中國三鎮邊疆全賴爾督我看守，爾說爾草地達于我總督管他不着，我直說與

爾罷。總督傳令與爾各家台吉，自山西水泉營至得勝口，責令素囊台吉看守，自得勝至新平，責令兀慎

擺腰台吉看守，自新平至新河，責令五路台吉看守，自新河至宣府，責令自洪大台吉看守，各人進貢，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涂司馬 第六 于露堂

人領賞，貢馬不封爾王。如此，爾家四十年王封，一旦

烟消霧散，仍舊去穿皮襖，喫生肉，爾求王封不可得，况有賞加與爾，爾可思之。虜使乃大驚，相顧駭愕，面

告中軍官曰：待我衆人出外商量，再見回話。越宿復見中軍官曰：總督既不肯加賞，念我娘子四十年恭順

容我一見總督，面聽分付。中軍官復爲虜使通言，次日臣方許見虜使，屏息震懼，進言于臣曰：娘子卜石

兔差我來稟封王大事，恭聽如何分付。臣問之曰：爾家成婚許久，如何今日方來講封？虜使曰：何因秋田



木收今收了方始得來臣又問之曰爾講封王罷了如何要添許多賞物虜使曰卜石免西海窮夷今日恩請封王求與此賞物與他養贍臣問之曰爾家三世王封積下許多賞物馬價用之不盡何為要添虜使曰前王賞物馬價俱各分與部落本王各下實已無餘臣答之曰各部雖曾分賞娘子各下賞物當與王子同享爾求封王則封王再不要說起增賞一節爾回話再來臣發諭帖虜使歸報卜酋亦大驚虜婦勸之曰我教爾不要寫許多果然討得個沒意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路堂

恩然卜酋雖已灰心要挾意尚未已往來講折直至今年六月間酋見要挾不得方謀其揭忽有虜婦之變房中念經修齋復積一月有餘九月方始具揭請封諸酋果因天寒告假而歸昨聞朝使到邊酋亦傳調各部來邊臣已具房封在邇幾事宜慎等因一疏題請封虜但當待其自至不當汲汲求之今聞邸報科臣趙興邦一本為虜封未安成命久懸謹陳捺縱之權以存國家大體事內言素酋爭靖家事稍近王封可慮二言臣等因虜來遲急為請

求不無要挾二可慮終之以收固成命待其叩關講求徐與原商等因天素酋之爭家事亦誠有之然與王封無與臣等若聽要挾肯與加賞封事之成不至今日皆可無慮也惟是卜酋受封之近近于貌我王章被爵不絕此四十年來無此議論深足以尊國體而折虜情臣之所深服求廟堂一發此言而不可得也中外但知以封為封不知以不封為封三鎮人情之怯懦近于候大四十年來夷虜之桀驁甚于驕王臣于虜使詞之斥之不少假借見者聞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平路堂

無不以為太剛不知不折之以威則不足以示恩不懼之以戰則不可以成款故臣于四月間謹陳駁虜機宜一疏內言臣之守三鎮不必專恃王封臣之成王封不必專恃虜婦正有見于虜情之積機不可不障其狂瀾將士之積弛不可不作其銳氣振刷自今方可為百年長久之計今五路諸酋內向者皆已得陞素酋桀驁阻封者亦已革面卜酋孤雅耳何能為在今日請命而後歸在近日開命而報至既無要挾之態全無悖慢之詞我一旦絕之近于太甚姑寬

以得之不過三春之間當有替局之日且問君臣體  
舊之言必破其指遲之臆所助乎今日之封事其功  
其不小也臣常言 國家版虜當爲漢之強不當爲  
宋之弱在今日臣宜申論科臣之言以憤虜志而又  
宣布 皇上之德以牧虜心則威惠並行而封局可  
結矣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議覆行臣等遵行

夷酋來貢疏

臣接邸報見御史劉廷元一本爲牧虜狂態方張封

事糾局宜善乞 勅旨臣速加經理以終舊業以赴

皇明經世編

新 命重 大抵言卜石免素蒙明詔首撫衆十餘

萬部落四集要求百端而臣多方支吾宜亟請所以  
紓目前之患釋擔之地等因恭因傳聞卜石免糾集  
部落臨邊進 貢臣離地方人心不無危懼故有此  
疏熟讀之疑此不爲無策請以虜之情形與愚臣操  
觚之計爲 皇上言之去歲六月初九日虜王卜石  
免交 封禮成極具恭謹雖有所與素蒙明爭家事  
祇候受封之後應悉五路台吉會三人謝諸夷與之  
司分不意卜石進馬期 四之後五路台吉得病回

與木幾物故虜中無人主事三酋家事相爭未決今

春虜王卜石免有書求臣代伊主張臣以五路台吉

之弟宰生台吉者聰明知理恭順足使諭令糾集諸

部直以大義前與三酋解紛素蒙久不肯服蓋捨力

克與虜婦三娘子存日大同得勝市賣馬一千餘匹

山西水泉市賣馬一千餘匹虜王虜婦原是一家無

分彼此及捨西物故增酋長之子卜石免側當受

封素業爲虜婦親孫止當受賞此酋狡黠多謀內恃

虜婦之愛竊窺王位方阻卜酋不許受封自丁未至

皇明經世編

辛亥久持未決及 皇上用臣總督素酋方肯屈服

卜酋始得受封虜婦雖與卜酋聚處然辛亥五月成

婚壬子六月物故素酋亦未肯尊卜酋爲虜婦夫也

况夷狄之俗父弔身故所遺家室偏與幼子素業日

兩鎮千馬是我祖母所遺我應獨賣卜酋日前鎮千

馬乃我虜王之物我應獨賣彼此相爭不肯相下虜

王曰 中國之令每年進 貢一次方許開市一次

倘既獨專賣馬我不進 貢爾馬何時得賣以此挾

制素酋欲示其馬虜王又謂諸部曰爾衆不與我斷

家事我不進貢爾市亦不得開以此挾制諸部欲令  
衆同處分多分其馬各寧下全付 中國之力以自  
立君臣爲之糾集部族則部族亦不能齊素囊亦畏  
中國之威以自歛非有中國爲之鈴束則素囊之  
橫爲難制下酋請封之初臣非料素囊一枝爲延兵  
則下酋之要挾將無厭足下酋受封之後非臣能合  
散諸部則素囊之阻梗將無已時恭欲二酋外相合  
以尊 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心又使十二部外相  
合以聽下酋之約束而相予以威 中國之恩威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五

上

中國永享太平之福而絕無夷狄之禍此臣之密  
機未可以告人者也八月間諸夷止會與素囊講處  
家事一旦聞 皇上用臣回部下素二酋與諸部夷  
人皇恐不安相率調曰受了 中國大恩久未進  
貢軍門入 朝必曰我不恭順家事是小進 貢事  
大且置家事莫講約去進 貢及間臣不候代即時  
入 朝又相率差夷五百餘人入是留臣臣面遣  
之許其來 貢而 皇上嚴旨催促冉 賜戶方從  
皆亦有書促臣臣心口自語曰臣遠離地方則稍拂

人情欲候諸夷 貢到則久稽 明命臣召總兵上  
威屬之曰虜王求 貢我欲入 朝將如之何王威  
對曰九邊事大大同事小虜王之貢自有舊章事非  
難處威當任之臣又謂中軍官戴延春曰今 嚴命  
催督甚急虜貢何以待之戴延春對曰授職力畧無  
不遵行臣再請二臣曰依計而行臨期有事冉與大  
同總兵石崑王商確而行求貢之式進貢諸部例有  
陞賞應告署事宣府撫臣汪道亨計議而行臣至兵  
部從中調度隨機應變更復何憂臣始於本月十八  
日自陽和起程次日行至蔚州接見臺臣之疏欲臣  
速加經理經理二字自是名言惟速之一字則未可  
欲也何也夷狄何我鼻息聽其自來則彼輕而我重  
我求於彼則彼重而我輕 貢者以下貢上之詞有  
求於彼則體彙無求於彼而彼自來則體尊方今三  
仙虜情尊 皇上如大畏 中國如虎自臣入鎮以  
來四年之間版有一夷主事者乎無論生事去年臣  
授 封之時比效素囊差夷來稟曰往年 頒封中  
國兵馬守邊今年 頒封台吉差人守邊臣慰而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五

上

之自山西至大同沿邊未嘗多費兵馬未嘗多費沿邊福利此萬耳萬日所共見聞臣敢佈說此亦可以明夷人之不敢不恭順也臣今人俱若以後禍遺地方若以難事遺後人皇上舉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況臣明執兵柄夷雖犬羊頗知利害臣有以知卜素諸酋之不敢也臣向來矢心爲國家幹實事據於自伐今爲寧臣之言不得不進其顯末如此以安內外之心臣心實耻之至於臣之進止惟皇上之命臣不敢專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料理馮虜疏

北虜封貢

臣惟虜之難馭也自古已然矣然在中國之自處也其國勢欲強其馭虜也其見機欲審其應機欲當非可以嘗試而漫爲之也北虜自俺答王今受封已四世矣然自擠力克以前其投封頗乃自擠力克以後其定封甚難何也俺答之受封也以尊孫之有中國也其台吉捨力克之受封也以虜婦之中上虜婦聰慧善謀兵權在手上传虜王下撫諸部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當時所難者只在虜婦之不肯許

婚虜婦許婚則封事指顧定矣然捨酋之封不可謂易中外所知也其難於始而易於終者以虜婦效順中國受封之後修貢開市循例而行不復爭也此所以易也若卜酋之封也自丁未至辛亥虜婦不肯許婚素囊阻梗無已所以然者素囊欲篡虜王之位因以擅市賞之利虜婦不能制也卜酋欲襲虜王之位又欲專虜王之利素囊不肯分也辛亥卜酋雖與思順成婚而兵馬向在素囊之手所用中國亡命如中行說者卜酋成難成歸素囊即虜婦未故卜酋徒擁虛名不能有所主張虜婦既故卜酋雖受王封而與素囊爭分家財久不相讓今虜中主事無人兀慎老矣無能爲也五路故矣不可復作也五路之弟打賴宰生台吉者雖頗聰明知理恭順堪使然夷狄之俗父母故後所遺家產原歸幼子素囊執此之例宰生台吉亦無如之何卜酋必以襲刺之故定欲盡得虜王之費素囊必不肯讓虜王必不肯止臣欲代虜分家豈國體哉卜酋去歲受封之後十二月曾遣二弟班兒慢台吉他兒泥台吉挾持弓矢撤袋前

來進貢行至素囊地方又爲素囊邀留曰家事未  
妥如何進貢卜酋二弟又復回巢此素囊阻貢之  
情大同全鎮所共知也今十月間聞臣奉旨回詔  
素囊頗分與卜酋馬二百匹求伊進貢卜酋嫌少必  
求多得此房王挾素囊之情也臣雖屢差通使責以  
大義卜酋終以家事未妥欲借中國之力以挾分  
素囊之馬故遲延其來爲挾素囊非敢侮中國也  
臣之處此但行令臨邊將吏姑停大市必待貢到  
而後開素囊欲開大市必當與卜酋分家素囊與卜  
酋明經世編

余司馬疏

卷之四  
北滿野史  
下露堂

酋分家則卜酋之貢自入機之在我止於如此至於  
能止大市而虜不敢爭只有簡將練兵謹守封疆使  
虜不敢窺貢之遲早皆所不論虜之家事定則我之  
大市開此不求虜而致虜之道也若定以期限求其  
速至則虜窺我有求彼之意反啓其要挾之心科臣  
姚若水所謂修具在我已有常勝遲則責之逆則創  
之皆爲定論愚臣今日所行正惟修我邊備聽其自  
至有合於科臣之言至於愚臣奉命催促主嚴方  
敢啓行使當時署印有人臣亦必當以完貢上

品不使地方驚疑以致紛紛如今日也臣今奉旨  
處置貢事謹已悉心料理以求上副聖心但事完  
遲早不可知所有兵部尚書臣必不能赴任伏乞  
皇上別簡名德大臣以充茲選使臣一意遵事以候  
新督臣之來庶臣之罪過可逭而分義亦安矣

大計行國伐謀疏

北滿野史

臣惟中國之馭虜實有長策而人臣之謀國貴  
有遠思惜一時之小費而不足以奠生民之安固謂  
不仁泥相沿之舊規而不足以權國家之利亦謂  
皇明經世編

余司馬疏

卷之四  
北滿野史  
下露堂

不智此國計夷情兩者皆重而不可不熟思以權  
之者也臣奉命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去年六月初  
九日奉勅授封卜石免爲順義王八月初八日卜  
石免貢馬九匹謝恩臣會同撫臣石昆玉具疏  
恭進九月十四日禮部題發順義王卜石免欽  
賞大紅蟒白澤紵絲衣各一襲絲段十五表裏伊妻  
大紅五絲紵絲衣一套絲段四表裏十一月初八日  
臣事門塘官鎮撫戴雲程齎送至邊臣已行邊將宣  
諭頒發訖足封貢一事完局久矣惟是年例貢市

卜不免因與素囊相爭家事久未來進臣亦聽其自來未敢急爲催促者蓋亦謀國一念亦衷未敢明以告人者也請爲皇上言之查得虜王并各枝酋首每年貢馬五百匹內選進上馬三十匹留選給軍騎操馬四百七十四匹虜王應給欽賞綠段三十二表裏虜婦應給綠段八表裏素囊應給綠段一十一表裏其虜官虜婦番僧夷使共一千三百六十八員名口或有八表裏者或有四表裏者或有三表裏者或有二表裏者仍各有衣一套卽一年之賞爲數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千

不爲盜則已矣其市馬也非真得其馳驅之力不過藉此交易以少給其衣食之資使之不犯邊不爲盜則已矣若使虜不犯邊不爲盜而又不進貢使中國不費欽賞不費馬價不費撫賞此從來所無之事豈今日所易得哉虜王苟明於計使受封之後卽時進貢與素囊合而求中國數年之賞中國固無詞以拒之今爲家事相爭少稽貢期然何嘗一日忘中國之利中國倘急欲其來則是以利輸虜而又欲其早得之在中國未爲得計也臣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千

命完貢豈敢復言但封王之貢旣已久完而年例之貢所費不貲此國家大計不敢不一闡明以祈皇上之洞鑒耳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或於虜貢之來姑待其自至不必限以時日以啓其要挾之心或聽其陸續漸補不必責以盡來以罄中外帑藏之積則於國體未爲失而國計或少補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志慶與許參閱

周中丞奏疏

疏

周孔教

東封誤國丞賜議處疏

議處東封

臣聞古之良將觀鳥而知齊師之已遁聚米而料隄  
器之可圖夾机兩壘之間在見事萬里之外今正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周中丞疏 汪汝東封 一 于雲望

已竊逆矣隨行已被殺矣沈惟敬已被縛矣倭變情  
形明如指掌此固不待借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乃  
石星執迷不悟奉楊方亨片紙爲普龜蜚望倭奴之  
不變僥倖封事之萬一慮愚亦甚矣況臣細玩楊方  
亨之揭詞猶然騎牆亦無一定之論是豈撫按之章  
奏全不足憑必待倭寇臨城而後爲之變哉試觀今  
日事勢倭變乎倭不變乎封可言乎封不可言乎計  
不旋踵義難再辱況倭奴千變萬態日引月延宮室  
久已落成禮像豈難習熟煌煌金印賈用不售子子

下旗節敝旄落關白之機閱盡露沈惟敬欲彌縫不  
能奈何尚夢想封事苟且目前乎慮愚亦甚矣 陛

下不聞近日長安中詩乎詩曰貼肉暗藏蘇武節抱

頭忙者祖生鞭父曰還國好縫皮眼罩差將面孔向

人前蓋爲李宗城而作也李宗城宵遁辱命爲外國

嫺笑昨 陛下赫然震怒扭解究問天威一震中外

增氣第出使重任也昔班超西指漢以重輕奈何當

時兒戲視之而以一豎子辱命取輕外國如是是尚

爲中國有人乎方小西飛之來也儼然上賓一因鄭

重公則宴賞私則贈遺使狼子野心睥睨窺伺高步

瀾視若若無人竟不陸謝又爲陳三日之市飽其欲

而去乃我堂堂天使御命而往屈辱縲繫淹歷歲月

楚囚南冠蕭然無聊生者鼠竄狼奔死者膏鈎填艸

么麼小醜敢於無狀如此臣每念及不覺怒髮上指

冠恨不滅此醜而朝食昔春秋小國之君尚能投袂

而起爲死者一洗陳湯忿郅支殺漢使者義勇奮發

卒斬郅支首至邊吏之宿耻咸鎮百蠻今以 天朝

全盛之力何其畏倭如虎強之以必不受之封而貽

國家必難報之耻乎。臣竊料今日倭時不封固變即封亦變。故皇皇謀封者拙也。急急謀戰者危也。惟有議守爲今日第一弊。緊勝算何也。臣聞謀封之始。未已許之市矣。夫封空名也。市厚實也。倭奴之所欲不在空名。明甚。吾斬其所欲。而與之。所不欲足。夢見以石乘幣。必不正也。拙也。拙也。氣奮倭奴者。謂宜急徵兵。調餉疾帆。東指與倭奴爭一旦之命。又非計也。兵凶戰危。事難預必。脫少不如意。蜂蝶猶聚。假息旬時。屯兵日費。何啻萬金。千里飛輓。所濟幾何。平壤之役。遼皇問經世編  
周中興 卷之一 三 平壤中民之死於轉輸者。十家而九。至今哭聲未絕。卽有粟如山。必不能神輸鬼運。到飢士之口。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鬪志。事出萬一。悔何可追。臣之所謂危也。故今日唯有守朝鮮爲上策。朝鮮吾之藩籬也。朝鮮失則遼陽危。遼陽危則神京震。或謂朝鮮當弃者。謬也。臣竊謂封可無成。朝鮮必不可弃。况朝鮮雖殘破。尚餘精兵五萬。及今就近選。慣戰廉勇。號將精簡。銳上電赴朝鮮。令朝鮮之卒。因朝鮮之根。胡越同舟。頭手相救。同心共濟。并力死守。此謂藩籬之守。庶幾

門庭之安是役也。急在呼吸。選將簡兵。當以半月爲期。過此則晚矣。是以朝鮮與倭也。敗者也。惟是朝鮮弱不能扶我兵急。不能救鞭長不及馬腹。風未不舉。鴻毛便當。壁猶石田。弃若雞肋。扼喉鳴絳之江。負隅虎踞。深溝高壘。添兵增戍。固守不動。使倭奴不敢窺左足。而先登此之謂門庭之守。庶幾堂奧之安。中策也。必不得已之計也。最可愛者。倘或長虜易扇。巨浪難防。門無結綽之堅。成彼破竹之勢。虎狼入室。所傷必多。况兵連禍結。役煩民愁。奸雄乘之。登高呼遠。四皇明經世編  
周中興 卷之一 四 平壤中令響應。根本動搖。關係非小。故守遼陽爲下策。謂之無策可也。故今勢在燃眉。速如覆手。披髮蹶足。猶恐不及。若石星終迷。不悟剛愎不反。仰鼻息於馬上之口。敲筆舌於鼠首之間。因循誤國。噬臍何及。雖然。臣猶有說焉。淮淝之却。秦師由廟廊處。分已定。河北之廢唐令。在廟算處。置得宜。故封事敗壞。星罔罪不容赦。而罪之首者。輔臣趙志臯也。昔宋臣呂蒙正以四方無事。蠻夷賓服。自卜相業之盛。鄙視之。張浚見其引咎口。是臣非才。誤國上昭。聖恩。臣聞東事之變。



志皇不惟宗社大計曲順私交引用同鄉宋應昌義  
賊通公事先是臺臣郭貞上疏力爭不可語倭志皇  
乃志皇切齒恨之至今既逝而去側問彼時刑部侍  
郎朱鴻謨自由都移書責之詞嚴義正志皇拂然不  
悅人人皆聞今郭實之言驗耶不驗耶志皇又將誰  
譴耶大宋應昌通國皆曰不可用志皇獨曰可用東  
倭通國皆曰不可用志皇獨曰可用非公議從史  
石星為此禍階實爲戎首是志皇誤國之罪不在石  
星下況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鍾鳴漏盡夜行宜息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志皇者揣身量分久當知足乃外計闕庭之戀內深  
子孫之憂牽力衰朽視顏就列鮮廉寡耻其如禮何  
禮七十致仕古今通規近代以來貪競不息臣職司  
糾正釋此不問安問狐狸激貪風競宜從罷始臣聞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明君不能愛無用之臣若志  
皇石星者所謂無用之臣也陛下又何愛此等無  
用之臣以誤國事譬之庸醫誤服其藥幸而不死豈  
可再誤耶皇上不忍加罪合無勒令二臣致仕別  
選道德備邊情實諫者以代之臣與二臣非有嫌

隙惟是時事多艱將相得人爲急故不避嫌疑昧  
上陳伏願皇上留神省察社稷幸甚

邪謀誤國乞賜昭察以保長治疏

臣等謹

臣以愚懸荷蒙聖矜起補言路竊見皇上有大

爲之資而每每推心置腹待臣下臣下每每懷欺面

謾皇上皇上恤臣下之私如恐不及臣下視

皇上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卽今倭

奴倡獻勢將內犯如熊咆虎鬬近在滿垣之外而往

往往泛泛悠悠苟安目前甚至造爲邪說沮誤大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護迎合偷取寵祿而不顧興亡宗社生靈之憂如侍  
郎則思敬者真可痛恨也臣讀思敬之疏大槩謂朝  
鮮之役爲勞敝中國謬哉此說無論無識亦且不忠  
思敬以爲今日之興兵動衆爲救朝鮮乎非救朝鮮  
也所以自劫也今日之水輪陸運爲煩費乎非煩費  
也所以省費也臣請詳言之蓋使朝鮮如琉球暹羅  
等國遠在海外則可不救使倭奴得朝鮮禍不在於  
中國則可不救又使倭奴得朝鮮或無大志亦可不  
救又或朝鮮如往時全盛方能抗倭亦可不救又使

卽不救朝鮮朝鮮能不折入於倭乎可不攻乃今皆不然也蓋朝鮮與遼東接壤乃我卧榻之側也非若琉球等國遠在海外倭得朝鮮以爲巢穴還可以進可以定中國從此無息肩之期昔者許儀後曾見告矣倭後預報於萬曆十九年今其揚具在言一一驗也揚言倭奴欲犯中國借路朝鮮使朝鮮悉降倭則朝鮮不受兵而中國久被禍是朝鮮代我受兵當救乎不當救乎果救朝鮮乎亦自救乎卽今往救已爲後時倭飽我飢我勞倭逸勝負之數尚未可知況孤軍深入後援不繼撫臣楊鎬大將麻貴寄命虎口總督邢玠如坐漏舟朝鮮君臣危若朝露倘思敬之邪說得行無論朝鮮君臣勢不能支必折而降倭使楊鎬麻貴於危地而弃之卽三四萬東征之軍士陷沒可知也思敬獨不思及此乎何其忍於誤國也如此臣故曰今日之興兵動衆非救朝鮮所以自救也事有省而實費有費而實省者思敬弃朝鮮之說彼所謂省也不知弃朝鮮則與倭爲鄰東當守遼東矣稍折而東南則當守登萊矣稍折而北則當守天津

又折而南則當守淮陽矣又當守浙江矣又當守閩廣矣處處添兵處處增餉省乎費乎費而倭倭無事也猶可言也費而不能保無事也禍不止於費也臣不忍言也故與其守之於沿海敵守之於海外與其處處設守敵若守之於朝鮮一處與其待朝鮮既失取而守之敵若乘其未敵併力而守之與其以我守倭敵若借力朝鮮以守倭此其費之勞逸多寡可知也且陛下不備寧夏乎不備甘肅乎年不惜數百萬守之者所以防虜也藉令倭無朝鮮以間之陛下能宴然無東顧之憂乎朝鮮爲國家不侵不叛之臣爲我捍禦東倭二百餘年於茲是二百年皆省也是我二百年不費之寧夏甘肅也不計大害而徒計暫費何思敬之闇於計也大九事止於興革損益之小故則當計費若閩係國之存亡安危不得言費雖竭天下之全力且爲之所全者大也臣故曰今日之水輪陸運非煩費也所以省費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思敬獨無人心乎陛下試召思敬詰之不救朝鮮能保朝鮮不折入於倭否朝鮮折入

於後能保倭不入犯否。倭入犯能保中國無事否。故而中邦之能保楊錦麻貴全軍生還否。陛下赫然以此數語詰問思敬萬一思敬能保焉。非臣所及。若不能保則天下之事去矣。大都人臣爲國家計利害當平。易氣勿黨同。勿求勝人。咸言思敬此疏爲掩飾前非而設。果爾非大臣忠於國謀之道。晚宋人唯是議論求勝。禍人國家及黨碑樹而鐵騎已渡河矣。此最國家大患也。伏望皇上恩導諫之言不可聽。劉床之計不可忽。伏乞敕諭大小臣工同心共濟。一意以防倭爲務。至於沿海地方撫按仍當移駐要害。練兵積餉。毋如尋常虛文塞責。

明職掌以重軍國大計疏

明職掌

臣等於本年四月初六日接到兵部劄付。准戶部咨。借本寺老庫馬價壹百萬兩。臣等仰奉 明旨。自當將順何敢喋喋。惟是臣等待罪馬政。職在典宗。軍國大計。關係不小。等今日不言異日誤國之罪。萬死奚贖。以故不避煩瀆。放疎實爲 皇上陳之。蓋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

庫之銀。即外廩之馬也。無事折而爲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神京。固安根本。慮至深遠。節奉 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數。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平。應借討。遂至溢額。始曰不得援以爲例。後卒以爲例。始猶兵部支請。爲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爲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戊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家。日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況以堂堂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疎至此。可爲寒心。臣等蒿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 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查戶部所借本寺

崇百餘萬。不爲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況本寺僅有貳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馬矣。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爲國。或口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國何如。譬之邊國

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剝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騷動。亂萌已形。陰雨則終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日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其苦。今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知也。若守帛覆之。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勝。無非爲國。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不求爲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竊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然者。非敢求勝爲。陛下守此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況軍國大計乎。伏望皇上俯念根本之重。加意桑土之計。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舉動。所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宜從民便以昭節愛疏

便民節愛

臣竊惟東南杆槓供天府之需。舊矣。歲供不闕。風有

皇明經世編

周中丞疏

明職掌

七

下露堂

成規督造責之司府。辦駁委之按臣。沿行以來。上下俱便。近因該庫題改大監。魯保兼管督織。無亦以邇來道負數多。欲令催督解進。後時耳。不知法非仍舊。則議論滋多。事當創始。則規制宜定。近據魯保手本。及各府文移。紛紛往來。謀論不一。各執異同之見。遂成道傷之謀。語多煩碎。不敢瑣瀆。天聽大都初據魯保既欲解銀。又欲解機戶。在有司則謂銀可起解。機戶實不願解。蓋解銀雖有美餘秤兌之苦。若在有司。解機戶則有版涉拘繫之苦。若在機戶。近據魯保手本。已准應天府解銀。自織。免解機戶矣。乃于蘇州府則又令該府召織。但只解銀。大段自府織。銀自府給。豈不良便。乃該監又欲解銀。無論解而復領。領而復給。道路如織。何不憚煩。且便放銀者。而不問織造之事。織造者。而不知給領之事。中多不妥。實爲難行。此有司有詞。相持不決。担延至今。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椿馬從聘。反覆思維。欲於兩謀相持之中。求爲歸一。至當之策。倘果以解銀爲便。如魯保近從應天府之請。銀自該監給。段自該監織。異日

皇明經世編

周中丞疏

便民節愛

七

下露堂

段之精否解進之收否該監獨操其權獨任其責而  
有司不與焉誠爲簡便善事若謂蘇松額有局匠難  
照應大府例聽令該府自織段成報監查解以毋失  
其督理之權亦無不可若謂專教督理權當總攬即  
如內臣孫隆亦奉專督理教督理者每歲段自該監織  
造工完令机戶赴府領價沿行已久相安無事此又  
良規可循各府稱便者也至於羨餘扛解須酌議成  
數務從寬恤庶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若夫應天府  
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先估合用料價鋪墊等銀共三  
萬八千九百八十餘兩後因魯徐議增羨餘計無所  
出欲議加派民窮如此其何忍言欲接庫藏隨處懸  
罄萬無可議惟有議留料價而已既經各府具詳前  
來應合具題伏乞敕下工部覆議上請俯將應天府  
坐派急缺段五千疋合用料價扛鋪墊等銀三萬八千  
九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九厘八毫七絲三忽九微  
准留本府三十一二三年分解存及各縣未解四司  
料價銀及三十四年分管庚都三司料價銀奏解該  
監給織起解倘有贏餘仍舊解部其餘各府急缺歲

造段正如解銀赴監則織務全歸魯徐一切秤收惟  
以工部法馬爲準段成解進該監自有專責不得累  
及有司如不解銀赴監則督織仍屬有司查驗起解  
務從體恤嚴禁參隨勒掇以黷民困庶上供不悞下  
民穆安所以昭節儉而溥 皇仁者在此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周中丞疏

卷之一

平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二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壁尚木 周立勳勒旨 選輯

宋徵輿韓文恭閱

梅客生奏疏

疏

梅國禎

為叛丁恃亂異常時事萬分可慮疏

近見邸報寧夏家丁劉東陽等賊上檀權據城掠堡

此非常大變視唐藩鎮之禍猶有其焉是可恨者通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十一 于露堂

使總兵張維忠疏列巡撫黨蕃罪狀其二十餘條之

內多係款虜以來題准遵行此其意蓋隱然暴揚時

弊以煽惑各邊其謀更不軌矣今之議者不過曰變

起倉卒衆由脅迫緩之可散其作合之黨急之恐堅

其致死之心不知各惡權勢已成蓄謀非淺異心必

不肯悔禍其黨又無敢先發遷延一日則禍深一日

狂謀愈成黨與愈固聲勢愈大風聞愈遠脇從愈多

人心愈疑既難以俟其自定又不可嚇以虛聲外有

勾連內有觀望近者蠶食遠者震驚將來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為今之計非力勦無以定禍亂非分別

無以宥無辜非詔赦無以安脇從非特遣無以重事

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非便宜無以中事機非重賞

無以作士氣科臣王德完請羅豪傑真為濟時之急

時見寧夏各堡多為所制而平虜參將蕭如熏獨能

相持則任將之明驗也以臣私計求舊易于得人使

功不如使過除各邊見任及已經調遣不宜更議外

若退閑可任則無如原任遼東總兵李成梁者屢經

戰陣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負大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十一 于露堂

將之才李如樟李如梅又為少年之傑其家丁自各

有官守之外尚多同心敢戰之人世受重恩必不自

顏于末路屢經論列更思昭雪其前功年力未衰威

名久著各邊將領誰不畏服上下相信父子同心不

惟勇略足以成功亦且先聲可以奪氣若慮其權多

分屬地非素歷宜于文臣中暢曉軍情實心任事者

公舉一人監其軍事謀勇相資調遣隨宜他如問住

及戴罪將領史宓張應柳麻貴馬孔英倪敏政等或

素經戰陣或膽勇過人皆可隨軍使之自効若遼東

未代曠日持久。或令伊子原任總兵李如松。先往料理。勒限起行。印未必刻期。掄勦。足以制其死命。天威既臨。不敢四出。魚遊釜中。勢必自亂。附近管路。特以無恐。他方觀望。憚而自戢。待首惡正法之後。大加賑恤。使朝廷之威惠並行。紀綱大正。此機宜之當決。宿將之當任也。若失此不圖。臣未見其得策矣。然臣又聞之。罅隙將成者。當急爲補塞。琴瑟不調者。必改而更張。今寧夏之變。正罅隙將成之會。而致變之由。則琴瑟不調之驗也。我朝事自洪武以至嘉靖。一時也。自隆慶以至萬曆。十八年一時也。自十八年以至今日。又一時也。蓋洪武以至嘉靖。虜無歲不犯。我無歲不備。各軍雖有戰守之勞。無尅削之苦。嘉靖以至隆慶。和議既成。不修戰守。各軍雖有尅削之苦。而無操練之勞。今時則異是矣。外實修和。而內欲兼戰。修和則不免仍尅削。以爲媚虜之資。兼戰則徒有操練。而無百功之望。臣前疏有云。不加矜恤。而尅削是。聞使之治生。不給。發身無階。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即總兵張維忠疏內所列。據臣所知。有載在會計錄。

皇明經世編

海客生集

卷之三

十露堂

者。有新經題准者。有係寧夏舊例。有在各處通行。諸如此類。皆以節省爲重。以矜恤爲輕。暫行于無事之時。尙難以得其心。相沿于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巡撫覺聲不能變通。而更爲嚴峻。以致數軍倡以爲名。聚衆倡亂。紀綱大壞。人心動搖。宜勅兵科會同彼處巡按御史。逐款清查。或係原舊有行。或係覺聲作俑。當因者。明著爲例。當革者。卽爲調停。此弊政之當清者也。又如京營軍士。素稱虛設。有急則慮其孱弱。而別爲調遣。閑暇則畏其詭言。而不暇深求。臣前疏中。思有以鼓舞之。而古不見用。近見侍郎王基。條陳四事。悉切實用。臣叩其議論。採之人情。慷慨敢爲。人樂爲用。老卽以本官授之。協理聽其主張。而又明賞罰。均勞逸。察疾苦。教技擊。則數月而人心悅。期年而神氣壯。內之以護衛神京。外之以顯示遠近。仍通行各邊督撫。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悉心條議。毋畏浮言。毋沿舊習。惠行而威令可施。政平而驕悍自服。其有寔置失宜。苟且塞責。訪實奏。別選賢能。此皆救時之急務。轉移之微權。伏乞採覽。卽賜允行。不惟一

皇明經世編

海客生集

卷之四

十露堂

方之悖亂可平而各邊之人心悉定撫督不至掣肘而外夷亦將落膽矣其餘有關大計先爲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實也

### 第五疏

臣等謹將

臣奉勅監督官兵親詣討賊除同總兵官李如松調兵前往外近見賊情狡詐嬰城自守陽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爲聲援意待秋高虜集而後公然橫逞其情甚明而其勢甚急也臣之所誓在披肝膽以和將領之心同甘苦以什士卒之氣宜威信以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下嘉堂

賊虜之黨體主恩以全勝從之命至于攻取進止在相度機宜廣集衆思難以預定此皆臣之得以自盡者其有勢不得自盡者不得不望之陛下也伏望勅部覆議上請施行一日論諸臣以急公義肯廉蘭同心奉不敢侮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讐也今討逆諸臣自督撫以及將領皆負重望權各不同萬一各持意見不相協和則債事不小須得嚴諭務以國事爲重一切嫌疑禮數不得介意臣到之日與之歃血設誓自心者天地祖宗是糾是殛至于用兵

之際無分彼此或當其前或應于後或以攻城或以阻隘犄角相資首尾互應皆得論功庶師克在和而戰必勝攻必取矣二曰賞完守以鼓忠義寧夏之變各堅尾解而平虜獨完則論功當以肅如重爲首而偏裨各軍之用力闔城士民之同心皆有不可泯者宜查功次大小卽時行賞或內居民悉加賑恤其死于戰間者更宜優給其家庶人知忠厚之益而各自思奮矣三曰分順逆以散虜黨賊之所恃惟在勾虜而虜之所以爲賊用者非有骨肉之親情好之素也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下嘉堂

不過利其子女財帛耳夫受恩則朝廷爲重計利則撫賞爲多虜亦未必不見及此也但順逆不與分別則彼亦無以自白耳宜遣通官查問曉諭有原不助賊或始助中止者爲一等卽與嘉獎其敢順有能擒獻賊首者爲一等照依欽定賞格厚加封賞仍以各賊資財盡數給子其有諭之不敗甘心從逆者又爲一等是自取誅夷罪在不赦客臣等會同諸將嚴兵以殲其衆分銳以搗其巢庶虜勢既散而賊膽自寒矣四曰專責以制虜患虜酋所近鎮城各有督撫總



賜等官如督臣魏學會親駐花馬池極爲得體則清水與武橫城一帶可保無事至于延緩宜責之賈仁元固原責之沈思孝甘肅責之田樂及各該總鎮將領等官虜如不動則相安無事若稱兵內犯則嚴兵固圍以遏其鋒或虜往寧夏卽出師搗巢以牽其勢須多方偵探使不得動庶我兵專力于賊而各鎮之功不在討逆之後矣五曰豫儲侍以濟士馬寧夏餽糧不啻千里檮探供養無所取給近聞偏關之外絕無菜草非先行置辦恐時刻缺乏則人心不安須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司道及管糧府佐等官或百里或五十里定委一官駐劄常川撥運務令有餘仍多發水倉及馬價等項銀兩解赴軍前不但行軍猶實不可稽遲卽賊平之後除賞功外修理城壘安撫人民招補軍丁所費不貲用之有餘卽貯庫藏以抵日後京運不得妄費若臨期請討將何能濟此猶萬分至緊不可緩者也六曰禁妄殺以安人心驗賊首級與虜不同虜有灸痕中痕種種可辨賊係中國之人倘妄殺冒功不惟負陛下好生之意而適以堅從賊者死守之心矣臣請

惟臨陣斬獲者准以首級報功其四外不時勦捕須令生擒准與首功同賞容臣會同各官審實或卽時誅戮或監候待奏或從權釋放至于破城之後猶宜嚴禁有妄殺一人及擅入民家者卽時梟示以正軍法庶功無冒濫而民知有生矣

### 第八疏

寧夏事情

寧夏事情已經二次具奏自是以來督臣魏學會信臣之真而臣亦憫學會之苦相與約誓同心滅賊臣感其忠誠盡心計議學會每夜露香跪禱願以餘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露堂

願一城生命彼此布置事有端緒除一切瑣屑不敢擅陳外自七月二十一日開關放水城被浸壞四面各數十丈軍心踊躍以爲必克三十日夜賊駕船十一隻偷空參將連雲所守堤岸擒縛軍士使提督李如松冲退斬獲一十六名至八月初一日參將來保所築堤岸被水冲決遂棄前功辛初六日賊據教場馬貴奮勇占奪初七日賊修東城俞尚德親往擒斬自此喪氣不敢復出城中糧盡樹皮敗靴悉以充食飢民擁賊早求招安賊因紿之曰朝廷已有錢牌招

安奈諸將匿之欲盡殺爾輩愚民盡為所惑我軍亦以爲言臣知其然于十二日大出榜示略云許朝等既求招安先將城內飢民開報限三日內迎大兵入城分別賑濟如有疑畏先將飢民赴河西蔡給領至十五日又出一示云三日已滿既不開門又不放出支領顯是各賊原無求招實意要將闔城餓死又令我軍勞苦軍民之心始共恨賊十六日魏學會遣千總潘宗把總劉祿到城跪稱鐵牌已到誘其出迎暗約諸將出印擒制或進而圖之葉夢熊亦差標兵百餘暗伏接應事機可成謀洩而止二十日着力打死正把都兒合黨助賊先該魏學會調有防堡人馬李如松又遣遊擊李寧往鎮北堡勦殺二十一日虜又渡河從李剛堡進入離城僅三十餘里臣見事急欲待督撫傳示遠不及事欲自行開遣又嫌侵越惟令標下把總張澤榮領兵百人先往埋伏後臣中軍李如樟挺身領什臣壯而遣之令其約會麻貴李寧王通今有昇等領兵三千李如松恐其有失親領千人手賊虜首虜衆大敗各賊失望我軍懽聲雷動皆云

希有之捷原任總兵劉承嗣又將決隄修補水復到城督臣葉夢熊許約撫臣至期親督攻打以賊勢度之內絕民食外無虜援水一到城必多顛壤萬無不克之理倘不如意惟有坐困但恐軍民盡爲餓殍各賊尚支一年邊地早寒八月已雪三軍野宿何能久存不撤則恐生他變勢必散屯各堡無奈將心漸難皆稱有病臣與蔡可賢蕭如璽再三調停尚不能挽倘人心一弛則虜賊復合着打已被殺敗莊吉求撫未得賊知其有恨于我而以重幣購之東西並進腹背受敵不惟喪其前功抑且有後患此臣之所甚恐也雖事權與臣無干而狗馬之心不能自己謹條爲六議惟陛下察之一議恩澤昔趙王投醪而三軍心醉楚莊荆備而十人挾纊蓋誠意之感人深而衣食之及人淺也陛下端居九重慮周萬里何嘗一日忘西征將士哉顧屢蒙皇賞皆視爲常例不知所自似宜特發綸音念將士寒苦即以在軍銀兩各給冬衣容臣等宣諭使人人明知聖意則一時鼓舞奚啻紫貂裘帽之賜哉三議塘報從來各邊軍情皆據

將官塘報臣在軍中極知其弊如虜本數十則曰數百數千本未見虜則曰彼此伏殺止獲一二首級則曰殺死數多盡被扣去軍士多被殺掠則曰中傷軍士尚未查數如臣在營中查問我軍有無被擒皆曰無有忽賊放回賣元等十一人皆飾被擒縛獨非軍士間賊徒有無出城皆曰無有及捉獲奸細王羊等數人皆從城內山邊其未獲者尚有數十獨非賊乎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臣之具奏必查核明白不敢止據塘報自同敵國如沙汧之敗雖在河東與臣無與但禦虜軍士皆討賊之數據報麻貴損兵一百八十今未到者三百餘名苗兵死者六百五十今全軍未見一人卽如李如松張亮堡之戰從來所無因臣未查實未敢報益無功之罪小而欺君之罪大也宜專委賢能司道親在軍中專查功罪庶欺蔽無所容而賞罰亦得其實也四議賞罰將帥之所以鼓舞人心者惟賞與罰必賞當功罰當罪而後人心悅服諸葛亮罰二十以上必親覽焉誠恐以不當而失人心也行罰如此則行賞可知今之人才不知視諸葛何

如而所謂賞罰皆非親見或主以偏係之私而決之于左右之口多置伺察以爲耳目不知諸將巧于彌縫小人易以利動耳目愈多而是非愈亂似宜親在行間不厭詳慎若行之任意恐有功不賞已難示勸况不賞而反罰誰不怨望有罪不罰已難示懲况不罰而反賞適啓倖門此不可不嚴爲之防也五謀冒功軍中欺罔其事非一而是可恨者冒功爲甚有自圖陞賞贖罪而買他人首級者有實未出門而竄名斬陣者有畏其勢力而奉彼與此者有以民爲賊以中國爲夷狄者甚至見人獲功殺而奪之併所奪首級與所殺獲功之首而成二功者及委官視驗不過全憑塘報卽再四查覈又以初勘爲準人冒死以得功已安坐而懷之至妄殺平人者不以抵命足矣反從而賞之如天理何人心離數以至覆敗率由于此相沿已久難以盡革惟隨其發覺而重法繩之或可警一而懲百也以上六條皆有所據但用人之際不宜輕洩恐激他害伏乞勅下該部查議採擇施行不惟西夏有賴凡于軍政未必無小補也

加包建堡疏 修堡

以上公案大略皆詳於上  
該臣看得草界山建在絕微與虜止隔一脊而界內趙家口減胡口驅皮寨諸處皆係極衝要路木款之先虜人內訌必由是入近日雖經建堡設兵扼其險要第土脉沙濶似難固守而汲水之泉距堡三里不加保護必為敵資又如水泉管挺出邊外距虜不盈一舍而紅門隘口又為華夷互市之場舊堡建立平曠逼近上山常有棄險之患近添附堡據其上遊雖足拒守第舊堡與新堡既合一城舊係磚包新皆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梅客生集

千原堂

築勢有堅瑕之異是二堡俱應磚石包砌方為一勞永逸據今該道所議二堡工程除合用軍壯於該界原額之內撥發無庸別議外惟食米鹽菜銀兩在草界山并護水磚堡合用銀三千一百八十兩四錢五分除該道自理紙贖四百兩外欲將平陽等處民壯免班二百餘名徵其工食以充是用臣以為平陽今歲荒旱徵銀亦難查得布政司見有收貯臣衙門賞功銀兩于內可動二千兩再于臣衙門紙贖內除解抵年例外支剩者續發五百兩連該道前銀共足二

千九百兩止少銀二百八十兩四錢五分為數不多聽該道臨時設處在水泉附堡合用銀兩已有聯節緊西路修墩支剌酒課等銀足可支用人力既不借于別界錢糧又不煩于內帑安邊設險委不容緩者矣

請罷權稅疏

宜府權稅

准巡撫宣府都御史王象乾會稿據山西布按二司守巡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副使張國璽會呈查得本鎮所屬張家口堡設在絕微極目荒涼諸物不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十一

千原堂

產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段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人衆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為廣召四方商賈使之自相貿易是為民市之始間有商稅即以充在市文武將吏一切廩餼軍丁犒賞之費至萬曆十九年該閫科給事中鍾羽正清查市本題准每年于市稅內添支二千兩一切廩糧悉從減削亦已無遺利矣今百戶劉思忠復奏抽稅以助大工其本鎮原立課稅若令停止則市本他無所出若照舊抽取則商稅難以

重徵況今虜王聞陝西大捷頗懷疑畏傳示東西部落拔帳北徙節于上西路磨房新開新河及大同天賊殺胡助馬山西偏頭關等堡之所傳報者屢屢可據情形止在巨測倘雜稅之使一或委用匪人秉性顛蒙毫釐必較萬一激成他變關係匪輕相應亟請停止呈到職謹會議得宜鎮市場惟是張家口一處華夷封疆界在咫尺黃沙白草滿目蕭條蓋向來商賈舟車足跡所罕到之地狀市之後當事諸臣以市本有限全綰所可羈縻者諸部酋首耳引弓之民種類繁多欲使安丁無事必使人遂所求乃復廣召商販令與諸夷自相交易除鋼鐵羽毛違禁貨物無敢盜鬪其餘一切段布穀粟馬尾雜貨聽其有無貿運間有稅銀卽充在市將吏原擬防護軍丁犒賞之費自十九年科臣清查錢糧括及市稅并將廩獨減制以補市本之不足在市商人固已喋喋訴其不支矣今劉思忠復請特遣課使抽稅以佐大工夫供御之課既欲加添市本之課別無補湊必且重抽于市商矣商不支必且加派于各城堡之居民矣宣鎮軍多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下露堂

民少市口絕無居民必且加派于屯住防護之貧軍矣此臣等所大懼也其何能以無言臣等竊惟市商販布狐皮一切雜貨來自蘇杭湖廣由臨清以至天津蘆溝通灣其稅不知凡幾及至市口又重稅之彼富商大賈者操其厚貲執肯遠出塞上寄跡窮荒惟是機利鴈民市井無聊之輩乃始稱貸出息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擔負重繭以與胡兒爭秒忽之利以爲蔽體餬口之資權其貲債子母儼質聚糧之費與夫涉歷關津閭課之徵所餘幾何今一貨一人稅而又稅腹背咄嗟一羊十皮熙熙而來者無所牟其利抑止有其害是重困商也彼登龍射利之夫孰肯復逾閑北出一步夫商人者非他卽皇上中原供賦稅徭役之赤子也思忠獨奈何其欲重困之也宣鎮極邊百物不產今已入夏麥未出土纔及八月便已預霜布帛菽粟無一不仰給于四方商不至則用乏物價騰踊何所資藉夫士也荷戈戍陲衝鋒冒矢以身爲殉歲餉不過六七金而止耳入口之家咸資贍養樂歲豐年猶然不免于啼飢號寒之患卽課使憐念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下露堂

貧軍毫不加派。一旦物價騰踊，無所資藉，其不至逃亡不止也。上谷自居庸抵懷安，由市口及廣昌，延袤不出四百里之外，彈丸黑子，毫無所供于御席。國家歲畜十萬之士馬，捐百萬之經費，歲給之布花三歲給之腓襖，真夷通丁給之肉菜，豈其重惜此砂磧之地哉？無亦養此一方窮民，保此一方亭障焉。

陵京屏晨焉耳。馬雖出自遼中，胡兒生長馬上，以馬代足，愛惜馬力甚于其身。何肯以名馬入市？臣等非

敢臆說也。客歲元慎朝台吉宗種貴落也，乘馬被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嘉堂

車購索之，不愛百金。既獲摩撫其馬，涕泗橫流曰：若

見者父也。臣等怪其已甚，夷使曰：急難是寄，猶之其

生之也。夷人謂馬若是焉，可得其名馬思忠，既進獻

名馬焉。夷馬入市，呵咈詆欺，減估勒值，何所不至。

夷性狡悍，喜則人面怒則獸心。大豈堪此？其勢必至

露刃相向。何論名馬？雖駑駘下乘，執肯驅而南市哉？

吳楚之禍，始于甲梁，思忠獨奈何？以三十年款市之

虜，與爭細利而生其心也。臣等莊誦明旨，不許擾害

地方，聖意引不諄切，第無知弁類逐逐耽耽，顯以借

口大工，陞以滿志，豁擊其視地方之擾害，受膏秦越之瘠肥，邊庭何地，關市何市，利害安危，介在呼吸，是可容其橫征苛歛，以魚肉華夷列肆之人哉？伏望我皇上，軫軍國之大計，慎宗社之遠圖，恩內火之燬，端必不可冒開，憐境圻之窮民，必不可復擾，可收回成命，姑免筦權，庶夷情相安，而塞下牧寧矣。

滿復戰馬疏 大同戰馬

准翼北道右布政使白希綱等會呈，蒙職憲牌照得

本院蒞任以來，詢訪邊政，咸稱馬數太少，值今虜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嘉堂

諸酋，因延鎮出兵套，虜被創，狐兔相憐，率徙帳山後，

蓄謀叵測，萬一寒盟，緩急何賴？牌仰各道會查，各營

馬匹，明確具由通詳，以憑施行。各道遵依，會看得大

同一鎮內，障神京，外直虜穴，其衝且重，不與諸邊等

尺垣之外，巨寇羣集，而又無名山峻谷之險以限之，

虜有變，輒易入，入輒易深，非徒步之卒所能禦也。虜

之雄會巨部，飛聲鳴鏑之羣，聚如林葉，突如風雨，非

單弱之騎所能近也。故所恃以壯軍威，遏虜鋒者，非

多馬固不可。曩當未款之先，本鎮戰馬，蓋三萬八千

有奇猶不足備衝擊之用妖貢以後至萬曆十八年  
輒裁驚馬四千匹以料草抵充王餉十九年該閩視  
少卿曾乾亨復議裁戰馬四千匹以料草抵充市本  
僅以三萬匹爲額遂至疊多步伍土無兼騎其有一  
衆遊而馬不滿三百者一守操而馬不滿十數者夫  
本鎮與宜府並稱重地其邊之延長同其所當虜之  
強盛同其軍士皆八萬又同而宜鎮馬不下四萬本  
鎮乃纔二萬餘宜鎮東征之馬盡數買補本鎮未補  
者尚該三千三百有奇比鄰之境虛實迥絕實足以  
啓玩而召侮况邇者虜德延綏之役日枕戈援轡震  
駭于沙漠之外倘一旦渝盟以我二萬餘騎星散于  
數百里之間當數十萬騎奔蠆聚之勢其何以振威  
而決勝也哉所有前項裁汰征調馬匹俱當亟爲議  
補呈乞俯賜會題該臣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房守  
士議照大同孤懸重鎮直當虜王巢穴一應防禦機  
宜視諸邊獨稱孔棘查得先年原設額軍一十三萬  
五千有奇馬五萬一千有奇嘉靖間偶因一二歲邊  
事稍寧遂議銷兵節餉軍僅以八萬八千爲額馬僅

以三萬八千爲額從此武備單弱虜勢猖獗往往乘  
虛闖入攻城陷堡慘不可言如石州失守朔州殘毀  
足爲殷鑒迄今譚邊者尚扼腕于銷滅之議大爲失  
策迨隆慶初把漢投降俺答乞款自是二十餘年雖  
封疆晏然無事正宜外示羈縻內修戰守固不宜苟  
旦夕之安忘久遠之慮遂輕議減兵省餉爲也奈何  
萬曆十八年奉議停汰驚馬四千匹所省料草改充  
主餉十九年間視少卿曾乾亨又議裁戰馬四千匹  
所省料草改充市本所存額馬止于三萬當時在事  
督撫諸臣心知其不可然以彼時內廷議論崇尚節  
省欲爭之不得次年東倭猖獗一切增兵增餉皆當  
意于東本鎮益絀口不敢言復額馬事且調去征倭  
馬七千九百八十七匹中間又有倒死變賣買補不  
全之數據今實在馬纔二萬餘匹三雲邊備單弱至  
此極矣伏乞勅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合無將本鎮  
戰馬姑准以三萬四千匹爲額其餘四千匹待後另  
行議復應用馬價就于二十七年客兵年例內移動  
四萬兩仍查刷椿贖朋合等銀二萬通融買補應支

料草卽于軍門標兵節省行糧料草銀內動支其永補征候馬三千三百一十七匹俯准予寄養馬內照數允給或照宣府事例准發太僕馬價五萬三千七十二兩買補事完造冊繳查爲此具本謹題

再請罷權稅疏

大同權稅

准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房守士會稿近准戶部咨爲比例徵收稅銀等事該錦衣衛上後所百戶劉思忠具題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蘆溝橋等處往來旱路貨物及名馬稅課有裨國用就着巡撫督店御馬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王

監右監丞張燁不妨店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送不許擾害地方爲勅與他備咨到臣一聞之不勝憂惶謹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房守士謹照 國家權稅通商原有定制在各省直四通八達之衝商販輻輳之地則設有部臣監督各鈔關稅務在各府則設有稅課司征收稅銀法至詳備原無滲漏不征之地二項所征稅銀係鈔關者則盡數解部濟邊係腹裏府分大都以十之二三留充本地公用其餘十之七八

皆解部濟邊係邊方府分則徑畱濟邊公用免行解部總之稅銀多爲濟邊而設卽在腹裏者尚且解部轉發其在邊郡者又焉有不畱邊用而可以征收內解者此 國家征稅定制二百年來未之有改也今查大同設在極邊原有稅課司一處一官一吏征收稅銀歲約計少者五六千兩多者六七千兩已該前任巡撫朱芑于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內巡撫買應元於萬曆九年六月內題奉欽依聽充賞功操練等項支用萬曆十九年戶部奉 旨清查餘課又該前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王

任巡撫邢玠巡按連標糧將前項公用欸目造冊繳稅銀准留本鎮公用節奉明旨炳如日星繳冊在部可覆而按也其各公用大約如賞功歲用銀二千餘兩操賞歲用銀一千餘兩鼓舞將士勇敢用銀三百餘兩優餉歸降哨役用銀一百餘兩總督撫按及司道等衙門心紅供億用銀二千六七百兩各道旗幟家活書辦工食蔬菜用銀五百餘兩官承廩糧用銀一百餘兩契屬又武官員化幣用銀一百四十餘兩互市文武官員犒賞用銀三百餘兩解工部羊皮折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總計卷五 牛路堂

價銀一百三十二兩。舉監生員會試科舉盤纏用銀一百九十五兩。將官守操月紙月炭等項用銀四百一十九兩二錢。貧宗米布用銀四百四兩五錢。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縣所首領等官俸糧家活等項用銀一千八十一兩九錢八分。年終犒賞通丁用銀二百兩。狐老口糧用銀三十六兩。總計不下六七千。歲用大約萬兩有奇。皆可屈指臚列。毫釐不容假捏者也。每年所入常不敷所出。則又東挪西借。甚如先年請發兵部馬價以佐功賞。今若將此稅銀解助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總計卷五 牛路堂

城軍餘人等不下數萬。率皆荷戈防胡。不習耕桑之業。諸日用蔬菜布疋器具悉仰給內地。而內地經商獲利。亦皆荷擔負囊。登山涉水。不憚險遠而來。與邊氓競刀鎗。稍求什一之息。故窮邊軍士藉此存活。以糧衛邊。固今抽稅之令。一下商賈聞風驚遁。不敢赴邊。而貧軍衣食何從置辦。無乃斷絕其生理。驅而之逃。以空行伍。奔邊疆以資敵乎。又其所稱得勝等市口。查得本鎮有市口三處。其一得勝與虜王大部相直。其一新平與五路段奈等會相值。其一守口與兀慎擺腰等會相直。此三市口一牆之外。俱為虜巢。其地比鎮城益苦寒。益險惡。貢夷出入之衝。互市之所。每年開大市一次。每月小市一次。每市不過三二日。虜人擐甲市口之外。官兵擐甲市口之內。兩相戒防。無異對壘。各夷或以羊皮。或以馬尾。或以板木。殺米之數。與口內軍餘互相貿易。原無奇貨異產。每年所收稅銀。少不過二三百兩。多不過四五百兩。俱佐前開賞功等項支用。此涓滴之水。何濟于用哉。至其所稱名馬。更為可異。本鎮歲易夷馬數有萬餘。全

屬營弱不堪騎征在我償價不過數兩。蓋中國原籍  
款貢以示羈縻彼安得有名馬入塞。我若深求彼且  
狂悖勢必激而寒盟其所關係良非細故間有番僧  
持馬來售中有堪任騎征者方用官價易買以給軍  
士夫賣馬者番僧從來無向夷狄取稅之例買馬者  
貧軍軍買一馬且有湧產鬻子以賠累者焉得重稅  
而用之原奏官稱選名馬解進臣等不知其解也臣  
等叨任拊循安攘是寄設坐視不言他日中使至鎮  
前稅既係濟邊名馬無從選取而狐裘馬尾之類又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非本地所產于時原奏官計無所之勢必畏罪懷奸  
怙惡中使事外滋端橫行徵歛用實所奏之言冀免  
動搖皇上不許害擾明旨竟至悖違况強宗悍卒  
雜處鎮城驕虜中行脚脫四疆而虜王自延鎮用兵  
之後營帳北徙蓄謀叵測目下人情驚惶處處戒嚴  
草市馬壯又不知作何景象倘內激悍卒外挑強虜  
釀成大禍戒草澤不逞之徒伺隙而動海內携貳之  
民間風而應豈獨一鎮封疆之利害其所關于宗

社之安危尚忍言哉至此恐邊稅未必入內帑而將  
不免請內帑以濟軍費噬臍之悔何啻及矣昨見遼  
東開礦右監丞高淮為榷稅事奉有明旨遼東係邊  
方衝鎮還照勅諭一切事務公同會議而行勿得偏  
執私見各分彼此致啟弊端爭鬭須擬臣等莊誦  
皇上德音知邊地關係虜情令中使與撫按計議而  
行真明見萬里彼遼東猶在關門之外大同咫尺  
陵京其所關係之重奚啻遼東故臣等不避斧鉞敢  
以邊地榷稅之利害為皇上陳之伏望將中使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梅客生集 總督奏議 平露堂

賜停遣封疆幸甚

宗社幸甚

辦搶會不助套虜疏

題為西虜合謀大舉勢已貼危乞勅當事諸臣并力  
一心共圖戡定以保疆圉萬全事項接邸報兵科都  
給事中張輔之等一本題前事大志謂套虜入犯延  
緩彼中揭報搶會助兵三萬五千宜大諸臣墮其掩  
耳盜鈴之計臣讀之不勝惶恐不勝駭異事之始末  
不敢瑣屑以瀆聖聽但關係邊計者不得不略陳之  
今年正月內搶會遣使來謝云吉能等賴前督蕭大

寧王世揚與臣之力，和款已定，馬匹已進，臣論之既詳，款實當盡心報答朝廷，不可復生異心。至二月又報，不知延緩何故。稽巢原有部落，宰牙氣等何在？彼處任牧一併勦殺。乞臣請處，臣論之。套虜一面求款，一面要爭松山，反覆不常，以致延鎮殺他，若求助兵，決不可聽。你的部落帳房與套虜相近，兵馬一出，各要爭功，誰與分辨？更使復來，累云：王子決不助他，但延鎮惹下事來，屢誣我助兵。我既不助，更將今年貢馬早于往年，以明心迹。臣許之而去。後又報小佛僧欲往西番落番，臣遣通官駱勇等以書諭之，播會復書，謂佛僧堅執要去，若不聽他，恐草地不安，只從邊外遠行，不近中國。上時仍差好人發誓，求通官同行，以見無助兵之事。其後上骨赤武天祥等來領款，當臣責以佛僧西行，我差通官諭止，是為你的大事。於今人正說你助兵，若人馬送佛僧往西正中其言，我必重賞，問罪。上骨赤等傳到臣言，復來，累云：三娘子問臣之言，甚說王子不足，今已甚悔，不令佛僧西去。只望不要怪他，此人所共見共聞。夷京見存，臣曾將

虜不助兵，佛僧不往，達之本兵，本兵亦復書過。後見督臣李汝疏云：趙總兵有人見臣面諭夷使，不許助賊，夷使不聽。昂然而出等語。諸將為臣不平云：夷使在守備之前，尚然畏懼，豈有軍門諭之不聽？昂然而出之理，意欲臣辨。臣解之云：彼中既啓此端，知其必報力，不能禦，不得不預為之地，誣罪于人，方可保功。于已我輩當各盡其道，不可發人陰私，惟嚴行各路密加偵探，如播會有一人一騎渡河，星火報知。一面上聞，一面革賞行勦，不許隱匿。自下欺罔，蓋臣之遣通官諭播會止，為佛僧西行一次，其不助兵，則出彼本心，非臣止之。至于撫鎮等官，在山西，例該八月防秋，撫臣魏允貞以其逼近延緩，知必有變。五月即赴代州，多方督緊，大同撫臣房守土，地鄰播會，屢屢差官禁約，申飭各邊，宣府撫臣王象乾相去稍遠，疎馬厲兵，以備變動。鎮道將領繕守，遣探絡繹揭報，不敢贊陳。今套虜自七月十六日分路入犯，至八月初七日出境，二旬之間，播會無一騎渡河。佛僧亦無西行，宰牙氣等之原住近彼者，亦時在水泉市易安靜。

如故套虜逐日驅送所虜男女牲畜貨物回巢擒會  
無經亮之得虛實其明人所共見豈有知套虜進兵  
而不知擒會渡河知被虜人畜若干而不知虜衆之  
三萬五千乎是夷狄盜鈴尚知掩耳中國則有不施  
耳公然盜鈴者也臣雖不木平生思以功策報答聖  
明寧夏之叛自請爲陛下之將燕夢熊等強臣同  
仕靈州竟不之聽孤身行間冒犯矢石總督魏學曾  
疏云臣非監軍乃用兵也臣豈偷安畏職之人哉止  
因人情險薄欺罔成風是非倒置功罪混淆故數年  
以來忍默避禍不敢發一言任一事而一念耿耿付  
忠付之仰屋痛哭誰復知臣心乎若擒酋果陽順陰  
逆論之不聽自當明正其罪先革市賞以爲鼓士之  
費卽不能堂堂正正聲罪致討而乘虎倚巢亦不如  
別鎮之功其視誘而殺之尤爲有名虜卽報復亦不  
過毀邊牆破窖寨踐禾稼盡虜人口財畜而已雖各  
退知之陛下何從知之乎今報功者其榮如此制  
虜者其辱如此臣非不知而不爲者其故有三九邊  
處處騷動恒宣大山西仗陛下威德稍安堵耳一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梅客生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或啓囊則羽檄交馳重煩宵旰其不可一也宜大密  
邇京陵非他鎮比欵貢以來軍民業業時和年豐宗  
祿糧差多出本上一被虜患軍雖得賞民不得耕必  
請發內帑百費雜出將何取辦其不可二也擒會雖  
夷狄而受朝廷封爵卽臣子也臣子有過然後加罪  
今指其助兵則不敢指送佛僧則不送且吉能借兵  
以言激之本曾責以大義寧輿爲轡夷狄如此所宜  
嘉獎以勸忠順忍誣之爲罪乎其不可三也情激於  
中不識忌諱不顧利害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宋徵壁尚木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泰閣

楊宗伯奏疏

疏

楊道賓

海建二酋驗期違貢疏

海建二酋違貢

為照國家方制萬里臣妾四夷而東非夷三種女直  
乃肅慎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宋朝  
自開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干都司統  
所轄二百有口地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長自  
都督以至鎮撫許其貢市自開元以達京師除野人  
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西建州歲一遣人朝  
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以十月驗放入閣如大年  
正月終到者遼臣奏請定奪今自三十四年六月建  
州海西先後到京進貢去訖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  
入閣者候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官寧遠伯  
李成梁巡撫右都御史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

肯進貢搶了罷等語事聞職堂合行題明等因到部

臣惟我 皇上德合天地兼覆華夷凡諸財行鼻飲

之裔咸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據

遼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巨測謀懷不軌兵

機屬在司馬非臣所與而朝貢屬在禮曹有不容聽

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臣伏讀 太祖高皇帝祖訓

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後世

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師致傷人命

切計不可但胡戎與西非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必還將練兵時謹備之聖謨洋洋明見萬里所謂胡

戎北則韃靼及刺東則兀良哈西則哈密也自兀良

哈內附于洪武收為三衛屬夷哈密納款于永樂藉

為西域貢道而反刺即俺荅一部亦即歸誠于 皇

上稱順義矣惟是迤北韃靼東隣女直雄據塞外自

承樂九年女直內附我 文皇帝即設奴兒干都司

以羈縻之事同三衛均資扞蔽者蓋以金元世仇欲

其蠻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為三又析衛所地站為

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長不使歸一者蓋以犬羊異類

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兒哈赤既并毛憐等衛而取其印信。又東海西南關一帶衛所酋目若卜占古若猛骨字羅等而有之。雖婚姻有所不恤。惟非關一帶若那林字羅與弟全台等竭力收守。以苟延旦夕。又聞其飾名妹捐重粧以交幣非虜。夫國家本藉女直以制非虜而今已與非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彼建州吞并且開原止許市馬並無市參之令而強市枯參倍勒高價將官債之則謂堪爭之則啓釁吞聲腹血忍辱養亂非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迷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實必器兼并族類妄自尊大即有叩關入貢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參價車銀盡入建酋兄弟之橐橐且厭薄賞賜明欲撻奪若復苟且結局隱忍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勾連北虜耶此其志不小而憂方大耳臣聞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千鴨河之役僅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而

臣按隆慶間遼鎮圖籍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豆艸而外主客歲餉二十萬金今稱堪戰精兵不滿八千思之可爲寒心毋論衆寡不敵而上氣固已索然矣。記者曰司農兄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誠何容易上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矣此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吾何必于追之有如不以好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耶此于制禦蠻夷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來自去景象安得口挨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臣愚以爲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卽未遽興問罪之師亦宜申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建貢者何故若其悔罪歸誠特許自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其爵賞仍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則制人而非制于人中國之體統尊而

外夷之觀聽肅矣。至于稅使可撤則撤，毋令彼伺釁而乘爲驅除，內帑可發則發，毋令我餘財而士呼車。琴此尤。陛下自爲宗社疆圉至計也。

建酋兼併屬夷，憑凌屬國罪狀已著。乞速頒文告，嚴飭武備，以遏亂萌事。建酋背違清形

本年三月初十日，本部具題爲海建二酋踰期違貢，謹循職掌，據實題明，以請宸斷事。候旨未下，旋于三月二十五日，兵部接得聖諭一道，內有其違東

建酋，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爲，地切

皇明經世編楊小伯疏 建酋背違清形

陵京，豈容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

令嚴戒將領，毋習故侵，尅以失軍心，毋自弛威嚴，以

生戎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即便馬工行文

與他，毋知道等語。仰見聖上雖未發部疏，而疏內

夷情已洞悉其本末。近該朝鮮國已故王李祘遣陪臣柳澗等謝恩，而順責虜情奉本，仍咨本部送司。大約謂萬曆三十四年二月間，該國將海酋擒犯朝鮮，事情具奏，請嚴勅奴酋，使之傳諭，忽酋隨准兵部題奉聖旨：海夷擒犯朝鮮，查果是的，依擬差諭，不許

侵陵屬國，欽遵移文該鎮，遵差能幹通事前去宣諭。奴兒哈赤務要恪遵天朝禁約，不得結連構釁，肆行侵犯。于五月間，准遼東越巡撫咨，已行分守道責差委官宣諭。本酋去後，今據該國各鎮節報虜情，自三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至二十一日，凡六起。七月初二

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凡十四起，皆屬建酋奴兒哈赤妄動情狀。或分軍爲三起，而分打時錢三寨諸胡，或

分軍爲二起，而搶掠沿江一帶胡落，或攻縣城，酋胡

萬浩則一城帶去無遺，或搶毛老黃古羅伊則九處。

皇明經世編楊小伯疏 建酋背違清形

併遭焚劫，或與忽刺溫相持于門巖上，而取勝則皆往返于慶源鎮之境，或攻忽刺溫，厚集于黑龍江，而

用兵則約同事于虛叱界之地，或同老土部胡而來

說甲冑馬匹，藩胡三事，或向會寧五鎮，而各索往來

通好通事各一人，或撤水下胡人而移置白頭山，復

撤羅良介所好，乃上起而移住水下，候藩胡盡撤，形勢聯絡，然後進犯朝鮮，或遣精兵八千，船隻一千，而載運軍器芻糧，復造長梯半車，飛樓戰車，而多備兵器乾糧，待明春大動，兩起軍馬，直犯鏡城咸興，或進

攻回波部落而盡被屠殺仍鴟忽樂而勢將納降或約攻朝鮮鎮堡以牽制其邊然後乘虛而直發徑路或遣四將領短甲步兵而已到山下或邀通事索川鎮藩胡使無隱城內或以五十餘卒由鎮江邊內或以一百餘軍由鍾城鎮外或將奴軍三百自榮遠境而穿過穩城或驅藩胡累千自山外而督送奴寇封疆之界彼此戡然而屢動兵衆過境江邊之夷原非所屬而盡數搬移入寨其不遵奉勅諭并吞禁營之狀有不可言者卷查遼鎮自近日欽奉聖諭以後在督臣則以爲顯逆未形在鎮臣猶以爲顯惡未著似無容私愛過計者但朝鮮屬國也豆滿江遼縣城諸胡則朝鮮所屬以備深處野人者也向因海酋掄掠朝鮮故使建酋傳諭之今海酋復掄掠縣城諸胡建酋不惟不救而反吞噬之又且勾野人而與之聯姻今與江夷爲關則目前雖無侵犯朝鮮而日後誠有滋蔓難圖者除各行兵部外相應呈堂復請等因案呈刊部臣惟東北夷三捷女直臣前疏備言之矣野人女直從來朝貢不常而建州海西一向稟我

東若朝鮮六道北道咸鏡則界豆滿江而野人去北而遼西道平安則界鴨綠江而建州去南而近其豆滿隔江縣城雜種諸胡則南隣朝鮮以爲唇齒而北障深處野人以傳聲息者自本兵屢年傳聖諭于該鎮而撫臣趙樞差官宣諭所云毋得再擾朝鮮地方搶劫該國近境胡種者卽指豆滿江外縣城諸種而言也今縣城被劫于海夷求救于建酋則傳宜聖諭正此時今反令弟男擊破海酋軍兵席卷沿江夷種其數不啻數千在海西宜遭其擊而在縣城不更益其禍乎猶未也深處野人朝貢既不常于中聞聲息久不至于江外今無故而來住十餘日與沿江諸夷興兵廝殺仍與建酋締結親密抑又何也夫聖上方令建酋傳諭海夷奉約而今且舉縣城諸胡而吞噬之反與海夷構異朝鮮方持雜胡傳報野人爲備而今且勾深處野人而姻婭之今在沿江廝殺卽其弁髦聖諭蹂躪屬國勾連野人遷徙諸胡逆已形矣惡已著矣而督鎮諸臣猶然以爲未形未著豈以爲必抗旌犯順鳴鐘向洛乃解顯逆顯惡哉然



督臣所云裁煩參價妄索降人尤屬恣肆。此等言  
貢車減價者猶是本等處情。而至于鎮臣則得包參  
索降罪狀盡行抹殺。而一則曰。迫因請求。罪惡卓  
未遂所欲。人貢德。則謂此皆逆。貢皆車價。爲之崇  
者。夫車價非發端使然也。應給騎馬而外。其始每車  
束十夷裝。每夷給一疋布。若所謂恤差錢者。而其後  
折布爲銀。索價至十七八兩。以致豐潤等五驛牛頭  
于大秀等。通狀告救。部咨該鎮撫臣議定。每車十兩  
且所告亦止五驛所減止數百金。欲大願奢如奴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臣等言 臣等言

也。而或者見其兵本內向。遂以爲本形本著。可乎哉  
且從古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羣。而  
存之。未有縱其吞食。任其漁獵。以養其成。而付之于  
無可奈何者也。請以漢事明之。漢武元符二年。霍去  
病泉蘭之捷。降異國三十二。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并將其聚合四萬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故安定之  
屬治三水。上郡之屬治龜茲。天水之屬治勇士。五原  
之屬治蒲澤。張掖之屬治日勒。是也。漢宣五鳳三年  
匈奴諸王。竝自立。分爲五單于。更相攻擊。因大乖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臣等言 臣等言

贖并屠夷既并建州諸部若寄住毛鷲等復并海西諸部若卜占吉猛骨字羅等今又捨南縣城勾連野人凌轢朝鮮若入無人之境地大兵饒畜繁馬壯其勢豈徒僞強塞外矣自尊大而已乎待時而動乘機而人臣誠未知所稅駕耳故海建二酋違貢雖均而束縛實與建酋奴兒哈赤則意在自外能貢而敢于不貢者也海西北關諸酋則隔在微外欲貢而無由得貢者也海西南關諸酋則僥在跨下不復能貢即貢而亦非其故酋也故漢固不可先過而胡亦不宜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建酋情上 于萬堂卷之一

益進臣愚以爲陛下宜勅下兵部卽行該鎮督撫備行文告咸諫之詞明問併胡侵屬之罪仍一面速撤稅監以絕遠人外向之心立捐內帑以裕邊將集兵之用資財不徒聚所貴善用錢用盡更未機會一失不可復追先發而制人則事遠而功倍陛下若立捐百萬以委之該鎮而責其成功謂不坐收投骨鬪狗之效者無足理也大理領戶臣職也遣使用兵中餉驛遞樞臣職也臣禮曹職貢來則陳方物題賞賜不來則任之已耳而日擊情形剝在膚足輒冒昧

陳其狂瞽伏惟陛下留神以自爲宗社彌罔至計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海建夷貢補至南非部落未明謹遵例奏請乞

賜詰問以折狂謀事 海建夷情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遼東巡撫趙楫總兵官李成梁會題朝貢事大畧稱遼陽管副總兵事秦將吳希漢于本年六月二十一日到撫順所宣諭奴速二酋上邊暨碑宰馬盟誓遵依起貢卽備段布等物犒賞訖建州夷酋奴兒哈赤原貢夷人五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建酋情上 于萬堂卷之一

自名分爲五起從撫順關入今有奴兒哈赤等與兀勒等二起共二百名補進萬曆二十六七兩年雙貢海西夷酋吾兒忽答見在建州寨內住牧原貢夷人三百六十三名分爲四起從廣順關入今有看只木等與莊台等二起共三百二十一名補進萬曆二十九三十兩年朝貢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隨該禮科奉有得馭夷之道來不拒去不追修其在我聽其在彼豈以去來爲重輕焉者奴酋不貢亦沒沒我藩之未修耳孰爲此汲汲也且講事要副將是以我爲

乞盟矣。立碑鐫夷語是首自爲主盟矣。抑何禦盟名是。銀云。悅故尊而體未失也。蓋亦自解云爾矣。酋氣口驕。我愛方長。竊恐入貢之爲脂膏也。一時耳目之觀聽。易胡焉。抄出酌之。通抄到部。送司案查會典。近年定海。西算貢一千人。建州五百人。歲以十月初驗。放入閩。十二月終止。如次年正月以後到邊者。邊臣奏請得。有方准驗放。今自三十五年。並無驗放。入閩者。又二臣會題。有奴酋不肯進貢。捨了罷等語。故本部于三月間。曾以驗期建貢。據實題明。今據該鎮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建寧府志  
千五百

會疏。奴速二酋盟誓補貢。則外夷已是回首。而革面中國。何必吹毛而索瘢。但積聞建州夷酋定勅五百。即奴速二酋兄弟是也。而海西一千。更分南北二關。萬曆十年。南關酋曰王台。有勅七百道。北關酋曰逞。家奴養家奴。有勅三百道。王台或而子猛古字羅遜。弱。其中軍伯虎赤以二百道投北關。而兩關各得五百矣。後南關愈弱。北關復併有一百三十七道。而南關止得三百六十三道。矣。邇來建酋奴兒哈赤強盛。盡併南關。而北關那林字羅等遂隔絕。而不得復還。

中國今舍疏所云海西夷酋吾兒忽答。見在建州寨內住牧。原貢夷人三百六十三名者。正建酋所併南關海酋數也。故今日女直在建州以五百道併海西南關之三百六十三道。而爲之八百六十三道。在海西非關以三百道併南關之三百三十七道。而爲之六百三十七道。此番補貢名雖建州海西二種實則建州海西兩關之勅而非關海西不得與焉。一海西也。南關爲建州所併。奪其勅而用之。非關爲建州所隔。有其勅而無所用。今若謂中外汲汲于貢。而更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卷之一  
建寧府志  
千五百

不詰從來。惟是包羞以填漢壑。勢必盡併。非關徐聞內犯。而欲恃兩片石以堅群醜盟。則疎矣。擬宜本屬兵部。而朝貢實有司存。貢既驗年。例應請旨。仍須行邊詰問。要見疏內所云海西夷人亦肩隨而北向者。南關乎。北關乎。如係北關那林字羅等。則兩種女直皆補歲貢。許之得矣。如係南關。則何取中國之金帛爲建酋冒領。且使輕中國爲無人。而任其玩弄也。相應呈堂題請等因。案呈到部。臣惟周書先王之制。蠻夷要服。要服者貢。先王之訓。有不貢則修名。序成。

而有不<sub>レ</sub>至則修刑於是乎有讓不貢于是乎有威讓之今建酋吞噬海西凌轡朝鮮強載參價藉口車銀該鎮合疏而請加兵故臣部循職而請違貢名之也非急之也正欲邊臣讓之也非欲其寬之也今該鎮疏稱中外汲汲于貢彼且希冀彼隨入質卑詞屈請立碑鐫誓副將臨邊貌故自尊中國另碑體亦未失摠之中外急貢制馭之策自不得不寬云者其中有無遷就科臣參語已悉臣不復問第問誰急之而誰寬之乎至于一車十兩之裁未及一行而一十五兩之增旋吞兩部但所爭不過五驛而所費不過數百金事有關於邊防謀應聽之兵部惟是國家際天所覆悉主悉臣豈以建酋之貢不貢爲重輕特以朝鮮之警報當聞而南閩之兼併有據公然違貢以嘗試我故不容置之不問耳夫其違貢也業已不諱其非則其補貢也又安可不逆其計內除撫順關所進奴兒哈赤等兀勒等二起原是建州聽其到京補貢外其廣順關所進海西夷酋何有南非二閩要見看只木等一百一十一名其台等一百一十名果係何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禮部

平定堂

夷種如云南閩則累代分土何在緣何住牧建州明是建酋吞併何得冒勅頂賞如云北閩則經年久不過貢何得一旦突來亦必眞正北酋方准一體驗放夫夷狄自相攻擊見謂中國之利可收漁入之功然詳釋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爲三又折衝所地站爲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者正謂中國之于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議其羣而存之未有縱其養食任其漁獵以養其成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也臣禮曹職責苟幸其來驗勅書題賞賜則亦可以了事惟思驗年違貢而復來宜有以折其奸謀而裁其橫索則其貢庶幾堅而可恃伏乞陛下勅下兵部速行該鎮邊臣詰問明白始放入關毋徒惟其所欲而莫之誰何則邊圉幸甚

東夷併貢宜需西戎領賞有制乞酌定入京留

邊之數以懷遠安內事

貢夷人數

主客清吏司案呈女直館歲貢夷酋建州五百海西一千共一千五百人近該遼東撫鎮衙門會題朝貢事內稱建州奴兒哈赤等二起共二百名自撫順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禮部

平定堂

入海西看只木等二起共二百二十一名自廣須閩  
人又准順天巡撫咨據八月二十五日建州等衛二  
百名入閩九月初二日又報建州等衛一百六十名  
入閩以八月二十五日所報之數合于前疏則九月  
初二日之數添加添者總之爲五百八十一名矣又  
女直館序班李惟葵自遼東差回因問以順天撫臣  
咨數何以異于遼東撫鎮所題惟葵答云撫鎮題數  
是酌近因奴兒哈赤欲將建州應貢人數提先入貢  
復報一百六十名人閩故海西二百二十一名見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士貞疏

平露堂

廣寧守候五十日矣隨于邸報見廣西道御史畢懋  
康爲吏貢人數過多內地防範宜亟懇乞 聖明先  
事預防以弭釁端以尊國體事尚未奉 旨又該本  
司提督二館主事洪世俊爲外夷入貢伊邇內地料  
理當周敬陳預備事宜以輯夷情以弭叵測事呈部  
送司兩詞雖異其意皆欲將一千五百貢夷暫置重  
鎮分作三番遞相出入者皆屬愚患預防委宜從長  
籌畫隨查往歲建州海西歲該一千五百八貢而每  
歲實未有如數而至者故今海西尚補萬曆二十九

三十年貢而建州尚補二十六二十七年貢今建州  
初報二百自是舊規而復報一百六十又欲爭處滿  
西之先若使海西二百二十一名久留廣寧必待建  
州完事而後入則守候之苦不言可知况所報止是  
一閩尚有一閩未到若其續到又將何以處之大屬  
夷不貢固當行威讓之令而及其補貢又當加體悉  
之仁備查會典西非番戎海南琉球其初亦皆悉衆  
入貢彼此困疲自嘉靖四十二年隆慶三年始著爲  
令而華夷分類之都督如哈密畏兀二府指擺若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楊士貞疏

平露堂

東赤斤月氏三衛皆五年貢三十人起送十三人烏  
思藏若圖教五王招討若朵甘直管二司皆三年貢  
一千人安撫若董卜韓胡剌思寨俱三年貢一千七  
百三十五人雜谷司三年貢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內  
皆一半全賞京給一半減賞省給而止皆于全賞內  
起送八人若董教王三年貢七百七十五人而止于  
一半全賞內起送六人安撫若長河等司三年貢三  
百三十六人自威茂入者若打喇兒三年貢二百五  
十人達思蠻三年貢四百二十八人長貢司三年貢

三百人。砌世刊寸三年貢二百五十人。而皆于一半全賞內起送四人。自流峴入者。若番族大則起送四五人。小則一二人。餘皆留邊聽賞。卽如琉球近該福建撫臣報稱。補二年一貢亦止以一十三人入京。餘皆在福建候賞。此豈獨爲中國郵傳計哉。四方風氣異宜。他鄉水土難諳。往往有道衣而不得歸者。故留邊聽賞。或亦便之。國家臣妾因夷非虜。若順義王。一向在邊領賞。並無一虜入京。卽自北而西而南。無不量行起送。以表來享之誠。而餘悉留邊以遂如歸之願。何獨于東夷而不一視同仁。令無比照前例量行起送。餘悉保邊。但付勅書齎驗。照常臨邊宴賞。則行者免跋涉之勞。守者免伺候之苦。其于中國防費更勿論矣。等因到部。臣惟國家旣以榮類三衛處。屬夷矣。卽東北如肅慎而不吝爵。以都督賜以金幣。歲使千五百人奔命。恐後奉正朔。惟謹者。豈果利其幣矢石弩哉。此輩本非孝子順孫。各有部落種類。致其頭目上此。所以消其狡軼于彼也。邇來承平日久。禁網漸疎。夷酋養安貴。偃閑隘。驗放不真。求非貴種多錯。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貢類

尤

平露堂

奴丁第取驗勅爲信。略示羈縻爲策。但使稱貢之恐後。亦當處置之得宜。況建州何以宜先而海西何以宜後。不來何以讓之。而既來又何以阻之。今據所引西南番戎事例。論貢期遠者五年。而近者三年。或二年。未有一年一貢者也。論貢額則應貢之多。至一千七百三十五人。而起送之少。至一二人。未有盡一千五百人而俱赴京師者也。今卽不宜苛爲之限。大約十人之內。一人赴京。或照衛所以擇酋長。或留本賞而送加賞。來者帶勅併驗。後一體題賞。仍照非虜事例。令序班同伴送將。應得賞賜齎赴遼東撫鎮衙門。連勅唱給。設宴管待。先令邊臣宣諭酋長。簡等各効忠順。一齊進貢。朝廷不吝犒賞。但念到邊守候焦煩。而沿路奔馳辛苦。目今長途天氣寒凜。夏月京師暑雨又多。疾疫風霜皆爲爾慮。今後可避嚴冬盛夏之期。各遵春秋秋蒞之制。建州海西南北三種。春秋皆以二百五十爲率。如正七月爲建州。則二八月爲非閏。而三九月爲南閏。按期如數而至。邊臣聽以二十五人入京。餘俱留邊聽賞。該鎮務要安插停費。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貢類

尤

平露堂

時加優給俟入京者到邊一齊宴賞發回如有先期  
進數而至者一阻回縱容混入者悉聽參究日下  
如海西一起未曾入京者卽照例處分今撫按鎮臣  
皆新奉簡書正堪整頓伏乞 勅下兵部查照卽行  
該鎮遵照施行則既善 朝廷遠之惠益堅諸夷  
向化之誠而內地之防自可無慮矣

陪京災沴異常天心仁愛漏切疏

南京禮部等衙門各揭帖開稱爲留京水災異常天  
心謹告宜慎懇乞 聖明亟修實政以圖消弭事臣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四庫全書 卷之一 平露堂

讀之不勝悚懼故之故典淫雨不收水流國邑厥應  
甚鉅傳曰陰氣盛也水涌爲災災而入城市沿街衢  
則又異災而見于 皇祖龍飛之地素先殿大庖厨  
舉行滄浸則尤爲異蓋去歲京師水災內而禁地外  
而官民廬舍無不傾圮而今歲陪京亦復如是天意  
若曰葦叢示災旣不爲動舊京爲 皇祖肇基再加  
譴告能無惧乎臣等益知天心之仁愛 皇上無已  
時也三吳根本重地財賦輿區人心皇皇禍變將起  
修事修政各有司存無俟臣贊臣禮官也兩賜不時

咎在臣等除循往例恭候 命下百官素服三日痛  
加修省以徂天戒外竊惟 皇上天之宗子一敬一  
肆呼吸相通臣等萬心之所計慮不如 皇上之一  
轉念萬手之所拮据不如 皇上之一舉筆今時政  
廢墜 聖心豈不明灼但 聖斷未決耳如朝講當  
親大條當補考選當下廢并當舉邊餉當處問言  
之既詳既懇問亦屢未明綸一則曰卽俟簡發一則  
曰稍待簡發夫卽則不必俟稍待則不宜久而日復  
一日月復一月其將何時臣雖更有條列無能加于  
皇明經世編 楊宗伯疏 四庫全書 卷之一 平露堂

閣臣之詳懇但祈卽 聖心所已明者斷而行之無  
使人謂天語煌煌徒爲驚延時日之資則幸矣顧臣  
等惡慮竊謂禍必有基不大破其積習口舌之爭能  
得有幾譬之病必有根不疏通其脈絡標急之治終  
難霍然臣等敢謹摘今日釀禍之源列爲五款 皇  
上必銳意改圖而修省之實效可冀焉一曰孫清明  
平旦之氣以澄 聖衷臣聞古帝王未明求衣非但  
勤事良以嚮明之際萬慮俱澄孟子夜氣之說正爲  
此耳 皇上深居靜攝念何害一日不在萬幾然臣

等側聞宮中起居夜盡方寢日盱未起夫時值鬱晦陰濁用事況至夜分神疲氣倦於此時而有裁決安得合宜迨及平旦正聖心清明之會而反就燕息牀第消糜起視日晏又將向晦矣則氣何由澄神何由定嗜好所以蔽鋼喜怒所以多偏忠讜所以難入批發所以愆期外廷諸臣見爲皇上之忘天下而不知夙興夜寐之間蹉跎許多大事也以皇上神聖遠邁虞周誠試鷄鳴而思待旦而行則必知蠱惑如高淮決不可不誅稅監決不可不撤循吏如滿朝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御宗伯疏  
四吳錄  
平露堂

薦無辜如王邦才等決不可不宥雖未卽視朝而神謀雄斷當不崇朝而馳萬里是謂天心復而陰濁有不澄者否矣一日每月召閣部大臣入對以決壅蔽夫耳目聽視則是非較然筆札倦聞則疑信互半閣部諸臣皇上所與共圖國事也而比年以來天顏日遠股肱心膂日見隔絕憂危深心既未易悉之簡牘補綴屢奏又未易徹之旒纛上不見緩急之形則欲行而輒止下未得要領之端則愈揣而愈疑政事監廢人情猜阻職此之內以皇上之寬仁明察

若使天下事得一一指數于前裁決何難况一月一御便殿聖躬亦不爲勞一召便有多官則私言無從蔽隱非止情事了然抑且人品洞燭一日之間改觀易聽政事必然精采入心必然聳動是謂泰交成而陰沴有不消者否矣一日復章奏批發之規以尊主權往時章奏之下皆有定期但有從與不從並無下與不下留中之起蓋或事有難處意有不便以爲且一留中可弭形跡杜口語然亦偶一爲之耳豈意此端既開遂成否臧至于今下者爲曠典不下者爲常事皇上見爲行止自由大權在手不知章奏之入既不必其出則人又安必其入入而不出皇上主之矣入而不出竟誰主之況批紅覆奏轉展遲速之際能無煬灶之奸臣恐權之潛移而不自知也願皇上察此情形斷自聖心勒定限期或幾日送票幾日批發倘有不當明示駁正行止遲速顯然與天下共睹斷絕留中之故政庶左右不得上下其手主權不至旁落於人是謂乾剛奮而陰翳有不決者否矣一日慎內批中發之旨以杜羣疑我皇祖設閣臣

卷之一  
御宗伯疏  
四吳錄  
平露堂



所以備顧問代綜綸也。凡有章疏必擬自閣臣。取自上裁庶萬幾不煩而理而今有不由閣票徑從中出者矣。如近日考選一事兩奉中旨有部寺相詰言公言私之語是果出聖意乎。則威福自由何不登時處分乃徒展形詔有經年未決若非出聖意則誰授此旨以啓紛紜之疑。又如近日三閣臣同上辭疏一從內票二發閣票如謂內批特眷乎則誅行言聽斯謂有禮便當亟乞考選之請何僅曰卽俟簡發若非出特眷則又何取內批以隆虛拘之數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得宗伯疏

國史修書

五

平露堂

皇上久處深宮足非邪正未易懸斷前後左右豈無窺聽當此主聖時明固無庸過慮萬一相沿日久矯旨之奸流毒措紳則今日開端貽禍不淺臣願皇上留神章奏悉發閣擬而後裁決間有時出聖意亦祇傳諭閣臣自能將順庶善同端若過無所議譬則大明當空而陰魔有不伏者否矣。一日去形跡體面之套以振事功夫蕭規曹隨原非顧體面韓范富歇上殿相爭如虎亦何嘗討形跡乎乃數年來閣部事體盡成圈套大小臣工務爲雷同政事弊求

極矣。稍振刷則慮相形人情繞指絮矣。稍挺立則吟爲異目因循以長厚避嫌怨而若堯坐視天下有養癰自潰之形而使志士抱戟芥及溺之恨則人心安得不離士習安得不靡邇因將吏安得頗牧之賢遺佚諸臣又安得弓旌之望哉。臣願皇上勅閣部大臣以及庶官務賡切望廓然與天下更始期以一德一心爲賓恭無認以水濟火爲和同譬則雷厲風而陰鬱有不通者否矣。此五者積習既久釀禍實深朝講之不親大像之不補考選之不下廢棄之不起遐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賜宗伯疏

國史修書

五

平露堂

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宋徵璧尚木 盛翼進鄰汝

唐允諧尹季泰閱

郭文毅集

疏

郭正域

法祖停稅賦

正蓋停稅

一編本原位以漢當時忠愛諸君九得史臣之傳臣見近年以來中外民心愁苦怨嗟大小臣工法言

異語未蒙 俞允大 皇上之天下 祖宗艱難辛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正蓋停稅

平露室

苦之天下也 皇上之百姓 祖宗休養生息之百

姓也 皇上猶未肯推已之心以及天下則未有以

祖宗之事故 陛下者臣忝爲史官之長習見 祖

宗時故事昔人有言史以事諫臣不以 祖宗時事

告 陛下臣溺其職矣臣不敢多引往事我朝 列

聖享國長久無久 世宗 陛下聰明英武當法

世宗臣謹按寶錄寶訓列其事蹟唯 陛下覽觀嘉

靖初年御史陳寶言廣東珠池宜罷御史盧瓊言各

處鎮臣宜罷疏入俱報聞先是陝西鎮臣太監廩堂

誣太華州知州劉錦御史喻友賢白其事得 旨錦

復職夫珠池有利一言卽罷鎮守有官一言報可劉

錦一有司耳一言卽復復劉錦所以安人心也此

世皇初政一日而天下改觀也嘉靖八年三月御史

毛鳳韶疏言內臣外差太冗 上命如議已兵部上

所當裁者宣府監倉一北路東路西路懷來守備各

一薊遼鎮臺頭營劉家口太平寨漆陽營歸魚石營

黃碾口峨嵋山守備各一寧夏遼東甘肅各一浙江

提督市舶一得 旨盡革夫鳳韶一言而所罷不下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正蓋停稅

平露室

數十餘處不下數十餘人凡此皆 太祖之所無而

景廟 武廟之所增今一言而盡革數百年之弊政

真大聖人之作爲也嘉靖九年五月鎮守雲南右少

監劉福安赴任請以家人十五人自隨兵科都給事

中張潤身以非例劾奏 詔降福安三級家人皆下

法司逮問已而詔革雲南鎮守官夫福安所請者家

人耳非投克之比也又十五名耳非數百人之多也

世宗既罷其官又逮其人誠恐擾害地方小民窮苦

無處控訴激成他變故重加懲創也嘉靖九年七月

南京薦昇進貢魚筭，腹索舟夫不遂，置筭不進，兵部言昇等騷擾抗，旨詔下南京訊問。夫高昇進貢魚筭，原係土供之物，而需索舟夫，似可借口以嫁禍于地方。世宗不罪有司之怠緩，而罪昇之害民，誠知進御品物，經過州縣，敢不奔命，使假言怠玩者，故以此聲上聽激，上怒耳。驛遞之苦，真不可不知，供億之難，真不可不念。需索之端，真不可輕開也。嘉靖十三年四月，南京織造太監李政奏請增官，下法司逮問。夫增官織造，未與民事也，輒從逮問，死事于小民，日奪其命，日傷其心，豈可輕易靖人也。嘉靖十七年，武定侯郭勛欲復各巡鎮臣，併令開採，上曰：各處鎮守內臣，不係太祖定制，既而都給事中朱隆禧等劾勛所言，黜貨殃民，上是其言已之。夫郭勛小人，但知言利取寵，不顧國家大計所賴。世宗明聖，不允其奏。且世宗初政，傳播海內，照耀天地，光美世冊者，無大于此舉。而勛敢撓其美，政誘以邪說，若非聖心獨斷，則嘉靖數十年聖政，爲小人一言壞盡矣。嘉靖二十年六月，致仕通判趙儒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文毅集

三

平

王政校尉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觀海衛于潛開元松陽進昌等縣銀場可採，上命錦承衛千戶蕭鎰往勘。巡按御史王紳以所屬銀場僻在山峪溪谷，小徑恐流四集，劫掠村落，乞行封閉。巡撫雲南都御史汪文盛亦言唐弼等所奏大理開採俱妄，宜重懲之。工部覆如其言，上曰：各處銀場既有損無補，卽如故封閉，其領勅官回京。趙璧唐弼等俱下御史按問。夫蕭鎰採取之命已下矣，一聞人言而盡止，趙璧唐弼之疏允矣。一聞人言而盡治罪，此等舉動，如雷如霆。上順天心，下順民心，凡此數條，載于國史，昭如日星。臣再四揅誦，反覆思惟，世宗舉天下鎮臣一朝撤盡，皇上奈何數年以此草布滿天下。世宗不難于盡革前賴之故政，皇上何難于更新自己之往事。人主至尊至貴，說此錢財如糞如土，但當比隆前聖，留名萬古，使天下謳歌鼓舞祝延。聖壽永保，太平乃爲貴耳。今內外官員稍有志氣者，亦思砥礪名節，傳名後世。陛下貴爲天子，聰明過人，萬萬而計不出此，何也。陛下以此遺子孫，臣稽之史冊，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郭文毅集

四

平

之天道遺子孫以財。不知遺子孫以安也。陛下勿以當今東西寧。四夷賓服。東制日本。西滅楊尙。爲晏然無事也。自古亂亡之禍。不起于四夷。而起于小民。秦之強盛。兼并六國。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六國也。乃陳勝吳廣。一二小民也。漢之天下。四夷款塞。呼韓來朝。卒之擾亂天下者。非四夷也。乃黃巾等賊。一二小民也。元之天下。滅金滅宋。一統四海。卒之擾亂天下者。非金非宋也。乃韓山童劉福通。一二小民也。由此觀之。人主之威。可以鞭撻四夷。不可以塞小民之口。可以駕馭臣工。不可以結小民之心。昔齊桓公五霸之賢者也。一日麥丘人謂之曰。願君勿得罪于群臣百姓。夫以人君之尊。乃不可得罪于群臣百姓者何也。失百姓之心。則失天下矣。失群臣之心。則失百姓矣。管子曰。下今于流水之源者。順民心也。人君能順民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令無不行如水之流矣。陛下奈何不與民同好惡。而民之所好者。反加違繫。民之所惡者。反爲庇宥。誠恐人心一逆。則號令必有壅而不行。號令不行。無如小民何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海堂

孟子曰。民爲貴。此之謂也。陛下聰明遠人。萬萬奈何不効。世宗初政。以臣觀之。不但當法。世宗又當法。高皇帝。臣又敢以高皇帝之事告陛下。昔洪武初年。有言山東銀場可興者。高皇帝曰。銀場之利。我深知之。利官者少。損民者多。況今生民凋瘵。豈可重勞。言者慚退。洪武七年。彰德府稅臣言。民間瓜菜柿棗畜牧有利。高皇帝曰。聚歛之臣。甚于盜臣。命執而罪之。又減元之日。輸其寶貨至京。高皇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貨財非寶。帝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海堂

王自有寶也。高皇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謂得賢爲寶耳。一日覽宋史。見太宗收封樁庫爲內藏室。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爲公私。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夫高皇帝之言如此。陛下奈何不上法高皇帝。伏願陛下與天下更始。凡邇來敝政。盡行收罷。其無事被逮諸臣。盡從寬宥。以順民心。以謝天下。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之心。未嘗不在百姓也。如其不然。一方有事。而後撤一內臣。一方有事。而後易一撫臣。一方有事。而後下一明詔。臣恐撫臣不勝。

易也。地方作難，內臣不能撤也。百姓又不可家喻而戶曉也。但願皇上以太祖世宗爲法，以百姓爲本，勿吝改過。如日月之明，採擇群言，如江海之量，保全社稷如泰山之安，收拾人心，招徠和氣，如天地之壽。臣愚得効涓埃，且以不朽，不勝大願。

收賞夷鈔疏

收賞夷鈔

王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陝西河州衛差來伴送通把張懷呈前事稱：開化王差來使臣番僧堅割朵蘭只等說我們進貢到京，緣段絹匹及折衣銀兩，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卷之一

平定縣

俱是朝內給賞，惟鈔錠遲滯，不與銀段絹匹同散。致各夷在館守候日久，只得賤賣與鈔戶，不得朝廷實惠。因候鈔又多費供應錢糧，乞賜議處給與見銀以慰遠人等情。到部送司查得：貢夷賞賜惟鈔錠最難開給，益以過遲有期，故常闕乏，而致夷人守候，或賤賣而去，委應與之酌處。案呈到部，看得寶鈔之制，所以濟金錢之窮，而廣民生之用也。後因行使不便，公私遂停不用，然猶用以資賚。天恩慎重，片紙隻字，亦足昭榮示勸，乃用以資賚，則有大謬不然者。夫

使制鈔而無費工本也，則可既費工本，得不償失，與之不足，示恩受之，苦于無用，誠有不得不變而通之者。夷人折賞鈔錠，每起動以數萬計，一時缺乏，本規段絹銀兩，給領已久，爲此今其候領，收費供給之繁，彼有失候之苦，一不便也。既領得矣，無所用之，或賣與收鈔者，或徑與平人者，其或有棄置之者，不惟仰

員天恩，亦且屑越國體。二不便也。有等奸民，營爲鈔戶，專一收買官鈔，每塊官價一錢三分，而彼僅出二三，用以納官，復得一錢三分之價，旋收旋納，旋賞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卷之一

平定縣

旋收，在官費銀一錢三分，受賞者曾無二三分之實惠，而奸民獲六七倍之利，旋相周轉，如聞無端，是國家賞功之典，止供奸民倖利之資者，三不便也。如奸民李河通同本部辦官葉仲達，收買官鈔，將仲達問擬徒罪，外司官親至河家查驗，盈易充棟，無慮數千百萬用之納官，又不知冒若干官價矣。已經併送刑部收問，外恐不止李河一人而已也。合無今後如過賞資夷人，每塊收折銅錢二十文，彼歡然領受，既見守候之苦，又需實在之惠，且使奸民無所倖利，而冒

濫之費亦可少有矣。况夫人數多日費供應既免鈔  
寶。又免供應之費。誠莫便于此。再照寶鈔之不能  
與銅錢並用也。既已灼知之矣。猶然用以賞賜。是明  
不以寶惠惠下也。惠不以寶。不如無惠。而鈔聞解送  
公私收買其弊。又若此若。豈免解。公私尤爲兩利。但  
非本部職掌。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卽今開化王差  
來進貢人六百名。該賞鈔六萬錠。計鈔費該銀一百  
五十六兩。若銅錢每人四十文。共費銀三十餘兩。今  
次卽該省銀一百餘兩。舊例鈔三分本色七分折色。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卷之一 賈文毅公集 賈文毅公集 九 平寧堂

卽本色亦解銀至京。方行收買。合無于三分本色內  
仍解鈔一半。以俟給賞各官及王府差來人役。京操  
官軍一半。改折解銀。以爲造錢工本。給賞各處夷人  
等。用度無干司農之怒。而徑久可行。

直陳楚藩行勘始末疏 行勘楚藩

今年二月間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于木  
至臣寓邸。謂臣曰。楚府儀賓袁漢等持宗室華越疏

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漢等苦告不  
去。臣應以不知于水。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

聞又月餘而臣始奉 旨署部事。楚王來奏華越突  
奉 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各部院參看來說  
欽此。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救護。首相沈一  
貢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  
之上也。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臣皆然臨別時。一  
賈復私向臣耳語曰。貴部復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  
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告臣。照  
舊例送會同館。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有華越赴  
司改換月日以疏 上聞候 旨。未下。華越投揭臣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卷之一 賈文毅公集 賈文毅公集 十 平寧堂

部大略謂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臣當批儀司案  
候又思 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時華  
越已住一月矣。臣隨上疏請 旨處分。令越去。奉  
聖旨。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群党。輒奏正王。以小  
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泰看來說。欽此。臣  
以爲事情重大。自當行勘。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  
三愁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休誼而臣應之曰。臣  
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徇徇禍且不測。事關宗  
社。不宜隱瞞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一貫冷笑

而向臣曰科道斷不言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体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也末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也不勘則楚王之跡不明不勘則各宗之罪不定今一貫先時于王疏則以爲當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則以爲不當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行勘在部中聽斷在地方處分在皇上臣何與之有焉旣而來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你們旣已會同泰勘着行與該撫按從公悉心勘問明白具奏欽此臣又行文開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壽儀百兩囑臣曲庇

皇明經世編

邵文毅集

行勘卷七

十一

平賈

許臣萬金臣以書復之曰貴府事但奉國法而行算覲毫不敢領也屏其來人不許再見當時卽欲發覺緣楚事正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恐涉奸名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按會勘疏至矣奉聖旨這事情關係重大禮部還會同都察院看議來說欽此不數日楚王辯疏又至矣奉聖旨覽王奏辯事情與前撫按勘報尚有異同還着九卿科道從公看議來說欽此諸臣之見大略責成撫按者俱多計各議單不下萬言例該卽日上奏不敢稽緩遂不能一一抄

騰上煩御覽臣部謹括大旨而已隨將各單用印鈐記次日仍令該司抄騰數本分送各部其事之始末此臣今將華越原揭楚王禮帖上呈御覽夫沈子木之匿疏也則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旣一貫力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竊以爲事無大小皆當上聞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于天下聽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爲行止臣不意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皇上也以上諸語臣可與一貫面質何敢欺誑皇上試謂此等大事當匿乎不當匿乎當勘乎不當勘乎謂敢于二千里之外冒昧擔當乎益自臣不受一貫之命必知有今日矣今聞御

皇明經世編

邵文毅集

行勘卷七

十一

平賈

史康不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不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皇上試問撫按併在事司道府縣諸臣有一事相問豈能爲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順指氣使也獨臣行能淺薄不

足服人、又無事過特皆足取怨、如近來不與人謚、與奪人之謚皆不過爲皇上守法耳、乃一貫之恨臣深矣、臣一日不去、將無死所、臣以守法而去官、臣有餘榮矣、伏乞皇上放臣歸里、以謝一貫諸臣、不勝感激之至、其楚王禮單、華越原揭、臣不敢改易抄謄、謹封原紙呈上 御覽、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郭文毅集 行冊卷十一 子家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五

徐孚遠問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郡人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叅閱

唐宗伯占星集

叙

唐文獻

賀井陘道大叅盛公覃思榮慶叙

井陘道

國家令甲九卿以下暨藩臬長必三年迨考始得臆  
禁所生蓋其重也而藩臬長多不迨考輒得遷代去

皇明經世編

唐董二公集

井陘道

平定堂

謂亭以秩酬勞不欲以濫其庸若主爵者新之云不  
佞同年盛公成西以大叅備兵井陘之明年會上以  
升儲恩得拜題書榮及再世無事迨考也君先任山  
東憲副于級四品耳非用大叅備井陘不得以再世  
榮即用大叅備井陘未及期已衰然三品綸爲再世  
世榮用大叅備井陘未及期已衰然三品綸爲再世  
榮也可不爲非常之遭哉顧人知艷君之取于上以  
事其親者奇也而未知國家所以重四輔而取于君  
者鉅也夫亦知井陘之爲天下重乎往漢與楚爭榮

陽成阜間其權未有分也淮陰一下虜使人登華山  
持赤幟捲有齊燕而楚遂不支由是觀之趙失則山  
東危趙得則中原定故曰恒山天下脊乃今非獨脊  
已何者漢唐都關中則三輔雍岐重國家都燕蓟則  
中山鉅鹿重勢也漢之黃金璽書雖日下郡國而日  
徙其豪傑于三輔使離官卒田其墾地以克軍食唐  
聚重兵關中其後驍騎之士率取諸岐華蒲同諸州  
勢使然耳今之井陘卽古之恒山其地翊護神都每  
秋防守三關軍屯管境交相錯斯不亦股股重地乎  
皇明經世編

唐董二公集

井陘道

平定堂

哉而備兵使者又兼轄關陝而西秦晉之走轂下則  
此爲門戶夫人未有不愛股肱而墜門戶者國家雖  
號奉寧當事者之深憂遠慮豈遽出漢唐下其于爲  
地擇官爲官擇人蓋日鯁鯁焉公之所錄以東省徙  
也卽東人亟爲譟九戩而卒不能留公當宁之意念  
深矣

奉賀晴江王公加銜布政使備兵密雲叙  
今天下之稱雄邊宿重兵者凡九而薊門居其一薊  
門之有制閫與諸觀察使者分部治兵叅聯基布而

皇明經世編

唐肅宗公集

卷之十一

于密雲

密雲居其一密雲卽古漁陽地也其在于今天子考卜幽燕謀深宅錫密雲內連天府而外控大漠亦猶堂堂之有戶牖矣往歲庚戌不戒虜得長驅陵京震動天子赫然思固其圉于是益餉芻粟練士馬以修戰具而備兵使者尤必慎簡以克自非其人忠勤廉幹文武而足憲者弗與也天旣已得其人專委而責成之度假而授之旌鉞建牙開闢歷閔于諸邊以熟習其山川之險易與夫虜敵之堅瑕而後入贊邦政爲天子借筋而籌百不失一蓋其重已不佞自通朝籍十餘年于此聞諸大夫國人之論無不籍籍于今晴江王公公所謂忠勤廉幹文武足憲者非耶公以進士起家爲郡司理入爲比部郎一切獻獄明允出典名郡用循良諱特有聲擢按察副使治兵霸州會虜歲窺近邊密雲時有震鄰之銳則又徙公密雲矣居密雲三載以最加按察使而治兵猶故亡何虜入遭大創去有詔旌公再加公布政使而治兵猶故夫國家之議功賞令甲備矣惟公鴻勛鉅伐載在盟府至累受旌異之典官三遷而地無改則是公與地交

皇明經世編

唐肅宗公集

卷之十二

于密雲

爲重可知也在易之師二典四皆稱無咎然二主進四主退此爲對敵言二多譽四多惡則遠近異也密雲居天子肘腋之地赤白之羽朝發而夕聞卽取豐易起治兵使者或乃日爲慰府有急第收保自固或乃巧文以逃責日首虜以爲功師貞之吉何有而王公然乎哉公所轄若通州寶坻平谷三河古北皆山海之要衝一切虜斥埃護烽燧時聞謀核功實勤操備無不畢智竭力爲國家豎永世之畫而又捕虜首獻不以詔已而以颺衆縶留牛酒不以啖虜而以飽師幕府金錢不以養交而以鑒賞唯公當多譽之時不忘多懼是以處瑕堂之地而多膺社幅由憲副而爲按察又由按察而爲布政自天子所三錫命矣此某官某人之所以授言不佞而徵文爲賀也蓋其言曰自某之得公于此也若杖伏焉若軾式焉今天子旌公功而不使公改步某所二天在茲其敢忘賀而不佞則曰公社稷之器也是宜爲社稷賀而賀公其小者也何以故蓋國家自大寧旣徙地險失矣所恃人謀之臧可以綢繆桑土然今譚者率言文吏之在行間猶之鑣

脂刻水而已。夫非其人之難，難于其精白一心終始而不渝者也。王公自策仕服官以來，績効彰彰，然間按之無不可移而之治戎者。夫其平反治獄，則不殺之仁也；潔廉礙已，則不染之介也；惻惻治辦，則不欺之義也。力此三者，始終夷險如出一轍，而夫人之貞備矣。于密雲乎何有。

碑記

奉勅撰鄭州重修藥王廟碑記

鄭州祠宇

直隸河間府鄭州故有藥王廟一所，建自先朝，由來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舊矣。歷歲滋遠，像設祠宇，日就傾頽。鐘明稀聞，香火幾絕。今上某年，偶以聖體違和肆我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廣修善事，爲上祝釐，維神赫靈，睿衷潛啓，進香祈禱，詔使甫出而聖體悅康，慈情欣慰，用思蒼景，展嚴禋，俾自今垂之永永無極。于是勅內官監太監張進及本官近侍張思實內帑金錢前往卽事。凡幾閱月，工以底績。昔之故宮遺址，鞠爲樵林牧徑，敗壁頽垣，蝕于蛄涎鳥跡者，莫不一舉而新之。梓材既旣，丹雘畢施，計昔無而今，翬者爲三皇殿。

翼以左右堂廡，凡若干楹。其既圯而更新者，爲藥王殿。又傍小二殿，皆翼以樓觀，門扉凡若干楹。其外則緣以周牆，增崇加拓，遠而望之，中堂雲構，三門洞開，信哉其爲闕廡之宗，鉅麗之觀已。臣不佞，授簡書之用，告成事，臣謹按庖羲氏則天垂象，俾民知吉凶，神農味百草，教民以藥，石黃帝明陰陽，乃與岐伯等講求難經，素問諸書行世，蓋皆先天開物，作大醫王，迨于後藥王藥上二菩薩應身行化，授記竺乾，秦越人受長桑之術，世共神之，襲號崇祀，越人故鄭產廟，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額之設，所從來矣。今制加祀三皇，原本祖始，聖人議禮度越千禋，要以休國佑民，其非禋祀不經明甚又況明神昭監，似響答桴，皇極欽福，助天申祐，雖功維德載，在祀典，遠宇崇宮，聖盤鳳時，歲祭時享，有其舉之，詎曰可廢乎哉。是役也，詔出內鑑，若干楹，不以廢大農一錢，拓地僭工，皆有直迄于成，而民不加勞吏不加擾。又慈皇以九廟百靈之重，勤思燕翼，天子以保身保民之心，仰承敬佑，於都哉慈儉仁孝之德，光于四表，行將永受平康之福，錫厥庶民，又奚假黃庭

大洞之法，天皇太乙紫微之祀，下至丹藥奇技符籙，小數若前世所述而後乃希，長生久駐，後天地而不老者乎？臣謹稽首拜手書其事于麗牲之石而系之以銘。銘曰：瀛州之陽，神靈所館，翼我皇圖，宣廟食兮，降茲故宮，代稱有侖。既久而圯，會鼎革兮，允哲文母，道契淵嘿，肅雍祈禱，求則得兮，紛撝我后，欲特福極，維神降康，祀崇德兮，錫鑑詔使，維茲維飭，塗丹渥金，以爲鍾芳，甲觀我閭宮，翼翼我皇功德，竝崩芳兮，千秋萬禩，奉之靡改，苾芬爭享，維牲特兮，風馬雲韓，皇明經世編

唐董公集 卷之一 鄭州知府 七 平露堂

是降是陟，永佑我皇，福田植兮，微臣職史，來者取式，爰綴斯辭，金石刻兮。

董宗伯容臺集

董其昌

報命疏 纂修史錄

奉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命乞休事。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奉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承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俱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

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初見，應天府例無工食，而其書克棟就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牘，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俱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爲三百束，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林院待詔朱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以私家作事，予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遣也。但臣有刪皇明經世編

唐董二公集 纂修史錄 八 平露堂

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爲後事師者，別爲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遣佚請罷黜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累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

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家範斯在。如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裁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歷抒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恕祖。禹爲之佐。前後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十九年。其書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濫。況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料。皇上綸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承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六

華亭 陳子龍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關公 李 雯舒章

姚 臺元可參閱

焦太史集

議

焦 竑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爲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爲之計者此  
徂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卷之一 平露堂

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  
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纖悉備具而除盜賊  
卽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众民窮財盡姦宄  
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餓  
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 上統馭方內仁懷義  
宸厪所不至宜粟陳賈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  
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  
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岷水涯羣不逞之徒鈞  
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

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

儲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

流進移粟移民哀盈盈縮下也咸無焉而萃萃靡術

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茂有及矣試詳論

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遣人所

掌牧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原人所掌歲計豐凶

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

以計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

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愷之平糶中饑則發中熟

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

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說二隋長孫平

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

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貢州

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

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

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

於進納優隆與崇義之策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

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翔踊開墾者祀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得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蜀瓊蔽活寡者晴旱而理穠穠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辨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嗷嗷以待哺王者泄泄而聽議道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贏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强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焚焚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既可驅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三

平露堂

農而爲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猶有佳筆之警出於巨測。我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風發震舉夫孰有以不貴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夫民不必其予第無斂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死且時也屑屑焉嘆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天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爲不事繭絲之尹鐸無爲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爲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爲

賑饑發粟之韓詔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盜哉若曰此業已耳孰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愚之所知也

修史條陳四事議

所論史事不減劉子玄  
一本紀之常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 景帝位號雖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爲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

皇明經世編

焦太史集

四

平露堂

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懿 熙 仁 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 高廟本紀之首如漢高之述太公光父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肅宗獻皇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面猶人臣之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踞跨

亦書寒族雖夷黷並誅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綱構柅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也。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非多謬如謂方正學爲乞糞於蕭懸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不根今歷世既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五

平齋堂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表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纂修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推星厯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繕

閣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勝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即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有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籍令班馬名流何以籍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初聖祖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六

平齋堂



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明之化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焦大史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七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郁汝持子衡

選輯

無錫周如璧鴻章參閱

許光祿集

河東案略

許維新

平陽兵事略

平陽兵事

先生

平陽兵事略 平陽兵事今未其切要者

兵防二夫平陽所急唯在衛河河去鎮四百里山險迂曲升空入谷與垂徑外不可輿以馬不可馬以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兵事

平陽兵事

平陽兵事

至扳挽而進日夜行不過百里是以道臣從不至即總捕若查盤廳佐亦不至也賊至必三四日乃得報又三四日兵乃集又三四日乃抵河賊飽而去矣兵向不得見賊賊熟知兵則會伎能必出此故不備而笑往年賊住日多故兵得及之然率疲無糧榜腹而中語曰百里趨利蹶上將固其所也時余欲設兵河上選鋒三百相踐更以一指揮或兩戶侯將之會高太守條四事曰建城塹備糧餉買戰馬造戰船皆要務而首所需者餉也乃檄之衛使清日餉以克得老

弱切曠役五百名各月餉四錢歲得二千四百有奇餉既得以三百不足分防別以選卒為先鋒得三十

七人太守募勇敢武生任道統道洪親丁合十八人敢戰邊卒為項領且教習之四人踐更辛月餉六錢

還衛如舊選鋒邊卒親丁月八錢不踐更踐更以二

季為期將軍稟月三兩兩翼武生減三之一回來完

大寧吉州為衛兵須屯馬關河逼山不可城沿山

壘石而屋不足者就廢舍居之營一官舍與三將費

三十餘緡武生選卒登於永相亦就廢舍歲費三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兵事

平陽兵事

便馬為諸將武生裝重市五十匹匹率十緡駃騠在焉弓矢衣甲如軍將數費二百餘緡皆出冒簾歲時私犒若勞將則以本道贖克之督撫魏公近有造攻具亦費數百緡別取府藏其日與收補法具原移中卒不習技擊督撫發材官六使營帥婁鴻業統而教之壬子八月賊以三十至任時李舟來即舍筏而登飽乃掠舟去以本道洗諸舟無所掠賊據其舟不敢下任道統率十人者派流捕之賊見兵少抵岸射武

生據山發勁弩殛之。賊怒，擊矢皆發，射傷略相當。觀丁田萬鍾者，奮矛而下，曰：「殺不殺胡射為？」賊披靡皆爭趨舟，見無後繼，又下羣射之。萬鍾中日歎，賊奮而登，道繞手刃一人，削半面乃退。復據舟順流抵關，見山上列幟成城，移舵西岸。西岸山上曰：「大舅奴兩為賊使，山西沈吾舟，失生計。」又來作祟耶？下大石椎之，賊叩頭盡棄其所有而奔。是役也，親丁斃一人，傷十二人，寇斃二人，傷十餘人，自是不敢至矣。癸丑四月，寇恨前不得意，又遣一人曰劉繼河來視兵，強弱為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平陽卷三 平露堂

羅卒所獲，鞠得諸寇黨主名，可三四百人，散處延郡。緩德諸郡已繫，繼河以其主名移秦，捕得四人，發延川獄會晉邊吏。維鞠之賊不敢出一歲矣。先是賊狡黠，恐喝人或稱賊，或稱延緩邊上勁兵，以故諸軍虎視不敢近。至道統以十八人敵三十人，賊何異之有？夫回賊來寇，必自興嵐以上掠舟順流，乃能至。雖然，不棄船則不可行劫，其後不掠本地之船，則無從過。陝歸巢本地過渡之船，則賊寇逃命之慈航也。往時船丁多與賊通，茹其厚賄，渡送過河，是以兵難追逐。

船難斷絕，屢曾嚴為嚴禁，使舟遠賊，該州縣至使人守之已。而守者與船丁同犯，不以為懼，則厚餌之故薰其心也。是以本道親至河上，碎其舟而流之，重權無算，彼則以不便土人往還為辭，不思國家設險全在河流，以為東西天塹，潼關開鎮往來者必道於彼。乃其正路也，若處可徑渡，則潼關不必設矣。是以亭劉之變有旨盡廢渡船，非近事之明鑑乎？而秦人必以不便為說，且云秦非晉土，何得併禁其渡？彼生理於秦，吾不得而問之矣。彼盜賊於晉，吾亦不得而問之。平秦人之在晉獄者何限也？若以為秦人不可問，則回亦不必捕矣。往來渡河所關者小，巨寇行劫所關者大，邇來寇至驪馬攻村，與北虜無異，焚人屋宇，擄人婦女，毀敗人陰陽，殺傷官軍，把總指揮，竹受其擄辱。此尚可以過渡之小便博夷虜之大害乎？而秦人必欲敗此禁防，不念通回之利，即使禁船不便，亦不過商賈行人之小阻，迂曲其路徑而已。豈若屠戮盜劫之慘，慘及沿河之郡邑哉？或曰：「為其渡賊禁渡賊耳，何必罷船？」蓋渡船既多，則禁防不便，即船丁

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平陽卷四 平露堂

不與賊市賊自奪船而歸處處皆是梯航隨在都有便路卽欲把截逐捕從何而施惟絕其渡船則賊之歸路既斷而賊之垂涎自消彼在敵境如在陷阱既無歸路無論勝兵剪除卽使數十人尾而隨賊前不得食後又何往三數日間不爲禽虜則投河流彼何敢輕人爲寇哉唯是鄉寧而南至於蒲州率有炭船往來地方久享其利又有內臣稅錢多係宗室勢要人家有司不肯禁絕要自賊來自北多在吉州大寧之間下水行尤自可慮若蒲坂而北係是逆流賊舟無自南而北者卽使歸路奪舟不在此間猶屬稍緩要之事出所忽不可不防平居無事之時炭船或可容留但許自鄉寧南行不許北過吉州一有盜敵則一切炭船盡各屏絕不得載渡該縣須將各炭船取有干結編定字號有不遵約束擅敢抗違者無論失事與否以通賊論沒船破家重遣不貸其間多有截盜者仍當呈允巡院轉行陝西一體遵照蓋巡院兼制秦晉法自易行故也

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顧今不饒於錢卽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許光祿集 平陽府志 五 平露堂

之無措要使自爲生計亦可謂不費之賞矣諸軍在河常二百餘人操習之暇率是坐食不虛此有用之力乎似應移府將其應得之餉番察一二月以爲工本本管官旗就其所能勤使工作織屨編巾鐵冶土木或沿河屯種曠地皆可規利厚者長其生計貧者娶婦成家既有得利之權亦免久戍之鬱吾在松江常以施之水哨一日獻衣甲雜貨八十擔超距而出殊可快也倘亦已然之事乎

要之養兵也成然目之計耳而回非不可撲滅之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許光祿集 平陽府志 六 平露堂

也直地方成玩養此癰耳要地方自足辦此不須兵也回之來寇不過數十人一縣設備不難百人見有弓兵已足三十人再以鄉兵六七十人則回何難制哉吾嘗檢馬鬪弓兵本三十人而少七人問何往曰該縣取以充書佐之用也何名乎其二十三人者半老弱人則弓兵無矣鄉寧縣以六百門夫張典史率之而走則無鄉夫矣舉一處而他處何不然哉趙梧羣一村人鳴鼓控弦以待而回不敢近賀元微以兄弟斬賊二受督撫賞諸賊相戒不入大寧彼非鄉丘

乎各處捕官巡檢有能實加訓獎者其精銳彼習見回之不足畏則自能實勇致防人固其固縣各將縣若有大寇臨疆犄角之烏有連教邑之力而不能禦三數十之侮哉如此則典史巡檢即將鄉甲卽兵守令卽大帥以本道綱領之又何以矢戍爲哉由此則歲省冒餉二千四百積十年可充縣官重大之用則國家吏民自足了地方之事別議兵將者贅疣也非正道也則卽以此事進退河上諸吏可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縣志

平露堂

一操習軍士處有之而處率虛文至平陽有軍衛設兵道而操習之虛文亦少平時領操官員雖按期稟請遙聞鳴礮數聲而已武備之弛不在下而在上勤而下未有敢怠者顧操習之法行營校射而已近日常撫親公倣邊方製火器始有校打礮法此亦射之類也教士卒須先教將今之將則各武職是已武職平昔半無弓矢卽間行操習如或月而食豈能濟於緩急然考武職者必以弓馬如士子之習帖括若士子不知帖括卽精於騎射何用武職不閑武事卽閑於雜技何用因與諸職約今後查注官考一以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陽縣志

平露堂

射爲據騎射精能卽素有小疵仍考上騎射不習卽他衙門注優仍考下由此各弁始習於其本業朋爲偶以領操大吏督之其辛倣以次而校旬凡三卽不俱穿楊而十得其五上者命中余以隙校閱之然有罰必賞初校費可五十緡費出府收該衛還官月銀之積後以賞不充不能常校再校而賞其甚優不濫及庶可常也昔神世衡在青澗苦士不能射由此是非曲直一斷以射而兵將無敵後之校兵如大理者其可哉余之考武弁以射竊神之意而未竟也夫操練衛軍止可備調發若河上回賊之類也此偏去石州近震鄰邊敵各處深山曠谷多有土賊如岳陽山中積住沁源文水靜樂流民常以數百計該縣城內居民不過二百家往年聽其囂聚遂爲諸盜淵藪劫不敢捕力不能驅幸其小竊耳假使其狂逞乘隙以二百家之城而當彌山之寇寧可幸耶該縣傳尹審發其事號召隣境漸次驅之而先之道檄此從來養癰之禍幸不至於決裂者尹之力也至于霍州而東彌望空山汾西之墟四連荒嶺垣曲界於河南歲暮

分兵防守。然此等諸處平居無事。可無桑土之慮哉。各處皆有鄉兵。多設民壯。鄉兵既無專責。而民壯遠原上邊。天上邊。修守故事也。而多。逃。逃。不濟一錢事。故邇來各縣多議解銀免其上邊者。此議實爲兼得。合將餘下壯丁。官給弓矢利器。巡捕官率而習之。朔望之期。長官時一校練其鄉間武勇之人。有願効力者。籍名在官。免其丁差。農隙之時。教習保甲。爲之領袖。鄉隣有急。捕官率民壯鄉兵相機捕捉。有功之人。給賞如格本道。出巡卽以校練能否爲諸吏之情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盜室

四季北校卽以盜賊有無爲捕官之殿。最若捕官不務練兵捕盜。而干與他事。卽各開棚賢稱能決不免於下考。其指練民壯而受常例。指查鄉兵而科下程。一有犯者。便卽斥之。夫以各州縣之兵。可作各州縣之備。脫有不虞。連友邦而爲勢。其細可以彈盜。其大可以禦寇。澤路兵爲諸道最。正是練土人。豈其取給於尺籍哉。至于本道諸快率係屠夫。僅知弓矢止供郵簡之役。不堪禦伍當鋒。前河上有急。而出單車輕於一葉。此豈所謂居重之道也。曾不能增役加費。而

衙門諸役。頗有閒人。如民壯與夫舍人。門皂皆懸弧矢之且。可充爪牙之枕。遴選當以弓射進身。居閒亦宜射力相競。有急而出。皆是赴赴武夫。誰謂坐食百人。無一隊之用乎。昔仲君教射婦人小子。亦皆習之。由此乃成盛族。吾數數有意而未之成也。

一。河盜莫如保甲。自昔人人言之。各衙門亦屢屢申飭之。然行自行。盜自盜。曾未見有得尺寸之益者。而點查搔擾。失盜繁累之害。不與焉。此何也。法難必信。而衆不可聚也。夫保伍連坐。商君之法也。有商君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平盜室

烈而後法可必行。無其烈而用其法。則難免於狎視而戲應之。夫盜至暴惡也。捕盜至險慘也。以田夫白徒而趨此不測之役。死傷在前。又非父兄子弟之戚。不以斬馘之法促之。誰其樂趨。非但不樂。亦不敢也。彼時卽有連坐重究之文。豈暇顧乎。比其失事。逮繫朴責。則有之。卽欲連坐重治。彼非有應捕之任。又非有廩食於官。若何而可以窮治也。既不可以窮治。則連坐重究之文。虎矣。臨盜既無斬馘以相迫。事後又難重法以示信。以虛喝而責人於實禍。以犯難而輕

望於路人此必不得之數也無論敵捕盜即同寮糾  
樂於本伍亦不易行如一村之中某善某惡易知也  
如口某人出往某處某人審作某事則何能盡規若  
口必偵伴踪跡之彼爲盜奸徒踪跡詭秘遠近不當  
孰有餘聞常伴而跡之即善良之人亦多商賈遠出  
豈以出入不當便能決其在外爲盜一槩糾舉勢所  
必難失於糾舉又坐同保誰能各不營生終年閉戶  
而坐待行保伍法也大要此法止可輕行不必峻法  
止可備一策不足全恃行之以輕則朴責速聚便可  
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詩光祿集

卷之十一

示信守望犄角或可助防然富家乃患盜驛貧爲富  
人情不樂孤村乃患盜強衆保孤勢遠難行要厚積  
勢孤之家亦蚤自爲計何待委命於官也州縣捕盜  
之人莫衆於守城民壯各處多者五百少亦二三百  
巡緝逐捕正其事任然往日使此輩巡路城之四方  
每役一人以一人而責令捕一路盜是兒戲事也此  
輩領役全不問盜惟通同地方火甲羅事生端擾擾  
騙詐或報喧鬧或呈縣毆爲捕官心腹雞犬不寧莫  
若就法爲法去其爲害而增其爲利然一人捕一路

爲盜笑耳路俱各增爲十人該州縣選其精壯武勇  
者予以弓刀大杖繫以年貌姓名木牌標忠實精長  
之人編爲頭領使統領十人日夜巡徼一面偵察  
行不得分散蓋夥行則有統紀勢衆賊懼分散則勢  
孤難保人便其私喫紫之處全在於此遇逃賊則齊  
力捕獲遇行劫則糾衆撲援獲得賊賊半以充賞止  
許一意緝盜不得絲干他事但有食人一物騙人一  
錢呈報一雜事毆辱一鄉民重責八十枷遊究罪巡  
行要在不測忽此忽彼徧歷鄉村食宿無常風食野  
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許光祿集

卷之十一

止迎官聽差決不許索此諸人兩月一更以均其勞  
武職官考與文職又自不同文職年年去來人各一  
考武職一生在任少有遷移從來注考率是錄舊即  
府道亦以爲無其關要襲而仍之不惟材技無以自  
見經勞考終身朴貞大戒飭官邪異其改也無問  
改否而常年戒飭彼即有改心自知無益不如縱任  
不過戒飭而已是阻人之遷善而長其不肖此積習  
爲之也吾常見百戶張國用李時春皆年六十矣猶  
懸女孽之罪問其事曰幼時不知法誠有之三十餘

年矣夫淫穢之行委玷官常顧經戒十次尚不盡法  
其人已老戒之何用或曰如此之類亦不忍波及各  
弁寧以已破之甌當之是則然矣豈考官之意乎凡  
武職取其技能勇力而已故曰材官洎閭閻中林  
赴赴乃公侯干城在此不在彼亦何必過責諸曹以  
不必然之法哉大恃倫常重于操守法無赦尺寸之  
朽可以略之已然之玷不復再追而一以騎射材力  
爲主夫主在材勇是其本科凡鄉曲睚眦送訪奸徒  
不得脇而枉之所取在大不細過則連抱之具有  
皇明經世編

許光祿集

卷之一  
平陽公集  
十三  
于露堂

以自奮而疆場得用其經戒而懼者亦思及於寬政  
而洗垢可期矣指揮馮承祖諸人千戶黃元慶諸人  
百戶秦世雄諸人命巾穿札其嶮然者也崔天胤雖  
陷於賊而獨力難支譚世輔何義元引避不前而知  
過自奮武健矯捷殊是空羣故亦戒而用之以責後  
功其諸類此難以名盡蓋武職非同文員須八獎拔  
如河上有事出頭成功便是薦本誰得而掩之哉故  
願諸世職自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唐允諧尹季泰閱

顧端文集

疏

顧憲成

建儲疏

建儲立長

建儲疏 高 原切著明而忠愛之 意諸無有遺  
臣等伏見 皇上思 祖訓立嫡之條欲將三皇子

之也 睿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于此知

皇明經世編 顧孫二公集 建儲立長 一 平露堂

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 聖

祖之心爲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爲

天下之主無端受誤以爲可痛可恨于此知 皇上

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遠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

爲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真聖君哉乃臣等退而思之

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無疑者 皇上之所

據以爲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亦在此此

吉凶之原安危之機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

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

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

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

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滯滯而鮮次懸設而難期既不

刑之典漬不易之防墮不撓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

救之費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

皇上之稱祖訓倦倦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

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 皇子第以其合

于已援而附之是爲尊 祖訓乎是爲悖祖訓乎其

不可一也嘗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

皇明經世編 顧孫二公集 建儲立長 二 平露堂

並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歷歷可按 皇

上第以其不合于已置弗爲省豈 皇上創得之見

有加于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

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

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

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故親之主壺承祧于

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餘子則稱王王必繫之地

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

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

爲實其不可三也 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于理爲順於情爲安於分爲稱於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稱稱釣大偏所繇也偏則交凌則僭厲所階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 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 皇上爲法 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 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聖憲堂

已出而後爲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 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乎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二年而已俄而改于二十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又改于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以歲月爲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預資非由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 皇上之言之也曰朕爲天下之主夫爲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爲心者也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四 聖憲堂

自垂封之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關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閭巷小民亦躍然聚族而謀也夫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欲爲 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非所謂排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積誠必欲納皇上于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耳聞響而疑聲 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

比而不諫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戶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卽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案

建國長

五

平露堂

書

上婁江王相國書

建儲

婁江王相國書  
昨所請教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急于明旨下欲不駭于

人情故曰難也過趙定老問之亦喟然太息只懇懇拈出閣下一片心相向耳究竟則請期一着尚可白圓然而非閣下莫能任也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先後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而曰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過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爲罪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爲辭從今以往誰復能開其說乎卽皇上札諭業已曰數年之後矣廷臣復何所據以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也閣下以爲無虞乎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定而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之所式臨兩宮之所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禍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骨肉之間頗成

胡越星繁原消涓放海雖二君執意及此乎司馬  
溫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此何事也可得而嘗  
之哉而徒談諸天也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  
炳若日星誰能好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  
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籍之以  
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日後一日月復一月歲復  
一歲不知何所底止閣下之責方自此始未艾也竊  
意以爲空聽九卿科道仍遵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  
從中調停懸示定期即甚遲不得越一年而進庶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七 平嘉堂

聖心雖有所主不開寬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  
二三之叢謀論方器而復定國本幾挫而獲安此真  
閣下事矣脫或一請不當則至于再再請不當則至  
于三甚而至十至于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  
可也論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惟大  
臣爲能格君心之非可不勉哉若乃上懸不必然之  
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  
立嫡之托辭則是皇上負閣下閣下負皇上非  
所望于今日之君臣也臨紙耿耿不盡

孫宗伯集

疏

孫慎行

題爲藩封典禮繁疏

藩封典禮

乞早定吉期以便治辦事奉旨福王之國期在明春  
欽此臣部通行各衙門知會訖臣等皆忻喜加額見  
聖明有銳行之斷諸臣無俟勸駕之煩矣之國禮儀  
臣部職掌竊思冊印冠服車輿器械并可旬日而辦  
卽舟船之具多在江南三四千里外其來也亦必數  
月而後能至目下得旨行文催赴初秋進發春明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八 平嘉堂  
可以給用此時之甚迫而勢之不容少緩也頃已兩  
月餘不聞明旨必定行日而莊田四萬頃屢屢催取  
皇上固無料理實事明示天下以必行而在諸臣且  
變浩蕩深慈未免責天下以難副奏請遷延反稽正  
務臣之愚竊以爲行止大事豈以莊田財貨爲遲速  
自可不必慮也且就莊田一節論四萬頃之數幾跨  
一府數州縣之地日今廢地無有田何從給且祖  
宗朝未有過數千頃者四萬頃之例止自景潞二府  
今所奏上其于四萬歲課業如潞府矣諸臣之奉命

已恭而將事最稱矣。如是而猶取盈焉，不止豈子之愛可特加諸弟之上耶？豈累朝之待子皆不必厚而皇上之待子獨當加異耶？臣誠不願福王之何就藩，偏有此淪滙之分量也。至自行徵收，則又祖制所嚴，禁臣查會典一則曰：「王原有額設官撥布，按二司督同長史兩平收受。」一則曰：「王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十項撥用，并擅自差入下府州縣催徵騷擾者，旗校人等發邊衛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請發落。」若轉導及布按巡守縱容不舉，并府州縣聽從差人騷擾者，俱奏問此非徒爲愛小民也。正所以愛王國而增節之安全之，不使其張威流毒小虧盛美也。皇上顧不念此而反欲令自徵收，貽福王以大不安耶？萬一騷擾生患，此時而欲一一奏請繞行禁戢，不已晚耶？臣等一諍之不能而終年諍乎？且逐事而諍乎？凡此皆非土田事也。典制所在，皇上當思垂法則傳久遠，臣終不願皇上之初封子，輒有此駭衆之施爲也。伏祈皇上早諭欽天監，選定吉日，中外臣工庶可灑然板澤行事更祈皇上動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九

平露堂

典制寧加裁約毋過索取寧愛福王以德義屏過翰之姑息使中外臣工曉然知皇上之于籌筭明而計國家遠也，豈不休哉？臣今不及時言條忽秋冬萬務冗劇期之將迫事之不成臣何所逃罪。

願爲儲教萬不可廢疏

出閣萬不容緩懇乞聖明俯賜允行以弘治本以定人心軍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臣嘗竊聞諸人言凡占家運者占其子孫之賢否而已子孫賢否雖子孫所自爲而祖父之教實先之故民家苟有擔石之儲無不思爲課讀之計者若其家溫業厚而漫然置子孫于不教則旁觀者無不駭而異之其所與其休戚之人無不割心而愛之若口畢力而規勸之矣然則皇太子皇長孫之爲皇上繼體爲天下根本雖其聖性高明得之天縱然世未有不由學問而可成身成德者今見皇太子不出閣已有年皇長孫之出閣日無期諸士民遠聽者之駭而異之大小臣工朝夕在廷者之捫心而憂之苦口畢力而規勸之者寧如何迫切也臣敢不殷勤其說於皇上之前乎臣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

平露堂

暇引前代卽我朝祖子孫聚慶一堂無如 成祖文  
皇帝當時太子講學卽今太孫讀文華殿後還名臣  
楊榮輩爲講讀又念太孫生長深宮不習艱難特製  
務本訓示之每一書成輒以賜太子及太孫勤誠  
諭其貽謀庶幾最爲弘懿夫以 皇上之聚慶直  
聖祖同符豈非千載一時哉然 聖祖之於儲訓若  
日不暇給而 皇上之於儲訓顧漠不加省 聖祖  
當干戈倥傯之際銳意琢磨而 皇上以承平宴安  
之心坐虛歲月夫有非常之禍祉而反不免積非常  
之叢挫臣愚之捫心而憂之苦口畢力而規勸之者  
更不安在諸臣後矣臣前業具疏懇請未蒙 皇上  
俞發片屬新秋學應伊始及茲而亟定出閣之期臣  
愚猶以爲晚臣又伏讀 仁宗皇帝之對侍臣口朕  
自十餘歲親侍 皇祖創見所製 祖訓皆數更易  
而成凡閒暇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  
曲開諭朕寤寐不忘可見 祖宗家法無不如是而  
今顧尚缺如夫今子孫有不學之名義胡可謂臣不  
能爲 皇上解也昭國家以不學之弊漸萌可長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上

嘉靖

不忍爲 皇上願也古云正其本萬事理又云一人  
元良萬國以貞夫一事舉而百事舉一事廢而百事  
廢者誠無如務學之爲急  
題爲恭承恩詔謹條鈐束楚宗事 疏 嘉靖宗  
臣等竊惟當今最寬最憤衆所共求什者無如幽禁  
楚宗群臣叩關疏請不啻數十章已昨卽報文書房  
傳示內閣聖諭敷天之下罔不懽若更生所以蘇枯  
潤朽培宗社之休永永無極臣等何幸躬逢其美至  
楚宗什放一節使十餘年橫破之災四十餘人久沉  
之命一旦出幽極而光明脫禽獸而人道豈唯溥天  
下宗盟咸加額頌歟卽 二祖列宗在天之靈亦且  
是惡是依嘉有此盛事也臣等又何容贊嘆但臣屬  
在署禮宗藩約束乃其職掌 皇上矜憫諸宗寬繫  
日久既蕩之以弘仁尤當輯之以大義臣等何敢不  
累爲條布以明聖澤先是四十二年奉有聖旨會議  
楚宗事中有英贊等高牆二十三人諸錫等聞它二  
十二人臣旣廣承衆議明其不及復詳剖原招証其  
實不反請 皇上將諸宗先與什放而終又言處置

人指其有一二善良無端被誣者當仍復原爵冠逐  
橫入者懲創日久亦昂與養贖或慮一三不馴出而  
逞憾不妨付之宗正嚴爲約轄臣之爲此議也凡欲  
以羈縻其心使之有所欣而向善又欲以坊押其身  
使之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也頃睹聖諭下閣欲開  
具赦條臣既身係職掌又心切含冤曾發憤再四  
論列今蒙聖恩盡已付放臣故特以前議條上但事  
在彼中難以達度其處置之詳須令湖廣撫按細爲  
分別有未盡事宜仍令相機審勢曲周善坊要于即  
奏而後已夫天下所以多事者不得其平而已既  
以平乎其不平復當以平預防其不平夫楚宗不反  
而誣以及此前事之最不平者也今既以聖恩寬之  
而不致有覆盆之怨楚宗久憤而或肆其情此後事  
之易不平者也又當以明教齊之而不令爲覆轍之  
季是在地方諸臣悉心彈計無縱無疎庶宗人咸獲  
維新之益而楚地共有相休之安即聖天子之弘  
恩如春陽偏植剝極復回而無一物不若以自棄裁  
培之外者如臣言不諫伏乞勅下臣疏行令彼中一

頒後卽爲處置至許奏楚王者楚王真假臣前正  
條議請勘移才詳述及今蒙聖恩添改先釋放其  
鈴束之安亦併乞行彼中撫按條議處置  
禮部題爲聖恩決不可濫祖制決不可違事  
臣部決不可奉行非禮萬乞收回成命以保社稷治  
安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天下常治而不亂者惟  
法守二字相維而其持之有法不守是無法矣國家  
而至於無法則一切委縱舊制蕩然宵小擅之以行  
其以刻究窺之以竊其器尾大不掉蔓滋難除臣部  
之於今日有不得不終守之者則秦王沙德遠例諸  
封之事是已秦王之爲其子請封四王也恩所難加  
法所必禁臣等前疏入告竊意聖明定殺然其之有  
不待臣詞之畢者乃復奉聖旨秦王爲了請封容爵  
一革大典邇來大小臣工俱有恩餘上係首滿特准  
卽同各府一併冊封該部不必執奏後不爲例欽此  
皇上於封爵大典正以空名視之同安累勳明  
旨曲徇懿親以爲無傷而臣實不知其可也夫皇  
上所以躬親駐柝者懼此封爵耳馭子馭奪惟上所

命泰藩縱恣驕蹇非分妄徵予之不足爲特恩得之  
將籍爲口實豈惟例後加封者盡援以爲故事尋常  
中尉個個乞恩雖有後不爲門之除不足以禁成何  
證統成何世界此時 皇上亦憐用恩之褻而不可  
以訓矣臣故以爲聖恩決不可濫也 祖宗舊制謹  
則恭懸 皇上握之爲詔令閣臣執之爲票擬臣民  
奉之爲章程若漸漸委棄任意遊移初以一二膏試  
其奸終至百千盡失其故不至大廢祖宗成法不止  
寃豈一日四王已水有障防而自決之家有垣墻而  
自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許都集上 平陽堂

自毀之將何以立臣故以爲祖制決不可違也且臣  
皇上典禮之臣也辦分定志當尺幅持之而以無例  
之事忤擬奏援如待驕子略無譙訶豈待蔑臣部爲  
無人實亦玩明廷爲無法試問 祖宗朝治辦時有  
敕以違禮妄請如秦王者否臣迺來十數年間奏王  
橫恣每多所擅請前後部臣曾肯違例順旨一一  
與之否乎必恪遵條例申明職堂所以小忤成其大  
忠臣故以爲臣部決不敢奉行非禮也且該藩乞恩  
願欲自比於臣工恩廕大臣子恩廕非特祖宗舊例

亦古今通行若藩府之蒙建照貴賤大小並受皇恩  
不啻如天覆如海涵矣分已定矣澤已隆矣更無復  
可加矣國家二五十年來未有覃恩詔例開列封  
王一款者以從來未有之事而欲從來未有之貴大  
賈物聽於聖恩爲潛觴濫則啓僥倖之門於祖制爲  
踰節踰則開玩竊之端於臣部奉行爲溺職溺職則  
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察影見形視指知端亂政盛  
行莫此爲甚勿謂爲細故而不之省憂也方今四方  
逆亂正患無法可束無力可弭豈宜封爵大典朝廷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陽堂

更自生亂階古云用法者強則國強尺云亂之所蠶  
生也則儀衛以爲階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示之以  
禮以恩斷決之朝廷以典制還之祖宗以職掌付之  
臣部則獨御之柄斬然不移旁觀之實焉然盡塞國  
家精明治象廟堂誰敢有越志哉臣以爲此舉寔始  
基之矣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援公

吳嘉胤繩如參閱

趙忠毅奏疏

疏

趙南星

費陳給事疏

一杜私交臣等看得臣之有私人非為相之日而後知也又非可以言語禁也私著于心所為皆私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忠臣

十

子遠而小人至矣若心本無私安得私人顧勢之所  
在衆所必趨小人者遇其黨則淡東郭之際遇君子  
則稱西山之薇上好承順則媚視媚行上喜氣節則  
抗顏強項是以賢者容或為其所欺有極力翼蔽以  
損令名者矣科臣之言良有所見不可不察也一禁  
辨臣等看得大臣被論屢奉 明旨不許奏辯然  
而莫肯遵行者羣臣不知重大臣而大臣亦不自重  
也大臣以德望勝者也論之者多極其汚垢非皆無  
厚道也世不明於重大臣之義久矣言之不其則人

皆曰此有何事至論一大臣故不得不爾乃大臣復

一一奏辯曰某事無有某事無有嗟乎必事事皆實

然後不可為大臣乎則亦忘其地勢之重也然其為

詞必曰事係名節不容不辯不知位至大臣公論已

定何待自辯而後明臣等請自今以後臺省諸臣各

存長厚勿輕論大臣倘論之亦須簡約文雅勿如前

之汚詆為大臣者除所言紊亂典章濁壞朝政之外

若止係一身名節但當引咎求去不必置辯以滋多

口至于朝廷稍稍慰留以成始終之美似亦不可無

也一辯建言臣等看得建言之名起于人之不得言

也前代久遠之事不必論矣我朝令甲並無禁言司

言事之例即皮作局大使百舍人之言太祖亦

嘉納之然則進言者 祖宗朝之常事也通年屬禁

嚴詞適為奸名者之資於是乎不簡之徒始而借之

以自匿既而挾之以恣睢信有如科臣之所言者今

欲法此弊莫若虛心以察其言之是非又虛心以察

其人之賢不肖欲虛心以察之莫若明其為常事人

人得言原無避忌何足自多如此則豈惟不必禁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忠臣

十

已禁而不言智愚無別言之是非吾以觀其議見言之有爲無爲者以觀其心術言之雅俗吾以觀其韞藉則言固知人之助也而建言之小人不察顧斥何悉雅之得爲一別說諫諍臣等看得世之趨于利欲久矣競者其常也然惟其競得行故靜者日少此用人者之過也夫用人者不越論其才品競進者孔子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也品無論矣人心無兩用彼營營焉以鑽刺結納爲事則其居官亦必虛飾務名而不盡力于職業何足稱才科臣欲明黜此輩而章顯皇明經世編

道忠敬錄卷之三

闇然自修之士以示勸懼可謂當今之急務然用人者或乏清正之標而喜人趨走或詭隨無捍而徇人下托或不竭心詢察而聽人毀譽則競者至而靜者遠矣此臣等所當共以爲戒者也一懲舉刺臣等看得我國國家撫按官之設皆以巡爲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禮難復而設官以代之猶夫其自行也撫按之責莫大于舉刺舉刺當則吏治清而民生遂矣舉刺不當則吏治濁而民生苦矣人臣起自章句一旦正上界以如是之權欲其公耶欲其私耶念及于此

則雖有私意亦不忍行且不敢行也卽如科臣所云鹵莽于耳目之托已爲不可況乎愚一己之私怒肆行參論而又惡人之指雪恐非清時所有倘其有之安可不懲一省巡歷臣等有得守巡道官每年一次巡歷所部地方本有明旨原欲躬行阡陌問民疾苦一年一聞原不爲數然往往苟且塞責或俯仰較計於厨傳之間少不當心聲官苦吏口出惡聲以致極意俱應所費不貲其乃受有司之愧湖科臣謂巡歷可已不者亦宜間行不必徧往此還蓋目睹其害有皇明經世編

道忠敬錄卷之四

敬而言也但此乃守巡之非人耳若視元元之民如其子弟視四境之內如其室家園壘而能經年不一省視乎又何騷擾之慮也彼所過煩費者其非廉靜之人可知撫按官卽宜參劾守巡得人則百姓自寧巡歷之疏數可無論矣一旌循良臣等有得治世御俗不過欲人爲善而已欲人爲善不爲務自足非而已過惟地方官之有生祠木出于小民之意今往往故無遺愛足以子孫貴顯有司爲之追建生祠以自結納或其人偏託爲之棟宇壯麗累害小民甚者以

食酷去亦欲而食其土民或乘夜污毀鎖扉值守是非之不明至是極矣復真出小民之意者充足貴也計臣欲於遭積斥者略倣漢中賜璽書褒之其既沒者或與之祀典贈之以官其意其美但褒之於既斥不若褒之于未去洪武間曾以勅書勞平陽知縣張從矣聞一行之亦數屬人心之至術也其遭斥繫思者必褒舉其人而追正撫按失刺之罪至于祀典贈官原有定制種岱之賢不能得之於漢孟秋徐貞明之賢不能得之於近日破格之難如此宜行撫按官嚴查屬所生祠果有著于民思久而不置者檄入名宦祠復命之日將其人惠政至名另爲一摺報之臣部及該科以憑查訪如有爲其祖父求建生祠有司不能力杜或先意迎合無按官即併舉妨撫按官聽人囑託轉入名宦以汚俎豆聽該科糾舉伏乞聖裁

再副良心責已秉公疏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選司員外郎睹士習之不端慨民生之日蹙上副露良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之害善事于在位者多所譏切爲科臣所參

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出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管察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得洊至今官何時天下方太平臣之真似爲私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修職回過尚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民愁苦而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棄之作亂天下之太平夫矣此而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奈 陛下之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祖稷蒼生而發今科道諸臣之條陳銓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害欲獎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所汨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獎之而誰抑之乎夫良心者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孟子所謂四端從仁義禮智而發者也上大夫有惻隱之心則必不忍害人矣有羞惡之心則必無賤辱妄苟之行矣有辭讓之心則必不受其所不滅矣有是非之心則必不以私意亂白黑矣夫如是而後可

以爲人。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假令乘軒服冕，而四體殘廢，則不若其四體完好而貧賤之爲愈也。而舉世莫之察也。鄉乃可與言忠孝道名節耳。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益最厚者，莫過于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行也。何也？臣之行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以爲知。則近者干之以顏面，而不敢不從違者，干之以青袍，殊爲不雅。況又不能成其私，譬之庖人擇其柔嘉肥濃，而與所厚善者，則人皆環而丐之。或以錢易之，勢必不能備及終歸于怨。嗚呼！此臣之所以不敢也。且臣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薦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雖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薦一人，亦不敢爲人求薦。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矣。今內之薦人者，講陞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陞者，調繁者，保留者，腹理而作邊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何指不出于好賢而求之深思，門間不可復問其苦。猶之臣也，各相體念，尚不行爲使。今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平嘉堂

中而居官者，皆欲得京堂薦賢者，皆欲其爲京堂。甫爲京堂，卽欲爲卿大夫。若絕無救民之意者，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必德望成後，能使貪污解綬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宜選擇破格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乎謁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不可行。惟大意無害，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人羣之所以相安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始。蓋民之將亂，必振徒成黨，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曉散，非一日也。隣里必知之，衙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警督何異。及其後也，乃問之上官，爲之興兵動衆，以屠戮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爲最。孔子曰：虎兇出于柙，是誰之過？與今出柙無過，以與衆逐之爲功，則孔子之論刻矣。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新任則追論前官任及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平嘉堂

年者則令之戴罪捕賊庶能防亂于未竹不然莫急于懲貪今有司之貪固已成風而長安昔帛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兩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醜既腹其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歸耳謂宜以後穢迹昭彰者撫按先行究問確實而後具奏送賊以抵兵餉而減加派如有聽囑受賄賄為庇護官客臣奏奏重處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臣既以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忠毅疏 查邑

九 于露堂

祖宗之舊臣必不敢徇私司官無不相信卽有徇私者亦以不能寧屬治臣之罪必無所怨大人雖爲善必得天之而後利有攸往陛下猶天也伏願聖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敢望陛下行之人之不可用者必不敢望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徇馬之誠不足以動天心煩瀆則恐得罪默而息焉則衆皆責備之以爲持位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聖慈察之採擇其中臣遵奉施行幸甚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趙忠毅疏 查邑

十 于露堂

申明憲職疏

臣伏處閭閻三十年習見有司貪酷者甚多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溫樂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持文墨論議者見標志本悉取無身家有督力之人藉以爲兵處處屯守不論要害日以禦盜也此輩乍得飽食驗淫奢後祥伙縱恣而無所得錢勢必至于爲盜不知又使何人禦之也故今日之憂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縣之內職每中夜愁思目張耳

嗚不能成寐計無所出惟任怨可以盡此心耳乃上  
申明憲職疏請于按臣事竣即將其所束劾令河南  
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例類送職等  
堂上官必其舉劾允當乃爲稱職否則以不稱職論  
伏蒙 陛下嘉納至以職爲忠公勉以有何嫌怨仍  
苦爲今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職負荷之議恒緯之私  
不意偶當 聖心如此職感極而喜喜極而悲塗炭  
之民從此得有遺矣一二有識者謂世道人心之  
壞已極在位者顧面情而不顧小民畏權要而不畏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忠臣殺身

平露堂

法度誠恐此疏難行職絕不以爲然忽見浙江巡撫  
蘇茂相丁憂回籍揭薦多官目側不復 命惟應揭  
薦職不勝駭歎今人之好薦人一至此哉以此信世  
道人心之極壞而自疑其說之難行也夫人子之遭  
親喪時則哀號枕塊寢苦杖而後起聖人慮其滅性  
也而省之爲戒曰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世有斯人  
而聖人爲過慮矣近年有司謝薦之金日多或百或  
千意在斯乎正如祝大舟之丁憂而括取罰贖送之  
于家者也但聞此事沿襲至今率以爲應得之物審

如是則薦舉之謝金不足言矣職願諸臣之痛刑之  
也職前疏再三刪削惟恐冗長以煩 聖覽其所未  
備者輒復列爲三款其一曰職院中之事無大無小  
皆令河南道查職其任其重今按臣舉劾令其發單  
咨訪則又不啻重矣向來職等自行劄委一爲外差  
所奪便如無輪之車職請以後改爲題差專心憲務  
不他差干涉一年而代容職等還其巡方有聲公誠  
明練方能任怨者推舉二員請 旨點用其二曰職  
前疏言人心未正必先以 陛下之德意教誨之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忠臣殺身

平露堂

後可繩以法職自今三月十三日奉 旨之後通行  
各處按臣未及一月其竣事在先者卽未聞敘誨者  
也容有爲人所誤溫舉貪酷之吏昔不知而今知之  
者似宜許其自行檢舉以爲夕改之勸如怙不爲意  
咨訪詳實則職無所辭怨矣其三曰往時御史三差  
考察無過者方咨吏部推陞京堂此定例也至萬曆  
末年考選候命者久而不下臺員日少按臣有三五  
年不得代者于是咨陞不必三差自 聖明蒞祚未  
下者盡下望代者卽代矣而人心怏歌不可復振

求過家皆求寬限盡繕道遙流光迅疾有一差而遽  
議限者曰依已深矣使畏此簡者雖乎具後是寬  
限爲養休之術而急公乃掘官之道也今三差之側  
縱難猝復亦必兩差已滿咨訪彌疎而後計休議陞  
至于六利之與各道事體迥異而陞遷必欲同時不  
無掣肘以後惟科一道二如數移咨司耳前後似不  
必拘也職迂拙蒙鈍齒髮已衰奈爲大臣惟宜和平  
靜默保全臆節而乃錮蒸時流矯揉當世類少年輕  
銳者職亦自知其非正以年老如此不爲何待時危  
皇明經世編 訪忠毅疏 中書奏議 三

申明憲職疏

該本院覆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廷宣題今天下  
民生不安閭中尤甚近韓城監厰已獲奸民劉買得  
李如茂等幾釀大難邀天之幸我皇上之威靈先  
事撲滅不卽鄢滕之烈焰也夫民主服鏡在前而不  
知避非默然喪其樂生之心何以乃爾安民之道莫

如察吏察吏之道莫如責成撫按近接邸報見憲臣  
高攀尤申明憲職一疏所以責成撫按之使亦既嚴  
且備臣猶請推明之者何哉舉劾不當責按臣是矣  
顧按臣所憑者何人之開報乎司道也司道之開報  
何憑乎二千石與司理也激揚雖難操于上耳目曾  
過寄于下使人盡背任怨而不市恩便可結繩而治  
無奈其不爾也臣嘗謂吏治所以日壞者總由情而  
太重錢神太重而憲臣疏已一一道破臣復何言惟  
覓一方爲可翻此中局者意惟保任法其可臣業  
皇明經世編 訪忠毅疏 中書奏議 三

越道府而以道府保任舉劾不爲苛也必如是而後人各安名量各耕已田非吹噓可送上天雖強項無容卜在上之廉隅始可厲而民生疾苦其有瘳乎憲臣之言曰任怨之事以保祿位其爲不便臣獨不然臣固不受功名當其各挂滿籍已自分長臥林泉詎意復有今日哉臣又不愛富貴臣有先臣之田廬且推予諸昆季况復垂涎心戰若不相容不難一去謝之臣之任怨臣萬萬不敢辭弔以憲臣名德峻絕猶曰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臣小臣也若不遇有明旨臣且見臣之適足結怨而毫無益于殿最也臣猶有說焉資格豈能限人人自爲資格所限三秦亦什國也而甲科纔三四人卽一榜亦寥寥無幾彼老明經日暮途窮何暇顧惜加以極寒荒涼不足養官之康而又以不廉之心居之民胡以得安臣願皇上勅下吏部以後附郭劇地俱選甲科其舉亦擇年力富強者徑注秦缺勿復任人擇地臣又見撫按舉劾俱有額數切以爲舉限以額可也劾亦有額何哉臣請皇上併下明旨俾如保定撫

自明倫世編

忠臣教

申明

平露堂

臣張鳳翔奏青縣知縣疏內所云隨訪隨奏不輕放庶可以奪其所甚憚而動其所必忍念臣一日執上之法任一日之怨若肯市恩是負皇上倘司道各官專市恩而不肯任怨不知是何所負諸臣清夜自思之等因題奉聖旨臣等看得御史劉廷宣之疏見臣南星申明憲職之疏以舉劾責成按臣而推明之謂按臣舉劾憲道府之間報欲併責成道府臣南星之第二疏固已言有司貪酷者按臣往往明知之而徇情諷察或按臣不知而道府各官又皆徇情蒙蔽以致豺狼滿地小民愁苦無聊起而爲盜此疏按臣猶未之見也其意正與臣南星合而所言更爲詳盡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民生自安臣等何樂手費詞哉大抵天下承平久則若官者習于逸樂逸樂久則節行不立節行不立則綱紀廢弛而名分陵夷兼之重內輕外勢不可遏藩臬太守非與臺保未克有自輕之意畏後進之爲臺首也爲司理者又與縣令比而欲共入臺者也于是上官以卑鄙結納下僚以賄賂酬知遇公議盡去形迹都損其所

皇明經世編

忠臣教

申明

平露堂



註考惟恐讚揚之未至摹寫之不工也。誰爲貪酷者哉。且撫按之所舉劾必憑道府乃咨訪則雷同以壅之駁還則堅執以住之。若別有所聞則又以爲非體或多方以誤之。使其耳目窮于無所施如按臣之所云者則是按臣雖無私而必欲其代之行私脫以舉劾不當受罰是代之受罰也。此亦可恨之甚矣。自非至愚孰能甘受之哉。廉得其實特本恭奏情法不得不然。豈苛也哉。今屢奉嚴旨諒道府各官必不敢如昔之欺弊矣。但俗尚已成猝難變化其要在乎禁餽遺歲時上辰金玉錦綺爛然奪目或雜以珠翠步搖閨閣之飾有若此者必彈劾之。庶名分可正而淫謂不夷矣。按臣謂老明經日暮塗窮無所顧惜矣。夫老明經之得爲有司由于薦舉之濫也。教職之薦從此宜加慎重可矣。其謂權要書牘一槩呈報部院尤見按臣之力皆臣南星前疏之所未及者也。相應通行申飭以仰副陛下厲精圖治之

皇明經世編

趙忠毅公疏

申明憲職

七

平露堂

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

華亭

徐乎遠閣公 陳子龍卧下

選輯

何

剛愎人

李文節公文集

疏

條陳 宗藩簡便之法疏

李廷機

照得 宗藩事例歷年所條議精詳妥當見今遵守母敢踰越然宗室猶告稱困苦至畫圖帖說極訴其皇明經世編

陳侯前連之狀有後言者每爲之深惟其故竊見宗

室每請名封到部備查冊籍來歷少有未明不敢題費又無不與母無封不與無奏報不與母年在五十之外者不與私婚擅婚者已輕另題復來請者不與年遠無稽復來請者不與凡所以綜覈裁節之首畧不少向此在本部雖嚴而不爲苛在宗室雖苦而不最然者也迺有宗室例所應尋本部何所應題者其究未嘗不題未嘗不得而特若于轉折之多需索之衆等視之夫未嘗省祿糧之斗斗而從腹宗室

之脂膏如宗室子女報生有結矣及請名則又取結及請封還婚則又取結結而又結得無煩難又如年五歲過矣而未見請名年十五歲過矣而未見請封還婚年復一年得無阻格就此似亦當再爲斟酌變通其間者竊惟王道本乎人情良法莫如簡便臣自署事以來將歷年題准事例日夕展玩見前此諸臣體悉之周我 皇上後島之薦卽如酌例奏請期限款內過期免勘一節所省查勘之擾甚多而臣因此納釋引伸偶有一得敢爲 皇上陳之臣閱冊庫宗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二

室各封揭帖位下既註云賜手本冊稿俱查同問又註云候結夫既查同應題而以候結未題緣宗藩要例第四款內稱宗室子女各封俱錄各該親郡王及管理府事者審實類奏仍取其宗室五位并長史教授兩隣收生人等計結一併送部如王奏到三月以外而長史教授等結未到致防查題者本部查舉行巡按御史將長史教授等官提問味此則候結例也然臣查得要例第三款內稱宗室新生子女三日後具改各該親郡王及管理府事者審實取其收生

親戚官眷人等保結明白後季祖各處收各王府  
報生奉結親之有五宗結有長史結有教授皆有兩  
斷收生結又取請名結狀親之與報生同又取請封  
還婚結狀觀之亦與報生同是結惟一樣取至再三  
斯已煩矣况兩降之遷延不常收生之存亡難必即  
結不足憑而結又不可自得也計長史教授兩降收  
生及長史司教授所之書後凡若干人其體送需索  
常例不知若干而資結盤親史書需索又不知若干  
此若干者貧宗何從措處不過賴其祿糧重息爾貸  
劉庸惟隨以博升斗之獲而所為候結者而候長史  
教授之豪盈衙門吏書之賸繫而已即查參究問竟  
是推抵中飭禁防終成虛套於宗室寧有補哉臣又  
思宗室所患苦者何也奏請之經繇多而餽送需索  
之費重也蓋必展轉措辦有以定餽送需索之費而  
後敢請其餽送需索必人人滿其所欲而後得請故  
均之宗室也而有力得之無力不得非所以為平也  
均之得也而輒以賄或非所以為法也均之與也而  
必俟其苦求重費而後與之非所以為恩也且以

皇上宗室 太祖子孫而今乞哀異姓受制賤胥豈  
理也哉臣反覆思維有簡便之法二焉一則曰免重  
結蓋報生一結父母來歷既已明白則一結足矣此  
後除選擇婚配另結外至于請名及請封諸婚共在  
今日凡奏到結未判者查果明白應題不必候結便  
與題題其自今日以後請名請封諸婚者免其長史  
教授兩降收生之結猶恐有矯率不報以死作生及  
以生冒死情弊則莫能逃于親支之五宗第令彈取  
五宗一結徑遇各府長史教授啟工據宗結以奏而  
本部止憑王奏不必結來如有虛冒本部查出或被  
首告事發將本宗參降爵級五宗罰革祿糧一如條  
例如此則報生結狀至為要緊如或不到本部無憑  
查題定將長史教授參點以巧疎玩之或是不煩省  
費計莫便于此者矣一曰定期蓋既有報生素結  
而又有玉牒冊妾媵妾年終撰造冊籍卒冊具可備  
查本部後設格眼冊將各宗室父母來歷生年月日  
并保結某宗某人名姓備書位下而該司呈堂親註  
其上應名封者註一應字另題者註一另字用印鈐

蓋每年挨查其及期者革府某位盡數類行該府長  
史教授敬王具奏如萬曆十七年報生今年十五歲  
爲封婚之期則行取請封選婚如二十七年報生今  
年五歲爲各期則行取請名本部一面移文如期而  
取該府一面類奏照常而行雖有今法猶循舊規正  
欲相維以防後弊但令取五宗一結奏內總提五宗  
結勘明白一句不必結到本部其萬曆十七年以前  
未及請封選婚十七年以前未及請名者一槩行  
今下三十三年之內亦取五宗一結敬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露堂

其困苦而無告者則贈之以仁仁尤在乎義之先畏  
亦生于威之後臣區區愚見如此伏祈 聖明俯賜  
裁酌

得 旨依擬行

跪奏秦府請封疏

秦府請封

頃該秦王誼德奏爲三懇 天恩俯完封典以廣  
聖訓事奉 旨禮部便看了來說伏惟 聖主展親  
德意甚盛然猶未知其間事體有萬萬不可從者蓋  
秦王本以中尉進封親王其時爲萬曆十五年、在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露堂

例謂之例後進封不得與親王世及者比也其庶長  
子之例須俟母妃年滿五十而無所出則庶長子應  
封世子如有所出則庶長子應封中尉今母妃年限  
未滿有出尚未可知臣竊 秦王蓋慮其子或爲他  
日之中尉而欲先得目前分外之郡王夫例後進封  
與秦一體者九府王家庶出常多即今九府見有三  
庶如封則俱封是一輩而三郡矣自此而一輩復一  
輩王爵之濫可勝計乎雖其祿米止照原爵開支而  
封一郡王卽有一郡王之銀冊銀印又有郡王妃之

銀冊又有教授興膳民校民尉俸給地等項銀兩此皆一一仰給於朝廷今當内外公私萬分艱易之秋聖主憂勞百吏拮据日徵求而猶恐其不足日節省而猶病其未盡卽臣部每爲王府題覆極力靡勸細至名糧不敢輕與亦以朝廷名器朝廷旣推愛子者何敢不爲朝廷慎重愛惜也今此一事不獨泰藩更有諸藩不惟國典尤關國計伏望 明諭秦王以進封之恩報禮宜重首藩之禮作法宜端推愛子之心以愛國使其子存軀或就本等中尉之封或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一

侯母妃年限之滿恪遵喪典永杜倖門上之彰聖主裁制之明下之成親藩廉靖之美卽臣禮官亦得以不溺其職矣

乞止親藩復祿并裁將來儀賓祿疏

蕭祿

臣等竊惟我朝篤念親視所以待宗藩者至優且渥然而分茅之初宗支尚少祿食尚約處給尚易今天潢之生齒日蕃貧宗之窮困日甚民間之物力日耗有司之催科日難查得國初親王制祿一萬石嘉靖隆慶間以祿給彌廣力不能供於是諸王

辭祿各一千石或二千石或五百石通計所辭共一萬七千石仰見當時賢王節用廉取體國恤民甚盛德也爲嗣王者目擊今日之艱敝方宜繼述先猷推廣美意而比年自魯府一留請復奉聖旨王旣以養贍不敷請給奏辭原祿准給與後不爲例自是而榮府請復矣吉府請復矣近日蜀府又請復矣竊恐自是諸藩無不請復無不給與者於諸藩誠利矣如民何哉臣等見昨戶部題覆疏云當時辭者何心今請復者又何心不惟于該藩讓德美意大戾其初恐窮磨小民忘先日減額之恩而祇駭今日加賦之苦此戶部所執臣等以爲老成之深慮宜從也至于儀賓之祿比於郡縣鄉主君郡主歲四百石縣主歲三百石郡君歲二百石縣君歲一百五十石鄉君歲一百石儀賓亦以是爲差人儀賓皆素封之家其意在聯姻王室以爲貴重豈爲祿謀也況其封則中奉大夫亞中大夫朝列大夫奉訓大夫承務郎其秩則從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以間巷布衣一階僉儼然膺爵秩被冠裳亦已榮矣又何必祿之給乎臣等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一

入

臣等

兄先年樊山王府鎮國將軍翊鑒條陳疏云唐宋諸王猶且兼領官職未聞盡人人而素餐之也方今坐靡廬粟其敝已極矧又併其女若婿而盡食之不已濫乎饒實數半宗室則其食祿也亦半之以一藩計之省祿當何如以天下諸藩計之省祿又當何如此翊鑒所陳臣等以為賢宗之篤論可采也夫執持不定則人有無已之求恩數不節則後有不繼之患今魯學古蜀四府已復者難議裁矣請自今一切禁止不准濫請如儀賓已婚者難議裁矣請自今還婚者

皇明經世

李文節公

卷五

九

平露堂

祿一切停罷即以郡縣郡主君之祿贍女及婿不亦可乎而儀賓既不給祿則求婚儀儀在王府亦當議省不責其備可也此臣等任事仰體皇上敦睦至仁凡宗室貧難曲加體悉惟見此二事可樽節者輒敢為皇上陳之詩云挹彼注茲易云哀多益寡蓋有挹而後得注有哀而後能益伏乞聖明裁斷施行

議處宗藩疏

示藩

臣伏觀皇上惇親親之誼軫元元之念求所以兩

利之策既令科臣親履講求其便會且集羣臣廷議而折衷之定一代之大典決歷世之異同弘卹賻之蕩恩紓供應之困亟以因磐石銷蒙萌德意甚盛臣觀科臣所疏有確然可行者有可行而未盡者不敢不盡其愚夫諸藩初所制祿額有定印生齒蕃衍而均則無負自足以供即諸藩亦第求不失常祿而初不求溢乎其外則通融之議是也朝廷制祿以贍宗室此寬載在令甲惟正之供印有不周有司當勸為措處而頗緩視常賦漫不經心聖

皇明經世

李文節公

卷五

十

平露堂

天子卹宗之謂何則徵科之議是也諸藩祿入不足者什三而羨者十七夫羨可以補不足而不為之裁令有司得那移其間卒然窘匱其胡以卹之則餘祿之議是也每宗室奏請需索多門所費不貲遂令窶貧之宗名婚愆門此非一更其數初廷有後時之恩宗室無蚤沾之望則省夫煩苛而今撫臣以時具奏之議是也報生確則他日之封祿有據報孕明則報生之情弊易稽足報生報孕之議是也宗室擅婚多以結劫待延慈曠無聊遂至觸禁乃并

其世封而奪之犯者多而罰亦不能必則夫從儀賓創業既泰選即使撫臣勘詳許之成婚之議是也棄崇雖疏逃然其初一脉爾以一脉之親坐視其飢寒而不爲收卹則恩薄且有意外之虞欲爲制祿則於何取焉然則取絕府之業爲分贍之資而并論諸王以睦姻大義令其各出所贏以賑之之議是也

宗室聚處太繁既難爲生又難鈴束動則罔視而起有司莫敢誰何衆則易謹分則易處其勢固然則夫有如此類初封之時禮官爲奏另城之議是也今之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十一 土

王官類以闕韋不勝任者處之人自以爲左遷無復顧望依阿淟淟一切奏報輒以賄成冒濫滋多端在於此則大稍用才望從郡國吏三年大察稱任者遷擢而否者罷斥之議是也臣所謂未盡者有七焉通融是矣顧帝之與王名流相懸威權自別令出天子卽少有未愜而人亦安心付之藩王卽通融得宜而衆猶未服矧河間東平未易多得有如不體朝廷均平公溥之意而以私盈縮其間終恐萬目睽睽衆口嗷嗷奏請之擾安能無越閭之禁安得施

故臣以爲必聖天子爲之主崇祿王牒之數仍

舊祿之額各隨藩封欽定名祿而後可以杜弊

端一衆志此其未盡者一也爵祿之班本自相準爵

然而祿亦然則人各安其分而無所訛爵然而祿不

然則彼將曰主上破我以何爵而秩我以何祿也

且行行然有缺望之意矧爵漸限而漸降漸降而漸

平分既甲矣而令就四民之業必欣然而樂從不然

身叨封爵而業同編氓體被冕裳而手操鉏耒獨

彼不願爲卽爲之而不足以資生抑於體統亦爲甚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十一 土

棄臣竊以爲封爵終不可不限此其未盡者二也許

其仕進是矣而以爲鎖輔品秩既高改授不便欲正

於奉尉一輩似亦太狹夫吾非強之任也從其好耳

彼其好不在原封而在仕進彼自有所矧焉今有自

部曹改臺省者是六品改七品也而入無不樂改

朝廷亦間行之在宗室獨異乎哉臣以無爲志者不

強使爲而有志者不論親近疎遠封之崇庠一聽其

應舉試官無所限制不獨于情爲順於費爲省國

之羽翼將在乎茲此其未盡者三也夫業已聽從四

民之業卽與四民無異。今四民豈盡馴良。或就野而農。或出境而商。無所不可。而獨於宗室厚爲猜疑。嚴爲防範。毋乃過乎。出城之禁不弛。卽善謀生者終不得一意經營。收四民之利。而共頽驚情。竊不肯就四民之業者。又以城禁藉口也。孰與曠然一弛。諸禁令與四民自便之爲愈。若以爲任意出入。虞生意外。則令有司奉三尺制之。彼亦將有所畏。此其未盡者四也。宗室無名封者。無所愛惜。往往作奸犯科。有司不知其爲民。爲宗一譴訶之。輒譴不可禁。徒責之長史教授輩。啟王戒飭終于虛應故事而已。臣以爲寬當隸之有司。降之勅旨。令得引繩墨行事。夫奉旨而用刑。則非有司刑之。而朝廷刑之也。刑設而不犯。則非薄。宗室而乃所以全。宗室也。何爲各有司之事。權養達宗之靈。習至于罪見過積。而後痛繩焉。所失多矣。此其未盡者五也。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古者大學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俊秀皆與焉。夫以元子之尊。俯而與公卿大夫士民之子相齒。讓豈不自貴重。

哉。夫亦以作其觀摩之意。而損其高亢之心。故曰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則入學之效也。今宗學中所與游處者。不過其宗之人。溺於純綺之習。惡知有制節之風。安於款啟之資。惡之有習誦之益。如是而望其有博極羣書之劉向。精曉雅樂之獻王。難矣。臣以爲第令肄於學官。與鄉之子弟並受一經。而令督學憲臣試其優異者。並得應舉。得廩食。而於其所在。增設廩額。以待之。均得以次而貢乎。天府漸摩。既又怙侈奢麗之態。不禁自消濯磨進取之心。不誘而自勸。卽宗學可以無設。此其未盡者六也。儀賓欲其習學。聽之應舉。是矣。而猶議不絕其祿者。得無以舊制難廢耶。臣以爲儀賓家溫者多。彼其意同在聯姻。王室爲貴重。不爲祿謀也。且彼直與民子。爾有如與庶民姻也者。何祿之與。有祿既不設。人旣無所覲。而來自無所觖。於後可以省費。而於人情事體亦無所傷。臣終以爲革之便。此其未盡者七也。抑臣又有說焉。自正嘉以來。下之所以游談聚議。上之所以咨諏采納。以求急濟之方。善後之計者。數十年于此矣。而





年朝鮮國王第二疏爲懇乞 聖恩蚤封世子以定國本以繫人心事該禮部覆云此是再請不許也

又查得二十四年朝鮮國王第三疏爲再疏未蒙

愈乞下情愈益迫切懇乞 聖明特許亟封世子以

定小那危疑事該禮部覆云此是三請不許也又

查得三十一年朝鮮國王李熙第四疏爲懇乞 聖

恩曲諒微悰臣等世子以定國本事等因該禮部覆

云此是四請不與也臣仰稽歷年之 明旨深惟

萬世之大經惟有立長之說確乎不易夫有國家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子雲堂

惟嫡長是立則生而人皆曰是爲異日國王矣人心

定矣若立不以長而以賢則權將不在上而在下一

世作俑後世效尤如逐鹿如磨馬如舉棋不定非亂

道乎況子之賢庸國所代有天之生人下最多揀

國王初疏止言其次子頗聰敏堪付託耳及見部覆

有未嘗開載長子有何失德之語而國王再疏始以

長子凡近久陷賊中驚憂成病之說來矣車重初情

臨海君不過凡庸無失德也且傳奴之逆朝鮮之全

皆以爲光海君功乎卽今歲尚 請將乞兵求爲成

守無事而周章如此則光海之才可知而往者之功

又可知光海無李熙武王之賢而欲其父用太正文

王之權其兄爲泰伯伯邑考之讓臣以爲過矣據李

熙疏但撮 次部覆未以姑侯之緩詞而刪去泰駁

百十言之正論蓋彼見吾未有毅然斬釘截鐵之意

輕生觀望觀觀之心臣以爲事已十餘年持疑已久

今茲之 請不可不斷惟有立長子臨海君準則名

正言順而事成在今日立之爲據經卽或他日助之

亦爲助順大抵事理何如他不必問也臣愚見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七 子雲堂

此伏乞 聖明裁答如臣言不謬 特賜乾斷 勅

諭朝鮮國王以倫序不可紊常經不可變國本不可

輕動壹心屬意臨海君而誨訓之令臨海君以德自

勵光海君以分自安該國臣民毋有携贰然後聽其

請封 勅立則禍亂不生夷藩永固不然如國王所

引永樂年間二百年前一見之事卽 陛下可方

成祖而臣駕下遠不逮永樂時諸臣且恐自今以後

該國之費 天朝處分不止此一代也

聖旨該國屢請建儲朝廷又不與決者正以立長

爲古今常經不可輕議也兩部裏所執其正便行與國王再加詳思務爲享國長久之計勿貽後悔

乞罷使琉球疏

聖旨

奏爲航海封夷艱危煩擾懇乞 聖明斷行初旨以尊安中國事臣切惟琉球繫繫必請冊封宣德間遣內監其遣正使給事中副使行人定于正統之年近查得萬曆二十三年五月內該福建撫臣許孚遠題據琉球使者于瀾等呈琉球中山王世子尚寧父王受因闕白擾害以世子當國乞奏請封該撫臣孚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議遣使臣一員賁勅到福建省城聽其差官面領或遣慣經海濤武職一員同彼差官前去該部覆從領領爲便等因奉 聖旨琉球襲封待其世子具表中請你部裏具題遣官領封福建省城聽彼國使臣面領又查得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內尚寧具表請封隨據差來長史鄭道等稟稱乞照舊遣官該部覆仍頒領爲便等因奉 聖旨琉球世子尚寧請封具見恭順但該有通國印結及世子特具表文方見敬順大朝行與他知其差官一節陪臣旣來敦請著選慣

海廉勇武臣一員同他請封使臣前往行禮不必採木造船以滋煩費亦不許多帶人役騷擾彼國有失朝廷奈遠至意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尚寧進貢乞差文臣等因該部覆奉 聖旨尚寧准襲封琉球國中山王旣遣官懇請照舊差文官去臣切惟琉球一封 明旨三易而頒封則初旨也繼因其懇而遣武臣繼又因其懇而仍遣文臣於是遣給事中洪瞻祖行人王士相令侍海寇寧息渡海行禮及瞻祖丁憂改遣右給事中夏子陽二使銜 命至閩伺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堂

警待渡二年餘矣今年三月內該福建按臣方元彦會同撫臣徐學聚疏爲海氛未息國體當重乞懷封使之役以隆君命以緩遠夷事揭到臣部大畧言倭奴出沒不常薩摩紅番巨測而閩去琉球萬里匝月始通以一舟而數百命之安危隨之以二使而中國之體統繫之請遣武臣今次暫駕成舟或咄彼舟以往免採造之役跪上月餘未奉 旨下部蓋撫按目擊甚真而所爲 君命國體外夷內地計者甚周悉矣而臣愚見切以爲莫若初旨之直截頒領之省便

何者海與江河不同外海與內海不同浪大如山波  
迅如矢風濤洶湧極目連天無處河泊數百人以一  
舟爲命至危也琉球東隔葉壁山卽爲倭國天使館  
去倭使館不二里而近況海外諸夷不知若干國率  
浮游海中剽劫殺戮至不測也使臣之舟木必合抱  
造必數年及舟成定穩猶有壞裂重造如丁丑之事  
卽昨撫臣移臣書言舟成矣獨一桅無處可覓蓋採  
造一節至不易也舟設桴翼造水帶至載棺而亟銀  
牌於棺首書云某使臣棺令見者收而瘞之至不祥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七

至

也如此而使給事行人天子之近臣冒萬死一生  
以榮海外之裔矣不亦可已乎卽武臣亦臣也若不  
採造而與之一幕分明棄之魚腹中矣況且欲擇廉  
勇者有此武臣不以干城禦侮而使冒萬死一生以  
榮海外之裔矣又不可以已乎夫尚寧以世子嗣位  
雖未請封號而干其國者若而年矣國體使臣聞繫  
匪輕非萬不可已不必行非萬無一失不宜遣萬一  
海若爲難有同諸水濱者萬一或敗侮子有委嘉熙  
於草莽者萬一彼國將迎稍有不虞何以處之其爲

國體之傷君命之辱亦不小矣寧獨有司採造之  
累彼國供億之難也先臣刑部尚書鄭曉吾學編有  
云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禮與四夷來王入蠻通  
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夷  
官請命於京師使臣致命于海上兩得之矣鄭曉  
此言良獨有見藉令當年建白在先朝亦必變通  
臣伏詞初旨善繼善述所惜者成命中段而所  
幸者使晚未發也臣今請斷行初旨一舉文武臣之  
遣而罷之自古明王以無事治天下計中國便否耳  
皇明經世編

於外吏何有哉

李文節集

卷之七

至

旨冊命已頒使臣久出無中止之理禮部便行該  
省撫按作速完造海艘令差去二員渡海竣事以  
昭大信仍傳諭彼國以後令其領封海上著爲定  
規

書

報北新聞吳主政

北新開

承枉教具見勤職愛民虎懷求益意甚盛也不佞曩  
構貴部見權關故事後隆之數常浮於前權不佞嘗

與諸公談以爲若丁不盡利以遺民若日益歲增國家萬年無疆史何底止愚意欲易漸加爲漸損卽如前報千金今報九百九十卽少此數金而廉者自廉能者自能於國計無毫髮損而所益于國脉國體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及聞名臣錄成化中有大司農周文端公經者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則不佞所論先輩已有先得我心者矣古人言存心天下加意窮民總之心要存志要加誠存誠加而民不被其澤者否也高明以爲何如

皇明經世編

報徐石樓

海禁

李氏文節集

北新園選

平露堂

弟生長海陬少時嘗見海禁甚嚴及倭訖後始弛禁民得明往而稍收其稅以饒兵自是波恬或言弛禁之便益貪民藉以爲生且禁陸路通爲患滋大而所通乃呂宋諸番每以賤惡什物貿其銀錢滿載而歸往往致富而又有以彼爲樂土而久留者頃因某易山一勘彼謂中國何知有此山迺此等所爲遂憤而殲之甘心就夷之民無足憐惜而自此彼必不容留吾人卽吾人無敢留亦未敢往實爲中國閉絕此路也

或欲隨船給批責令船頭夥伴相保結如十人往而九人歸連坐之不知此說何如至于紅毛番或謂偶飄而至不操兵挾刃而以貨貝求售倘姑憐其窮途聽民與市而以廉明官監之不令稅使參焉自有石書惟承大教而亦微聞丘里之言輒敢撮拾以復耳

記

寶應新開運河成記

運河

淮揚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高郵寶應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繇而邵伯故安皇明經世編

李氏文節集

西

平露堂

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圍田爲漕利者若千載後迺因其圯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之竟亦安流已獨寶應故汜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瀾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焉風之所激爲洪濤巨浪簸蕩湍悍震天撼日幾與渤海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息相戒望雲物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于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衝擊柁不及旋巧不服施卽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饒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得

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之生一餉之不期胥溺俱沈  
輪於陵龍龍之宮而下爲魚鱉食也卽如往歲壬  
午之變可觀已 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不愛勞  
費酒沈沈災於是察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臣棄  
園田之迂舉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  
水注之漕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撼  
日舟工舵師之所眩瞀辟易而相戒者今若蔣渠川  
涂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沈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  
旦安若衽席但聞呼譁計而狀狀乃之聲蓋其便利  
皇明經世編

大文 卽集 主 平澤堂

大夫子惟縣官倚漕而食實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  
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卽清濟濁河疏濬底  
定彼漕艘者非故壺壺將就可懷挾提挈而越之亦  
非效烏集鳥飛兔興馬逝雖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  
喉何言脾胃故實應之於漕亦急已曩年年爲患議  
者數數至于今而始河何哉經始之處眾不及瞻更  
以脩習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咎則難役鉅費繁所  
出不貲上之不得仰給于內帑下之不得復括于外  
庫減省則不足以說功而贖給又於何處之則難重

在數易在事者率遽騰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患則  
難幸賴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  
勞費費知人善任以有成功蓋非臣之力 君之德  
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起與嘆及  
觀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賢焉左右治鄴而君  
拜臣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木必漳水在其  
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抱臣如鼓事如車技如  
馬則惟今日之謂余故記之以備修河渠者採焉河  
南起新鎮三官廟北經槐角樓至寶應南門長三十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漕河 主 平澤堂

考

九邊屯政考 九邊屯政

夫邊計最重且亟者莫之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地  
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稻之所棲未耜之所刺綿  
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卽古寓兵於農之  
遺而漢趙克國諸葛亮晉羊祜唐郭元振韓重華諸

臣之所嘗收其利者二百年來 聖明憂勤於上者  
碩望盡于下將臣經畧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  
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  
則收之得失異也何也 高皇帝憫海運之艱詔羣  
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  
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制如此其周也邊境苟旣  
寧徹守關士卒僅備議案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  
其寬也山西沁洲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  
分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九 屯田 于露

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  
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  
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漕輸買  
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  
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  
畧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  
屯堡七百餘所與用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則故  
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  
利也緩故利集卽所稱渾中渭濱涼州振武之事不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之九 屯田 于露

當過之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閒之  
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  
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  
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如梁材所疏者  
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管  
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足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  
者虛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  
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戡地明日徵通  
輒起正德寧夏之變令地荒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

而入胡如王禪所陳者矣。恬嬉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蕭條，沃壤既棄，麥粟不繼，士馬不飽，挖運倒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乏。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廉幹吏，開荒蕪，萃豪族，嚴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墾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便，紛紛清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執若捐以予人，請明詔有能墾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九邊志

元

千石堂

鹽政考  
鹽政因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

鹽政考

四

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著計臣持籌，苟嘗不孜孜邊計哉，而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攷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鹽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輒有場煎有電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資，士飽馬騰，扞圍疆圉，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四

三

千石堂

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貨益於右，至便也。食鹽之家，禁不得牟商利，一切諸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電丁給鹵地，給草蕩，領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難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白出鈔收之，下以資電戶，上以挽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雖政權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因是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日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償開



中越次放支是帑貨固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隘司也自司農葉洪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賈絕於家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賈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勲戚恩澤或權倖請求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一以供攤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也自守支始也次同貫煎藥同積薪有數十年老灰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也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貨丐生欲無逃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貨不貨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日挾餘鹽者絞貨

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家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櫓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輒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網維不弛微察有加焉猶尚如是有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其何以每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艱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攷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攷其始末詳具發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說

宣府鎮總圖說

宣鎮本秦漢上谷郡其在國初與遼爲唇齒設開平衛置八驛自太寧予虜興和旋廢後以開平單弱無援徙衛獨石而宣遼聲援絕矣若論形勢紫荆控其南長城枕其北居庸左峙雲中右屏內拱陵京外制胡虜西北一重鎮也共五路險隘則獨石鎖鑰全鎮最急而青泉馬營等處改虜大率所繇入稱要

雲中路葛崙青邊諸地與西路張家口西陽河一帶爲最衝而東路四海治間門溝諸險次之曩西路之弱不嚴則洪府急北路之弱不固則延永急從金家莊以寇龍門則沙威麻路急從大白陽以寇趙州則新陽新城急奔海子口入西海治則南面黃花西而水寧不得安枕臥也自款貢以來虜不聞入而宣鎮李思伯令按行沿邊若千里高瞻崇臺列城聯臺分兵建將旣飭且完北門之勢於今爲壯矣乃過計者謂史車二屬夷散處內地人能漢語熟我蹊徑趨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四

下卷

者藩縮大種猷女結驪撫賞厚薄易生恩怨爲肝腋之憂不知各夷內附世作藩籬已二百餘年弟豐其饗餼其其撫賞間察其一二材智者優卹之朝得其忠多資其力固甚易也或又謂上谷遼外咸爲暗虜却落各酋咆哮尤難駕馭夷性貪慝可以餌彼者漢財物因款市易之其終縱在乎我耳所慮者備久而懈豺狼之心一旦去久而驕豺狼之欲難餵宜兵素荒戢戰然懸而不備玩愒日月將校無侵聞之勢伍譚聞弊之志能無銷鋒鈍較一朝行不能受甲

乎聞弘治中宣鎮積粟至六七年少不下三四年以今之積不逮遠甚迺有謂鎮鉅京師僅三百餘里卽有急空運可行是直一時之權非爲宣府計長久者夫惟撫而毋懈其所以守守而毋忘其所以戰訓練以待發儲峙以待饋宣鎮無憂而 咬京之片長鞏固矣譚者又謂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從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果穴不除則當通宣迤以爲絕塞嗟乎此兩策者姑蓄以俟時可也

大同鎮總圖說

大同鎮總圖說

皇明經世編

李文節集

卷四

下卷

大同本秦漢云中郡國初設大同府封代王爲平坡峻坂用武之地北退三胡而藩三晉而南爲三關扞蓋自昔華夷互爭疆場所必守者也長城久圯障塞咸絕虜騎奪入直至城下往時左右兩衛之堡未增內外五堡之規未拓新平坪遠淪於沙漠威遠井坪孤懸無援蔚石渠谷湮沒而木柴僻落之界悉棄置不防虜遁乘間數侵軼而中國不得安今按行沿邊六百里設險爲防堵臺城堡基置星列將士盡地而守之全鎮三市場而督撫專論其二法制周備武

衛清獻益亦稱金湯已而議者猶以爲未可輟慮良亦有說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邊關近虜一出套卽涉大同之境至通也獨恤煩繁告災種稼居者有轉徙之憂戍者有疎畧之虞詩不云乎網緦彌戶網緦云者豈一補直一杜塞之爲已足哉夫惟規近擇遠經始圖終室於將萌章於未敵相時擇宜不餘力而讓便則西北永無慮憂而東南畿甸庶其奠枕乎若夫士卒憊驚如往日脫中叫呼此風未必盡除昔恭襄許公論以正紀綱明法令爲第一義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文獻堂

平露堂

亦在事者所當留心也

城垣主意

城垣

南工部設主政一人專筦內外城垣三歲而代歲費有至萬四千金者少有萬計問之胥吏曰經費也每歲春秋兩閱城司空與司馬內外守備給事中御史期日分道而行日中會食罷而散戊戌秋告竣余攝事陪閱匠作隨行余所至飯詰之間扶其不勉者故事秋間後率輟工涉冬及春間壞度費爲之估計估定然後修是時嘉善陳君樞城垣余謂之曰天未

寒工何爲輟惟是繁鉅者以待來年若尺寸之隙隙數甃數瓦之費一手一足之力宜及今修補而令匠作曰吾尚欲閱也仲冬余再與陳君閱內城則來年卽不修可矣卽欲完美不過一二百金足矣問外城繇內馬道行城亦可觀及至一門余步出城視之則敵甚无覽俱無始知所修止一面閱之所見而所不見者未嘗修也豈有以一面之城而不壞者蓋緣諸公閱時惟與皂所導不夾城而行內行則俱內而遺外外行則俱外而遺內官作胥吏掩飾乾沒利其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李元節集

不露堂

料以潤私家爲日已久故歲修歲壞迄無了期蓋余竊笑工部之修城有似纂煢煢未已也曰夕且復壞殫未已也曰旦且復養古人論讀書當與作別計余謂城垣亦然夫城垣亦人家樊牆之鉅者耳人家樊牆遠者百年近者數十年未開歲歲修者凡作事必先立意工部以歲修爲令甲以萬金爲經費立意舛矣沿襲因循莫知其非也余意欲無時不修欲一修不復修夫一官三年專且久矣何物城垣獨不度歲乎尔視內城堅完無庸修不宜動輒稱內外二城飾

虛聲以滋費也。外城十四門。有易完有難完。當先從其易者。併集工作完一門。復修一門。約三四歲皆完。可無修。即修而費少矣。而余欲主政處外城。非典禮白事。毋旅損。時時乘筭輿往來巡行。以工作春鍾。自隨丁無閒歇。隆冬而後止。百凡器械。瓦磨灰泥之類。無不經心。糾日三年。不離城垣之下。三年之後。委官可罷。匠作可散。宦可撤。營繕之帑可絀矣。

皇明經世編

李士人傳集

城垣

毛

中書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一

徐宇述閣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夏允彞爰公

朱 積早服參閱

蒼霞正續集

書

葉向高

答劉雲嶠 事權

得教甚慰。時事艱難，束手無措，非面晤不能述。非吾丈親在此，不能信也。閣中無事，取起居注，徧閱之。每

皇明經世編

蒼霞正續集 事權

平露堂

于官府之際，細加泰究，因知今日之塞，隔其受病甚

深，由來甚久，蓋當

主上冲年，江陵為政，一切政事

不相關白，至于起居食息，皆不自由，上心積憤不

堪，深惡臣下之操權矣。代者窺見此意，曲為將順，後

來相沿，無所校正。又聖明深居日久，更防太阿旁落，

臣下一言一動，皆以為竊權為市恩，而士大夫日逐

所爭，閣部日逐所請，無非官爵一事。上洞見其情

操之愈急，故雖千言萬語，而卒不能入也。且如枚卜

事，上本不欲速行，而言者又張皇其辭，以為大物

北人與南人爭，外衙門與內衙門爭，內衙門又自為

爭，即其人不爭，而附麗推戴者又為之爭，人各有心

衆，各有欲，累陪連章，煩費天聽，如此則安能而不厭

安得而樂從乎？此皆不肖之最苦者也。又有甚難處

者，向時士大夫雖門戶各分，而途徑猶未甚雜。今則

岐路之中，又有岐路，千態萬狀，難以具陳。即平日相

知之人，皆為戈戟，平日號為君子之人，皆不相容，而

為執政者，左右之祖微分，猜嫌之數，便搆昔人謂兩

姑之開，雖為婦，以今觀之，兩婦之間，亦難為姑而兄

皇明經世編

蒼霞正續集 事權

平露堂

其不止于兩哉。主上于言者紛呶，本所不喜，不肖

極力維護，又賴聖度之如天，方得無恙。竊意群情方

開之時，且宜鎮之以靜，示之以包容，俟其曲直既明

成教自判，如摧枯毀齒，固其自然，則可以不傷，而諱

者又責其怯懦畏事，不知以如此之閭臣事，如此之

美主，天顏隔于九關，事權操于六部，而欲用一手一

足之力，盡厭天下之人心，竊恐臯夔稷契而在，亦冇

所不能也。

答熊芝岡

遼寧

讀大疏知門下以常平法積穀至十餘萬而且繕城

砌事修濠築塹爲遼人建教百年之利嗟大使天下

之爲宦者皆如門下將天不能災歲不能害夷狄雖

強不能爲梗也而何至于墜困張皇如今日歲業已

擬溫旨下部覆行矣何欲徑擬通行九邊然恐人以

此族門下故且已之侯部覆再處也頃賑荒論中倦

倦以贖贖積穀爲言其于門下之意殆有合焉屯田

事則內中亦無人主持閣臣擁虛名耳雖屢擬旨督

責何人奉行門下所云那有嚴旨做得一事者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可嘆也今日凡百不足輒請內帑此在 主上固當

沛發以濟一時之急然爲國家而專靠內帑豈是長

策門下所云勤耕苦力以自壽活計者真是至論今

之君子誰肯做此事亦誰肯發此言門下于是乎不

可及矣任事難任事而任怨尤難即屯田一事人固

有笑門下與不後之迂者不知古人有屯兵十萬不

虧斗糧載在史冊中班班可考也彼果操何術而能

爾哉以九邊百萬之衆盡仰給于轉輸而絕不講求

祖宗養兵之舊法此真可爲痛哭而流涕者不佞

已矣心力無所施矣抑與門下一漫及之

答劉雲嶠 疏揭

承教疏揭不宜太多此是至言然揆之時勢則往日

之疏揭可少而今日之疏揭須多何也往日大事不

行小事則否今大小事皆不行矣小事行故所爭者

專在于大事今大小事皆不行則無所不爭矣且如

各衙門之署印也大僚之陳乞也銓部之掌選也諸

如此類皆向之所謂小事也然而停一日則一日之

不便欲不言得乎近者戶刑兩部之署印至用數十

揭苦請而後得如是則揭安得而不多上安得而不

厭也至于疎揭之發拔委爲不是無奈人情相責望

罪其緘默不得已將事體明顯如儲講校卜考選大

僚之類所可露卓而言者稍與抄傳以塞天下之口

而他之從中容請內降封還者非但不敢抄傳亦不

敢以告人也今日世道得清議之力亦受清議之苦

蓋古人作事尚有許多委婉至于枚其迹汚其名而

不恤而今日稍有曲折議論便生衆喙一瞻身名俱

敗故其弊也寧失人主之微而不敢犯悠悠之口寧

視事之不成而不敢使心之不自所以上下之交日離而于天下之大計卒無濟也。近孫洪漢見貽一書爲忠告之譚。不肖報之謂病症異常雖有神醫必切脈觀色深究病源而後爲之處方庶幾萬一若未嘗親面相對而徒此以症往彼以方來藥非不良而于病終無濟也。

與申孫老第二書 閩臣

自不力受事以來六曹之政絕未嘗有一語相聞甚至上疏之後揭帖亦無直至發擬然後知之倉卒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閩無從商確前以意爲之票答而已至于事有壅格則無人不相委罪卽六曹亦云吾疏上已了矣其得旨與否閩臣事也故嘗謂今日人情論事權則共推閩臣于事外惟恐有一毫之干涉論利害則共扯閩臣于事中惟恐有一毫之躲避其難易告衆已大失其半矣而又事無大小皆須備請前請稍遲便相督過每日閣揭常數十上至有一事用二三十揭而諱者猶病其緘默也豈不困哉不肖無聊之中每思高皇帝罷中書省分置六部是明以六部爲相也閩

臣無相之實而虛被相之名所以其害一至于此今惟遺高帝舊制仍裁閣臣而以天下事仍責之六部彼六部操柄在手事有分屬猶可支持其與閩臣張空拳叢群責而徒憤悶以死也不大相絕哉何欲以此意形之論奏而恐其駭人終不敢吐今漫爲吾師一述之

答徐制臺

封虜

六曹事務與閩臣杳不相聞昨見大揭始知該垣之有抄奉也今人視封事太重持論太輕不知塞下之安危全不係于虜封之成否所以封虜者亦以故事如此彼既來請不可靳之耳其遲其速何足介意譬如小兒索果但當與果食與不食不必強也夫所謂辱國者或我使至虜庭虜餽塞不受如宋人之於元吳近日之於倭夷乃爲辱耳今齋勒者不過冗雜小臣不足以當命使勒留塞下來領則予不領則勿予於我之體向毫無所傷奈何以虜之領不領爲我之重輕不幾于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乎若欲將勒收回俟其來領又再與之則忽出忽入其輕愈甚思已新

卷之一

六

而復施汗既及而復渙豈成事體止殆持議者不審之過也第書生也不諳塞事但據其所見始終謂封事不必譚俟其自來聽其自至間應文告謂朝廷念其先世恭順不絕其封勅書已具如其遲延不領責當在虜我無預焉如藉此要挾必不汝聽我中國何利於封虜而急急爲此也今日處此事似只當如此自是省事彼廢弁何所售其謀遊客何所鼓其舌哉若虜渝盟犯順邊備不戒則封疆之臣當任其責又不待廟廊之過計矣向時掣任事之肘多在于大臣今不在大臣矣又凡事皆然不獨此事第之所以決欲去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封虜

七

千露堂

答韓辟哉

海警

海警紛紜人情震擾知煩門下之清思也望日有三賊舟至松下都邑人皆鳥獸竄蓋在嘉靖戊午倭賊不二三百人臨城守堙之人聞銳聲即走頃刻城破屠戮無遺殊怪乎今日之驚懼也彼時倭來極多亦不過千人其餘盡係漳泉之人然他處尚未有從賊者今敝郡奸民平居無事尚縱橫海上殺人如麻

莫之敢問卽被殺者亦不敢告一旦有事此輩盡化爲賊內地之可憂更甚于倭矣昨松下之賊彼處恬然不驚而聞邑人惶駭若此幸徘徊一二日揚帆而東未敢登岸然安知不爲此以害我且狂我乎報倭者卽稍張皇願勿以爲罪不然以後不敢報矣敝邑以淫雨故城垣倒塌百凡弛廢得此警練一番在事極力爲綢繆補緝之計良云厚幸但兵食空虛難于料理往時當道以敝邑爲省城門戶設兵數百名爲福清管其後改爲總鎮標下今誠酌量派撥使人情有所恃不至逃散福清安而省城亦安矣門下向有此意故敢申之若倭之情形以鄙見度之一時未必入犯卽入犯而我仗當道之威靈鼓舞將吏以與之抗彼一剗則數年不來矣惟其據雞籠淡水永興我市我應之則不可不應之後且借爲兵端而其地去我順風僅一日程耳彼無所不犯我無所不備諸凡濱海去處皆不得寧居而奸民且挾以爲重益與之合此則門庭之寇腹心之疾其爲閭閻無已時也以宗社之幅諸公祖之庇未必至此然事勢不得不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海警

八

千露堂



不得不爲之防者，偶爾念及，輒取私布之。

朝鮮考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卽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蓋慈嶺爲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卷之一 平露堂

九

界國朝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顥表賀卽位遣符璽郎侯斯齋金印浩文封顥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官室壯乎顥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皇也顥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樂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歲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隣倭虜創于此恐將逸於彼倭役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卷之一 平露堂

十

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井法而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顥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通寇報詔耽羅附庸也蒙古人亦人耳爾何樂焉通寇以朕命令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項之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償也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語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曩高麗貢獻數使者闕海幾不返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顥獻死子偶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諒仍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諡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匹布萬疋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婦言偶辭馬血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兩相李仁人廢偶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夷來朝夷未靖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偶昌不當立瑤暴虐史人

心園虛無王，合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許，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逮樞表者鄭總，覲留之。旦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二年，表更立，約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叔嗣。宣德元年，遣使賜初五經圖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禔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方物敦誠而已。毋金玉器，禔再達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川表酋凡察童倉通，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佐以爲言，詔問禔：「何？」凡察歸建州，尙未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禔留其私屬，請撤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尙國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面夷寄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尙世子珣冕服，制辛卯嗣。三年，子弘驥嗣，解而歸，進其

叔瑒。天順三年，邊臣疏瑒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西郎卜兒哈累部成諭之。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鷄，却之。時方征建州，瑒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佐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瑒卒，子晚嗣。六年，晚卒，從子斐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斐卒，子暨嗣。暨病風，遂其弟憐嘉靖二十三年，憐卒，子崐嗣。崐年卒，子恒嗣。時日本入寇，奔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輿倭市。恒輒捕以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平露堂

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恒卒，從子駘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高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禍偶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于上國，逐其兵禍，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禍昌皆非王

氏不當立乃黜<sup>六</sup>自立<sup>八</sup>理<sup>八</sup>復不道國人請命 高皇

帝立先臣贈瑯別郎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裁而虛

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顧以爲仁人子皆寬甚

乞下史館昭雪之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西相距二

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

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

居宇永知文字喜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

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綸

字布白礪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狗海豹皮人

自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室

稍魚昆布杭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

歷遼陽廣寧人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苦女直遽劫

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論曰隋唐之

際高麗勅矣觀其勤駕來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明

興濡沫御流皇風淪被頌豆詩書爲冠帶固華教遠

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撫有經亦先

聖之遠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

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皇前言徵

于左奉神聖之所像謨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 西各考

西番古吐番地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至唐時并吐谷渾始盛唐末復衰宋入貢不絕元世

祖始郡縣其地以番僧人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額

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

二年遣使持詔諭之隨寇臨洪守將韋正禦之時河

米未合師不得濟正視天賊若平者則令河水頃之

有水頃之有水如巨屋自上流而下風隨之米合師

渡河誇其營賊大驚請降自是諸部相繼來降六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千露室

令諸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藏

佛寶國師給玉印置烏思藏朵甘二指揮使司及宣

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府官故國公南哥思丹入

亦監藏等爲指揮宣慰招討元帥萬戶等官領之明

年陞烏思藏朵甘爲都指揮使司置西安行都指揮

使司于河州以韋正爲使統二番司復封番僧爲大

寶法王大乘法王闡教王護教王闡化王贊善王凡

七王各給印誥俾導其衆約比歲或間歲一貢使者

賜往撫諭八年川藏族殺我使輩哥鎖南等於是命

衛國公鄧愈爲河西將軍，沐英副之，討川藏師分三  
道進，復其巢窟，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  
匹，牛羊十三萬而還。十二年，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  
使汪舒朵兒癭、唃子阿卜商等叛，據納騰七站，復命  
英討之。英兵至洮州，賊皆遁去，斬叛逆土官阿昌失  
納等，築城于東麓山南川，留兵戍之，疏開。上曰：洮  
州爲西番門戶，城之是扼其喉矣。命置洮州衛，英兵  
進擊三副使癭、唃子悉破擒之，斬獲人畜甚衆。十五  
年，勅松州衛指揮耿忠令番人討戶出馬，克賊名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番

去

平露堂

差發二十年，禁番使閑出麻鐵。二十五年，建昌衛指  
揮使月魯帖木兒釋忽榮等叛，都指揮使瞿能討之。  
月魯帖木兒遣人請降，諸將疑其詐，請擊之，能不聽。  
賊遂遁去。上命涼國公藍玉討之。月魯帖木兒與  
瞿能戰敗，玉誘執之，送京師伏誅。玉因言四川地曠  
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便化，蓋內軍衛少而備衆  
寡也，宜增置屯衛，杜遏奸萌。從之。玉又請籍民爲兵，  
并討長河西朵甘百夷，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  
堪！長河西諸夷姑待後舉。玉遂班師。明年，製金牌信

符，遣使頒給諸番，諭之曰：往者朝廷有需于爾，必以  
茶貨償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多假朝命，漁獵  
爾等，朕甚惡之。今後遇有差發，必令符乃應，不者械  
至京罪之。隨立茶馬司於洮河二州，聽番人以馬易  
茶，民毋得私市。遣者死。遣曹國公李景隆至番市馬，  
以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衛士。  
復令禮部徵長河西打煎爐番酋貢以納馬，修貢諸  
番咸稽首奉約。茶法大行。永樂元年，遣使賜番酋及  
諸國師白金鈔幣，定番族來朝賞格。四年，迎番僧尙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西番

去

平露堂

師哈上麻至京，封爲大寶法王，厚賜遣歸。明年，遣指  
揮劉昭等往西番設驛，通使仍撫諭軍民，昭還遇番  
賊劫掠，率衆攻敗之。洪熙時，曲先安定二衛酋邀校  
中使朱英討破之，以番兵從征。功，國師定卜格刺思  
巴等皆晉秩，給結命銀印。宣德元年，遣太監侯顯等  
使諸番，更三歲方曠。正統四年，生番隨渠等八百二  
十九寨寨首曲吾巴等各遣僮入貢，初諸番有欲貢  
者爲生番所阻，松潘守將趙得遣人諭之，故相率貢。  
后揮趙諒與番僧尙巴有隙，因與得誘執之，掠其財。

其弟小商巴率衆人犯遣都御史王翺都督李安討之翺察其枉出商巴于獄具以聞諒伏誅得請戍復命商巴爲國師十四年停西番金牌歲遣行人四人視茶政累奉間西番黑樓等三十一處男婦一百餘人朝貢諸番衆服獨董卜韓胡都指揮使克羅俄監架稍架鼎懌慢屢詔讓之未幾死天順五年番寇涼州圍都督毛忠總兵宣城伯甯頤戰却之八年西寧番族把沙竹亂誦與巡撫都御史吳琛率衆討破之初番僧入貢不遇三四十人景泰漸增至天順遂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茶

七

平露堂

三千人前後絡繹實賜不貲所至騷動成化元年禮臣以爲言詔諭開化王令遵貢期三歲一至毋多人毋雜用國師禪師等印未幾番僧劉巴堅泰等以秘密法進天子愛幸之法王封號至累數十字道從用執金吾使賜予駱蕃其徒錦衣玉食至數千人矣九年岷州番入寇千戶包景禦之被害十七年給烏思藏諸番王及長河西魚通寧遠等宣慰司勅書勸令貢時四川陝西輸入十九年以都御史阮勣言歲運四川茶十萬斤至陝給賜番僧二十四年罷行

人煎茶以其不受約束者徵兵罰罪以懲其餘冬上諸行之正德初番僧復肆法王請吉我些兒名烏思藏使也以術得幸出入禁中請授其徒二人爲國師還居烏思藏如大乘法王何入貢禮部尚書劉春言烏斯藏遠在西方性極頑犢雖設四王撫化而其來貢必爲之節制今毋患邊而已今無故遣僧往萬一計誘羌胡妄有所求請因以日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復之則反生事始其害甚大請罷之不聽尋遣奄劉允入番取佛禮部尚書毛紀及臺諫連章諫止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茶

八

平露堂

不聽是時西海通虜亦不剽暴掠西番無寧歲徵兵逐勦虜避走松潘旋婦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歲入境殺擄人畜卿與諸將各擁兵不戰總督尚書王憲以聞詔讓卿八年流岷番賊數入鞏昌脫石騷動自景泰後茶政稍弛番馬多不至非復開初時矣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理其事一清請復金牌信符舊制疏口臣考前代自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宋熙寧間行之所謂倚山之產易廐之良無害而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九

平露室

利計之得者。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武守之有庸。必不可闕。井庄使于番也。因納馬而酬茶。禮尊名。廟非互市交易之比也。且非獨以馬故也。蓋西番之爲中國藩籬久矣。自漢武帝表河西。列四郡。斷匈奴右臂。而漢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羌而南者。以羌爲世讎。恐議其後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能無戎馬之跡乎。夫羌夷之人。本非孝子順孫。徒以資茶于我。絕之則死。故僞首服。從此制。脊控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後朝。獨得之者也。項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巡茶之官。率莫能禁。坐失重利。垂六十年。宜徒邊方之騎乘之用。將來遠夷無資于我。跳梁自肆。將生意外之憂。撤藩籬之固。甚非計也。請下所司。申明舊制。昭示番族。從之。十二年。烏都鴉鴿番爲亂。四川巡撫楊守禮討破之。是時金牌爲海虜所掠。盡散失。二十八年。劉崧以爲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北虜抄掠無已。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番人納馬。欲得茶耳。誠嚴闕出之禁。雖無金牌。馬將自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十

平露室

不終終無益也。宜給勘合。如成化故事。從之。四十二年。烏思藏開化等王請封。上以故事。遣京寺番僧遠丹班麻等爲正副使。以通事序班朱廷對監之。班麻在途。驛搜。廷對歸。白其狀。禮部議。自後請封。卽以勅付其使。毋別有所遺。從之。封諸藏之不遣番僧。自此始也。王瓊旣定諸番。亦卜判亦爲虜所殺。復西陲稍寧。至隆慶末。虜俺答以迎佛爲名。復駐牧西海。蠶食日甚。番人大因。父其地。自烏思藏。朵甘。二都指揮使司外。爲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曰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朵甘。倉。唐。曰朵甘。川。曰磨兒。勘。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戶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刺宗。曰字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曰納竹。曰倫答。曰果。曰沙里。可。思。曰。字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曰。字里加。刺。錯。牙。曰。泄里。獵。曰。門。側。象。孫。皆。洪武間所置。其後亦時有增設。及族種甚繁。不勝紀焉。番有生熟。其受差發者。爲興番。不考爲生番。亦質。

朴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音樂尚琴瑟食  
酪衣租居毛帳務耕牧好狼鬪貴壯賤弱懷恩重利  
尊釋信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析支涼水爲  
大物產犖牛銀羊艸上飛骨爲犀金剛鑽馬價珠銅  
佛天鼠皮沙棠樹黑驢爲奇貢道由四川陝西真遠  
約多人且不如斯至隆慶三年俱限三年一貢定名  
數每歲赴京毋過十人餘留邊候命賞賜有全有減  
著爲令

論曰西戎爲患自三代然矣盛于漢熾于唐而馴服  
自明經世編

卷之二 齊東野語集 四庫

王 平露堂

于明非向背之情異也合則強分則弱勢固然耳然  
當其強也足以抗虜及其弱反折而入于虜抗虜則  
虜虞是虎爭之形也折而入于虜則我虞是蠶食之  
漸也是又無全利全害者也夫正嘉以前河湟之守  
本失虜不西也自亦卜剌通俺答論而青海爲虜穴  
矣負隅而眈眈我其能久有羌哉以羌合羌尙爲我  
患以虜合羌憂方大耳夫欲制羌命伐虜謀則有  
高皇帝之神謀在其毋泄洩然以羌予虜也

屯政考

屯政者自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  
行於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時  
邊境旣寧撤守關士卒僅備備試察外悉令屯田人  
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  
城操之策其區畫何其詳也文皇帝納黃輅之請  
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且令各荒屯  
職上能自閭閻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繼以積穀  
獨天下墾書彙論其激揚何甚至也列聖相承遵而  
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土一切用度多  
以粟易於是令戶部准輸買糴多至二三十萬石少  
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脩復  
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  
八百匹脩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其甚博也蓋國  
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  
代養兵之弊管仲議其善見錯居其善而趙克困諸  
葛亮手祿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效法至善也  
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若干賄補相繼逃亡田畝  
日荒而九邊供輸之費遂以大困惟時心計之十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齊東野語集 屯政

王 平露堂

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脩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弊之由。可爲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一。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于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爲振舉者一也。祖宗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之數。而考較之。謂之保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而移碯瘠于軍士。低昂寬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廢。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備。故入皆自完。而不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

終橫出沒。擾我禾稼。即欲力耕厚殖。徒爲虜外府耳。此可爲振舉者三也。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掄家。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校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悔。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強政脩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番鍾盛于戈矛。墩堡密于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于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旣散墾。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亡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于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繙。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寬。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



邊重鎮國家根本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蜀天下之脂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嘆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蓋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東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辟闢所從來但使充無日閒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風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當之歲凡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于垣士饜于包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捷虜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禮集

屯政

五

平露堂

反伸威固圉非屯政曷繇哉愚故略著其顛末今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京營兵制考

京營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泰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泰漢以來然哉蓋在周之盛時五兩卒旅之法統於大司馬者已最爲詳備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秣給琫琕之密以從事于行間故武備日張鎡場無虞迨後鐵

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然竟皆不振豈其制度固然哉積漸之弊使之也我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無肘腋之虞強臣無專制之患爲謀藏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劉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籍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層廟堂宵旰之懷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蓋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槩有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等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有右哨有左腋有右腋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成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下三千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銃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益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禮集

五

平露堂

革不試將媿士歲日以廢壞至于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已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懲達多難之秋深惟良策題于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銳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而爲六十四陣鐵後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強斯亦有足觀者矣夫抵法久則窳人久則玩以二祖之盡制曲防勢禁形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懲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及景泰之所爲遂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日奮武耀武練武顯武口敢勇果勇奴勇鼓勇口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威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練之期年一報代何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各口選鋒不行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浸失其初創設于私門搖克于主帥上下

相蒙荷歲月無事愈益脆懦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虜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遣都門盡閉烽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強兵禦虜之略諸臣題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銳統以勲臣督以樞臣遂以臺臣省臣其大指俱如洪永時而規制爲簡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弊之端又有甚于曩日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倪強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于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缺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閒買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則當時亦已無兵矣況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揚竿射石飲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于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相循士卒者也多買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之請托者耳大彼匪輪財于此不得不取償于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若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

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饑甚有典衣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銳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上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日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趣走納喊若禽獸拔河魁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揮無羽之矢懸無鞘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于下操之日責追賂錢漫無統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賈名冒支經費按殿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管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爲居重馭輕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番鉅足勞未嘗操戈執銳以從事于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飾伍迄于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廉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里畏懼赴命流汗決踵而不得休廼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復任徵發亦安能昂首伸眉度功絮藝乎此病在

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上下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于倉卒國難以支之誠使徵伐弦調恩哀上綱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誠望著者歲歷深者乃克其選而統縉子弟勿使之建旗鼓而率于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責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後期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養休至者毋苦勤勞訓誨之意而忘其蹶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克耗月程其功效使斯父之誨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議

保甲議

保甲

保甲之爲名也自王安石始也而保甲之所由行也

不自王安石始也。自周之比閭伍兩始也。周行之而善。安石行之而不善。則其故何居。周之法夷易易遵。而安石之法煩苛而民不便也。如一時務農。一時講武。周法也。而安石以十日晷休。民失業病矣。八百家出甲士。人步卒七十二人。周法也。而安石以二丁取一。民繫籍病矣。閭師黨正。以至兩司馬而上。畢簡賢能周法也。而安石所置廳簡指使諸官。率責緣爲奸利。民侵漁病矣。故夫保甲之難行也。非法弊也。以人弊法。故法行難也。夫不察行法之何如。而頗云法過舛也。因行法者之不善。遂廢取其法而格之。又舛也。則胡不程其害利而論之。自兵民既分。武備日弛。卒有崔符之警。有司之徵調不及。丘東手斃耳。誠能聯戶爲甲。聯甲爲保。束以長正。督以守令。器素精藝素習。一旦不虞。猶成幾以佐縣官之急。是編氓足任干戈。而金湯屹於田野也。此強兵之利也。覺察既嚴。人知自重。雖有作奸犯科之徒。推理亡命之黨。欲潛踪匿跡。出沒驛驛。而卜家之衆。必相糾舉。城社既消。陰謀自解。此弭奸之利也。世非胥庭盜賊。滿有往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

下

平露堂

禦人白晝鳴鎗通都。而里閭閭聞。鄉鄰弗敢。良爲可嘆。此法行。則一鄉之盜。合爲一穴。竄心戮力。如臂使指。非有跼蹐雄暴之資。孰敢睥睨于其間者。此禁盜之利也。卒漢合離。人有稅率。平居無事。則相與講明國家之約束。而遵行之。戶聽於長。長聽於正。正聽於令。玩法有禁。游惰有罰。導善消弊。其端在此。此正俗之利也。乃其所爲害者。又在於四利之中矣。調保丁以爲役。科丁賦以克需。胥徒踵至。錫犬不寧。是本強兵而及緣兵擾也。間右之豪奔走下民。如驅役隸。又其人印正與長也。印有所藏。匿民懼見。警敢誰何乎。是本弭奸而反爲奸藪也。鄉鄙之地。虛烟星落。守望甚難。中盜失救。吏奉三尺隨之。再後有失。民相沉匿不敢告矣。是本禁盜而反藉盜資也。若夫若正。既有名目。因而作威。恫喝齊民。若人府然。孰敢不聽。是本正俗而反導侈橫也。爲害若此。爲利若彼。將安所權。而可哉。愚以爲法一也。胡周行之。觀其利。未觀其害也。又胡安石行之。觀其害。未觀其利也。則亦足以明得失之由已。故欲行保甲。莫若省事。端事端。官則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兵

下

平露堂

皆責一而民易守矣。欲省事端莫若重守。守令守令賢則倡率得宜。而人胥服矣。欲重守令莫若嚴名實。名實嚴則人肯任事。而無因循怠廢之病矣。此之謂以人任法。而非以法任人觀其利矣。烏觀其害也。嗟夫法之弊久矣。固其後之積漸使然。有不可強者。無論保甲。今天下衛所有兵。郡縣有兵。此其人皆占籍行間。日受粟給錢於公家。而散散脆弱。緩急不可恃。相與恬然安之。不知怪也。斯亦足爲太息矣。夫舉二百年休養之兵。而不能訓練爲用。乃欲以歲月之間。責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 守 三 千露堂

序

耶司馬平倭凱旋叙

千倭凱旋

自宋以前中國所患苦無過北狄東南島夷。宜麟介視之不能爲大利害也。明興以高皇帝威靈海外震疊。獨倭數數入犯。屢戒不悛。其爲中國害駸駸與旁衛至嘉靖而兇駭極矣。然其衆不過數千。其來非

有約結欲與我爭雄長也。徒以貧窮不能自存。資剽掠爲生耳。然猶竭天下之力。數歲而後克之。豈夷狄盛衰亦自有時。不可以麟介忽歟。自頃六七年來。倭困朝鮮。設謀益食。天子震怒。聲罪徂征。兵連不解。中間或媾或戰。變態靡恒。戰亦稍稍相勝負。讓者憂之。而天子銳意必討。曰毋庸遺此。以爲門庭患。難時圖外之事。則大司馬那公爲政。公鼓舞將士。深入賊巢。於是蔚山之捷。幾獲渠魁。賊保險固守。我師警撤。而異議乘之前。勞幾累。公益發憤誓師。蓄力俟時。謀賊稍懈。百道竝攻。於是蔚山。西生浦諸處之捷。賊既困敗。糾合殘黨。互相救援。公豫布舟師。扼其要害。驟衝巨舸。大戰中流。於是海上有捷。賊悉與衆過歸。朝鮮之人咸復其業。歌舞載途。而我中國數年徵調轉輸。暴師勞衆之苦。乃得息肩。天子之恩德洽於外藩。其明威所被。至震於鯨宮。脣腐之表。莫不誓伏於平盛矣。論者謂茲役有甚難者三。而攻戰不與焉。閭閻滄溟情形不通。則地難。與師歲久。結局無期。人情厭苦。議論易生。則時難。宿兵他國。客主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

千露堂

持猜釁一開，每且中潰，則勢難公之仗，誠又當我師退法之後，和戰紛拏之秋，徵兵有數千里之遙，而索餉無旦夕之送，蓋其難又未可枚數焉。公從容堅定，不震不竦，竟挫強寇於鋒刃之下，掃穴蕩巢，廓清氛，凌廟廊，自此譯東顧憂，公之功顧不偉歟！在昔人臣立功外國，率推班定遠，定遠所當，乃西域諸胡，脆弱易與耳。長平冠軍，犄角而逐，匈奴敵稱動矣。然維時舉中國以困虜，乃猶得志，而所損士馬輒復過半，受受乎其未易談也。今倭之勁已與虜衡，諸所戡定，難於三十六國，卽士馬不無損傷，然出塞入塞，公私之數，官閭之視，建元元狩間何如哉！勝國於諸戎，無所不剪，一渡海而覆十萬師，終其世不敢以片帆東指，倭之輕中國原在於此。假令今茲之役不親成功，使倭復得憫然逞志於屬藩，憂方大耳。彼定遠所招來西域遣子入侍，其輕重利害視此又何如哉！蓋高皇帝嘗戒朝鮮使臣，喻諸其王，毋輕弛備以啓倭心。平壤書中論聖謨淵深，天寧爲朝鮮慮亦以固吾圉也。高皇帝慮朝鮮於二百載之前，若合符契，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

丁酉堂

夫子幸能以神武定之，雖社稷之靈，而公功亦不朽矣。公既告捷，獻俘於朝，上心大悅，詔示天下，令公班師還鎮。公所部吏若審雲、令王君輩，屬余言爲賀。余聞公之捷，欽張之未能也。故於王君請書此以復若公所爲運用之方，攻守之略，如古所稱顯允壯猷云者，則尚有行間之士，能領說之，無庸余言矣。

大同府志序

大同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五

丁酉堂

邵邑之有志，蓋古列國史乘之遺意，不可廢也。今方內郡以百計，邑以千計，志不勝原，然跡其所紀載，不過一方之故實，其關係尤未甚鉅，而大同一郡，古稱五原雲中，自秦漢以來，綰綬夷夏，天下之所以治亂安危皆由於此。固非他郡邑所得望其輕重也。高皇帝帝孫夷氛，首開茲鎮，樹以藩屏，提衡九塞，而據其會，成弘正席之，世天子，皇極，變輕重，倚皇初，撤虜酋以砥柱之愛，我皇卑卑，雖東西覬歛，而大部所直乃在雲中，制馭得失之機，惟茲鎮之文武是任，其難言之矣。郡故有志，而寂寥不稱，一切山川泥塞

意蒐輯，巡探特探，自郡治以至四封，凡有關於疆域有裨于掌故者，無不芻刈，而于經武詰戎緒寒禦廢與年來款款，須未元望，然畢具茲非但一方之紀乘抑亦謀國者之所必稽典，全置石室者之所必采也今予內承主諸所爲危枕學先，備荒尚易惟塞下空雲兵食俱虛，會關市賜子烽火不驚者已四十餘年，歷指往還未之前聞，馴極而驕亦惟此特而又大尚未建諸部，願頤其合而衆爲市將以無厭固我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分而自爲圖將以餘鋒，矧我仰幸而旦夕無虞，而人情愈偷，戎備愈弛，不出數年亦終有決裂之患，是茲鎮之大憂也，夫寧茲鎮印京師不得高枕矣，往封事忒成謀者輒謂因款可以修備，八事之謀令甲森然，仰行之卒未見效者何也，與之以無事則人必安于無事，譬如庖餽之局，糧策安施，復飲之場，沈酣易禁，因其勢然耳，大昨國家旌旗駐焉，茲亦駸駸其多事矣，試考志中所云，所地當築墩堡，當修屯田，當復器械，當飭諸如此類，不亦鑒乎安壤之長策哉，大事

固有敗而爲威者，五壁之剝張中丞蒙禍而毛司馬藉其功，至今以爲利也，役固有費而反省者，邊牆之議余肅敏見格而楊襄毅竟其謀，亦至今以爲利也，要以沈幾敢任，破拘學之見，以善爲封疆計，將何施不可，此非守土諸臣其誰望焉，孟舒親向李廣，甘守雲中，威名振乎殊俗，今之守雖視昔差輕然，天子聖明所簡用，封疆大吏自督撫而下，皆一時之選，而汪君以文武才佐之，吾知雲中之不憂虜矣，雲中安天下乃安，此余之所以三復于茲志也，因汪君以序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請遂書此復之，用識簡端。

記

陽岐江政復舊路記

陽岐江

陽岐江政復舊路記  
陽岐江之南有江達于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餘里，閩會城之南有江達于海，其水自上流四郡千餘里，皆滙於此，兩山東之故名，峽江怒濤激浪急溜旋渦，險若瞿塘，自峽而上可二十餘里爲陽岐江水勢紆緩，一葦可航，勝國以前行者皆從此渡，稱坦途矣，其後以兵亂榛蕪間逢虎暴乃徙而由峽路雖稍夷而每值風波輒萃魚腹，卽近者降萬間大比之歲生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元

于露堂

溺死以千百計行旅病之欲仍復舊路而人情因循  
憚於改作屢議屢寢直指陸公來按閩悉心民瘼百  
廢俱興檢舊旗得前福清令條議慨然嘆曰茲路不  
更其母乃委民丁擊乎傲下郡亟圖之太守諭公躬  
往相度如陞公指而或者又難其費甚且謂余規大  
田驛爲墳而創此議也憲使陳公持之堅方伯丁公  
力主之以上陸公公報可且相與計茲役也議論實  
繁公決以兩言不煩民不改驛又安置噪將鳩工屬  
丁公奉命撫閩而左轄袁公亦適來佐其議乃移渡  
丁陽岐江自江而南剪棘斲石夷高堙下闢爲周行  
者五十餘里爲橋二公館二鋪舍六亭一徵廬十增  
渡舟八延雇材木人徒之費爲金以兩計者一千七  
百有奇皆取諸沒入之貲與兩臺贖錢官不損帑民  
不與聞經始于辛亥季秋告成于壬子之季春較其  
道里視泐江減十之二自吾邑以至莆陽泉漳之往  
來于茲者江行如陸陸行如市陽侯不驚猛獸屏跡  
萬口騰歡狀逢載道而丁公陸公復傳訪于衆謂取  
渡蘭家道緣吳山徑達臺江尤爲便便惟沙洲稍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元

于露堂

則浮橋混柱之法可行乃更爲除道建館與陽岐路  
竝存以待人之自趨其計畫周詳一至于此丁公以  
書來告余使爲之記且曰此事爲道旁之舍久矣斷  
而必成惟直指公次乃諸大夫不佞何力之有自今  
而後遠道遵路無忘直指與諸大夫以擬于召堋白  
堤是在邦人余南向再拜稽首曰是惟中丞直指與  
諸大夫恤我閩人出之鉅官屢竄而登之唐莊敢不  
世世拜賜因思三代王政興樂道路無不置力單襄  
公過陳道弗不治卽知其國有大咎况于百千萬人  
之所跋涉與馮夷爭一旦之命其爲患害何如而可  
恬然置之乎昔交南七郡泛海轉輸沈溺相繼鄭弘  
奏開零陵桂陽道友人賴之楊厥通復斜而罷于午  
後世爲鑿石頌德卽吾閩萬安橋之役父老至今頌  
說蔡端明不置千百載而下此爲再見而今日之舉  
事半功倍公私晏如較之往代更爲難耳乃余于此  
有深慨者夫夷險間之水濱遠近藉之道路利害折  
之與情至爲易辨猶不免于悠悠之譚議成阻格蓋  
人情多端口語難信天下事之困于議論大較皆如



此矣此中丞直指所以大造閭也。

重修天寶陵記

天寶陵

吾邑濱海土田瘠薄又鮮泉源灌溉之利雨暘一不時苗立槁矣惟西南有陂名天寶水自仙遶而來歷清源善福達新寧仁壽二里沃田數千頃宋元符間即公簡修之故又名元符陂其後屢圯屢築萬曆己丑則耆民周大勳奉邑令歐陽侯之命贅西陳石圳堤二百餘丈農民頓之抵今將三十載值今歲淫雨復有頽潰適王侯來蒞邑咨諏民瘼知茲陂爲邑大利病詢于衆孰可任厥事余曰故壩長大勳子文達篤誠勤幹習于水利令之重役必能底績侯忻然進而命之文達條上方略咸當侯意遂使鳩工下令有湮明決防便法使私不輸錢服役者悉治以罪人心肅然侯又捐俸爲資役者競勸石以丈計上以其計畚鍤之工以日計悉虔悉力莫敢藏情其最要害如西陳溝頭濱江海路尤所加意水利悉復歲不能災五洋二十五墩數萬人咸被其澤頌侯明德無以爲報余觀自古循吏爲民造命莫不以導水興利爲第

一義而吾邑以頻年無歲租賦之不時以爲長吏憂吾儕邦人其亦有餘忍焉今幸徵惠于侯舉數千頃之田旱澇無虞其亦相勸于惟正之供俾侯不以惟科見督是乃所以報侯也而周君父子先後有勞于茲陂亦可謂好義修事者矣然余觀邑治之前又有祥符陂其利病與茲陂同傾圯尤甚惜無如周君若能奉侯之德意慨然脩復此余之所以于茲役而重有望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天寶陵

聖

平露堂

卷之四百六十二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燾援公

李待問存我參閣

綸屏奏稿

疏

南直隸採礦公疏

自禮部上

葉向高

奏爲 陵寢重地間採井宜乞賜停止以光 聖孝

事臣等近見大興左衛中所自戶王遇桂奏獻奇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錄

銀礦兼徵遺漏錢糧以助大工 皇上過聽其說隨

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開採進解惟是開採

一事關係匪輕其在各省猶可少延時日以待 天

意之回臣等不敢驟有陳奏若南都事體委與他處

不同他處則官尚在民而南都直上門陵寢他處

小民雖苦礦官然朝報罷而夕見休而此陵脉一傷

雖欲補救無所復及臣聞天下之大界三北界自秦

雍以盡于幽燕則今之京師南界自岷峨以盡于大

江東南則今之留都紫金山孝陵在焉中界亦自岷

峨以盡于淮揚其中風氣凝結則爲今 祖陵 皇

陵故天下之真瓊神阜與山川之淑氣前代或得其

偏而我國家獨收其全運祚之昌雖 祖宗功德亦

地靈使之然也 祖陵 皇陵之去廬州 孝陵之

去徽寧諸郡皆不過二三百里山川連絡龍脉所鍾

譬如人身雖肢體各別而此憾彼動處處相關若廬

州諸山鑿則 祖陵 皇陵之脉傷徽寧諸山鑿則

孝陵之脉傷此皆理勢必然非渺茫無據 陛下

孝事 祖宗每念未嘗不在 陵寢必不忍以經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錄

匱乏而動搖 先世之神靈想當奏請允行之時或

未及慮即慮及亦尚未知其利害如是甚耳在昔帝

王湯沐之鄉輒加優渥豐沛南陽他方不敢望焉今

此數郡毋論紛榆蓄社即開創之旬供億艱難過豐

沛南陽遠甚其山川神木猶宜愛護以毋忘 皇祖

養顧遺意况關係 陵寢國脉如是重大可以他處

而漫例之耶今 宸命雖頒猶可及止 陛下若俯

採詳官亟賜停罷非但大江南北雷動歡聲將 皇

祖在天之靈亦爲悅豫賦祐 聖躬陪培運祚其爲

利益臣保僅數萬金錢已哉

請正欽取錢糧疏

署南京戶部主事

鈐取錢糧

臣一介書生，不諳錢穀項，因人乏攝事戶曹，臣稽之往事，揆之故牒，自萬曆二十一年以前，庫中存貯尚二百一十餘萬，其後日侵月剝，耗費殆盡，尚書張孟男憂之，至忘寢食，不得已謀改折，謀留樞閣之半，然改折既不可常行，而樞閣所留亦僅二萬，有奇，所入無幾，而無名之宣索，無窮之協濟，無常額之供應，源源而來，姑毋論其遠者，即近六年之間，所准工部咨取，皇明經世編

論解奏稿

卷之二

鈐取錢糧

三

平議堂

已六十餘萬，目下制帛一項，所費物料亦且五萬，蓋總計每歲出數可四十餘萬，入數只二十萬，遂不相當，今見在庫銀未及二十萬，尚不足半年支給，若欽取之錢糧，總此未已，則戶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胥吏之變可立待矣。祖宗設立六部，各有職司，戶部所掌實在軍儲，一切營造不相干涉，即如朝廷歲供，亦俱有常數，各部所掌自行抵辦，一切錢糧不相假借，近因該部空竭束手，無措，彼此通融，遂成故事，濫觴于降度，而大困于今日，應之則力不能支，暫之則勢

不可已，似此苦情，陛下亦不得而盡知之也，往弘治中，大同乏馬，詔以戶部折糧市，備尚書周經爭之

孝皇卒，改命別給夫市馬，以備邊，此軍國大事，尚不敢輕動，戶部之折糧而況尚方器物之屬，雕文刻

組之類，在南京各監局，年年有奉時有進，祖宗二百年來，並未稱之何，至今日乃欲奪六軍之命脈，以供例外之工作哉，即無論軍餉所關，不宜冒破，但當此窮迫之秋，一錢一帛，尺屬公家，皆當愛惜，臣等愧無神輸鬼運之能，點砂化鉄之術，奈何而坐視痛

論解奏稿

卷之二

鈐取錢糧

四

平議堂

瘥不閉之輩，糞土用之，尾閭洩之，狼籍耗散，一至此極，此臣心之所甚痛也，自礦稅事興，重以催徵之令，嚴催峻急，變產傾生，賣妻鬻子，以充官府之逋負，臣等目擊心傷，無敢以寬恤請者，止以軍國大計，不得不然，倘催併所得只供如此之用，則何為取彼膏脂，填此漏穴，歛之既極，其難散之又極，其易此臣心之所甚感也

請處分邊事摺

定今也事

臣等頃接薊遼督臣及順天撫臣各揭帖，報稱山海

聞內外軍民因遼東軍變阻絕糧食怨恨高淮平日  
暴虐聚衆數千攻圍稅府高淮窘急率領戍丁劫掠  
管閣李主事上通判議送逃回臣等不勝駭懼竊惟  
高淮罪惡聖心洞鑒今既逃回則雖欲爲暴于地  
方亦不可得自當靜聽皇上之處分臣等不敢履  
責惟是遼東一百三十七城堡十餘萬軍數十萬百  
姓處處驚騰人人疑懼若非亟頒明詔開示慰安彼  
將謂朝廷不容其枉尚欲深求說言震驚何所不至  
兼之點虜狡夷聞我內變必相煽誘我之軍民計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諭旨奏稿 萬曆十五年 十一 帝學堂

請 皇上裁改亟發該部轉行地方以安民心仍乞  
檢發戶部借餉前疏特賜施行庶軍食少克而戎伍  
亦戢矣此安危大計間不容緩伏望 聖明留神省  
覽

請減福藩庄田疏 福藩庄田

奏爲分封已有定期庄田復滋物議懇乞 聖明留  
神詳計以釋群疑以光令典事臣惟福王之國久已  
愆期大小臣工合辭苦請始奉明春舉行之旨人  
情稍慰乃頃者復以福王奏請庄田奉 旨督責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諭旨奏稿 福藩庄田 六 帝學堂

按必欲足四萬頃之數于是中外臣民又喧然驚疑  
曰夫使必待四萬頃之田足數而後行則之國將何  
足而 聖諭之所謂明春舉行者寧可必哉臣觀福  
王疏中首以 祖制爲言夫所謂 祖制者 祖訓  
也 會典也 累朝之功令也今觀王四萬頃之庄  
田 祖訓有之乎 會典有之乎 累朝之功令有  
之乎臣不知王之所引 祖制何所指也如以景府  
爲辭則自景府而前多少親王其庄田之數並未有  
出數千頃之外者惟景府以 皇祖寵愛踰涯越分

遂有此請。皇祖一時失計而聽之。至今謀者尚追咎其事以爲壞。祖制者乃景府也。王奈何尤而效之乎。自古開國承家。必循理安分。乃爲可久。如取之非制得之非道。未有能晏然而坐享者。鄭莊姜愛太叔段。爲請大邑。漢竇后愛梁孝王。封以大國。皆及身而敗。覆轍相仍。難以枚數。即景府當日。以請沙市事。幾激楚人之變。使其尚在。四萬頃之庄田。臣恐其未必能守之勿失也。語云。取法于上。方得其中。取法于中。將流于下。王自開米邸以來。長安中皆稱其安。辭皇明穆世編。卷之二。論律奏稿。平露堂。未有過舉。乃當之國之初。不引前代與本朝之賢王爲法。而動以景府爲言。臣竊謂此必非王之意。而諸爲王謀者。其計左耳。然此猶以理法言也。卽以事勢論之。凡昔年廢府之遺產。已盡歸諸王。今河南山東撫按官。極力撙括。只有此數。若求之不已。將恐有無籍奸徒。挾仇報怨。以投獻爲名。迎合王意。萬一墮其術中。則刁風一倡。轉相效尤。而中州齊楚之間。人人危懼。凡少有地土者。皆不安其生。而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地方之休戚。王之所與其休戚也。國家之安危。

王之所與其安危也。瘠百姓以自肥。危公家以自富。此所謂割肉克腹。反裝負薪。王亦何利而爲之。明興二百餘年。列聖之子孫。其靡不億中間雖貧富不同。然未有以無庄田之故。而遂至于窮餓者。但使皇祚千秋萬年。王之子孫必無養贖不敷之理。亦不待今日之過計也。以臣愚慮。王能毋執前意。只受見在四萬六千餘兩之租銀。勿復求多。使四海之內。一日而數傳令德計之上也。如意未肯已。則戶部已移文各省撫按官。再行清查。但有廢府遺產。盡以予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不必取盈于原數。亦其次也。如其不然。而但曰四萬頃之田。必盡足數。必皆膏腴。方肯之國。則悠悠之口。疑謀日滋。而臣固有不敢盡聞之。皇上者矣。此其于王果利乎。不利乎。臣不勝冒死籲陳。惶懼悚息之至。

請戚繼光蔭誥疏 戚繼光 陳

以下天祥中。內。沙。詳。臣等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雖未危。然亦不可謂安矣。臣等備員綸扉。無益于安危之計。每相與圖維。安得有真將才。能跋難定功。以上釋

九重宵旰之憂，下舒萬姓倒懸之苦，而博詢中外，尚未有其人。或有之，而臣等不及知耶？請效謀獻策之輩，又多竅談剿說，無益實用，竊以爲兵家之事，故未易言。徒取虛聲于平日，率難資效于臨時。如近日遼左之役，預將覆師，可爲股鑒。然猶賄賂立祠，蒙恩優渥，豈非借此以鼓舞忠義，感發人心，爲將來者勸耶？乃有黜庸昭著，南北勦勞，三尺童子，知其姓名，而不食尺寸之報，亦無人爲之表章。此固聖朝一大闕典。而介冑之士，所爲扼擊而不平者也。臣等敢目昧言之，故都督賊繼光當嘉靖季，倭奴入寇海上，浙直閩廣無不摧殘，蔓延十載，莫能少擐其鋒。獨繼光右浙數有戰功，追閩中告急，勢在燃眉，繼光提偏師入閩，累戰俱捷，所捕斬首級，見于奏報，載在實錄者，殆將二萬。時興化已陷，賴繼光而復。省城將危，賴繼光而有國家之得以有閩，不至淪于島夷者，分毫皆繼光力也。其兵又不過五千，而倭與奸民相糾合，常不下十數萬，竟破滅之。至今白叟黃童，能言其事，所在虛像立，嘔春秋俎豆，至有感而泣下者，倭難既

平，接繼光鎮薊時，虜方桀整，屢窺畿輔。繼光節卒蒐乘，造車制器，百凡備禦之具，無不具飭。又築遵化諸城，及修砌邊牆，皆屹然金湯，而未嘗取給公帑。終繼光在事，虜不敢入薊十餘年間。近郊無風塵之警，又皆繼光力也。夫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于南，禦虜于北。自正嘉以來，推名將者，就不以繼光爲第一。昔劉江望海隅之捷，獲倭級僅三千，遂封貴寧伯。近時邊臣斬虜至百，卽以大捷論。錦衣之賡，藥蠶而繼光破倭至二萬，薊鎮之功，遠在大捷之上。乃並不蒙延世之賞，僅以修邊功賡一子錦衣千戶而已。後又投之南荒，奪其將印，使佗餘無聊以死。今已數十年，尚新一易名之典。自來功大賞薄，未有如是之甚者。今奴酋猖狂，徵兵遍天下，崇階峻秩，大轟高牙，後先相望，甚至橫草之功未聞，而副總參遊之秩已授，乃竟無人能發一矢，東向相加遺，就不謂繼光而在，決不至此。頃蜀事又告急矣，中外倉皇，莫知爲計。臣等竊以爲蜀地險僻，人情易擾，然李順劉肝之亂，極其猖獗，張詠以一郡守談笑而平之。羅澤擊羅大

子聚衆數萬，連營數十，直逼成都。高仁厚將數百騎，馳尺板，不崇朝盡空其壘。高崇文之破劉闢，亦僅神策兵五千耳。蓋蜂屯蟻合之徒，易聚易散，勢自如此。聞者崇明上兵不過數千，其餘皆驍率，帝從張其聲勢，減使得智勇之將，統節制之兵，不過一二萬人。益以上司之效順者奮勇，長驅稍用高仁厚策，傳諭解散逆酋，必可破也。第恐無繼，先其人耳。夫買駿招士，式壯作勇，古人常多用之。行骨微蟲，尚能感動，而況于人臣等類。皇上勅下該部，許數繼光勲勞，量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論臣等類

十一

條陳要務疏

切要明修

臣等竊觀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瘼財盡。

兵革不休，奸宄生心，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但抱火厝薪，蓋已燎原播醴。若不有非常舉動，足以收合人心，挽回天意，必無枚擗之理。爲今之計，必上下同心，如救焚拯溺，竭誠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腐書生，茫無籌策，但以目前社稷危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論臣等類

十一

一安遼民。臣觀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後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卽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爲亂，毀堅昭然。及今不爲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卽得穀數千石。今宜徵屯田之虛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爲成熟，亦可聯保甲爲戎行。固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爲，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督理。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爲諒處，卽捐二三十萬金。

亦勝于坐觀其亂爲善更不貨也至山東登萊一帶  
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  
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卽自廣寧失事  
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爲輕撫爭執而一切戰  
守兵食事宜并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倣者卽是不肯  
倣之人言肯倣者又多不必倣之事其究只是爭門  
戶角意氣使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  
爲禍甚于干戈盜賊議者無不憂之今經撫已俱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所奏職  
切要務  
主  
半露堂  
法司三代之刑書具在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曉  
曉爲哉

一明職掌我朝華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俱  
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卽  
其大者如吏部之陞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  
臣得而參之否今議者責臣等以推議望臣等以徑  
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間有擬允而部中之沈閣如  
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已擬令科臣糾察而科臣  
之不糾察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當告九卿諸臣宜

將應行事件列爲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日當完達  
者奉治諸臣皆以爲然而竟未有樂者臣等擬旨  
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惡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  
又最惡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  
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  
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除陳時務疏

時務

臣等聞董晉云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  
于上前者不足道也則是宰相之職不在謀議矣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論所奏職  
切要務  
主  
半露堂

昔之宰相事得專行故不必于謀議今之閣臣虛冒  
相名自票擬而外毫無事權苟中有所見而然無一  
言是併謀議而失之矣矧中外紛紜公私因調臣等  
目擊艱難耳聞輿論不敢不直陳君父之前以庶  
幾芻蕘之採卽觸時忌忤物情有所不顧大槩有數  
端焉其一則任事之乏人也今天下賢才巖穴畢搜  
曹署填塞額外添註數倍正員稱極盛矣而東西有  
事並無一人出力擔承掄閣之役非閣臣孫承宗挺  
身自請將束手坐視臣等與承宗職事同受恩同



而使承宗獨居危險之地括據戎馬之場心甚愧之承宗雖盡力不辭而積勞成病亦當體恤誰非朝廷之臣子乎乃臣等問吏兵二部求其可以當此任者茫然無以應也從來文學詞臣不典軍旅今急而借才矣乃中外諸臣可遂委責于承宗恬然不置念乎恐亦心之所不安也而吏兵二部亦遂不博訪此等人才以備一時之緩急乎古之才臣受一面之寄輒有以自見即當艱難危困之秋亦能設法措置自作生涯如張詠之于益州韓世忠之于楚州李抱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時

主

于露堂

之于澤潞孟珙之于襄陽皆不歲月間化貧弱爲富強今之督撫仗鉞建牙專制一方蓋合古節度制置安撫併爲一官任何隆重每一缺出推擇而使咸翹然欲見其奇矣及至受事多告苦訴窮若不可一朝居地方有急一縷一粟皆仰給朝廷豈古今人果不相及乎將時勢之不同乎抑運轉太驟傳舍其宜不皇展設乎雖當局備極苦心而旁觀或未盡曉此臣等所謂任事之乏人者也其一則錢糧之欠清也國家定制成人租賦原足供用徒以弊孔潰漏冗蠹

侵漁遂至空乏年來重以東西軍興雖然煩費主計之臣策無所出臣等竊以爲官府一體若肯彼此通融公同會計盡捐不盡之務畢杜剗出之蹊鉢錄兩兩悉佐公家當充然其有餘惟是因循既久振刷爲難臣等疎庸不能達得之皇上若在各部則兵餉之出入茫無的數獨不可一稽奎乎各省之解納假印假批無從對質獨不可一嚴覈乎開納之事例半入奸胥棍徒之橐如近日南北監所發覺僅百一耳其在他費皆官吏朦朧共相容隱獨不可一搜治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時

主

于露堂

各衙門之冗胥冗役養食公家所損不貲獨不可一裁減乎開津之權稅賢者固少染指不肖者半以充囊今議者欲復抽稅誠爲不便獨不可就舊稅酌量再行加增慎選清吏一爲充擴乎諸如此類皆竭力爬搔贏一分卽得一分之用在廷諸臣苟有生財之方富強之策皆開送計部酌議施行亦何至坐困之若是耶夫天下之勢急則重而緩則輕今日之最急無如財用則其最重無如理財之官彼典禮之清閑銓樞之華靡以養尊處優則可矣奈何聖度支之賢

昔稍有才名，卽竄入其中。而陞轉之遲速高下，又大相懸絕。重其所緩，而輕其所急，踴沿習之舊規，而衡以救時之急務，亦大失計矣。將何以勸勵曹而獎能吏乎？此臣等所謂錢根之欠清者也。其一則詔令之寢格也。人主所以臨制萬方，在出令耳。故曰：令出惟行，又曰：令行禁止。如主令之而下不應，則人主之權失，而何以爲治？臣等觀近日，旨下往往有該科留滯，不卽發抄抄，而該部不卽覆覆，而又奉旨矣，而仍不行也。舊歲廣寧失後，曾有旨令該部將行過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中書堂事，件逐月奏報，不完者該科奏奏，今將一年，未見部臣之報。與科臣之奏也。其行之省直者，撫按不能得之司道，司道不能得之郡邑，卽勒限回奏，亦求之高閣，雖有考成之法，無奈何也。古稱六卿平屬，皇祖曾親酒宸筵，進之諸曹，今此義不明。朝廷處一屬官，則堂官不自安，堂官自處一屬官，則群然起而譏之，以爲怪事矣。上下相冒，以苟且誦容爲長厚，恃大令安得行，而法安得伸？此臣等所謂詔令之寢格者也。其一則風俗之日流也。語云：名丁朝，字判上車。

名利之必爭，其來久矣。然昔之爭在于昏夜，今之爭在于白晝。蘇軾論宋事，謂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臣等所見，伺者何止一人？知巡撫缺出，至闕吏三四人而猶不定，其他善地美官，莫不皆然。甚至坐席未溫，又聞他徙，雖恬淡無營之君子，世自不乏，然十人競而一人恬，則恬者亦不能自立。臣等竊恐其波流乎靡之無紀極也。朝廷設一官，則有一事，今官愈多而事愈不治，皆由躁競之爲害。誠使以兢官之心兢事，則何事之不可爲？以謙事之心謙官，則何官之不可做？是在主爵之臣，力與其恬靜，而深抑其躁競者幾幾，其有察耳。此臣等所謂風俗之日流者也。以上數款，不足以盡今日之利弊，臣等特舉其要切者言之。其言之有當，丁時事與否，臣等不能知，即言或有當而各衙門貴臣的諱，有與否，臣等不能強要，亦自盡其憂時救世之一念而已。伏乞勅下該部留神裁擇，稍比于臺省之條陳，如具計設無訛，則亦姑存其說，以俟他日微聞言之，諒諸者或有取焉耳。

奏爲代議紛紜直陳事理以付聖裁事竊兄代藩一事蓋廷議紛喧嘖未已其始多予罷蒞其後半予歸謂至于今則盡予歸謂矣禮部不敢自主而聽之助議勘謀已上又請行代王自處則此事之難言可知也臣平心而論葉渭母某氏既不經奉選則終犯濫妄之條前此禮部據例上請乃爲國家守法不敢失也而求多者至以臣廷机爲擅改條例夫條例隨時增損皆奉旨刊行雖其作奸行私者亦不敢以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意更改臣竊謂言者于是乎失辭矣惟是代王既冒報葉渭子張氏其後檢舉復以並涉爲嫡第一子禮臣但裁賜渭之溫而木及明陽涉之非嫡故明吉亦以嫡庶爲言反使時渭得執此爲辭遂啓爭端此代王之罪也張氏以內助而冒位次妃已自犯例乃獨責葉渭之犯例試問代王檢舉之時果盡出大公至正之本心乎抑亦帷幃席席之間有潛移默奪而不自知牽情溺愛而不自制者乎夫惟張亡而張璧遂至兄庶而弟王人心不平平由于此此張氏之罪

也如此事理皆昭彰在人耳目雖其微左右其和者無所置辨惟是今日處分之難則以予渭恐開濫妾之門禮臣之所爲慮也予涉恐紊長幼之序廷議之所爲爭也兩說相持未易遽斷則臣請卽以例考之國家自有藩封以來未有禁例至正德四年趙府輔國將軍佑僚奏爲革宿弊以正宗支事奉旨佑僚所言有理各郡王以下該用妾媵不許過多有朦朧冒濫的親王及鎮守等官指實奏奉時雖禁其過多而未定其額數且未及于親王也嘉靖二十三年禮臣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科給事中周宋始請定擬親郡王妾媵之數禮部覆請除郡王妾媵已有定制外其親王妾媵應否定限人數本部不敢擅議奉旨准議時雖議及于親王而竟未見額數之何如定也二十五年禮科都給事中李綸題稱宗室不經奉選妾媵所生子女多由踰望因循若一繫不准請封難遏紛紜之奏三十一年禮科給事中王鳴臣題解宗室娶妾各以三十四十爲期禮部兩次題覆兩奉俞旨皆以郡王將軍中尉爲言亦未及于親王也至嘉靖四十四年頒行條

例乃定親王妾廢許泰選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郡王四人將軍三人中尉二人要例亦遵之然其下文所云不遵明例奉奏罰治所生子女照濫妾例行又專指世子郡王以下亦無一字及于親王也直至隆慶五年仍併禁親王而又云在例前者不禁卽五年以後如唐府崇府皆以乞恩准封蓋親王下天子一等體貌甚尊不爲之限制則其弊安窮過爲之懲罰則于體恐失是以明著其限下前而不嚴繩其違于後綱雖漸密罰終不加真可謂義之盡仁之至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

子爵

假使代王當時明言鼎渭爲裴氏所生而認罪乞恩于皇上皇上必念親藩之重曲體而從之如唐崇二府之例又何必費許多曲折于其間哉而況鼎渭之生又在隆慶五年正合例前不禁之款也由此觀之則此事之失殊在代王今日處分只有二說有言當立馬渭之子者有言兩棄而別立他子者臣以爲兩棄之說于人心似平而未知他子之有可立與否若立鼎渭之子則須明言馬渭之生尚在例前徒以訟文之故舍而具子他日不得援以爲例則國

制天倫兩不相悖雖有援引陳賡者亦無以爲辭矣臣反覆條要二例及禮部職掌其所開載不過如此亦未知其是否伏乞勅下禮部再行查覈施行如別有考究濫妾之例曾禁親王及親王曾有長子以濫妾黜者卽當明白陳奏據法以裁臣斷不敢以已言爲是也天下公事當與天下公議是則當行非則當改意見偶有不到何妨異同只是就事論事據法論法方可服人不然一時雖以衆論而廢他日之釁端尚未已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

子爵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朝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三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開公 遼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蕭雲申士開較閱

王司馬疏

疏

諸虞協力助兵俯准量加犒賞疏

王象乾 屬夷撫賞

題爲諸虞協力助兵懇乞 聖明俯准量加犒賞以 弭日前危急事 三月初二初三等日據撫夷遊擊朱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屬夷撫賞 平露堂

梅振稱哈喇慎大酋罕索羅勢伯彥黃台吉等差中 軍打打戶及彥恰等又朵顏衛屬夷三十六家酋首 速不的煖太等先後各帶領兵馬於寧前中前等處 列營駐劄爲我遠去哨探爲我送遠東宋回鄉人只 爲我駭負運送器物若柴木米豆雖彼自爲興販而 閉上地狹人衆又值赤春薪桂米珠諸夷柴米源源 而來正濟軍民一時急用自山海至連山數百里間 西夷阻錯於道據回鄉人稱報奴酋欲遣李未芳領 兵犯山海永芳曰欲犯山海當在二三月內今塞草

已茂虜馬飽青 天兵距於前西夷截於後北山南

海將安所逃乎殺便就殺決不敢往也遂首問言中 止雖還鄉虛誕之語或逆芳緩我之計俱未可知而

臣等與諸虜約衝鋒勦尾掎之角之因形制勝大都 亦如永芳所料先據番情所報罕索羅勢願自由帳

房三百頂又傳屬夷共出帳房一千頂爲我哨守寧

前一帶地方謂是 皇爺肉邊境語非虛也朵顏大 酋疎暈大偶爾物故諸酋煖太速不的等皆其兄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疏 屬夷撫賞 平露堂

朝廷奉養我家二百餘年我生你二人一場爲人當 盡忠盡孝寧要名在不要人在臣等於撫賞時進而 詢之皆如前語且以忠孝自誓語意恭謹馴雅不類 夷人而一段趕趕桓桓之意固自躍如臣等給之冠 帶拿蓋賞物劄勞而勸勉之諸夷數數喋喋又告計 新舊貨物臣等再四思維舊賞載在冊籍其常與也 無庸多贅新賞則哈喇慎大營各台吉之賞與朵顏 三十六家新婚于大營號爲倘不浪者之賞彼皆領 有兵馬出有表帳以忠順爲名以勸逆爲詞堂堂

天朝雖有萬邦何可不少漚涓滴使漠外氍毹之華  
自濡於 皇仁浩蕩之中乎守邊夷人移帳攜家累  
糧跋涉數百千里遠來能不仰給於我雖不必盡如  
所云撫募兵例安家行糧衣械馬甲之類但其來也  
爲我守邊而來爲我出哨而來也中國募兵人費數  
千金猶且時索犒賞時索厚餉一或不繼脫巾呼寢  
可獨靳於外夷乎臣等酌議每夷月給米三斗布八  
疋約值銀一兩五錢可當步兵一人之費今出關各  
兵丁每月有三兩者有二兩五錢者甲馬器仗皆取  
皇用經世編  
卷之六  
平議堂  
給安家視諸夷之費不啻數倍諸夷既樂爲我用我  
亦何可獨重惜其費而阻彼向用之心乎方今帑藏  
匱乏度支不繼臣等何敢過爲虛糜此一役也寧前  
無家突之虞前門祛風塵之警所費者少而所省者  
多也臣等較量於緩急輕重之間計之益已審矣不  
然諸夷之來也已逾兩月顆粒未果其腹寸縷未披  
其身猶然哨守如故對內地齊民尚且難之語云無  
衣無食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況外夷乎遠其勢極情  
迫明以要我而後增之惠不由我而彼亦不以爲德

其於中國驅夷之大體亦甚疑矣此不可不察者也  
臣等數四宣諭諸夷止如前數給與米布決不再加  
遂於四月之三十日爲立漢字番字罰約合同令諸  
夷鑽刀跪誓永爲遵守五月初一日臣又與經臣及  
鎮部道文武諸臣同至歡喜嶺進諸夷而諭之使得  
各盡其意可聽者聽不可聽者姑存之可從者從不  
可從者姑已之譬之養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非  
兩也而狙有喜有怒狙公難善養狙不能不賦狙而  
令羣狙喜而無怒也以小喻大今日之事新賓固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議堂  
斷必不可靳者也諸夷既聞宣諭怡然色喜寂然無  
譁僮呼羅拜真是胡越一家而廢太二子隨從漢官  
威儀率領諸虞望 闕謝恩諸部夷人環而望之靡  
不願其酋長早來戍守幾幸如煖太二子而得與冠  
蓋之榮者臣再維保障固要在自強何至藉賞諸  
虞而好音之懷亦昔人所不棄彼之來也既斤欵誠  
以內附我之無也自宜駕馭之當機雖賞以金縢不  
無少費而我得乘暇簡練兵馬修築邊哨製造器仗  
收輯人心當寒風零雨之時爲綢繆贖戶之計期以

剪滅逆奴雪恥降兒鬪百王而後千古此基之矣况  
環衛鎖邊牆二千餘里大虜屬夷處處皆是比鄰結  
馴影鑣在在皆可闢入今日之撫使請夷既吞我餌  
如馴犬然卧護籬下不獨安遠左實以衝前門不獨  
藉資諸虜實欲修我內備臣惟此事輪軫寸衷不啻  
一刻九迴計之停之必不可已而後敢陳於我皇  
上之前者也

請發帑金以充撫賞疏

案照先是河西初失風鶴驚魂臣慮西虜利漢財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必不肯忘情於撫賞而統兵要挾則山海危又慮西  
虜不奴重賄薄我撫賞而連結入寇則山海益又危  
足以一面因揮漢大酋腦毛大之夷使允獨赤在關  
品其不救廣寧激之使來一面行同知萬有孚春其  
舊賞以待其至今據前四爲照封疆之臣職在戰守  
上之不能奉揚聖武空大漠之王庭次之不能掃  
蕩妖氛復三韓之疆土至於發帑捐金而借資於處  
戰守兩無據矣第今時迫勢危有不得不用虜以救  
目前者臣請詳言之可乎去年遼瀋沉淪廣寧晚絕

撫臣王化貞力主用虜當是時也哈喇漢那巴等五  
營盟結於東插漢八大營效款於西已有平吞逆奴  
之勢詎意天不前遠五路叛而二虜自仇兼以懸  
丁家難空大途長而不果從征也廣寧之役曾不能  
一朝固守抑何以失信點虜乎今節據山海界嶺路  
備等官探報虎酋聚兵十萬不日上馬赴山海講賞  
與奴酋奪爭廣寧又據哈喇漢夷酋自言台吉等共  
稟欲約雲谷泰晉邊外諸大部聚族而東蕩滅奴酋  
此誠天下安危一大關鍵也臣惟虎酋元之嫡派稱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怒虜庭其分爲獨尊號召八大營控弦數十萬其勢  
爲獨強領撫賞於關山正安堡等處金錢萬億其利  
爲獨厚廣寧陷後撫賞卷集無可稽查撫賞官役存  
亡未卜見在者王牧民等兩三人耳記想約略遺關  
實多虜貪而役其天性也漫云額賞挾我必從有限  
金額豁整庸可填乎從之則府庫難繼不從則猜信  
必爭本得其利先受其害此撫賞虎酋之所以難也  
十萬夷兵能吸風吸露乎數百萬酋長背楊腹垂豪平  
無財無賞莫往莫來可望於夷狄乎遼左舊御領兵

夷日來邊上等者每員鴉片段一上段八布數十十兩銀牌一牛羊米麪大約值銀幾五十兩次等而下牽馬廝諒賞各有差諸酋日用喫食外折酒飯銀一兩五錢果爾所費更不貲矣裝之來者不過千夫長耳虜王親率十萬貴介畢從八部名王聯鑲鎗趾虜之望必奔於額外我之撫難靳於側中數米而炊必激之怒何以示鼓舞而作其敵愾之心乎此犒賞虎部之所以難也朵顏諸虜聞愁上邊必移帳遠避逆酋叛將聞愁至廣寧必悉眾以防建夷整而殺虎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七

悍而輕虎勝則廣寧可復不勝則勢必遁去榆關以外誰為守臣謂哈喇慎白彥等酋之兵可並用也令白酋率表衆駐劄寧前一一以壯虎慙後勁一一以樹榆關外藩萬全穩者必不可少而撫犒月費亦須視虎舊之半天不兩金術難點鉄何以應之此計處虎酋後勁之所以難也進兵賞格速撫王化貞與虎酋約平奴之後賞虎酋一萬兩八大部各一萬兩諸部夷兵先賞乾糧銀一萬兩此平奴之議也若得廣寧往逆賊于臥榻之側固閉門於盤石之安似當照俞議

賞格半給之而哈喇慎各部亦量議犒賞懸金賈賄勝氣自倍至於擒斬首功須金更多假如斬賊萬級則海上發帑盡矣何惜五十萬金哉

該五十萬金臨時迫索其何以應此賞功之所以難也倖漢哈喇慎諸大酋同心戮力並勦奴酋奴或欲迹遠避或敗走原巢俱未可知第惡既得廣寧而虜不能久留我難遠戍奴又尾而從之徒滋一番勞擾徒費一番金錢則何益矣臣謂犒漢之賞在廣寧即留倖漢表兵一萬守之哈喇慎之賞在寧前即留哈喇慎表兵一萬守之彼有萬兵駭牧遊獵往來表帳參錯逆賊遠窺密覘若不知其衆有幾萬者加以我兵之遊獵遠夷之往來廣寧寧前數百里間漏山遍野胡旅雲屯榆關以外山川形險若增而高若濬而深其固不翅金湯矣每夷兵一名月給米布約銀一兩五錢二萬夷兵之費歲用銀三十六萬不為不多矣較以今日募兵之例安家馬價衣械行月糧歲用一百九十四萬四千有奇雖云未及十分之二而司農告匱露肘捉襟此夷兵月糧之所以難也其他一切傍費絲茅蝟叢難以悉舉是五難者特其槩耳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七



臣所謂難者以金錢難辦意見難亮非敢畏事之難而輒欲避其難也臣計揮漢哈喇漢諸部撫賞歲計二十萬多半取足部發遣與馬價經臣手書亦言二十萬而領兵犒賞進兵功賞哈喇漢諸部撫賞歲計三十萬金重以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總計非九十萬不可揮漢去年秋季之賞猶然未給通計之則百萬也而首功之銀不與焉輕輪百萬以與虜不無駭人觀聽而以我兵較之不過僅萬人一歲之募資耳臣奔走塞上幾四十年豈其泥沙金錢以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一  
松蘿號九  
十露堂

委蒲海之波乎自有東事以來擊兵五年糜餉千萬騷動尤有淪陷兩河我所恃爲巨防者僅僅掄開一線社稷安危分在呼吸不樹之藩使豺狼遊我宇下勢必不可陳師鞠旅剪踪蹕而蕩掃其窟穴方又不能天佑皇家異類輸誠揮漢哈喇漢皆大部又貴種也引弓鳴鏑之衆百倍于奴一旦移帳叩關傾心效力自願助兵古昔帝王秦皇漢武所力求而不可必得者今也一旦得之可惜小費而忘大計且自討之敵乎百萬金錢胡可云小而以社稷較之則海陵

之一粟也臣與諸臣刻腎鑠心權其輕重欲救燃眉惟有用虜最是急者說者謂遠之誤以用虜也虜誤廣寧且誤撫臣款虜之金錢未必能糜靡而我使用之以自糜臣更虞其糜我而愚我奴木至則環集奴既至則颺去而不爲我用也款虜之駟牧徒授我耳臣又虞其擾我而貳我虜食而奴狡間反青抽甲諸部業已餌奴多金深結婚媾而且爲奴用也卽不爲奴用亦未必爲我用也此皆今日虜情所必然者然而終亦必不可廢款也三衛效順則掄關之勢可憑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一  
松蘿號九  
十露堂

揮漢結盟則三衛之交益固我可以制奴奴不可以難我此必然之畫無俟再計而決者也臣又揆以今日之情理時勢虜之可信者五不可不撫者六先是廣寧初失虜皆相向而泣曰破我飯碗壞我一條白道蓋金繒耳肥維中國是藉虜之身以墮子若孫誰不戀戀于此而肯甘心於弄擲耶可信一獸相食人且惡之逆奴芟除儕黨草菅鄰封非虎酋與諸酋所樂與可信二爭雄競長夷部爲甚虎酋漢北之王也

奴以勢軼之虎酋下之乎抑避之乎抑避之乎可信三我欲款

虜以甘降拔虜亦欲藉我以爲後勁其欲略我以滅奴也猶之我欲制奴以款虜也可信門虎雖滿於酒其部族之長慮却顧者無不逼近虎狼恐其恃強而至欲去之也可信五五者據理原情必不可不信者也我不用虜虜必去爲奴用其誰禁之不可不撫者一我不用虜廣寧之逆黨不可毆除根蒂既固拔草蔓延漸迫開門其誰禦之不可不撫者二我不用虜虜聚族策馬要我以必從金錢彩繒如約則款裝而此不如約必怒獨不能自取如奴手鞭彈從事佩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藩

平藩

矢如遺既迫於東又扶於西將與之手不與之手必與之矣不可不撫者三我兵甫集氣猶未振借資二虜以養我全力倚之角之奴斷不可而向不可不撫者四蒙務正賊木苗布野修築伊始春鍾盈郊華夷貿易候復熙熙自三月以後榆關而外胡越一家雖云爲一時之安羈縻有法獨不可引而長之手有如宣雲三管始願不過假三五年之安固我皇壘就意五十餘年而後奚翅無幾遠日爲我守邊矣奚翅守邊且并我既失之邊疆而欲盡復之也微之往非不

可不撫者五乘虜效順收而撫之不失中國字小之體卽其陽爲奉順陰寓計謀我亦陰知其詐而陽信其順目前可弭其披猖異日可詰以大義乘時修備木爲失策倘要而後與犯而後增虜愈得志我之撫賞不獨不足示恩從容其器堅之實封疆事愈不可爲矣不可不撫者六是六者審時揆勢必當撫者也夫五可信若彼六當撫若此利害安危判於蒼素甚明也而臣猶惴惴焉難之何也從來夷情最重況全遼淪陷之後虜益輕我而我又欲借其力因以自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藩

平藩

則其情益重從來撫夷費繁況十庭畢至之時虜情紛運而我又欲結其心使毋敢貳則其費愈繁撫不從厚何以示羈縻縻從其厚何以裕物力舊例所載者昔已與之斷寸其難裁舊例所不載者今急需之又斷乎其難新臣所條例者皆出於諸臣傳說之口而無片紙隻字之足徵臣所得用者多至於金繒百萬之費而無寸絲一毫之風備講華駕馭舌敝唇焦詞窮縱操千思萬慮勞耶苦耶臣之分耶臣何敢辭惟是百萬金繒不獨身在事外者見之駭目聞之驚

心卽臣心私計亦未嘗不惜其費之多而慮其後之  
難繼而計又不得不出於此也譬之醫然烏附聚毒  
舉世所知而厭疽在寒用之則生不用則死烏附之  
毒病受之而後生可全也今日天下大勢用虜則安  
不用虜則危安危之界日久旋轉於臣之方寸必欲  
求安而去危正有用虜一著舍是無術矣其誠也我  
度其實利其許也我亦可借其虛聲虛實實其家  
妙用夷情有一日之安便是過恨一日之禍練兵修  
備控險防其益非一何憚而不爲也况乎名義之  
足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正國體之尊非往代所可幾幸其萬一漢唐之和親  
宋之獻納動經億萬前史昭然僅求不爲患非能用  
之以防患僅求勿寇邊非能用之以守邊唐人借回  
紇之力收復兩京及其恃功跳梁子儀折之不過曰  
代甥舅之國也豈如今日臣妾於我乞憐于我願指  
而驅策之手

請設撫夷監司廳官疏

保存撫夷官目

起爲大虜擁衆至邊撫賞最要得人懇乞 聖明錄  
用才能以專責成事臣惟今日天下大勢咽喉命脉

只在山海一關山海安則天下皆安山海危則天下  
皆危安危之幾介在呼吸然而守山海可安山海乎  
未也必先守寧前守寧前可安山海乎未也必先據  
廣寧廣寧既得而後遼陽開鐵南四衛可次第舉矣  
今日榆關以外至寧前二百里間合哈喇慎朵顏諸  
夷爲我巡偵血脉尙自聯貫寧遠以東連杏峯義  
化爲廳廳之鄉矣噫三韓之土宗祖宗百戰之  
封疆也可聽其淪於腥羶不一問乎顧士馬胆落於  
奔北甲仗繫懸於輪東屏障之修築正殷行伍之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練未就時已入秋馬驕弓勁正逆奴狂逞時也非藉  
大虜兵力何以折奴雄心非藉駕馭得人何以悉虜  
情態蓋夷情本狡而今日之夷情爲最狡撫夷本難  
而今日之撫夷尤最難我有所藉於諸虜而諸虜無  
所藉於我虜之情其去其來其向其背我知之矣而  
猶未能盡知而士馬之奔潰也甲仗之弃置也邊民  
之內徙也廬舍之焚燬也城堡封疆之弃捐也我之  
情微固了了於胸中可以要可以共可以攻可以戰  
而我無一可恃於無可恃也求所謂驅摩者僅有捐

全設問○若得其人則一字一語皆當處心一縷一絲皆足示愚少不如意便自怡然而爭忿四起矣夫

半常態固如是也據前次塘報脫稟及哨守夷人之

傳說虎首率八大部擁十萬衆南來助兵伯顏黃台

吉至三十六枝亦擁兵十餘萬衆東來助兵又欲約

大同順義王都落陝西額兒都司部落協從以來臣

俱表部之來者愈多也虜多則志異而難調撫賞之

金稍愈費也費多則財匱而難繼亟遣譯使諭白首

止順義額兒都司諸酋勿來以省煩費印插漢哈喇

慎兩大營多便二十餘萬亦不下十五六萬名王

當戶多則萬人少亦數千人豺狼之性本自羆馴司

撫賞者脫不習於虜情氣奪於震撼心惕於嗾呼語

不能宣我之情動不能當虜之意金稍從費虜不見

德安望其得大難而婚大想也臨時撫馭更有難者

撫賞卷案曾無片紙經手人員散之四方揮漢哈喇

慎諸酋諸夷大小報用追馬等賞迎風過宿祭旗等

犒賜布帛鍋等項糲米麵牛羊等項軍營民堡頭

會箕歛犒賞喫食等項絲絲絮結綜核甚難處詐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疏 平定路堂

役以無作有固少求多文卷無微憑何究詰從之則

絡鑿難填不從而咄咄多事惟是夷情認善欺服因

人語所謂異類而媚養已看也臣查廣寧同知萬有

孚數次出塞撫賞諸夷率虜進勦與桑阿兒寨台吉

反旺黃台吉並聯鑲紅旗從事威信素孚諸夷奉

約惟謹如本官誠不多得今欲撫用西虜非本官不

足以勝厥任彈壓大虜願指氣使非重其等威不足

以崇體統臣看得廣寧同知萬有孚胸富甲兵才兼

經緯闡闢妙奇正之用盤錯堪資撫馭達表傳之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王司馬疏 平定路堂

縱操唯命相應陞補廣寧道僉事凡撫賞神漢八大

部哈喇慎三十六部一應錢糧出納講折開發買辦

措置悉責成之仍令募練遼人招撫南北西閔撫唐

兀喇魚皮諸部一以填實廣寧固我壁壘亦與繼

滅絕樹我藩屏廣寧設道借餼羊以維民心撫馭得

人若貳羊以廉狙類斯神京之左臂大勢可完而山

海之嚴關守禦斯固矣或云同知陞僉事為職等而

任子之例向亦未有推憲職者臣竊謂不然朝廷設

官以任職也無當於任雖科第之英清華之選何裨

集 29-228

目前之急荷任厥職。雖下僚末秩。破格超遷。其何愛焉。蓋崇懷紛拏之日。安可循行數墨是拘。目昔以任子起家爲名臣樹勲業者。固自不少。況今日之廣寧。非昔日僉事駐劄之廣寧也。虛地也。今日之僉事。非昔日廣寧之僉事也。虛銜也。今日官是地。帶是銜者。又非昔日養尊處優。人所樂就之官。樂遊之地也。豺虎爲侶。腥羶逼人。不將虎鬚。則履虎尾。託虛地。借虛廩。其人而責以實政者也。況本官家若絕塞世授。箱鈴遼事。夷憤夙所諳。獐及查本官先任戶部檢較。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御前編卷一百一十七  
手露堂  
照唐既任山海廣寧同知。部俸逸作。共歷八年。應陞部屬。往疏有據。况前奉撫按。委署海蓋道。政體嚴明。至今人猶之用補廣寧僉事。撫虜練兵。實爲封疆。非爲本官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四

華亭

徐子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周勳勳尚

董雲申士開參閱

王司馬奏疏

疏

王象胤

備陳撫款事宜疏

撫款事宜

題爲備陳撫款之因酌計款虜之費深言用虜之策

以息羣議以決戰守機宜事准經略遼東兵部尚書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一 平虜堂

王在晉會稿頃接邸報兵部爲會諫事奉 聖旨西

房旣爲我用賞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賞事宜

既會議明白著于額內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續

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候事機欽此欽遵西

房之當撫賞 聖明已見之審矣先發緊急錢糧應

用餘俟續發 皇上已不惜其繁費矣朕宜付之忘

言然而有不得不言者不暢言其情事其究必謂邊

臣之愚而益浪也必謂邊臣之費而寡益也撫夷不

如養士沃質不如內備督臣與賊亦具有心豈遽出

諸臣下不知言無言賞必不可忘戰守也卽言戰言

守亦必不可無撫賞也試觀途之人而問之曰虜不

好財而好義乎必曰不然再執三尺童子而問之曰

虜真可親而可託乎亦必曰不然然則款虜奚爲蓋

奴強虜衆與衆合則危奴遠虜近遠與近合則危

奴在兩河虜在九塞兩河與九塞同時爲寇則危當

廣寧之既陷也寧遠以東爲東虜寧遠以西爲西虜

中道隔絕卽欲得奴中一信不可得卽欲出關門一

步不可得于特罕字羅勢耽耽謀犯今化謀犯爲輸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虜堂

心可乎不可乎打喇明賠王燒餅等酋明明作賊今

化作賊而甘受罰可乎不可乎講虜講賞不得便思

搶關今化搶關而爲設帳可乎不可乎西虜之設帳

守關也大敵至賊不能保其不奔然虜中之消息奴

地之情形非坐門之夷人不能偵探各關各隘皆有

坐門夷人坐門夷人皆有賞守關者坐門之遺意也

月給布米者坐門遺賞之遺意也借守門爲偵探借

偵探爲羈縻若竟恃夷人爲防守而遂弛我之武備

邊臣豈若斯之孟浪哉當紛紛攘攘之際索舊補新

爭多嫌少，兩月露然知非通官所能決。戰等盛陳兵衛以阻其心，又明曉利害以折其辯，信義既申，恩威並洽，於是鑽刀說誓，事克成矣。又虞通官之起城下情之煽惑，戰等復親臨給賞，馳馬關弓之榮，驚轉爲望，關叩頭之恭，敬彼所謂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以秦皇之鞭撻，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以漢祖之威靈，擁衆三十萬固於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剪趙宜與之虞，同詞放順，不露爪張牙而俯首捏尾，昔爲我朝，今爲我守，此秦漢以來所僅見之事。惟 祖宗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之福，總貽於奕世。皇上之恩威播於遐方，是以某微率賔臺齋櫛化，非戰等所敢叨天工於萬一者，中外聞之以爲不知費多少錢糧要結夷虜，戰行撫夷同知李增計算，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終止，陸續賞過各酋，喫食限足等項，僅實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耳。戰不敢濫費，朝廷之錢糧節約，乃爾此不當山海六萬兵三四日之費何事而辱甚廷之過計哉。至於牙青洪免等所居在河西襟喉之地，東向與奴通，則直門門無煩後顧，西向與我通，則

審通宰前，可以前茅點奴下番，餌以鈞，牙青牙青幾吞其餌，戰不憂虎背之不款，而憂牙青之中梗，初因緩太以通牙青，繼欲因牙青以通宰，宰牙青通則宰賽洪免抽扣，牙青牙青抄花五路，聞風而應，而醉生夢死之慾來，則賞之不來，則聽之已耳。今牙青來矣，願受款矣，虜情難測，其操哈陽之獨爲向背所不敢知，然猶勝於操戈以相角也，虞不假道，就終不可伐，奴來而我兵當其前，牙青諸部乘其援，奴能無懼乎。牙青等爲宰前受賞之虞，舊賞卷宗尚在，通官不得以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意爲增減也。虜之受賞，向給一印票，廣寧之卷宗雖失而虜中之票或有存者，王牧民之單，卽不可據，不有同知萬有孚可質乎。替臣與戰帳下之通官，匪一此不能購衆耳。掩衆口者，惟是廣寧宰前之賞十倍於朵顏諸部之賞，戰等是以亟亟然請命於 皇上耳。若夫哈喇慎自有受賞之地，而共來也，非戰等要之而使來也，彼蓋爲討逆而來者也，非戰等藉之以爲援也，彼蓋慕義而思援者也，奴酋侵我疆土，以受之于屬夷，敢侮殺天朝，狡焉狂逞，所謂人人得而誅

之者彼以討賊來而我可謂賊之不必討乎。彼以好義果而我可謂利之重於義乎。向有先至之聲來必有果來之實如其來也經費雖絀不得不獎賞鼓舞以示勤於四裔盡聽其自來自止。王用三驅邑人不誠而已。賊嘗熟審戰守之機緊察安危之勢山海不穩神京終屬可虞廣寧不復山海終屬不穩今日之廣寧非真不可取者取之而思以守之則取無策矣。守土曰民曰兵曰財曰餉曰器械曰城垣而今無一焉四海之財已窮萬民之力已竭已窮而復窮之既竭而復竭之窮之竭之以復廣寧一片土而此土不能長守則天下事不可為遂不得已而思用虜以夷攻夷而我無所失俟奴力疲而我乘而攻之則廣寧可襲也遼陽可圖也。即西夷得之而猶勝于奴之得之也。此用虜之深心也。不然而款自為款守自為守此兩字原並行不悖。戰終日所抵掌而談者戰守之事也。所淵默而籌者皆借款以為戰守之謀也。昔唐臣陸贄有言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勢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夫以唐之強視今日何如以今日夷虜之交証視吐蕃何如贊為唐之名臣而卑辭隆禮唱利結親之說當時不斥其非贊而處今之世也。取不能為贊解嘲矣。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為且然而未必之詞而果朝多詞為實事若費銀二三百萬復得廣寧費銀數百萬常守得廣寧而勿失取固甘心任之聖明亦未必嚴詞拒之而今其可與乎今日之事守無常形而款有實費終日修備而人或以為未備每事惜費而人或以為妄費秦漢虜之強豈無死士而死士不能以收功遼陽十八萬廣寧十四萬詎真本石其人歟。強虜猥得誰能必勝。關門單弱誰能永保。邊情一有差池則以為款誤之也。嗟嗟此是臣所以難於任事也。取亦皆有皇上之英明獨操乾斷不惑於兩字之言為宗社生靈計長久而已。取具疏將畢接得寧前海運通判吳士科報稱五月二十七日晚望見北岸中右所地方清涼寺舉火差舍人楊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平露堂



祖并船戶李成才等駕船至彼探看救回難民楊成明等三名成明係錦州錦安堡人成明供稱聞得廣寧城內酋奴有兩個兒子帶領達子一萬守城四月內有土木懇西達子一二萬從瀋陽進境搶擄各屯堡人而去訖後又趕牛車復從廣寧白土場進境至杜家屯搬運糧米住宿三四日東虜聞知帶領達子與西虜對敵所射死西虜四千活捉三四千餘者從原路出境有三岔河先搭浮橋後用聯行走奴酋搬移新城內居住有土木懇西虜往東北占住金台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

卷之二

平露堂

能撤脫據云宰賽一子已逃回有一子二女在奴中賽常言譬如死了止出得一身汗因囑番僧通官令諸節酋長挑其怒以激之今兩報不約而同指爲宰賽事顧宰西之力未足以攻奴所云占住金台白石羊骨舊寨其言尚未可信也然以夷攻夷之計小試其端而奴之役役以守鎮江南衛則賊之累斃請兵請餉援濟毛文龍者不爲虛著矣凡屬夷情悉度具奏

奏報撫賞錢糧疏

撫賞錢糧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奏報奉報撫賞錢糧事天啟二年二月內該臣題爲前東天險可憑亟議綢繆以控要害以固陵京以培恢復根本事奉聖旨這所奏各款有裨防守著該部作達議行欽此隨准兵部咨開覆奉聖旨俱依議欽此隨該部主事晉淑林解到同寺馬價銀三萬兩貽臣撫賞三衛屬夷之用又於六月內該臣題爲東事關係天下安危大虜撫賞金錢難辦時迫費劇謀貴僉同懇乞聖明亟定廟議速發賞金以濟急用事奉聖旨著該部作速籌議來說欽此又准兵

皇朝經世編

卷之二 丁司馬疏

九

平露堂

部咨爲奉 旨會講事奉 聖旨西虜既爲我用實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實事宜既會講明白着於額外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除俟續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誤事機欽此又准兵部咨爲差官恭解帑銀段足以資撫實事該大學士葉向高等會題前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撫虜禦奴以爲犄角具見爲國籌遠朕意欣悅所請撫賞銀准發二十萬兩蟒段等八百疋解至總督衙門務要點驗虜日名數給散以爲朝廷款夷之錫欽此隨差兵部主事王登

皇朝經世編

卷之二 王司馬疏

十

平露堂

事萬有孚呈蒙臣憲牌爲稽查撫實事內稱會同遼東正安堡副總兵王牧民大康堡遊擊朱梅等查稱西虜揀漢夷酋虎墩兔慈等八大管哈喇漢夷酋抄緩巴額等五大管一年春秋二季各該銀十萬兩天啟元年未領秋季賞銀十萬兩共三十萬兩開科賞北關後肅虎墩兔等妻中根兒等銀四千兩視師樞臣張鶴鳴跪請坐口月稿銀六萬五千兩原任遼撫王化貞懸賞虎酋助兵銀十萬兩臣議進兵懸賞哈喇慎管十萬兩復廣寧後防守廣寧寧前夾兵二萬名歲稿銀三十六萬兩往來講轉齋糈喫食銀十萬兩合之共銀一百二萬九千兩以上各項銀兩先後緩急頭緒多端疏中不能盡載臣另具揭開送閣部九卿科道衙門外該兵部據揭覆議咨行到臣在卷今照天啟二年兩防竣役臣牌行撫夷僉事萬有孚將撫實用邊錢糧備細查明開報據該道臣呈稱自二月起至六月終止賞過哈喇慎朵顏衛等字羅勢陳暉大暖太等共用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已經陞任經臣王在晉奏報外自七月起至十二月終

止賞過揮漢虎嶽虎抽拱等首哈喇慎白彥等首共銀六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兩四錢六分六厘通計一歲用過銀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四兩四錢六分六厘內額賞銀四萬九千七百三十四兩八錢有奇齋聚喫食銀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八兩六錢有奇坐口夷人米布月犒銀八千九十一兩有奇原議者如彼其多而實用者若是其少則以揮漢八大營哈喇漢五大營三季額賞其銀三十萬兩內哈喇漢尚未叩闕必待其款而後用之未款則否視師之月犒六萬五千兩必待坐門夷人俱至而後用之不至則否進兵懸賞銀二十萬兩必待進兵斬獲逆奴恢復舊疆而後用之不進則否夷兵每歲月犒銀三十六萬兩必待取復廣寧防守地方而後用之未復則否又如虎嶽虎廣寧等約應領季賞者三而臣等勒其二閱科之賞亦并勒之未與評今所用者僅七萬六千有奇臣原請百萬有奇者預擬應用之款而七萬有奇者核據撫用之費臣之劑量查核審之又審期有一項金錢必欲濟一項實用非敢漫然無據而要列款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以滋虛糜也者至於不能盡用其款日亦非臣等刻之初心矣若齋聚喫食十萬兩則以九邊大部名王環列薊遼宣三鎮邊外者十之六七如以孁顏三十六營禁點難駁而其巢穴更近郊關逆奴方以重賄婚媾誘結諸虜今也既欲攜東虜之交又欲借西虜之力問僇招徠徃復講誓用牒行間機非一端強梗者不得不嚼之以搯其口柔順者不得不優之以勸其來援舊乞新夷欲難厭朝三暮四操縱隨機皆藉賞以爲條縱實宜從寬必不可省者也其停勒虎首二季額賞并閱科之賞居於一府之華服雖未兼信信而爭恐犬羊之性終未肯忘情旣投之骨又在臨時講處何如大都撫夷一事難從漢法斟酌秤停如飼虎如養鷹時其喜怒拘其饑飽游環而善用之不可拂其情亦不可滿其欲未宜執一歲之例較以爲常者也前發帑金二十四萬兩外兌出附餘銀四百九十六兩二錢并阿寺銀三萬兩以上三項共計銀二十三萬四百九十六兩二錢除用過七萬六千四百八十四兩四錢有奇內補還先借銀兩買備市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已貯在庫并行委官見買者其該銀十二萬三千五百一十五兩六錢見在銀三萬四百九十六兩二錢以備各夷願領折色貨物之用原發到內庫蟒段著八百疋際賞過六十二疋其餘七百三十八疋見貯撫夷司庫庫聽候天啟三年支用不足者容臣具疏請發今將用過錢糧查明奏報以備稽覈再照欽事一年告成關外春防亦且將竣西虜效離犬之役東夷無突豕之虞烽火不驚羣民安堵不可謂非用款之一徵也所有在事故勞文武諸臣臣業已題敘奉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有 明旨伏乞我 皇上並敕該部查照原題速爲議覆施行

遵旨撫處屬夷報竣事

撫處屬夷

臣惟中國之馭夷臥也惟惠與威非惠無以堅其向慕之心非威無以折其僥倖之氣時威時惠一張一弛長駕遠馭之術也朗素爲我屬夷果其率衆入邊殺戕守將其罪何可勝誅雖陳師鞠旅大張捷伐戮鯨鯢而榮京觀誠曰不宜但榆關一線所關最大碗罷已極如身寄彼屋漏角中一著少誤立見傾危臣

謂山海非內外華夷之限社稷安危天下治亂之關也河西淪陷之後潰兵逃民號呼晝夜山鳴海沸不忍見聞西虜罕字羅勢擁鉄騎二萬餘壓境而陣自關以西洶洶皇皇都門晝閉晨賤易服士民商賈踴裝南還者絡繹於道此軋坤何等時也臣身在危閔生死呼吸不可復支矣恐違都司關守信通官王擒胡持諭帖宣布 朝廷威德又遣游擊張定番僧王喇麻從邊外假爲使於虎墩兔而遇諸途者從旁勸誘仰藉我 皇上龍靈首罕聞諭咸泣懷我好音自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疏

卷之二

平露堂

發夷帳三百頂傳令屬夷發夷帳一千頂米守關門而後開門之關者始開賣柴賣米互相貿易胡越一宋據撫夷各官冊報諸夷爲我運送過大小銃砲一百七十七位紅黃銅鉛十萬一千二百觔拔送難民男婦八千四百七十七名已接送馬藏牛驢四百二十二匹頭隻我之出哨遊騎始及中前漸而進千前屯又漸而進於寧遠廣寧而關外城堡雄犖連雲澤鴻安塔掛獲盈野橐裝載途遂使關外二百餘里之河山遂我 祖宗版圖之舊原具始文史誰紓一善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司馬疏

平露堂

此弁誰發一矢不有諸夷護聞領哨吾兵何能東向一步兩年以來塵靖烽消不可謂非屬夷力也律以入議之法其功豈可盡沒王極輕束綬帶率爾出邊已貽狼虎之戒賊來不過十數騎耳丁家百餘望塵而奔極遂陷馬屢扶屢墮竟死虜手實其自貽伊戚諸夷之詞曰邊外年成不收偏地是賊虎城兇惡之賞被哈喇漢部夷劫去我家來犒大之賞被崑都崙交成部夷劫去既到邊外那知將官雖未必其言之盡信據聞外之流傳其說似不虛臣惟中國之法殺人有有抵而無罰北虜之法殺人者有罰而無抵今則酋鄉獻其犬又送進馬牛羊二百九十七匹頭隻既抵且罰漢法戎索已兩盡矣若更持之太過苛責無已勢極中變竊恐入苙之豚終成出押之虎榆關也十餘萬之師糜數百萬之餉豈其專為此么麼小醜乎封豕長蛇尚爾耽耽何可一日忘儆古人見小敵怯豈果怯於小乎養其全力以待大數之卒臨也則首初志止欲挾加新賞大羊常態固可無問被緣守將被殺不得已追求令法令既行國體常尊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王司馬疏

平露堂

局仍舊犬事尚可圖也既經該道酌議前來每歲加銀九百五十兩必俟次年春防無虞方准給領其貢費表裏應聽禮部查明果無他弊亦至次年行歲加一表裏至足四表裏原數而止臣奉從宜撫處無失事機之命早夜皇皇惟恐越軼於事機之外審之又審既不吝賞以拂其心亦不遽賞以驕其志仍令照舊坐門出哨我無招募徵調之繁費有偵探警跡之實用其於輿情似為允協臣不揣衰庸輒敢一力摺承蓋社稷封疆安危利害所關者匪細臣不敢紳紳完事寒責於口前也伏乞敕下廷臣再加詳議更望我皇上俯賜宸斷施行除將抵命真夷伯彥兒太行該鎮路押解出關聽樞輔示以肅諸夷其罰贖馬匹牛羊等物責令各夷從遼東中後所送進查收至於應敘撫夷各官客臣遵奉 明旨另疏分別敘錄伏乞敕下該部速為議覆施行

條議款虜疏

條議款虜

奏為老臣去國有日報國無時憂國有心謀國無計輒敢不避謬誤釐源赤衷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

決安撫大計事臣聞孽虜之道戰守欵三策盡之矣其日有三非戰然賊而用之也國家常累北之後物力既竭決勝之策當以守而萬戰大敵臨前強隣接壤遂以攜逆奴之交而散其黨近以結諸虜之好而益其聲當以款而寓守能守能戰策之上也謀和言欵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若虜之不為我用也人人能知之矣款虜之不足恃也人人能言之矣省撫虜之費以養兵胡如虜之名以自振言者色動聽者神悚豈不甚快願矯言諛聽可矣要以今日危弱下手實著臣未敢以為然自王璠之死也誠者遂以款為射的幾於廢格而不用臣請據逆奴之始謀考先朝之已事察驗於目前之利害而知款之一說固乎其不可廢也臣聞逆奴之初舉事也與時虜哈喇漢宰賽昂扛諸酋結為婚媾賄以金帛獻血定盟所掠財物人畜瓜分無吝北結揀漢好兒赴西連哈喇慎朵顏順義王俱兒都司永邵卜火落赤諸酋厚宴金珠以女妻小安吉之長子都冬去春抽和兒因中前所殺其婿與甥怨曰奴酋誘我女與我金銀我不從奴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王司馬疏

平露堂

而從天朝願效忠順庶其撫我也願殺臣使乎逆奴無虜不賄無賄不重矣秋之跡偏於諸東之王庭彼豈不知金珠子女之足愛乎所費者小而所圖者大也夫我之謀逆奴也猶逆奴之謀我也其時諸虜也欲以分我之勢也我之款諸虜也亦欲以分奴之勢也有如不款是奴勢已屈矣今而益之我勢已強又拒而攜之強者益強弱者益弱禍未弭於東而鑿又破於西矣遼九塞之一也建州之於諸虜者向之黑子也一建州尚若不支而又驅諸鎮之虜合為一建州也可乎臣聞之夷者海外有國于世莫與敵客有諸對局者視其子之所投而步趨之善奕者竟不能勝無他因之也胡不因逆奴之謀我者還而視之以謀逆奴則款不款之利害瞭然矣西虜之款自穆宗皇祖始嘉隆間俺酋跳梁塞上無歲不苦虜鋒火達於甘泉迨孽孫把漢那吉內附穆皇帝詔還之而款事始定夫俺答歲歲侵掠我之讐也而不記其讐遂其愛孫我之德也而不有其德封之名王厚其親遺酋之子姓妻妾寵以封號當其肝海內殷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王司馬疏

平露堂

上馬飽騰兵力非不足也。閹部督臣如靳鄒如江陵如蒲州皆一時詰輔偉人力。惜而任欵非法而畏虜者也。自宣雲薊遼以及泰晉九塞間無處不欵。虜金縉之費甚不貲也。欵事創始自神駿。爭言不可者章滿公中。皇祖天包地泄。慨然獨斷。誠謂我無所費。虜何肯欵。虜不欵而所費者愈多矣。迄今六十年來。寒士民父老緩帶。群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利轍無懸於中國。皇祖之明賜也。今閹門之糧餉。戎費三百餘萬。以三百餘萬之費養戰士。專力以防東夷。獨何愛於二十萬之費。不以撫西虜而乘暇以修戰守乎。臣聞述父習御於泰豆氏也。計步置木。循而趨之。無跌失也。而後二十四蹄險夷若一。無他。因之也。胡不因。祖宗已試之途轍。循而撫西虜。則欵與不欵之利害。又較然矣。夫衆人皆言戰而臣獨言欵。衆人皆言欵之費。而臣獨言欵之必不可不費。竊謂欵難費也。而亦未嘗不省何也。我欲戰。不得不借欵。以修戰。我欲守。不得不借欵。以固守。未可戰而矯言戰。不可不戰而誇言欵。今日之兵將果足恃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馬飽騰

虜未欵時。歡喜領跬步。問耳已化爲豺虎之場矣。今閹東二百里間。肩摩踵接。商民載途。非仰仗皇上威靈。諸酋奉約惟謹。而斯得之於戰。斯得之於守。臣恐其未能也。死金縉二十餘萬。非臣創始遼之舊例也。其飽豺狼之腹也。非一日也。快而奪之。虜能甘心乎。夫逆奴之患遠。而西虜之患近。逆奴之勢孤。而西虜之勢合。奴之來也。界隔河山。僅出一途。尚可借西虜爲我屏蔽。而西虜則自呂達薊自薊遼。遼無途不可入。而恣其蹂躪者也。我之備奴也。歲惟兩防。而虜之來也。一滾之外。便是大漠。朝發朝及。夕發夕及。飄忽震蕩。若風雨之驟至。無處不當防。徵以目前之事。則素小醜也。一撤坐門。姑匿瓜。歛翼以嘗我。而上馬之奔馳。封疆之震撼。行間之疑。武道路之訛傳。廟堂之紛囂。數月以來。惶惶洵洵。未已也。脫也大虜一動。烽煙四起。中外騷然。宇宙間未知成何景象。臣之所大慮也。說者曰。嘉靖中。不禦虜乎。彼一時也。法行令肅。將勇兵強。我以全力當虜。而今也不然矣。昔之虜志在搶掠。臣竊而索。索飽而去。而今也。又不然矣。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馬飽騰

之虜各安故巢，不相往來，旋入旋出，無所倚靠。而今也又不然矣，我不受款，虜必颺去，且有收之者是故。今日之所最急者，在收西虜，而今日之所以制東夷者，在用西虜。西虜之足一搖，而漢夷之勝負分矣。何也？西虜之衆，逆奴誘而得之，必且爲奴用，使將以順義，使人永火諸部，挈吾之肘於西，以撞漢哈喇慎衆。顏三十六家諸部，扼吾之吭于北，自牽建州之衆，與哈喇漢好，見赴江夷諸部，誘弓鳴鏑，飲馬南海，直臨榆閭，釋肘方回，寧可及乎？我款而撫之，必且爲我用。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馬疏 平定堂

以我關上之兵，直走三岔，衝其腹於前海之上，兵據甲而趨，將之於其左，諸虜之兵，鳴笳而應，角之於其右，海外毛文龍之衆，時出銳兵，以擾於老寨之南，逆奴四面受兵，應接不暇，又何暇於耕牧？是坐困立錯之術也。假令諸虜不肯盡力以爲我用，而我亦可用其虛着，以示聲援。此臣所謂借款以修吾戰者也。諸虜與奴之交，旣搖，則奴必不敢遠涉西牧，以乘我，而諸虜羈縻於吾條轡之中，必不敢發我戎索，以掩我嚴其簡練，明其烽堠，檣檣狎於隴畝，斧斤尋於山林。

此臣所謂借款以固吾守者也。關門戰守之兵，計以三萬，閭外分屯，計以五萬，一切雜流，計以一萬，而班兵不與焉，以之進戰，以之退守，亦自足用。其諸無用之冗員冗兵，盡行裁革，通州惟實其舊伍，而以京營之兵三千出防佐之。天津新兵，亦酌量裁之。冗費既裁，歲可省數十萬金，帑藏不虞匱乏，士馬不苦枵腹，而大司農擔肩感額之狀，幾可少舒。此臣所謂款虜雖費，而亦未嘗不省者也。臣竊謂以款之費，計款則我亦何貴於款？以款之利，計款，則我何可以無款？以不款之害，計款，虜欲款，我固當款，虜不欲款，我亦可以不款。遼氣未定，我固不能不款，卽一舉而殲逆奴諸叛將，復兩河而定三韓，我亦終不可以廢款。雖時有侵掠，張虛聲以懾之，申戎索以絕之，而款終不可廢也。無論先朝之恬熙，八鎮之靖謐，皆用款，卽遼東一鎮全勝之時，剪王杲，截遼入寇，威震殊俗，猶然用款。先年遼之參將王維貞，近擊金尚禮，副將解生，備禦熊綸，參將郭有中，相繼淪沒於款虜之手，而款終未肯廢也。往姑無論近年延鎮套虜，潰邊深入數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五

平定章

百里直犯延安定亦未嘗不歸於款實其虛告怯懦利擇其重害擇其輕提解而的之以捷不以戰而麻款也自降萬迄今無歲不款入鎮之虞無地不款矧今三韓割裂靡有孑遺祖稷安危介在呼吸獨可廢款乎我款諸虜則可以非東都之藩籬我不款諸虜則益以關西來之蹊徑款之一著我與奴爭而用之者也彼其結婚以愚諸虜也假令借其兵力而仍存其種落併其羣弱而厚結其大部大半皆利東西易向未可知也顧逆奴心深而局淺能爲謀而不能善其謀婚南北開則賊南北開婚寧塞則虜寧塞婚昂打明殺昂打婚灰堂兀喇十部則殺灰堂兀喇十部賄虎墩兔則傷虎墩兔囊在調魚實爲我驅是以揅漢哈喇慎榮顯三十六家相率而畫款於我合哈喇漢五大營又叩關矣是豈人力良由天心默佑陰奪逆奴之鑑狐兔相殘自斬其逆萌之根蒂耳我之款諸虜也不獨順諸虜之心實仰承上天助順之心也樞輔每見臣輒曰今日之款邊方日用而不知來朝日用而不知天下日用而不知作是語者不一而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六

平定章

足無亦真見款之必不可廢不啻其口出也乎昔漢廷諸臣縉紳之儒爭言和今言之士爭言戰今則反是武夫怯而甘於和文史臣而快於戰臣又聚江都長沙之唾餘冒言款堅言款極言其必不可款世且以怯而畏虜者罪臣而臣非畏虜者也臣昔備兵上谷襄甲而談疑刃相接竟裁肯白諸酋金繒八萬迄今三十餘年歲以爲例安免語史事部衆出邊臣請於撫臣王世揚招而還之例戈以攻安免走之馬肺山下認罪罰贖而後復其賞賜夷漢皆大今朗素之季父也誘虎墩兔拱三大酋擁衆十萬寇薊門神宗皇祖救兵部馬上差官起臣於田間臣聞命扶病趨任遣通官黃進忠持諭帖宣布朝廷威德三酋十萬之兵遂解而獨夷之勢以孤臣分兵扼險窺亭者燉殺之逾年休齊計窮叩關乞款臣謂之銀一萬六千兩駝馬牛羊二千四百有奇而後許之款以上數事皆具題奉旨非空言也臣於用款之時未嘗不戰今用戰之時顧嗷嗷焉專言款臣惟戰與款原非分途而用戰用款時有後先可戰即戰可款即款

期於制敵惟其時而已爲今日計當觀吾之力能戰與不能戰觀吾之勢可戰與不可戰固不係乎虜之欬與不欬也來也將能而勇士銳而奮甲馬器仗堅強而鋒利虜即歛手其孰能禁我以戰脫也將靡而家見十潰而無統印仗苦窳而不鋒利即不歛手吾其何作而戰耶陳有闕者以一人敵一人勝負未可知也今比閭之衆而擁護一人擲榆一人不待控拳執手而勝負之機決矣若曰必自一服敵人而後可麾其比閭掉背而去猶之獨坐窮山而狎虎狼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司馬部 平寇堂

身名無足惜也今危遼之歎稍有次序矣建威消萌礪兵秣馬迅掃黃龍之窟肅清鴨綠之波慨復祖宗二百餘年以來之版圖輶軸必有成算去蜀之臣無庸越俎而談者也臣聞天下有治人無治法罕宇羅勢之人定也臣以欽收之揀漢虎腦諸大酋之尋盟也臣以欽策之哈喇漢抄援宰賽之備於逆奴也臣以欽挑而搗之開素之欲寒盟不貢而去也臣以欽責而來之璧之養虎賦徂因所欽以測其性而已舍欽不用猶如踏雪之馬絕衛斷轡尚可馳之驟之爲我用乎臣去矣後來撫摩者果肯循其途轍諸夷自可怡於養養不然而必欲苛責而已烏窮則喙窮則援終亦必債全局逆奴非戎馬夷乎馭之不得其道今日責地界明日爭木材十餘年間相尋無已積怨深怨一發燎原克致士馬傷敗裕藏匱乏竊據三邊毒流四海延及蜀黔以迄鄧魯徐梁趙魏秦晉曾無寧宇原其禍胎皆逆奴爲之祟也遣使宸極焦勞間問愁苦國家六七年間空無窮之實禍殷鑒固不遠矣徐鴻儒于弘志其中國之編戶乎深長通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上司馬部 平寇堂

非都門之近郊乎深河洪花榆關西郭非塞內之肘腋乎其叛逆也其劫掠也豈亦狹矣也乎在待微池感世不能盡祛戎狄豺狼王者治以不治獨奈何以中國不能自治者而必欲執之治夷狄也班定遠有云塞夷懷鳥獸心難養易敗水清無大魚宜湯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此千古叢矣之明鑑也如曰平半無奇別生枝節以炫一時之觀聽自致榮端而該罪於首事之人臣卽不敢辭罪如違事何伏乞

皇上天語丁寧地方之責各在當人之身其欲敢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不加意戰歟者乎臣大臣也世荷國恩拮据三年猶

然以賊遺君父臣心懼焉臣老臣也大馬鹿生無

能補於國家之萬一臣實別之臣是以忘其狂僇不

避咎諫而臣言之今日不言竊恐風燭難期竟無可

言之日矣伏惟我皇上矜其愚憐其朴忠俯賜採

聽而容納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問公 李 雯舒章

宋徵輿韓文參閱

陳學士集

疏

陳懿典

籌邊移稿序

國家威德綏洽四裔咸隸于象胥北虜雖偏強時爲邊患至 莊皇朝遂請比于外臣當時持議者豈不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千露堂

爭言虛中國以寒夷秋長擅裘憑陵之勢消介冑敢戰之心虜日驕而我日狃驕則難制狃則難振一旦突起何以應之此非直攻欵之失蓋深憂忘戰之害也乃至議者亦曰或可保十年無事而及時以修戰守我十年生聚十年訓練甲具康盈卽虜倏變不足慮此非獨稱欵之利固未預養其戰之力若然則言欵非便者不必以罷欵爲便要在不因欵而忘戰言欵便者非必以廢欵爲不便要在乘欵而備戰總之爲封疆求可久之策而已貢市之開山右與雲中上

谷並肩其事大虜雖住牧雲中而羈縻去偏雁三關一望非遙板升之衆皆中國適逃筭室耕樹互市時與虜雜而入市窺我之虛定動靜日夜牧虜以無厭之求索無端之賄要挾邊吏若不深惟遠計一切徇之苟幸日前無事欵市畢秋防竣卽緩帶而嬉不問兵食之登耗不察險阨之凌夷雖有中府之申飭關視之嚴最目爲故常以空文塞白如是則虜必輕我而生戎心我不得不類虜而增撫賞撫費日增不勝不脛削于軍興而漏畧于僅饒邊事安得不壞而欵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千露堂

何可久也趙大夫之治兵肯嵐蓋自太原守高第遷領邊道大夫守太原民事之外卽留心邊事習知山右沿邊形勝與諸虜情形迨分憲臨戎益求所謂係塞安邊計念偏老與大虜僅一牆之隔查虜止一水之隔固不敢浪言戰而破欵亦不可怯言戰而恃欵欲欵之固必在我有可以守可以戰之具而後虜不敢輕我而後故額之外無所要挾而不增如此而欵乃可以久而不壞乃首條十二事上之制府中丞制府中丞咸歎服大夫言爲鑒鑒至計次第如大夫言

行之大夫蓋自奮發躬歷諸路相度衝輳勾稽芻糗調劑本折與夫沂戍守易將衝廣城壁選智勇之算先後所上公務累數萬言既得請皆銳意力行不避勞怨務以洗因循之積習而修綱繆之寔事將吏觀大人拮据苦心皆鼓舞踴躍以承稱固宜威之意八年間諸務爛然畢舉虜歲入貢市見內地備禦甚嚴詢譯者皆以趙兵使日討軍寔狀虜昨舌驚用是故額之外一毫不敢有所加而大夫又精心提衡斟酌于其間歲節省數千金積至于今節省且幾十萬

全輸之幕府代司農年例夫款之獎惟恐虜食難厭霧聚生齒日繁勢必至于增額外以彌縫之長此安窮而大夫乃能節之于額內而麗虜帖然者斯不亦居平修備預伐後謀之明驗哉嗟夫世豈無閒居發憤而談當世之務者慷慨論列務縱其筆之所欲到而不顧其力之所未及惟夫身當一面成敗利鈍落筆爲功罪之案一語少不告人即執券而議其後而欲言必可行行必可久斯亦難矣然欲貢之策寔鑑出王司馬堅持之即王司馬初建議時亦不敢謂羈

縻之術可以舉世而無患止欲思得真心任事者因歎虜而內修備不苟徇虜之所欲乃可久有如趙大夫之心其有當于王司馬乎惟有王司馬而後可以督戎索亦惟有趙大夫而後可以堅虜盟制謀則艱善字亦不易後之覽者其毋以公移而忽視云

爲西事孔棘敬陳一二方畧疏

竊惟寧夏一鎮節古禦方之地背倚賀蘭黃河環繞在昔鼎建勃拓拓後魏皆建都于此唐宋之季胡裔李繼遷趙元昊張以抗衡中國今三邊皆爲國家所

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喉之地固一大都會所以扼夷夏之衝也邇者叛丁之變不旬日間寧賊父子勾連外虜攻涼城壁則惟其久蓄竊據之謀特以尅滅爲端耳今事將兩月天兵四集魏學曾既已身親督戰又加以某妻熊朱正色之戮力李昫李如松之奮勇梅國禎之諸饗沈思孝之犄角謂宜賊黨寒心天威震疊滅此而後朝食然而京觀未築蟬臂尚逞外示卑弱以求赦綏師中藏巨測以勾虜伺隙此其情形已見正謂虜馬尚弱未肯長驅諸軍渡河銳氣正

盛伯得延緩旬月之間，倏爾已屆秋防之候。昔方亮之六枝牽連入犯，勢不得不掣兵以逆堵。諸鎮調令之精銳，各有信地，勢不可以久聚而不歸。軍興繁冗，轉餉艱難，不免內虞費而外虞劫。惟將領事權相壓，不免功相分，而罪相讓。當斯時也，苟在我有一驚動，彼且乘瑕蹈隙，以利陷虜，而以虜恐喝中國。遂將行敬舉獻地之謀，送元昊自立之志。臣愚料時賊奸兇計必出此。而圍城中既劫于叛逆之鋒，又激于屠城之旨，未必無華人爲之畫策，效死者今日之方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平寇堂

固無他巧，讓語云：兵貴神速。又曰：師久則老。惟陛下亟敕當事諸臣，協心并力，已在軍中者，霆擊摧鋒，未到軍前者，星馳赴敵。釋通官之有口饒智者，陰入虜中，諭以利害，不至爲賊聲援。令我得以一意攻賊，別爲部署，附近偏裨，統率士卒，守諸要害。如花馬池、興武營等處，以遮虜騎，勿令漸擾。蓋此時虜中草枯馬瘦，不便馳突，而又貪漢物，未測大軍虛實，未必不暫聽約束。于此而火斷，則可以討叛成功。于此而逗遛，則或至蔓延生變。爲今日之計，惟有疾擊以下而

已。難者或謂大同之變，劉源清至攻而卒以赦定，不知李富王于寶不過鎮危其勾虜，止求脫死，今寧夏事以劉許爲名，呼賊父子其垂涎南面，非一日矣。此非咫尺之書所能論也。獨聞鎮城甲士不少，雄襟甚固，必大教脅從其中，或有響應者，即不然不至死心從賊。至于攻城之法，誘敵爲先，湖敵之方，兵不厭詐。或陽爲敗北，以牽其出，如淳信之背水，拔趙賊也。或設爲反間，以去其傑，如神世衡之計殺野利天都也。如是則賊與虜急未得合，首惡與餘黨急當有變。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寇堂

暮可以成功。不然，題覆勒經旬月，彼此互相推讓，爲患不淺。爲蛇奈何？坐待虜騎交馳，首尾失措，國法莫伸。國體大損，九塞生心。三陟震枕，寧可不爲寒心哉？若夫城破之日，預宜下令戒其妄殺，除首惡數人家族外，士卒有人民居者，立斬無赦。而大變之後，尤宜加意招徠。既推威望，大臣一填鎮之。其大帥以下，亦各就中推擇，更置仍各選家丁之善戰者，補其缺伍。文武吏士悉令久任，仍特請內帑一大賂之，起其瘡痍，收其流散。庶幾叛虜謀則款虜亦靖，一鎮安則各

仁德安仁義並行安懷互用國家幸甚天下幸甚

### 擇用邊吏疏

臣惟國家九邊東起遼左西盡甘涼皆與虜爲隣適年獨宜大以款貢故大虜中懷後詐外示馴服稍得息有然頗聞締結遠近塞垣關城全無限制虜人往來內地甚至結制通貨毫無忌憚將帥苟幸口文有司慮生事端切置之不問憂方未已若夫遼左則上塞日肆近雖奏捷傷殲已多前鎮則長昂窺伺石門諸路屢聞失事山西方憂套虜之潛謀陝右更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上 露堂

各酋之狂逞今日邊害豈敢謂冥然無事然臣觀前史若李廣之在上谷郡都之在雁門形勢靡范之破烏桓禦匈奴董遵海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今邊方大郡之守皆能力抗驍虜比重長城固內當時郡守權重文武均屬提衝軍門咸歸統轄而亦邊吏得人

之明效也今日九邊文吏有各道有府州縣正佐而

總統于巡撫武吏有副將有叅遊提調守備而總統于大帥文武將吏犬牙相錯指臂相使而總制于督

府然則今日之總督卽古連帥節度之任自總副而

在皆舉號令聽調度御體文臣定大將也其將領掛印整頓不過奉令驅馳冲過堵截乃稱裨之事況其

他乎巡撫之任亞于督府而事權亦不相逮司道之官需次節缺而軍民皆其所制遠隔重寄在于此乃吏部于此諸臣推陞遷轉與內地一槩備資而論用者未必相宜相宜者未必久用人情傳舍其官旣不肯真心任事邊事稍得曉暢又未免轉而之他此邊吏之當議者一也至于邊方有司其于將領有各分守一城一望者有軍衛有司共事一處者將領之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八 下 露堂

重在戰鬪有司之職重在封守然戰鬪所以防內封守責在督四境若林守一城而棄村落千不救收保不及焉能無累邇年以來將領殺傷廢至不能冲鋒拒堵每每臨兵觀望東西閃避俟虜欲已飽徐遲其後斬獲一二零騎老弱便誇功報捷而內地督撫劍戟則談之口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又袖手高坐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推推支吾邊民安得不盡彫殘無遺而邊事安得不敵壞殆盡也臣愚以爲

欲求安邊之策將領因當痛爲鑒創有司亦不可不加意責成顧吏事全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才不易而邊才尤不易自非大爲招徠極意諮訪不能得其人自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得其力今詮曹註選邊腹任臆未嘗另爲推擇毋論州縣之長半是暮年科貢精力強幹者已若晨星卽巍科年少而文弱柔脆漫昇邊地此輩有聞特股栗安望其與武臣共爲拮据疆場也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良爲可歎及至既任之久皆無幹局智畧堪寄杆閫運籌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九

卷之九

折衝可當一面者而邊情乍習他轉遽臨或謂大猷舉文罔少疎隨以三尺劍其後徒令英雄之士有奇約結未免施展皆宋臣嘗建議欲煩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不得不盡心以防患今雖不敢望世其官亦當師其意使五年十年而後選中間若有勞績加銜進爵若峇摩積久州縣竟擢大府二千石竟登飾鎮此邊吏之當議者二也伏乞聖裁

馭後議

大矣伏以犬之畜也譬若禽獸然馬能蹄牛能齧以犬之畜也三尺童子以犬之畜也天華使之馴馴之有道也此猶其易者也以犬之畜也焦虎巨象至毒驚也至難近也而服馴服以爲宮闈苑囿之觀以犬之畜也人亦有術以駕馭之耳誠得駕馭之術卽其性有時乎不測而吾術在固可以制其死命而無虞也故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馭僕亦若是而已今之言倭事者何其紛紛也外庭衆論曹起而議決之非而樞府制旨又未敢堅任歛之是始欲以貢解而衆以貢爲覺則又轉而曰封今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十

卷之十

業以封爲請而衆又以封爲爭則又改而曰俟其請封之表至在盈虛之議似正而未免多字局隨聲見在當事之心似苦而亦未覩雖然要領之籌愚則以爲誠得其要領卽貢亦可許何有封誠未得其要領則封且有害而況下貢何也夫今之交章而爭封貢者大都謂貢則必開市賞大費帑藏金錢又贈中國一財虜也可以至貢則必循寧波故道由淮揚入會通窺見內地虛實倘猝起何以禦貢則禦貢則必弛海禁奸民大窺闕出物交通勾引苟有宋素卿王



皇明經世

陳學士集

上

宗憲堂

直輩何以防範此貢之不可也又大都謂封則必求貢許之則貽害不許則因之以構讎封則必遣使彼留則多邊而被讎則不免于辱國封則必解嚴守訖則生疑而撤備則將至于大壞此封之不可也此數者豈可不爲之慮哉然而愚皆權之矣虜環邊而九市賞亦環邊而九倭即與市不過修復一市船況虜利吾鏹而倭饒金所貪漢物綰繫也何大費也寧波之道祖宗朝累行之卽琉球諸使豈內地途出苟慮阻測今如虜貢市于邊例宴賞皆從海上行之無患矣海禁雖密然海船何嘗不往來吾不以虐政驅迫之誰肯棄妻子離墳墓者師一二杆閭盜魁一巡微吏嚴訊之耳至于封而不能却其貢也則貢之害不過如前說也封而虞一介行李之投于不測也則士大夫衆矣豈無張搏望蘇屬國其人者且席中國氣盛倭卽兇狡距敢踏梁陷王偉之轍不然如洪武永樂間以僧貢以僧使亦一說也若夫沿海之汛防卽塞之秋防疑假疑息之日正加意整頓之時所視廟謨之法嚮耳故是數者愚皆以爲不足慮所慮者

皇明經世編

陳學士集

上

宗憲堂

獨未得倭所以起事之內與所以求講之意耳此其形情之負若經畧與本兵果洞然于胸中則雖如趙營平之自任舉朝爭之勿聽可也而何有于啾啾者哉蓋封貢一也倭欲以之尊我則我重我欲假之縻我則我輕倭必欲得之我而不可取必則權在我我欲得之倭而不可取必則權在倭此不可不察也懸關闢白起徒步奪國于股掌之間兵一出而朝鮮若振稿怠其人必高歡元吳之流也其人如高歡元吳大豈肯以金紫名號爲意又豈肯得一國垂克而遽棄之而我兵之出也平壤之克碧蹄之旣勝負亦相當未嘗一大創之而彼何以今日讓開城明日讓王京也議者因而疑講貢之之使或以重利陰陽于其間夫重利可媾而解此陳穉之將而非高歡元吳之將也而一二口舌之士又烏能憑軾而遂下之也此形情之當察者也據其形情而安瞻之使關白而非高歡元吳也者必不能一出而舉朝鮮鮮能一出而舉朝鮮必非片言微利可動而今旅進旅退若此意者必其國有內變大則大臣人民潛思翊戴故主小則

身病子幼，望不支頤，以故欲罷。天朝之討，卽  
鎮壓其反側乎？否則或山城君尚在，或六畿十三道  
尚未盡附，號令尚有人行之處，故欲藉重討號。否  
則或其人本無大志，雖起志滿而上馬累成，將故者  
與世風之末莫穿魯縵，不謂不借此督諸將乎？否則  
或具將佐如行旅輩，特爲以助，久駐朝鮮，疲而思歸，  
以款師其三，賊之逆以有萌于秀吉者乎？如上形情  
果諸于此，則彼日仰鼻息于我，我因而強之，是漢  
宣之封鮮也。我因而擁立之，是太宗之臣顯祖也。稍  
皇明皇帝御  
或不能約束，則此片機仍立王氏子孫，削其封號，彼  
其內實其牽而外處中則不得不鳴息而歸命矣。此  
如猛獸之入丁無固籠終之中，操之機之其權在我，  
又何難服之？有如此則要領一得，卽明日張膽，論言  
封之何難之？與有自耳，然者身有固而莫測敵情，  
賊以欺愚我，而我以欺自愚，以封而求不至以貢  
更而求，解以封其爲端而猜甲隨其後，無論他日  
中國之可而求自封者，不若朝廷而損中國之體裁，  
猶奈何以言款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運判

宋徵璧尙木 李 雯舒草

唐昌世與公泰閣

大泌山房稿

疏

李維楨

覆議召斯番中馬

番馬

爲中議茶馬事宜以正國體以明官守事近接邸報見南京湖廣巡御史陳堂奏劾兵部尙書上崇古袁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卷之

一百六十六

近驕蹶不堪本兵及傳遼東巡撫張學顏疏終若爲將來求和戎之利而言又謂前據守巡洮岷等道呈稱外夷生番虜去人口貨賞告要每歲納馬三千匹計其和奸謂守巡洮岷等道轉呈之心即遼東將士觀倖之故智也昨乞勅下該部議覆諭令各遵當事

茶法與政凡兵馬錢糧戰守修築邊情房管其某職

業所關一切付之不問至于招商報中嚴禁私販

視草牧賞罰嚴最招撫番族以茶易馬皆某之職業

領有專勅諸司不得干預故向月督撫諸臣許于西

海與房暫開茶市而先任巡茶御史傳其極言其不

可部臣深以爲然皇上明古特從停罷蓋以爲此

巡茶御史之職業其虛職必當聞見必真故也今釐

藏族告投納馬正某職業所在其親按洮州見其誠

懇即欲許之以爲未奉上命不敢自專故具疏以聞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卷之

一百六十六

蓋舊時西寧洮河三處各番中馬皆有定額其後叛

服不常強弱易勢有昔爲熟番今爲生番者有昔中

馬多今少者有昔中馬少今多者當事諸臣欲取盈

馬數于新附之番權宜亦准中納國初中馬之番給

以金牌今十不存其三二而新附者衆矣嘉靖二十

八年御史劉嵩請給各新附番族勘合管束部落俄

然整齊勘合者所以補金牌之缺而領勘合諸番其

初納附時事情形狀即若今日之蠻藏族也但自劉

嵩至今已三十年消長不一而領勘合者又不足憑

矣某侯瓊藏納馬奉有 俞旨之後欲將中馬者無論舊服新服概究始末亦如劉崙所請給以勘合使如招中皆出朝廷而忘臣不得以自便投納必須勒令而諸番不得以私懇今雖納馬後有二心者得執勘合以責問之輕則罰治重則勦除庶幾番有所約束而騎番皆領金牌今衆微不振不能入中國納馬者亦無怨言上以尊國體而於夷情亦順下以明官守而于行事亦便此所以蓄職業無負任使之意也其招中事體與市中事體光明正大萬分不同即古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

四

不必贅言也

附州斬崖及臘右邊情

附註

附州斬崖之說某向不知頗末昨入附州其遠者如黃施等驛皆未及至惟近州南山一帶聞見略與南山去州十餘里所隔一河耳聞之國初南山南北皆是民因南山之南熟番也就番之南生番也百姓以熟番爲藩籬保阻利技無所畏忌其後生番蠶食熟

番熟番反在外生番反在內至于分明熟番入貢者皆用錢買路不惟南山之南非我所有而南山之北生番得其大半矣其山高大可數十里山腰以下皆有種民田居人或數十家或百家或三五家住生謂之堡指上山脊則怪石巉巖深林特鬱而番出沒其中矣此一山也我與番共之番所據者險地也我所據者平地也番寇我自上下其勢易我攻番自下而上其勢難生番其貪其虜掠無以爲生吾民田在此宅在此族聚于此徭賦出于此寧能合其世業而不耕乎耕矣能棄之不獲乎南山之木既多且近一州新斲取給焉樵者能不以斧斤入乎各番日夜藏林中窺伺俟我有耕樵者即虜而去其意無他望我之取贖也久而不贖或役使之而不服或兩相格鬥彼始殺我民且番之所據者險而我所必耕必樵之地與險爲鄰番之所欲者劫掠而我所往往耕樵之民迫中其欲故寇盜之事無日無之此理勢之必然無足怪者也人斬崖之說非即蘭靖間所謂剽偏被者乎靖虜所剽偏被某嘗見之矣偏被皆上也聞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四

四

四

有石碎石耳而修工者尚不能盡善今階州之山在民者土也在番者石也平土之工與斬石之工其難易不待較而自明此所當議者一也夫斬崖者使斬山有之崖番不得上則可今斬山且之崖我不得上矣番猶能下也番弓皆伐山木爲之以麻爲弦長六七尺下山則安弦以射上山則解弦爲杖足以踣踣爲鞭不畏荆棘不懼磕指騰躍而上瞬息可至雖猿猱升木不是過也以吾之不能上而即禁彼之不能下竊以爲未然縱彼不下矣礪石滾木自上投下耕者樵者何以禦之此所當議者一也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得地險也使番在平地易與耳彼險而我易雖有良馬勇士攀緣仰攻未有不厭足而喘息者故一番之勇倍我軍百人我聚千人斬崖矣彼以數十人下礪石滾木或自上而射我兵將與之鬪手將不與之鬪乎或撤東路之兵以禦番而使西路之兵專力于斬崖則東路之番又以何兵爲衛也階州之兵與秦虜新調兵不過三千餘人固原家丁不過數百人可足用乎此所當議者一也某書生不解事以爲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下露堂

州見在兵馬分各堡寨防守似不常別遣必欲斬崖宜再以其他衛軍充補姑以三千計之以其半執兵器防番以其半焚林伐石使番不得在南山之巔然後築墩臺設柵砦凡我守望軍士俱住柵內則我處其上番處其下我易于俯視而彼難于仰高久之將各居民宅舍漸移置上上成聚成都地有常險人有固志或者其可乎然非假以歲月大破常格不可也番在高山深林我之動靜懸毫畢見而我以兩三人人山人林探哨故聲息未肯而哨者多彼掠殺矣然探哨必不可無若文縣有番官番軍其數甚多以番伺番則情易得以番制番則勢最便西固城亦有番軍二名惟階州無之重賞之下必有死士是在洮岷道與階文泰將計處招徠耳階州軍士屯田皆在成都縣徽州遠者四五百里地既肥腴生齒繁盛有一姓而數百竈者其所經歷所屬地方未有富庶若此欲其舍樂土而趨危地不可得矣故階州之軍多貧者弱者皆富者強者所雇倩也所人既富又無大徭賦以苦之自成縣至階州三百里沿途軍士之七民十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下露堂

三。中火止宿皆軍地也。供應人役所用千薪粒米。彼皆高價留難。呼之則閉門不納。捕之則後門上山投石飛瓦。幾將州吏目傷生。此輩驕玩不知官法久矣。某以爲階州之軍不必倚國原。不必借秦禮恒清勾。餘丁可得壯士數千。厚其月糧。使之樂從。驗其年貌。使不得私相更易。是在一賢將官耳。民田近番而軍也在腹裏。民被掠者無罪而罪歸于軍。軍固不能禁民之出境外也。若以民田改爲軍屯。或收民籍爲軍籍。似亦可行。聞民糧軍糧民丁軍丁之數多寡頗不相遠。亦嘗訊問近番居民有願爲軍者。蓋既遂彼安土重遷之心。而又月有軍餉以濟之利之所在。人自趨赴。以上數事。必巡道叅將知州三人同心協力。而又久任以責其成。方可行也。又階州叅將不必設。當改隴右分巡僉事住階州。蓋洮岷道住岷州。去階州四百幾急。不相濟。若階州有分巡。則專且便矣。今四分巡皆有邊。而隴右分巡獨無其所駐秦州。秦州內地非邊也。若謂清水長寧。在關山之麓。恐有盜賊。非階州所可遙制。則移關西道于隴州。住可也。至于洮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階州邊情七 下山路堂

岷道。宜令節制河州。河州麻山關等處與洮岷聲勢相倚。真所謂唇齒輔車。卽近日番變。彼此互相推護可監也。大抵隴右地方河州洮岷階文皆番靖虜蘭州皆廢。則各分巡道亦宜因其勢而分隸焉。至于彼此應援。又非常例可拘也。固原總兵以防林爲重。番夷事情欲其布置聯絡。究亦未便宜改洮岷叅將爲總兵。其兵馬卽如叅將之數不必增加。但令蘭靖河階四叅將聽其節制調度亦可。若設副兵則多不帶府衙。叅將不相下。且各處之番以各處軍禦之。自可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階州邊情八 平露堂

足用。調兵合勦。乃是希有之事。蘭靖虜情重大。今納款無事。有如萬一改盟。彼二處者合兵攻守。歲以爲常者也。洮岷總兵與固原總兵事權既分。或反生規避矣。不然則洮岷總兵止轄河州洮岷階文。專主于禦番可也。又河州靖虜岷州洮州若設叅將守備之處皆有監收撫民同知通判等官。階文似不可無。階文二州縣設在萬山中。地延幾千里。至或鄰番人或接四川。止一知州吏目知縣典史。典史又三年不稱宜于階州增設州同知一員。專管民糧并監收錢

經清軍管也。文縣設縣丞一員其職守與州同知同。西固城則原有吏目但久未備已移文洮岷道及階文州縣官議矣。意見不一利害不等不敢妄啓。今蒙下問率略具白。

策

武職策

武職

問昔我二祖之定天下也念所與共事諸臣貨更千世高者爲公侯下不失百夫長則今衛所官是已天下既平戢戈棄矢功臣之裔忘其本業多異懷縮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武職

九

牛露堂

膽甚至不能引弓其尤無良者薦紳之士羞稱焉計歲所食祿無慮數十萬若委諸壑耳大都其弊有二所以處之失其宜者有八識者固當策之而卒未能得堅矣也自昔奮起世胄不墮家聲者非夫人之子與聞以西四鎮北絀于胡而西孽羌脫有緩急何賴焉今欲令諸武臣皆可用無坐糜國儲而又不失

二祖推恩意指將何道而可

今天下名存而實亡者武臣是也勢極重而不可反者左武臣而右文臣是也挾其不可反之勢而欲存

其亡實之名雖有知者亦莫如之何也矣人之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夫已氏也乘堅策肥履絲曳編方且厭之而欲令操矢石犯霜露踐必不可測之達乎蓋其弊有二而其所弊有八三代而上民與兵爲一三代而下兵與民爲二衛所者非兵所從出乎

高皇帝元年自京師達于郡縣之要害皆立衛所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二百十人爲千戶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按圖而索之天下爲衛者四百九十有奇爲守禦千戶所者三百一十有奇儀衛群牧番夷土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武職

十

牛露堂

司不與焉約可得兵三百三十餘萬而今有之乎此豈盡未早征戍移徙絕滅畿衛所官廢之也官世其傳軍世屬于官視爲奇貨然日勤苦其身侵牟其財而莫敢言其計畫無聊之至則散之四方耳已移徙而絕滅也請行清勾勾者至奪其資斧而縱之去不則黜之民以清軍爲擾而彼以通軍爲市問其尺籍伍符如絲棼莫可解迄至必借兵于外于是有新軍于是有鄉兵而故額十不得二三大使國無兵其弊一也國初念諸君從苦擇上腴田以爲也俾爲世

皇明經世編

大溪山房稿 武職 卷之一

十一 平露堂

業富商大賈。猶得挈其餘畝。以益易粟。塞上之庾。常滿。而軍興不<sub>レ</sub>乏。歲久法弛。若曹囊橐。其間私相貿易。民田與屯。渾淆漫漶。故老所傳。青山綠水。魚鱗圖冊。業已化爲烏有。無可考覈。姦利萬狀。卽巧曆莫能得。而清屯者。至視爲不可控攝之物。仰屋歎矣。屯有定數。官無常員。增一官。割一屯。官屯日益。軍屯日削。歲入無以充常餉。師行則千里裹糧。不足則需民運。又不足則乞司農。而費且千百于屯之所出矣。然軍資不能各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者。猶衆也。夫使兵無食。其弊一也。琴瑟之弊也。必更而絃之。乃可鼓也。今日擊武臣之弊者。其亦善所以更之乎。愚以爲開國靖難之功。當議也。何也。夫始從二祖定天下。有大勳勞者。固已爲公侯。世奉朝請。而此輩多其麾下士耳。非有理外奇舉。身攻城略地。閭閻功也。吾子之澤五世而斬。今不啻十世矣。無乃爲泰乎。卽以爲勝國時豪傑。四起。疆洞島合。而不能散。二祖得其指。名魁宿。以爲用。而靡之以纓組。繁之以奉稍。寵之以世及。以耗磨其雄心。絕約其爪距。慮至深也。今天下之平。

皇明經世編

大溪山房稿 武職 卷之一

十二 平露堂

久矣。又何患乎。卽以爲二祖功在萬世。諸攀鱗附翼者。當爲世臣。不宜輒捐棄。忘所本。始然世錄其遺子孫可矣。兄終弟及。猶子疏屬。是不可已乎。愚又以爲首功死事之例。當裁也。何也。夫徒步特起。以首虜拜爵是矣。彼故爲官而得首虜者。非功也。文史習詩書。六藝操觚翰。而議論政事。武吏振甲胄。躍馬提戈而攘寇盜。皆本業也。何以功爲。悍將債帥。奪其部卒之首虜。而畀其于塔。累功併叙。疏爵而貴之。留不數級。而拜指揮僉事。世金業矣。使用命努力者。扼腕而向隅。非計也。漢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功最矣。以財置故戰士。頗不得祿。今襲其情。蠲南掠其一二旄倪。衛霍之諸校固踞談之。而儼然受延世之賞。非所以明中國强大也。如日抑之。是無以風敵戰。則當爲之限制。不捷與大勝殊科。掩取與義征異等。級不得數併。官不得累世。何不可乎。敗而與尸曰忠也。爲進爵一級。以貶其子。彼敗者非姦。旗鼓則失。机宜或北走而爲魚肉耳。其以力戰善戰。捐其軀者。有幾乎。頑師辱國。一死不足以謝。何功而微惠。



若是將與士死事均也。士身後無半通之綸，榮婦稚子不厭糠覈，而將得與捕虜者同日而論功，大逕庭矣。如曰舍之，是無以勵死綏，則察其所以死而軒輕其品格，優卹死者而生者之官，或殺或罷，是不執于人情乎？愚又以爲比試之法當嚴也。何也？農服前人之畝，敵商循累代之計，筭工用高曾之規矩，先世以馬上得之，而不事其業，祿養之謂何？則有比試法曰：一試二試不中者罷歸，三試不中者編爲卒伍，少者授其職，今得食祿之半，約期而試，試而三失期者罰其祿，試不中而授職以殺者罰其子，彼自虞其試不中，寧失期耳。寧罰其子耳，能甘爲卒伍乎？今之失期者多矣，其食祿如故也，手不執弓矢耳，不開鉅角，目不應旌節，身與妻孥饜公家之粟，而或虐用其下，人不亦悖哉？諸不中式試不如期者，所司當更嚴其科禁，毋使得脫已乃簡覈而汰除之，率不合食祿者，斷自某歲始悉奪入官，捷捉姦目法，不應爾耶？愚又以爲懲戒之典當實也。何也？五年而選軍政能者錄，否者黜，黜而得食其祿，人何病焉？文吏一不勝任，則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泌山房稿

武職

三 千露堂

其職而家食焉，賄者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求而詣吏，然猶莫之止也。今諸武臣居下考者，或受金錢有左驗矣，或冒禮爲譽，濃湊有姦狀矣，或豪植而懷恃，尋曠林之戈矣，或上刺溫養，反唇而詬諱矣，是四者以爲誅耶？奈何？入人以難忍之過也，以爲實耶？不宜置不問也。按部使者書其事而戒飭之，檄至則委諸度閭耳，何戒也？一受戒則歲所戒者皆其人耳，何飭也？彼其觀上之督過，曾無毫髮損，而何以爲辱？令甲曰：武臣有犯，必以上聞，頒繫毋輒遽，而武臣遂輕犯法，犯者衆，法臣以爲是將不勝其衆，初而時執法以從事，文吏即以下得逮，問比擬其制，自某官以下著爲令，其軍政以不任黜者必奪其祿，歲計吏有不如四事廉實者必置于理，或者其重犯法乎？愚又以爲勞逸之任當均也，何也？邊方腹裏分而勞者日，棄命于荒徼，蠶蠶或不克果然之腹，或者不識行陣爲何物，靡衣餼食以終其身，彼其先人所茹荼蓼略同，而子孫受享何懸殊也？今制京營兵得更出戌重鎮，誠做其意而行之，內地材官簡其臬俊赴塞上，使習知地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泌山房稿

武職

古 千露堂

匪塞明號令部署戰聞之事無驕而情殺其久暴露行開者以時番休無使厭望語曰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豈惟節勞逸其亦貫習之乎愚又以爲教肄之術當豫也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推魯少文比比而是易視所謂金板六發哉有故而推較之何異毆市人而使之戰今法勿學師範取文具耳當如博士弟子故事千侯職行或不可不文者行亦其小兒戲群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特立官師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官試不合程度者罪其師比試入京師第不第者大司馬以多寡爲殿最論次而行賞罰焉法不得比試者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枯鐵則竹箭利礮琢則圭璧潤安知無桓桓熊羆者出乎愚又以爲武科之制當廣也何也武科所取騎射論策耳不足得士也古有不踰馬不穿札而名將者矣古有手不知書而位大帥者矣刺孟洛陽俠也朱克融河北豪也指足爲一時輕重燕齊江淮之間今無若人乎宋蘇軾謀推擇河北五路之民沉鬱勇悍者以試吏而重牙技之選其議固可采也廿延壽投石拔距絕于等倫超踰羽

林亭樓以試升爲期門擊劔闔槊彈丸連弩風角占測之伎兵家亦何所不用哉是不當各爲一科而甄叙之乎愚又以爲屬馭之體當優也何也文吏以口舌勝耳出萬有一生之計以爲國扞圉非武臣誰可與者天下無事武臣無所用而文吏出共右故所等夷今皆不得方駕而以陪後乘爲休寵重臣受壘書專制一方武臣不奉職得先青閭大吏交相爲効而體貌日衰文罔月密詔誨而榜笞之矣梓胡而繫絲之甚且錮之銀鑄矣無論上官百石之吏有事于其境却行屏氣惟所指使矣稍飭廉隅謗且隨之識大體者非不假顏色寬文法彼慙子得謗而弱于積俗莫之改也武臣取激昂威儀一當百耳安用此握鐔苛禮爲哉夫使強執爲柔靡而飭言貌以婦人言詢于進者必此矣自今有以非禮事其上上以非禮責望者試一劍之可乎楚王伐吳兄怨蛙式之從者曰奚敬于此曰以其有氣也夫非作士氣之一道哉斯八者武臣之所以敵也識者固嘗謀之謀者亦嘗言之而或格不行行或鹵莽滅裂苟欲以堙之責而已

使勞臣猛將之後，沉淪于燕僻而墜其先緒，獨儻現  
璋之雄砥節養名之士，漸于舊染而寢其以志貪饕  
險波之儔，處脂膏自潤而墮軍實，憤貶駑怯之夫，無  
所比數，徒取充位而蠹瘡虜上，無濟于國事而下資  
薦紳之詬病，是獨諸武臣之過哉。處置失宜而世祿  
世官不足爲勸也。

記

新修耶陽撫治都察院記

代

耶陽撫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泌山房稿

耶陽撫治

平露堂

昔者先王畫九州之野，設五行之官，占考彙次，順若  
時序，以授民事，而其王職使無有沴戾，既孽，協氣橫  
流，而景福盼，靈益天人之際，若響答梓矣。左氏稱晉  
上猶之言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味爲鶉  
火，心爲大火，各有分野，不相及也。而黃石公又言：鶉  
惑火之精，其象爲御史大夫，中丞主禁令，刑罰收捕  
糾正，何其說之詳也。楚之分星爲鶉尾，而耶陽近在  
楚封內，御史中丞駐節其中，所部宛鄧汝漢閬河諸  
郡邑，大氏無慮數十，而中丞署獨在耶，不移徙歲，其  
基守吏不戒化爲悞，雖時中丞江公初視事，至履

然曰：是何祥也，不佞奉職無狀，無非稅罪，于是使視  
史解祠避食，至于褻僑居焉。已乃程材鳩工，被飾其  
所，而公業已遷，會今中丞凌公繼之，踰年落成，始屬  
余爲之記。余嘗討國家故實，在天順間，威惡不入四  
方之民，蕩析糊口，而耶實爲遁逃藪。山谷既塞，林箐  
蒙翳，旣贅聚不可禁，又無所受，東則黠桀者自推  
擇爲雄長，而劉千斤乘之而起，有衆數十萬，遂僭號  
僞置諸官屬。我是以有白圭之師，師以捷聞，而善後  
之策未講，諸負固不服者，無解已。時我是以有項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泌山房稿

耶陽撫治

平露堂

之師忠，所誅戮適成凡萬餘人，復盡驅其無名數者，  
累重難徙，道殣相望，往往止營，更思爲亂，然後采大  
宗伯周弘謨都御史李賓言，以中丞原傑往撫之。令  
民各占其土爲業，而闢其徭賦，爲置諸郡縣吏材官  
騎士，相錯而治，巾是撫治有專官，而中丞署所從起  
矣。書曰：火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彼其初召  
輯保伍，可仗筆使耳。而至于尋干戈，暴骸中野，則謀  
國者計左也。國家又安二百年，耶人得蒙其茲業，以  
相生聚，而橋度吏或從而餉訖之中，丞尊官，公舒緩

養名介冑之士。寢華不習兵革。以故廼者自徒流冗。剿敵漸興。甚至殺長吏。竊府藏。以去。亡匿險阻。聞其敢誰何。假設周李諸君而在。豈不爲寒心哉。余聞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猶嚴父之明諫也。五行圖緯之書。卽余不甚解。然陰陽之旨。莫善乎易。易曰。澤中有火。革之象也。物窮則革。蠅蚩生于茹毛。上棟生干。營窟質敵。必文政猛必寬。所由來遠矣。往項白二公所重在兵。兵窮矣。華而爲撫。今自度所爲撫之具。與原公時。有以異乎。天其或者弔耶之民。而示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鄧陽縣志

卷之九

千露堂

之象。以丁寧夫吏。茲土者。未可知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原中丞之政。諸大夫所可考見也。華今之所以敝而倣昔之。所以治無爲。戎首則庶乎其充謹。天戒而福滋至矣。苟欲郭塞前過。而無用之虛文。以末殺災異。滿謫誣天。余安能知之。抑余又有言。官寺譬傳舍也。耶之有中丞署。自原公始。署且燬而耶人尸視公者。終今以來。不改諸大夫所欲。繼原公之業者。其在此乎。其在彼乎。余不敏。爲記其大者。以論之。若八堂寢廡。館庖廩廐。馮之制。春拘搏。埴制。剛優。聖

之工。幾穀出納。時日方位之宜。具在碑陰。茲不書序

### 九邊輯略序

九邊

四夷北虜最驚。中國與虜鄰。自遼左迄嘉峪。可萬里。設重臣重兵鎮之。爲西北九邊。若楚辭九歌。寶十一韋云。畿輔則薊遼。昌平。而保定不與焉。秦晉則宣府大同三關。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固原今析置臨洮。故備虜十九。備番十一。而虜項固奪番不已。備虜遂與備番等。虜勢遞有強弱。我兵因之。自余所識。西莫弱

皇明經世編

大泌山房稿

九邊

千露堂

于甘肅。而以數中虜耐戰。強開拓松山。厥功非細。東莫強于遼。而以數中虜。凌弱倭。蹂躪朝鮮。震于其鄰。難未歇也。建州屬夷。日懷異心。談者吐舌。變色。而勝筭卒未之有。燕安鴆毒。庸可懷乎。昔許恭襄嘗爲九邊圖論。去之可百年。情形轉易。而穆皇欽虜。以來。邊鎮田革。損益彌非舊矣。觀察陳以介父守司馬。尚書卽十年。制禦四夷。悉中窾會。所著九邊輯略。于北虜種類。部曲。多寡。悍怯。地勢要害。我兵戰守之宜。討求規畫。尤爲詳審。既居職方。羽書雜還。膠葛應之。

如流照之如燭。遑臣得申其志，盡其用，虜帖耳受囑。糜武節，幾遁于斯。出，豈掩于衆人之口，而以冥冥。大事哉。論最當遷九列，自請補外。泰藩荆楚，未幾調。病屏居里中，終二星有奇，聽鼓聲鐘磬之聲，未嘗不。思及將帥封疆也，會起家備兵，岷于晉三閩，稱當。路塞而我兵與原情形，距爲郎時，復有差互，乃以耳。目新知，泰諸舊聞事，從其方，諫之以說得失之林，如。數一二，余書生不習兵，而兩宦于晉，四宦于泰，周旋。鞭弭聲聞，淹歷歲時，三復此書，恍若舊遊。夫聚米。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泌山房稿 先達 王 平露堂

贈督府少司馬鄭公序 鄒魯

夫國家所患，苦中外竭蹶從事者，非虜耶？所託重而。付力爲國金湯者，非節遼宣大陝西三督府耶？大同。非虜王巢穴耶？東遼左而西嘉峪，且萬里延綏鎮介。其中處置失宜，則挑釁于宣大武衛不啻，則貽禍于。甘寧而時事有可隱憂者，諸邊虜受款三十餘年，延。綏虜以茂數搗巢，十年不款，一旦以款請，請而不時。至至秋乃叩關，有挾而求其控制難矣。套虜久免。爲主而莫能自主，諸部漫無統紀，起伏不恒，而莊亮。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大泌山房稿 王 平露堂

桂其謀欸定而市未市不爲招致也。已市不爲導送也。市有賞套。酋之長爲優。諸酋不得並也。賞欸以始事爲優。他歲不得沿也。虜有名數。非上聞者不得與也。貨有程量。不得益也。裁之以義。諭之以信。行之以公。持之以果。震之以勇。虜唯唯受命。無譁者。酋炒忽兒七人。恥不與套。長之賞犯我孤山。公命將擊之。殪其愛子。俘獲無算。火落赤復盜我寧塞。公命將詰之。生縛其部落百餘人。而皆以戎索九九受罰。故事。調九九者。第取虛名。而公必以實虜。唯唯受命。會虜王皇明經世編

大英山房稿 卷之一

平露堂

病力聲言。兩行迎小活佛。諸虜蠢動。覲得志。諸酋如俺荅時。公今諸酋毋得從王。諸酋走告公。酋安得與王抗。然必不敢蹂躪內地。以背公蕭斧。王卽來者。滿以酋妾。女子付公。其嚴憚誠服如此。延綏將士故敢戰。而公益動肆之。豐犒之。氣奮十倍。無不欲大創虜。自効。公曰。誠知若曹。餘勇可賈。顧諸邊虜將爲日。實吾力。安能得之。諸邊虜伯知狀。是以欸市。奉公要東。而松山虜懼公。躡其後。虜王亦虞風馬牛涉公之界。不果西。此公功之大略也。豈延綏專承之。益諸邊

實陰受其賜。夫延綏虜猶知有王。而中丞事多取裁督府。今公爲督府。居宜大當虜王。專制關以外。唯所欲爲。其必玩弄虜掌股之上無疑矣。宜大憲則薊遼可釋甲執米而踞。而又何憂于陝四鎮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大英山房稿 督府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七

華亭

徐孚遠間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楊 葵子常參閱

宋都諫奏疏

疏

宋一韓

撫鎮弃地哨虜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罪疏

請勘地  
東弃地

臣惟 朝廷封疆宇土爲重所貴撫鎮者上之出奇

皇明經世編

宋都諫疏

請勘地

平露堂

毳幕樹關地之鴻伐次之申畫邪圻修保塞之常業如是而已矣遼左膏腴虜交江之後礦稅繁興之日譬之疋贏之夫奄奄垂盡彈丸黑子皆爲有益三戶牛族未必無補而況化鼠脫爲膏腴任游閒以未相家自爲餉人自爲兵豈非古人從民實新秦屯田困先零之遺意哉奈何有弃地哨虜如遼東候代巡撫趙輯總兵李成梁之爲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如籍籍起臣既有所聞安敢不達之君父之前查得遼東東界設陽清河鎮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爲隣其羣小

沃野俱爲奴酋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新驅夷虜開招寬奠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三十年宋建夷不敢西牧而東偏牧寧以此新疆爲之限也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等各願出力墾種以膏虜冲官司亦聽之二十五六年劉可久杜雲登等告種云頭巡裏沙松派剪子河喇泊等處王得功陳仲庫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俱經前撫院批委分守道及參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稅約三千石寬奠鎮江清河等處各有倉串及管糧廳奏宗可覆視也年來種住益多生齒漸繁人數大約以千萬計而籬落相次雞犬相聞柵寨器械杆禦之具蓋亦胥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參貂之所市易將官旣不得牟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也銳然以招撫爲事專委廢將韓宗功而宗功實成梁子婿納建酋重賄凡種地之家槩作逃民戶給免帖逼還故土吳大受等一言輒論徒而斃死於是室房積聚焚略一空膏腴復爲鼠脫而先業之民能

皇明經世編

宋之

宋之

三

平定堂

往有赴虜中者矣。該道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三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三十四年奉旨論功。賚有差。而督撫與成梁則加官。賚子矣。夫以孤懸之鎮。生聚寥落。一旦得此數萬通逃之衆。以充戶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人盡餉。以消萌杜畔。則四千島民不爲多。十萬板升不爲強。勳業豈不誠夥焉。賸炙人口哉。卽功懋懋。賞何足異也。奈何我之招撫甫定。虜之踐蹂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貢頓阻。蟒幣增矣。家于舊賞五百金。何名焉。馬市挾矣。家賸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益殫。虜氣益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爲招撫。陰爲驅逐。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饜封豕長蛇之欲也。且不獨此耳。畿陽河順未經起科田土。我之舊疆也。虜旣不貢。仍每家攤派銀兩。徵解定遼。前庫按時充賞。以爲常。夫建夷野居肉食。得地不能耕種。又爲徵租支給。則是虜爲地主。我爲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尤出割地下矣。從來割地媚虜者。何代蔑有。未有如趙緝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乞買之舞宋也。初猶歸地爲

皇明經世編

宋之

宋之

四

平定堂

好逮其勢難。嚮遇劉三鎮割兩河者。無虛歲。自此輒尖蹄破中原。藝祖金甌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鑒也哉。近因奴酋猖獗。始謀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朝議紛紜。復云建酋原不足深慮。乃暗謀增價割地。以幾幸不來。亦何愚甚也。輯誤成梁耶。成梁誤輯耶。抑二臣倒行逆施于日暮之年。交相誤耶。獨怪前人拓地。後人弃焉。前人不遇金帛。趙緝乃叨陞陞。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封拜。其失之也。以世官。尤可異也。破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而能箝其口。機謀足以榮惑都人士之聽。而能幻其跡。卽督撫按同事之臣。間有不及察者。無論奸名畏禍者。付之罔聞。卽亡賴如高惟。挾得銀五萬兩。敵舌雖存。而終不敢爲操羊證。他可知也。淮雖不澄。二臣而二臣之胆已落。茲見事體漸露。復借他事以伏辯端。將誰欺欺天乎。臣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遼左三患。亦不自知其言之甚矣。二臣請罪。合行勅明。謹處伏乞救下部院。將臣所論趙緝李成梁棄地事情。遞差有風力御



史一頁前去查勘要見寬莫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

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庫籍貫原謀攤地徵

銀克實者是否舊日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

給賞印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

有無分明雲頭鴉鵲等處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

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爲奴

酋占據若干作何設處令其退還仍刻石界上永杜

侵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

西南兩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皇明經世編

臣等惟王者御夷太上信義服之其次威力制之八

臣謀國姑息太過以釀患不若處置得宜以消患土

婦奢世積爭官匪印主以惡目問宗傳助以惡婦安

堯臣屢煩文告不聽再發明諭不服朝廷是以有

擒勦之令爲追印也及印已獻宗傳已降局可結矣

蜀撫猶欲移兵堯臣黔撫難之一時建議者亦謂無

兵無餉勦之不便朝廷是以有撤兵之令夫撤兵

是矣而專歸之無兵無餉臣等切以爲未盡撤何也

以蜀不能忘情於安氏堯臣不惟無意於鎮雄也方

寸之印明請改鑄豈不被奸謀而省事端蜀計不出

此而急急故印之求若以印爲兵端者故印獻而兵

不休則不能忘情於安氏之驗也堯臣實欲有鎮雄

之地故贊龍婦冒龍姓困垂涎龍爵非一朝夕故矣

日爲緩師之智始黔撫曰願退也項彝蜀撫揭堯臣

實無還意則不能無意於鎮雄之驗也夫蜀而不能

忘情於安氏堯臣而不能無意於鎮雄也懷鄙者日

加之罪徵功者日挑之釁挑矣必至於徵徵矣必漸

至于過其勢不至州雉會獨如楊應龍之續不止焉

皇明經世編

乎論無兵無餉哉今日只當以義理論不當以時勢

論故臣等亦云西南不宜兵有三無兵無餉不與焉

昔成祖怒田氏之煽禍密遣技士取其二兒寂然

無譁堯臣小豎子耳至欲誅兩省之力而合討之何

不武也則不宜兵安氏世效恭順堯臣兄弟有功於

國今驅堯臣而兵之不得與關宗傳待以不死且以

鎮雄之故波及水西而遽斬其祀何以服四夷乎則

不宜兵易之利行師也以豫其征邑國也以謙不豫

不謙謂之捐念之師今兩撫不相下明乎不能戮力

必矣則不宜兵然第曰不宜兵而機宜坐失卽今日  
撤兵仍伏他日用兵之機終是西南不了之句此何  
可<sub>○此○事○以○○○○○</sub>帥帥也臣等請先責蜀黔而後及處置之略可乎  
方征播報放人知爲隴澄不知爲安堯臣也今日反  
面相讐乃姑名爲安堯臣耳不名爲安堯臣不見爲  
貴州土舍纂據鎮雄之罪願堯臣入蜀誰縱之而又  
誰聽之乎查土官事創嘉靖二十三年題准土官土  
舍嫁娶止許本境本類不許越省遺害地方每季兵  
備道取其甘結故違者聽撫按從實具奏兵部查究  
皇明經世編  
宋都漢施  
卷之一  
平素堂  
是堯臣之贊創所禁也弘治十三年題准土官襲椿  
其通事把事人等擬置不該承襲之人爭奪警殺者  
俱開發極邊烟瘴地面充軍是堯臣之請襲又例所  
禁也夫不宜婚而婚不宜襲而襲與不宜聽而聽一  
則縱虎逸柙一則養虎遺害默固失矣蜀亦未爲得  
也且堯臣犯例而婚而請襲而又立功芳餌既不肯  
吐重賈又難卒悔前人驕之啗之後人噬之魚肉之  
此適足促之使亂耳藉曰論帖有反狀不可不開不  
知偶語可封文閣之書可焚王者所以定傾已亂改

不必小小恩讐之較量也故今日平定西南當以撤  
兵必責之蜀而以退安堯臣必責之黔明旨曰安堯  
臣聽選逕授職銜爲孔御史有赴京之謀也今子臣  
不任事者亦謂之選授恐堯臣聞之忿益惶惑則宜  
俟其還而予之爵秩任事酬其平播之功所以安其  
心明旨曰鎮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蓋杜安氏之篡  
耳第隴氏已無後矣又何求焉堯臣變詐多端不令  
所親信者目之必利其非隴氏之種者奪之幸豈有  
已時乎鎮雄宜改土爲流以其地歸之朝廷所以  
皇明經世編  
宋都漢施  
卷之一  
平素堂  
絕其念如堯臣執迷不退責令關宗傳立功自贖以  
計購之再不退而責令安疆臣大義滅親以族保之  
是又所以窮其情凡此皆着落黔撫臣等非寬蜀而  
難黔以黔撫恩信足以服安氏兄弟也伏乞敕下兵  
部咨行四川巡撫喬璧星貴州巡撫郭子章大破藩  
籬共諸國事蜀撫母曰兵力旣集盛氣難降苟違  
明旨雖功亦罪黔撫亦無曰貞坦將弛苟幸得代倘  
貽後患雖去猶及焉總之完一臣之局抒兩省之難  
亦所以保全安氏也

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教陳一得以裨國計疏

時政  
四弊

臣自惟才能黠淺罕所表鑒項循六科差次奉命督理巡青其不稱任使之狀臣所自矜茲幸竣事得代矣是役也於點閱而見虛糜之可惜焉於編審而見賂賕之堪憐焉於舉刺而見催科之難辦焉於查盤而見積貯之若掃焉臣亦既隨事殫力三疏陳請矣然點閱編審查盤任勞任怨事也臣職掌在躬天口在鑒勞瘁不辭怨謫安避若舉刺則怨也而兼任德皇明經世編

宋都諫疏 時政四弊 九 平露堂

臣有軒有輶何愛何憎卽歸怨由人臣必不敢任德恭有成車受異之意焉顧此循臣所得爲耳其有一二事宜諸臣所未及言或言而未及施行者必藉皇上威靈始可布諸令甲臣不敢嘿也謹臚列其謀以備採擇一曰牧地之清查當議失牧地自故青而外悉謀徵銀矣初年一歲所入猶得七萬餘金以佐軍興嗣後丈量漸失其額而考成僅存其名民屯莊田漏消易而清理難水旱災傷拋荒少而影射多膏腴歸於私室籽粒耗於公家所從來矣臣考會計錄

歲嘉靖年間實徵牧地二萬一千七百餘頃徵銀伍萬二千八百餘兩比之初年減矣萬曆十年實徵牧地一萬九千七百餘頃徵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比之嘉靖年間又減矣十九年而科臣吳之望具奏實徵牧地一萬五千五十餘頃徵銀三萬三千八百餘兩比之十年又減矣今去吳之望時又十有餘年其間隱占湮沒當亦不減於昔第從來未經清查誰知增虧確數臣愚請以萬曆十年都御史吳允所丈爲原額嚴行各州縣逐一清查原佃幾何新墾幾何荒蕪幾何實徵幾何毋俱失額之罰而襲虛名毋違通賦之議而累害戶毋飾災傷而遺萑葦之利毋掩成熟而資豪右之肥將增虧可得具知而地畝既清徵輸必裕矣二曰內商之供應當議夫爲王之民執王之役分也豈其輦轂之下獨有無役之民乃驟聞編審舉國若狂甫被命役閭室對泣富者請託貧者淹禁緩則鼠伏急則雄經觀此愁慘之景象豈是太平之黎民此何故則兼役之爲累也先年御馬三倉商人辦納料艸而外猶得少休萬曆十七年科臣楊文

皇明經世編

宋都諫疏

時政四弊 十 平露堂

煥題令御馬倉帶辦供用庫中府場天師廟帶辦酒醋局而商人之有兼役自此始也。豈虞時有盈絀民亦旋有苦樂且也。督之以二戶部未免一柄兩持總之以數太監殆類十羊九牧倉場方北庫局復追正額未完雜費更急如是者而商困矣是以乘編審之初與戶部約諸商有應議處者查確移文知食而該部務文謀免者在內三倉者十七在京五場者十三在馬牛羊二十四房者十一則內商之苦可知矣臣愚請如先年例倉場庫局各宜分析乘此錢糧未完皇明經世編

宋都漢表

時政四集

平定堂

戶部請商之曰亟宜分金諸商足用而止。責令各辦應得錢糧不相兼攝商因庶其有瘳乎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策無急於此者。三日有司之類解當議蓋聞道州刺史甘心于下考內史百姓懼恐以受聞則程吏于催科非古也。況夫徵收已完該府不仰類解責將誰據據冊有稱該府報完矣未言收貯何處其真完耶。有稱現貯府庫矣未審倉解何日其真貯耶未貯耶。又有曾經解兌矣却未明註冊中其真兌耶未兌耶。臣趣以爲未完顧其守若令俱表表清賢也。

是非採輿論而荐之該府誤循良多矣至于賢否文冊時有舛謬如開州知州張之厚本見任也。履歷造二十九年終止高邑知縣金四科已加州銜也不言加陞何州饒陽知縣王一龍蔭任半載也冊內尚未書名此又在守令中表表稱賢臣若以輿論荐是以該府之誤復自誤也。姑已之矣臣思其故錢糧之完道不聞該府之痛癢守令之激揚不聞該府之榮辱以故玩愒相習漫不經慮無足異者臣愚請下令申飭凡州縣徵完錢糧該府不時類解務在年終齊足仍照查叅事例知府及署印府依一體舉刺卽不足爲二千石重輕而規條一新人心知懼部解有不如期者臣不信也。四曰京糧之收放當議自兩道裁革而後京報仍屬巡視科道良有深意頃緣職掌不明收放不復開白而此項遂爲太倉中物矣。部論部解不前支給不敷卽爲稍有存積往往留濟別項之急故上之重予若懷恇焉商之類告苦乞與焉商奈何不困蓋臣嘗巡視光祿矣一切應放庫官先期報聞科道未至該寺不給破鑰事竣而科道手自封識蓋

宋都漢表

時政四集

平定堂

其事也。同一庫藏。同一巡視。何獨於京糧而局越。若是十九年。科臣張鳳翔題議。陪庫官專主京糧。以杜私借。謂處非不甚周。該部竟亦議罷。何也。說者謂此項一歸巡視。有不便於該部者。一謂借支與報羨。也不知果有贏餘。明借何妨。果有奇羨。明報何妨。陰有所諱。而陽阻之。是諱則臣不知矣。臣愚請如光祿寺例。凡解銀至萬兩以上者。科道官親詣該庫收。其放亦如之。第該庫正陪交當責成。不宜專責陪庫耳。如此既得酌其出入之數。亦併知其盈縮之由。則巡

皇明經世編

宋都謙疏

卷之一

時政四無三

明孫擇璫

自武為鎮廣信

邊防難於宜大。急於節鎮。敬陳末議。以備聖

頃者秋高馬肥。胡兒思逞。九邊無處不防。亦無處不嚴。臣等獨難於宜大。急於節鎮。何也。虜王物故。正值胡地改葬。我處置得宜。更為嚮順。不則徒奔前功。且生後衅。此日間不容髮。他年悔將噬臍。宜大則約難矣。臣等竊營料之。僉首報德於華孫。娘子護盟於三世。蓋天心之有在。亦胡運之將衰也。顧輩屠耆之專。既不效於往時。烏禪稽候之謀。亦未兆於今日。五路貴則介第。國人必有爭立之謀。素囊親則愛孫酋婦。必主廢嫡之議。若乃板升通虜。非有間說趙信之狂。皇明經世編

宋都謙疏

卷之一

時政四無三

平露堂

國功自窮。舊定無呼。揭車勢之遠志。况我邊吏不警。示春秋還師之義。卹典從厚。昭大漢問死之仁。虜方懷德畏威。不暇而何款之不堅。惟是設刺之軫。早旋拙力之統。斯續是在。該鎮督撫。亟圖之耳。若夫薊鎮。肝腹神京。咽喉虜穴。伸縮動係安危。通塞關乎利害。所賴三衛世受家養。作我藩籬。使其輸誠內向。虜豈能越松亭為寇哉。奈何徑路尋挑。諾水多案。率利漢之財物。甘作虜之嚮導。已已幾危社稷。庚戌再撼陵京。癸亥飲馬於通溝。丁卯鳴鑼於界順。三衛之為害

所從來矣。而首豪長昂。籍花當之餘威。懷飲克之遺恨。雄長之咒。結連二處。其爲我害。殆有甚焉。花場谷未厭雄心。青山口復張狂。至於去年糾宣虜之東犯。甘心阻貢。以彰其逆。又乘尤師之西移。藉口收將。以避其名。今年奏書一語。尤屬可異。若非復班白之賞。以伸香火之情。必足緩督撫之師。以定包茅之問。此適足以明去年勾虜之爲真。今年革貢之尤怨也。恭膺之尚長矣。邊防人情。所經閱熟矣。一槍可當十年之貢。九罰終出一賞之餘。故夷俗有言。賞不若擒。宜乎爵秩不能結其心。金繒不能飽其欲也。故遼左之宰酋。不足以當雲中之五路套海之火落赤。不足以當薊鎮之長昂。臣所謂薊鎮尤急者。其急此首哉。夫賞不如擒。要使夷人樂於趨賞之利。而果於避擒之罰。謂宜守城圍吏。母利虜一物。母收虜一人。虜能保塞三年。陵京無虞。墮隨閱視加賞。它鎮母比爲例。其額賞母輕言減縮。及勒子粗鉅。以虧先朝作外藩之意。如此則樂於趨賞之利矣。再減三衛亦母畧漢一物。撲漢一人。如仍前擾邊。及闖出爲奸者。必永革

其質母得姑息甚者申搗伐之令母藉口險阻掩先  
朝屈烈河虔頭山之烈如此則果於避捨之罰矣又  
明二哨以伐謀密五間以離交修入事以責質還三  
轄土著以實其伍蒐九邊將材以盡其用薊門之計  
始爲完策長昂雖役何患焉。

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今舉朝高目遠事者類以建夷爲隱憂是固然矣然  
不悉其所以受病之原雖欲自強自固其道無由也  
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自  
皇明經世編  
古未有窟黨盤據而外侮不至者亦未有後患未消  
而殊鄰畏威者故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興焉稅監  
高淮本市井亡賴有妻有子少時包攬崇文門稅課  
深知稅之有利故賄買奸弁代奏抽權遼左又鼓美  
神術涵稱鎮守二字藉此恐喝將領刻削軍士年來  
借稅殺人贖貨無厭陸蓄矣丁數百人戰馬數百匹  
糜費無算諸臣明知而不敢問此可駭也且名馬參  
貂產自建州淮不但騷擾驛遞凌轢軍卒每借口交  
易輸情外夷起窺伺之謀招倭侮之漸而淮固欲以

消其平日之枝葉淮之罪釐竹不足書矣豈止前也  
激發一事已耶淮自言不早撤人終藉口不知宋人  
靖康之禍借口童貫近世庚戌之變借口仇鸞中人  
生事遼庭萬年唾罵古今一轍不獨淮也淮既知此  
何不蚤求罷免必待眾怒難犯始將家私實貨撥回  
私第能爲圖歸計晚矣龍窠本名打狗屯淮或今  
名此其意可勝誅哉近據人言咸謂高淮之橫實藉  
總兵李成梁之勢故每見成梁輒呼太爺磨首俯伏  
而成梁於淮亦以兒子輩畜之彼此以權力互援微  
皇明經世編 宋都漢疏 李成梁傳七 平露堂

倘非其意所欲用逐之若奴隸耳甚至撫院之去陳  
或憑其愛憎撫臣欲不聽其所爲不可得也尚安能  
自出一局面擒王拓土如張學顏郝杰諸臣所爲養  
此盡左大塚極弊有識者徒仰屋竊嘆無可奈何蓋  
其受病深矣乃近日撫鎮合揭欲乘朝鮮之亂取而  
郡縣之舉動益屬詩張割鮮背違 明旨廢長立少  
罪誠有之然不至如蓋蘇文之獄君也不過遣一介  
行李之使諭以文告足矣何至以大國行掩襲之計  
博唐文皇難成之功與李世勣得民之役且無論內  
皇明經世編 宋都漢疏 李成梁傳七 平露堂

有積弱之形外有方張之寇顧昔何以煩四海之力  
而振其急今何以逞一朝之忿而利其有是役也廢  
先王耀德之訓失天朝宇小之仁傷中國外夷之體  
撤畿輔藩籬之衛成建酋漁人之功長遼庭尾大之  
危重內地虛耗之災運春秋恤死之義臣愚斷斷以  
爲不可該撫鎮且欲爲救鞍之勇引疾之諱乎 朝  
廷無此舉動而中小輒誼傳焉此非二臣貶於智而  
疎於計哉臣切猶過望二臣以經理建酋而今乃知  
其無能爲也豈惟無能爲且慮其堅外夷之交促肘

腋之禍必自此始矣伏願 皇上速罷高淮豈獨瘡  
稅越權足疾宜准回籍調理或俟瘡口起用李成梁  
耄矣既不顯斥亦宜撤回歸老京師毋再延緩使遼  
事一旦決裂不可救藥其巡撫總兵宜擇才望忠勇  
強有力者刻期往代及早責成則遼事尚可爲而安  
畿輔以安宗社計莫先於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東都陳氏

卷之九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八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問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沈 泓臨秋

彭 賓燕又參閱

東事策

邢 何

策

東事策

關白

萬曆丁酉倭寇朝鮮我大舉救之詔徵天下兵集王京增沿海鎮巡重臣三四督軍資品具甚嚴山東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東事策

一

千露堂

縣積粟悉陸運至登州而旅順額設大臣督餉漕衛入海踰鴨綠而東加歲賦十二督撫復以不足請

上切責戶兵二部調兵食愈急於是朝野談倭事者

起竟不知要領所在是年冬太白晝見經天者三

月歲星久處天街之北昔慕容氏起遼碣跨有中原

其年星占與此正同燕太史黃泓所謂陰國必勝者

也愚仰觀天象之異又親邑中徵發劬午百姓駭惶

會病無事伏枕憂悶恩 太祖皇帝典訓昭然今

後世勿有事國夷以疲中國此聖人無窮之慮又獨

深絕日本誓戒再三此至誠前知之神詎意二百年

後倭變忽作禍始朝鮮我受其微既輕與戰復輕與

和和事不諧乃更言戰彼窺和戰之隙而擇爲利我

無必戰之畫而漫然應之前事則非伐謀於始後事

則非定計於鮮均之僥倖一擲而已蓋我之勝負視

倭奴之強弱倭之強弱視閩首之能否彼閩首之跳

梁幾年矣謀吞朝鮮而朝鮮不覺和誤中國而中國

不知且今年六月始有變動之形八月始有入寇之

事水戰而開山之卒盡殲陸攻而南原之戍再殲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東事策

二

千露堂

南四道望風瓦解無亡矢遺鏃之費其用兵亦狡矣夫乘勝長驅直逼人之國都而徘徊養威以俟其洩

懼自潰此持重者之老謀也既而王京不下情見勢

屈若頓兵久暴我出奇奮擊勢必得志若愴惶宵遯

節長氣憤迫則成擒今乃從容遠引左次無咎或徵

致師或欲他出杳然莫測其形藏兵家不難於進而

難於退以曹孟德桓元子之將畧猶敗於此今倭奴

聚數萬之衆深入敵境何其退之易也或師以出來

如飄風我則不知其所守全師以退去如脫兔我則

不知其所攻者此者可不謂之能哉然則倭固勁敵也若與之遠關而角力非智勇倍之不可也今之憂朝鮮者曰倭有朝鮮則爲門庭之寇我無朝鮮則失藩籬之國此惟原有朝鮮不得不云然耳假使國家幅員如兩漢米盡沃沮將不與倭爲鄰乎使倭與我構又將何所借以爲屏蔽乎又曰朝鮮近遠左遠左近京師敵焚拯溺理固當急吾聞天子守在四夷內寧自無外懼今北虜強踰於倭去國門數舍我朝二百年來金甌鞏固以也先俺答之傑焉終於款塞稽顙何有於數千里外鑄介之小夷乎今之談禦倭者曰以國中之衆加朝鮮之半此爲得策馳之於海外不至於剝膚此爲早計勦累代之寇取封侯之賞此爲奇功夫禦之誠是矣然人情見害則避夷性難於久要我不能必制倭奴之命則安能必朝鮮之常恃我也今朝鮮之半果皆懷中國之德而赤心者乎抑有畏倭奴之威而兩面者乎驅之海外將謂存朝鮮足以捍倭奴乎抑猶藉國中以衛朝鮮乎勦累代之寇將謂暫遏侵畧以爲安乎將必蕩滌海表而

皇 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子露堂

後爲勝乎吾恐用兵者之未能自必也夫抵天下之事懸想臆斷徵效若在目前課實責成齟齬多出意外今遠涉鯨波埋根異域造端洪大剋期深久愚以妄憂之竊爲之說曰東師有五危天下有四患用兵者亦之知乎何謂五危兵連禍結一危也重戰輕防二危也用師不一三危也地形不利四危也聚散皆難五危也何謂兵連禍結遠動大衆惟敵是求若中原相遇旗鼓相當計平時之勞逸較臨敵之勇怯則勝負之數敵固與我共之矣若彼不前不却坐而需戰少用兵則寡不足以敵衆多用兵則餉不足以應急粟糧則不可越利於千里之外負重則不可屢經於懸度之險此非如擊老師入散地可以沉船破釜而爭一戰之勝者也即使先聲破竹三北可乘而彼蠖伏鳥飛依憑釜穴堅壁則難爲攻清野則難爲掠或多設疑兵以牽我之全師或四出遊兵以鈔我之輜重或據險以斷我之歸路或泝海以焚我之運舟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又况荒海萬里港道百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窺一處失守則

皇 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子露堂

百處爲虛賊出沒無常如鬼如蜮使其簡從迭進多方誤我聲東擊西救左擊右則一軍可以綴吾之數將微衆可以役吾之大兵彼畜休有餘而我奔命不足期月之間可上困矣天佑王師必無此事犬羊愚昧當機自誤但坐臣教吳中行啗虜倘有以急肆攻取之策導之者安得不廣爲之計也何謂重戰輕防屬者以武震懾之諸將懷敵愾之忠士卒有賈勇之氣謂急則治標而崇衛奧隱之防不暇憂也利當擇重而錙銖尺寸之害不必顧也於是悉索四方之衆竝力一隅遊兵撤矣浙兵調矣川蜀閬之族靡不至矣承平之世民不知兵九塞之中何常無事假令倭奴分鯨西向送死南邦羈縻之西行無入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迅雷豈暇掩耳扼淮泗則咽喉之路阻擾吳浙則財賦之源虛當此之時欲招兵則烏合難用欲還牧則運掉不轉腹背受敵首尾衝夾萬全之師固如此乎又東徇海道定通運北勿吉諸部甚貧而貪使倭厚賂要結誘之內訌掣我之肘張彼之勢意外之虞亦理之所有也况土蠻踣躅於遼陽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昂睥睨於薊北套虜之警晝日積犢首之跋扈已極今空乏內露底裏外泄倘諸虜之中窺我踴隙率引弓之民微犯亭障小則要脅市賞大則侵畧城邑重譴既屈於財賈應敵又苦於力分且東師震動有狼顧之驚倭醜乘勞伺狙擊之便則馳驅之形尚未有涯也何謂用師不一關東諸侯不能慶董卓於洛下淦水九鎮不能誅慶緒於相州其莫難於用衆已事之龜鑑也今有元戎之兵有徵調之兵有招集之兵有邊鎮之將有土漢之將有應募之將先後繼至列壘而居如連雞之不能俱棲如驂馬之不能獨進以衆多爲右以氣力爲雄強者主之懦者奴之應者趨之黑者避之臨陣則曰彼爲跳盪彼爲還鋒迤邐相推諉合謀則曰我欲南轉我欲東首互有異同巖險之地則給孤進者嘗寇於鋒鏑之下攻圍之際則驛早弱者肉薄於梯衝之間居常累懷觀望遇難夫致分披雖曰董之以經畧監之以總督迺有諸鎮精兵環衛制府備紀綱以實帳下託接伏而保中堅甚至前掌接刃於郊原而都護遠隔於山海卻克之鼓不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先弼之旗不嚴指蹤之機不速一體之誼不洽卽賢者固未必然而積習之弊從來久矣且奉詔興師聞左盡發豈皆百練之兵威緩之將令非精嚴藝非捷巧以威驚之衆當剽悍之倭一軍挫衄諸軍搖惑怯者先奔勇者解體此不惟無得於致勝之道遠足爲撓敗之資耳昔唐討淮蔡勦天下之兵四年不克後淮西降將董重質自言其故曰昔因朝廷徵兵太濶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蔡人輒勝是多殺客軍二年以後客軍漸少止與陳許河陽相搏然後漸以不支以此觀之徵兵無取太多亦已審矣何謂地形不利窮島彈丸一揮可定而用兵所以稱難者以隔於大海故也今世有爲楊葉之說者大浸稽天颶風靡定舳艫安得相保注泊安得必齊縱渡岸可登深菁廣薦之域安知進兵要害所在豈如北虜窮廬依漠可以乘高視望輕騎掩襲者哉蒙古氏龍山失利所不忍言孫仲謀之求重州亦一驗也此說不待辯而知其不可行矣今第言過江諸軍尙多有可疑者所內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兵法謂之圍地連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過遠包原隔險阻而爲軍者古人測其敗徵側聞鴨綠以東阻海負山三江襟帶野多稻畦以地圖覆按若甚近而溝塍紆曲則甚遠南方水軍旣不能距躍於嶮巖之道北邊突騎又不能馳騁於沮洳之區此非善於用長者也又兵家喜合惡離行首宜肅內聯宜密今欲連營並進則方軌不前魚貫於九折之中像板於千仞之上齋糧持釜不戰自疲若分道間出則林谷綿亘木石之所隔閼榛棘之所牽纏遊徼不通策應莫繼自陷於天隙之內使賊設伏邀遮豈不殆哉且在遠行師全恃耳目今關嶺重復烽燧難接島嶼繁回偵探難進若內無鄉導外無間諜泰伍未真校索未審蹈不測之險而爲人主懸挂強慮不失本末者又非然矣况海墻地惡匪人所居我兵餉未集戰期無日冬春不結必至夏秋經霖雨之時居澤淞之地炎暑蒸其上溽雨侵其下水土不習飲食不允癘疫必作傳染必衆馬援壺頭之役可不慎與何謂聚散皆難兵猶火也不戢則將自焚兵猶水也無歸則將自溢蓋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天下之費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人於養兵天下之及側而多變莫甚於馭兵今徵兵四方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或萬里餘計軍行二十里爲率或累月始至或踰年始至迫促從戎寬號就道沿途供頓靡費無涯若倭奴不出久淹海上餉於何有一日無餉事豈得帖若解甲西歸則路費仍前而人心已懈一有緩急持符更調安能待西江水以濟然眉之急也縱使天威震迅套倭蕩平士馬物故速近肅然失得僅相償耳而遺孽保聚餘燼再合八道荒殘必無全理非重戍無以安朝鮮非積業無以養戍卒而窮海寡田糧之地朝鮮乏推食之資待哺空谷竭力石田屈頭目以捍手足傾芻秣以育狐兔開闢以來何嘗有此又新募見兵多是遊食無賴掛名行伍衣食縣官人糞俸功小藉糊口事定落籍上不得國家糜餼之養下不勝有司徵徭之困抑鬱無聊將生他計唐末再失河北皆以鎮兵輕罷乘怨畔漁奸人因之遂爲盜藪耳今固無憂於是而近日留都振武之變去歲薊鎮南兵之慘覆轍豈遠乎猶有甚者諸軍度遠莫不取道通漢往來郊甸密邇京畿

玉帛之都會億萬之廩庾在焉脫有犒賜不時則革穀之虞豈獨國之禍可比哉何謂四患財力匱乏一患也轉輸險遠二患也人心騷動三患也生事多端四患也何謂財力匱乏自頃國家多故西討叛逆東款倭奴兩河賑餉套虜數戰修宸極修濬河漕中帑之積已損大半若夫藩祿日盛虜賞益增開採無節織造不休貂璫之貴四出緹綺之段屢下而財又匱於上矣乘驛大濫交際太繁外僚之騶從過多衙前之冗役無用工作淫靡服舍僭侈而財又匱於下矣乃世有耗財二大端莫甚於今日者請因備倭而累言之夫天下貢賦不過徭銀稅糧二者而已徭銀卽古之庸也稅糧所謂租調也徭銀之設原以供大荒大役之需匪主守者之可以任意出人也自條編法行徵銀額役那移裁削加收平放其額外之庸固已多矣卽酌議公費載在令甲者果皆實費其數乎抑亦虛冒其名乎故凡請寄之往來公私之用度與夫上司無名之餽送不急之興作所稱無礙官銀皆是物也是以上不供度支下不實庫藏一有大荒大

役非造請於省府，則科罰於百姓耳。據天下徭銀，當稅銀三分之一，除所費者，應否中半，而一年之耗已幾百萬矣。稅糧所徵者，粟米絳繩之類也。國初原皆本色，今則折色過多，前代猶賦繅績，今則盡易白金，掌握之富，當中人十家之產，衡石之差，有十加一二之利。向者里社總催，大戶分解，雖有侵漁，累累之敝，而財貨尚流民間，自催科之柄歸於一人，分釐各收，逐名加耗，積少成鉅，羨益良多，有厚積之饒而無含暴之跡。凡州縣之稅，大者數十萬，小者不及數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遭危病極貧之室，更遭饑饉，此患之一也。何謂轉輸險遠，東征之兵，當事者言非十萬不可，加以餼從工匠之流，又以萬計，人日得米者可二升，一年當得七十萬石，以米五百石為一船，當用船千四百艘，每艘運卒十人，當一萬四千，一歲得米又當十萬，其天津登萊之生食者，無與焉。海道自淮揚抵膠萊，自登州抵旅順，皆千里，自旅順抵朝鮮軍營，又不知幾千里。臨德二倉，浮渭入天津，幾千里，自天津入朝鮮軍營，亦數千里，有料角硝石之阻，有成山黑水之險，風潮震蕩，雲霧瞋迷，倉卒之憂，智力難恃，又造船未必堅，緻舵工未必精習，洪濤混漾，未必十無一損，一船損則傷十人之命，少百人之糧，運者有漂溺之悲，戍者有缺乏之懼，料見船不足，須一年數運，運數既頻，則經險必多，經險既多，則所損益大，計口之食，缺一不可，倘缺者過眾，則兵多豈不為大累哉？又山東諸縣陸路至登萊，或千里，或數百里，大抵偏多崎嶇，無接軫結駟之道，齊邦四塞，自古記之，若欲運米，不遇用鹿車漸致，一人共推米三石，牽挽踰月，得不償失，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士

平露堂

雪皸瘧巖險顛越痛楚追併如赴歟所有用驢騾運者則所致愈少而腳費尤重近海鹹礮之地水草失宜往多不返一運不勝其苦再舉將不知所終矣於山東則實喪常平之積於餉軍則不充道路之用倏有凶札何以待之且一絲一粒去路至艱比連行營未必盡爲軍惠嘗謂幣金輪塞譬諸落潮之魚取之者衆幕府用之上佐用之將領用之雜流遊客亦用之支放者剝削於先總分者扣除於後科銀則報四得三賦未則易升爲合故供者已無餘力而戰者猶未宿飽此患之二也何謂人心騷動兵者不祥之器危民易於爲非蓋十口之產不養一兵十年之耕不償一戰今天下賦役煩重上下窘齎一遇饑饉民羸幾卒弱者道殣相望強者望屋而食寧已甲午之間青兗之水災足以駭矣况乃用兵於凶年之後誅求於竭澤之餘大而蜚駕輓粟小而雇屨厨傳無地不及無人得免吁阿陳突者橫於里閭奔走呼籲者遍於畝畝農桑以供軍餉而失時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監臨懼惰緩之罪則嚴迫有司有司苟旦夕之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千露堂

則不恤百姓前日山東守臣議增兵費不及十萬每畝加二三釐每丁加三四分二年並徵民愁已甚近觀司農條奏所增者必二十萬有餘則視前所加三倍夫民常賦已不能供而又加徵無已則薄田必盡荒棄貧丁必盡逋逃過累之極獸窮則搏不爲盜賊胡可得哉今遠近涵涵思亂者衆樂傳謠言妄談災變大都不逞無告者之所爲也又所在招兵望風輿至主者未能盡收或選汰不時或損斤不用前無覬望退受機寒一夫狂呼十人攘臂亡命綠林求活魚釜亦迫之使然耳蘆河懷遠之積無益東征豆鮪鷄泊之徒終爲隋禍彼獨非遠左之事耶此患之三也何謂生事多端凡人銳意功名者未必實效好陳利弊者未必可行今之視倭太輕者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滅此朝食何惜一擊之功視倭太重者曰螭蛇螫手壯士斷腕譬勞永逸何惜數歲之功首事者憂切軍旅雖無利而必興受事者職在奉行即有害而不顧增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行一事則有一事之擾搶攘之中名實易混歲納之際奔競易容爭進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千露堂

李言奇技百方施藥。誤病已深。聚麀爲羹。療饑何流。  
司訓練者。如李抱真之昭義。土兵李德裕之雄邊。子  
弟可也。而如高仙芝之招募。白志貞之蒐補。其於經  
武。不亦疎乎。轉餽餉者。如劉宴之均輸。趙開之出納。  
可也。而如杜佑之強借。趙贊之培克。其於足國。不亦  
悖乎。且制敵固圉。必有長策。戰則有檻吭之術。攻心  
之道。守則有合拳之勢。復臂之形。今禦方張之寇。防  
萬里之海。惟當充實重鎮。變化環中。其餘郡縣。自宜  
務農積穀。保境惜民。知聚知舍。以靜制動。經遠之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宋 金 雜 集 五 平 露 堂

此忠之四也。凡此四者。皆恒情所共見。老生之常談。  
其在識時之俊。經國之賢。以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豈拘孿之所易窺哉。

碑

司農大夫溫陵傳公德使去思碑

司農大夫傳公德使始焉驅舫泊城門之步。徘徊  
而卽署焉。兢兢乎若不勝其任也。東向拊綰紳諸父  
老子弟而問吏政焉。得一言慨而次心。輒手記勝豪  
計將不下帶而理。茲廩其猶若不勝其任也。耳而目  
者。以百端又無所不次心乎。記以資吾劑量。而使之  
政舉矣。凡三年得代行。已挾旬所而伺適。以事如德  
德之人聞伺至而有喜色也。其父老子弟。向余前曰。  
先德使蓋有二量。小大凡兩等。小者名官量。而別創  
其副大焉。託言揚晒濕潤。耗兌入率。用大而入。使則  
以官量舉公。乃剖大。一其量第稍循失平之舊。用抵  
揚晒濕潤之數。遂已。至所刺積貯石義三聽解。戶轉  
敗爲席。罔及竣還資。故例齎執通關。若連竊法。十  
五五迪者。安亢者之累完者。甘適者之遐。人情既脫

皇明經世編

宋 金 雜 集

五 平 露 堂

皇明經世編

宋 金 雜 集

去 平 露 堂



久矣。公則立期以逐日受納以逐人完者先給無得  
一舉留而通者懼及州邑達限罰丞相競勸無風通  
焉至於居停米戶甲乙主名列齊澤之役先後集甲  
乙束濕若牛馬百計聊蕭股剝以數倍公曰居停米  
戶甲乙主名列名假言部署靡饑俱耳吾無須此曹  
下令去米戶大戶隨意卜居停寬然自適比年齊豫  
歲賦半折色數幾四五萬弊孔滋大則以稽固月日  
不即准兌之致爲囊橐深也公嚴出教今日文人拮  
朝懸衡待庭中白日可對守藏吏僅同土木偶批發  
皇明經世編

朱倉集  
卷之一

七

平露堂

嗣獻無室者俱單格外恩州民亦爾夫庚固豆區鍾  
釜之數任是職者往往使人窺見困腴且壯樹其下  
亦猶之聚澗耳公一意精白不自炫露率心而行一  
切剔剗宿垢猶澣敵械而節維新又如築高基而祛  
碩鼠不健眺而收功速不盤盪而樹執君子之澤斬  
於五世公其數十世不替也乎

皇明經世編

朱倉集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十九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呂坦公

陳子慶聖游參閱

汪給諫文集

疏

主德日昭臣職宜恪疏

理財用人

汪若霖

臣最爲下冒列諫垣伏睹聖明在上乘陽佈令與物同熙行善如流別獎若權臣下悠悠莫肯夙夜恪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十九

疏

汪若霖

理財用人

卷之四十九

疏

汪若霖

寢失其初情勝遂乘其便人各幾俸事每叢蔽有君無臣之世臣竊痛之臣戶垣也宜問天下登耗損益之數而大繫矩爲政則理財用人實相經緯敢疏其疏惟聖明裁察一口恤民則課吏宜嚴頃者皇上停征肆赦蕩然與天下更始至仁也臣竊謂上實有澤而下不必寬也夫天下非無循良之吏如龔黃其人也然而名實有不相應者矣棘僅升而勸課則荒修文法而愷悌則薄甚之則虛罔張矣夫朝廷用一則必經會計焉黷吏者直恣務整耳朝廷刑一人必加評伏焉驚吏者直用鍛鍊耳迨夫難流隱佚去

民逾近殷民逾深坐嬰兒於虎狼之側無不盡音夫監司者糾令守者也法非盡行也相暱相伺乃有付之不知者矣即知而不盡以聞之撫按也聞之撫按矣又未必一一露章彈也且夫犯賊法以千百計人無辜而死者累累矣然而率從量調重之乃得廢斥卑間有奉旨問者又轉展而釋去耳彼沉湎幽堅之氓安有重繭而叩闕下者哉盜起亂滋誰統其咎而司者方且人薦人升罕聞黑白地如傳舍官類理將焉賴之且夫紛衣直指之使夙行雷動實儼天威奈何令其左右易而以免代行簡書之不尊奸瑕之緣起則必自此矣故紀綱必張德澤乃降若吏貪酷宜追比如律問擇一二監司以示激揚民其有寧平昔人有言詔書掛壁奸吏到門臣正爲皇上今日浩蕩之恩不可負也一日制用則經費宜審頃者皇上酌盈濟虛與部臣持籌而議至核矣臣竊謂守財之蠹而不察其變終貧困也今天下衡苦邊餉爾太倉歲入四百萬而竭蹶輸九塞以爲常非制也國

初倚民屯卒，偶告急則議京運，未有放濫如今日者也。夫烽火非敵警也，影占逃亡之數，又其夥也，不可清乎？民屯宿遁，與夫地荒蕪而不治者，不可開乎？廩臣常以節括報功，矣不可以其數相抵論乎？頻造虛章，何關實美？徒取國家帑盈，外啖康而內輯晏，萍貴人以飾歡，卽京營十萬，詭目單虛，安可窮詰？不謂國家以全力注封疆，嗣成積弊也。河上之役，幾同塞下，頻年絆馬，禁然斬經百萬，今地勉輻輳，又入十萬，民間調發更不案此，非可數救常試也。語云：不大費，民不永寧。不知朱旺口可保百年，無事否？夫漢天子不能具鈞駟，以爲諸豎有。皇皇帝廷，蕭然環堵，而可姑竊闢者，千萬之湮估可更，諸厥之滯材可問，仍以浮稅半資加鳩僝焉。漸之歲月，何焉而不成？且夫一役之興，內外胥隸，張口待餉，商人匠卒乘而爲奸，蓋以資量工，十不能五，此何何梗，不可割然剗刺也。天下捉衿露肘之日，人臣隨其所在，固宜愛惜，以贊成節，因節求生。如蘇賦所謂毫釐而往，莫不有益，安得避怨襲，誤以一旦莫支之患，遺之君父哉？一曰

任官則檢濫宜清，頃者皇上簡用臣工，惟日不足，則板乎銜受敷施者乎？臣竊謂今之匿瑕而冒寵者，當自却也。夫莊人與嬖士殊懸，巨點與老成易測，方今內外大臣，豈無重千計典，稔達公評，而向雍容在位者，朝廷取貴大臣有禮矣，卽有斥摘，不遑譴呵，亦曰堯之於鯀，將姑試之，奈何復自顧迷乎？夫大臣者，亦知殊恩之不可終微也，不能不彌縫以曲當之，而又終怵於家正之莫收也，不能不廣邪類以陰固之，旣狐媚而兜營，益鴟張而虎負，高官大爵，傲然據以爲藏身之窟，而世俗悠悠，方且姑息相蒙，轉增華靡，此何可以風天下也？唐德宗以不覺盧杞爲恨，宋臣夏竦斥而百官庶民莫不相賀，豈細故哉？夫國家不恤延賞以報功臣，其非常耳，乃今循例虛張，罔惜實效，渺司馬于爛羊，賤錦衣于敝袴，至有挾貲而崛起者，可爲愕然。且夫以貲入官，非國家之利也，年來用誦例紛人競奔驚，旣梗銓路，亦穢士風，夫小民一金至，權皮骨豪人富屋，視巨萬如糠粃耳，乃今日白下明日青錢，流品滄溟，奸惡蓋藏，朝廷曾憑藉幾何而

令其持參員值滋嫉無窮也。夫用人如汲水然濁浪不淨則清源不來故謂大臣有曾經公劾自慚物望者亟宜引去過賢者路是後至得不得列推而邊功宜核開納宜裁則聖人所以惜繁縷之故也。一曰廣言則直氣宜振頃者皇上垂補臺諫諸臣卽關門建錄不加動矣臣竊謂自今不昌言以報皇上眷大員也夫六科十二道官非崇也然職司封駁義重糾彈請劾埋輪肅清中外其誰干之年來特當齟齬人伺淺深一有指斥輒恣驚綠而言者皆受其偏輕之勢此何體也夫白簡奏事例許風聞將折奸於未萌亦銷鑒於方張宜備兩造之紛紛哉卽事偶覆盆尤當瞻蒙安得肆焉反屨甚且詆詆之又甚且詛呪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大皇上實耳目之而授之言矣將何欺乎是何太無人臣禮也夫是猶請自上裁者也若漫詞狃語捏揭散章迹類匿名街同射影置之測景聲已布按之則風首無端公托朝廷行其罔縱此何法也若有黠吏制上官流言據風紀旁猜橫議無翼而彌朝廷是非之權番若在下倒持若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何惟大儒之縱容乎歐陽修有言諫天子則易言大臣則難其機如此可爲扼腕顧自今天下公議一歸臺諫溺職不舉者有罰卽倒推之典時宜振飭而大臣被劾一聽宸斷苟非公事不得辯言以傷國體此所以重朝廷而肅威福之大柄也臣草野迂狂不識時務謬謂天下盛衰之勢泰否之機應括如此皇上遠照穆清斷然不惑力回世運實至天庥惟是獨運爲勞外敝宜振天下豈無小心守法之臣而已竭之日徒節何補天下豈無小心守法之臣而已竭之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屬要在股奸舉墜一稟舊章使四海之內醇固精明  
邪氣不作皇上高拱而鏡祖宗無疆之烈豈不偉  
哉

歇商不宜妄進職官無辜就疑疏

惜軒內省  
志慎

臣等叨領巡視之役職在肅清上供體察民艱護中  
官之出納勿敢侵耳顧十庫錢糧尚有頭緒各監局  
措辦可以支吾獨有惜薪司官冗役積蜂聚村食  
各商每廠支錢僅足鋪墊一切柴炭皆竭膏脂百爾  
敲剝如蹈湯火是以年來工部商人三十餘名至今  
皇明經世編

王伯康集  
卷之七  
七  
千露室

巡亡消磨僅餘六人此六人者皆殘喘遊魂苟活且  
久供應安得及期僉派又非其日臣等蚤夜兢兢方  
圖與部從長畫議多方招徠務求上下兩利之計乃  
于本月十八日接得惜薪司內官楊致中手本內稱  
具題舖戶王來聘侵欠預支銀兩派定于本月初八  
日上柴一廠尋復逃竄行東城兵馬司監牧家屬因  
嚴比伊妻弟鄭光擢牌納于十二日送中城兵馬司  
澄清坊舖當夜身死臣等不勝駭愕隨喚該坊司目  
張應宿面據稱本月二更時分致中差管事陳福信

管押到光耀時十五更時分身死當報中城察院如  
法檢驗過身傷重手足攪夾俱已潰壞臣等于是  
勝呀嘆大王來聘義勇前衛掌印指揮僉事也追帶  
役累次已停免而鄭光擢又燕山右衛指揮僉事絕  
不相關者也頃者皇上念畿輔天下根本詔下恤  
商有以內府舖墊使費日增刑逼感傷致令逃亡相  
繼京師空虛深可憂懼王言如天而致中獨不聞乎  
今致中所為捏奏皇上者固日來聘拖欠預支耳  
使誠有之則南廠諸使固在卽應勾攝則工部及臣  
皇明經世編

王伯康集  
卷之八  
八  
千露室

等衙門何故不行知會而擅恣若是內臣一紙紅批  
威如駕帖亂刑驚促控訴無門且夫初八日至十二  
日時非久也來聘家屬俱在非遂滅跡人間也稍緩  
須臾何難根究卽以被人未供役者一旦而責以一  
廠二十萬斤之多採置輓運勢須一二百里外又寒  
沍嚴冬不能卒至何不少假便宜而遽繫其妻子使  
益畏縮又瑯鳳捕影株連殺人乎律今凡六部察院  
等衙門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者須密切實封奏  
聞不得擅自勾問杖罪以上論功定議詩古匪處若

此其重也。今來聘與鄭光耀皆指揮世職光耀特以  
朱聘戚屬之故無罪而誅之。如國絜然榜掠鍛鍊立  
登鬼簿致中縱無人心獨不念朝廷所以卹勲裔之  
制耶。日來鄭氏寡妻孤子吁呼道路有目同悲。據稱  
致中聽信積惡寫字項掌班等差惡役陳福信等多  
人鎖李光耀夾拶累日陸續得過銀二十七兩銅錢  
五千三百文又口稱索賄千金方行釋放然則致中  
所爲毒刑峻罰惟日不足者果爲公平抑爲私乎。居  
常狼狽虎噬惟誅未足至惟斬諒是縱至於刑見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丁露堂

彰則日上供緊要之故也。夫誰期耶。祖宗建官命  
置皆有深意。可曰惜薪將尺柴寸炭尚須愛惜謂民  
力之艱難耳。豈謂因以困民而又枉殺之供御有缺  
尚可復進人命一絕不可復生。國家大辟極刑猶須  
平反而致中作威以騁慘戮若此之甚乎。致中酷傷  
多命人怨入骨屢辱白簡幸緩天誅乃猶怙終不悛  
轉加咆哮流禍安窮夫肯謂毒民其罪一也。成逼殺  
人其罪二也。擅勾軍官其罪三也。善奸播虐嚇詐得  
財其罪四也。捏奏欺上其罪五也。專刑無法其罪六

也。稔惡負恩不知省改其罪七也。長至大慶而使冤  
聲厲氣汙塞長安其罪八也。怙迫商民使內供益緩  
其罪九也。蔓引無辜搖動京師其罪十也。如致中者  
天理所難容王法所不宥者矣。伏祈 皇上慨然乾  
斷將致中革去總理藏街敕下法司從公鞫問並將  
積書項國祚等悉正典刑以謝鄭光耀于地下而紓  
商民萬口之恨庶幾虐焰消而人自樂供國法肅而  
刑其承寧平抑臣等猶有說焉。國家設有工部柴炭  
一司專以催撥各商而內外諸廠特其納受傳送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丁露堂

官不知起自何時中使乃得追比商人而刑罰之酷  
鋪墊之多則自揚致中總理始。始仍有管理倉書等凡  
數十人更有守門巡街香匠秤手園頭等項千蹠萬  
經張口待飽而該部年來錢糧缺乏無從預支各商  
率皆破家以應賒死于刀俎枉倍之閭夫既役其力  
而又竭其生是橫征也。上方與之而下先奪之此亂  
象也。國家曾未嘗省金錢毫厘之費徒爲若輩掣肘  
致令焚焚反苦不足可爲太息。臣等竊計以欲爲內  
供常給莫如恤商欲恤商莫如去刑汰費歸之畫一。

伏乞敕下該部推廣柴炭司設官之義做驗試驗糧二廳之制以屯田司主事一員專督其役刑支不爽催辦如常各廠但靜聽輸入不得追呼而臣等時監收之其各廠積欠役盡行裁革但依舊額自可足用鋪墊一節查照上庫事理斟酌定制不得恣取并在外胥卒嚴加禁約要使各商奔走拮据之內尚得沾濡餘兩以示鼓舞夫如是則政有綱紀而人可憑藉何致逃亡愁苦傷國家根本如楊致中之所爲者是在審擇人焉若夫倉報鋪商早宜分別凡業儒之皇明經世編

注於彙集

卷之一

下露堂

家自生員以上功臣之後自千百戶以上及民間寡婦弱子並得豁免卽今六商既開安得株守四年一派之例此則該部之所宜亟行者也臣等據事直陳

接時酌議統惟 聖明裁覽

陵祀既修監禮終衰仰體聖孝祇竭愚忠疏

陵祀監禮  
映官

頃者 皇上以霜露悽愴道祀陵寢臣愚幸廁陪從之列大臣禮垣也雖備趨蹌亦預糾察先是都察院以監禮御史乏人爲請未奉俞旨臣方躊躇比至紅

門檢察各衙門報單乃知九陵監禮惟御史周家棟一人其餘假貸經歷司務等官亦僅七員而其一竟闕無人焉賀亂非制濶畧亡章臣于是竊惟羣工執事有不必愴而 祖宗在天之靈殆未諫也 皇上存思敦茂典禮精明往採諸臣條畫欽定各陵監禮止用御史而尚虞有夫儀不舉者併許科部諸臣咸得奏奏誠重之也今御史不具耳目已非卽有參差誰從糾問書曰亨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由今觀之恐非所以爲儀也臣聞古帝王之有天下也爵不逾

皇明經世編

注於彙集

卷之一

下露堂

德官不易方名定事正各得其所故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無人今國家禮樂明備綱紀具存非遂乏材也乃無故而見此單置之形不勝展轉臣竊異之且祭者聖人所以合天道亦先王所以考時政也今山陵筵几儼若建朝而顧瞻左右身史無人赫赫列聖將無悚然嘆息曰典章壞與法度墮與何肅雍顯相非昔也則又曰國勢靡與人才凋與何柱下惠文遂落落也蓋詩之祀文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天壽山而外虜穴在日五路作惡羽檄方飛何以示

競臣又以是仰窺 祖宗神謀睿算必有不與臣蓋  
嗟之且夫 皇上所祇嚴 祖宗者固以昌其緒業  
振其法紀用祚于無疆耳御史執法殿中外非冗秩  
也語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今大中  
丞而下輒虛不補臣等六科給事亦復寥寥聖神天  
縱高出萬方固謂碌碌諸臣無足多寡仰遇事輒請  
事已亦未有患也乃其因循祖議漸從虧削伏禍隱  
憂將安賴之方今法鮮寧一人多觀望 皇上每行  
一事或虞臣下攬其功固有以不必行為利者 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上每用一人或虞臣下受其德固有以不必用為快  
者何者凡事之所亟人之所重固大法大獎之所並  
爭而奸人所熱視也 皇上又安能盡坊之而盡收  
之乎夫有家者謹盜盜整時不廢雞犬之喙而恤于崇  
劍之用則大盜狎至而豪奴生心家鮮不傷矣此物  
雖小可以喻大伏祈 皇上潛發孝思以遵成憲爰  
修禮法以廣廷僚處中而聽任賢勿疑凡茲中外臣  
工劄而思舊賚而待選者一施宸斷以備耳目之宜  
正人善類充清廟廷無復有閑佚而不舉者其于

祖宗謨烈何如光美 皇上高拱而享萬年之曆豈  
不休哉臣至不肖非敢曉曉惟念古之人君有一望  
陵園而臣下忠諫不已者臣實慕之伏惟 聖明少  
寬斧鉞不棄菲葑臣愚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河察天人之故以微有位疏 大臣專一  
頃該禮部題為祈禱雨澤事奉 聖旨雨澤甚微麥  
秋可慮朕心深切兢念便行與順天府率屬虔禱各  
應祀神廟以沾足為止毋事虛文欽此仰見我 皇  
上憂國憂民拳拳無已宗社幸甚顧今不但雨澤甚  
微乃更冰雹為厲四五月晦朔之交連日暴至慘氛  
雜沓尤為可異臣聞之五行傳曰雹者陰陽陽也在  
易四月為純陽乾卦五月為垢一陰始生陰遂迫陽  
為災特重臣察其故乃臣下奉公不效務專一之所  
致也春秋釐公二十九年大雨雹為公子遂昭公三  
年大雨雹為季氏皆徵表不爽曰昔患之今 聖明  
在上乘乾獨運則莫敢不欽然竊惟在廷大臣單隻  
曠缺股肱喉舌之任總各一人乘偏積重未知底此  
天下之勢惟一則專專之為害雖公猶私顧安得竭



誠盡力。皆憂國如餓渴者。年來流俗相仍。浸假難制。刑賞患于無章。是非不求其至。善良孤貌。師濟鮮聞。士大夫務設陷穽。以相鈎殺。而不階于蕩平之路。始不可解。是故上下相引。大小相類。黑白不分。開閉自如。（此句不可解。去。不。電。）視事者售巧于深文。蒙誦者嫁禍于善類。又有一二淹蹶無聊之士。人幕深堅。不恤外議。黃鼓儻飛。語曰。蓋或曰某事將行。某言者誤之。或曰某人有言。某同類者。賊之仇。寒忠寒之門。挑剔朋黨之黨。讎張爲患。相怨一方。使過歸于我。皇上責謝于衆人。合

皇明經世編

正治諫集

五 于露堂

而已。臣腐心寒臆。不能盡言。惟在 聖明留神省覽。河工孔棘。那本可虞。亟拯目前。用防意外。疏

河工丁役宜恤

臣惟自古有國家者。將以集事。必先安民。將以成功。必先寒惠。天下之患。莫大乎迫用其民。使卒然任之。而有所不堪。則必有一旦巨測之形。而或不可救。是故春秋每役。必書詳快。社諸篇。勞來征卒。如同一體。抑何拳拳者乎。今天下以中原腹心之地。而河數爲梗。此非善症也。此次亂漕。于是有大修朱旺口之役。挽而東南。下令募三省。大二十萬人。那轅中外。全錢以八十萬計。自冬徂春。刻日竣事。若探囊中。臣切憂之。蓋今大集河上者。加原額數倍。而所辦八十萬。皆推調虛賒于數千百里之外。不可憑恃者也。河臣暫括省庫金支吾旦。久據所奏。報亦既洶洶。職瘠形窮。琴庚呼切。而乃且躬親督促。不遺餘力。方晨荷鋤。夜半始休。大鋤模不施于前。而鞭笞不停于後。雖有良馬。不斃則軋。吸吸億萬。安得帖然而遂。無恙且今夫役之騷困極矣。省之曰募。而實非也。按畝算錢。計

皇明經世編

正治諫集

六 于露堂

皇明經世編

汪給諫集

卷之七

牛膝堂

口賦丁愚氓貿貿胥胥約好一人或輸數役寡婦孤兒倍值轉徙而不得脫鳥驚魚亂如捕囚繫尚有初尋官司乘權市利藉口津貼徑充私橐半晷後至而朴罰交加致自經斷而有不恤夫往歲之役耗傷過半人有餘恫誰不貪生于是父持千踵妻觸夫胸號呼就道如赴屠垣遠者千里近者數百比及河濱氣力已頓慘日莽蕩之野沮身沮如之場宿露食風戴星揮雨而饑渴不得調適疾病不得呻吟衆嗟成厲上薄陰陽且夫一人應役則滿室驚惶屢徵催呼則聲情震動于邦俱廢不災而荒井間凋殘維是之故皇上蒿目河漕聽諸臣條奏何但子來之咏周文也安知民間嗷苦有如是者夫時有緩急事在權衡操瑟者不膠柱潤黼者無遠波頃之河臣括洗無計議借稅金于是司空以十八萬五千暫求借貸而河南接接交章留臨德倉馬石爲十八萬生靈少延數日之命抑足駭矣乃部覆尚狀容旨未宣臣殊危之夫京師于河漕爲喉喉天下又于百姓爲肢體肢體如病咽喉何爲屬在燃眉豈容挾肘總河暨撫按諸臣

皇明經世編

汪給諫集

卷之八

牛膝堂

既得便宜措置凡可邪移何妨一面酌行一面疏請且隨借隨補錄兩相當文用牽制迂迴以數十萬軀命試文法也天下有玩之呼吸至累年而不可振失之蟻穴卒四溢而不可收恢之累黍至費巨萬而不可悔機貴防微計宜慮役嘗怪國家每有大事人懷形跡各守畛域居恒泄泄急則不問重輕付之訕焉無告之氓至于伏禍隱憂則以遺之君父而不暇顧可謂不忠今日河上諸臣卽安得首尾橫戾如往年王家口裏南京兵工二部及各漕省奉旨派徵又安得尚馳時且坐井後至也蓋聞古者凶札則無力征祖宗朝免租時詔以蘇宴人今日直頻災征役轉劇卽有蠲貸第緩存留吏督如蠶下不見惠豈一切度支皆難汰省而此窮民膏血顧不易估耶近者京師兩畿轉災皇上慨然發帑金十萬令其坐而受哺矧茲鰥寡集蠲聚出死力服大役者其忍有新焉宜下明詔破格蠲賑使其踴躍從事而不生心所謂悅以使民此王道也且民力亦可謂太蹙矣夫各郡邑畫地鳩工大約縱橫不過四十丈一丈之內鑿者跨茲

櫛者樂者加以沒藥。可需二十人。日可下二尺。百日之內。寬然就緒。何事迫脅於昏徒。令速斃。仍有溢格。私徵以勒取媚。亟于謝去。以便已圖。至于升斗關給。輒多詭說。沒民痛入髓。杳不上聞。慘徵若此。豈復爲國家根本計。無疆者哉。宜明諭河臣。課程之內。是與休息。有司中。倘有擅恣虐用。一切不法者。付巡按御史。詢究。所謂民亦勞止。汙可小康。并故爲是姑息也。夫長城築秦。豈不永利。然竟以丁男四十萬人傷天下元氣。至今秦之石人。隻眼之歌。卒基元禍。可爲殷鑒。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王給諫集  
 宣和二年  
 十九  
 子露堂

卷之終

十九

平

是故臣愚過計不在河工難成而在民力太竭民安而後河可爲用卽河治而民已竭患方大耳屬者象緯家有言火犯房宋地兵今商毫蕭陽間適當其分推數察影安得視爲謬妄而弛不必然之計哉伏惟聖明惻然遠念并敕該部轉咨總河撫按諸臣遵便宜前旨速爲調劑用茂厥功仍宜周防嚴飭以遏亂萌實爲吃緊

館職簡授宜精史局纂修宜覓疏

齊館職竟

竊惟國家掄材妙選莫如庶常經世鴻裁率由史筆

是故儲大任于將來關休烈于既往此國運所以汗  
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辱在禮垣扼腕有日謹直陳之  
蓋祖宗時道重作人義取顧問于是選庶吉士諸  
臣而教習之彬彬文質各碩輩出蓋慕盛矣自後館  
臣堅蹶人相之路以故人懷倖心衆多躁退廟堂之  
上涓膝形分每當閱試品評率以人情高下情靡者  
遂濫格而濫收勢孤者竟抑本而并棄或調停並用  
則兩人之內彼此去留等官爵千市販或操縱獨特  
則一人之身忽出忽入戲鬚鬢如嬰兒士氣既灰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羊

平

心滋險苟非豪傑鮮克搏持此邇來宰揆重臣爲皇上用人之大較也臣竊惑焉今散館逾期缺命有日輔臣朱康方將剪拂前非昭宣公道顧一門之桃李維均而同室之戈矛漸起流傳道路殊駭聽聞伏乞天語叮嚀速行甄別寧約毋濫寧執勿徇蓋累朝舊制每選亦二十餘輩所當選僅七八人夫以一種而論合諸一甲苟得十人則三十年之通可得百人而實足矣況乎因材而用平則不爭溫良有度者輩爲啓沃之資端穀不老者開以諫諍之路概南北以

爲量稽淑惡之所終臣所謂館職簡授宜精也蓋  
祖宗朝稽古定官恢皇制作于是有修撰編檢諸臣  
史職代有編摩聖政寶訓等書則燦然矣而自後史  
局寢成浮寄之區謾烈鮮揚僅遵實錄起居有注第  
繕龍章甚乃剝落忠直之言傳會奸人之事而國家  
典制海宇傳宣又借資于他曹之管蠡取信于野叟  
之誕黃夫司馬世職懼廢漢文班氏移藏猶干因憲  
是知責有所在豈得付之悠悠往者大學士陳于陞  
疏修正史餘甚明奉旨編研業有端緒而于陞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于露堂  
寧終漫漶如以事難究竟則晉室王導尤初史于偏  
安藉曰讎成紛紜則虎觀異同尚扶微于大漢維今  
一統昭明之世可無萬年文獻之徵伏乞申明閣臣  
特行修舉重開石室載集蘭臺首編年日時之體次  
紀表志傳之文嚴直筆以定大猷括遺章而終勝事  
若夫穴銜可減公債勿舍役非艱于創興業可垂于  
不朽臣所謂史局纂修宜竟也夫斯二者其說似迂

其事似緩顧臣切歎國家既未能以非常之典拔卜  
求賢則今日館翰之臣皆將來宰輔之任若始進既  
壞後用安期端人亦亂意于風波愴士乃周身于營  
窟耳目非故前後相師望之左右凝坐安得變龍伊  
召故有竊威以植植文或托異以窺機悞因迷邦從  
來者漸是以慎簡館臣卽以豫擇相國榮懷悅悌  
必由之其効遠而甚大史者皇王之脈絡邦國之典  
刑古人嘗借喻于卓船後世每奉之爲著鑑故曰有  
國之臣不知春秋則前有境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由茲以觀可容曠闕夫以本朝臣子修昭代典章  
祖宗精意既可推求理亂大綱卽堪印証況今流俗  
敗壞清議闕窮固有忠臣隱節正類孤操奸邪或得  
志于一朝頑鄙有耳心于眾口尚需一字褒貶可爲  
千載勸懲助潤賞之未周留廉恥于既滅蓋感中有  
三大權而史居一焉其道嚴而其尊臣故曰兩者國  
運所以汙昭帝王之要務也臣職掌攸關草野自矢  
幸當皇上崇儒右文之日萬世一時伏望畧垂睿  
覽特賜施行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朝政因循可慮輔臣單匱難支疏

月間臣

臣惟天下理亂在于朝政得失而國家內閣之地號曰政府謂皇上心膺所寄天下機務之所從出也今天下大勢似強寔弱似安寔危百孔千瘡僅存象貌則惟是二十年來政府之內儒嚙漸靡以至于此識者傷之今二相久去正改絃易轍之會皇上慎重枚上未遂允行而輔臣未廣獨力支吾吁嗟病苦卽有屢疏但被溫旨耳天下至大萬幾至衆皇上高拱于深宮輔臣堅臥于私室一朝羣臣泛泛如河

皇明經世編

汪給諫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中木此乾坤何等時乎臣親自古安社稷享無疆者在人主任相臣相臣自任以天下耳皇上英明獨聚萬幾在握固爲輔臣多寡無能爲爾又嚮多詬賅不足憑也在易有之曰鼎折足覆公餗明三公不可不得其人也皇上神謀睿斷誠過計有非人之慮則何不公擇之而顯用之古之求相者或得諸夢卜或試諸人情今天下非遂無人也其邪正疑肯之故可數而知者誠下明詔賜廷推清議在前白簡在後勿論大奸大佞不得濫登卽虛負時名如宋人所謂

執分不曉江事者誰敢私之且皇上之于輔臣也書按久停補贖鮮應似乎有釜鬻不貫之象然所與國事惟幄其進退天下者捨輔臣其謀夫使輔臣內托帷幄腹心之重而外得以釜鬻之跡自解于天下此最隱患皇上所以獨受其過而忠臣噤舌不敢盡也祖宗時主臣同心官府一體常朝而外時賜召對造膝密謀隆于喜起皇上嘗行之矣卽今聖躬靜攝宸禁天嚴何難假便殷一刻之閒加與清問票擬必確疏揭必行皇上之心直喻于輔臣而無所假輔臣之心亦直露于皇上而無所回如是則輔臣不得轉展謝責于天下而有善不敢不以歸之皇上此所謂顯用之者也今皇上之諭輔臣曰屢揭忠愛稍俟次第發行舉朝所動莫不延頸犬如輔臣所請補大僚選科道及今再疏擇相等事皆大政急務可片言而決耳臣竊惟皇上從以是慰藉輔臣而輔臣遂復從容躊躇不早察乎泄泄之戒則天下事嗟無及矣輔臣不幸而當大壞極弊之後遽難奮濯則其時苦七十老臣危如風燭孑然奔波以至

皇明經世編

汪給諫集

卷之一 平露堂

千病則其形者入閣視事無參証之資杜門調旨有  
去耳立言有休有不張可以爲法  
漏洩之患則其心茫然而天下祈望不能少休者何  
也誠見 皇上眷倚輔臣其專一如此又竊謂輔臣  
雅望震世必有光明俊偉之業可立睹耳今天下紀  
法極壞政事極墜人才極厄官職極耗物力極窮邊  
防極敝宜登極橫及側極多士大夫幾無禮義廉恥  
而民間愁苦冤痛之聲徹于國門陰陽外沴萬物咸  
乖此亦輔臣臥薪待旦食不下咽之時已天下之患  
莫大乎禍醞釀而不知俗浸淫而不改衆人狂惑罔  
皇明經世編 汪幹謙集 卷之一 聖廟閣臣 王 平露堂

塞而不敢求其故今之諫輔臣者曰彼未嘗轉一殿  
增一官是 皇上不任輔臣也夫使輔臣不受任將  
誰任之而輔臣之自解亦曰吾非不累牘以進竭股  
肱之力無如 皇上之不信何也夫使輔臣不見信  
可但已乎宰相一身上毗天子下繫四海之望宜卓  
然堅立爲社稷邱無疆非苟而已也孔子曰所謂大  
臣者以道事君所以明拂弼之義彰忠諫之風也而  
孟子則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  
義勝山也 義勝有爲 義勝所不決者 今廣其言  
而已夫引則有自臚之忠有回天之力量誠豈智不

絕千道而人主信之亦在議論形跡之外是故爲輔  
不爲不切之圖  
臣今日計無如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才疾贊襄勿  
使政府久虛卒生他患而其次要無如收拾人心使  
得共做之 皇上收拾人心無如用人用人無如今  
疏所謂然眉最急者簡用閣臣一事夫閣臣者一人  
邪正關數十年消長非細故也是故獨斷在 皇上  
公挂在廷臣而輔臣則身爲之招而類爲之從若樹  
的然不可誤也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變態亦畧可  
睹矣萬曆初年權相勾璫擅政天下股栗盛滿不戒  
皇明經世編 汪幹謙集 卷之一 聖廟閣臣 王 平露堂

幸受誅滅之禍嗣是宵人觀望于是一切變爲側媚  
有之者非其非爲之者耳  
險邪之行以牢籠一世門戶甚堅氣脈不斷苟有正  
類立見傾搖以私滅公而不顧天下之大使天下之  
人亦瞞心塗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  
日可爲太息夫張九齡李林甫不並容于唐而唐亂  
此亦指唐臣  
王安石呂惠卿章惇之流纏繞起伏于宋而宋衰此  
古今之大戒人臣所同痛也輔臣憂國奉公不及今  
早從決擇勿論大柄久專嫌疑易起萬一時勢窮極  
有如前所謂側媚險邪者乘機倖進天下之事豈堪

再壞耶天下羣情易動衆欲難調輔臣安能一一厭其心而塞其口亦在乎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使國家享安全之利而皇上獨受榮顯之名則天下服矣如曰謙讓未遑或以人言介懷輕言去就皇上眷倚謂何天下亦誰復敢有效忠于闕下者而輔臣又何利焉故臣切謂皇上宜任輔臣不必疑同治起黃江不至隔角輔臣古加口矣宜任天下亦不必疑天下大馬之忠如此伏惟聖明留神省覽而亦願輔臣比之爲他山之石也

皇明經世編

汪紱諫集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

華亭

陳子龍母子 宋微壁尚木

徐乎遠閣公 彭賓燕又

王崇簡敬哉參閣

萬一樓集

疏

駱問禮

恭遇

聖志勵精効涓埃以贊盛人疏

白

陛下登極二年於茲矣卒未有一人向奏者

不惟不向奏也又請

陛下召問又請

向奏夫不

皇明經世編

駱問禮

面奏

一

平露堂

向奏而請何心哉已既憚於向奏而又懼天下後世

之議欲委罪於陛下曰君不我問不敢奏君不我

許未敢奏也此皆非能盡忠於陛下者也臣不見

皇憂於堯舜之前不敢發一詞也臣不見皇憂之事

堯舜不欲以萬機勞之也臣不見廟堂之上不許

人奏事也而諸臣日且云云此諸臣之陋也今陛下

下超然遠覽察萬世君臣之大義極萬古德業之要

機修堯舜之常道復祖宗之舊制使皆向奏習

俗之陋緣此一洗此所謂天縱之神聖也而臣所

獨懼者諸臣之固陋獨拘習見執陛下候旨之詔未必即奏而縱有奏者初仰天威必致周章大泥

候旨之文而不察陛下望治之心則疑畏而不

敢決鄧周章之迹而不察臣下盡忠之意則藐忽而

不欲聞又將置陛下超今邁古之旨於寂寂臣愚

則謂候旨之文決非陛下之本意而周張之述

必非陛下所鄙者孟軻曰如知其非義斯遠已矣

以陛下之明聖豈知諸臣之常而奏而又姑俟

之也魏徵曰臣觀諸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

皇明經世編

駱問禮

面奏

二

平露堂

三分不能道一而唐太宗見人臣進見皆失舉指必

假以詞色以陛下之仁恕豈不察諸臣獻納之心

而責其形迹之末哉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

萬即面奏之一言已自可見而廟堂諸臣俱以

皇憂自負必不復蹈前日之陋太平之實政緣是可

舉臣下之納忠正其此候矣臣雖微賤能不少致涓

埃哉謹以千慮之愚條爲十事以獻若其可采與否

則惟陛下察焉

計開



其一曰本 入道以尊 皇極 臣惟 而奏之典  
行則 萬幾皆決於一時人皆以獨斷望 陛下矣  
臣謂獨斷之與自用相似而實不同故爲人君者獨  
斷則可自用則不可蓋獨斷則大權在我而皇極日  
登自用則剛侵陵人而國勢反弱亦曰奉若天道而  
已蓋人君之居居者天位也所任者天職也其權不  
可以下移惟人君不得而私之也故其智不可以自  
用是以古之王者撓乾剛而統於一人懼其權之下  
移也酌民言而及於窮遠懼其智之自用也虞舜不  
能禁皋陶之執觚賤漢文不能禁申屠之辱鄧通此  
所謂善奉天道者也臣願 陛下於面奏之時可否  
予奪不曰惟予一人也曰科道曰該部曰閣臣惟其  
議之是者卽從而主之吾非從夫人言從天道也記  
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此尊 皇極之說也其二  
曰辨 天居以親正人臣惟人君一日之間必有所  
居之地亦有與居之人是故居宮闈之中則所與居  
者宦官宮嬪而已在殿庭之上則所與居者有待從  
諸臣焉是二者孰爲正哉不待識者知辨之矣然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下露堂

人君者每樂居宮禁而不樂處於殿庭何者蓋未始  
辨大天之居也夫卒食玄鼎其非臨蒞之時可知而  
史御皆在豈宮闈哉古人於內外之防亦嚴矣深宮  
固門闕寺宇之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豈其使外臣得  
而入乎則玄端之居必非宮闈可知也夫一食息且  
不於宮闈古之帝王豈件意於其間哉不欲易天之  
居也不易天之居而後得與正人居也方今事必  
尚泰當泰事時其侍從之儀固不必言矣更願 陛  
下考帝王莫居處之常祭 祖宗設侍從之意自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四 下露堂  
向不入 深宮使侍從諸臣輪班分侍一息不離  
則所接者多正人所聞者皆正言不然則侍從之官  
似爲虛職雖聖如 陛下能無一暴之憂哉其三曰  
參輔佐以須經濟臣惟 祖宗設內閣之官其始惟  
其賢而已不必皆翰林也其始備顧問而已不授以  
政事也漸沿日趨囑至今日自當事者言之皆謂不  
可易矣夫政事之授既謂不可易則苟亦參其員乎  
夫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途盡也經濟之在 朝  
廷不可以一途之人盡也古之賢大臣未嘗以一途

得也。人皆知之矣。而卒不能更轍何者。其利病不必相遠也。今試以別衙門官員參閣務。豈即能振擻天錫地之勳猷哉。其未必然可知矣。此所以不敢有異議也。而不知不可以是泥也。政事根本。譬則都會之大。必四方輻輳。然後百貨皆集。惟吾之欲取。無所不備。苟止通一途。則雖接踵而至。必有所缺。翰林日涵育於文字之間。講求理義其根本也深。而各官日涉獵乎軍民之務。勤勞政事。其閱歷也熟。有根本。則其致用也自順。而多閱歷。則其作用也尤審。偏廢而用其一。孰若兼收而並取之。爲全哉。臣且不敢遽論。卽嘉靖初年。如楊一清諸臣。皆稱賢輔。而近時拘泥。猶甚。且勿論外官。凡縣翰林者。六卿自吏禮二部之外。視爲轉途矣。以一日之長短。棄賢才之平生。是果萬世無敵之良法乎。方今事必面奏。則參務擬旨。變通在呼吸之間。雖羣臣俱在。似不必偏倚於一官。而機之輕重。終有所歸。臣願陛下求祖宗設內閣之初意。監歷代置輔臣之大凡。凡內外參用。使可互相補益。則經濟之用益弘。而人才之所長亦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面奉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二

面奉

六

平露堂

得以自盡矣。其四曰。重風紀以定國。是臣惟國家置風憲之官。六科專於封駁。而院道重於糾劾。蓋國是有一定之極。人情易玩。不可無紀。而祖宗聖不自聖。不敢謂旨出而皆當也。故設爲六科。事必下之六科。所無疑始付之諸司。而事有不諫。六科者雖有聖旨。諸司不敢奉行。萬一六科不能封駁。諸司失於檢察。則院道之糾劾隨至。此國是之所以有定。而官必備員。員必久任。任必使之得舉其職者。凡以重之也。邇年朝廷不輕以要職授人。故員未必備。而蓋其員者。又不得久。至於六科之封駁。絕未聞封還詔旨。而詔旨之下。間有不諫六科者。諸司竟自奉行。院道雖有糾劾。陛下亦置不理。夫風紀重地。非備員則耳目有所未廣。非久任則歷闕未必老成。嘗讀宋史。至李沆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而劉承珪待節度使以駭目。王旦執之遂止。未嘗不嘆君臣相遇之盛。而聖明之世。乃不使諸臣得張膽正色盡其封駁之職。祖宗建置風憲之意。恐不若此也。而國是將何所賴哉。況今

必而奏正諸臣可以盡言之際。臣願陛下特重其職備其員也。雖不必盡充原設之額。要不可使之缺用。又其任也。於才可別用者。固不得不序遷之矣。而察其議論平允。直堪恃賴者。非九年不得別遷。詔旨之下。萬出意外。許得封還。其有不緣六科意下。諸司苟且奉行。院道交劾。而陛下亦虛懷於上。使諸臣得振其氣。采則風紀日重。而國是爲可定矣。至其推補都御史。固不必專用一途。而翰林中素號英正者。尤當參用其一。二蓋以熟正事者備論思。而又以熟理義者備風憲。此其中實有相資之益。雖前所未聞。未爲不可。是亦重風紀之道也。其五曰。公采納以廣言路。臣聞帝王之世。言不擇人。惟其是而已。後世官守言責。判爲二途。始所謂言官之名。臣愚謂言官之所以異於他官者。惟其以言爲責。爾非彼言。而諸臣皆不可言也。故事所當言者。言官不言。則有罪。言之而當爲稱職。言之而不當。雖不得職。亦無罪。其非言官者。不言不爲罪。言之而當。則當賞。不當亦無罪。爲非其職也。其所異者此而已。非謂惟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面奏

七

下露堂

言官當言。錄皆可以默然也。陛下登極以來。記書兩下。皆有諸人直言之條。遠近臣民亦嘗精白以承休矣。除言官與一二名在外。盡付之該衙門知道而已。豈天下之至論果皆萃於一二人哉。而詔書之下。又何必以直言爲詞哉。臣且不暇盡數。卽東莞縣布衣譚清海所陳三事。其於國典所關尤重。夫一布衣且然。則上此輩皆迂談而不聞。采一言與一利。且旨意謂該衙門該部某部某。曰知道一也。而一曰該衙門卽不許覆行。臣猶不詳其意。夫前此已不可矣。方今事必面奏。嚴威之下。使非有誘掖鼓舞之術。則漫無言責者。又孰肯言。天威以徒自取辱哉。臣願陛下與諸臣虛心采納。於凡民臣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不惟其官。惟其理。否者置之。可者用之。不然。臣恐徒有求言之名。殊無用言之實。雖當其責者。亦將解體而況其他乎。其六曰。正體統以防窺竊。臣惟諸臣章奏。雖言之大小不同。然而莫非天職天工。故未行則責之六卿。謀議則先之閣輔。此皆所謂重任。蓋天職天工。天以付之。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面奏

八

下露堂

下而陛下又以分任於諸臣故曰重任也自是而外奔走服役以供一切使令者則婦寺之細事雖忠謹之意不可或忘要不可與政事等倫而以陛下之明聖自服役掃除之外亦必不以他事及之無待小也近因一二內豎有辭免重任之章內外臣工遂生疑懼謂此乃祖宗以來所絕無之事或者彼得窺竊政事則流禍將不小且祖宗設侍從之官不一而足顧名思義豈無所爲今臨御之時給事左右不止一人而封事之上傳遞出入者莫非中官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千禧文

不無窺竊之漸宜乎臣工之致疑也公事必而奏則奏事之時侍從諸臣俱當各侍左右而中官非供養使不當近前事無大小皆當決於殿庭而不復傳遞於中官無假言矣臣願陛下推廣其義師朝見之時凡給事左右如傳旨如接本之類俱用文武侍從而而奏不能皆盡或有一二常傳奉出入者亦以付之不使中官得參與其內以褻天職且明詔中官自後不得復爲辭免重任之疏使內外大小諸臣明知政事之重決不旁及則體

純正而窺竊之漸亦無自而生清明之治萬世如一日矣然說者必謂外臣傳奉則萬一有當入宮者必爲不便臣惟陛下勵精勤政奉天之道辨天之居則必不以政事入於宮中縱不得已亦千百之一二焉爾七日平好惡以作士氣聽言者但當觀是非不當存好惡衆所同是一人非之不爲逆人所獨見衆共是之不爲比惟其當而已近日朝堂論議未嘗不集衆見去處未嘗不以公心但好惡之用不能無偏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意旨所向靡然同風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十 千禧文

或異同指以爲怪甚者必置之陪罪而後已間有一二不以爲然者疑讒畏罪不敢發言及久而亦與之化矣然則士氣安得而振公論安得而明哉方今事必面奏正君臣上下都俞吁咈鼎鑪一堂之時萬一諸臣復蹈前習則推委士氣所損豈曰毫芒臣願陛下勅下大小諸臣平心觀理意之所與必知其非意之所非必知其美衆人言之未必得一人言之未必非則公論日明不惟孤介之士有所倚賴其氣可振而所以潛消權媚振揚國威者或有在矣其

八曰戒因循以防陵夷臣惟 朝堂一言而四海之大如雨之潤物如飲之慰渴所不逆也蓋天下之治惟信則嚴惟嚴則威而信當則可治治功所以日起而 國勢所以日尊也苟言出而未必果行猶得因循舊迹則其勢必至陵夷何益習且玩也臣始至京師每見官司下一 欽依則勃然驚且語以爲朝廷某事當作何某事當作何狀矣及考其所施而猶夫故也始而驚既而疑今則知其爲常矣夫知其爲常也則亦何復有鼓舞奔走之意哉古之善觀

明其罪已奉 聖旨曰是矣而明日復有不知其何罪而發者類而推之不可謂止此善善惡惡乃古今所謂無可奈何之病也而可復再哉夫謂其不可則不如弗覆當而覆覆而有 旨而又不行則玩死則後雖有不欲行者人亦不以爲意犯紀者必多此陵夷之道也此因循之所以當戒也而戒之當自 陛下始其在 陛下又當自此 尚奏之旨始此臣之所蘇倦倦者也其九曰省繁文以獎功業臣惟事必而奏則萬幾之繁非一時可盡必待畢而後歸治事日不足矣是故分班之說興焉每日各部尚書與左侍郎司郎中侍 朝待奏右侍郎率員外郎以下叩 先退治事有大體大議則皆在此一說也又謂 便殿奏事惟大臣近侍爾如通政司所引當仍在外庭空分早朝午朝庶有次第 早朝諸臣俱在 午朝則惟該奏事者又一說也又有謂 早朝各衙門官先以本上 皇上就便殿與輔臣看定 午朝始許 尚對賜 旨其急事仍不拘 前朝便殿講筵俱許執 奏即與議決惟越宿始下本則

竅蔽之患正在於此。夫所不可者，又一說也。又有謂正大緊關章奏，卽當令講讀官逐一講解，以開動聖慮，不當惟講經傳以明急於政事者。又一說也。然祖宗之制，又有晚朝大率所要在於省繁文，求日用，既不廢朝，又不廢政，蓋謂旨於上，出令於下，修政於中，缺一不可。使繁文易務而不力求其實，用則以始皇之程書、病文王之日昃者，未必無而事功之不一反，孫此起矣。其十日修史職以傳盛大，臣聞史職之廢也久矣。諸臣之建言亦不一而足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四

所肆其姦矣。斯言也有以哉。祖宗設編撰等官，名之曰史，而非九年不得遷，使不遇易世，豈使之坐食而已。臣願陛下察古人重史之意，求祖宗設官之心，每日必輪該若干員，密通乘輿言動奏報，凡耳目所得及者，執簡備書，修爲實歷，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或以歲報，隨其事機道里之緩急，遠近而隨至，隨錄亦以附焉。故史職不可不修也。夫是十者皆今日之當講者也。皆於面奏相須者也。惟陛下察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四

而卒未有議行之者。臣知其故矣。不謂先帝實錄方成，無暇及此。則謂祖宗所未舉，不敢遽也。祖宗所未舉，正有望於後人，而事闕疑信，道存鑒戒，早一日得一日之九四海之廣，何患無才。朝廷之大，何愛一官，而事固有動而不相害者。況今面奏之典既行，則聖君賢輔嘉言懿勳必有超今邁古者，不可不紀述其光顯其實，以傳一時之盛，而一二姦邪情狀亦有當備之，以鑒今而懲後者。宋神宗有言：人臣奏對有頗僻謬戾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則無

刑法兵

天下之公論也。夫齊之罪所難言也。都察院言之。科道言之。同科者又言之。謂其罪出於盡誣。臣所不敢也。厥以都察院之言。科道之言。奉以聖旨。加以錦衣衛之刑。謂其罪盡出輪服。臣亦不敢也。夫齊安得無罪。邊鎮重臣。易置未久。不聞失事。張惶爲考察之說。先帝遺詔。遠過輪臺。不察其實。指摘爲臣下之語。卽此二事。已不容一日廁於言官之列。若謂其贖貨逞讒。則恐未必此臣所不敢言也。臣里有高守犬者。嘉賓至犬向而噬之。卽磔以饗賓。以爲敬已。犬責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兵部

十五

千禧堂

賢輔。則不暇爲。陛下愛國體。亦勢之所必至。若而階。惟急於白已之無罪。則何暇以文彥博自處。若臣。則豈不知齊之非唐介哉。欲爲陛下致唐允則齊亦千里馬之骨。與其以嚴嵩之所以自厚者厚階。孰若以文彥博待之爲尤厚哉。先帝之世。建言得罪諸臣。其間豈無一二自取龍飛以來。因事納忠諸晚其間。豈無一二詿誤而陛下悉甄錄之。優容之。卽一二觸聖意者。諸臣又爲昭雪之。上下之慮俱至遠也。獨齊不爲衆所原。彼誠有以自取。抑宋臣有言。當此之時。言人主易言。大臣難。臣嘗三復斯言。不能不爲世道增一慨也。當局者迷。旁觀者明。天下苟嘗無公論哉。特未敢發爾。今幸陛下默發之矣。故臣敢逐言之。以兵務言之。仲秋之。大閱。宰相之建明也。此人所不敢知者也。臣竊疑之。陛下之當務。豈無急於大閱者哉。然而輔臣言之。陛下允之。陛下之至聖也。將以推及其所尤急者也。夫大閱之禮。人所難言也。以爲非急務。與則南有寇北有虜。將須臾而無能。兵氣衰而不振。古人所以克

語其式者豈爲無見臣所不敢知也以爲誠恐務與  
則爲治有體任治有責君明其義臣能其事各有職  
分祖宗所以置而不舉者夫豈無謂臣亦不敢知  
也大臣豈不知中冬大閱禮有明文哉顧帝王法古  
爲治在師其意不泥其迹按如巡狩方嶽提爵養老  
之類古以爲至重而不可已者今亦在所不舉誠得  
其意也如必欲事合迹擬而後爲師古則一部周禮  
常自何處加此臣所不敢言也 大閱固要務而  
陛下之常務則尤有要於此者也 親決萬幾詳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慶堂

章奏治道必始諸此於此不務而曰 大閱經因此  
一新戎務織敵虜寇亦治標之劑非保本之術也況  
未有本不正而能苦其用者臣觀張居止建議之疏  
曾盡下餘言其意向所重自有所在 大閱一言不  
過忿兵政之不歸欤 陛下加意明作云爾今其意  
之所重者未必盡舉而經營半歲惟以此舉爲急以  
陛下之明豈不見此哉 陛下誠親萬幾覽章奏  
明作教大政本定矣則戎務之爲一將之事爾雖不  
大閱不害其治也若其不然徒生舉備爾 來與

臨幸每月戎服而去春南海子之幸 特出 聖意  
此曰 大閱古也蒐苗非古哉而諸臣言之不已夫  
固以 謹巡幸爲事 陛下之第一義也而居正此  
議其情雖異其形則同與其習逢迎之迹以爲他日  
離尊宰臣之際號若棄敵備承珠玉庶不起琴瑟專  
一之嘆爲盛世事哉大小臣工見亦及此而難於發  
言臣聞居正之建白其所急者既不在此而 陛下  
所以達於俞允之意亦不過欲緣此以及其所允急  
者故敢及之雖然兵刑之可言豈止此哉內犯百觀  
而監候自古刑法未有若此者也動息皆生命三尺  
法不可輕也况草莽之視手澤之憂識者能無深念  
乎然諸臣既已言之矣 陛下之明必從而俞允之  
臣可不言也御史紀功於廣海自古兵務未聞有此  
也官多政亂九牧之誦正謂此爾况運籌汗馬彼何  
與言而曰以軍功陞賞哉然該科亦曾言之矣以 陛  
下之聖終必當別議之矣臣亦不可言也惟前二事  
則公論治體少若未安而諸臣偶未之及故臣不自  
揣度冒死陳 責伏乞 勅下該部虛心另議務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慶堂



至當然後 俯賜俞允則公論幸甚治體幸甚而臣待罪該科亦與有餘榮矣

懇乞 聖明 聖正 宮闈典禮疏 宮闈典禮

臣等侍罪南科於 宮廷 聖履邇不及聞近得邸報捧誦 聖旨始知 皇后以疾居別宮又知 皇上體倦垂情於 皇后惟望稍愈卽還本宮臣等憂喜交集相顧流涕憂者憂 皇后之疾且恐 皇上念之太深或反 聖體而喜者喜 皇后雖疾得皇上垂情若此既欲暢 后之意樂 后之心又望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聖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后之速愈而還宮 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鑒臨之 后之疾將弗藥而自愈矣但臣等一念大馬之私猶有不客置者念 皇后雖疾不當居別宮爲於古今典禮無考也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其次以姑息今 陛下念 皇后之疾而聽其居別宮愛之以姑息焉耳如愛之以德則莫如使居 中宮蓋 中宮固 后之所不可一日離者也方 皇后之初疾一時志意失措或以易處爲樂今別居既久天真自見不惟 陛下之念 后或有不置恐 后之仰

陛下尤有甚者況自古帝王 官闈一定之典禮不可使後世謂變之自 陛下始是以不避斧鉞上 奏 天聽

參議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宗藩事宜諸臣言之詳矣先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等題爲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以仰 聖政事續該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戚元佐奏爲議處 宗藩事宜以定 國家大計事俱該禮部覆奉 欽依行催各部衙門議奏臣反觀前後二疏大抵戚元佐之議皆惟詳何起鳴等之急除冒費擅婚二議外其曰限封爵議主君者卽起鳴等所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服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力農賈業仕進者也其曰議繼嗣者卽起鳴等所謂 親王傳至祖免以外萬一乏嗣止許親支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也其曰別疏屬者卽起鳴等所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也夫數議者起鳴等發其端而元佐以該司又詳其說而各

有所進之緣情造勢委曲明盡而部議之所重者獨在於限封爵一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默臣雖至愚極陋能無參一言於其中哉臣愚之意封爵誠所當限而所限之數則又有更當進之者夫起鳴等限封之議止於郡王以下而元傳議及於親王已謂不敢輒陳已謂發大難之端而廟堂之上且不欲獨斷之矣臣何人更敢言進於此者顧天下大勢至此且不以萬世之計爲朝廷思百年之計亦不當就事論事合天下之大勢而論之庶或可爾先該臣陳言懇乞聖朝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愚之意欲統計天下財用之數量入爲出誠能不以蕩蕩爲鄰卽賦之人可以待用者其分爲若干而分內以若干分共御以若干分待宗室以若干分待官吏以若干分養兵馬以若干分共祭祀與賓客泛用儻其有餘也卽仍舊制何妨如其不足則卽所謂限封留者而更進之恐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今有千金之家一族於此其一止二二子其一子姓繁衍則二三子其分養必厚其繁衍者分養必薄非情有不同

分畀然也荷貢子姓之多者曰男不若一二子之厚則非惟祖父有所不能千金之產可以立置亦非子姓之福臣考三代以上周之待同姓禮爲極備與廢繼絕則有之矣不聞某國分封某國也至漢大封同姓後遂難制始有創爲分封之說者蓋卽其原封之國聽其自分非別有所益之也唐宋之制又不必言我朝監古立法當其始也曷嘗過濫時有可爲勢在得爲不以天下儉其親情也亦理也今也宗派日繁財用日誦勢之所不行則情屈而理當獨中此限封爵之議斷斷乎不容已而臣所謂更進之者非有他也卽所謂限封爵者而參議之也何者親王之子限封五位郡王之子限封三位似也其嫡子皆不必言矣乃親王之第六子不得等郡王之第二子於情於理俱覺少有未順且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此不可謂均也臣意親王之次子當封則第六子亦當封第六子可以不封則次子亦可不封親王之子可不封則郡王之子又不必言天然帝之子爲親王使親王之子一槩爲限

則帝之孫有不沾封爵者矣。而可哉臣愚之意五服以內。照舊分封。五服以外。雖親王亦止襲封一位。不惟適時勢之空。而天理民彝。皇猷古制。似皆無悖。又不然則一以世次親疏為主。除嫡子襲封外。始封親王之諸子俱封。郡王其襲封者與始封

郡王之諸子俱封。俱封。其襲封第三世者。與第二世。郡王之諸子俱封。輔國將軍。至第七世者。與第六世。郡王之諸子俱封。奉國中尉而止。以下俱不得更有分封。其奉國將軍。在朝廷本爲無服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

三

千

親中尉以下。本皆同姓不親。而原爵已卑。或與分封。或止於襲封。或即從別疏屬事例。無不可者。是又一說也。要二說而言之。從前之說。則分封止於親盡。是永無奉國將軍與各中尉矣。似於舊制有妨。以臣之愚。則謂親屬已竭者。各行其宗。亦不失爲親且愛矣。雖不泥於舊制。亦可也。從後之說。則親王之諸子與郡王之諸子同封矣。似於尊卑無別。以臣之愚。則謂諸爵雖異。語親則同。即其襲封。可以別尊卑矣。其餘則親同而澤一。似亦無不可也。雖然。此亦槩而

論之爾。若統計財用之數。而尚有不足。則豈無可更進於此者。臣考三代以上之藩封。卽今之牧守。故不嫌於多。後世判而爲二。則無事而食。徒爲民患。昔唐太宗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尚書右僕射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爵命既崇。多給力役。器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疏降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推斯意也。卽財力可給。似亦當有至公之道。况時勢既窮。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宗藩

三

千

豈無更可進於此者哉。所責在於適均。與適歲會。仿爾至其施爲之序。必先弛其出城之禁。約以有司之法。元佐之法。頗爲明盡。而其他則部議以爲皆無難處者。臣亦何敢多及。統在陛下責當事諸臣。熟籌獨斷。務爲長久之計。則可爾。

論

張論 關臣

人祖之訓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肖設立。丞相。口矣。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

相然其間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於戲 訂議定命何其深切著明哉而顧可居其任者明明 祖訓視若弁髦而遁路無知之人且直以宰相目之矣不知大學士非宰相也大學士之官胡爲而設乎臣嘗聞之 成廟登極之年始開

內閣於東角門內。命編修解縉等七人居中。參預機務。以後漸陞之學士等官。此設大學士之原也。非所謂宰相也。臣嘗以意度之。所謂參機務者。朝夕啓沃以輔養聖德。而時有政事。亦有參議云爾。是故聖德不明。先責學士。而後六卿。聖政不舉。先責六卿。而後學士。其職固有所在矣。今也陽奪其名。而陰予之實。部院有所建明。必預先關白。科道有所論劾。多承望風指何者。以票本之權在彼。雖英明聖斷。一出於淵衷。而見影疑影。因羣工之所縮頭而

不敢與抗者也。而容知其非神宗之意哉且 宗之意。其不使大學士加於六卿也。亦昭昭矣。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三楊歷任兩朝。始加兼官。至尚書。闕其始加也。亦不過工部尚書。是猶不欲上於六卿也。自後日久。漸忘其初。然亦未聞有見任尚書而後入閣者也。尚書入閣。自丘濬始。開濬在閣。以禮書兼太子太保。王恕以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恕以已吏部也。朝班居濬之上。濬以已閣臣也。欲班恕之上。二臣以此頗不相能。則當時亦不至相壓。若今時之甚也。夫既以尚書而入閣。入則不復出。且有票本之權。其勢不得不重。重而不返。其敵將何所止。夫官以五品。則亦當以近其銜者居之。不特解縉諸臣。其後商輅。以侍讀彭韶。以修撰岳正。以編修。此其尤著者也。既循資而入。則亦當循資而出。解縉出爲參政。固非常例。若胡儼之陞祭酒。非有他也。誠能兼修其法。彼顯品之不甚崇。則地雖尊而不敢自肆。知人之將復出。則權雖雄而不敢自固。而人知票本之不緣於彼也。則亦不至縮頭而

不敢與抗。亟逐之。衛莫要於此。然則閣臣票本非  
祖宗之制乎。曰。祖宗之制也。而非其至者也。臣嘗  
聞之。英宗冲年登極。有詔凡事白於太后。太  
后令付內閣議決。閣臣票本始此。然則非太祖  
成祖之至意也。然則其權將誰與。曰。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威福人君之大柄。將誰予哉。此面奏請  
旨。所以爲祖宗之聖制也。曰。然則六卿之權不已  
重乎。曰。彼此頡頏。不敢相壓。太祖之訓。蓋已慮之  
計矣。蓋任六卿。所謂分任而責成者也。任內閣。所  
謂偏聽而獨任者也。天下君子小人。嘗相乘除。六卿  
不能皆君子。以其分任責成。而不相壓。有匪人焉。而  
粹之易矣。閣臣必不皆小人。以其偏聽獨任。而莫敢  
抗。萬有一焉。而專擅成矣。况面奏請旨。則其權  
常在朝廷。崇之內閣。則其權屬之內閣。又且  
傳遞於宮闈。又將入於宮闈。在內閣治亂。半  
入宮闈。未有不亂者矣。而在內閣者入宮闈  
之漸也。今不因其在內閣也。取而還之朝廷。道  
其入於宮闈也。欲攘臂而奪之。將噬臍矣。曰。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閣臣

主

平露堂

曰。政事所以不入宮闈者。正得內閣爲之主持  
爾。今舉而釋之。朝廷日親政事。可也。萬一有他說  
焉。而宮闈得之矣。曰。與其偏聽二人。而主持於  
冥冥之中。孰若分任責成。而主持於昭昭之表乎。臣  
愚所以過爲之處者。正恐閣臣之不能主持也。曰。然  
則今之閣臣。將安置之。曰。臣所謂出之者。不必盡出  
也。不以尊官居者。必不盡然也。要之不失其內外賓  
主之辨可也。要不使加於六卿可也。然既曰任六卿  
則人又將以六卿爲榮。不必學士矣。夫能使學士不  
必榮於六卿。則其勢返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閣臣

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一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遜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姜雲龍神起泰閣

余太宰疏稿

疏

余懋衡

惡瑞茶毒乞正國法疏

陝西脫離

臣惟陝西一省延慶平臨鞏五郡俱屬衝邊竝稱齊

地北有狡虜之憑陵西有諸番之蠢動而迤南又有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集

陝西脫離

千露堂

海虜窟穴其中烽火羽書迄無寧歲內地僅西鳳漢

三府興安一州土地狹軍民稠民屯所輸不敷亭士

渡可知已顧其形勢險阻山川綿亘爲我國家一大

藩籬藩籬不固將有堂奧之憂我 皇上不惜歲數

十萬金轉給之令督撫嚴飭將率厲兵秣馬乘障列

屯以周得禦防奔突聖意何勤則其地安安靜不

宜擾攘其民安撫惜不安戕賊自可保見豈謂稅監

梁永殘殺人命無辜而斃於敵村鞭笞之下者數踰

千百皆歷歷可指冤魂爲之叫號齟齬人財寧事而

傾其金銀器玩之藏者贓盜百萬皆事事有徵招逃

軍逃徒藉作爪牙占衛軍驛騎故張焰燄標標林戰馬

飛驛打造刀劍器械出入弓矛環列遊獵金鼓震喧

妓稚妖童遺其鬪割之毒手臣竊點盜倚爲藏匿之

深淵威威縣官王法掃地打灰指擯惡勢薰天養馬

養軍根草科於四衛民田民地霸占徧於長安城壕

官地也任意兼併驛馬官馬也縱役傷殘創建園池

擅起所夫運水開墾塚地白役鄉民做工迫逐有司

假稱鎮守膏脂吸盡全陝威福敢誇至尊加以大奸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集

陝西脫離

千露堂

樂網神棍呂四撥置喉使竅弄把持永既不識一字

而性又竊奇饕餮竊擊之慾無有厭足不得不仗二

惡以爲謀主濟已私二惡曰鄉紳永亦曰鄉紳二惡

曰吊打永亦曰吊打二惡曰買命錢不幾百幾千不

休永亦曰不休尼永從來裝誣捏奏之說狀皆出二

惡發縱指示之邪謀廣結上批盡掠富人之財網羅

密而萬金立消矣姦占娼妓并汙良家之婦然猶

而三尺爲提矣縣官畏不敢問小民冤何從伸怒馬

鮮衣結駟連騎飛揚通都大市之內縱橫八郡一州

之中、金帛谷填、珠玉阜積、即籍沒何足以分忿懣、  
變紫惟可以謝民心、臣奉命按陝、職在勸奸、甫入關、  
而百姓告者千百爲憂、皆切齒撫膺、裂眦振臂、欲刺  
仆於水等、以除大害、臣禁戢之、又寬解之、謂當轉奏  
明主、靜聽處分、汝等務作良民、勿爲戎首、再四開  
導、乃稍散去、先是臣未入境、永等義旨作惡、視前更  
橫、欲專擅關咸陽、稅故縱亡命奸徒害人、軍民疾  
首痛心、協謀奮擊、幸撫臣預覺擒治、二三十棍以平  
衆怨、方免作難、不然、永等不爲楊榮之續邪、不自悔  
罪、憤務欺君、永之罪可勝誅耶、皇上明比日月、仁  
竝陽春、不受蔽於回邪、能曲矜乎殢項、爲慮其遠、所  
全實多、不然、奸人計行、正士氣沮、羣小作威、軍民逞  
忿、蘊崇淳發、禍不終朝、盡殫諸奸、何消喋喋、典言及  
此、髮上指冠、臣思邊地易動難安、兇徒罪大惡極、法  
振於上、則爲威威不可褻、變起於下、則爲亂、亂不可  
生、此聞順義潮危、近邊仕牧、套虜隔延寧諸墳、僅一  
堵、距五路諸虜僅一河、有如犬羊背約、戎馬生郊、而  
陝西軍民、又深積怨、深怒觀變乘瑕、外構內訌、則永

等之首領、塗野草而膏刀鎗、何足惜、而邊疆將不可  
爲、是深足慮、皇上明見萬里、豈俟臣言之喋喋哉、  
臣與梁永不識一面、亦無嫌隙、惟是封疆安危所係、  
不以預聞、養患釀災、臣罪滋大、謹據百姓所告、司道  
所聞、永與樂綱、呂四等姦狀、列款進覽、僅得其十分  
之一耳、其搏噬慘酷、罪案如山、即貴長安之紙、聲謂  
用之竹、何能悉也、伏惟 聖明留意疆場、早賜逮問、  
則離照當天、陰霾立滅、保民固圉、作用不凡、臣與關  
中父老、其視聖壽齊天、而西陲四千里、茫微亦鼎、  
心爲長城、可保無他虞矣、至於陝西十萬之稅、皆係  
各州縣裁減、各役工食、料派各行銀錢、間架之括、無  
分城鄉、蔬果之徵、莫逃徵索、不足而縮及廩糧、不足  
而散及丁糧、聚錙銖以成多、合公私而告罄、此外尚  
有耗銀五千兩、潼關咸陽二稅、抵方物等項、銀九千  
兩、竭澤而漁、明年無復在、祖宗朝未嘗有行、我  
太祖嘗諭戶部曰、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微徵、朕  
甚耻焉、皇上率由 祖德、一朝罷免繁稅、休息瘡  
痍、令萬里南園、頌成亨泰之象、則請自陝西始、聖

資廳虛神識形顯，擴克善端，火然泉達，此在力行豈有難事。陛下爲德業盛大計，爲宗社靈長計，當懷日新又新之圖以慰九廟神靈之望，大學一書千古名言，其第十章治平綱領，如曰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正襟一讀毛髮悚然，先臣丘濬之行義補即補宋儒真德秀之行義，竝屬大學羽翼，既油然而有當於宸衷矣，惟常勤乙夜之觀，無略十寒之弊，則繁稅之當速罷，中使之當速撤，窮兇大惡如梁永等之當速逮，其承等贓物田園坊抽奈民髓，飭可佐邊餉百萬之當速稽，盡在聖鑑，易逃天聰，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下

敬陳邊防要務疏

關稅疏

一積錢糧，臣唯足其必，先足食故賈旋云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正爲是也，延鎮延袤千二百里，俱逼虜庭，烽火警，即使府藏充裕，士馬飽騰，猶懼不支，而况一年之積不足一年之食，又因而消滅之乎，查上次主兵實耗銀二十二萬六千有奇，而今次實在餉八萬九千有奇，亦覺縮矣，此

何以故，以民屯通負鹽商消乏，京運愆期之所致也，民運固係年荒民欠，亦由州縣掌印官催徵無法，里總甲總不知分限，起徵不立，任收頭之侵欺，憑吏書之作弊，而不省者，又或指染羨餘，則法不能必行，此大弊也，屯運固係屯丁拖欠，亦縣管屯官與識字扶同分用，捏作通數，隱報查盤，能俸遇赦，得免住俸降俸降級，而并侵銀不追矣，此亦弊也，鹽商消乏，固係晉商收買之爲累，實以兩淮之浮引不革，故正引壅淮，浙之私鹽不清，故官鹽淹，上商不能待，則重貨晉商之銀，晉商乘其急，則賤博，上商之引，商本既折，鹽根誰供，此又弊也，雖管劉待籌，桑孔主計，且奈之何，幸而虜無大志，借賞羈縻，左支右吾，苟免歲月，若一旦蠲免罪，茹敗盟，任逞，我何恃而能保無虞耶，欲增餉則太倉不支，欲增兵則額餉且乏，無已爲目前計於入之途，貴州縣掌印官令其分限比徵，毋惡奸胥而激混，系官衛所印屯官令其逐年清楚，毋扶積，識以恣侵漁，庶錢糧不至于半通于出之途，貴將領以務官，可以兵馬庫數耗軍儲，責餉廳以勵精，毋以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教專司開整實。庶倉庫可望其漸充。蓋人存政舉。一官蔽之。各撫道之所宜加意振飭者也。若華南淮之浮引以疏正引。禁泄漸之私鹽以通官鹽。令運商不苦于預借。而邊商自易于轉輸。總之鹽不滯則引可售。引可售則中自多。而邊自實。非廟堂主持必行。則亦無以起涸餒而濟遑儲也。

一條險隘。臣惟自虜入套以來。爲害西陲甚慘。况延鎮地方東路尚依山岡。西路半係平地。而中路培塿與原野相間。故城壁墩臺邊牆。此三者設險之所必。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大字集 卷之七 于露堂

資也。若詳數之。如東路邊牆。阻山而山勢起伏。斷續不一。則堵塞爲難。河口泛漲。衝決無常。則修築不易。故通虜之道亦多矣。中路邊如常樂榆林保安等城堡。一望沙澆。動輒半里。無河山蔽澤之限。波羅清平等處。稍有地形足恃。然間有沙磧者。且岔道支流狡賊竊窺其熟。一牆之闕。未足稱固。况又有塹山爲守。難止攀緣。遺水爲蔽。未便版築者乎。西路邊若柳封澗以東。地尚嶽崎。惟河口及平川數處。未易拒遏。其西則地形漫衍。僅恃一牆。乃安邊則多沙矣。定邊

左右沙壅。隨處隨生。徒費工除。難禁風捲。故固守無如收保。收保宜先修堡。修堡則民有藩衛。兵有屯聚。虜見野無所掠。亦快快去矣。今查延鎮中路各堡。俱已輓轡。而東路惟神木雙山二堡。輓包西路定邊安邊二堡。包僅一面。餘皆土堡。則以大包修。不可不圖。而黃甫川清水營高家堡。定邊寧塞安邊尤應亟圖也。黃甫川高家堡。青陽岔波羅清平等處。河口大小不一。虜賊出沒無常。臣按行其地。可施疊石築牆之法。蓋向來牆用土築。下畱各口。未嘗寬意架石。故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余大字集 卷之八 于露堂

築隨傾。亦有無牆而聽虜賊出沒者。今宜于有河口處。疊石口空稍濶。安稍高。從實地起。兩邊俱用石堵。口上宜編架松木作牆脚。以便架石。從口上累石高至四尺。而後築土。松取其耐水。若無則用他木可也。其河口大者。酌量水勢。多開數口。或將口量高數尺。以防衝突。雖洪流勃發。牆基無虞。虜騎即欲大舉。折牆亦費工夫。遷延半時。援兵漸集。此不但榆林三路可行。各邊有河口處。俱可行也。要之守邊在人。誠得任事之人才。誠兩合者爲之將。必能察其緩急。固其

要害因勢利導先事曲防務臻實效無事虛文天下事無不可爲者然有其人又必有用人之人假之便空不拘以時日聽其任怨任勞不挫於先入三至則事濟矣

一練兵馬臣惟九邊兵馬從來延鎮稱雄近日殺虜竊窺未得大利紳兵力也顧額設五萬餘而堪戰之兵不滿二萬雖或有捷矣能以一當一乎幸未深入夫果常勝無敗乎蓋養夷丁爲爪牙收健兒爲羽翼楊巢對壘僅此輩耳老家營軍要城不出占役虛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平露堂

名存人無其捷也損士亦累相當其敗也輿尸不可勝計豈練之猶未精與况所謂練者第曰以之練耳耳則用旌旗以別之金鼓以節之已耳以之練技藝則令荷戈而決拾挾鎗而列砲已耳然往時演射俱列丈二之鵠臣改鵠爲高九尺濶七尺而破的者十不得三四矣大砲點放不易服習亦稱三眼鎗平發則力僅及五十步其中鵠者少者高發可及遠不可命中也則技藝尚木工矣故虛冒不革則尺籍尚空也老弱不汰則下支難任也技藝不工則擊刺無望

也心志不齊則耳目易搖也膽氣不勇則技藝可撓也必也擇將以訓之陣使勇且知其友痛懲虛冒盡選驍雄簡各技之熟馴爲各士之隊長弓矢箭發各隊之習弓矢者火器精發各隊之習火器者刀劍戈矛槍教各隊之習刀劍戈矛者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別勸戒用示激昂聞鼓先登者賞赴敵亡軀者恤臨陣逗遛者罰望塵奔北者誅視卒如嬰分甘其苦毋腹削月糧毋科歛使用邊外墩軍其苦沿邊墩軍甚勞內地墩軍稍逸安食糧豐約以別之更番戍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十

平露堂

以均之上等摧鋒陷陣次等隨營截殺次等守墩傷塘守堡雜役宜酌定月糧以鼓之嚴禁私逃以肅之將兵將一心紀律無易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何憂醜虜哉故練兵無如先選將選將則自大將以及偏裨皆當選徵而至於操守及各營中軍千把總亦不可忽此第一義不然將以賄得則必貸錢貸錢必剝軍剝軍必不能練兵自古未有名將而用資緣以進者也資緣以進者其人必異轍貪婪安知練兵進事之壞常因此輩必內之兵部自守備而上外之督撫自

壕守而下。毋得聽人請託。濫推泥委。凡督撫。各輔員。缺。薦舉將材。據該道所報。而面試其謀略。可薦。則薦。否則置之。凡該道開報。堪薦將領及舉薦將材。據該廳所報。而詳察其廉勇。可報。則報。否則違之。該道以此責成。該廳督撫。以此責成。該道兵部。以此責成。督撫而天子。以此責成。兵部有徇私者。聽科道糾之。則債帥可杜。營壘自張。正本澄源。無踰於此。

一 整器械。臣惟器械者。禦虜之具。火藥者。尤禦虜之長技也。延鎮自上次閱後。爲時幾何。而火藥雜料。損折幾四萬斤。火器雖多。八千五百有奇。而藥料烏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余太宰集

十一

憑何裝放。若曰係演習所費。豈上次閱視之前。將士未演習耶。而軍器頗少。七千三百有奇。抑又何也。蓋其擊藥料貯之庫中。不論乾濕。不事晒晾。久之化爲灰土。失軍器造之局宜。不問精粗。不問堅瑕。欠之悉爲缺鈍矣。此其積弊相沿。不自今日始也。故欲軍器鋒利。初當責成監造之官。嚴禁其粗惡。繼當責成看守之役。嚴禁其誘餌。而藥料之朽。則專責司庫之員。役焉所造。品祿及所歲販壞者。一一繩之以法。責令

磨礱。斯器械其得用乎。夫虜騎奔衝突過。或馬不能當。而我真提木棍與二眼鎗。弓矢相鏖。嚴陣以爭一日之命。木棍僅可擊馬。即中之。不能藏二眼鎗。眼太多。筒太短。送藥無力。發多不中。弓矢周虜。長技以此相持。難以取勝。管岳武穆破金人拐子馬。以麻札斬馬刀。三百如牆而進。刀手各以藤牌遮身。直听馬足當之者。棄卒可用也。毋謂敢處之。步兵不足以衝鐵騎也。火器中如滅虜。湧珠。二砲。虜所憚。然難攜。且難發。若以三眼鎗改爲卑眼鎗。其銃筒舊長一尺。改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余太宰集

十一

二尺。鎗于銃筒上界一直線。憑線望虜發之所。中必多藏火藥。鎗子既深。所及必遠。每鎗備鉄條一根。長照筒式。以便入筒。築藥鎗柄用雜木。長一尺許。遠可以火攻虜。近可以鉄擊虜。此臣思之。而有得者。如行該鎮精造一二件。試果有效。則令各營照式多造可也。有聞遼東有百子銃。其制銃筒長三尺。闊一尺五寸。徑五寸。有柄。載以木架。水持之。俾不動。然木架有機。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欲仰則仰。欲俯則俯。銳盛鎗子二三百。射打數百步。遇五寸木板及甲冑。徑過。擦

其機或東或西或仰或俯隨時向虜放去一鏡可鑒  
賊馬數十此臣得之副使耶云路云路昔爲開原道  
其言不虛試就遼東取一件試之如果有效則發延  
鎮多造可也然火器千須令各營時加操演俾人與  
器相得乃可臨陣無誤不然卒不服習以器予敵道  
將不可不留心也

一開屯田臣惟千里饒糧士有饑色屯田之設非足  
食之長策乎衛屯稍近腹裏隸在軍政不難其論夾  
道墾山沿谷且耕且守地利軍興兩有藉焉趙克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全太宰集

四七四七

于公瑾堂

行之金城卒能坐因先零其明效大驗也竊延鎮建  
在沙漠米珠可虞聞翠荒蕪九屬弊繁今屯地視舊  
管多至一千三百七十餘頃亦稱膏腴成疇穀粟彼  
野矣而沿邊延家丁二百里夾道地曠之不耕何暇  
今屯舊管僅多一百四頃有奇則地有遺利矣諺之  
卒多借口虜豈不取以驅命博升斗之粟爲詞河古  
人以屯禦敵今反因敵廢屯也思之益有具故夫軍  
一律尺籍半食月糧祀終歲膳祇一不逢年而嗷嗷  
待哺者恒患遠矣以故止知食餉不知食力耕而幽

菴芸而越趨無惑也此勸相之不勤也將領于資廉  
地既驅卒而耕之又計畝而租之燕則按租索值不  
熟則扣餉抵租甚而不酬貧賁及之矣則誰肯盡餘  
力墾其荒土乎此科索之未禁也有此二難又有一  
畏一畏者何近邊之地既久荒蕪開墾甚難又多瘠  
穡收穫甚薄初令其墾也誘之永不起耕既而墾熟  
不一二年少科之二三年半科之而催徵老人又行  
索例軍餘未得實利反受實害將已墾者復荒矣此  
催徵之太苛也蓋在在皆然不獨延鎮矣安通行九  
邊責成督撫鎮道等官申勸佃之條禁科索之弊凡  
近堡左右五里內地曾經開墾偶十二二年內拋荒  
者悉令召種量減舊額輸糧其遠堡五里外地拋荒  
年久沙薄少收者分別界至填畝限限聽民耕種該  
道查勘明白登載簿籍並給印帖永不起科其永不  
起科之例或爲令甲勸看各堡通衢無再棄約以立  
民信十年之後三軍用以戈子爲銀糧以甲冑爲策  
筭而馬嘖變爲沃野粟克軍飽何戰不克視數鍾致  
一石師無宿糧而屢呼庚癸者功相萬也諺謂夾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全太宰集

四七四七

于公瑾堂

不可屯哉夫亦待其人而後行耳

一理鹽法臣惟冀民人樂輸耳莫要於鹽法延鎮近年以來應中木中之鹽最主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引日難覓上商盡貧一經金報如入罪罟何哉則謂停未周疏通本易耳茲欲酌令徐番久遠使粟易辦引不滯商樂中擇何術而可益有五焉一曰鹽商之開墾交復蓋因商人行種塞下以其歲入納倉故粟多而輸易今墾種下人矣飛輓爲艱銷鹽易登室將不毛之地聽其賴粟窶人儘力開墾即本不起往可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余太宰集 鹽法 五 平糶堂

也不似以粟落邊即且以人實邊也一曰奸商之賄買當禁蓋邊儲關係甚重而管倉官攢積議通同管糧驢書手每受奸商錢銀有將不燥燕麥收抵小麥者有將屯根加收一二以餘數抵鹽根者甚則根草未入虛出實收此可不嚴究乎宜責成該道嚴行管糧同知親自查理毋令猾書十頂更安自愛盡革各商常例以清弊源則法令自行若扶同虛捏一體連坐可也一曰派中之定例當融蓋時估十頭雖視豐歉爲高下然歲有豐商緩之貴賤因之若時值不給

商難取盈不如多派十豐歲而少坐于凶年以多派備少派以豐年儲凶年總之無失常額軍民不缺商亦易輸此該道之事也一曰兩淮之浮引安革夫極邊中引之多由兩淮賣引之易相爲表裏者也兩淮正課每歲銀七十萬兩而近時兩淮之行鹽尚萬曆二十七年之鹽兩淮之條課係萬曆三十五年之課課借解于八年之前鹽掣支于八年之後運商之坐困運司之莫支鹽引之難售中引之不前爲此故也魯保所掣之鹽非正引乃浮引也浮引之鹽運掣之時商人得以賄賂作弊聞一引有近千斤者獲利頗厚奸商趨之運司七十餘萬之引乃正引非浮引也正引之鹽運掣之時商人懼以大帶獲罪故一引僅多數斤耳獲利甚微良商苦之况行鹽地方止有此數食鹽戶口不能加多浮引既行則正引自滯浮引行三引則正引滯五引浮引之行愈久則正引之滯愈多運商無苦前借之未償運司又持後課以督責故兩浙長蘆河東皆有新增寧夏遼東征倭之浮引稍塞正引與兩淮同而魯保所掣之浮引大塞正引

卷之六

余太宰集 鹽法 六 平糶堂

則兩淮獨也。欲邊餉之無缺，則必使邊引之樂。中欲邊引之樂，則必使邊引之易。賣欲邊引之易，則必使正引之無壅。欲正引之無壅，則必使浮引之盡。華今日議革已屆後時，年復一年，將不可支。不容不亟圖也。二曰淮浙之私鹽。安禁大總捕官兵專緝私鹽，法亦許矣。額每矮丁肩挑擔負，而常脫乎大夥鹽。一則懼其兵仗不敢擒拏，一則利其饒途不便發覺。私鹽賤官鹽貴，誰肯舍賤而食貴乎？如是則引亦滯，所富者實申飭也。以上五者皆于鹽法最有裨益，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鹽法七

王守仁

使開墾禁贖買驢派中，則九邊可通行也。一收胡馬。臣惟馬之資於戰陣尚矣，中國未嘗無善馬，而不勝領馬軍士之領折。嘗見京城三大營巡捕營所領同馬，皆民間竭力買養，以輸官者，足誇驍壯矣。一經軍領，木一歲而應，再一歲而磨，三四歲而斃矣。間之馬徒食槽而不得飽，一殺厭一芻也。既摩月餉，又剋料銀，及至馬倒僅償肉，驢軍何憚而不犯其所養不足以供軍之所摧。此內地馬耗之內也。沿邊之馬，始饒水草，第所領料銀未必盡克，餒馬之用。

從軍懼敵，故戕之以避。征臨陣帶傷軀，水之以餌賊，或上班跋涉，或向冬開獵，而馬玄黃或被虜槍掠，或被盜偷竊，而馬虧失此，邊地馬耗之內也。若內責管官，外責將官，令其嚴督軍人，一意飼養，倒折多者，并官罰治。馬尚有不善息乎？奚必專倚胡馬也？胡虜情狡猾，其所市馬，非齒猶未歲度，不能活，則齒近二十歲，奄奄待斃，其有年齒稍壯者，明必饒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骨，甫入厥而倒，或音相藉矣。數萬之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徒借市名以騁靡耳。軍士間有私易者，尚堪馳逐，然係客虜所竊，不甚多，且關中未嘗無馬也。每歲有河州茶易有平涼監牧有民間孳產，苟以市馬者，易馬亦足相當，何必借騎於胡？示彼以弱哉？第虜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至捷也，即當風雨罷勞，纖弱不困至健也，取彼長皮克我騎控，陰令賁耗，明收實效。此老成籌邊至慮終不可罷，惟在外脩市款之規，內蓄攻禦之畧，可收則納之，不可收則謝之，毋狗虜欲毋長虜驕，黎黎半飽，惟我運用，庶虜不得以窺我，而市亦不至忘備，則亦可也。乃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馬法八

王守仁

政亦與當申飭矣。

一散逆黨。臣惟逆黨之主散久矣。顧逆一也。而黨有二。內之亡命竄入虜穴者。漢人之逆也。外之奸細詐降。邊鎮者。夷人之逆也。故散漢逆者在勅問吏務嚴詰。漢人出境。但有叛去者。必購得而寘之法。則漢人不取外逆。而逆黨散。夷逆者在勅問吏勿輕容夷人入境。即有真降者。必異處以分其勢。則夷人毋由內窺。而逆黨散。第深謀者務散逆。而在事者猶收降。即今延鎮降夷數近三千。主將用之。間獲首功。遼東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全大 千 露 堂 宇夏甘肅固原。亦皆收降。謂不收降。則無以得其險。易情形。無以離其腹心。手足此邊臣之說也。臣就其說而析衷之。當以收而寓散。漢夷之收。爲枉虜之耳目也。其收之也。必審其原。係何籍。被虜何年。室下有何親屬。酌有著落。而後收之。當即給道里費。押回原籍。查取收管。不必留之邊塞也。既免藉寇兵。又防作虜。謀也。降夷之容。爲孤虜之爪牙也。其容之也。必有妻室。同來者。方准收養。一歲之中。通鎮不得過四十名。或用以爲嚮導。或用以爲衝鋒。每一營內散處十

餘名。而不令聚集。一處安插。有方駕。賦有法。故言有術。與漢丁相兼。而用若將領。得人後。亦就我條旋。誰是不可專恃耳。晉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雜居塞內。不二百年。種類日繁。每因忿恨。戕害長吏。棄營有衆。倡亂西河。五胡雲擾。遂蕩神州。故郭欽欲徙雜胡于邊地。江統欲遷氐羌于木城。此曲突之息。而晉武帝惠帝不能用。及于懷惡。其亂遂作。此智士謀臣之所爲扼腕也。蓋北狄強獷。自其天佳。以夷居華。不忘風。蜀若遇中原有變。或值其人驍雄。則一呼而數萬之衆集。其率人之不逞者。冒與之游。爲之指不彌縫。禍可勝道哉。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我國家在北直隸。如順永保河真定之關。在陝西如平涼鞏鞏莊浪之間。皆有土達。今蕃育何啻十萬。已切隱憂。而宣府又有史車二夷住牧塞內。宣大二鎮。四十年來。征於撫。資虜以講事。爲名出入無禁。甚有娶妻室於內地者。更爲近患。其各邊又多收降虜。虞漢濟一時。削驅不顧他日。及噬第恐養虜猶養蠱。日久必潰。祥山忠明鑒在唐世。臣愚以爲。爲四夷出人之防。明先王荒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全大

千 露 堂

服之制其在今日尤爲長慮

一酌撫賞臣惟驅虜之策不起戰守兩端戰固不能絕款而款尤不可忘戰也延鎮套虜十失鬼蟬以名號極長然力不能控制諸虜虜中最雄悍者無如准禿顏二十七年神木改州之寇殺虜無算則此酋之爲也項雖就款然各酋入犯彼多與聞火落赤江于西常向之借兵其涉計本拜擺言太尉火酋之所料以爲聲援西則侵東禦東則侵中令我疲于策應者也最忠順者黃婦其次則明愛若鉄雷把兔妙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余大猷集

兒七古古等則火沙二酋之羽翼朋謀作反者也戎

西市丁寧夏以住牧西路強索轉堡賞東路亦有此資未如西路之甚蓋市賞之銀鎮城居其大半故中路得免于剝軍東路不免矣然所剝老軍每名四五錢耳若西路初議以火酋等既領賞丁寧夏雖復賞丁延緩故額定原少其後屢被要挾備將乘之以剝老軍一名幾一兩而戊卒愕腹矣去歲夏秋之間火沙木擺等直屢犯屢未得志所借各酋兵馬有損折者館以馬駝牛羊既以備饋時及隆冬寒外草枯馬

弱又懼我之乘夜搗巢故晚黃婦乞款以免移帳遠

地之苦耳軟血盟誓不足信也漢番合同不足憑也罰服九九不足業也何者豺狼之欲無厭伺隙而扶要背盟而在逞其故態也故駕馭之方恭順一年則領額賞一年若挾則徑革若犯則大創若此枝順而彼枝逆則撫此而剿彼若陽爲順而陰爲逆則辜賞而議戰不得暗添一物以示之懲不得因循一款以示之虛彼惴惴則正詞指之彼跳梁則厲兵搗之其轉堡賞其屬無名所費金錢皆什軍士臣聞養軍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余大猷集

禦虜未聞賂虜以困軍此弊不除土氣坐索除之之

要貴在自強至于撫賞之時一面孫馬整棚以防不虞一面開誠布信以示無貳將領有賴虜而弛條交虜而懷患者重處不貸則款而不忘戰戰以維手款馭虜之策似無論此其每歲撫賞銀二萬兩市馬銀一萬八百六十四兩已經題准無容別議

一定經制臣維兵馬錢糧邊疆正計不有經制孰遇其流延鎮兵馬錢糧據榆林道副使劉餘澤揭報萬曆十九年閏視少卿王世揚題准額數官軍五萬三



千二百五十四員名馬騾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  
歲用糧料二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七石銀五十八萬  
四千二十六兩有奇而客兵雜項不與焉此非經制  
定手乃今次閱視文職官吏一百二十三員名武職  
官一千一百四十三員軍丁五萬一千二百四十八  
名馬騾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七匹頃復以三年支  
數通融計策歲用糧料共一十九萬九千四百八十  
餘石銀六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五兩較之十九年間  
每歲多用銀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九兩而客兵雜項  
亦不與焉積漸十五年耳已浮于往額若是則自今  
以往安知所終哉况該鎮引日存積尚多而西安各  
府民運延緩各衛屯運通欠強半京運歲又愆期入  
之甚驟用之甚廣可無節乎夫布有幅所以杜踰水  
有隄所以障溢今日延鎮亦用幅用隄之時也蓋軍  
士逃亡名糧尚未開除馬匹例捐草料猶然關支軍  
皂克填糧餉詭名冒破兼以家丁無度雜役虛糜武  
弁太冗官撥肆侵不可枚舉也夫家丁取其精悍用  
備格鬥而親識游食竄入其中既無投石超距之能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兵部

兵部

豈勝衝鋒破敵之任將焉用之雜校有旗牌操書通  
夜半伴舍人等項大將五十六名副將三十名參遊  
二十六名都司守備十八名操守十四名中軍八名  
千總六名把總四名亦足用矣而多謂又焉用之若  
私門願使爲匠爲廚爲無爲販者未嘗效一臂之力  
于公案而食餉不可以已乎若役閑將官掃地課耕  
是其分義乃陽以舊游時健丁寄營截殺而陰役占  
數丁雖多寡不等然占役不可以已乎其則有名無  
軍折乾罰家頑絕無行即賢將差與爲伍矣小民膏  
脂有限豈能克此革弊整裁此軍之弊也若各堡官  
非守備則操守分管邊牆不過四五十里邊墩不過  
三四十座堡軍多不過六七百名少者四百名馬騾  
多不過三四百匹少者二百匹堡內有倉倉官掌之  
加意訓練防禦一官亦足維持何必添設坐堡以滋  
糜費也其腹裏堡無邊者築增坐堡尤屬贅疣此官  
之弊也庫倉弊孔未易更僕有監收廳書簿通同各  
營識字乘月領報銀之日于各營應扣朋合肉贓老  
馬馬駒等銀不行填入流單照數扣除而混領分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兵部

兵部

者有彼此這同丁流單內洗改字樣多加軍數多支銀兩以圖掩飾者有監收廳書等將銀易一項通同役弁奸商混名領出經年侵費糧草不得完納者有一事始末應領銀若干分作數次關領故于後領隱下前領數目以希混冒者有漏下寄庫銀不入循環交代簿與不造冊送查以冀無憑詰問者有猾役收監收廳印信空簿待本官去後偽填本官那費若遇侵盜事發便予推諉者有駕言版口充濫將糧料寄貯民房及閑署城樓屋散不一令查盤官不便稽核者有將上納本色官撥與藏字折乾虛出實收者有受賂聽上納人雜攤批與燕麥抵克正數者有買經過客其收執道發應付空單將糧料支數捏填或多填待事冷後送查偽稱道發單票忽期上大冊未及開空應納嗣者有收各營軍丁私領預借料豆及扣還時侵入已者有割補交代冊數及指各營支料侵入已者有指空運名色被倉已除此倉未收而竟憑虛者有指販賣柴交代上下手未造虛數是弊者有事發詭歸罪于已故之官領已避之員役其則歲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定縣縣志

下卷

經久并卷宗而理沒者此庫倉之弊也各弊不除何以定制必也剔除諸弊加意清查凡各營堡軍丁預補名額悉解該道驗其勢力技藝堪隸行間方准入冊掛發食糧操演案行監收廳備照將領不得私收該道不得濫准凡各營堡前所關領月糧馬料無論本折俱造冊赴道掛號查無虛冒轉發監收廳行該倉庫照數支領取領附卷備查應關會餉司者關會應呈詳撫院者呈詳仍責成巡撫每季終轉行該道將各營堡軍馬或操練或查點一次不可委人該道務收儉約省驕從禁限役需索以清本源即該道及監收廳冗役悉行裁革軍亡馬倒截日住支軍役馬補按日關支庶幾養一軍得一軍之用養一馬得一馬之用至於民屯上納本色及鹽商銀易上納本色該道按季通查有弊必究毋得徒憑冊報後滋官預侵欺其易買銀嚴禁衙門預借借名目領以杜侵漁舊糧紅腐安設法給軍草草芻糧安度年放散各倉銀塌安處銀條等行是十數者即不敢望役十九年之舊額亦可稍節乎十餘年之瀝餉非仗明旨中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定縣縣志

下卷

無道力行則亦無以定經制也然此各弊非開延疏  
諸鎮皆然以臣之言通行九邊尤屬便益

皇明經世文編卷六

皇明經世文編



鳳宰集

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編輯

余太宰奏疏

姜雲龍神超參閱

疏

防守薊鎮京師疏

防京師

余懋衡

一薊鎮各隘口除山海關重臣提兵數萬嚴督將領訓練加勤防守加整外如古北口潮河川喜峰口燕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奏疏

防京師

余懋衡

河口一片石義院口黃土類挑林口石門寨牆子類  
冷口橫嶺城青山口白馬關等處其外皆朵顏泰寧  
住牧之地狼子野心難保不為賊嚮導各量地形布  
戍最衝者四五次衝者二三千其將頭選謀勇兼  
優者各控隘守之其兵時加訓練其器甲務逐件精  
堅凡峻峭之山坡瑕隙之垣址人所忽略彼則睥睨  
遠謀嚴烽萬不可懈後占買間積習宜釐此該鎮督  
撫道將之責兵部宜速移文申飭者也禦賊者禦之  
于門庭之外慎毋留隙

一賊若大衆入寇鄰邊及孔道府州縣營衛各印官  
密傳村民盡數收保糧紳可運者運入城中若賊已  
迫勢不能運者焚之毋為賊齎堅壘勿出挑戰勿詆  
賊若急攻男婦盡數乘城多備火器灰炮及弓箭長  
斧長槍鈎鐮木石等物虔禦賊有資臨用不乏城有  
壞者速修之壕有淺者速濬之城中若乏水速相水  
壓多穿井以濟渴賊竊掠無得人馬飢乏必往他城  
攻圍他城亦如是禦之若賊已出邊則率居民習騎  
射步射間行激賞官民一心常若巨寇臨門勿忘武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奏疏

防京師

余懋衡

官知之

一賊若深入內地都重城一十六門門外背城向濠  
各立兵營捍禦以橫益縱約可入記營開三門左右  
前是也出則間門出訖即閉戰將居中部將列左右  
分布隊伍列戟為門遇賊擁衆攻門千人齊致力射  
打擊還即止不得被誘越濠日出開門日落閉門守  
門者要辦奸細營中宜靜宜肅米煤行灶應預備每  
營應用精兵一千名戰將一員部將二員武剛車一

百額不足以鹿角木棚補之聯以鐵索強弩一百張強弓二百強箭一萬枝長鎗三百根長刀三百把火砲十位火槍火棍共八十一件火藥一萬斤盔甲一千餘副總計十六營之數則十六倍於此矣工部京營宜會同計算分委廉幹之臣照數補造免至臨時無措其兵將則責之兵部俱宜及早選練

一賊若深入內地都城四十里軍城二十里應嚴爲衛城上遊兵應用一萬六千名裨將應用一十六員神臂弓應用一千六百張強弓應用三千二百張箭應用二十萬枝長柄大斧應用二千四百把長柄鉤鏃應用一千件木柄鐵砲垂下望賊打者應用一千六百位長柄刀應用三千把長鎗應用三千二百杆火藥應用二千五萬斤細布堅甲應用一萬六千一百領油紙燈籠應用二千四百箇以上各器甲俱宜及早照數繕完並須鉅銳甲頂堅密不得以鈍朽擗塞致誤大事此工部與京營之責也其兵將則責之兵部不得泄泄

一都重城各壕每壕下應積石重三斤者五百塊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定縣志

平定縣志

益善不得悠悠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定縣志

平定縣志

萬餘壕應用石一十萬塊壕戶所帶有限緩不及事兵部速移文京營總協科道撥守壕軍及食糧空閒旌軍盡赴西山檢取用車運馳運人運除城上見積約有二十五分之一外應立嚴限每軍每日交三斤石三十塊每軍運石一千塊犒銀伍錢仍委官十六員在十六門城上逐日驗收團集如法不得以舊石影作新石仍聽京運科道登城抽數少者及以舊石作新者并罪委官則五旬內可足千萬之數矣其煤戶所帶石責之九門并七門提督二內臣催辦多寡皇明經世編

一賊若深入內地城上守壕不分晝夜每壕應用軍二人民三人更番休直以節勞苦大約二萬餘壕應用軍四萬餘名民六萬餘名登陴則軍每日給飯銀二分民給銀三分蓋軍有月糧民無月糧也息警則免犒兵部京營五城俱當及早編定免至臨急周章一重城二十里高僅二丈五尺難於防守倘數堵瑕則百壕瑕外城驚則內城驚甚可慮也工部當於永定等七門分委能幹司官七員徧搜磚瓦廣場工匠城

心以上填定，卽日興工築高，始于東便訖于西便，俱增六尺之崇，廂、廐、社、金湯之形勢，其外面城磚有損壞者，一槩修補，勿留罅隙，勿事塗飾，則乘城之胆氣自倍，城內之人心不搖矣。若無此項錢糧，便當那移應急，設險守國，不得遲延。

一欲釋奸細，無如保甲都察院宜行五城御史，速督兵馬司坊官于都重二城內，挨街挨巷挨門，以二十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編成保甲籍，一樣二本，一藏巡視衙門，一藏該司坊。此坊末保與彼坊首保接，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寇堂

城末保與彼城首保接，不分賊蹤，動輒驚官內外，鄉紳舉監生員士著流寓商賈家下男下，但十六歲以上盡數書名，并書生理，左右鄰居互相覺察，遇有踪跡可疑之人，隣告于甲，告于保，卽時盤詰，不許容瞞。其寺觀庵堂及水戶家，尤奸宄出沒之所，嚴率兵番倍加體訪，但得奴賊真奸細一名，研審的確，賞銀四十兩，其銀望皇上準于該城房號銀內支給，題明開銷，庶賞不踰時人自效力其城，差今值多虞，準作中差一年一代，并責嚴衛同心緝捕，庶細作無容，而

可專意防禦矣。

一設若洋人內地，城門暫行謹閉，城內丁已不下千萬，薪若無接應，衆志未免動搖，深屬可慮。順天府應密曉在京土著之家及僑居之衆，不論貴賤貧富，預蓄五十日煤，以備不時之需，其逐日所用煤，逐日收買爲便，郊外各庄所貯糧米，盡數搬入，勿留別業，免資賊糧。二月三月戶部應放衛軍勇士廚役旗尉天文生樂生等項米俱當于三月半出，亦將三月者一併預給，令各衙門速行造冊，盡赴通州倉閱領。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寇堂

雖屬權宜，定有裨益。萬一城門謹閉三日，內該部請將各京倉米平糶一百萬石，每人止許糶五斗或一石，不得過多，以杜牙儉網利，以便細民濟飢。在官有銀秋收可以買米，無損于官而能救千萬之枵腹安京師之人心，衆心成城，不但無內變而且能禦外矣。此戶部之事也。

一城外所劄三營，相去止可一里，不宜太遠，當如常山之蛇，首尾中俱相應，爲便彼衆我寡，湏擇地據險，視有水艸可依處，背高向平立之，或爲木柵營，或爲

武剛車營或爲犂壕營隨便布置若用犂管壕土直向裏透壕仍布棘城一重庶賊不易犯也分佈隊伍列戟爲門旗鼓居中央火砲火槍火兇六藝神臂弓強弓長鎗長柄刀衣甲及輜重俱預備每營宜得銳士萬人如選鋒壯丁標兵是也不足則當選補頂力舉石二百斤以上者乃可老弱不得與過夜尤防奸細透入部曲貴靜將士貴枹窵令貴蕭外探貴真堅壁相機可乘則乘可守則守慎勿墮計浪戰賊若衝突併力禦之賊若切營密布防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童

平露童

一宣大督撫宜密簡騎兵二萬名步兵一萬名謀勇大將一員偏裨驍將十二員常加訓練火器兵罷衣甲弩糧馬匹輕車俱預備以待保定巡撫宜密簡騎步兵共一萬五千名謀勇大將一員偏裨驍將六員常加訓練火器兵器衣甲弩糧馬匹輕車亦俱預備以待若奴賊掃境人寇聲息重大另聽召諭統兵馳援與京營諸將兵爲犄角之勢特重以挫賊鋒多方以疲賊衆庶賊可還而神京可無恙也兵部宜速密傳與各督撫及早料理免至後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童

平露童

一募兵先選將將果仁果智果勇果精微果常威以將募兵以將選兵以將練兵以將統兵容選軍前聽其調度防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從矣察其將可統五百人則令募選兵五百而訓練之可統一千人則令募選兵一千而訓練之等而上之或一千五百或二千或二千五百或三千亦視將之才略大小何如耳將以兵爲子弟必不赴其安家行帳將以兵爲手足必不敢以羸弱充數其教之坐作進退也必精其教之攻殺擊刺也必密金鼓之節必教之諸旌旗之變必教之曉何也同生死也自奴賊倡亂四五年間不知選將從事募兵募者一官統者一官彼此不相照應兵將不相識習以致登途半屬替身出關十止七八雖經迭冊點名寔係贗人代應而弊不可問矣貪將掛虛冒餉士伍行根被賸而士不宿飽馬日蹙瘠矣紀律不肅軍伍無法望敵先懼聞警輒潰而氣不可故士不可用矣坐不選將而徒募兵之病也今欲反其道惟是多選良將令各募兵募而訓練而統以役賦師是本將並驗大將節制則一

將募一千而十將則一萬也五十將則五萬也況有才略不止可統千人者乎則所募練又倍矣兵無不精矣又得大將知天道知地利知人事者以帥之則士氣可作賊胆自寒此兵部之亟當留意者也若謂將才難知則六韜有八證觀人之法在該部宜速刻

楊文欽奉

明旨廣羅將才于兩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處每省發

十五張令南直隸各府及各省布政司翻刻多發州縣張掛徧行物色果有奇才異能堪任將帥者雖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

州澤之中州縣面試得定即送撫按面試再試中位果與外貌相應即為薦舉所舉之人每名給銀四十兩于兵部新派安家銀內動給令其自備鞍馬衣甲器械及沿途資斧俱立嚴限令跪舉疏入京不得遲延朝見後兵部即面試其才之大小以便因才委用則非常之士定出其中矣其河北山西近處該部每府多發榜文親為招致尤救燃眉其總兵蕭如薰白兆慶既留用所帶家丁各一百有零宜以留用之日為始令之隨營操練每名每月食糧二石聽二總兵

統領營兵同家丁一體防禦是亦體悉將臣一事也

秋防戒嚴酌陞營將疏

營將久任

照得京營將士之設所以外張天威內肅神京關係

非細即平居無事居車馭輿思患預防不可一日忘

整飭況今奴賊窺伺偷閑僅隔一牆妖賊披猖東土

不堪焚陷寇竊剽貨奸宄幸災無地無之且奉賊未

滅賊正熾訶事細作徧布潛藏未易偵緝此何時

也而操練可一日少疎營將可一年無陞乎夫十萬

之軍分隸三十六營鈴束訓練自是各將職業兵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

將意將識兵情然後指麾不煩緩急得力惟其久也良將必不薄冷而趨熱貞臣必不巧營而速化以後副將及遊佐等即薦已及格須俸二年以上方許外推不得分心請託以致傳舍其官而遽虛其職業深為營務之害自遼左淪亡鉅密之外咫尺邊垣秋防之際萬宜加意即俸薦應陞將領自六月至九月暫停抱候十月補推方免推委蓋一日有一日之事有官則治無官則廢一營有一營之事專精則治代庖則廢營缺出矣該部越旬而始推部推允矣新官數



月而始至此數月內查點軍馬何人管領操練何人會計糧料何人稽核甲仗何人中千把總軍官軍營無主將弊竇蠅集不可不深長思也。即委別營督攝然下之視上無異五日之京兆上之自視亦如逆旅之過客。徇情念多執法意少精神不貫事務漸廢亦不可不深長思也。至於秋高馬肥虜懷狂逞臨防易將兵家大忌則人人皆知無侯臣之喋喋也。伏望敕下兵部將營將二年以上准推秋防暫停明者爲例永無更改則捷徑既杜人消卸担之恩倖實不開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余大猷奏疏

勵詰戎之志其於營務所裨非小

覆黔事艱危敢陳一得疏

援黔兵餉

小義  
看黔黔事之再亟也臣部之類爲无言官之舌絕焦總不外催兵奏餉二項今三路之援師未知到黔何日三十萬之內帑未知濟發何時而部勾被圍羣苗蜂起種種見告西南之事未知所終臣部正擬補贖請帑而舊按臣史永安之疏適至其于彼中危急之形不啻覆包芥之涕而條餉彼中救急之着又不啻聚伏波之米也今言兵則舍催督三路之外更無別

法然今日報起程究萬明日報起程幾千紙上之號縣耳須各令勒限到黔如過五月遲遲不到者將領聽督臣提問仍祈明旨嚴較各省撫臣擇促星赴以解燃眉戶餉則除留楚南兌糧及楚新餉外不足尚多合請帑吏無別法伏懇皇上允卹三十萬之請立渙德音如數發部卽令戶部亟行近省將應解該部錢糧如數兌完刻期解黔其楚兌南糧之留者楚新餉之分者陸續運解俱救黔急毋稽時日仍責令楚撫苦心區畫毋作止渴之傳功成一體優敘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余大猷奏疏

喫緊尤在通糧道有糧而不得達猶無糧也自鎮遠抵平越爲里二伯五十自平越抵會城爲里一百八

十故疏新添龍里之道則會城通疏偏橋興隆清平之道則平越通節節咽喉着着要害非以宿將提重兵鎮之不可今責令總理營務欽領施溪兵二萬急勇何中蔚以去龍里之梗防新添之遏爲會城之援責令總鎮張彥芳招募銅兵合所部及新調兵約可一萬往來偏興清平一帶以防孫家墳重安等處惡苗之竊發而爲平越之援然滇黔之氣脈宜通也責成

總兵麻鎮督泗城等兵恢復安順約會將領計成名張鶴紳上官于勝龍等相機定計堵截羅沙諸寇以通滇黔之路蜀黔之聲息宜接也。牧諭四川參政戴君恩速提兵二萬恢復遵義屯駐於此兼防誘代以扼水蘭之交若滇南屢奉按黔之命需益一帶乃黔從間道或出不意以撲効良以約師期鎮臣沐昌祚之責不容緩也若四川督臣與雲南撫臣粵西撫臣皆守 皇上之封疆 皇上之節越輔車唇齒必

皇明經世編

卷八

下

下

不作秦越之視貴州採摺之說尤兵家所戒採之於諸苗是堅其叛也採之於居民是甘爲戎也古名將於卒取一筭而斬以徇者謂何願督撫嚴賊將士毋蹈覆轍也臣紳疏將畢接舊撫臣李桂揚帖隨列彼中事机大約與舊接臣合內稱兵之堪用者獨銅兵奇兵親兵餘皆烏合之衆見敵而奔者耳今銅奇親兵死亡略盡賊所畏者惟滾牌手與定番州藥弩手及烏銃百子銃應令加銜守備江映婁熊攀及把總范之茂王煥慶國化等精募三四千不足則招銅

仁都勾大邦等慣習弩手克之又借兩廣銃手以彼所慣用烏銃令之教習新兵尤便其滾牌則招威清平壩善定一帶責成實官至把頭蕭國寶牛勝等就便精募不足則借兩廣國牌手千人助之今兩廣現有援兵可備調度浙中道遠召募爲難技精餉優在督撫酌之臣又聞魏里土司楊氏有舉人楊世芳者已列科目可就觀摩至蒙詔新添都司樂平等司不盡助逆若能多方以馭之以土夷攻土夷且懸厚賞以待必有應者是在督撫諸臣聯絡標緹結之以威信運之以縱宜庶事可濟耳

皇明經世編

卷八

下

下

覆督務整飭疏

整飭營務

一兵籍宜覈軍住于近郊則點閱易散于遠地則踪跡難營軍之無制以其散也營房之制所費不貲今非其時若求散而聚之之法莫如核籍刊臣云嚴行各衛所印官備查三大營軍的確姓名籍貫住址除住京城內外分別絕大二縣及縣之坊里仍分營司隊各策爲冊外其在良鄉及各縣者各若干名在通州及各州者各若干名各照京縣冊式分坊里分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兵部

兵部

兵部

司隊家造似一標三本一送總標二送協理部官並  
行三大營經歷轉行各該州縣照冊逐名查覈其姓  
名籍貫有別隨居必有著落方行登報其虛者即報  
虛總協行經歷轉行該營衛節將虛者革役不許冒  
報但遇逃亡事故月有替補該營衛覈其姓名籍貫  
住址補書于總協分州縣之冊總協平時于聽用武  
弁內加意揀擇遇有明每州縣差能幹弁一員帶微  
前去同該州縣按冊催集就領前來不但可備不虞  
亦足以清影冒其造冊銀數工食在衛所則支營庫  
銀在州縣則支官銀不許衛所州縣書役借名科索  
違者必究庶耳目不驚而緩急無誤矣

一訓練宜定各軍演習火器弓箭刀斧虎叉鈞鐮等  
藝課勤則技精技精則胆壯火砲爲中國長技平時  
罷與人習臨事處不手顫安應如意比試以夾靶鎗  
快鎗五龍鎗令火砲軍選每班五名換放能二發俱  
中及中一發者陞雙糧應巧手號出三眼鎗筒短力  
薄及遠未能宜多習追風砲與佛郎机而佛郎机一  
門有子砲六位循環發發尤捷便建營軍火砲手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兵部

兵部

兵部

五萬餘而善發者二十人由僅可得一名以厚格該  
之優者陞雙糧劣者降軍糧三次連劣者革之今以  
親識替補軍糧則習者奮而精者多應責成車營各  
將按舊制督軍熟習而戰兵城守各營將亦當以火  
砲爲訓練第一着也弓箭選鋒舊食雙糧者幾九千  
外有單糧選鋒與弓箭手亦近二萬宜不時以小把  
試若雙糧六矢全不中者降單糧單糧與弓箭手六  
矢中三矢者陞雙糧此在總協巡視諸臣一激發之  
將破的者不至沉埋而濫筆者無容混耗矣刀鎗藤  
牌手虎叉鈞鐮每營不滿三百名計三十營不滿萬  
名每營各擇武藝之精者立三教師以雙糧兼教二  
隊其不聽教者朴之限以一歲所教軍學藝俱成則  
教師之能有賞否則教師之罪有罰軍其少微手即  
罷械盛甲不宜不謀修也朽鈍薄惡與無器甲同也  
飛石用之蜀中已有明驗千戶步上達業補五軍備  
兵營官令全營教習并教習東西二偏兵營計三偏  
兵營共軍一千五六百名果人人精于發石遠及百  
步則其功也自當優用若因循玩日有名無定呵咎

何辭上達宜盡心矣。阮九成等初至止二名，故管中可從優給，後續添六名，營力難供，而待哺于戶部，當此太倉空乏之日，不能多取行戶部于九成等六名，每名月銀二兩一錢，按月給發，毋令枵腹，其步姓二名，准作上達家丁，照雙根例支給，飛石架宜造三百，但須有收貯之所，不然風雨摧殘，易于朽爛，其置造多少，聽總協巡視以便宜從事可也。

一挑選宜時軍不以武藝優劣為陞降，俾習為侏儒之飽則良者亦樸，勤者亦惰，凡弓箭選鋒支雙根者，皇朝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考 營務 七 平露堂

其振武新營壯丁有支根一石五斗以上者，內不無拙射之人，竄入巡視二臣謀于每歲春秋操時，先令六副將分督各營將，逐一點試於雙根及一石五斗內，有弩弓不中者，擬降單根于單根選鋒及軍有矢如破者，擬陞雙根，老病不堪，擬摘牌，除振武營摘者免補外，餘營令面報精壯餘丁，記其年貌與面上疤痕，核其真籍貫住址，降居冊報總協聽總協會同巡視逐營養試應降者，降應陞者，陞應替補者，逐月替補，總協即給印票，與所陞替根還錄，其原抱印二協

印二，并行該營收入雙根行該衛開除單根，免其使費，火器選鋒舊未有食雙根者，今議不分軍選試，以火器二發若全中，或一中者，陞雙根，計戰兵十營，車兵十營，城守十營，標兵二營，每營定一百名，聽陸續以火器中者，陞若中者，難得則虛之，以後春秋二操亦如弓箭選鋒陞降法，營之弊弊于以一營三千之眾，散食根于二三十之衛，所改影射難覈，應行總協大臣責成六副將，并各營將細心清理，聽并四五衛軍為一營，以少戩多，不必拘定舊轄，仍會同衛所印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考 營務 八 平露堂

官進冊除營衛各收其一外，仍一樣三本冊報總協，其衛所所報冊，先選軍後分定衛所，分定營司隊分定州縣坊里之冊也，此冊一定，永不許游移及縱容者，識調換違者，將升議處，書識究罪，責革仍改正，將官有寔心整頓壘壘，改觀與聞耳濡染行伍，無色者，歲終總協巡視分別舉劾，重者追贓，用彰勸戒，一混冒宜杜，營軍收操在營，食根在衛，軍虛于伍，衛不問之營也，根冒于庾，營不問之衛也，而管衛書識與衛所印官共為奸利，贖典，成典餉呼吸不應之會

輒行其私煩其繁如振武營虛軍九百餘名月支年  
餘之粟幾一萬三四千石非特餉臺臣發覺則黎民  
之患無已時自今於領報先一月終旬責令各營將  
查所屬衛分某衛隸本營軍舊管若干事故若干實  
在若干除雙根還鋒是否該衛造糧照舊例行外其  
操軍每柱前列本營總數後列司隊撤數爲一冊計  
一様四本該號頭逐營催齊每月限十二日送巡視  
十三日送總協查覈其各衛所報石循環簿久匿不  
報卽此是弊應著如式逐月查報巡視以十二日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巡視 九

總協以十三日送不許參差候巡視親自磨對明確  
卽刻移會下根廳照數生派如期放給若營將或中  
軍通同衛所印弁以少作多希圖瓜分者查明一體  
從重參處營衛書識有故意稽遲蒙蔽者嚴提究率  
則司兵者知餉司餉者知兵衛門之血脈不隔奸胥  
之線索無施矣

一將領宜重營務之日弛無賢將也各弁視營將爲  
一將領也中將衛所將也各弁視中將爲一將領也  
令缺內者規出外者繼留其有安意藏拙多屬京衛  
諸弁以官爲家者耳營政何時而肅臣部項題重京

營之選久任優敘而將官痼疾難療自非  
飭彼營職業之心不勝其思善缺之心性以習移公  
爲私奪矣以後各處將官陞京營仍留者罷職不  
敘督撫諸臣不得借封疆爲名疏咨留用蓋京師天  
下根本諸臣乃心 帝室不後於臣等也至優其體  
貌以養其氣與之言論以察其品此駁將微權抱協  
大臣必能辨

一軍需宜備火藥鉛子禦賊亟需研黃等項研末分  
貯臨用合成以杜焚突誠爲有見以鐵代鉛費省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 火藥 鉛子 千

簡然宜千大砲不宜千小砲所議精造火藥十萬斤  
鉛彈六千斤鐵彈六千斤應動帑銀旗擇營將監造  
藥求其細不許僥倖違者責令本將賠償仍從劣處  
其貯火藥須如法鉛鐵彈與火藥頂公同秤驗毋聽  
報數登記循環毋令遺佚此備警急之用非操練用  
也至于根州尤屬緊關戶部京通倉糧入少出多匱  
乏可慮七十七衛所吏空間無事臣部奉初題裁已  
移咨該部住支各吏諒已給假第此革窟穴京師寧  
無徼倖冒糧此在下根廳及各倉諸曹郎銳意清理

耳馬艸一事除巡捕馬幾五千外京營馬約二萬匹  
豆取給于各倉艸取給于五艸場今豈不知見貯若  
干其艸歲買一百五十餘萬束每束重十五斤耗三  
斤邇來奸商積猾串通作弊收艸之時不無影冒此  
今監督司官縱有盡明必難防遏掩飾而已  
在倉場大臣嚴行該監督加意稽覈或不時親掣以  
儆積玩一聽戶部議覆

一經費宜節京營公費爲營事設也今寢忘其本來

習成月破邊圖一架紙工之費不貲而號頭開至四

十二金帳房椅棹圓屏燈籠磁器武塲之用亦暫而

皇明經世編

余太宰主疏

卷之十一

千營

號頭開至三百金項協理巡視諸臣銳意裁追至于  
燈節宴會年終燈爆諸費俱從停罷可謂加意樽節  
兩協臣業查追還庫銀近萬矣此清覈之效也以後  
該庫出入不經協理會行巡視掛號者不准開銷仍  
聽參處留一分軍需以操管則技藝精以製械則軍  
容壯亦所以增京營之氣色也一切公用雜費或片  
紙而今有武昔少而今多何項應裁何項應減並聽  
總協巡視會議妥貼著爲定則將月破不期清而自  
清矣

自易經以來，結之四百七十三

徐子造闢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蔡 棧季直參閱

嶺南泰議

疏

王 紀

議召宿儒以脩律曆疏 律曆

據易州道兵備副使劉洪漢呈稱職待罪紫關得讀

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所著古今律曆考，即欲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嶺南泰議 律曆 一 于露堂

聞副於邸報中，讀禮部日食月食時刻有差，疏首

舉邢雲路，令據所見與欽天監官考訂差訛，翹首咨

取倏忽逾年，杳未有聞，職讀邢廉憲近擬會場律曆

策一道，內言義和既沒，二官失職，六曆不正，末流轉

乖，不獨落下閭京房劉歆僧一行不足道也，即邵雍

夫所推崇之揚雄，亦為譌語，於漢未得一劉洪，於勝

國得一郭守敬，尤惜未詳未精，其獨得之見，則云天

動物也，宜隨時測不宜執法，竟測曆自有術，入於神

妙而難言，及言所以正曆之道，則曰太一數是也，一

生二，二生三，為員為方，員變方，方變員，生生化化，變

易無窮，天周日周，率繇茲測，職再四詳讀，得其大旨

如此，尤親造其庭，詢聆語言，更覺明晰，真曆家所不

逮，義和可無愧者，因思境內有此人材，知曆最精，測

日月交食，較欽天監術尤不差，倘不及今耳目聰明，

身體康健之日，亟求取用，豈訂曆之時，尚可緩待與

宣明曆之人，尚可多逢與，又據安肅縣知縣寇光裕

申稱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使邢雲路，潛心曆數，三

十餘年，所著有古今律曆考，太一書等篇，皆治曆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嶺南泰議 律曆 二 于露堂

法，業已傳世，人人共見共服矣，職復歷查，自萬曆三

十九年五月內，禮部題為遵旨條陳條陳故事宜，查據

弘治十一年，令訪取山林隱逸之士，及致仕道閑等

項官吏生儒軍民人等，有能精通又文等術者，試中

取用，今有素以曆學名家如原任陝西按察司按察

使邢雲路所當酌量，註改京堂銜，俾之統理修曆一

事，專任責成，凡欽天監官生充脩曆人數者，皆聽督

率等因具題，四十一年九月內，職閱邸報見禮科姚

給事中條陳內云，大興有五，而曆居其一，謂曆為當

代授時之書。宜延訪精曆之人。本通籍者爲之勸駕。已通籍者畀以專職。足以經緯天地。震動妖災。今照九月十五夜望。適值月食。本官以法測天。布筭月食真數。以較欽天監行文廟復之期。時刻更點。欽天監俱失之。後天月食分秒。欽天監失之於少。此尤的足爲訂曆之一明證。已刻成書。職因考古史云。帝王之治天下。以曆數爲先。儒者之通天人。至曆數而止。大哉言乎。故堯舜命羲和。舜察璣衡。其欽天授時如此其重也。國家百務俱興。惟曆獨缺。亟宜脩改。不可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律曆

三

不爲堂

時。職日親賢才。敢涉泄然視爲末務。而不亟爲推舉耶。申詳到臣。該臣議。照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考定星曆。其所從來遠矣。七曜皆有常度。其暈蝕疾餘犯守。飛流。至不可勝詰。說者曰。或自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人。感應之際。甚可畏也。前代設有曆官。起消息。正閏餘。以信民明神誠重之矣。近世學士。家律曆之書。絕口不談。而司天者。又推算不精。卽月食時刻。亦至差錯。此無他以株守膠固郭。

守敬之說誤之也。臣等今讀那雲路所著古今律曆攷等書。網羅數千載之舊聞。而斷以己意。參伍錯綜。曲盡其變。挾千古未盡之秘藏。成于古本備之奇書。若不及時起用。以竟其長。則一代律曆。實爲缺典。而絕地通天之儒。亦幾於虛生矣。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查議施行。其有裨於大典。豈淺鮮哉。

爲藩封議留管軍提舟疏

福王提節軍人

據天津道兵備右叅政景昉呈。照得福王之國。明春舉行。所需天役。難以數計。查得藩封條例。合用人夫數至三萬一千餘名。皆係各州縣計丁派撥。近因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不爲堂

役頻仍。小民困苦。當此大典。重役何堪。今議將兩營軍士。共五千九百九十二名。比照脩城事例。留津以應福王之國。庶大典不悞。而災民少甦。查得上次潞王之國。用過拽船等項。人夫共三萬九百九十七名。俱在所屬州縣。衛所人丁內。每十丁派夫一名。應役九丁。計貼工食。以一月爲期。連本身共銀八錢。仍派雇纜隊。并差撥馬。共一千四。青衣夫一千名。每夫馬一名。匹。派給雇值。地料工食銀二兩一錢。今遇福王。



之國前項夫馬亦應照前在於軍民戶丁內派取應用緣道屬地方連罹水旱蟲災軍民困憊已極今歲復被洪濤淹沒窮苦愈甚嗷嗷待哺之民方且籲請議賑其接王令用夫馬萬難仍舊全派於民是以議派召募以安災黎但計合用人夫數踰三萬有奇人數衆多惟恐臨時難以募及未免候事及照先年脩理天津城垣曾蒙各院題留營軍兩年先行赴前在津做工即今福王之困關係重大比之脩城事體輕重自別緩急懸殊似應亟爲請留以濟燃眉之急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禮部奏議 五 千露堂

查天津左營軍士三千名係來春在津防汛循照舊例僅足護送三選王船及修補河岸牽路之用所廉天津右營軍士二千九百九十餘名係來春輪赴薊鎮修防委應暫留以濟時艱合無將天津右營軍士暫免赴薊留津搜船其各屬應派募人夫照數減除則小民受賜重典亦光矣等因呈詳到臣議照福王經臨天津舖贖千隻濟流七百餘里夾岸牽維之夫非三萬有奇不可載在藩封冊籍中班班可攷也往例於瀛海郡軍民內按丁坐派所從來矣第連年疊

罹災校士歲洪濤異常小民逃亡者項計恒望又何忍重困以力役之征也該道議留右營軍士不惟藉以挽舟可少恤民困而三軍環衛亦可以壯藩王之行色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施行

糾劾稅務抗詔罔利疏 稅端

臣見通濬稅監張燁相繼兩疏皆爲奉詔減見額稅而然其意實在爭詔書之所已蠲以恣縱督之欲也兩奉 明旨一則嚴催直隸順天等處并長蘆運鹽等司節年拖欠額稅一則嚴督七處行鹽地方等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禮部奏議 六 千露堂

照數徵解臣細玩兩疏言鹽稅也而忽強附於廣和店租言店租也而忽插入乎七處鹽稅本欲追逼欠也而作爲之請停請豁詞語錯雜無序轉換不常原其意不過爲藏頭露足之計肆其虎噬狼貪耳臣若不條分縷析恐無以破其奸而塞其口矣請先言恩詔而後從燁疏一一折之可乎本年四月內欽奉恩詔一款一各省直災傷之處自四十一年以前有該撫按勘奏到部內除京邊起運及請帑外其餘應蠲應折應賑等項事宜俱照部覆用昭優恤又一款一

各運司浮課除三十四年免過外，惟河東兩浙進鹽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困累商民，各該巡鹽御史具奏及本部題覆過者，俱准蠲免。今以運司之申報戶部之咨文，實之恩詔之條款，其曰長蘆運司年有帶徵廣和店，并道口小灘過鹽稅正耗銀四千九百四兩有奇，此正恩詔所謂過路落地生熟鹽稅。一槩盡蠲者也。燁乃故抗詔書，強附三分減一之額，稅希圖復徵。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殛者一也。其曰七處行鹽地方，赴店驗水程，原係過灣官店舊規，夫七處行鹽地方，長蘆運司已有帶徵鹽稅四千餘兩矣。燁乃另立名色，強逼商人赴監投驗水程，每引過勒稅銀一錢二分，此係張燁以酷刑逼五綱商人，牛冲漢等而額外攫獲者也。豈非重疊小稅乎？正恩詔所謂過路落地生熟鹽稅一槩蠲免者也。以恩詔之所蠲者，妄引鹽臣會議百計撙節，欲為復徵。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殛者二也。其曰順天真定大名三府，共欠稅銀三萬五千餘兩，順天欠與否，臣不及知，查臣屬真定府，原欠三十四五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奏議

七 平露堂

六年分該監重收掛欠稅銀八百九十八兩三錢九分，大名府原欠三十七年分稅銀三十一百五十八兩八錢。燁獨不見戶部之題覆，與恩詔之特蠲，乎因去歲畿南水災異常，饑孽盈野，臣具疏議留一年額稅以備賑，并請蠲真定大名二府積欠稅銀，以延民該部覆云，其稅監銀兩，半屬進內長物，在內帑十餘年來所積，不知幾千百萬，此區區六萬九千餘兩進之祇資朽蠹，留之可蘇民生。如真定大名積欠稅銀，皆因疊罹災傷，居民懸罄，商賈裹足不前，以致無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奏議

人 平露堂

抽取耳，若必欲取盈，非責之有司，設處必派之里甲，包賠。當此民窮財盡之秋，又必不得之數也。何如蠲之尚可以通商賈，蘇民困乎？恩詔謂省直災傷之處，撫按勘奏到部，應蠲應賑等項，俱照部覆。今以部覆則如彼，以恩詔則如此，臣已行道後，文該監知會久矣。燁伴為不知，以詔赦所已蠲已留之稅，槩指為拖欠，思重徵以飽欲。此其背詔欺君。朦朧妄奏，罪之當殛者三也。更可恨者，謂五里店弘仁橋乃貨物盛行之地，若撮一處，臣不敢一朝若是，是以悻悻求去，要

挾君父阻撓詔敕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顧者也

尚可謂有人臣禮乎嗟乎開架手實之名千載以爲恥今天下自貂蟬抽稅以來算雞豚競刀鎗甚至與

菜傭乞兒爭蠅頭之微利剝肉吸髓令天下蒼然喪其樂生之心視開架手實名更醜而禍更烈矣我

皇上一旦追念聖母慈恩特頒遺詔盡天下額稅

特減三分之一若近京重疊小稅若長蘆運河過路

等稅若部覆積欠之稅一槩盡爲蠲免恩詔一布中外

惟聲如雷說者以爲此輪臺之詔也大史書之天

皇明經世編

下傳之足爲中興之笑譚矣奈之何燁奏一入一杯

之上未乾久頒之詔頓改復者復催者催豈真以堂

堂全盛之朝甘爲商賈之行耶豈真以千古絕倫之

孝竟忘聖母之遺言耶蓋緣茲增乘孝順之後何

醉飽之隙進甘美之言肆吞噬之計遂不覺其中之

澤而信之篤也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將張燁立賜

撤回仍數以背詔妄奏之罪明正典刑皇上之孝

思爲益光矣

請豁重疊小稅疏

重疊小稅

揀天津道兵備右叅政景昉呈據故城縣申稱查得

二賢祠之稅每年該銀一千四百四十兩原係徵稅

南來短載船稅及杏各船俱自臨清起脚即臨清所

過者船數不多皆在彼處鈔關報稅徵銀已完方得

開放北行至故城縣二賢祠路經止一百餘里若再

徵稅苦累不堪此二賢祠稅銀委係零星重疊應照

恩詔豁免又據獻縣申稱本縣原無單棹之稅於萬

曆三十四年始有初商人不知仍經遺此地以故歲

足額數及爲稅端所苦或不願行商者有之不願出

途者有之尋以有司代稅增而徵數務責滿品徒招

染指之疑竟不可得矣且思本府原有天津大稅單

橋正零星重疊之小稅也煩擾不堪况縣近神京昭

合應免之例呈詳到臣看得河間一府地瘠民貧額

稅二萬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况

乎一衣帶水五關相望而設印獨流泊頭之特免單

家鄭口之稍減却歸併於天津一關者雖減免其實

額稅未嘗虧分毫也稅繁則商困商困則來者稀必

欲取盈其額縱嚴刑督責祇驅之掉臂而去耳一旦

皇明經世編

恩詔自天而下，商民歡若更生，曰：吾曹今得復見天日矣。當此之時，若應併者不併，應豁者不豁，朝廷浩蕩之德意，謂何可令遏抑而不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覆議施行。

藩鹽收支違制疏

程嘉

題爲藩鹽收支長蘆違片 祖制蠹壞鹽法墾乞

聖明收回成命，改支河東以維國計，以杜亂萌。事屬藩鹽，兩淮一節，舉朝以爲不可，伏闕力爭而天聽獨高，識者憂之。謂天下從此多事矣。不謂頃於戶部李汝華覆疏中奉 聖旨：福王所請兩淮食鹽今歲鹽已登舟，著遵旨撥運完備。已後年分准照舊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疏

疏

疏

疏

疏

事例改支長蘆食鹽，與實高朝不諳事體，致生事端。著承奉司啓王，卽行撤回，嚴加懲戒。欽此。夫以舉朝所力爭而不可幾幸者，綸音忽從天而下，臣未嘗不嘆服。大聖人轉圜之鑒，而深惜其改掣之猶有遺議也。祖制親王食鹽止三百引，每引重二百斤，視分封之地食鹽何方，卽於行鹽之運司支取，限何森然，毫不敢僭差，非徒昭節儉，亦以杜凌越。慮至深矣。

河東之鹽，品瑩如玉，甘美甲於天下。今河東而支兩淮，豈福王之意哉。此正左右垂涎淮鹽數倍於河東，居爲奇貨，故熒惑 王聽，卽屑越 祖制而不暇反顧也。一旦改掣，誰謂不快公論，然不改於衆所共請之河東，而竟改於意料所不及之長蘆，其故不可曉。豈 明旨所謂不便於兩淮者，獨便於長蘆，長蘆之商民何辜，乃代兩淮以當刀俎也。乎高朝一入兩淮，橫行無忌，揮斥官鹽而奪商鹽，擅拆官船而搶民船，種種不法，狀卽蔑 明旨，扞文網，少不慚意。淮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疏

疏

疏

疏

疏

卽爲羣粉者幸耳。今朝雖撤回，臣恐宦監貪狠，蓋其天性，去一高朝，而百千高朝售矣。淮固 祖宗湯沐邑，皇上不忍其蹂躪而撤之。漣瀾距神京咫尺，實國家根本重地，豈堪此輩魚肉萬一後來者復脩高朝故事，憑倚城社，招納亡命，飛揚跋扈，以一引挾帶數十百引，以一船挾帶數十百船，首尾相銜，軸輻千里，龍旗之下，翼虎縱橫，當之者，觸之者，碎，豈惟伍細商人痛遭荼毒，無一寸行鹽之地，將恐盜徒嘯聚，一呼響應，更有艸澤大姦，雄如殘唐，僥倖崛起其中。

爲所欲爲。臨臣平志。變所謂揚旌。內指。不問。日而抵。閣下。真識天下之大利害者也。皇上聰明天縱。豈不知改支長蘆之害。甚於兩淮。突然旨從中出。得無曰。有路王改支。舊例乎。夫路王開邸於衛輝。正長蘆行鹽之地。改之爲有名。若洛陽舊食鹽河東者也。舍附近之河東而支紆遠之長蘆。壞祖宗之典章。開邊疆之大釁。此其害猶之乎兩淮。而大姦大盜一旦延之於臥榻之側。卒有不測。正所謂胡越起於鞏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危哉。伏乞皇上收回成命。照皇明經世編卷之一 歲南幸議 三 于嘉堂

爲災民再請蠲賑兼議鑄錢疏

賑賑鑄錢

題爲歲南災稔登至。餓殍堪憐。危甌可虞。再懇聖明破格停賑。以活民命。以保治安事。今歲歲南半年不雨。赤地千里。臣於七月曾具疏報聞。嗣是甘霖大沛。秋禾稍茂。少可以餬口。不謂天降鞠凶。大旱之後。蝗蝻米電霜露之災。幅添一時。秋禾麥半。極日成空。

嗷嗷饑民。哭聲震動天地。父老相傳。以爲此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災。役也。臣目擊登災。再爲具疏。凡饑民枵腹待斃之苦情。頌目詭難之亂形。兩疏備陳於皇上。意謂必有浩蕩之恩。且蠲且賑。立起溝中之瘵。孰意其竟不然耶。臣前疏部覆。僅給平糶米十萬石。次疏且留中不報矣。同一重災耳。同一爲民請命耳。在順天除發平糶米十萬之外。尚有賑米七萬石。此臣屬所莫敢幾望也。在山東亦除發平糶米十萬之外。復留有賄稅并臨清稅銀約十餘萬兩。此又臣屬所莫敢幾望也。夫歲南與順永山東錯壤而居。災稔亦略相當。額特賑獨靳于歲南。豈以歲南饑民嘯聚劫奪。少遜於順永。而陞旗稱王。劫庫焚獄之亂。歲南或不至此。可遂置於度外乎。且無論大費不均。有監天地之量。然亂者與而不亂者。不與扶者與而不扶者。不與朝廷之上。以此舉動示人。何異敦稔升木。教盜賊。是授人以太阿而倒持其柄也。不幾以國爲賊乎。况歲南愁苦無聊之人。蠢蠢思動。亂形亦岌岌大可畏矣。七月間歲南歲北之民露宿於黃河之畔。

皇明經世編

歲南幸議

三 于嘉堂

者不下數萬人今皆竄伏於長垣南樂等縣村落中而鹽山慶雲交河諸處山東流移亦復絡繹不絕望門投止見於鹽山交河慶雲之揭報者甚悉而天津道景泰政又以靜海葛沽東民流聚五六千人見告矣嗟此哀鴻以席爲屋以稗爲食皇皇朝不謀夕將椅項海濱終焉而已乎抑輟耕太息以俟時也萬一有艸澤大姦雄乘饑民之勢逞狐鳴之姦如王仙芝起於長垣張角起於冀州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國家之安危未可知也彼時縱大發帑金急停征租民不見德亦莫肯爲我用也雖悔亦無及矣言及於此臣心胆俱寒臣不得已慘括倉庾議賑議煮權救目前第倉庾有限而饑民之待哺者無窮卽如流移食粥者反多於土著不與坐視其死而不救恐亦甚矣寧不見笑於富青州與之則庾糈幾何鬼運無術恐巧婦亦不能爲無米之炊也臣誠不知所以處此矣爲今之計惟有仰懇朝廷大沛博濟之澤以救此一方災黎而已或曰太倉如洗九邊告匱當此時而議營徵獨不爲司計者處乎此正臣所以爲司計慮也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今糞糞饑民日啖草子樹皮以充饑平日折骨而羹易子而食矣誰無人心恐加極楚萬一殿刑催餉非死卽逃不則盡驅而爲盜耳是上雖不停民亦將自停孰若停於今猶望輸於後之爲得也且軍國之需臣亦嘗籌之矣臣聞自昔譚理財者貢賦之外率多鑄山煮海以富擅一時太公立九府圖法尚矣如吳王濞管子劉晏劉已諸人更不紀昔今獨不可做而行子頃鹽法戶部條議甚悉無庸再計惟是鑄錢一節古人往往用之以濟軍興救凶荒實今日對證之藥石不可不急講也或多設坑冶以廣其鑄或遣官市銅於聚銅之地或遣官監鑄於產銅之山或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以董其役或京邊兼收銀錢以通其滙勿以鉛錫耗錢之色澤勿以輕薄損錢之體製勿以金錢實姦商之漏卮勿以大計聽道旁之聚訟毅然獨斷獨行不出數年刀布山積太倉充盈遇有水旱皇上特下蠲租之詔庶小民無窮愁之苦九邊免匱乏之虞而朝廷亦晏然坐享安富之福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四

徐學遠閣公 宋徵蒙尚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恭 樸季直泰閣

兩淮鹽政疏理成編

袁世振

附戶部題行十議疏

戶部十議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復 祖制行正鹽大疏  
邊內二商之壅以急採邊儲敵壞事山東清吏司  
案呈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兩淮鹽政編

戶部十議一

平露堂

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于鹽策兩淮歲解  
六十八萬有奇長蘆十八萬山東八萬兩浙十五  
萬福建二萬廣東二萬雲南三萬八千各有奇除  
河東十二萬及川陝鹽課雖不解太倉併其銀數  
實共該鹽課銀二百四十餘萬兩又各邊商所中  
鹽糧銀淮浙蘆東共該銀六十餘萬兩總鹽課鹽  
糧二項併舊額新添計之實有二百餘萬之數每  
歲完不缺額底合民賦牽補邊計猶少二十餘萬  
乃今竟何如也兩淮鹽課停歷兩年有半已少銀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兩淮鹽政編

戶部十議二

平露堂

一百七十餘萬有奇今歲又復短期時逾秋俾而  
上解方至則下解必更踰越足將又歷半年矣合  
三年則欠二百餘萬矣又如雲南額解挑鹽二十  
餘年少銀七十餘萬此皆舉朝能知之能言之者  
至于九邊鹽糧因淮鹽準滯引難售賣缺額尤多  
以停歷年分言之今四十四年總查完數則四十  
三年以前各鎮所中鹽糧皆應全定永平一鎮鹽  
引銀僅四千兩其報完稽考簿如期繳到寧夏祇  
繳至三十六年欠八年延緩雖繳至三十九年中  
有三十六七八等年未到加後四年共欠七年固  
原繳至二十二年欠十一年宣府遼東俱繳至四  
十年欠三年甘肅大同山西神池等堡俱繳至四  
十一年欠二年薊州繳至四十二年欠一年以各  
鎮額數扣其欠數實共欠鹽糧銀二百三十餘萬  
其所欠雖曰歷年漸完實則積累而遽耳又以尅  
減斗頭言之十數年來自各關行浮課壅正鹽邊  
引不售邊商賠累拘囚刑道其額糧竟不能完除  
歷年所欠卽有完者每年告減斗頭四六交納其

實未經半敗。通同該倉虛出開鈔。據各鎮所申。倉弊如海。甘死不更。則何有半數入倉也。仰有半入。姑以十年計之。已虧過餉三百餘萬。合舉年虛減十餘年來。其損益糧五百餘萬。此惟邊臣能知之。時爲苦請。而舉朝所未必盡知者。總鹽課鹽糧所虧國計。遂至七百餘萬矣。推原所自。悉由開兌倚借浮課。肆行大誣。遺賜至今尚蔓延而未已也。計內帑淮鹽所入。不過一百二十萬有奇耳。乃令國計虧至七百餘萬。口今已後。尚未可知。然則中涓見今壅阻之禍。勢切然眉。何以救之。救之則莫有急于兩淮者。蓋九邊鹽法之壞。因于兩淮。各運司益引之。四亦併受累于兩淮。據節年各邊鎮督撫司道。咨揭申呈。蓋未有不深憤淮鹽之壅。貽害邊儲。因請本部亟爲裕導者。今邊商貧已徹骨。急已瀕死。上著不完。至于拘制也餘。也餘不足。至以倉鈔抵餉。項人同五路。商人劉尚質等。告稱粉骨碎身所誅幾何。哀求本部設法通理兩淮鹽政。山西

節商人趙一鶴等。告稱本鎮一十八萬鹽糧。今經四載。尚未完納。商命殆盡。軍需無輸。哀求本部疏理鹽法。責令兩淮新舊均行宣府。餉商人徐忽等。抱其不售倉鈔赴部投告。極稱兩淮鹽法壞極。引日壅積不售。家產賠盡。無路可逃。只得將往淮上所賣不售倉鈔寄庫。哀緩比追新糧。仍求本部設法疏通。超活殞命。凡今九邊商。赴部訴告者。無不搶地呼天。拊膺泣血。且謂及今不清。終無望清之日。蓋推不理。誰爲疏理之人。嗟夫。邊商之怨望極矣。國計之窟耗深矣。此豈盡兩淮之咎哉。弊習相沿。從來已久。日深月錮。改轍爲難。邊窮不能控腹。腹急不暇顧邊。惟本部兼提邊腹。是宜超然洞觀。蕩然更始。庶令下流濟而上源通。內商既濟。邊商自興。鹽法其猶可幾。而理乎。理之此其時矣。蓋兩淮是時商借庫借。並處其窮。故今上廟運至。日敝一日。使不及今料理。遂卒呼庚。誰復假貸。毋亦自損寶藏。持鉢向人耶。頃因請帑奉旨從長計議。竊念國家長久大計。莫過鹽法。鹽及今設法疏



通兩商均利卽往時通欠情可漸次追補然則今日鹽度違司利害不容須臾緩圖者誠莫急于兩淮之鹽政矣案呈到部看得今日鹽法敝壞其禍先中于九邊潰決之勢良宜亟挽聞今兩淮疏引設爲新舊均行之法似亦兼爲邊商但所謂新引之行尚有八年之前則邊商不沾其惠也蓋自四十二年已前邊中倉廩悉已賤價投之國戶矣置有窮商在淮需次然則淮上之疏邊引不過國戶巧借邊商之名以自爲疏耳故近日邊商哀控更有甚于往日者臣爲此事蒿日經年似有一得大凡立法不因于祖制卽權宜終擬于經常近來淮上鹽法屢變屢更竟無堅決者惟務束縛完解而不務追復憲章故法廢弊滋壅積日甚內商之舊引既不能行邊商之新鈔更何所用臣因思鹽法轉運亦猶民風催科祖制無不盡善豈以正徵兼賦帶徵民事所以易終也以正引兼行債引鹽政所以不治也今者淮鹽日堯苦不獨貽之邊商卽內商之苦更有甚焉儻不亟療內商卽欲疏

邊引何策乎所幸浮課已去如人病根已拔是乃藥肉充養之時而非藥石攻疾之時且不必過爲一切之法以束縛之祇復往規正行正導將每年遊鈔隨至隨製新引獲利商困頓蘇所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至于兼疏積引尤有成法蓋我朝鹽法自正德迄今凡三座而今爲甚正德末年權闢占窩准鹽大壘至嘉靖初年爲小鹽之法以疏之嘉靖末年鄧懋卿增行引三十五萬淮鹽復大壘至隆慶初年龐尚鵬倣小鹽之法以疏之迄今十餘年來端深橫行淮鹽復益大壘謂亦宜倣小鹽之法師其意以疏之臣茲不揣竊謂今日兩淮鹽法須以急救二商爲主以急復祖制爲經以正行見引附疏積引爲題目以預開引日改行小鹽倣前人已事爲方略預開引目所以行新引也改行小鹽所以疏積引也見行正引而帶疏積引如見徵正賦而帶徵風通所以復祖制也祖制復而二商蘇矣二商蘇而國計舉矣蓋新引之利人人所攘臂而爭趨焉者誰是舊引日

積無法疏通則併新引之利而捐之今有法于此  
 令得新引之厚息而又併沽舊引之微費入其舍  
 諸蓋舊引新引皆以一商合併而行其虧本者少  
 而其獲利者多故積壅漸疏而新課無套搭之憂  
 倉鈔盛行而邊引無不售之嘆也臣與司屬傳采  
 旁諮考今憲古蓋講求各累歲于茲以為今日兩  
 淮疏理之法無論此者是為萬曆四十五年鹽法  
 議十篇恭具書聞進呈御覽前三篇即行正引疏  
 積引之法也其後七篇皆鹽官要節輔前法而行  
 者也伏乞聖明俯賜裁定勅下臣部速行國計不  
 至大壞矣或謂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一益  
 法而十篇諱復無過濫乎曰行須簡易說必詳明  
 數十年謀政不博久矣使我祖宗簡易良法盡  
 付湮沉臣竊悼焉以是不惜繁詞上瀆君父下  
 告專司雖千萬言語其要不過一言以蔽之曰正  
 行見引附疏積引而已此我祖宗典制萬世不  
 易之經也即補偏救弊時有變通而此制終不可  
 改豈不易簡豈為難行自是而平場鹽之價自是

而酌行法之叙自是而折衷淆亂風勵鹽官自是  
 而禁私販行食鹽議處停壓之課無非求所以復  
 祖制之舊要平準之歸惟就中或另有喫緊機局  
 的確情形臣聞見未必全真推行未必盡利則所  
 賴巡鹽御史及督按諸臣不妨潤色剪裁同心共  
 濟以務底于鹽法之正不必策之盡自我也適當  
 邊計敵壞至極臣謹嘔心具議易任激切待命之  
 至等因萬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本部尚書  
 李等具題十一月初五日奉聖旨這所奏行正  
 引疏積引諸議深于鹽法有裨着各該衙門着實  
 遵行務使商困漸蘇邊儲永賴議兩覽欽此

議

鹽法議

此一條論積引之弊與宜行見引大

夫理鹽法如人治病語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  
 今兩淮鹽政內商邊商皆極困重徵而邊商尤甚以  
 事勢觀之則誠急矣然而浮課既去病原已拔雖有  
 積滯自可徐為疏導正是緩則治本之症今不務正  
 本清源而惟攻積引之是務何異沉痾將起而日服

平順將終不可持樂矣。何謂治本固初益策。商人率田家下。邊中聞之。飛輓雲集。此甚盛際。不可復矣。已而邊內。雖分爲兩商。從壓實相爲依附。邊引隨到隨賣。內商隨支隨掣。所行者卽見年之引。而邊商無守候之艱。所掣者卽見年之益。而內商無壅積之困。此所謂益法之經常固計之根本也。迨至近年以來。阻滯日甚。敵套相沿。卽如行引一節。邊商覓倉勤到運司矣。守至何年而後起紙關引引到司矣。榜派搭單矣。守至何年而後得價展轉。延河清難俟。不得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足已。何謂積年之壅引。自存積火燒淪消。上本諸多名色橫行橫壓。日皇日甚。或稱幾百幾十幾單。或稱幾百幾十萬引。入海算沙。茫無確數者。是已。雖其所壅之引。原不在逐年額引之外。非不欲速之行也。但壅積既多。須疏導有法。臣謂以行見引爲主。附積引而漸疏之。則通利有期。若以行積引爲主。累見引而日壅之。則弊數無盡。嗟此益政。永絕疏通之望矣。請先言積引之弊。而徐及行見引之法。可乎。蓋行積引則慮新引之不售。故不得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承兄套父子兄弟不相保而皆以命殉者是長爲飲恨之圖也。夫政平而商賈趨焉乃不願藏于其市而設爲一切之法以束縛之于是上以套縛下以套應抵驗祇屬虛文揅單遂爲故事巧詐叢生夾帶無算是否爲弊竇之招也。日淮商所納于太倉者每年止六十萬有奇之正數耳尚有停壓而無羨徵若使買見年引日即謂之徵見年餘銀實固不加而名則甚正今以壓掣之故至開預借之名在上者以常賦而爲乞貸則不雅在下者以乞貸而受敲朴則不甘是

皇明經世編

內淮鹽政稿

卷之二

十一

大拂惟正之經也夫套搭之說本令實買至于租引抵驗例已成弊又至於明搭虛單弊乃爲例所謂虛單者止據商人報名入單上納餘銀而買引補單在後初時亦謂係預徵恐難並舉姑暫緩之而非令其終不買也乃各商乘此久不補空徒爲占窩故謂邊引之舉動至數百萬不售者職此虛搭之故耳近雖查驗實搭而所重在徵餘銀則所輕在買邊引是岐爲秦越之觀也當此極敝之時而欲求疏通之術臣以爲非行見引不可欲行見引非附債引而漸銷

之不可此所謂緩則治本之說也或曰內淮歲掣十二單額行九十萬引今若以行見引爲主即占引七十萬五千有奇矣後止附行積引十九萬有奇尚望有疏通之日耶曰每歲行鹽終不敢越九十萬之數并除七十萬五千有奇見引一切俱照常規支掣不敢分毫越格者戒紛更也其餘附行積引雖亦不越十九萬有奇之數然猶倣龐都御史小盜兼引之法則可行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矣此通同滯也行之不逾十年借引盡銷而每年見額七十萬五千

皇明經世編

內淮鹽政稿

卷之二

十一

一百八十引一切皆仍舊貫無增損焉無變易焉策所謂邊引隨到隨賣內鹽隨支隨掣兩商均利國計充盈可立見于今日此緩則治本之效也且今兩淮所稱積引動至五六百萬或七八百萬臣以爲決無如許之多蓋弊引參半耳何以明之每歲邊中不過七十萬引乃兩淮例掣有九十萬引自十數年來平糴掣稿每年即少數單淮北常有三單淮南常有六單七十萬額數所少無幾即謂淮南尚有五四三二單時然近年已行八單以八單抵二三以六單抵三

皇明經世編

南淮鹽法編

戶部十議

三 平露堂

四截長補短極少亦常有五單則十年以來十七十萬正數中每年止少行八萬餘引十年不過少行八十餘萬引耳況浮引之行歲止八萬正與少數相當合以停壓兩年有半未行正引又不過一百七八十萬耳摠之惟有二百五六十萬不爲虛數況各邊引尚有曠歲未中者則何以僅積至七八百萬之多也頃據鹽法道臣申呈本部謂細查上元江寧等六縣食鹽引日自萬曆二十二年起至四十年止共積有未繳老引九萬七千二百七十二引不行運銷由此皇明經世編

鹽法議二

此一係論正行見引之法

今聞兩淮之疏引也新舊兼行裁省套搭之半漸銷舊引之積其于正行見引附疏積引之意不謀而合顧其間更有須商確者在焉何也今淮上所謂新舊兼行者舊引斷自三十二年是矣乃新引則斷自三

皇明經世編

南淮鹽法編

正行見引

三 平露堂

十六年是皆國戶所收之引而非邊商見到之引也蓋自四十三年以前邊中倉勘多以賤值投之國戶與邊商無涉矣故今欲摩自四十五年復 祖制行正鹽必以行見引爲主而行見引必以四十四年所到邊鈔爲正今冬到淮卽據實價免其守候早得回邊所慮者惟是倉勘不便填賣則有預關引日之一策焉此策一行能使倉勘到淮卽爲新引不苦邊商守候不令國戶賤收而貴賣一舉而邊商內商兩獲其利誠鹽法之一肯綮也查得萬曆十九年南京戶部尚書張西銘條陳預關引目以免邊商守候之弊本部覆行巡鹽御史周孔教等酌議以爲甚便覆奉欽依已經行各運提司呈明按鹽衙門每歲差官徑赴南京戶部預先關刷一年引目發司收貯候九邊商人上納鹽糧已完投到勘合卽便給發見在引目聽其下場支搥免其守候此法可謂至善然竟不能行者何也彼時但欲速邊商中引之利而未復見年行引之法引既不行于見年則雖預先關到引目內商竟不承買夫亦何益之有故預關引目必力行見

引而後承買自速欲行見引必預引引日而後支型  
不羈此實相須以爲用耳每年兩淮關中邊監七十  
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所謂見引也今欲正行見引  
即從四十五年爲始預于四十四年冬該運司遵奉  
欽依呈明巡鹽御史差官徑往南京關廟丙辰年引  
日到司收貯俟今四十四年邊商納完近年監糧中  
過額引段到助倉照依到司次床該司即將見在引  
目逐填姓名年月照例三等順逆榜派給發邊商賣  
與內商下場支換法今初行或邊商未必即到該司

查明細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引目見引五  
平露堂

查明四十五年應該行引內商的名額徵引價貯庫  
俟邊商隨到隨給不必與內商親手貿易可也其引  
價准照倉助原額大輕之以五錢五分爲率夫以見  
引而更減于倉助之價則利在內商舊倉勘而印同  
見引之速則利在邊商兩商均利而國戶無所操緩  
急之權此所謂正行見引之說也若夫行見引之商  
則又不外乎積引之舊商脫非舊商則見引乃爲起  
掣伸發出而鑽營大利人官反爲累法之虞前監臣  
設爲新單祈免套搭祇因行新單一商而行估單者

一商病瘁既不相關運速自生計較于是終格不  
行亦法未盡善耳運司于部文刊日即查積引舊商  
共有幾何名數俟順積壓年月序次刊爲一冊以已  
納餘銀已買邊引者爲先其納餘銀未買邊引者次  
之冊中商名止許用一的名不許混用即名頂名種  
種詭冒每年淮南仍行八單每單亦仍以八萬五千  
引爲率但內以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數行見年正  
引以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數行歷年積引其積引  
又做小監兼引之法則一引而行二引倍爲三萬七  
七百四十四引每年編單悉照刊冊先後順序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引目見引五  
平露堂

定即以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舊引之商爲六萬六  
千一百二十八見引之商此一單見引之數八之則  
爲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是淮南一歲正引之額數  
也此一單舊數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八之則爲十  
五萬九百七十六是淮南一歲附單之額數也今之  
則爲六十八萬是淮南一歲八單之額數也往時搭  
單之法如去年行係字七百八十九單爲七百六十  
七單所套七百六十七單又爲七百三十九單所套

凡庫內有消乏半段或姦巧賄脫者。單口各定。難干那補。故每年借庫銀十餘萬。竟難追償。而司庫漸空。今照刊冊。編害人到印。爲食鹽。儻有事故。卽移歷冊。後亦誰肯有規脫。歷年者乎。則正課定足。而庫藏可永無那借矣。此其小者。至于歷來套搭如束濕薪。昔日素封。盡成乏買。若歲行見引。又何搭單套借之足憂乎。惟是餘銀之數。淮南六十八萬引。除十五萬有奇。行舊引外。祇有五十萬引。縮係徵新課。若止照舊七錢。雖加割。尚未足六十萬兩。額解之數。似非入錢不可者。雖徵八錢。視近年淮南所徵餘銀至一二兩二錢五分不足。又加借二錢。徵多諸商自能斷此矣。又近年加帶銀五萬六千兩。邊餉所需。難謀停止。仍淮南每引帶鹽十斤。徵銀五分。淮北帶鹽二十斤。徵銀一錢。俱照舊行。無庸別議。或曰。淮上諄諄以銷是引爲說。而本部獨與邊商無涉者。其詳可得聞歟。曰。往者邊內二商。相爲一體。近者藩籬已拆。分爲兩家。每年邊中倉勘。盡爲閭戶所收。其閭戶卽內商之有力者。其收價僅一錢。有零。甚有往邊賤收。價尤

不過七八分而止。蓋也。餘軍上所得以抵月銀之數。雖賣價極薄。猶愈覆。詎邊商安得不極困歟。故今淮上以三十六年爲新引。實自買自賣。爲一家溫飽計耳。于邊商何涉也。今欲急救邊商。須令邊商實沾引價。欲令實沾。決無越年稍停一年。卽不可待矣。彼四十四以前所中倉勘。能枵腹忍飢待至四十五年而後賣乎。況縣今之法。雖待至五十年。尚有未賣者。故淮上以三十六年爲新引。誠未悉邊商之苦耳。又兩淮謂邊商停引在淮。需次者。尚有十之二三。亦未免爲內商條議所誤。推究至此。見引之行。豈容一日少緩乎哉。

鹽法議三 此一條論鹽稅積引之法

夫見引行矣。祖制鹽法復見于今日。所裨益良至鉅矣。額行一單。見引至一單。積引。況十二單之內。止餘十九萬有奇之數。以疏壅滯。則所謂舊引之積。動以數百萬計者。何以銷之。於是。有麗都御史小鹽之法焉。則舊引可疏。無妨于見引之利。必諸商之所樂從者也。蓋麗都御史因嘉靖末年。加增工本。鹽三十五

萬引以致停積每引五百有餘萬乃權宜酌處為贖  
通之術比照嘉靖初年事例改大包為小鹽每引止  
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納餘銀五錢二分淮北納餘銀  
三錢七分三厘淮南每單八萬五千引加增為十萬  
四千引淮北五萬五千引加增為七萬引每年視常  
額多銷引二十一萬有奇一則寬恤商人一則疏通  
引且此法于銷引得矣然那役舊則稍屬紛更况輕  
減鹽斤則水商不服因而增加鹽價則地方生擾所  
以雖未飲依而竟未之能行蓋法雖善而有未盡善  
者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千

者有是在酌量用之耳夫兩淮歲掣十二單既行九  
十萬引矣內除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不可增減  
一引者謂之正行見引其餘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  
引當以小鹽之法割而分之則倍行引三十八萬九  
千六百四十引矣蓋今見行鹽則每包重五百七十  
斤與水商開價得銀三兩二錢每銀一兩買鹽一百  
七十八斤此用定例也若少一斤必無以服水商之  
心因少斤而欲加毫厘之價于地方決至貽地方之  
害皆不可行者今以大包五百七十斤為準再加鹽

一百四十二斤則為一百七十八斤者四引以得價  
四兩割行二引每引重三百五十六斤各得價二兩  
雖行二引而包索賑濟過哺挑河諸項俱止作一引  
行以省其費費既大省尚亦有利哉即使此二引未  
必有利然免其過引套搭徑許正行見引四張不足  
為倉勸又減其餘銀之數縮一兩四錢五分為八錢  
又減其場鹽之價行運司遵近議查驗場灶十年所  
報未支之鹽嚴督上倉除正支外餘悉官賣與商為  
買補則雖欲賄貴不可得者集此諸減以超掣見引  
所得已為不費而況兩淮鹽法從此行大直道絕無  
留難盡解套縛絕無繁累母論數年之後積壅盡疏  
為利百倍仰今虧而兩利人未有不樂從者故一  
引而行兩引所以為疏也兩引而仍一引之行所以  
為省也雖倍行引三十八萬有奇而終不失十九萬  
四千八百二十引之數所以為固也雖倍行十九萬  
四千餘引總不過多鹽四萬餘引所以為銷引計也  
改引而不改斤所以為水商計也此假改小鹽附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千



稅引以補行見引之法也。該運司既將積引之商照納餘銀買憑引，年月序次刊定成冊矣。至每年預關見引到司，卽照此冊查撥。每舊引一張，許行見引二張，約以三十八萬有奇之舊引，配七十萬五千有奇之見引。舊引在淮南稍未足，在淮北則有餘。該司編搭務極均勻，毋致偏多偏少。每年撥完，卽備將新舊配數先行報部，以便查覈。其積引之見鹽者，亦刊定一冊，查從何年月日壅積未賣，今引見在何人名下，挨次順編，不許錯官紊亂。據此二冊編單買引，其所謂低字幾百幾十幾單，准字幾百幾十幾單，一切易應務從其款可也。或曰：淮南今行新舊兼行之法，已免套搭之苦。雖舊引一半二入抵驗，猶仍實搭而免追，預徵諸商亦既遵行矣。一法立，一弊生，則今新舊兼行之說，毋增蛇足之見乎？曰：不然。新舊兼行，其名雖一，然行之有三種不同。行新引者，一商行舊引者，又一商是前鹽臣之兼行也。新舊合爲一商，南北畝爲二致，是今淮上之兼行也。若臣今所議兼行之法，則異于是。彼前鹽臣之兼行，今淮上已稍更易

之矣。然淮上之兼行，南北異致，殊非畫一。就淮南論，以六十八萬引，割而二之，下行新引，半行舊引，幸免預徵似亦有利矣。然舊引二八套驗，仍費買引之價。新引斷自三十六年，無救邊商之急。且正價八錢餘銀，一兩四錢五分，牽制繁重，本稱簡便，法既變而不暢，商終困而不紓。若臣今所議疏積引，則行積引而已，不復有套搭之費也。行新引，則正價五錢五分，餘銀八錢而已；不復需正引八錢五分。及餘銀一兩四錢五分之多也。況兩舊引行三新引，有餘又不止一新一舊之相兼也。嚴禁場鹽設法減價，又不復三錢一桶之貴也。新引以見到倉勘爲主，又無復姦商操權之害也。此其利害瞭然明白。或又曰：此于銷邊引得矣。惟是引協定價三兩二錢，商人猶謂虧本，今改小塩，實價二兩，諸商必另增一番條議。謂朝廷預借商本四百餘萬，今每引減價至此，豈堪賠累耶？曰：當存積之行，不過六萬餘引，卽合併諸項浮課，每年不過增行一單之數。然當其時，動礙四五單塩，甚至有兩年而後得一京掣者。此何以故？諸姦商築打大

包每引而行八引之塩每一年而暗奪三年之課此其利在商耶在國耶至令國課停廢兩年有半商引率積數有餘萬皆諸商自什之孽而動以預徵尤怨朝廷若謂此爲預徵卽今所徵方在四十二年春季厥近三歲足鹽徵而非預徵甚明也臣查塩法條例止德五年該臣部題准商人領到引目一千引以上者五年一千引以下三年止許限內行用過限者盡數沒官正所以杜將來之姦偽防見引之便害也今諸商壓掣之引有過限十數年者安知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四

下

卷之

四

下

卷之

四

江南老引類數今不甚虧母錢足矣其息則取之見引非全無利也試與今淮上新舊兼行之法相掣而論其售鹽一包得價三兩二錢今卽行得價四兩但以對爲三引多引價及餘銀共一兩三四錢耳除雜費無增外又多賣銀八錢又不令套買邊引今淮上雖行舊引二十四萬然仍用二八抵驗之法則仍套買邊引二十七萬有零今盡歸之別于食塩中派銷矣若大新引起掣之利尤有難于殫述者淮上引價八錢五分視部行五錢五分孰多餘銀一兩四錢五

分視部行八錢孰多塩價每桶三錢視部行新法嚴禁號多况今淮上所行祇爲免諸商套搭而套搭又不能免終構權宜非指法正經也率此而行終無倒斷臣部今既挽塩法而歸之正則套搭不除而自解商利不期而自倍或又曰淮南壅滯用此法疏之是矣若今淮北行塩通利則仍舊買不亦可乎曰爲此說者但知北商之未若而未暇一體于邊商也但知北課之易徵而不知塩法之均敵也當關課橫行淮南如殘故法壞而商亦窮若淮北則未甚燦原雖商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四

下

卷之

四

下

卷之

四

貴相保而正法亦已大壞况淮北之商尤與淮南不同一寓則父子兄弟相守一行塩之地則姻婭親戚相據自十數年來北雖亦有預徵而不同于南之預徵南從稱貸中出而北從信息中出也南則搭單買引而北則不須搭買其引從倉助賤收不同于南見引費價也故爲北商者家日溫而某日同往往主邊賤收倉勘而邊商日益削矣其情買引戶引至一兩外者詳也若果一兩一二錢買引今減至五錢有不爭趨者乎况臣部所奉祖制以行塩者惟有法之

一字而已。行于南，不行于北，尚可謂之法乎？今淮上見北商額課易徵，遂聽其自相幫火，仍習套規，不買邊引，不顧正法，終非可久之道。且北商亦未有以行見引之利，告之者，若使之見引之利，其亟于遵祖制，行正鹽，將若赤子之烹乳哺矣。淮北茂行引四單，每單五萬五千，共引二十二萬內，見引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四道，附行積引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六道，以小鹽之法，制之爲八萬七千六百九十二引，以八萬有奇之積，引行十七萬有奇之見引，是以一舊引皇明經世編

而行二超掣之新引，視淮南更爲有餘者，利莫厚焉。北商何苦而不樂從乎？且查每年加罰之利，常重于淮北，而稍寬于淮南，蓋鹽臣苦正課不足，不得不擇其偏肥者補之，然終無以服其心。曰：代邊商受罰也。謂二十箇月前引尚在邊商之手，不得爲大違限，何以甘罰二錢？是引引違限，人人受罰也。夫不服其心而強罰之，亦非正法。課果不足，不若照淮南例除舊額外，每引明加一錢，淮南以十而加八，淮北以五而加六，免其套搭預徵之害，彼亦何苦而不樂從乎？卽

六十萬之額，再有未足，加以割沒，及江南六縣餘銀，庶亦不遠矣。

#### 鹽法議四

（一）條減平場鹽之價

每茂行正附引百餘萬，誠爲三商均利之法。所慮者惟場鹽踊貴，有當亟爲議處者。蓋十年前，甚苦鹽賤而病灶，近十年以來，又苦鹽貴而病商。往一桶重一百五十斤者，爲價僅七八分，近漸增至三錢，每一引須火鹽五桶，則去價一兩五錢，又去正餘價并包索販濟挑河諸項雜費，難以毛舉及賣與水商，僅得皇明經世編

價三兩二錢，必至虧本。如是而多責之行，正附鹽引難矣。近聞兩淮病商脂之竭，憤倉鹽之空，極力清覈，改減價值，誠爲疏通根本，然而姦灶未必樂從也。臣廣詢博採，蓋有五事之當議焉：一曰覈倉鹽。兩淮歲額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除開豁逃卡及改徵折色外，實徵本色正倉鹽三十三萬三千二百餘引耳。視之歲額，僅僅強半，以若干紳蕩辦若干引，鹽以待商支，奚啻足矣。乃單鹽停滯十餘年未制，各場額鹽亦停下十餘年未支，及至關支，輒稱無鹽，每千引

或給四五百引或以不堪物貨抵償商恐違限不得  
不貴買以足徇派之數有唾手以任總灶負騙耳竊  
謂三十場額課年年報完報則有鹽支則無鹽不知  
此十餘年額課之積畢竟頓于何地乎蓋場官也總  
催也竈戶也吏胥也盡以場鹽鬻之私販無一登于  
廩者而分司官又與若輩巧為欺蔽雖有查盤祇循  
故事今所望于鹽臣嚴督三分司官查覈倉鹽按其  
十餘年來所報完數從何年起至何年止未經商支  
已入倉者幾何未上倉幾何務要清核明白一一設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 平場鹽價 主 于雲龍 堂

法追究盡入倉販以俟徇派之商隨到隨支其所徵  
入之課或至克棟即為平價賣作商人火鹽既省上  
倉耗費又免久堆消折而價以二錢一引為率時司  
以給輪年支商如是則價無騰踊而灶無積騙此誠  
甌商安務也蓋此鹽雖曰灶運實姦總乾沒為多一  
週查盤則借廩那支遇商支放則重復徵收資灶受  
無窮之害支商受無益之苦彼分司官苟非素已奉  
公寬嚴劑量亦難以一旦取盈矣是在巡方者一查  
行之嚴其殿最庶幾倉蠹以實倉鹽誠平價第一義

也其二曰禁越場以三十場所煎辦之鹽供各商關  
支買補克然有餘特至罰費三四倍于數日惟是  
祖制三等榜派支買各有定場于此場支正鹽即于  
此場買火鹽乃近年以來羣三十場支鹽之商而併  
聚于富安安豐梁垛何垛東臺五場場鹽雖欲不貴  
其可得乎彼二十五場者豈不以鹽為業而正鹽則  
僅支折價火鹽則委棄莫收如去歲通州分司所申  
廟灣一場東南北三倉所積鹽至七百餘堆已榜派  
者不肯赴支未榜派者營求不派欲不賣之私販其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 平場鹽價 天 于露堂

可得乎以彼五場鹽價之騰踊至此二十五場私販  
之橫溢私販盜則正鹽不得不壅此徵錢朋彼不得  
不徵費乃問其所以舍此而趨彼者何故則曰道里  
便也夫鹽聽于法豈徇商情之便利而棄此二十五  
場之斤兩盡聽私鬻耶曰運河深也夫掣鑿有挑河  
之價徵時在司未宜時於時濬況三十六年疏濬之  
後迭段議工逐工議人定人分地每歲委查照各挑  
濬者為定例臣部覆奉欽依商灶承領何不查何疏  
通致為支運梗耶曰人情習熟也謂宜斷以榜派場

分爲據派在界場者正鹽火塩俱不許越場支買越  
必法若樹派之時必須照前院事規不許預先買求  
及派後告改每月支放完日呈院查考違者必重法  
誠使樹派官及三分司官精明振作飭法抑情于此  
易易日惟是地有遠近則利有重輕前院議將三十  
場分別遠近近者照舊數支買塩斤次遠者每兩量  
加商塩十五斤遠者不足以病商而反足以增利誠  
使而可行者夫使諸商散買丁三十場而不羣聚于  
富安五場何踊貴之足慮哉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三  
自明經世編

之每管僅隔二三里計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守  
遊奕而半居守以其遊奕之半夾衛商舟以行而以  
其居守之半時張應援之勢如有失事營哨必懲并  
嚴督地方捕官賊在必獲則地方永靖資本無虞二  
十場不必驅之而自赴五場塩價不必抑之而自輕  
誠平價第一義也其四曰窮弊源夫三十場草蕩之  
地自淮南起呂四距廟灣凡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  
十一里淮北起莞漬距徐濟浦凡五場綿亘四百有  
五里每年煎辦塩斤不知幾何而所供正課止三十  
七萬三千二百餘引耳尚通欠不與商支則餘塩盡  
歸何處以朝廷煮海之利而悉付姦人囊中裝可恨  
也萬曆二年臣邵覆御史王琢玉題謂禁捕私販同  
當嚴于經過關津尤當窮于產塩處所凡私販塩斤  
決無越三十場外自爲燒煮者總是各場灶丁苦正  
塩之不買火塩明通私販違禁盜賣該場官攬與分  
司官知情放縱踵得爲常此禁不嚴雖經兩地方百  
方巡緝終難斷絕蓋不正其本源而徒防其末流耳  
塩引式中明載捉獲私塩仍須追究是何場分所賣

撞貨依律擬絞。因制森然，寬格不行何也。合行巡鹽御史通行兩淮管鹽官員，務要常加審誅。但有凡戶私賣鹽斤，查照引式及節年通行事例，嚴行處斷。如行鹽地方獲有盜犯，務要根究來歷，原係某場某灶轉賣的，係何官攬通同容隱，審究明白，一體重治。則盜不洩于私販，自不得不售于正商，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五曰禁里蕩。視制草蕩每場若干頃，皆禁之以長草煎鹽，而近乃漸墾之，以開田積穀，穀之利豈不倍徙于草，顧有所甚惡焉者，善乎前鹽臣之言曰：皇明經世編

兩淮管

卷五

平糶堂

蕩即產金，金不能燒灰淋滴，和即充帑，帑不能煎滴成鹽。語云利不百，不變法，乃今貪富豪三釐之租，賣祖宗百年之蕩，皆運司及三分司官圖升租之利，給帖爭先，微銀恐後，場官分管批文起解，在三分司各有上處，莊田在運司則有三十處，莊田此兩淮運司所以督督視焉。懼府不肖者口爲奇貨，自前鹽臣上疏清理，臣部覆奉欽依，所委副使張鳴鶴等三臣查上，覈見三十場地方舊額草蕩若干，現今開墾成田若干，升科徵租，自何年爲始，和納何處，運司查

明另項收貯解部濟邊，毋得朦朧隱匿，以滋姦弊。仍造青冊送部查考。迄今十餘年矣，竟無一字報部。據彼疏中廟灣一場已開至九萬九千二百餘畝，又三十六年查出草堰一場，東西南北四圍并四十總開墾逃亡草蕩十萬畝有奇，則三十場可知矣。今又越十年，則所墾又不知幾何矣。開墾日多，草蕩日促，草無從出，鹽將何辦。彼豪姓方畢力于農畝，鹽雖欲不踊貴得乎。是在鹽臣嚴覈請禁底草，日養而鹽場辦誠平價第一義也。合此五者以平價，價萬萬無不平者，其子行正附引百餘萬，何鹽貴之足憂乎。

皇明經世編

兩淮管

卷五

平糶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五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蔡 權本直參閱

兩淮鹽政編

議

袁世振

鹽法議五

此一條論行鹽次第又釐弊要案

問欲行今法次第當何如曰惟判定積引名冊爲第一義其次則判定邊引名冊其次則節清商賄以速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製擊其次則嚴禁月利以速運賣其次則查刷所書之弊以公派口岸文冊而行蓋之事畢矣乃預關南京引目預行南京戶部改鑄引板尤爲急務此行法之次第也蓋預關引目非但爲邊商邊商携倉鈔利淮倘卽有引目填給分賣固善恐一時引口未卽開到則運司先將庫銀給發邊商早得回邊速辦下次蓋糧斷不可以引目未到使之需次窮旅致悞國課然則倉鈔可以速售固不俟預關引目之至矣而預關引目則全爲內商行本年之正鹽而設蓋內商欲

行本年之正鹽而不得本年之正引則何所據以行蓋如明年行四十五年見鹽則須得四十四年見引今審各邊商所中未賣引見在手中未卸與同戶者大約止有四十餘萬則又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倉鈔耳安所得四十四年鈔勘以爲關引之地耶所以謂之預關者其肯察全在于此該運司奉欽依到日且據各邊商手中倉鈔未投賣與同戶者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四十餘萬引先將庫銀每引五錢五分給與邊商回邊以五錢辦正課以五分爲腳費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雖絕無利息此時且急于解懸俟行五六年後內商獲利然後漸加引價加至六錢五分如曩日所定倉鈔價數卽止再不必加以重內商之困且令書商錯占國戶垂涎以奪邊商之利也引價既給仍先于該庫備價起紙速往南京關到丙辰年一年引目到司照新刊積引名冊派與內商下場支糧仍卽追引價及紙價補還該庫其引背務將借用某年倉鈔填註明白倘各邊商見鈔足用則已如不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則將同戶之引照刊冊序次撥賣

以足額數此明年一年法令初行姑且齊其不齊以至千齊不得不爾若四十六年行引則預令各邊商皆中四十五年倉鈔務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之數該司預關引目預徵引價皆斷自本年爲始不得有一引之參差乃爲復祖制行鹽本意耳其四十四年已前未中鹽糧各餉司及運司俱清查明白挨年順序刊一通欠名冊俟五六年邊價漸加仍照各邊所欠分數如民賦帶徵二分至積引疏通之後即將此引序行以補淮上停壓兩年有半之課此一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行鹽卷第三

平露堂

舉而兩得之者若南京戶部引格模糊從來已久年號漫難檢覈追覈徒爲故事人皆謂每年改刻木板爲便不知祖制原係銅版未取易而爲木但如各衙門印引改鑄之例今請旨明白卽行南京將各運司銅鑄引版年久模糊不明盡行改鑄以新耳曰自明年爲始所行者係今年之引另刻一木戳橫列萬曆丙辰年兩淮運司監引十一大字打于引頭其引紙比舊稍長半寸以便裁印戳完足數卽毀之每年如此改刻但改木戳而不改銅版引上仍用部堂

及部司二印顯明辨後面多留餘紙令各衙門逐節填註某字號勘合邊商某人中到某年某項鹽引某官榜派某字號榜簿內商某人承買某年月日下場支鹽某年月日到橋上堆某官驗放某月日過關抵所某官掣攀水商某人成交解網某官督綱某月日江浦京掣某官查驗某月日領水程至某省某口岸發賣某月日到某府州縣投驗某月日某府州縣追繳訖俱要逐行指頂大字開寫明白此則一封之中次第了然一引之中月日畢載老引弊引何從攬捕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行鹽卷第四

平露堂

雖稍費紙筆其實大省侵蝕所關疏理甚非渺小若往日舊引字樣糊塗不可識認紙復澆薄印且無文以致投驗之時毋論場官巡檢莫能別其真贋故引版新式不可不更紙張堅厚不可惜費此皆預關引日中頭緒也何謂刊定積引名冊爲第一義蓋既令以一舊引行二新引倘各商所積舊引不先嚴覈則積弊滋蔓清絕無期夫舊引之不可致詰久矣其根實始于單法夫所謂儀字七百幾十幾單准字三百幾十幾單者雖有巧歷無得而稽焉往行套搭則不



得不用單法前單套後單後單搭前單單口各定明  
酌消者難于撥補於是受借庫之實事緒繁多則影  
冒者巧於負贖於是虛老引之姦皆壘頭微則取償  
者較邀月利於是慢行鹽之令弊端無盡皆自單法  
貽之今既行新引則套搭可以不用矣套搭不用則  
單法可以盡絕矣惟淮南每單以八萬五千爲數淮  
北每單以五萬五千爲數仍舊不改若某單套某單  
某單搭某單一切刻去另列新冊查兩淮商人所積  
舊引審其已納餘銀已完引價者列于冊前止納餘  
銀未買邊引者次之逐張清查果無別弊然後挨年  
順序大字寬行明白開列只許用一的名趙甲錢乙  
不許用卽名詭名冒名頂名之類卽引已質當只用  
原名以便臨期會點派算庶無詭弊一商不得越次  
一引不得紊序淮南自爲一冊淮北自爲一冊千引  
冊時卽審各商有無消乏如果係消乏方不能買新  
引完新課則壓于冊後俟積引疏通盡完亦許序掣  
不令付流水也此冊既定每年運司預關引日到可  
據冊編會自無撓越從來額數每年中引七十萬五

十一百八十引淮南常行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  
淮北常行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引近例行九十  
萬分爲十二單今仍據此分單淮南八單每年共該  
行引六十八萬以新引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兌  
照舊引十五萬九百七十六引共足六十八萬之數  
分而爲八每單該舊引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引新  
引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引共八萬五千引爲一單  
數其舊引以改行小鹽之法割之則以一萬八千八  
百七十二引加倍會點應照刊冊次序每單實點舊  
引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而派新引六萬六千一百  
二十八與之搭配兼行單單皆然此淮南之定數也  
淮北四單每年共該行引二十二萬以新引十七萬  
六千一百五十六引兌照舊引四萬三千八百四十  
四引共足二十二萬之數分而爲四每單該舊引一  
萬九百六十一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共五萬五千  
引爲一單數其舊引以改行小鹽之法割之則以一  
萬九百六十一加倍會點應照刊冊次序實點舊引  
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二而派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

與之搭配兼行。單單皆然。此准北之定數也。此冊一定則姦詭易清。凡押單加額之弊。賄消借庫之弊。賄買邊引之弊。一切剗絕。此冊定積引名冊。爲宜首加之意者也。至刊定邊引名冊。尤有不可緩者。蓋今日兩淮邊引。有已投賣與閭戶者。有尚在邊商手中者。自邊商不分近日兩淮所行新引。皆閭戶之引。以一錢七八分收之。賣銀八錢五分。邊商已爲側目。乃中出新引。見求以一錢七八分售買。而又不可得。各邊倉盈糧日廣。日微獨二商受害。卽九邊亦受閭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十路堂

之害矣。其實爲閭戶者。無其大罪也。諸所收買邊引。可遂追沒乎。該運司亦盡查出。按年順序。另刊一冊。凡內商之行。舊引也有。納過條銀已買邊引者。卽自行引掣。盈其有納條銀而未買邊引者。與大淮揚二府食鹽買引。則按年順序。買此引支。盈掣運。此引之價。一槩以四錢爲則。盈閭戶之獲利厚矣。雖守支不爲不久。但令子錢倍蓰而足矣。不得與見在邊商手中者。正價五錢外加五分脚費。同例。邊商雖外加五分。豈足償使費乎。此冊一定。庶乎邊商賣新引。閭戶

賣舊引。各自分途。瞭然易見。其邊商新引。年行一年。不必復入此冊。以增纏繞。是刊定邊引名冊。亦行盈之要節也。此後則以速掣爲要。欲速掣。非清商賄不可者。姦商固則全在阻掣。自分引而後。節節有賄。節節有弊。卽一榜派也。視場分之遠近。肥瘠。爲各商之行求去。取今榜派。既有專官。卽姦書不得恣派。派畢。赴場三分。司及各場官。嚴緊督催。臨凡不得拖騙。正盈商人。不得多築大包。速運出。場早抵橋壩。既到橋壩。矣。不許賄橋壩吏。書以單次。未滿爲延。既呈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十路堂

矣。不許賄運司史。書將底馬。故捱不申。既呈底馬。不許將底馬放捱。不捆指。既捆矣。掣既完矣。不許將引口送司逗遛。不領前單。既盡後單。隨下前單。掣完後。單隨掣單。卽便解捆。捆完卽便裝運。倘在京掣稍遲。責在解捆。解捆稍遲。責在掣盈。掣盈稍遲。責在放關。放關稍遲。責在放橋。到橋稍遲。則又責在三分司之與場官。各有職守。互相規責。此在盈法。御史嚴爲懲儆。不少假借。然後能清商賄。以速掣。法行如流。而國課不滯矣。然掣單。所以不速。教令由水內

一商約納月利故運賣此而卑額欠耳益水商自備所開價後已定內商堆鹽矣然尚未掣解捆也使內商能速掣交與豈不兩便乃水商窺探行鹽地方鹽販不欲運去恐賈值一晴鮮增直通內商使緩待江廣等處地方鹽價踊貴然後運去且計以月納利息內商豈不樂從故堆鹽少有者無復運足之期未過橋壩者無復急運之念直至水商信到而後急急運所聽掣解捆使人入前此能以此急急解捆之心早交水商則卑額何至壅滯乎故痛懲月利則前此而掣掣自速後此而運賣不遲爲行鹽之一嘆繫也至于口岸文冊司解之官從來漫不加意近查各運司行鹽數目有絕大者縣止行三四百引者有彈丸小縣反行三四千引者本部方據銷數以定考成不倫如此奈罰何施如兩淮運司口岸則大抵解捆官聽憑鹽所積滑書手通同水商任意擇地其鹽可多行之處或以官護私鹽而不肯往於是求少派以自使其鹽不可多行之處或以上俗淳樸而爭爲趨於是任多派以病民且夫戶口之登耗商情之趨避惟

本地方官知之後解捆官即未必皆不肯安能盡知遠方事莫若以口岸之多寡付之彼中之鹽道鹽道取原定之成額查其該屬某處計大幅員而鹽引反少某處壤地偏小而鹽引反多行該府州縣務要劑量地宜寡多益寡責取各商認狀存縣具結申道道申鹽院院行兩淮鹽運發解捆官按此編次口岸文冊行各省直則據其所認之數即可責其所銷之數此後水程違限銷引踰期該道按季提取吏書嚴比摘其通額之甚者解院赴比然後以考成之法隨其後則各該有司不得以偏多偏寡歸咎分派察罰公平而銷數自無不速矣雖然肅法清賄諸商之隱疾雖消而加罰割沒蠲政之駢枝宜省蓋此二者原非有意屬商不過因正課稍滿借此裨助耳今諸商懣懣儲額課已足則科算違限情亦可矜毋引加罰二錢務當其罪勿槩科罰可也割沒常取盈十萬餘兩商人預度不免益恣夾帶與其厚割沒以益私鹽孰若取正單以通額課則如十五年明旨依擬輕減可也如是則商病全甦官課恒足矣

鹽法議六

此一條論承酌邊內諸商修護務

且夫法制既嚴則議論業生議論業生而法制因之愈嚴矣今自准鹽壅阻在上則欲增在下則欲減在內商則欲行舊引在邊商則欲行新引在國戶則欲假邊商新引之名而操內商舊引之利試列陳其幾歲何謂在上則欲增也御史楊選之言曰兩淮商人正引歲七十萬兼之收買餘鹽每歲一百四十萬小引耳然龜蕩物力歲可辦鹽三百萬引自商人收買之外未聞有停蓄坐待消化者也即每歲擒獲私

皇明經世編

內商鹽民編

卷之二

承酌邊內

帶尚猶不下八單然則兩淮單引非必不可增明矣故近議欲解套搭有爲加斤之說者欲于每引五百七十斤外再加帶鹽一百五十斤賣銀八錢有奇以完額課免套搭此亦酌量出產之多與行鹽之廣而爲此論顧審以今日之勢又有不得不爲之劑量于其間者所謂在上則欲增如此何謂在下則欲減也在歲歲商夾帶盛行單掣稀少故套搭雖苦猶可坐邀月利今淮南行八單則掣摯稍密益以來帶行之江楚則鹽稍多而價稍賤矣於是率而倡爲減單減斤之說爲減單之說者曰八單徵解從來舊現但失去南贛等府仍行八單故鹽賤不售今宜改每歲止掣六單又每鹽一斤宜令江廣定價一分庶乎易行即少掣鹽一十七萬引似于課額不敷但每引餘銀七錢之外再加徵二錢三分則以六單之名而得八單之課不憂缺額矣顧行引無邊國之分二商鮮利賴之實減掣雖便實賣何堪未見其可也爲減斤之說者曰法行八單單數不可減也其惟減斤乎每歲淮南務行舊引二單新引六單須足八單之數舊二單

皇明經世編

內商鹽政編

卷之二

承酌邊內

共十七萬引照舊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惟新六  
單五十一萬引每引減作四百斤加帶十斤每引減  
去鹽一百六十斤其餘銀則仍舊七錢共該三十五  
萬七千兩加淮北十二萬兩食鹽餘銀二萬兩新舊  
八單割及約十萬兩共得銀六十一萬七千兩而額  
課俗如矣其所費本每引餘銀并加帶共七錢五分  
又買新引三錢五分并買鹽包索割沒諸項約銀九  
錢五分共成本二兩零五分捆鹽四百一十斤過所  
賣與水商每兩以一百七十八斤算凡得價二兩三  
錢除本外每引獲息二錢五分自謂率此而行則八  
單無壘二商均利矣然鹽以法稱謂執于正路不以  
權宜察祖制擇以平衡不以方便啓私竇每年邊  
中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引隨到隨賣隨運  
隨製所謂祖制也惟法雖壞倘一稟成憲消息而  
行決不大較至此數十年來尼套單也預徵也虛搭  
實搭也新舊兼行也皆所謂權宜苟且之法法愈變  
而弊愈滋皆由去祖制遠耳今減斤之說倘亦所  
謂苟且之法非耶其意之所主祇圖鹽少則便于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刑部司馬

平露堂

帶而已若夫割裂憲章使良法日壞損削邊價使鹽  
糧日誦慘言割沒使私築有藉減鹽踊值使民食滋  
艱皆所不服願矣又有欲減作四百五十斤者其說  
每兩儀真定價一百四十斤合成舊規每引鹽賣銀  
三兩二錢二分之數每小包鹽解成六斤六兩合成  
今每引鹽解七十包之數江廣定價每包鹽六分六  
釐合爲一分一斤鹽之數不必加增餘銀不必六單  
行鹽而國課可辦套搭可免矣此說削鹽大輕增值  
太重于國法人情通屬未便與前減單減斤之說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刑部司馬

平露堂

雖不同機智則一然審今日之勢亦有不察不察其  
情而采用之者所謂在下則欲減如此何謂在內商  
則欲行舊引也其言曰朝廷預借商銀四百餘萬  
今不言借而言徵惟徵之一字可以行法故執敲朴  
以鞭笞之預徵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後慘  
刑血比總爲歲解歲解不足勢必責逃亡于見在橫  
徵不已將復驅見在爲逃亡其所以免脫未能者惟  
陳陳舊引爲祖父積累之報倘得蚤爲銷解掉臂而  
去如遠坑奔耳其專欲舊引之亟行者勢也但欲行

|   |   |
|---|---|
| 2 | 1 |
|---|---|

100

集 29-366

利則于邊引五錢五分之外漸加至六錢五分使其稍沾利息然後如民賦照各鎮所欠分數每年帶徵二分俟內商債引疏盡即將此引接續行掣徵解餘銀以備兩淮停壓兩年有半之數其每年正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務于行引前一年責令各邊商全完不得少一引也如是則正徵帶徵頓漸有緒商既不苦國課亦完若如近年國戶專利之弊賤收邊引而邊商困厚索內價而內商困又動假邊商名目陳告疏通卽司離之宜亦爲其所困而不知孰爲邊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十一

七

于露堂

減而不敢遞減以爲地方病也是善得減之意也內商欲行舊引矣今淮南雖行舊引三十四萬而不免于套搭臣今令兩淮行舊引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套搭盡除又令超掣新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而獲息過倍是通內商之情也邊商欲買新引矣今淮南雖行新引三十四萬然皆國戶之引非邊商之引臣今以在邊商手中者爲新引從今以後著爲令甲凡內商明年行掣必買各邊鎮今年新中倉勘則邊引速售邊糧不虧是通邊商之情也至于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二十一

七

于露堂

以就權宜故久之無有不弊耳臣今之法正行見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祖制也附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奏成九十萬爲十二單此定例也至如益斤之稍有增減聚論不同不妨畧爲推嚴務求平準雖因時損益而本法率不可易蓋歲行十二單九十萬引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今爲疏其積滯而加益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此不過如曩者標鹽數耳倘司鹽者力搜夾帶嚴禁私販豈此四萬餘引遂爲漲溢乎地方乎胡爲行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糶

引五百七十斤計之共減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所行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制而二之而每引加益一百四十二斤以五百七十斤計之該加引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零六十斤今以所減銷其所加則與每年單鹽斤數相符差多引十計耳雖謂之無加可也如欲再減則每引價銀再減二錢亦可每包止賣二兩八錢其益又減三十六斤每包止重四百九十八斤則視每年單鹽斤數又減二千五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斤又減引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引零三百八十斤雖謂之大減可也又據鹽法道臣疏引議中謂九十萬引外有江南上元江寧等六縣每歲額行食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例不解京則是兩淮九十萬額鹽外每歲又多行此四萬餘引之益矣臣查三十六年兩淮鹽法事宜中刑定江南六縣食鹽引目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之內臣已于食鹽議中改正入于正額餘鹽亦奏正數解京則兩淮諸商不獨歲增餘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兩有



零。抑且每年單數又減。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矣。雖謂之減。而又減。可也。減至于此。亦云極矣。雖餘塩之銀。淮南八錢。淮北六錢。正引之價。槩定五錢五分。如前所議。不因減塩而少。但彼減單者。欲減至十七萬引。減斤者。欲減至十四萬二千一百五十餘引。然後滿其所願。恐江楚地方塩少。驟貴而姦商坐邀月利。則于解政因而大損。未必不自此減塩基之。泥彼期減十四萬有奇。而臣三減至十三萬有奇。備就人情。揆度事勢。蓋萬萬無不可行矣。姑俟積引盡疏。其塩與價復仍舊。買不可易也。或又謂彼減斤之說。其舊引止願行二單而足。二單不過十七萬引。卽尚除淮北在外。亦何必行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後爲疏滯之法也。耶。如此。則舊引合淮南北。但行本數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足矣。不必割爲二分。其塩亦只照舊包五百七十斤可矣。其每引加塩一百四十二斤。亦不必用。如此。則又減塩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四引有零。豈不于商情甚便乎。曰不然。祖制之廢久矣。必積引早疏。而後憲章全復。上下均利。

如故今小塩之法。每年行積引。幾四十萬。歷十年之間。舊者盡通。新者不滯。二商咸賴。國計漸充。倘如衆臣前議。則價買仍舊。邀利既厚。况及早疏通。十年之後。每歲止行超掣。正引而無滯壓。積引不但永爲國利。亦永爲諸商之利也。又况此法以舊爲主。舊引多行。則沽新引之利者。速而昔。舊引少行。則前者有早收之息。後者懷濡滯之嗟。此尤不可不爲之慮者。此審訂塩斤之說也。或謂塩價既減四錢。而餘銀仍舊。八錢。母乃非平乎。曰。近審商人之情。但得減塩。不辭減價。如減斤之說。費本二兩零五分。卽減賣至二兩三錢。謂可獲息二錢五分。今但令以五錢五分買新引。比三錢五分多二錢。以八錢納餘銀。比七錢五分多五分。共多費本二錢五分。而塩價賣二兩八錢。則比二兩三錢。更多五錢矣。此外加帶五分。每年須酌量割沒多少。并餘銀八錢。倘足六十五萬六千之數。則加帶卽在八錢之內。可也。倘不足。卽再加銀五分。而十斤之塩。亦不必加矣。彼謂賣價二兩三錢。可以

幾息二錢五分今賣二兩八錢仰又多去五分尚可  
移息四錢五分此皆曲體商情非以已意增減之者  
也又淮南之商謂南北一體何餘蓋價銀在南七錢  
有北五錢今賣與水商南則折本甚多而北則獲利  
數倍謂宜一例上納餘銀不知此項分別南北起自  
何時大抵正餘之價隨時加減原無定額如淮南餘  
蓋之價近加徵至一兩四錢五分苦極矣此亦豈祇  
在典制者乎

鹽法議七

此一條論運司各官宜擇人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十一 官 平 露 臺

今鹽法所由廢壞若窮源論之皆行鹽法之官也倘  
行鹽法之官本清心以行儉政彼商灶安有不奉法  
者故國家所取于鹽課者有限而鹽官所取于商賄  
者甚苛白榜派下場築包搭單掣掣解網傾資借庫  
以至京聖處處無非買囑事事皆須侈費所費愈侈  
則取償愈巧商弊愈滋宦索愈肥而鹽政愈壞可爲  
痛哭者此也謹以運司用人急務宜更始風勵之說  
詳與上商者商焉今大勘課居國計之半與民賦並  
重司民賦者還擇行取一無所礙獨奈何司鹽課者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十一 官 平 露 臺

一筭惟務便屬污曹春間計史六運司之長察處與  
掛議者六人同副而下又無論矣此果苛求之耶若  
以賦汙法論處猶輕耳是何長民者之多賢而司權  
者之盡不肖耶朝廷之事體教刑名錢穀甲兵事體  
雖別責任則同唐宋名臣如程昇裴休呂夷簡范仲  
淹輩無不起家轉運表著勲庸迺今時士夫一當錢  
穀之司歟然若有所免而待之者亦曰某爲善士勿  
以是累之大錢穀果能累人哉方今邊儲匱竭閭井  
樛虞財爲邦本立政在人正當選用英傑責成綜理  
使官有遷轉之慕人懷向進之思庶國收拾猶虞其  
晚況今各運司所領財賦惟兩淮甲于天下鹽課七  
十萬鹽糧亦七十萬共一百四十萬爲九邊額餉而  
歲修漕河益河賑濟等銀二十萬貿易場鹽四十萬  
是皆經由運司各官之手此其平準盈縮關係宗社  
安危奈何以汚濁視也查近年諸運司遷除運使有  
不以滋議知府及豪華任子爲之者幾人耶查同副  
分判有不以物望輕微者遷之及善營貲郎請之者  
幾人耶年來運使至分司多官除添註遷請外有能

皇明經世編

南淮監政編

卷之二

平露堂

以善狀聞。以資叙擢者。又幾人耶。是當遷補之始。已預恨其前進之途。人不爲名。則爲利。阿堵在前。勞處在後。如是而責之。自拔難矣。今以兩淮運司言之。母論僚屬場官六十餘員。其瞻攸係。卽本司史書皂快諸役數十百人。淮南北豪商姦杜。積牙狡僮數千百人。偵察如游。千頭萬緒。莫可究詰。此非有剛介之操。練達之士。豈能于紛紜狡窟之中。而卓然料理之。當哉。往御史戴金請勒行吏部。今後兩淮運司員缺。或于各學知府。先舉掇用。或于各部郎中。越級超遷。則朝廷待之者。既踰常格。而彼受之者。益屬初心。僚佐有所視效。豪猾無所售姦。裕商足國。端不外此。卽近時條畫。亦屢有簡才。望隆體貌。優遷擢。諸議歷歷在案。臣以爲此官于係甚重。當兩淮運使員缺之時。除者深念朝廷二百萬錢糧。經由此地。稍破常格。加意簡用。宜如戴金越級超遷之議。蓋運使官階三品。本爲崇秩。但人情厭薄。匪朝伊夕。倘仍舊階。雖稱優以體貌。終不能行。莫若于陞轉之時。越級選授。如郎中有志副俸者。卽超陞參政兼運使銜。以勸勵之。其

皇明經世編

南淮監政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在外轉。卽簡憲副有聲望者。改陞參政兼運使銜。另加專勅一道。俾聲風靈。疏理盜法。庶官階既異。耳目一新。體貌全照。三品陞遷。或晉京卿。或操藩臬之長。亦有成績。查照三品陞遷。或晉京卿。或操藩臬之長。亦有往例。可更僕數者。倘不其然。而府縣得以憑陵。司道忌爲踰獵。事有掣肘之虞。官無超擢之望。自非患失。乾沒有不掉臂以去者。辭矣。此運使之當議者一也。以本司同副判官言之。朝廷建官設參。置伍。矧列繁署。詎有冗員。該司之事。夥矣。其大者無如掣捆徵解。掣多。多在秋冬。難以刻期。取齊。委官多用別府佐。縣正勳。淹數句。離局廢職。且天池一泓之水。應判于艘。已掣之空船。苦于重圍。而不得出。未掣之重船。急于抵岸。而不得入。前官到所。則責後單之越次。而驅之下。後官到所。則憤前單之軋已。而爭之。先彼此競掣。往往成嫌。何若于佐貳之中。簡用一人。專駐解捆廳。以司掣務。不論何單。盡船亦不拘多寡。隻數。但一到所。隨報隨掣。則不惟河道常通。而無壅塞之苦。抑且易于檢察。而卸夾帶之姦。况冠紳無越蓋之恩。

其事泯器凌之氣計莫使焉顧豈可令碌碌者處之耶又微解一節有多索并頭之弊有通同鎖鑰之弊有輕減成色之弊每解正額三十萬兩每錠五十兩零五錢今到太倉率皆輕減剋削其多盡屬浮沉祇盈餘寥寥儲蓄其名實邊土恐入骨髓正消乏借庫尤多受賄從未止微聽其展轉支吾迨至解期迫促仍復借庫今解又借十萬矣借日益增庫日益減不知何所底止此又豈可令碌碌者任之耶該司事務既屬叢選各官佐理宜簡才賢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能奏成效者鮮矣此本司同副各官之當議者二也以三分司運判言之淮南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十餘里淮北五場綿亘四百有五里三十場輿地靡遠幾當三大郡而以三運判總理之其間查理草蕩修束倉廩催徵蓋課則有督儲之責整飭兵備操練壯勇防禦盜則有清軍之責修明保甲減察姦細禁遏私販則有緝捕之責照廠探大修濬鹽河疏通島運則有水利之責督察場官別刷吏弊問理詞訟清查盤緘禁伏暴總摘發隱竄則有明刑之責此

其事體繁重雖領以俊才猶懼不勝乃以貴耶任子及官箴已站者處之欲令不貓鼠尚短蠅狗擅連庸可異乎此三分司運判之當議者三也先年吏部三原王尚書因見各運司政弊叢多題准以二甲進士選副使三甲選判官及雜以考選前列舉人銓補三年查有成積曾經薦舉或節年考語俱優者副使比擬知州推陞各部員外郎判官此照知縣推陞各部主事一時人皆自奮各運司稱為得人今此例之不行久矣雖有欲策勵之人而未蒙異常之擢則亦終歸于不振又都御史歷尚鵬疏請慎選監官一欵憺憺于運使之缺阿當慎重法授其同知運副判官悉于正途內擇其敏達廉正者酌議選除通行申飭久有起遷責成其有不稱者即為官擇人早為更置不得以貴耶任子廂洞其間此兩議者非有更張難為破格且如兵馬司從來不用正途自近日題用遂有以能官選部者即臣部諸案聞額課多者五六萬少不過一二萬猶必擇才而使深虞限陞豈以兩淮運司二百餘萬錢糧出產之地欲令會計盈縮乎事賢

易使下不失商灶之心。上不損邊儲之備。所關至何如其重也。而乃沿習近例。盡授鄙劣。輿言至此。能無悼心伏乞。陛下垂察安危。大機勅行吏部選用運司官員。運使官必如御史戴金。越級超遷之議。運司以甲科廉正有望者選之。運副選用二三甲進士。及考選前列舉人授之。俟有成績。陞擢超等運使。卽內轉。或擢藩臬之長。運同陞司道。善惡運副判陞部屬。如聲實卓異。仍照例行取。以風髦俊。如此庶人心激勸。不自汙瀆。監政中興。捨是別無他策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終

元

辛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蔡 權季直參閱

兩淮鹽政編

議

袁世振

鹽法議入 此一條論私鹽之法

唐至中葉諸鹽場多爲藩鎮所據劉宴料理鹽法祇用兩淮一運司之地其初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私鹽

平露堂

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官開服御軍國饋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說者謂三代之取民也貢賦而已山海之利乃天地所生以利民有四海之大者租賦適天不欲資國用利亦多端胡區區于一鹽立法以專之盡利以取之如宴之爲自非剝削灶戶折閱商賈何以得鹽利如此之多豈天地生物養民之意哉吁此文學上耳漢文學顧罷鹽鐵官無與民爭利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置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夫世儒輒斥弘羊

似此數言千古不易蓋天地之利田疇山澤各居其半元纔謂聖人歛山澤之貨正所以寬田疇之賦若盡弛鹽禁以予民必倍加民賦而後可後世民賦之微已倍于古若復不以鹽法佐之民無賴矣且夫弛鹽禁果爲民利乎立法流布尚處爭馳若無經制豪奪競起賊民搜賈海之利閭井無息肩之期故與其捐之以養禍亂孰若取之以寬民力然古今以來惟妄取鹽利能若彼之多者豈真括克商灶如世儒所云哉夫商灶利害與國家共之者也商灶不足國孰與足欲利國而先害及于商灶拙亦甚矣此後世淺計所不爲而謂宴爲之乎夫宴善操利權者也要不過嚴爲厲禁使私販屏絕故商灶之鹽無不盡疏虞課之入無不盡利真所謂國家大業也如今日兩淮鹽法纔行五分之一而私販實奪其五分之四倘能盡取以佐國計其所得豈獨少于宴哉故今雖設法爲三商疏壅而私禁不嚴壅終不可疏而弊政終難與理耳然則何以嚴之統其要領惟有二端一則申明鹽法以信考成一則申飭嚴禁以重專責而已今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私鹽

平露堂

之談鹽政者就不云禁私販爲首務顧人皆知私販之害官鹽官鹽所以不行而不知行官鹽者之殺私販所以愈熾可凡今天下號稱良有司者皆以盜爲害民故窮法捕緝則有盜不入境者矣又皆以私鹽爲利民故廢法弛禁有私鹽不入其境者誰乎彼非盡沽足愛民之名也國計遠而民情近國其近者則忘其遠者故不暇爲軍民捍衛計長久而但以商民貧富分彼此曰吾不爲商但爲民耳於是官望愈清則東南愈急或不令官鹽入境或不消官引一張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鹽

三 平露堂

故意減值或輒加番楚或參疏將出而託申鹽撫擦到或追繳引引而不顧窮商資本或議包課數十金而虧正課千百或捕緝大夥有証而以詐騙反坐或開廠以停私鹽或虛比以了故事雖近立鹽法考成何曾妨其陞滿而鹽法道臣見其官望之卓然且迎而相許安能出一語詰問耶大抵鹽法二字從來未講一行作吏率皆惘然即其視巡鹽御史若駢拇耳而巡鹽之蒞之也亦多行直措激揚事查盤訪拏鮮究鹽竄復命舉劾不據銷引所從來非一日矣欲

救此弊所賴巡鹽按臣一蒞任時即將鹽法始終申明昭揭通示按屬行鹽地方謂祖宗監于前代設立鹽法非爲商賈益富計也從來立國足食足兵兵出力以衛民民饋食以養兵今日民力竭矣國初猶有屯田可應邊旅自屯田湮沒全賴鹽課與民賦共歲入四百萬盡以餉邊猶不免脫巾之患當此時而欲弛鹽禁足重厲民也故鹽法與民賦平分國課則銷鹽引與徵民賦兼重考成今民賦之考成舉矣而鹽法考成尚未盡行自是申明以後各按屬府州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鹽

四 平露堂

有司官務要一體商民冊分秦越凡已前阻商虧課堅執成心自今更始每路前轍查得條例一款久經准行事例各省府州縣掌印官派賣引鹽如一萬引繳到不及六千六百六十引一千引不及六百六十引三百引不及二百引徑自提問一萬引繳到不及三千三百三十引一千不及三百三十引三百引不及一百引參問降調一引不繳即係縱容私販阻滯官鹽坐以罷軟罷黜如果引日虛銷以賢能論巡鹽御史查該旌擢參問者具奏施行又一款各省地方

郡縣遑遑獨以鹽法道一人兼督勢難必行。查得各府皆有守巡各道分駐一方。就令將部內州縣各從近地方管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毋季開商人運到鹽引若干。如商人不到。有何緣由。明開以便查議。每季終將原簿并截角文引齎送各該道驗其引目。分別功罪。其完及幾分。遵照先題事理。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于十二月終。聽巡鹽御史將原簿查取。參酌具題勸懲。若守巡坐視遷延。漫無甄別者。一體參究等因。各鹽法守巡及該坐道如遇各商投到水程驗明之日。即照口岸文冊速發各府各州縣掌印官。即具申徑報巡鹽御史。稱于某年月日蒙某道府派發商鹽若干已到。遵照督賣如此。遞報則商人無所宛轉。而盡賣之弊自絕。日後徵引不及數。各府州縣亦難以商人未到爲詞矣。如該地方有勢家僕隸。順指惡黨。鹽到則恐嚇商人。不令發賣。希圖日久賤收自賣。敢有如此。明係阻撓各官。即時懲究。照依時價督令地方承買。尤見本官不撓權貴力量。巡鹽御史宜行。亟錄俟半年後該道將賣過引鹽查覈完欠。

皇明經世編

商運鹽政編  
卷之二

五 下 啓 堂

分數。春秋二季呈報鹽院。以憑參酌舉劾。該道與有相成之義。未可謂條例中一體參究爲虐文也。其餘各運司照此通行。如此則鹽法大明于天下。人人知與民賦同科。鹽政考成于本部。人人知與通賦同罰。又何患私鹽不緝而官引不銷也。耶夫治法生于治人。地方各官人人知重鹽法。則捕緝私鹽自有自友。譬如捕盜。豈有成法。似乎申飭。蓋禁亦可以無事矣。今欲申嚴私禁。事雖詳備。乃要旨所在。亦惟謹防其源。而重其責于鹽法道臣而已。蓋私鹽亦多端矣。賴要之。不越三種。其一兩淮出者。有夾帶之私鹽。有興販之私鹽。其蔓延于兩淮行鹽地方者。則有浙福川廣之私鹽。是諸私鹽。來非天降。必各有出產從來之處。所謂作姦之源也。治其源則易爲力。截其流則難爲功。如夾帶之私鹽。既已出場矣。則掣犂一開。固其其要者。邇來大塩既絕。雖無一引帶五六千斤。如曩日姦商所爲。然據去歲塩法道書冊中。尚有商人員糧二百一十六引。每引多八十三斤。又三百一十二引。每引多七十五斤。共多塩四萬九千九百二十八

皇明經世編

商運鹽政編  
卷之二

六 下 啓 堂



斤類筭可作正盞八十七引有奇即一引以例于萬引即一商以例千萬商積弊相沿固難頓改委掣之官向多錯謬本其來意祇圖膏潤事權到手輕重任情今欲痛革此弊須簡委添註甲科官專駐解捆廳及河北所矢公掣筆庶幾風靈且令萬商歲省賄掣數萬金安心遵憲毋致犯科誠今日所亟爲振刷者但與其摘發于既掣之後毋若預防杜于未掣之先蓋商人執引下場支盞必驗以場官此爲舊例近各支盞絕不將引目投場司徑與廩夫指引任意築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鹽 七 平露堂

大包場官全不與知即分司官亦不與聞則官可無設矣此後各商支盞先將引目赴場官處投驗場官遵例置立循聚文簿填寫到場日期查明引數登填至出場日亦赴場官登簿印打新戳查明無弊呈報分司庶前途橋壩方作官鹽如有不然至掣所查出弊搢則商人以夾帶坐罪廩夫以窩圍抵法灶戶以私賣懲姦場官以扶同擬罰而該分司官亦逐次紀過重則參論如此則正本清源爲力較易此所謂防夾帶之源者也如興販之私盞在兩淮稽察防禦之

法未嘗不周且審矣淮北則有草灣磨港赤岸清河等八關淮南則有三江大河周橋瓜儀等諸營并白塔宜陵海堰狼山等處巡司而府州縣衛所又各設有捕盞員役宜乎私盞絕跡矣然亡命之夫千百爲群湖海之雄五合六聚殺傷官捕而未有已也總由淮南江河四達淮北平原千里土輿遼曠水陸浩溟向來法制懈弛禦邊無策以故巡兵虛設反爲私盞護送資也宜參酌各場灶易與水陸營兵各衛軍快名數于凡要害地方連營分布互相犄角每營以三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之編次甲乙如乙營獲功則甲營治罪癸營獲功則九營皆罪每營僅隔二三里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半遊奕而半居守則聲勢壯而紀律嚴誰復肯以鎬銖蹈重罪者蓋營計之兩邑相距大都百餘里而水陸要津不過五六處悉兵勇充運卒毋慮人不足也有功必賞有罪必懲毋慮氣不奮也雖然此亦截流法耳若窮源治之凡私販之盞皆自場出彼其買場盞也朝買而夕即可售售必倍則不難增價以餽灶及其賣盞也朝售而夕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鹽 八 平露堂

可買買必倍則不難減價以速化。增價銷灶則姦灶不樂售商而樂售于私以故火鹽之價日騰而商因減價速化則民間不樂食官鹽而樂食私鹽以故水商之利日薄而商益因此私賣之多爲害不小。況復有高固之家預儲以符而接濟以往安得不縱橫水陸私沽遍地也。然私賣必由私煎待其煎而後禁其官即未失查誰志所載都御史藍章奏設團煎之法每一場分幾團一團分幾戶輪流煎辦以納丁鹽此外多煎之數名曰勸灶許賣商人湊餉擊掣但不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九 十 路堂

本場煎辦者即是私鹽就便拿問奈何近年以來姦灶有私立十數灶者七八灶者私煎私販各無忌憚合無今後但有不在團分煎辦私立灶者就便拿問從重照例問遣如此行之私鹽有不屏跡者否矣此所謂防轉販之源者也此兩者皆就出產處嚴杜其源若浙福川廣之私鹽皆如此寒源同善但已蔓延于西淮行鹽地方則又當自從來之處論寒源之法如江西廣益由峽江而下流入新喻新淦清江豐城併侵入一高高安等處凡峽江爲之弊源也福益以

五福杉關南城瀘溪等爲弊源而侵占建昌一府併侵入崇仁東鄉等縣浙鹽以安仁德興浮梁爲弊源而流入鄱陽餘于萬年等縣至于糧船座船及貨船滴水蝦醬等船夾帶私鹽則又由湖口而達吳城柘林謝埠撫城等處此源不杜益何以行湖廣私鹽比江西較少惟川鹽自夷陵以下乃是蜀咽喉原設有牛口南遷南津三關特置巡司把總兵快哨船巡緝又置橫江鐵索以遏其舟所謂扼其吭而塞其源者法亦審矣若句容高淳溧陽溧水諸縣食鹽遇石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九 十 路堂

湖出烏鵲橋越販太安寧池等府以致四府原額日減靈虹姦商告買老引鹽卸賣鳳陽十八州縣而鳳陽一府正鹽俱壅官課難銷職此之由各省直行鹽正官宜于各私鹽從入處所嚴督巡緝着實緝捕此所謂防各省直私販之源者也誠能如此截流防源私鹽庶乎可禁矣

### 鹽法議九

此一條議復後見二府食鹽舊額

我朝典制行鹽各有定額率由稍愆即至不可收拾隆萬之間理鹽法者莫不以龐尚鵬爲稱首然多務

抗宜而違 祖制雖暫疏于一時終起釁于後且其  
他如套格抵驗內商竊怨厚增引價還商見怨怨  
不同總爲壅滯之網蓋且無暇深論姑以淮楊二府  
食鹽論之淮安府額設行鹽三萬六千餘引揚州府  
額設行鹽一萬引此 祖制也舊例俱係各州縣僉  
報鋪戶在于儀淮二所分買掣過單鹽裝赴本  
州縣拆賣降慶二年該總理鹽法都御史龐尚鵬因  
條鋪戶訴稱官鹽價貴私鹽價賤小民圖便買食舖  
戶累併不堪遂將二府額鹽題請改派湖廣江西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刑部奏議 王露堂

夫以兩府之地幅員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每府止行  
一千餘引非法也即兩府共行八千引亦非法也獨  
以迫近海場私鹽遍地禁絕之法稍與外省不同豈  
可將典制額鹽弁髦廢之從來鹽臣條議此事疏頗  
繁多惟萬曆十二年蔡時鵬鹽法漸弊之疏內議食  
鹽一款其得變通之宜可以行官鹽復 祖制近時  
諸臣多采用之即兩府小民亦人人願食官鹽思用  
時鵬之策而無如時泰拘牽捕役勒索也何也時鵬  
疏中入畧謂兩府地廣民稠盡食私鹽非法但今舖  
戶買架丁單鹽其價既高而私鹽價賤貿易不行於  
是舖戶有破產以包賠者蓋商賈爲利而來必不可  
抑之使減價以賣閭閻擇價而食亦不能強之使增  
價以買不得已而今其虧賠者惟有舖戶而已每一  
僉報百弊叢生富豪勢要接踵而請託姦占猾吏假  
手而脫漏至留以應役者皆中下孤弱之戶每鹽一  
引賠銀一兩有餘故歷年以來每州縣派引百餘者  
只買三四引三四百引者只買十餘引徒有賣引鹽  
之名而無消積引之實乃以滋舖戶之擾蓋私販之

利長捕役之姦臣旦夕計慮無如一轉移之間使淮  
揚之民含守支之重值者而盡食出場之小費者敢  
爲合了人情便于事體於是詳立規則備行各屬僉  
報舖戶先令備完價銀前赴運司買引親自下場關  
支裝運出場不必隨單赴掣即令放橋滿委官總攝  
其事亦如掣鹽之法一體秤驗凡遇舖戶納完餘銀  
驗有庫收方與掣放納完額沒方准開行仍于每引  
量加斤數使其所賣足值所費此時噶二府食鹽之  
議臣部爲之覆奉 欽依者即句溧四縣食鹽舊買

皇明御批 卷之四 刑部會同 下 嘉慶

儀與架下單鹽價高不行盡食漸溢致虧淮課時開  
亦爲比照淮揚事例加斤減值刊立規則迄今遵行  
惟淮揚一府紛更不齊常致扞格今竟不銷官引一  
張豈以數千里大郡廢法若此任嚴政者固不能辭  
其責而擬官引丁各省直使私販縱橫則麗都御史  
實負之偏也自麗尚屬難撤之後或解行入丁引或  
解行一四丁引其實一引本之能行則今欲驟增多  
引彼刻克之徒不曰議復丁舊額反謂創始于新增  
合宜開列款目條析請 旨以便遵守一曰酌引數

大益何爲而稱法也凡事予之以法即不徇于人情  
而無有不玩若尚屬攤淮揚之引即予之以非法矣  
則數萬固不能行即數千亦不能行又何怪其然者  
今欲嚴禁私販改行官引大修鹽政則二府雖近鹽  
場亦豈益法不通之地如何溧四縣雖近新設處置  
得宜官鹽常通今照四縣之法修明二府鹽政決無  
不可以復舊額者遵照舊額淮安府行三萬六千引  
揚州府行三萬引其六萬六千引使其調劑有方振  
剛得體如彼句溧四縣私鹽自無不革官引自無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刑部會同 下 嘉慶

行若必假以寬政徇以時情難欲行一引不能矣一  
曰議買引從來二府與江南四縣之鹽惟利于食鹽  
而不利于單鹽但地方各官慮食鹽在單鹽之外別  
買引且則食課在單課之外別有徵解是以單鹽食  
鹽沿革不常今議別無徵解第一意調停食鹽令其  
常行無弊本部決無加徵之理惟是買引一節未容  
紊亂審每年額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既于正  
行見引中用之矣其附疏積引又各買有邊引或見  
買閩戶之引矣今淮揚二府計行六萬六千引買于

何處惟彼國戶所積邊引甚多該運司既已查明刊冊次序發賣每年先儘內商未買邊引者買之次令淮揚二府買六萬六千餘引則又銷積滯之一端矣凡國戶引價一以四錢為率不必如邊引五錢五分也其江南句澤六縣食鹽之引查鹽法事宜中已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內照舊買新引赴場支鹽無容別議一日議餘銀該道謂江南六縣食鹽四萬二千四百二十八引每引納餘銀七錢其該銀二萬九千六百九十兩有零例不解京專貯司庫以備歲買倉鈔之用及查事宜規則六縣食鹽之引原在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內則此引宜買邊商新引此引餘銀宜湊六十萬正該解京庶手額引之外不另多增四萬餘引正鹽之內又可減行四萬餘引之鹽亦恤內商之一大端也惟淮揚二府新行六萬餘引其引既不在額引之內則其餘銀不必例解如今例解是加增于六十萬外矣據道臣謂餘銀引價比之單鹽俱減三分之一夫見引之價八錢五分今減至四錢不止三分之一則引價輕矣淮南餘銀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淮揚食鹽

主 千露堂

錢今議減去一錢以大錢為準合正餘鹽價不過一兩而鹽包斤重則比照句澤四縣酌地遠近為增多少其實鹽之價務與私鹽相等毋致偏重恐釐使奸販因而攪奪酌量每包減色以賣得價幾何備值以買為費幾何務令有利息而無虧賠又嚴禁勢豪之占高痛祛市棍之挾害則正引決無不疏餘銀決無拖欠者此項餘銀却聽專貯司庫以備買倉鈔之用邊商一到速給回邊即復追完內商引價補足司庫循環不絕以應邊困此長久之策也二曰革功蹟今淮揚二府各州縣不食官鹽而盡食功蹟鹽夫功蹟即私鹽之別名也其為鹽政大蠹有萬萬不可復行者蓋所謂功蹟者自其屢獲私鹽足鹽斤起數者言也然必大行官鹽而後可辦其執為官執為私猶發其私者擒拿入官方可謂之功蹟若不行官鹽而曰本縣盡食功蹟鹽不知功蹟從何得來此尤與于私鹽之甚者既在捕役為功之首必在小民為怨之叢罪之魁今盡裁革功蹟名色悉令各州縣買賣官鹽計口授食庶人人知朝廷不棄此兩郡于法外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淮揚食鹽

主 千露堂

小均安其食官鹽誰復羅捕兵嚇詐茶毒之苦且鹽有剩鹽盡得售于官商何致積而不得散甘心私販私賣自取敗亡之禍者故華功蹟行官鹽爲利大矣一曰嚴稽掣往御史張守約懲私鹽之非法議令倉報舖戶領引下場開支食鹽法非不善但稽掣之法未備遂至多掣大包重複影射無所止極況又追收之令不嚴復使拖欠引價侵沒餘銀終難徵完於是後之人以食鹽爲戒復行單鹽單鹽之價買之則倍于場鹽賣之則六七倍于私鹽私鹽必不可禁而官引必不可就職是故耳且單鹽之夾帶可禁食鹽之夾帶獨不可禁耶江南六縣食鹽捕掣夾帶稽查影射至今行之何獨江北不可謂宜查照時聘前疏備行各屬倉報舖戶先令備完價銀前赴運司遵照刊册序買邊引每引價銀以四錢爲率親自下場關支裝運出場不必隨單赴掣即令放橋壩委官總攝其事亦如掣鹽之法一體秤驗凡遇舖戶納完餘銀每引皆以六錢爲率驗有庫收方與掣放納完割沒方准開行仍于每引比照江南六縣量加斤數使其所

賣足價本外均有利息人豈有不踴躍樂趨者且先納引價然後給引先納餘銀然後驗放則拖欠侵沒之弊既革過橋壩委官嚴于秤掣則大包影射之姦自無所容此惟悉照時聘往規節節加嚴自然行如流水自今部文到日該鹽法道臣查照舊額堅持必行益前議兵哨連營則私鹽絕矣今復議革功蹟議嚴夾帶則一切弊鹽俱無所從出矣弊鹽無所從出則兩府軍民將淡食乎雖欲不趨官鹽不可得者要惟調劑得宜倉報有法使舖戶不苦虧賠小民不病重價則官鹽之行非獨爲國計亦重民瘼也

鹽法議十 此一條議處停壓之課

且夫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此易之明訓也臣今所謂正行見引附疏循引之法蓋損上益下之道請詳言其故可乎蓋自大鹽滋弊以來實惟兩姦商乘機塞阻以致掣賣不前停壓正課今遂壓過兩年有半矣此兩年有半之邊餉皆臣部設法那湊勉強支撐姑俟兩淮壓課到日又補前缺是以年年題差卽中或卿寺官一員往淮催督者督其所壓之課

耳顧臣友覆思之課至兩年有半連加帶實通太倉正額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今海商疲敝如此果能盡補所歷課否耶非不欲每歲多起半午然須行十萬單而後可非不欲每歲如民賦各帶微二分然須力能增二十萬而後可此皆萬不可行故臣念以爲與其急之而終不可了不若寬之而後尚有濟請從四十四年正課商以本年爲完欠官視本年爲參罰事請寬舒利息倍起此臣仰奉皇上休養之仁力邁祖宗經國之制苟可益下無妨損上者也今淮南商行新引者願納餘銀一兩之外淮上恐臣部有聞或致加課是何言歟但使鹽法相維于可久不從此益增敝壞堂堂天府何致患貧而用桑孔心計爲若夫所歷兩年有半額解正課臣益大爲寬處直至積引盡銷之後漸次補行每年行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引其九十萬仍足十二萬數其所行引且則用今邊商贖歲末中之引各邊餉司查該鎮邊商積年未中盜銀幾何自四十四年以前造冊填數報部該

運司亦造一冊報部務與相同其明歲四十五年行今歲丙辰年引本有本年倉鈔者清查備用幾何係何年品務要填註引背及造冊登報明白俟邊商引價稍加責令逐年補中二分以爲行用俱要清楚查記毋得混淆一引此該司職業所係巡鹽御史憑此覈最慎無忽畧蓋積引既銷將用此引徵補歷課儻漏報一引則少一引正餘之價混掉一引則索一引應行之數又安可不慎重乎此引補中則邊商逐年所欠盜糧不致終通此引既行則內商已前停鹽鹽課不致缺額此于國計不無少裨而于裕商極爲寬遠俟一百七十萬通課盡完之後即與結絕每年但行額引不復加添總之以損上益下爲策足易之明訓也

得

奸固擅利權揭

奸固擅利

原任戶部郎中今陞疏理兩淮鹽法道山東按察司副使袁世振謹揭爲淮同每歲巧奪國課一百數十萬宜及此時返利權以歸朝廷幸職世振備查先

下石楚陽先生故事亦以山東副使管運司事與職  
陞官正同而竟不得其用蓋人以運長目之難于展  
布故也初部冊十議中尚未見石公原案故祇擬加  
秩管事及見後來鮮終乃知事宜慮始於是備悉酌  
議上請所以獎藉于職者固甚優所以責望于職者  
尤甚厚自奉特遣道臣疏理之言而主恩彌重  
臣懼彌深矣今敢復有他議哉願惟開戶一節乃疏  
理首著其間難處之情有不得不一陳梗槩者或謂  
處奸頑之法從容以和不宜驟與之較此理誠然切  
實固知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兩矣又加以淮上良商套搭預徵刑拷無措只得將  
納過餘銀小票賣與國戶每千兩止賣銀一二百兩  
聽其行盜近日淮商上疏可證此項取利無算每年  
又巧賺國課銀奚啻數十萬兩此視國課孰多孰少  
豈非操奪天下第一利權耶且國課費無限刑伴尚  
有停壓逋欠而彼之罔邊引也必使之告而後買彼  
之收餘益小票也必使之百方哀懇而後售凡每歲  
操奪厚利皆乘兩商極憊之時求而受之罄而送之  
不費一毫追併之力而坐傾國家一百數十萬邊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餉之利此豈非天下第一穩便之術國課不得與之  
較盈虧者耶語云十萬可以通神豈有每歲操奪國  
課一百數十萬而不費數十萬金安排布置驅神使  
鬼巧圖豪敵者耶近年來淮上明見鹽法之敝欲解  
套搭而竟不能解者有為之掩飾者也項部議行之兩  
淮內商邊商皆不遠數千里來舉手加額或上疏或  
具呈惟恐部法不行惟恐國戶抗阻則部法豈易兩  
商者哉而人徒淮上來則亦有謂部法不可行者則



有爲之關說者也。近又倡爲復三府之說。通布上下。頃本部已力爲發明。大抵一年不復。則且攘奪國家利權。一年十年不復。則且攘奪國家利權。十年事本甚明。而其說甚巧。故雖有明智之士。練達之才。驟聞羣閥不免移情。豈暇與之辨是非耶。職將陛辭行矣。本欲詳具一疏爲皇上陳之。猶恐赫然震怒。洗滌一番不免大損元氣。一番即如往者大益。諸奸傾家喪命。固其自取。然斷削已甚。至今兩淮元氣未復。故職反覆深念。惟望此輩幡然悔悟。毅然改圖。思國家安邊之利。不可以匹夫久憤。痛二商皮骨之盡。不可以血牙窮。斂如是。則彼既歸化。職何成心。所收倉錄。職仍與之序賣也。所買餘銀小票。職仍與之序行也。倘更有良策。不必解套搭而人心悅從。不必行新而國商兼裕。超出乎部議之外。通利于上下之間。職仍爲之虛受也。緣職此行。期于疏鹽法。不期于行臆見。期于培兩商。不期于鋤國戶。此職素心。實是如此。故近日淮南秦晉吳昭慶等上疏爲鹽法疏通有機。奸回阻撓。可慮。科抄到部。久宜題覆。然姑緩之者。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論

荊國

平露堂

仰體皇上留神鹽政。恐追尋前利禍將不測。此職之恤國戶。何啻恤兩商也。而無奈諸國方且蓄養天下神奸爲之主文。爲之結納。于請只圖朝廷法壞。只害二商困極。巧布流言。陰肆蠱毒。則鹽法終難料理。尤塞從此震搖。揆厥所由。罪無別議。不知當此時諸奸國將欲持阿。皆何往耶。談至于此。亦可以豁然自反矣。此輩誠能自反。而朝廷鹽法立疏矣。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論

荊國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七

華亭

徐孚遠 閻公 陳子龍 臥子 選輯

宋徵璧 上木 李 雯 舒章

蔡 縱 季直 參閱

兩淮鹽政編

說

袁世振

綱冊凡例

爲更定綱冊派行新舊引法以沛 皇恩以廣部議  
永永通商裕國事照得舊法敝壞兩淮與九邊相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兩淮鹽政編 綱冊 一 平露堂

裏其原皆始於套搭套搭所以不能除者其原皆由  
于不行見中之新引祇行久套之積引加以正引餘  
課與場鹽之價日踊一日又加以支掣苛斂衙門積  
竈之費日甚一日內商焉得而不困內商困遑商何  
從而售引于是邊倉歲匱內課頻壓鹽法之壞于今  
極矣乃至厘人子宵旰司計焦勞特下十謀極之其  
大旨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爲主惟正行見引而邊  
商之新鈔卽售內商之套搭卽解此疏通鹽法之大  
政也又爲減去正引之價槩以五錢五分爲率減去

餘鹽之價槩以八錢爲率并大減場鹽之價輕省如  
此如從膏火中而沃以清涼之水衆商有不顧連部  
議者豈復有人心者哉然自本道人境以來虛心博  
訪人人而就問之節節而細繹之似猶覺萬商情境  
尚更有大苦者哽咽於胸膈之間而不能吐也其以  
一舊引超掣三新引之故乎蓋部議所以念商者至  
懇惟信以超掣爲人之所樂趨祇苦其多耳如醇酒十甕而令二  
實人之所樂趨祇苦其多耳如醇酒十甕而令二  
三人飲之醉欲成矣如今數十人飲之既不苦于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兩淮鹽政編 綱冊 二 平露堂  
酌而又可以暢懷不亦快乎今查淮南紅字簿中納  
過餘銀之數凡三十一單該有二百六十餘萬引內  
除消乏銀者納六十餘萬引其實數僅有二百萬稍  
縮耳本道刻心極慮爲衆商設爲綱法遵照鹽院紅  
字簿按資順序刊定一冊分爲十綱每綱扣定納遵  
餘銀者整二十萬引以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十  
字編爲冊號每年以一綱行售引九綱行新引行舊  
引者止於收舊引本息而不令有新引拖累之苦行  
新引者止于速新引超掣而更不貽舊引套搭之害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三

平露堂

兩不相涉各得其利。如今丁巳年爲第一聖字綱應行舊引之年，止令行本綱二十萬舊引，不令行新引一張。其新引派于淮南者，凡四十八萬六千五百九十六引，却分派與九綱共行之，又加以掛掣附綱十餘萬引，每正綱并派新引五萬一千二百引，附綱并派新引二萬五千六百引，是在向也以四十八萬有零新引而責行于二十萬舊引之商，今也以四十八萬有零新引而散行於二百餘萬起掣之商，其在食點之中者，既不苦于力量之難支，其在食點之外者，又不苦于冷坐而難待。至明年戊午年爲第二德字綱應行舊引之年，亦止令行舊引，不行新引，却令第三超字綱以至第一聖字九綱，又附綱照窩數派行新引，已未以後俱照此行，從此以往，行至丙寅凡九年而舊引盡淨，即掛掣之引是年亦盡，却令漸加新引以補淮北暫停新引之數，此十字綱冊自今刊定以後，即留與衆商承永百年，據爲窩本，每年照冊上舊數派行新引，其冊上無名者，又誰得錯入而與之爭驚哉！此法至輕便至明白至公普至饒益，利無不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四

平露堂

收弊無不降，不待行之數年而卽今盡法，已一旦豁然大通矣。若行于數年之後，不但歲額無停，可以漸爲增加，卽運司庫中亦從此大有餘積矣。昔人論行鹽法，惟劉宴知取予，謂知所以取民，不怨知所以予民，不怨也。今兩淮數十年來，所以征商者，稍急之而怨，業至積絀之而價缺多虞，取予之謂何？今連日來以此法與大眾相商，每年正課邊價所費不貲，豈有怨乎？曰無怨也，且無不踴躍懽呼，情願急於終事，昔求脫去而不得者，今惟恐窩本之有失也。況行舊者得舊引之利，行新引者得新引之利，卽往時掛掣補庫皆入綱次第行，鹽無一入不沾，朝廷恩澤予無遺矣。而六十萬與加帶之課未嘗減也。俟數年之後，舊引盡淨，而且可盡復舊額行也，盡復舊額而還引尤可以速售，塞下之粟非但無減，且可漸增而益也。斟酌於取予，而庶免于怨乏，寧敢托空言已哉？蒼戶口可以僞增，而緡錢不可虛餉，每年微解，不知費幾許，敵朴破幾許，枵楊然猶不免于借庫，倘時下開徵復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誅求愈急，酷考愈

嚴徒速之寬匿耳。何以疏理爲。自綱法立而後 皇  
恩沛。自綱法立而後部議行。自綱法立而後 祖制  
復。自綱法立而後正引通。自綱法立而後積引銷。自  
綱法立而後邊引售。自綱法立而後套搭解。自綱法  
立而後墊數清。自綱法立而後借庫止。自綱法立而  
後消乏裕。自綱法立而後插單絕。自綱法立而後停  
壓補。自綱法立而後刑罰省。自綱法立而後元氣培。  
自綱法立而後京掣時。自綱法立而後場鹽賤。自綱  
法立而後人情樂輸。自綱法立而後傾寶無繫。自綱  
法立而後衙蠹斂手。自綱法立而後逃亡復至。自綱  
法立而後掛掣可蘇。自綱法立而後司庫漸盈。總之  
綱法立而後國計可克也。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五

平

疏理略說

兩淮諸法之壞人皆知之。而不知病根坐在何處。故  
漸漸予以爲不可抹藥也。獨不肯謂尚可爲者。蓋略  
知病根所在。全因血脈壅滯四字爲厲耳。如人一身  
自泥九至湧泉榮衛流暢。何病之有。八邊中引爲鹽  
法初起之地。如人之首行。至兩淮如腹。又行至各省

直如四肢。近年邊商所中引鈔。携至兩淮。不售于內  
商而售于奸固。如人頂中氣脈。不達于元海而偏注  
于肩背。爲癰爲贅。是塞粟空虛。而每歲中引七十  
萬之鹽法壞矣。及內商苦丁套搭。十年之間。納銀三  
次而尚不得行鹽一次。每鹽一引。納餘課一兩四錢  
五分。買正引淮南九錢二分。淮北一兩三錢。買火鹽  
一兩五錢。又船脚掣擊諸費。不下一兩。凡費銀共五  
六兩。方得掣鹽一引。而今遵定價三兩二錢。賣與水  
商。其可得乎。故近來淮商貿易。非觀望江廣踊貴之  
極。則常作奸堆積。厚邀月利。而不肯亟赴京掣。以故  
江廣連年鹽價。遂至一二三錢。一小包者。蓋內商權子  
母而難于虧本耳。即乙卯之賤。曾至五六分。是強之  
也。而非通之也。是年水商遂散。及爲徵費之同。則派  
淮之鹽。恒以積滯爲常。如人腹中氣脈不達于手足。  
而停注于腸胃。爲蟲爲脹。于是歲課停壓。而每歲餘  
銀七十萬之鹽法壞矣。往因魯保行人猛茂。課止壓  
兩年。有半。至丁巳年。司庫空虛。淮商逃散。部以十議  
挽之。兼用不肖奉勅印疏理。而當局者反謂部議。屢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六

平

商苛徵益緩乃部堂憂國之深謂今歲餘銀卽完上解決不能完下解合前且停壓三年矣奈之何奈之何足歲不肯抵揚則已在秋冬間兩淮上解餘課緩入太倉二三錢商又微加帶徵補庫徵下解套搭餘銀如人病且歿及亟亟以重担界之徒益之疾此雖舍偏治未易厝手者不肯乃嘔心蒿日設爲綱法以解套搭之義以通部議之窮不意百年銅疾豁爾頓消人心趨附灌輸恐後旬日間便徵銀三十四萬解入太倉以補下解停壓之課又倒轉疏理一年將上

帥已經賣過兩次而無卸圍不售之患則鹽法之在九邊者從是始得疏通而不滯矣又兩淮內商行新引者有超掣之利行舊引者解套搭之苦每歲二解餘課銀共七十萬金人人爭先輸納兩年來解過三次并倒疏爲四大今日前又在起徵商情躍然則鹽法之在兩淮者從是始得疏通而不滯矣且地方鹽踊由于京掣之不定京掣不定由于於鹽本之耗費今餘銀改一兩四錢五分爲八錢引價改一兩三錢與九錢二分爲五錢五分火鹽改一兩五錢爲五錢諸掣開爐多費又洗劑盡淨每鹽一引不過費本二兩四五錢而令以三兩賣與水商每引尚有五六錢之息諸商何苦而不遵京掣之定期乎掣鹽至地方鹽臺嚴示初到許賣七分三厘錢鹽許賣八分雖不甚賤然朝廷之舊貨未償還商之新鈔須售不得不稍稍減斤以爲銷導二引之計倘其不然而強勸以賤彼有累足而去耳然則目前良法舍七八分無以救二三錢之踊茅稍捭過七年積引全消則鹽斤既重非如今之減息鹽本又輕不似往日之耗費雖

欲不五六分亦不可得如是則鹽法之在各省直者從此始得疏通而不滯矣自九邊達兩淮又達各省直商利均平血脈流貫既不貽偏重之害自不生壅滯之端率此而行自丁巳起至丙寅止丙寅而後商利愈倍歲課愈增國家固得以大道生財而泉流自遠即自丁巳迄今商利已通歲課已足兩淮亦不必以套搭縛商而財源自濬故丁巳戊午己未三年之間入太倉者一百七十萬加以搜括解過六萬二次遼商需新鈔者共八十萬兩淮鹽政亦庶幾稱不產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九

平露堂

書

上李桂亭司徒

鹽法

職此行雖蒙 主上特遣實由台臺簡拔倘疏理不效非但爲計之憂抑大爲用人之累受命以來朝

夕欽冰思爲淮商解套搭除苛政設一簡便可常繼而行之法至九月二十二日入境受事又以揚郡修葺舊署封砌未完不便防範乃沿途料理鹽務漸次事查諸卷及有商人陸續通接備悉諮詢至天長縣住三日極目蒿思偶得一綱冊之法蓋部議正行見引附疏稿引必如此而後三商均利 祖制可復此萬世不可易者惟以一舊引行三新引并不有利奈窮商無本耳於是汚吏奸國借此阻撓備贖不來部議竟面餅矣秋間原運同所解之銀依舊套搭衆商已在烈火中又加以三征並急酷拷備至如火益熱商人遠來赴訴皆欲逃竄蓋徵法既已不善徵官尤復加虐所謂三征者征加帶征補庫征下解套搭之銀也職以十月十二日方抵維揚乃出示悉罷三征以網法與大眾相商則言未脫口萬商翕然稱使職乃入別署喚集書算百餘人封鑰牢固將鹽院紅字簿納過餘銀爲主又集朝綱一百一十人專委馮通判監刻十日內可成矣兩淮共有三十一本大冊繁重侯刻成論差報部茲將冊頭凡例刻爲小冊附郵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十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南唐盛政編

鹽法

士

平露堂

卷之四

呈覽猶恐人情難料，輒爲唐突，將略妄言之罪，直至十一月，初四日開徵，盡革夙弊，委兩廳官督于水道，沿途磨下東西分收，用天平秤兌，往時謂之開爐弊，端其多，解人太倉銀錠，止有五十兩，便算五十兩零，五錢然，商人每錠多費銀二三兩，今以部頒五十兩五錢大法較定，錠錠對針，而大有費，不許銀匠于運司開爐止，令商綱商紀自交，絕無分文添頭，卽有少幾分者，令銀匠大錠鑿口灌補，仍復打平，其人錠又不用高邊，便下偷剪，俱用厚邊矮錠，只此微收一節，不知令商人省費多少，上解原運同許酷之甚，諸商恨入骨髓，片諸運司之官，無非屠伯孔虎視商人爲奇貨，鹽法焉得而不壞，今年上解，仍用單法套搭，商困益甚，職從今日便用綱法，將丁巳年鹽法爲疏理之始，此時徵銀，只用一半，了今年之下解，將一半還上解，套搭疲商，人情鼓舞，非止一端，倘再用套搭，決又停懸，如依此法常行，每年六十萬正額，并加帶五萬六千兩分毫，不少至九年後，便可增國課五七萬兩，九邊糧餉，可漸增二十餘萬，且今運司庫中，卽日

皇明經世編

南唐盛政編

鹽法

士

平露堂

卷之四

每年可積銀七八萬兩，蓋以倉鹽補庫七八萬，合淮揚兩府食鹽四萬，縱徵不全，可得七八萬兩，此皆着實不虛，十年之後，便可積銀七八十萬，倘邊警告急，但須一紙取用，何須貸問，守水衡金錢爲，俟將庫藏清楚，另造一循環冊，每年報部，以便稽查多寡，

再上李桂亭司徒

鹽法

職職反，接到部，劉催下解餘銀，姑免上解，解官恭討，部議正月到揚，上解開徵，絕不違部法，食商仍用套搭五十四等單，套七十五等單，七十五單，套九十五等單，今套至八百零一單矣，謂之父子孫三套，而後可以行鹽一次，已前淮南商甚富，尚可勉強，十數年來，困極矣，每年全靠借庫，庫中有銀數十萬，全因套借而窮，借庫之銀，只五十兩一錠，其零數五錢便是，解官截去，又套搭極便，于吏書，徵官作弊，百方糾索，年來法愈敝，商愈窮，徵官何嘗有一人不滿，截而去也，倘今解復仍前去，必盡深藏，遠舉末如之何，每年上解，猶稍易徵，直至下解，方借庫湊數，而今年上解已借庫矣，運司官苟且了一半事，而將難了之局，漫

皇明經世編

南淮盜政編

卷之四

下露堂

貽琬理蓋萬萬不料旬日間弦轍頓改而開徵一日收銀十萬如此之速也今解輸銀之商雖非上解輸銀之商而淮商止數百餘家內亦多有上解輸銀者償其已完之數清其應納之銀割截補湊頭緒稍繁又以三院交臨動淹旬月以是不得即日發解非如往者商不樂輸大費追比也職至此將及一月未嘗呵叱商人一語而子來趨事絕無間然從來淮商不肯正身見官止顧比棍擄抵恐其受刑故耳自職來人人出見事事披陳每遇苦者輒為痛哭流涕謂許多年臥不帖席食不下咽不啻今日一朝見此唐虞世界也職何以得此惟善收拾奸弊而已蓋部議雖善若不設為網法則梗塞而不能行網法雖善若必盡除奸弊則窮疲而不能奉部議之善全在疏積引以行正引然以正引七十萬而責行千二十餘萬之積引梗矣今以二十八綱三百餘萬之積引而行七十萬之正引何難之有然每綱之中往往有納銀數千兩而竟無一人承認者蓋皆賣票而脫去耳其人雖去而其票尚在富商手中向皆藏匿惟恐官家執

皇明經世編

南淮盜政編

卷之四

下露堂

此套搭餘銀今解其套搭今凡買有餘銀小票者盡許出而起掣新盜此大有利事誰不樂從此示出而投花名手本願納銀者衆矣又往時有插單之弊蓋賄買納銀本年起掣行盜者數滿而不能掣謂之逾額此本甚多網法立則瞭然易見然以其弊而除之則彼既虧本我亦減窩何若聽其行盜之兩便也又曩所謂囤戶者非異人皆各綱中有力內商耳乘法壞而囤孔其騙國課多矣若以法處之彼亦何辭然每綱去此輩數人餘皆疲乏窮商耳故職一槩撫而用之方職初至此輩甚為慮慮已而見職相志彼亦相志開徵之初惟此輩完銀最多已上三項皆盜法弊蠹倘一毫風厲作念何難使涸盡淨然海翁易慮鷗鳥飛去而國事終不可為矣書云爾無忿疾于頑必有忍其乃有濟所謂收拾奸弊以通部議之變者旬日光景實是如此

復王肖乾邊儲

監法

竊惟盜法之弊極矣惟其故皆由前人清理祇各得其一偏故不可久第與堂翁相商者五年于茲實欲



做一國鹽法外不滯邊內不損淮庶令血脈流貫  
邊腹兼通自網法行而套搭解兩淮內商效票盡活  
一日之間頃增商貨數千百萬其逃亡消乏之商皆  
不遠數千里奔赴江求復故業每解三十四萬只

須三四日便可徵完去冬弟到此旬日間即補完一  
解兩淮故課前歲停壓三年今止停兩年有半矣內  
商景象如此似有疏通之望惟邊商一節部議預關  
引凡有金鈔到司即與內商交易速令回邊又辦  
下次鹽機若得如此豈不甚便但內商所納者四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兩淮鹽政編 鹽法 五 下 卷五

五年之課所用者四十四年之引而所行者四十六  
年之鹽去歲邊引雖多到司諸商方以辦課爲急毋  
論南京新引一時關取未至卽至矣諸商既徵餘課  
又辦正引之價自有緩急故直至今春南京新引纔  
得到齊兩商始得交易而邊鈔五錢五分之價部議  
始得全信于遠人矣又去歲入邊之鈔惟貴鎮以翁  
台之款獨多用六七萬此乃弟公中之私益見翁台  
惓切特倍恆常凡詳部之文與見款諸札皆視國如  
家吾儕任事不當如是耶所悲者此後中引凡四十

五年以前一切罷中但中四十六年到此卽用各邊  
不遵部議往往中已前年分其意欲爭先而不知將  
來積滯愈多反見停留惟見年可以獲利惟翁台會  
此意卽邊商不失所望矣

與商等軒

鹽法

振此行大有關係鹽法數十年來不知經幾名碩料  
理而竟未有堅決國課日停商民疲窳夏初運司申  
文謂部議新頒益決裂而不可收拾請辭卽請毋以  
庫銀給邊商此亦台臺所甚憂也今振到任之一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兩淮鹽政編 鹽法 六 下 卷五

設爲網法而衆商服十日而綱冊成至十一月初四  
日開徵收銀十二萬有零兩淮商人皆肩摩轂擊爭  
相輸納兩淮如此景象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此解既  
行淮課仍止停壓兩年有半不至三年矣且非獨如  
此而已依振網法目前運司庫中每歲可增十萬千  
年之後可增百萬倘有邊警但用一紙取用又何須  
借阿寺與水衡金錢爲哉俟九年後商課餘銀通減  
一錢而國課又可增七八萬九邊糧艸又漸增二十  
餘萬此皆以減課寬商得之非以腹商增課得之者

兩淮諸商從來不見官府惟恐拘囚套搭動以苦刑加之耳今振易套搭爲綱法化苦海爲春臺兩淮商人消乏逃亡者紛紛踵至而見在諸商刻骨感激如赤子之念慈母此皆台臺一疏旋乾轉坤之力也

復能鹽亭第二書

兩淮鹽法久敝蒙台臺鼎力挽回此時已有生氣惟食鹽一節素屬遠慮明疏中謂來除變道姑俟來日部覆欲聽台臺之自酌酌之此其時矣大抵各處食鹽行之有法可以杜私鹽可以克國課亦可以伸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平露堂

紀行之無法則下場爭買而鹽愈貴滿載爭賣而鹽愈賤賤與貴皆綱鹽之害也況執引影射其害及甚于私鹽頃各處有司謂食鹽不可行皆非事實不過耳滿耐窺與夫積圖之說以圖罔上自便耳若食鹽與止流弊耳惟有司不知本道不知即各內商亦不能與知製可食鹽綱冊時曾喚兩淮內商及商紀人入徧詢之矣不但謂食鹽可行且謂可加不但泛謂可加且各自欲爭加職所以將淮北二萬五千引加于九縣食鹽之地者皆內商自欲爭行也及今江廣

之鹽賤而且瘠去歲此時水商買鹽已有八分今尚奉及二分諸商皇皇然爲九月京報鹽不能去之慮又爲國課慮咸謂此皆食鹽之爲害也揚郡食鹽如通州海門泰州泰興之鹽徑從揚子江挺帆而上高寶江係之鹽皆從儀興過江而上江南北九縣之鹽多賣與官座糧船勢不可禁其言汗漫雖未可盡信然綱鹽關係大而食鹽欠之職于此豈容一日安寢乎數日來爲此與諸商講說口乾舌敝昨在都府衙門會議甚至有粗暴之徒率衆徑走職印時憤究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八

平露堂

通欲職職與諸商不薄也稍有忤合不難攘臂而起此輩射利之情容可遏乎最可惜者溧陽鹽行浙商已將掉尾去矣今禁采石之路則一引不通而藩籬復破溧商謂兩廣以來所與浙商爭訟不休爲欲通行于該縣耳遑暇往江廣耶此言極是但采石之路不塞則覺清江皆食鹽江楚水商不肯成交今萬不得已永寒采石之路大減揚郡之鹽價淮北亦有另議淮北所見苦者崇府之鹽今年夾帶極廣仰乘台臺復命之時一併條議以成畫一之規庶不令後來

反覆謂今日所行尚未妥確也楚中鹽價迄今止賣七分三厘尚賣不去楚紳此時想不過算疏理矣天下事惟鹽法通塞之機有不容以意逆者顧不容不竭力圖之耳

庚楚中論鹽價公書

承示楚中邇年以來甚苦鹽貴去歲賣至三錢一小包此在通都大邑則然若窮鄉僻縣無從市買雖有幸子慈孫少求薄油以奉其親不能得也自聞翁臺未物疏理告鄉三戶莫不手額以爲海波餘潤自近阜明經世編

阜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

平露

平露

四百五六十斤每引遞少鹽百餘斤卽少捆小鹽十四五包矣餘所捆祇五十餘包耳彼水商不肯虧本只得增價以需安得不至一錢內外此非疏理之咎而何嗟夫時政要務惟鹽法頭緒難清今欲從頭說起殊覺蹊蹺卽就減斤一節而論其不得不減之故荷勝亦長姑截不說惟既減徵賤事已明效既承儼然下責敢不盡剖其愚夫五百七十斤開價三兩二錢水商改捆小鹽七十餘包賣與地方每小包取直六分尚亦有利矣況七分乎嗟夫此鹽法未壞之時則然耳鄉令二商交易當然如此卽鹽法行如流水矣又安用疏理爲哉惟邇年以來絕有大謬不然者蓋內套搭不解鹽法大壞二商所費之本既增一倍于往時則其取價于地方雖欲不倍于往時不可得也如往時引價六錢五分近年賣至九錢二分往時餘銀七錢近漸增至一兩四錢五分往時火鹽頗賤近賣至一兩五錢往時掣摯征解諸費猶輕近則所費不貲蓋內商每引成本常不下五六兩矣而令之三兩二錢賣與水商彼肯甘心乎故必觀望月利設

阜明經世編

卷之四

九

平露

平露

平露

法緩掣。不賣至六兩以外。不止。水商以六兩外買鹽一引。又加以盤剝諸費。雖解捆七十餘小包。而令之六七分賣與地方。彼又肯甘心乎。故必閉店。擡價。犯禁。然則不賣至一錢內。外不止。加以京掣。愆期。便有二三錢一小包之患。故諸公所稱二三錢及一錢內外買鹽一小包。皆五百七十斤之鹽也。其實非三兩二錢之價也。所稱三兩二錢。徒有此舊額虛名耳。自疏理至揚。極力爬梳。非不欲以三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遽復祖制之舊也。顧無奈朝廷預借商本甚多。既欲行新引以辦國課。又不得不行積引以還商賈。既欲爲國與商謀。又何敢不爲地方謀。夫地方泉府也。國本也。不可以多取也。大抵楚鹽一小包六分爲賤。一錢爲貴。七分賤于賤。九分賤于貴。而八分則界在貴賤之間。故梁撫臺所鑒碑初到。許賣七分五厘。殘鹽許賣九分。此猶在鹽法未大壞之時。及近來法已大壞。而龍鹽亭酌定八分。雖不得已。亦未甚貴。乃楚書見責。謂鹽貴不過七分耳。奈何以八分引而長之。不肖楚人也。又何敢不遵諸公之教。爲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主 平露堂

桑梓一薦恩焉。故去歲復鹽道公祖書。謂新鹽至楚。價必平賤。雖不能達至六分。而七分可望也。是楚士民所願之價也。今自去年九月。以至今年已未。果猶貴七分不上。水商苦于鹽壅。不行內商。苦于納課。不前部。責邊儲。雖切隱憂。而地方已享賤鹽之利矣。顧所以致此者。其道何由。豈斤多反貴。斤少反賤歟。蓋諸公但知戊午已前。鹽斤之多。而不知鹽價之倍。又但知疏理已後。鹽斤之減。而不知鹽價之輕。何謂輕。則真以二兩九錢買鹽四百五六十斤也。當鹽法之壞。內商費本五六兩。然後成鹽一引。今蒿目苦思。設法籌策。一切減之又減。故買新引。則減九錢二分爲五錢五分。納餘銀。則減一兩四錢五分爲八錢。買火鹽。則減一兩五錢爲六錢。其他掣掣。微解盤剝諸浪費。一切洗滌殆盡。然猶費本二兩七八錢中。歲攤揭方可成鹽一引。而令之開價二兩九錢。賣與水商。沽利幾何。故價至此。則減不去矣。然鹽至四百五六十斤。若再增多。則二引必不能兼銷。故鹽至此。則亦加不去矣。雖然。視六兩之外。買鹽五百七十斤。孰多。諸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主 平露堂

公但知五百七十斤爲多而不知價至六兩之外則費本更多但知四百五十斤爲少而不知兩個二兩九錢尚未及六兩之外即可買鹽九百餘斤此孰爲多少乎今似各懷成心難鹽已大賤猶稱極貴不知率此而行再過七年將朝廷預借商本一旦公潰每年只行新引五十餘萬却將積引二十餘萬之鹽盡銷于五十萬中彼時與是二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而六分之價可以立待矣如不少必欲眼下違賣六分則水商虧本一朝解散二三錢之價可以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四

下篇

立我此等疏理之咎歟

與自公祖

楚鹽

老公祖總理全楚鹽法其所關係非獨楚民蒙澤蓋國計之虛實宗社之安危賴焉夫兩淮之鹽雖行于各省直其在河南不過汝寧一府在江右全爲閩廣浙私鹽所侵惟敝省地最廣無歲解太倉者七十萬售過鈔者四十萬楚居六七矣自治生未奉疏理楚鹽之貴每小包或至一錢內外或至二三錢敝鄉無所歸怨也惟自治生一抵難揚而楚人之歛望生矣

自戊午九月以前尚非疏理之極而然經奉議各疏理雖曰切責之過然止謂不該賣至一錢則每包多賣三分積而算之每歲多賣民錢九十萬何不爲桑梓計如此而治生回書即以平賤相計謂疏理之極決無賣至一錢之理果自戊午九月京掣以後淮鹽至楚七分猶賣不上雖國計隱然可憂而敝鄉已享賤鹽之利矣夫所謂賤者蓋自然而賤則可久若強之使賤便爲微貴之困如乙卯不勒賣五分平水商虧本累足魚散至丙辰丁巳便賣至二三錢一小包地方之苦不可殫述此亦勵之効矣若疏理平賤其說多端一爲內商計本餘銀既輕引價又減微解掣挈諸浪費一切洗盡使之賣于水商不至過邀月利則水商之費本輕而取息微勢自不得不賤者也一爲京掣有期則水商不得不急于求售若不急于求售轉眼京掣便成停間既欲急于求售勢自不得不賤者二也一爲減斤增引往者每引雖云五百七十五斤而每歲所行不過五單而止今稍減斤重多增引數淮南之鹽已有九小單七大單多則積于無用

皇明經世編

卷一百一十四

下篇

勢自不得不賤者三也夫平賤既有根因是疎理之  
微勞也微賤已有實事是疎理之近驗也率此而行  
再過六年舊引全銷舊斤盡復則淮南鹽價與是三  
兩二錢買鹽五百七十斤而五六分之價可以立俟  
此疎理之遠效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兩淮鹽政編  
卷之四

禁鹽

五

平江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八

華亭 徐孚遠明公 宋徵璧尚水 遜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張 密子退泰閣

周司農集

說

漕河說

周之龍

三代而上，不聞有漕，漕之興，封建之廢也。考禹貢所

稱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周司農集 漕河說 一 平露堂

枯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

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知夏后氏以來，分茅胙土，坑

自爲漕國各自，即天子轉漕，不過五百里而止，春

秋時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後，而

漕運所繇開矣。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瑯

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者，即今白河也。而海運

所繇開矣。郡縣而後，議漕日詳。漢用張良議，河南以

東造舟五百艘，歲漕東方之粟於閭中，不過數十萬

擔，建元間天子好大，用粟多，歲漕至四百萬擔，秋膏

昌鑑粟閭內，築倉理船，費直百萬萬餘唐劉士安領

漕事，乃于楊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即鹽利

雇傭分吏督之，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

口，渭口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

運粟至四百餘萬斛，無斗升沉溺者，多其勞力焉。宋

興命溫台發楚諸州設場，歲造運舟共三千三百餘

艘，分綱而運，先是各州置倉，行轉搬法，歲漕可得粟

七百萬擔，一變直達，歷弊生，委積發運，實不稱名

而漕綱日壞。皇祐中許元議諸路增舟輸米，克歲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周司農集 漕河說 二 平露堂

如故事，江淮楚越之間，騷然煩費，久之諸路綱亦不

集，船愈壞而漕愈減耗矣。勝國都燕，河海運彼，猶

因便乘利，未審于天下之勢也。至我 國初 高皇

帝詔中書省議漕粟于京師，三十年議海運遼東，以

給軍餉，此我明漕政伊始。永樂初建都北平，議于

淮安臨清，建清江衛河二廠，令各衛屬督造運船，尋

令遮洋海船運糧八十萬擔於京師，嗣後罷海運，遼

洋船外增設淺船，至十三年用平江伯陳公瑄之議

開清江浦，裏河運船徑達清口，而南北始通矣。列聖

相承漕政大餉總視前代爲尤詳乃志漕而兼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構也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防河也資其利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貢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于海兗浮濟澤青浮汶濰徐浮淮泗楊浮江漢豫浮于洛梁浮潛污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不通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東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于河也我國家發祥淮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下露堂

蹟而思之河由三門七津而上有鳴沙嶺寧夏太行諸山夾之相盤束不爲患河池孟津而下岸無山矣（此以河之勢言）即河南有北邙山河陰有廣武山亦僅障南岸非岸殊無山俱不能相夾東河至此淺又有伊洛沁汜之水合流故益氾濫亦固然之勢也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至底柱及孟津汭洛至於大伾北過泴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至殷盤庚始五遷都以避河汜猶未徙也周定王五年河徙矣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決酸枣自武帝築宣房於瓠子館陶分爲屯氏後入千乘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水有所洩而力分故由東京迄唐鮮有河患宋寧六塔開二股識者病焉而借河禦虜抑甚誤矣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元會通河改跡遂堽時都金陵以海運給餉遼東獨議河無議漕文皇帝北遷始猶海運實京師已復會通河罷海運是時河歲爲變平江伯陳公宣建壩置閘周慮力圖至今利賴正統十二年決滎陽衝張秋又決岳家渡全河由徒治無成績景泰四年徐公有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下露堂



乃分流自蘭陽至徐與清河合而河入漕自此始矣  
弘治三年決金龍口趙張秋出中牟下尉氏溢蘭  
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淤漫四出不可禁少司徒  
白公昂司馬葉公性築堤擊渠南非分而主疏七年  
復決金龍口潰張秋堤奪汶水入海東昌臨清流幾  
絕羣議洶洶謂河不可復復海運而朝議弗是也  
命平江伯陳鑑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而張秋之決始  
塞正德中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初決單縣  
衛鷄鳴臺飛雲橋比徙魚臺谷亭舟行隔面十三年  
皇明經世編

河渠志

卷之五

平糶堂

廟道口淤足年河忽由趙皮寨向毫泗奔河口而谷  
亭之流絕秋冬復決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  
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之決俄塞時都御史劉公天  
和濬淤修閘厥功偉焉十九年始決野鷄岡由渭河  
入淮於是當事者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  
地數爲敗乃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閘二  
年復淤嗣是歲有淤決而所由無常迨季年徐邵蕭  
碭之間漂城郭人民爲害滋甚都御史朱公衡開新  
河築西堤障水使之南趨秦溝未幾而沛縣流斷矣

隆慶中決鷄爪溝陳降口因置羊坡水決壞月堤萬  
曆初決崔鎮決龍窩固營分決自河經歸仁集便泗  
州而河勢遂比淮水破高家堰潞山陽高寶興鹽諸  
州縣清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  
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議者欲開支河濬海口  
督漕都御史潘公季馴巡行相視築堰以捍淮東侵  
築堤以制河南溢嚴五壩啟閘使河內不得衝關而  
蝕漕諸綫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者各增築原  
堤短暨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卑方以爲卽遇  
皇明經世編

河渠志

卷之六

平糶堂

異常泛溢緩堤不支至遲堤而極可恃無恐矣然堤  
堰難堅而疏濬無法以致流沙日壅清口日淤泗陵  
水患實基於此十四年決范口十五年決神符劉獸  
醫口決蘭陽銅瓦廂決封丘原武長垣之大社集毛  
家口茶城又報淤矣十六年諸決口已塞淤者漸疏  
十七年復決雙溝單家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  
景高口遲遲將軍廟至塔山長隄築羊山至土山橫  
隄河防幸無事至二十一年河復大爲患决汶上决  
魚臺决濟寧鉅野决邳州宿遷高郵之族泗州幾成

魚鼈之類。祖陵松柏橋於水過半，巡按御史牛公應元上其狀。上赫然震怒，易河臣，遣給事中一人躬往荒廢之。是年冬水涸，時河臣力主分黃開桃源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港口入海，漕臣接臣僉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開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上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浮固無事，過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路，而之黃壩數十萬金錢填溝壑矣。夫黃壩不塞必爲陵寢憂爲運道便，而乘伏落以濬淺塞黃壩，節制黃流，依然東注。此所謂水道也。治水者置黃身之高，不究黃壩之決不塞，乃挑三山台趙家園，旋即告阻，數十萬金錢又填溝壑矣。麟麟。祖陵蛟龍將騁，徐邳一帶剪焉斷流。河臣劉公東星竟以憂殞。上復赫然震怒，切責大司空連簡河臣李公順，曾公如春往視事，條便宜以聞，俱用勞瘁平陂安危之機，非以一髮哉。夫歸仁一堤，祖陵所恃以爲捍蔽，故未嘗不堅且完也。今蒙牆冲決，黃水漫入丘河，與淮會合，經泗州下洪，渾伏秋水，深爲可虞。爰接築汴堤，遏絕黃流，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周司農集

平露堂

歸德至永城築堤二百三十里，自宿州界首鋪至東關，築堤三十餘里，障水東行，俾由符離橋出宿遷白洋河無爲。陵寢患又患徐邳一帶運道淺隘，議自鎮口以裏至宿遷縣，歷兒莊，微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間二生，并挑濬河身，廣蓄汶泗泉流，以濟運。還此二策者，非不可行矣。第欲定計於縣，宜遵何策而可議者，有謂開潘家樓口，接徐家口矣。有謂開小股河，接孫家灣矣。有謂開何家營，從趙家園，復賈魯河故道矣。有謂開良河矣。又有謂水力大不宜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所逼因而利導之，爲力少而見功多矣。盈庭之議，安所折衷而力主開王家口者，總河也。按王家口下達李吉日，經唐家口，小浮橋入徐邳，宿遷其間應桃應築，應塞計四百里有奇。大埽料約賄一百四十餘萬，派夫約一十二萬餘，或高築隄岸以防南逸，或堅築截河堤壩，令逼向東流，或多築滾水石壩，導餘流歸白河，以減新河之漲，或於王家口一河之外，別求支流，以殺其勢，計以兩荅告成。專將使陵運永承無患，而中州以南幸不爲魚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周司農集

平露堂

集 29-402

耳獨計蒙牆口其奔逸之河也王家口其未成之河也河已南而挽之使東其勢非東方盡下不可令撫臣其疏稱王家口之地視黃河水而高者多至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所開新河濶不過二十丈深不過一丈五尺此與黃河比大紮深其不可同年語也明矣新河高而舊河下則水不奔趨新口小而舊口大則水不吞入引之而流不來刷之而冲不去鑿者不勝淤築者不勝潰開河而實無河也且所勘查止徐州九里溝以上而徐邳一帶全河門戶運道嚙喉先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開司農集 濟河說 九 平露堂

東之大滂頻仍河南之點危轉甚矧其禍不獨在河南山東且中於陵運矣昔宋熙寧中河決恩州司馬光請於二股西置上約捍水令東流既深卽塞北流放御河胡盧獨下用紆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帝曰東流比流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真仁人之言哉今殿奈何爲一方擇便也邠開河易塞河難塞決河易塞千百年之黃河難夫新河既成不塞黃河則水勢有所專趨新河終焉淤澱是弃前功也塞之又難爲力也無論全塞卽稍壅之其上流銅瓦廂芝蔴庄黃陵岡諸處水決裂四出若黃陵岡一決則水滄漕河奪汶濟入海之路以去如永樂景泰間故事是漕舟不通而咽喉盡塞視今日黃河雖南而小股河李吉口涓涓之流猶可下通徐州建開濟運其事勢固不侔矣且夫李吉口淤而黃垆口決黃垆口半塞而蒙牆口決下決未通而陶決復塞愈決愈上此已事之明鑒固然之河情撫臣踴躍憂及此矣要在總河者審地勢集衆思從長參酌不待捧土河漸而成毀利鈍較若數計詎可冥冥決事哉至加之役

亦自不可廢名。按加河自邳州抵夏鎮凡二百三十里。中有微湖。北接汶泗諸水。南達沂沭諸河。而諸泉來注。原遠流長。實爲徐邳案鑿。且岸高土堅。又能束其流。無令溢漫。誠引泉水以達呂湖。引湖水以入加河。由宿遷出口與淮流接。可避黃濬之險。似于天造地設。當與故道並存。隆慶中朱公衡建議。請共廷臣熟計。嗣經言官屢疏。下部覆得報。可會舒公應龍。劉開韓莊渠分洩湖流。繼以劉公東星督率諸臣。併力疏開。渠有成河矣。連年粮艘鱗次。多由往來。安可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國朝叢書 中河十一 千露堂

加無殺於運祇緣河身所挑尚狹而淺。中有微山攻鑿未竟。政宜乘此未竟。殫力批通。又開黃泥灣支渠。節縮湖流。築塞舊漕。使水專一而不分。建堅壩開使水諸蓄而不洩。儻不必借資黃水而運道亦有備乎。頃者在廷諸臣多疑其議。而或以爲不可。蓋誠見水簷口虛河勢孔亟。未免顧此失彼。且慮沙壅巨石。湖底版石人力難施。是或一道不知。開韓莊山壩不過數十里。鑿梁山渠不過十數里。費金錢不過十數萬。憚此數十里開鑿之艱。而日與數千里黃河爲難。

估此十數萬之費。而歲置十百萬於洪濤澎湃中。試一度之。難易自見。況設開必須用石開鑿。亦非虛糜俟工有次第。或移利國驛於新開閘。以設司道官。以綜理沿河。乘時酌宜。經制備用。加之役。毋亦運道便計乎。人有難于湖不可堤者。不知湖濱生地可循也。人有難於石不可泓者。不知洩水故渠可因也。人有難於水不易濬者。不知節宣數閘可恃也。舊稱六難。此捕風躡影之難。非實見得難也。惟加一成漕向滕嶧。鄰汴而背徐。邳挑宿向者。日漸紛華。則輾然喜。背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國朝叢書 中河十一 千露堂

者日漸寥落。則穆然嗟。以故勘加者。非溺于桑梓之其利。即移于編列之其焚。未臻厥成。俱者衆矣。竊嘗度之。廬爲三策。有全弃黃河而創爲新漕者。上也。漕加河是也。有半藉黃河而規復舊漕者。中也。開正河是也。有從黃河之決而權爲目前之漕者。下也。開徐之城。南洩水支河是也。舍此三者。引河挽河。無策矣。夫今之策漕者。無不鰓鰓提流於新弃之濁河。導衝於又弃之小浮橋河。若謂故道一日不復。黃河一日不治。舍故道無河矣。嘗河決郡縣。親罹沮洳之患。有

不替美策決濬淤者是矚目也其依近沮陵邑見河決入潞入滄以入淮泗卽身在淤中有不借口沉沒寢園者是糊心也議漕者不敢設一奇於河之外議河者不敢設一奇於道之外曾不知鎮口以下行漕在正統以前原不藉黃惟資汶泗諸泉自足達淮水原濟故名清河後徐有貞公塞榮陽之決分流授等乃自蘭陽東至徐入漕久之黃詩盛衝流漕之改道既極廣傳水皆至濁故不稱清河而稱黃河後何忘其故各河偶一從卽用工挑濬以引其來惟恐其轉徙之他故先輩有人以酒爲生一不飲卽死之喻由斯以譚河之決者中州百姓之患也非漕也策漕者復舊橋汶泗之流創新浮加冰之波二者於漕爲得計矣但復舊清河不必兼濬加冰創新加河不必兼開邳徐蓋汶泗上流兩分之詞濬所必有而賄力有限兩用之罷詞又所必至舉世人心方齟齬舍河而漕開舊河一有涸淺開加河一有罷誼又安知不以借口廢之半塗焉河決旣爲民患卽踵賈議不與爭地之策比者河遷靡有寧歲城民之遷又

靡有定地藉令起議再議安知其誰不變大今決河分股爲兩一自符離集出小河口一自泡河經亳州鎮會淮出泗州策河者其自符離集一股當濬而深之兩岸爲隄以約束其流至出口處又當開而廣之如是者黃流奔海有路矣其自泡河一股當堵而塞之卽入賈魯枯河又當疏其下源以會白羊河小河口如是者黃流合淮無地矣復于汴隄以土者高而厚之引而長之歸隄以石者灰其罅隙購其崩陷沮陵民室兩保無虞庶再觀平成之盛乎或者又曰國家建都當極北之地而財賦充斥多以東南會通河成似可無虞矣萬一沙滯金龍之口河浮陽武之涯四百萬擔將焉輓之膠萊海運之策儻亦所宜講與按海運起元人伯顏用朱清畫以成元都蕝故也我朝定鼎卽元故都北有居庸不開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而轉輸之路淮安實當中樞河運爲左翼海運爲右翼海運不通亦太平遺慮也先是成化中丘文莊公濬讀元史悉海運之利建議興復而羅文恭公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如風雨雲日之占驗

載在輿地圖中，擘然指掌，若謂可見之行也。然所由  
屢議屢格者，何不過動色於風濤巨測中耳。要以海  
人行海，亦猶陸人行陸，河人行河，彼其習知島嶼以  
爲灣泊，審潮退颶颶之信，以爲趨避計，可無慮。蓋元  
人海運所繇，見敗者以其起太倉嘉定，邇而北森茫  
無山，則趨避無地。近南水暖，則蛟龍窟居，風濤或巨  
測。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原名北海中，多島  
嶼，可以避風。又地高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獨  
不見登州有海市，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邪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同司農集  
海河說  
五  
于露堂

至海倉，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日舊皆貯潮水，常足  
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中有分水  
嶺，下多礪礪，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  
河成，我漕由麻濤海倉二口徑達天津，直沽，夫舟自  
清江浦抵天津，凡一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八百里。  
海行既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元人海運遠，又所歷  
有劉家蓬萊島、沙門、黑水成山諸險也。說者謂：「釋可  
得數萬役，可借班軍，不煩他勞費，二年可告成功。」此  
功一成，當與河運通用，便海者海便，河者河亦禹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同司農集  
海河說  
六  
于露堂

供賦遺意。且此寨則彼運，彼塞則此運，仍設重兵也。  
守膠萊海次，衛漕防倭，下屹然北海一巨鎮乎。嗟夫，  
海運關燕都重輕，膠萊係海運通塞，開膠萊復海運，  
此一奇也。難者，猶謂膠萊河中有分水嶺三十里，未  
鑿，力苦不支。不知天下有利必有不利，利一害百者，  
當議革，害一利百者，當議興。夫河勢湍悍，適逢其怒，  
亦不減大洋，開河中兩舟難並，負貫適週，一夫大呼，  
萬櫓不進，一舟連觸，數舟並壞，能必盡無恙乎。又況  
膠萊河成，有海運之利，無海運之不利，其中即有分

水嶺未鑿方三十里奈何愛此三十里之費而喪垂成之績哉抑又聞之先臣霍公紹有云古黃河自孟河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沒縣至臨清天津入于海則猶古黃河故道也莫若於河陰原武間審視形便導河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之流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加壯百倍如導河注衛冬春水平艤舟由江入淮汧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次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此一奇也先臣黃公綰有云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于河南旺馬腸樊邨安山諸湖但求封浚泉源修築隄岸疏湖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鈞見口北至安山即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諸湖水低收漕經焉無虞濟高源淺溢之艱此又一奇也夫從霍之議則可免徐沛上流之衝可無鳳泗橫溢之憂而運舟兼濟從黃之議則泰山七十二泉之水可導汶而入南旺五十里之隄可入斗門而固當不至如日者徐邳之阨已顧黃河徙決不常滄桑多變加黃膠萊海運之策言人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子壽堂

殊自陳平江而後荒度代有知補苴其缺苟且目前無能爲國家經久遠夫惟有慨然任事之臣毋諉入數毋設城府毋私便身圖依然過不入必斬乎成而始卽安崇嚴秘密之上又能仰體天心仁愛深惟締造艱難擇人而任久任責成精格重玄膏流萬里則馮夷順命海不波陵運生靈億萬年永賴之計不與霄淵俱敝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子壽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九

華亭

徐孚遠間公 宋微壁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愬人

駕永錢嘉徵子于參閣

黃中丞奏疏

疏

黃承玄

題琉球咨報倭情疏

自得倭酋投謀非一日矣服中山以爲役餌吾民以爲用市吾舟以爲資包藏禍心山來有漸而薦食上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百七十九

黃承玄

國羽翼既成故臣自入關受事以來夙夜拮据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徽之蓋逆知豺狼之不可馴而宴安之不可懷也今果以協取鷄籠見告矣大倭豈真有和于雞籠哉其地荒落其人鹿豕夫寧有子女玉帛可中倭之欲也者而顧耽延何之也蓋往者倭雖深入然主客勢過之勢與我不敵也今鷄籠實逼我東鄂距汛地僅數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東番諸山以固其巢穴然後蹈瑕伺隙惟所欲爲指臺嶺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起五虎則閩之門

戶危薄澎湖以矚泉漳則閩之右臂危仰吾幸有備無可乘也彼且挾五市以要我或介吾瀕海奸民以耳目我彼爲主而我爲客彼及逸而我及勞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我無處非受敵之地無日非防汛之時此豈惟八閩患之兩浙之間恐未得安枕而臥也及查倭之人閩必借徑取水于南甌而後分紮南發西北風則徑指鷄籠諸島東北風則慮右突福寧故南甌實上游之要衝前撫臣金學曾曾請改設副總兵于此如南湧故事誠見及此也若過南甌直下獵外洋以趨鷄籠則我臺端東湧之哨或遠不及偵卽偵及之而一哨船兵勢難壅番遠躡又不敢輕撤烽火崙堠諸哨舍門戶而預逆之藩籬也聞警之後臣業擬南中二路各借調十舟協防北路而復移咨浙撫亟督溫處將領設備南甌但隔省望援一時未能使臂而千里徵發往返未必如期容再伺其緩急以爲之備耳若夫琉球之告有謂借以相恐嚇者有謂假以溫貢道者又有謂中山不能自守直狡倭遣以窺我虛實者臣不能逆睹抑不必深求總之倭必



不能一日忘我。母問屬夷之告不告也。我必不可。日忘備。母問倭夷之來不來也。

### 條議海防事宜疏

臣等謹將

臣惟各省海防獨闕爲最急。而各省武備則獨闕爲最弛。臣自入疆以來。卽不勝過計。欲及足時。一振制之。而倭警已生矣。今雖仰仗大威。小醜潛遁。頗狼心未歇。難忘禍戶之謀。虎視方眈。應抱處堂之慮。則夫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誠邊場所當亟講者也。謹條爲八款。據實上聞。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着實舉行。臣等謹此編

### 計開

一。修塞遊。以定經制。福建海防。崇緝二千餘里。初設五寨。後添五遊。今復益其二。制亦甚密矣。乃一遇小警。皇皇焉。若不足恃者何也。聞之陸贊云。兵以氣勝。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銷。勢合則威。分則弱。故前撫臣譚綸。鎮臣戚繼光。經畫水寨之制。每寨必結聚二船。每船必上扼外險。蓋合大船則兵力自倍。扼外險則門戶自固。據上游則建瓴之勢自便。其制不可易也。迨後增設五遊。以寨爲正兵。以遊爲奇兵。寨也。

于遊之內。遊巡于寨之中。蓋寨藉遊以共聲。其故非得遊而可。互卸其責也。乃今日之事。有大謬不然者。寨既漸移內海。盡非建置之初。遊亦盡守疆隅。全失立名之義。且向止五寨。猶必合爲二。今加七遊。復各分爲四哨。瞭空則氣弱。備多則力分。日散泊便於偷安。哨近易于影射。此若近日之陋規也。今合黎考前臬。仍復舊制。寨兵必令合隊。據險遊兵必令隔哨互援。小敵則一軍當之。大敵則併力犄之。在上風者追之。必窮所往。在下風者選之。使無所逃。庶寨遊之設。可收實效乎。或謂防倭利于合。防賊利于分。汛時專主防倭。應於上游合隊。汛後專主防賊。不妨使宜分布。此則在事將領。自可隨時變通。要以分而合之。則離合而分之。則易。故分之總不如合也。至于寨遊統制疎密之宜。尚有未盡善者。小埧近連省城。而遠隸北路。其事非便也。請改屬于標遊。而節制易矣。崑山僅烽火寨一哨。地又非極衝。而特設一遊。爲烽火卸責。其制非宜也。請裁其十二船。爲北路標船。餘船改爲備山遊。兼哨馬砌。美蓉等處。而設險均矣。海壇。

### 皇朝經世編

卷之四

四

遊亦南日寨一哨地非寥遠而設以多船守以欽總且南日既哨苦嶼蘇澳而該遊駐劄鍊東出守盤垣東岸之船不能越苦嶼而飛渡又不能舍蘇澳以他泊其設非均也合裁其十船爲總鎮標船責守東西二路而弁裁欽總改設于浯銅另立一各色把總管領其事仍制南日之苦嶼改入海壇就近汛守而并聽節制于標遊蓋海壇專蔽福清南日全障興化而守禦專矣又湄洲遊亦係南日中汛地前以一哨守之不見其不足今以一遊守之不見其有餘南日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飭寨遊五 平露堂

既上分苦嶼一哨歸海壇則下有餘力合徑裁去湄洲一遊以十船協南日海壇分哨信地以餘船改爲中路標船內則分守三江門戶外則周遊一路要衝庶緩急得宜手

一設標遊以備策應夫用兵之法有正兵有奇兵有應兵今者議復寨遊舊制奇正之用得矣惟是營寨相距每數百里而遙其地各有專司其力僅能自保若寇合踪突犯則衆寡有不敵之形分踪四竄則彼此無相顧之勢以故各路將領動請增兵增船顧多

增則勢有不能少增則于事無益縱無所不增猶之無所不寡耳計莫如另設遊兵一枝往來策應使沿海常餘一遊之師以待其急而隨處得借一遊之勢以壯其援此今日萬全之備也查得此中原有北標左翼二遊至二十五年前撫臣金學曾復題設應援一枝爲船四十爲兵三千此閩中往例也又查得浙江二十九年題設洋遊升師三千以兩遊擊分統此降省近例也閩省業已裁革而浙省見在遵行乃今日閩中事勢較之有更急者臣不敢厚援浙中之例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設標遊六 平露堂

亦不敢求復往日之規但請增水兵千名戰船二十四艘畧倣洋遊之制仍繫標遊之名汛期則分遊南北過歷寨遊汛畢則收入南臺時加操練聞調即發遇警卽援合踪而行可張寨遊之聲勢遊哨而會可鼓將卒之偷安乃請于標下增設遊擊一員領之以見在遊擊專管陸營以新設遊擊專統舟師而小埕海壇二寨遊俱聽其節制庶幾全省相應勢同率然卒有不虞可恃以無恐乎至於近日所復標遊十船原非初制不過量制臺山埕南之船以爲省城門戶

計耳。頭內之溥港，未易網羅，而外之汎地，率多推諉，不如徑改爲五虎遊專責守。广石以外至五虎門一帶，亦付水標遊擊領之。其自广石以內，另設一營，半水半陸，使二哨以舟師巡遊內洋，二哨以陸兵扼塞溥港，俱付陸標遊擊領之。舟不必另造，取之沒官之船，兵不必他求，取之營伍之選，如是而內地之緩急有賴矣。

一重要防以杜窺伺。閩海中絕島以數十計，而澎湖、北大設防諸島以十餘計，而澎湖最險遠，其地內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黃中丞疏

重要防

七

平露堂

漳泉外，隣東番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其中可容千艘，其口不得方舫，我據之可以制倭倭據之亦得以制我。此兵法所謂必爭之地也。往年平曾作難，有謀犯難龍淡水之桂，當事者始建議戍之，鎮以二遊，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餘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一旅偏師，窮荒遠戍，居常則內外遼絕，警息不得相通，遇敵則眾寡莫支，應援不得相及，以故守其地者往往畏途視之，後汎而往，先汎而歸，至有以風潮不順爲辭而偷泊別溥者，則有守之名，無守之實矣。竊龍地

屬東番倭既狡焉思逞，則此澎湖一島正其所垂涎者，萬一乘我之隙據而有之，彼進可分道內訌，退可結巢假息，全閩其得安枕乎？近有議設叅將以鎮守者，有議添設一遊互相救援者，臣以爲皆不必也。澎湖之險，患在寡援，而浯銅一遊實與澎湖東西對峙，地分爲二，則秦越相視，事聯爲一，則唇齒相依。今合以澎湖併隸浯銅，改爲浯彭遊，請設欽依把總一員，專一面而兼統焉。浯銅原設二十二船，澎湖原設十六船，陸寨協守四船，今議再添造一十二船，增兵四百名，俱統之于欽總，而另設協總二人，一領二十舟，劉守澎湖，一領十二舟，往來巡哨，遇有警息，表裏應援，臂指之勢，既聯，犄角之功可奏矣。夫浯銅係漳泉門戶，澎湖爲列郡藩籬，今一設重鎮，而有虎豹在山之形，一得內援，而無蛇豕薦食之患，其便一也。頃者越販奸民，往往托引東番輸貨日本，今增防設備，扼要詰奸，重門之柝既嚴，一羣之航可察，其便二也。茲島故稱沃野，向者委而棄之，不無遺利之惜，今若令該總率舟師屯種其間，且耕且守，將數年以後，膏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黃中丞疏

重要防

八

平露堂

有積倉之富而三單無饑饉之虞其便三也至于瀟海之民以漁爲業其採捕于彭湖北港之間者歲無慮數十百艘倭若奪而駕之則蹤影可混我若好而撫之則喙息可聞此不可任其自爲出沒者宜并令該總會同有司縣以什伍結以恩義約以號喊無警聽其合隊佃漁有警令其聚號飛報則不惟耳目有寄抑且聲勢愈張賊險之設水爲海上干城矣

一傍戰艦以備衝擊大海上之戰先圖船次圖器與人無船則人與器皆無所用之矣乃今日造船之弊

自明經世編

卷九

九

有不可勝言者其方倚船爲命而官胥匠役且倚船爲家出之幣者上而用之船者方且費不時給役不預婚料不必中程工不必中度及倉皇無措則又料貼募兵至料之兵而亦不必用之船也積弊至此求船之實用得乎船不可用求兵之出洋得乎幸而海不揚波渡漚倫安者二十餘載而今當其窮矣可復因循舊轍不破格一更新之乎爲今之計一日縮汛當歲也約法每船限十二汛而准拆造未滿汛而敵者照汛于各兵扣賠今之船自七八汛以外皆成虛

具矣此不敢暫試風濤况望其效衝犂之用乎乃官拘于成例兵憚于賠汛苟延歲月隱遯倫安計每寨四十餘船實不得二十船之用則千餘兵而不得五六百兵之用矣國省一船數十金之費而致虛糜二百金之兵餉豈不以小失大耶且邇來將領每以船多兵少爲辭則何不縮其汛而量減其船免其賠而量增其值減一船而得九船之用減一船之兵益之九船而九船咸得其濟不尤爲兩便耶今請將各寨遊船隻不論年汛久近但有不堪出洋者盡行改遣暫免賠汛要自今日鼎新之會卽爲各路更始之初自此以後斷以十汛爲期有不及格者仍得以賠汛之例繩之矣一日估費當寬也昔劉晏之造船計其公并計其私曰去半焉猶得堅船此知輿之爲取也今不問時有貴賤地有遠近價有官民槩以成例格之天上吝其直下吝其材所費者正足相當而所損者乃在公事亦何利之有焉一日責任當專也向來汛船造於各路者有海防佐領監之造于省河者則一聽他人之爲政政吏吏非用船之人則得置身

自明經世編

卷九

九

九

于利害之外將領無專造之責則得置身于功罪之外徒使經歷數手侵漁百端多一受事之人即多一染指之弊增一防奸之寄反增一卸過之門蓋今日閩外之事往往如此今請以其責專屬路將凡鳩工庀材賦庸受直悉聽路將與總哨捕盜自爲之謀而有司自省成外一切勿掣其肘如是而猶有不可戰之船則臣得執而問之矣。

一恤水兵以起凋敝夫閩海之禦倭其用則水兵急而陸兵緩其事則陸兵逸而水兵勞乃其餉則陸兵厚而水兵獨薄彼其出沒波濤之中身試鯨鯢之窟即使盡沾實惠尙慮勇壯者裹足不前也乃見面有例公費有例賄汎有例又代爲稱貸厚息扣償月餉所餘十不得其三且近年有免汰減餉之議收汎又槩齊其一錢彼又何苦以軀命所博之微餉徒爲債帥充囊債主生利哉老弱者計無復之姑寄糧糊口壯勇者勢不能忍有相率掉臂而去耳乃總哨捕盜復通同隱匿既避逃伍之罰又冒應額之糧是免汰之說徒割見在之食以飽虛冒之腹也吾方慮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中丞疏

恤水兵

十一 于露堂

餉之兵難與救死而彼且利無兵之餉可以自肥大非立法初意矣請自今挑選之後仍復其原餉九錢而每次汎畢不妨仍核其懦怯者而節汰之第向之汰惟其數不惟其人今之汰惟其人不惟其數蓋與其齊于給餉而寬于冒餉固不如豐于養士而嚴于選士也顧餉增矣而不嚴禁拮据則所謂九錢者猶委之谿壑耳欲嚴禁拮据之禁當清科派之源向來銅幣難以盡舉卽一哨官之補而費以百計一色總之補而費以數百計此非事科欵將焉取之況染指一嘗揚眉難翼卽有不法誰能過而問焉故今日一切陋規必大將謝絕不行而後路將以下可禁也必路將防館謝絕不行而後總哨以下可禁也。

一嚴巡督以鼓偷惰昔人云致勇有術致勇莫善乎倡未有已安于帷幄之中而可責人以犯風濤之險者也國家沿海列職文武相制全省則鎮臣統督而撫臣監之諸路則叅遊統督而道臣監之寨遊則把總統督而海防官監之各分其責而亦遞相爲制總非無事之官也乃承平二十年以來恬嬉成習偷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黃中丞疏

恤水兵

十二 于露堂

成風由上及下鮮有不溺其職者以總鎮言之向者屯劄鎮東爲急漳泉耳今倭寇要衝首在北路而大將坐鎮反居下遊不但逆風苦轉輸之難抑且長鞭無及腹之勢矣以路將言之移劄信地非不勉循故事也而智昏于程席之交舌翕于汎例之入往來似同于收責上下竟歸于共眠矣以海防官言之督汎散糧非不猶存虛名也一款宴而陋規相沿一祭河而故事已了胥徒鼓腹而屬厭和弊充耳而罔聞矣至于各道分一而提衡則地有專屬巡海奉簡書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議從軍 高 平露室

從事則職有專司乃邇來視師之規遂成希觀之典總哨以下又何責焉今欲收防海之效非兵盡出洋非不可欲兵盡出洋非將領躬率不可欲將領出洋非院鎮道倅艤督不可請嚴告申飭先自臣始每汎視敵之要衝或將之少弱者單騎巡行不時督閱以爲列職之倡各駐札道則汎前十日親歷海口簡閱舟師嚴散糧餉汎內五月早暮督察精神無弗周也巡海道則往來沿海上下督巡總諸路之銅維繫將領之勤怠閱歷無弗遍也各海防館則同寨遊把總一

體出洋無事成其偷安遇警鼓其敵愾有功爲之紀錄有過爲之叟查須臾無相離也此皆文吏之責也總鎮則往來鎮東定海隨在督師或親取樓船當機應變毋仍一隅之株守也路將則躬駕標船遍歷遊寨每視風汎南北各期會于島嶼之間毋仍信地之自畫也各寨遊把總則身先出海遠據要衝時時存待戰之心人人勵敢戰之氣毋仍內港之偷安也凡此皆武臣之責也

一議征軍以收實用舊例每汎舟師出洋以額兵不足駕用故于沿海各衛所軍丁選其慣海者助之謂之貼駕征軍大約一舟之中兵居其十軍居其五月糧之外優以行糧所饋以同舟共濟非苟取備數已也乃衛所各官往往因之爲利自力者買閑老弱者應役非下嚴行申飭而積玩相因終成虛應如有緩急將焉賴之近各處藉口增兵紛紛見告有謂其駭浪而面若死灰見敵而隱匿重板無望同仇之助反爲先奔之倡者夫有軍而不得軍之用猶可言也有軍而反受軍之累比可不亟爲之圖乎近該道有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議從軍 高 平露室

征軍月糧爲另募民兵之議是不可酌而行之乎。或謂各衛所征軍有慣海精壯。勝于募兵者。不可更也。則何妨擇其堪駕者仍之。而不堪駕者易之乎。或又謂烏合之兵。旋募旋汰。猶之乎不習也。然。暫募之壯兵。不猶勝暫役之弱軍乎。且一汛之內。勇怯已試。額兵之懦弱者可汰。而新募之健勇者。可留也。是。又不。可通融乎。今計征軍每月共行月糧八錢。視汛兵之餉。所少僅一錢耳。食兩汛之期。不滿五月。而征軍自汛前。倉解至汛畢。撤歸。常餘半歲之役。今若扣其半歲之食。以食二汛之兵。當不患餉之不足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疏議征軍事

于謙堂

經始加河議

開加河

爲議濟加河以濟運便民事。竊照加河之議。蓋已有年。前經翁傳二總河先後具題。再遣科臣行視。率以工難費鉅。旋議旋寢。至萬曆二十年。舒總河復議。開韓庄支渠二十餘里。以洩呂孟諸湖之水。下達加河。蓋雖微引其端。而猶未竟其緒也。復因黃河南徙。運道告艱。復經科臣具題。勘然亦以費逾百萬。工力難

施。竟成築舍之議。近該職親詣韓庄加口一帶踏勘。熱察地形。通觀水勢。周咨荒度。盡得此河源委。前有可因之蹟。後無難克之攻。然後乃知人言不足盡憑。而百聞不如一見也。蓋先議者謂性義葛墟二嶺地勢高懸。砂礫難鑿。今原開韓庄新渠。業已避高就下。水見通流。第異挑深。踰便可行。漕且近。發徭夫挑漕。已十完七八矣。議者謂梁城等處地多伏石。難以施工。今勘自侯家灣至梁城水底。伏石僅二百餘丈。先年試鑿已去其半。今者再去一層。而于梁城之下。建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疏議開加河

于謙堂

其大亦何可坐失事機以廢前人之績故職今日謂此河斷斷可成不宜再計數十年道旁不決之謀若有待于今日也況此河一成豈直可以預備不虞其他利便有不可殫述者蓋舊河自夏鎮以至宿遷計地四百里而新河自夏鎮至宿遷僅二百五十里比舊河可省兩日之程其便一也舊河借河行運而河性不常去來靡定其去也不免有艱澁之虞其來也不免有漂流之患必不能分河兩行久而無弊也況鎮口上下地形陡峻水不能留故特病淺瀕若新河一衣帶水直達宿遷更無波濤之險其便二也李家口以下地高水漲議者至欲復留城舊河以水浸堤傾淤泥難濬不果若新河既成湖水自涸即留城舊河亦可修復新河自有葶水加沂諸湖之水可引灌漕不必全資汶泗其正河強半之水仍可聽入留城舊河以出鎮口蓋新河專行重運其貢鮮官民船隻及回空糧船則聽從其便兩河並行其便三也徵呂連汪周柳落馬諸湖共計地一萬五千餘頃皆民間膏腴也緣鎮口灌淤及武河沂河直河三口並塞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受葶水加沂諸水不得時洩故乏溫成湖今新河既成兩堤夾峙時則束水歸漕自無泛溢沮洳將盡化為良田久困之民可以大甦其便四也徐邳東郭多益徒嶧縣多荒地蓋緣人稀地廣生計無聊故轉徙失業耳今新河既通則民有生意安分復業者自多榛莽之郊變為樂土其便五也新河之工為費既不甚鉅而既成之後所應添設官夫及一切歲修之費計亦不過萬金即將耗出湖地召民佃種照例徵租一歲所入供一歲之用寬然有餘其便六也職知之甚真計之甚悉翻前人數十年不決之案辦國家億萬民賴之圖所用止于徭夫可以隨便調發所費不過七八萬兩省直額徵歲修之費可以隨便動支費以三年為期勿以欲速見效事斷于集不必先白鋪張功斷于成不必盡自己出務使河成而國不費功完而人不知此今日所當計而力行者也

河議

治河

伏觀賦酒 祖陵迺國家億萬斯年凝命發祥之地神祇效靈山河永奠者也奈何邇年以來黃河來湧



湯沐淪胥波及 陵寢 皇上因臺臣之奏赫然震怒特簡科臣行視薄海內外見者聞者莫不震驚藏官守介于鄰封衣袂同于職內竊自徐沛以南鳳泗以東淮揚以北究水災所起之因及漕渠掣肘之弊私心竊計以爲今日之計與其先事于殺淮則不若先事于分黃與其分黃于既合淮之下則不若分黃于未合淮之上與其暫分而使之復合則不若永分而聽其自去與其僅分其支流則又不若全分大河而使之各入于海至論分黃于未合之地則又不當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治河

九

于露堂

就其遠且難者而當就其近且易者庶幾內不病陵外不病漕而中不病役何也方今各淮之壅者曰清口之淤也曰高堰之築也然非其所以壅也其所以壅則黃也蓋惟黃之壅淮而不能時洩則清口不得不淤恐黃之躡淮而闖入高寶則高堰不得不築淮既上求于高堰下扼于清口而退漕于肝貽之間則二陵之災又安得不劇也故黃流未分則所以壅淮者猶在高堰其可遽卸乎清口其可遽闢乎周橋雖開其途能有濟乎惟黃流既分而淮無齟齬則此三

役者然後可次第舉行以掀積淮未盡之壅閱此先殺淮不若先分黃也然分黃于合淮之後則一瀆相持逆壅之勢如故雖少有所殺而終無救于清口之淤況分之小則新行之水力微而所分之道淤分之大則正河之水微而故道亦淤卽自數年以來王鮑諸口何嘗不留以洩伏秋暴溢之水而卒無減于河上之游波也此分在下者不若分在上也又黃既分則中流必斷斷而遠則其開濬難而通漕亦難斷而近則其開濬易而通漕亦易故分在遠者又不若分在近也且今海口已壅矣下流已壅矣黃與淮有不

皇明經世編

黃中丞疏 治河

十

于露堂

會會必淤矣脫也上分之而下復合之則數十里之間所去幾何殺于上者能保其不淤于下乎移腓股之疾而爲脛腫之瘍吾不知其可也此暫分必不若永分之利也至支河之分議以減會淮之半若曰是可殺黃預尚欲待其強半以爲漕利也不知黃河勢不兩行支通則幹淤幹通則支淤湍悍巨測之洪流能必其就我約束半爲我用而半不爲我屬乎竊以爲正河可奪新渠可窄而歲漕不患其難達此支分

又不若今分之便也今欲分全黃于未合淮之上而擇其地之近且易者則崔鎮舊決口在桃源之下固已甚遠卽近議黃家嘴分河入海之地誠已得之但尚在三十里之外竊恐去淮尚遠他日斷流難濟漕役俱淹或當別就近處如何所議開腰鋪之地清黃尚水交接距淮僅止十里計無便於此者獨向所議者欲僅分其三分之一我則欲回全河盡令北注竟導之自漁溝金城由漣河灌口以別入于海向所議者欲僅分其三分之一我則欲回全河盡令北注而遂斷其東流然後舉清口以下清淮故道全以讓淮而更闢門限之沙大遂其建甌之勢則全淮水力自盛清水自能刷沙不過旬日之間清口之空洞可幾鳳泗之洪濤立殺矣此陵便也黃與淮既分則自清口上至腰鋪十里之間河流乍斷則當從舊河河口躬兩石牒謹鑰啓閉以却泥沙不過浹月之間淮揚徐沛之帆檣仍還舊觀矣此漕便也陵便矣漕便矣至疏導下流經營海口之役亦非甚難但當前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王

詳議爾私計之自腰鋪至海口約百八十里而遙其間經行之地淤而淺澁者十之一假道于諸湖者十之三舊決新衝卑窪衝限之地什之六其在淺澁則宜濬之稍深俾水足以由可也其在卑窪之場諸湖之畔則宜寬設隄岸稍加約攔俾水足以檢可也至海口則又宜就其遷而寬者開爲經流就其迂而狹者脩爲支派俾水足以滔滔大去可也夫二者由之費十居其四濬淪之費十居其六總之多不出向所議腰鋪支河之費而可令全淮北徙獨淮東下祖陵既登于夷壇運道復置于安瀾其措施最捷其垂利甚遠豈不一舉而收萬全之效暫勞而獲永逸之休乎賦故以爲最便之策無踰于此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五

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

華亭 徐孚遠閣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六

周永年安期參閱

熊經略集

疏

熊廷弼

河東諸城潰陷疏 請兵餉

臣惟遠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  
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必不可棄開原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請兵餉 卷之一 千露堂

爲河東根底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  
矣青陽棄矣慶雲搶矣鎮西圍矣中固鐵嶺懿路泥  
河數城婦女老幼空國而逃矣自鴨綠江東南起至  
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奠新  
莫長莫大莫駿陽孤山嶺山一堵墻酒馬吉散羊峪  
馬根單東州會東白家衝三岔撫安柴河松山靖安  
威遠鎮北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屯城寨已捨  
毀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  
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賊未

破開原時北關相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敗猶有  
左腋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弊往來而  
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腋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  
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  
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奚啻萬計且又  
無甲馬無弓刀火器而所調各鎮兵馬又皆畏賊不  
來或中途逃去間有到者又無不心驚膽折昔金兵  
將渡河宋人臨河而守者尚十三萬人金粘沒喝云  
不必與戰但以虛聲喝之今擊戰鼓自旦達夜一夕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略集 請兵餉 卷之一 千露堂

而十三萬兵盡散走今遼兵本畏賊而破竹之後風  
鶴自驚何煩擊鼓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  
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  
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  
當復乎 皇上試問群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在  
夷虜東內之交絕北關觀望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  
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  
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  
之用且夫愚者闇成事明者見未然今日之禍皆前

日明自所已言後來之禍自今日理勢所必至無所猜想無待推敵此中外諸臣所共知而共料其必然者也臣請再爲皇上明言之夫前日之賊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關一帶僅僅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過東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詞餘之糧使于清撫失事以後兵餉聚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職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竟莫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犄角以漸逼而轉蹙將賊兵無日長糧有日耗猶不過一穴中之獸耳自大軍三路敗沒而賊始敢出入無常掠盡屯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陰順賊而內患除矣賊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藩而不攻哉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賊住城中用我牛馬車輛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撙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虜向無副餘之糧而今且因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三

平露堂

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餌率卜二十四營妙巴二十營使之東攻遼藩西攻廣寧彼諸營所得春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聽賊以攻我試觀自東塘報東城攻開原而西虜五營卽率三千騎搶慶雲又報三萬騎圍鎮西妙巴等酋又率五萬騎廣寧被賞是西虜明明已皆爲奴用命而遼藩可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賊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餌虎懸諸酋入犯昌薊如也先之薄京城又分數十萬金餌卜素諸酋以入宣大如俺答之趨兩關以牽綴我不敢出京城一步而賊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白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理勢必至之事而該臣十年前不幸而屢中之言也今日若能早早收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恙使皇上以京師視遼立從臣下之請而無有中隔使戶兵二部以京師視遼共向兵餉彼此通融而毋以例爭使兩京各錢糧衙門以及邊腹撫按諸臣皆以京師視遼凡遇徵調那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四

平露堂

搜括催解等項。一真心委曲多方奏處。而毋以套應。則兵餉事尚可立致天下事何遠不可爲也。此臣七尺之軀。爲皇上戮力封疆。置利害死生于度外矣。惟是兵餉有無遲速實係邊鎮存亡。京師安危之急務。乞皇上省覽。臣疏至。勅廷臣會議開原地方。應否恢復。須急處辦。兵馬器械錢糧芻豆等項。勤限齊備。毋缺少以窘臣用。毋延按以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議以掣臣肘。毋交擔于臣不相照管。而獨遺臣以難。則宗社幸甚。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敬陳戰守大略疏

職守機宜

臣惟今日制賊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二曰進剿。三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鐵嶺北關尚在。汎懿蒲濬未逃。法當急復開原。全我家賞。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令兵併力以勦爲先着。何也。勦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助漫談進剿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着。何也。守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賊統全衆駐新寨。日壓撫順。而窺我遼瀋。我猶

守在一面。今水堅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叢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賊守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寡。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臨其相度地形。籌賊之出路。即可爲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路爲遼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置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剿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賊對壘。則前鋒迎之。中軍繼之。左右橫擊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爲一分。合奇正以爲一面。如賊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出奇以擊之。東南路悉力以搗之。在南路則東南路西路出奇以擊之。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而守。如賊犯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搗巢。以牽之。賊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搗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合奇正

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步騎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發林舊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無鋒就彼操練小敵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遊徽以捉其哨夷。撲其零賊使賊不敢輕出邊且以妨其耕牧之時。以一路率所部直入賊境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臣考征播之役用兵二十餘萬及圍楊酋于固上猶用十五萬衆。今賊敗元僭號已併有兩關仄扒魚皮烏喇惡古里弓知介何伊難一覽海東諸國兵衆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二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強擄數倍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見在主客殘兵續到獲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召募征調二法。遠人以遠守遠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責成兵部。每兵一名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歲除四箇月青草不計外計八箇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歲計船費幾何車牛人工各費幾何此皆一毫裁劑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聞鐵洗鉢蒲溝俱無恙則河東以遼陽爲家當廣寧  
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當山海  
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戰車火器盔甲弓箭諸匠役馬  
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  
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督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  
紛挽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問來將皆  
云院道不容挑選甚有授意邊陲故將瘦弱請塞者  
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  
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卷之七

也臣議聞才劣初試行間有凡茫昧獨日夜籌算賊  
已猖獗如此我已喪敗如此各鎮調發度支轉輸又  
艱窘如此多計兵則難于應調少計兵又難于應賊  
今度我兵五而當賊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械整  
頓猶須三而當一史書云女直兵若滿萬天下無敵  
前金主阿骨打初起情狀皇上所知中外諸臣所  
共知金已有衆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  
誠度海內物久不得不緊緊打帳若此又兵法曰客  
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勦賊王我客丁法尤

應倍者聞臣姚宗文疏欲兵部于臣所議外量增二  
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餉之外多  
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  
惟聖明裁斷亟賜該部議處以便遵行封疆幸甚臣  
愚幸甚

扶病看邊疏

邊陲形勢

自兩月城守瀋陽奉集以來臣恐賊見西北有備轉  
掠東南因而散發川將周世祿合永順土兵防威寧  
吳文傑周一桂合原發王平募兵防禦陽郤起龍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卷之七

原發湯遇時募兵防賓奠而猶恐各堡孤懸未經親  
眼相度終自放心不下從六月初五日由奉集至威  
寧歷驛陽寬奠綠鴨綠江岸抵鎮江城復迂道看險  
山舊道轉渡夾河登鳳凰山尋莫利支屯兵處遂從  
鎮夷鎮東甜水站而還計地十有餘里往返十有三  
日此經行之大槩也自奉集起皆山路至威寧迤東  
而山險更甚峻嶺巉巖磧河石澗叢棘蒙茸寸步皆  
艱每遇險輒同官軍步行扶曳而過盡遠海東山自  
東北長白山起至西南旅順口止長數千里橫四五

百里節節開障千重百疊此險隘之大槩也威遠背  
山面河震陽寬奠四面偏山以及孤山酒馬驛塲永  
奠長奠大奠各堡皆如處複壁中假如以二三萬兵  
馬糧草聚在一城賊但以萬人占四山頭哨喊插鼓  
不消半日而我軍自分必不得援必不得逃未有不  
隨賊而去者况道里險遠車牛不通糧草斷絕更難  
右站即賊不來而我亦不能住也按舊邊自震陽東  
南至險山寧東江船各處離邊八九十里皆陡嶺  
密菁可據守戰自展寬永各堡掛出東北角外離邊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

僅三十里或十五六里其薄且偏而險反在內自阻  
援援不知李成梁等當年何見而改此絕地誰以爲  
功此城壁之大槩也其谷民皆依山居住它山耕種  
種瘦此塊復它彼現復不見寬奠東山一帶有遺田  
可屯其堡民皆又移山南止留男子種守田禾賣貨  
者日雖在舖夜亦包圍潛宿他處以防賊至即鎮江  
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鎮夷鎮東各堡僅一察院空  
署腹裏且然何況邊堡每行山谷中十餘里始見一  
二茅屋無六七家聚處者中火住歇間搭帳房露處

而不得一棲宿惟至險山鳳凰城始稍稍于一二十  
里間見一村落落村亦僅七八家十餘家無多也  
初謂東山居民如西邊成聚可圍練鄉民自衛以今  
觀之亦不能行如鳳凰一堡所屬屯民十四排視別  
堡爲多然皆散遠在六七十里之外勢自不能舍農  
種而就團練前劉國綽陳光裕所送鄉兵冊揭皆照  
排開報實非出自情願此各堡人民之大槩也其守  
將且秘稟臣曰賊年來非愛寬奠而不攻也無人民  
無蓄積故置而不取若添發人馬必多積糧草及動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

賊赴難之念而引之使來臣問見兵甚少即賊至何  
以支持答曰吾等實不敢安處城內但速哨探嚴烽  
火賊零至則堵之大至則內趨山險以自便發兵防  
何事而徒以重滯受累此官軍備賊之大槩也臣初  
以賊窺南衛爲慮今山勢險遠如此而馬難遠到也  
又以賊搶村屯爲慮今人民零落如此而入無所獲  
也假使救援得及轉輸得通猶當發兵防守以壯今  
日東南之威爲他日進取之地乃孤懸阻絕又若此  
臣又何敢聚一二萬人馬糧草于必不能救必無所



逃之處以啓戎心而喪軍實前發川將周世祿等俱復調回駐制虎皮驛爲濟奉策應俟初到士浙各兵休息月餘衣甲製備然後發守鎮江鳳城裏路各堡作南衛之聲援壯材屯之心膽蓋今日揣形度勢具合作如此區處而不敢輕險一試也惟是寬緩各堡係傾設邊隘惟恐廟堂之上不達臣之所以不撥兵馬助防之故而以爲臣罪不敢不備述大槩以候聖斷乃臣則獨有深憂于此者大都制賊之法當使之處其分而不當使之處其合分則我得從旁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于露堂

書

答石副憲開道

狀率賽之利

承教以宰賽近託北關謝罪求賞願還所掠機尚可爲而惟恐當事議勦者復生事端爲邊人禍誠有如此所慮者卽僕初出關時初甚憂宰賽以入犯自絕又深中奴間終其兇德不復來講而耳與我爲難今幸託北關爲容且先還郎書手史秀才及男女數口以示誠既來矣其以誘殺歸過於我我且無詞以應其以報復謝罪於我我且難于遽絕不趁此機急急收拾更欲何待竊細算今日許款有數便焉我且度其力終無如宰賽何必爲其所挾而不得不款以示弱則不如因其求而遂許之以存中國之體此其便也二十四營惟宰賽最強宰賽款則諸營不敢搶宰賽搶則諸營不敢款與其以一宰賽失諸諸營孰若收宰賽而堅諸營之款此又其便也宰賽數與其叔緩亮不和嘗因領賞先後爭鬪又抄花父子嘗勾合宰賽不聽亦成隙今不許款則宰賽急必和於緩抄以拒我而緩抄又得挾宰賽爲重以要我則就與收之而叩揚其間使宰賽緩抄處蝸蚌之勢而我享漁人之

利也此又其便也然此猶其小者也北關者開原之

鐵門控也橫亘其中而東西虜不得通而一焉奴酋

之圖遠也必借西方而先通爲一其通西也必併北

關而先去其梗所以十數年來不惜子女財帛以交

於西虜而所不併北關者徒以宰賽爲北關唇耳

近宰賽已受奴酋婚好又德其報誘殺之信而恐北

關之不報矣猶幸與奴酋有宿讐外雖好而內懼其

相圖若不許則必然而與奴酋合奴酋合則北關必

傾而開原益孤東西必通而遠益不可支故許宰賽

狀者又所以離東西之交而固北關與開原輔車之

勢也此又其便也如此則數便反此則數不便而欲

取其便則莫如今日何也彼叩關悔罪而來求我是

其一機會也嘗見好門面者動以大言夸衆雖有機

會之來心欲就之而猶恐管前言耻於自背及虜漸

忿入犯則又差人往購而惟恐其不款焉騎兵狃而

辱中國者往往而是所以近日疏末有情法機勢

四說開地方一十之路誠知他日究竟必歸此着而

不敢自誤以誤地方也

### 與劉義齋道長

東西虜情

頃者搗巢之役見小利而忘大害今邊報旁午至矣

二十年前西虜土蠻擄罕父子動引十數萬騎蹂我

無寧歲而東虜則奴酋在我卵翼宰賽時尚孤弱南

北兩關皆爲我蔽是時急在河西而河東緩十數年

來奴酋宰賽等日漸遇雨開之敵又撤其一而河西

則虎境兇罕尚初黃台拱友諸部長貪漢物不欲利

獨歸主而各與我市是時急在河東而河西緩弟入

遼兩三月來猶是此等光景猶幸諸虜尚可羈縻以

皇明經世編

遂我之初計謬與諸公謀口河西幸緩其虜心貪而

志不大吾可以餌中也河東雖急其虜志大而勢尚

孤吾可以計制也乃吾方脫口而搗巢惹釁河西又

急矣奴酋乘此搆西虜以敵我宰賽諸酋乘此挾秋

賞以邀我奴酋又乘此誘宰賽併北關以孤我而

河東又加急矣以志大之虜嗾性貪之衆當四面俱

急之時而爲一舉兩得之計此卡莊之故智而漁人

之大利也吾不知當事者何以遽有此舉動也今事

急矣大將軍計無所出今日傳箭要搗宰賽明日下

令要夾關並勦而中情怯甚也本無謀人之心而徒以虛聲恐喝使虜之仇我者益多方備我而爲圖我之謀虜之附我者亦相率疑我而有背我之意此又無策之甚者也以弟愚竊夷狄犬羊嗜利貪餌自其天性俱免雖怨我而兩與賈路彼固不肯所也我遣人宣諭以繫其心使戀戀於其路之不斷不肯決然與我言仇而又四路撫慰賴蟒虎墩黃台宰接諸酋以陰弒其堂而通解其援助則諸酋皆款拱酋一人獨何能爲報令報仇而吾自足以辦之必如是而後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不露堂

再擲也

答友人

齊陽志地

僕生長南陬不識夷情第考按國初區畫東胡置衛三百有奇分其部落以弱之別其種類以間之使之入自爲雄而不使之勢純於一者何也夷狄合則強分則弱此祖宗克法深意也昔建州諸夷若王兀堂王某阿台輩將分矣而合之則自奴酋始使之合之則日李寧遠始何則正統間海建勾北虜也先

爲患卒被奪其勅書失賣市利不能過活乞哀守臣復請補給或十數道三五道各自入貢勢莫能拒一也自寧遠爲險山參將以至總兵誘此間彼誘彼間此專以掩殺爲事諸部或絕或散而是時奴酋之祖曰教場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塔也其義阿台也寧遠定使誘之已而城下併殺其父祖而奴酋請死寧遠領思各家勅書無所屬悉以與奴酋且請爲龍虎將軍以寵之於是奴酋得以號召東方盡收名家故地遺民歸於一統而建州之勢合矣自建州之勢合而奴酋始強自五百道之貢實入而奴酋始富得以其力連交近攻兼併南關仄叭諸部而海建烏龍江之勢又合矣自諸部之勢合而奴酋始敢與我爭地要盟寧遠悉其報祖父讐計亦不得不出於苟順以倖旦夕之無事而付之無可奈何矣當奴酋之請死也覆巢之卵可一指拍也斃生其羽毛而長其爪距縱其飛揚而成其跋扈寧遠不得而解其過也祖宗朝方分之以樹相疑之形而寧遠領合之以成相一之勢相疑則用夷攻夷而我收其利相一則縱夷

抗我而我受其害此封疆莫大之隱憂亦寧遠難了之前件而人言顧若彼所謂以告者過也至於分疆起人之說詳在獲疏中矣諸再商以數言分之起之於爭界未定之先則可分之起之於何繼祖等立石定界之後則不可分之起之爲地方杜忠則可分之起之爲自家國陞陝則不可況橫江一帶由成化中劉忠宣之說其朝鮮貢道也由嘉靖中李直指之說其遼人麗人共棄之地也何必分何必起而舊鴉鵲關地則又載在遠誌而不待言者此又疆事之定論皇明經世編

與徐耀王職方

江安西席

往者事不謀始輕啓戎端關西虜以起東虜之謀使

得乘隙弄兵壓我邊關是以三月內乞酌東西虜情疏有西虜之釁不可深北關之援不可斷東虜之計不可墮之說益西事不結則東謀不寢勢也亡何賞衙門有復款之議而軍門亦遣僕書云伸漢諸酋俱聽衙門撫款復差通官出諭虎墩兔罕及黃台吉拱兔三大酋爲遠講款竊意西事可得收拾東虜亦將弭伏而地方厚幸矣且西事之該收拾不但於東虜有關係也即以西夷論衮額賴麟諸酋未有罪於遼也今年亦疑畏不來領賞問之則曰拱兔以遼東殺伊熱夷爲我河流口事所累若伊款未就而我先領賞伊必以兵加我不敢不候彼款消息以爲進止是拱兔之事與賴麟相連爲拱兔而併携賴麟非計也錦義諸夷惟小友青最狡最强屢欲向寧前挿賞一分而馬道拒之欲搶寧前而拱兔又沮之不得如意久矣自殺降事出反酋因而激怒拱酋曰叔屢沮我擒今偏殺叔夷願以兵助叔必報若款不如死又使人挾寧前曰拱兔款事非我主張不可得許我賞我必成之時該道不從而拱酋恐分已賞亦不欲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二十

須臾若不許則拱酋之望絕必借反酋之兵以犯我而且簡反酋爲重以挾我矣款成而反酋索謝則供賞之外復添一賞款不成而連兵入犯則不惟拱賞斷反賞亦斷是拱鬼之事又與小反青相連絕拱鬼而至併絕反青非計也軍門通官諭虎墩鬼罕罕口拱鬼是簡好人東邊無故殺他夷不償他命如何回首今一面使人傳諭如不聽我秋間自家到關口與他講處是拱鬼之事又與虜王子相連爲拱鬼而惹一王子又非計也此兩事之所以當急急收拾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

下

答高俞憲開道

西廡款成

承教宰賽獲鬼及二十四營撫賞俱將停貼謂數十年來撫賞未有如此容易以爲僕修邊增兵所致則僕何敢貪大功往者撫鎮夫圖誘殺事敗致宰賽有前秋之犯時去殺熊鑰事未遠也華賞踰年而旋復復賞踰年而旋犯當足時當事者誰肯道一無字有不知淺深者則曰剿之無赦僕心知其不能也有知其淺深而陽爲自家裝門面者則舍其欲撫本情而亦曰勦之無赦僕心惡其不誠也以此查參疏未附

以情法機勢四說爲收拾張本而斷之以兩言曰待漢法不得不嚴不處如榆則邊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爲常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緩宰賽則東西糾合益堅而貽邊境以深憂誠知吾之兵力不足以制渠死命又其時奴宰之交止合北關之勢正孤急之將益合東奴併北關以圖我異日仇深禍結終亦不出於款之一着則不如趁其送還掠人稍爲我存一體而而遂收拾之所以力爲前道主張決然行之而不悔者此也獨仗門下同心共濟了當前事粗貽地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下

下

一日之安而不止以解終邊日後之議此則藉以自慰而不勝其感激者也今日虜勢我輩自知甚明橫行絕幕臨瀚海而封狼胥旣難望於我兵我將而其搗襲掩取誇一時之偽功種無窮之慘禍似又不可再設計惟崇垣深壘以固我外併屯置堡以清我內除戎飭器以壯我威保民務農以培我本信賞罰簡文法以勵我氣而外仍用此款法以羈縻之但令款一年而我得修一年之備歲費不過數千兩而我得保全千百人之性命竊意馭虜之法亦不能不出於

此而終守其前說也。

與葉相公

計處達夷

善馭戎者不在一時之順逆而在我制之之術苟我無以制之第見一時之順以為輸誠而徂之以為不足慮他日未有不受其禍者我國家久苦海建進貢人多費繁然終不能一減今貢夷十減其二又歲省驛過車價數萬金雖地未全退而亦以一山峽與我四面奴酋之所以就我約束者亦可矣顧嘗靜而思其所以至此者有虞於我而然乎抑別有虞者姑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計處達夷 下 平議堂

資於開原者又被奴以利誘去唆令搶我四顧皆敵

不能不懼今蒙勦和宰賽若再留以恩信招致江夷

我北關請悉兩寨之兵奪奴後山寨令北救而天兵

從南直搗其巢可一鼓擒也斯心然其說而依違聽

之自是北關之氣始振而奴酋北併之謀始寢者南

關灰以諸部常有擁故主恢復之意顧力不能耳前

秋見我召軍買馬西兵四集遂謀叛去事覺誅其頭

日三十餘人條皆陸續來奔而是時拱兔宰賽俱受

款西邊無憂又乖奴酋漁人之謀以此恐我兵一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下

平議堂

而南北俱起腹背皆潰不得不聽我減夷革價以緩

我一時而徐圖再逞此奴酋之情也得其情而因以

制之厚撫北關以掣其肩背驅磨西邊以伐其羽翼

招致江夷以散其手足寬厚南關灰以諸降夷召集

遺眾以潰其腹心將我不煩指麾而奴酋且豕駭狼

顧終身老死於穴中而不敢動此制之之術也三年

以來為此一事日夜籌畫至熟以此人言北關不肯

忘仰逞之仇而必厚之人言宰賽常勦而必撫

之人言拱兔不可款而必復之雖屢家人謂而不

恤凡此非爲北關拱宰計也爲奴酋計也茲幸制伏有緒矣獨地方議論尚不歸一顧疎北關親奴酋甚有謂奴酋不及江南一富家從前竹狀替我一二武弁所誣而爲之去其忌者豺狼難親蜂蟻有礙窮竊爲封疆他日憂之

谷麻西泉總戎 論戰守款

今談邊事者大都不出戰守款三說至於三說貼定地方審定情勢而求一當之策以保萬全之圖是固未易言也遼自三岔河斷爲兩斷東西各三面臨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卽藩籬之夷三衛<sub>三衛</sub>建諸酋已不勝橫矣而察罕又以<sub>漢也</sub>元裔引弓十數萬虎踞其間尤難與之爭鋒今之所謂戰者不過偷勦奴夷虜虜而已能堂堂正正與虜王虎噬兎罕之衆一遇乎無論虎噬兎能與其部落黃台吉反青拱兎罕一遇乎又無論察罕能與三衛之賴麟帖花宰<sub>三衛</sub>暖輩一遇乎僕有以知其不能也況狐群狗黨根連蔓結桃一技而各枝動批部落而虜王動桃三衛而勾引察罕亦動動河東而河西不能救動寧前而廣寧不能救卽動錦義而鎮兵不及

救誠有如翰教以王賊爲不量者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守而邊長二千餘里在在可入而何處是守無是堵無堅壁而何險是守環軍盡累及堡軍堡軍盡累及營軍而何人是守則其勢又不得不出於款而虜又欺我之不能戰與守也而陽順之而陰逆之而此賞之而彼搶之款又焉足固哉然當此戎馬擾攘中而欲討一閒暇日子以修我戰守之備則舍款之外又無別法深計者思有以維款之窮曰非戰不足以固款信有見矣顧以愚見細察之所謂以戰固款者若只勦奴夷虜虜而止則未足示威先已挑釁其何款之固若欲堂堂正正與大虜一戰而服之使之不得不歸命於我則以今日之兵當今日之虜勢又有所不能此非謂戰之不足以固款也止唯今日戰不成戰揭於外爲偷爲竊堵於內爲野爲浪而不敢與大虜遇也乃若供之所謂戰者則不然深吾壕高吾墻以扼虜於外併小屯爲人屯適中建堡環築堵壕以收保吾人於內而又大造火器戰車以爲堵截之備王零竊鳴槍當日出入之賊必憚而不敢入卽入

而吾人早已入堡。吾本路之力已足以禦之。此與小  
勝戰之法也。卽大勝數萬人犯其填吾壕。它吾壘必  
能開時候。其攻吾屯堡。屯民執械登陴。必能爲我堅  
守。一二日以待各路官兵之至。至亦勿與浪戰。但以  
火器戰車結一方城。擡之而前。直衝其老營。如其過  
夜。則大砲遙擊之。使黑地自亂。彼欲掠而吾野已清。  
欲戰而吾壘已固。欲相持而畏我火砲。又有割不任  
不奔何待。因其奔動而乘之不勝何待。此與大勝戰  
之法也。戰小勝。旣如彼。戰大勝。又如此。勝知入無所  
得。且受挫焉。而其氣自沮。其欲自殺不款何待。此以  
戰固款之法也。此以守爲戰而不爲偷竊爲野浪以  
僥倖者也。日來進報小友青等結聚於長嶺。柳花父  
子窺伺於途。河此輩固皆受賞於廣寧者。款此犯彼  
犬羊無厭。誠願得時兩酋之首以相連袂之贈。仲中  
國之威而翰制適至。欲要擒擒以示逆。則勦之之法  
甚得。以戰固款上策。誠使偵探得實。的係小友青柳  
花等大眾所在。決不可失。此賊若乃奴夷夢虜之輩。  
此不足當元戎之斧鉞。而又奚事哉。

卷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廣寧集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一

徐孚遠閣公 李 雯蔚章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姚宗典文初參閣

熊經畧集

書

荅麻西泉總戎

防河遼海機宜

熊廷弼

途中諸勝在寧前者為賴麟其力弱而攝乎薊遼之間其勢為易制又寧前無村屯可據雖有沿邊各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防河遼海機宜

熊廷弼

堡中軍民多者不過四五十家少者纔二十家不足當薊遼兩實十分之一彼雖惡亦安肯舍大規小且招我之夾勦而與我為難錦義之間反青已物故拱免終有信行既欺則不肯輕動虎敦先宰雖虜王于而其年尚幼不能管領諸部正安近鎮城虜亦未敢輕觀而高平一望荒僻越百里而捨則又虜之所諱而不肯為者其于防禦皆似急而實緩惟沿河諸虜杪花父子恃其強盛結連宰緩諸營每春深草長悉聚牧馬于兩河間拮我肘腋日夜窺伺蝶起將退定

有一檢然後去年如此毫不夾期及上而歸巢甚遠我即欲搗之一雪其憤不可得而比至冰結又糾合西寧以窺我遼海其難於防禦有如此故春夏則三月至五月而冬則十月至次年元宵皆屬極累月分而大營人馬必不可不設防之時也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竊謂自茲以往如前所云月分安遣精兵二千騎布置遼海之間朔至而往期盡而還以為常度其餘閑常月分皆秋水泛濫及草枯馬瘦之時不必調發以茲疲援至于河西地方與鎮城聲息易接每一將官所守不過三四堡子無村屯可護第令收拾護城壕垣嚴偵遠探每堡貼本路步兵百十人火器助防自可為我固守一二日以待鎮兵之至似不必代為防守但明與約曰如賊至兩營堅等官不能堅守城池一晝夜以待我則惟爾之罪堅守一晝夜而我援不至則惟我之罪使人知責任之無所逃設防之無可恃皆承有着力以自為謀而惟遇有警時節駐鎮兵一技於杏山遠中處所以為寧錦各路聲援除皆照常在鎮操練養精蓄銳以待策應

必如此而後兵力不以四分五散而益寡人馬不以年暴月露而口疲各路既人自爲守而無卸責之心鎮兵亦人皆可戰而有敵愾之實此又未可與河東之防法同日而道也。

與麻西泉總戎

清查占種教場

昔晁錯盡禦戎之策終之以卒服習言操練也教軍場爲此而設耳是故隊有隊所總有總所中軍有中軍所以愚論之操軍者不宜遽損兵馬於一塊搖幾旗搖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衝實集而辰遂罷也先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查占種教場

分地利隊令各隊立其位下每隊擇五人善射者以一致九隊與隊投熟矣而後合之于總總與總投熟矣而後合之于中軍大操焉倣武場馬箭之法每隊堅三把令軍士穿履甲跨弓刀馳馬而輪射之使人與器相習馬與人相得猶未也又中分各二十五人爲主客俱挽空弓執連鞘刀逐於一處便知矢左則避右刀右則避左猶未也隊與隊逐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逐而合之於中軍然後分主客而大戰焉逐於閑曠之間倏而合倏而分倏而止倏而馳倏而傾壁

血驟倏而分軍邀擊當是時猶咫尺幅之地不足以容吾士馬而擬其決戰也况肯用之爲禾黍之場乎所以前人設立教場寬者周圍七八里五六里窄者亦不下一二里原有深意而遠將弗知也第謂搖幾

旗搖幾鼓聲幾砲裝塘一衝便是操法虛演武廳前數丈之箭道便足完吾操事而此外皆空閑無用之地于是種麥設種蔬馬種勞與豆焉而將將相傳遂爲世產占其軍以爲種地之人占其地以妨操軍之事而一旦馳不教之人以戰宜其披甲如負板控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清查占種教場

如捉龍弦未引而矢先落刀未抽而指先傷敵未見而魂魄先飛不知天之高而地之下也夫如是矣而不收此鎮日寧遠公重來占種教場不操一軍各路尤而效之十年于此矣僕欲革者久之仰惟老將軍廉能宿望度越尋常舍已從人不分彼此是以不知忌諱潛有斯查蓋不徒舉占種之敝風從此斷革亦欲使操軍之常套併行改正而以前項之操法操之所以教兵教將曉然于練習之政而一振其戎事也

約諸將

兵馬操演

邊吏之弊，無事而苟安，有事而張皇，所從來矣。此中虜患，春秋二防，並重而秋防更急。日今夏盡秋來，風高馬勁，虜且乘我收成，復圖犯搶，而我則軍不成，軍馬不成，馬器械不成，器械射打不成，射打，曾不思一爲料理，而惟高坐以待其來，嗟此子遺，其興幾何？近有謂僕者，營伍疲敝已久，一時整頓實難爲力，此其說固然，顧以僕思之，軍誠弱矣，而就中精壯者固自不乏，未嘗挑選，不可謂無軍也；馬誠缺矣，而民間畜養者或不難得，未嘗買補，不可謂無馬也；器械誠不全，堅利矣，而製造各有所司，自可刻期取辦，未嘗收捨，不可謂器不足用也；射打技藝，誠生疎矣，而牛服馬乘，尚可訓習，未嘗操演，不可謂軍拙不可教也。前此一二十年，不一選練，以至今日，今又不然，復待何時矣？馬同駕而一馬病，則兩馬不前，言相累也。今每營強壯之軍，已不可多得，而復以老弱者雜於其間，無事而彼此相推，有事而勇怯同死，此何可不蚤自汰選也？兩人持器，而強者鈍弱者利，則強者必傷，言所持勝也。今諸軍之本事，已是不濟，而又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于露堂

利器以佐其拙射人而人不死，祈馬而馬不斃，此何可不早自收拾也？令甲總兵以下，跟伴俱有定數，今每營擁精壯殷實者爲旗牌，答應牛伴門役不下數百名，而止以一標，拒敵者充伍，每禁軍則託言此皆從將官出征者，而不知若輩皆高冠綉襖，倚勢囂軍，乃號頭隊長之所不敢仰視者也。責之操而入其伍下責之戰，而聽其昏率不能也。此何可不盡歸人伍也？今諸君之言曰：吾非不欲收拾營伍，奈軍缺而以請不補也，馬缺而以請扣子銀撫夷而每匹止給十兩，且責其美也，火藥缺而以請恐查盤短數不發也，弓刀缺而以請不即給，即給而頑鐵無用不責局造者以鋼利也。吾武人也，賤一再請而且怒，且熟與其怒且熟也，吾且混此情固有之，得不曰此爲戰備也，生死所係，而不可以性命爭耶？若操演之事，豈亦有請而不應者，而亦經歲不行，又何說也？古者將識軍心，軍識將意，不但知其姓名已也，又識其年貌，而熟其本藝，某強某弱，某生某熟，某工某拙，一一記之於心，而一旦有事，呼其名而遣之，無不立應也。今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于露堂

君自旗牌答應伴門役而外並記其姓名者有幾。識其年貌而知其本藝者有幾。甚有併旗牌人役而亦不盡識者。卽不幸而遇敵急難呼救其人且私幸主將之不識已姓名年貌而望望然去之不掉首一顧也。僕甚爲諸君危之也。

與徐耀玉職方

援遼兵馬

得翰教談遼事歷歷中竄卽身履其地亦不及此遼州變遲變速必有一日被門下一語道盡僕私憂備位只爲此一節晝夜不敢放過自春夏以來遼報數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援遼兵馬

七

數至因地方不入塘報以此不敢專言言之恐以爲張皇爲速叛而第於他疏微及之卽如旬日內復引重兵壓我境上一而再再而三此舉動亦何可常也存遼之術舍召募之議更無別法然人情悠悠不但司農不肯加餉卽地方中亦無人認承僕恐悞事不得已苟且收拾敵兵羸馬之見在者以爲支撐今年之計所見寺馬乞免扣價極知爲格外之求然不如

此則不如勿兒賴貴衙門議召募尚欲以數十萬餉

望之計部若於此而以常格自待計部必且借爲口

實卽僕所見行修練急務亦以無馬自阻而不復振將復奈何又細看東虜意思將來不得遼必不肯已欲得遼必先取開原欲取開原必先併北關欲併北關必先與北虜合勢而其併之之法必先于新蔡南關內屯聚重兵無日無時得尺得寸而蠶食以逼之此其路也若開原增置重兵以固北虜之效助北關之勢沮奴酋之氣而又增兵于清河遼瀋間使渠內顧巢穴而不敢北出方爲得策蓋相度形勢知虜之必出於此而吾必不可不如此以待之非漫談也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援遼兵馬

八

教謂南北阿寺尚可括三十萬金以應遼急似應一面請發十數萬來使地方官先行召募不得借口無餉苟安旦夕以卸其責而召募既集糧草一不繼是謂之與恐計部此時亦必有懼而不敢不應者此以子授刃法也惟留意

與李霖家本兵

召募利便

召募之役去春台議聚精銳以屯要害至善也後僕酌量緩急以河西有鎮兵遼路增置亦密而河東刻營獨疎澗有事不相及又奴氛甚惡會議添協設將

躬於遠間致意焉。部署雖小異，而聚精銳以備戰陣之意則未嘗不同。假令增募之數，得如原議協成，其爲協路成其爲路，左提右挈，彼此相望，豈不成一軍容氣勢，而竟以訖言中輟矣。僅僅募得一半，而又填之于堡，項之以道，屬之于標下，兵既不以合營，權又不以屬將，營之事理，殊欠穩妥。又聞原募有聞西二百餘人爲親兵，多亡命之徒，兇淫無賴，居民不保其室。而領兵千總亦西人，恃其不屬協營，與協守抗禮，而曹弁爭之，遂致構成嫌隙。尤覺不便。竊謂文武同城而處，便當悉以軍事相附，何必自己骨領。無論臨陣不聽武官督率，即設防各處，無人鈴束，騷擾之苦，甚于夷虜。此地方中一害也。夫增兵者爲其合衆爲強，威夷狄而安百姓也。今東零西散，不爲夷狄感，而爲百姓害。明增之謂何？兵不成旅，而徒有副將遊擊之名，則添協設將之謂何？以愚計之，見募之兵，除遠陽道外，聞原寧前兩處當盡散遣，聞原仍舊添募將處，雲仍舊備禦，威遠仍舊登官，不必留此半殘無用者。虛糜新餉，長爲人家口實。如慮兵勢散爲虜所乘，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須收堡兵，卻道兵還歸營路，以合其勢。其西人之在聞原者，仍應散遣，再召途人千數，使新收副將遊備成一模樣總之。此事只有兩說：欲募則當募，以收增兵之利；不募則當盡停，以去餽餉之害。若不及今交與地方議一長便，而因以責成之，則今日受成之人，非前日預議之人，陰欲藉兵之力而陽且避增之各得濟，則專其功而不濟，則不同其議。他日之憂，猶老先生與僕當之。况糧餉難繼，計部不認，今雖勉強代爲措處，其何能久？此尤貴衙門他日無已之憂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與五道

卷之二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椿銀子假令椿銀追之如數如法則正兵營之椿不勝追而大將軍之語不勝塞此舊當事者所以礙于顏面而一切從寬政也今既官爲貿易以實馬給軍自應照年追給以實法加軍近來追法似乎太少則軍不知畏而以倒馬爲常事至于閩戶軍買一節其爲軍餘苦累尤安亟加禁止軍餘者遠之根本而正軍之所自出也留得此輩一旦緩急猶有所恃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昔人有成言矣且既云官買而又私聽其半索于戶聞此爲何名則何若明明派之地畝猶爲名正言順而不使人受此不明不暗之苦乎居今之地無改今之俗雖歲給年餉百萬不能填死馬之壑而況以千零萬落之人戶填數萬養軍之壑也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營馬

平露堂

再與五道

營馬

遼左營伍爲驛遞所蔽極矣往者行議誠欲求一堅決法子割斷葛藤使營驛判而爲二以絕撥差之累頃承敘清差駱獎諸款大抵皆目前調停尚無截然一定之說而至於中間條理節目亦多所未詳恐於

此事終無裨也夫今日驛遞之所不足者獨馬其驛馬不足則營馬終不能幸有馬矣而領養無人苟必待勾原軍而後付之馬何時而得到驛也有軍矣而養贍無資苟不盡查其牧田而還給之驛何藉而得存軍也查本兵撫遠時曾以驛馬不足議動年餉馬價買備其大旨以買驛馬以代營差省營馬以備操用是補驛馬即所以補營馬况營馬不以差累將來倒損自少又能節省以與驛遞通融其額馬一節則以驛軍遞者未能遠勾缺者未能驟補就于附近該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驛馬

平露堂

與聞副憲海道

買馬官大

宣大張家等市口九邊大馬市也夷中最信喇嘛僧

信每年易換夷馬或一二百匹三四百匹爲一羣至則總估其直以六七兩科美仰中有直二三十兩者亦不易價彼中官民轉相貿易夷馬爲重利故雲中大和公馬販子之號而人乃有言其進境卽死者此忠順營所宜之馬非假馬也貞馬有定價不論老病瘦小俱可支撐入境卽得領分官價而假馬則皆肥滿體色與民間市易者若果如人言則今非燕臺索駿之時彼中將帥與各處商人市此死骨何處發遣乎然而遠中官只欲護住馬價買撫賞以媚夷遠中人只欲留買本地勒高價以圖利往往持前說相混而當事不知者亦深信以爲然此惟軍門與寧道曾宦于其地者知之宜他人有所不知也去秋差左都司往買八百餘匹皆粗蹄大項寬腰厚膊最耐奔走冬春之間天得其用今查守道所轄各營舊馬缺至于匹騎兵營新募兵一千六百餘人及清河募兵尚無一匹而王鎮守官副將內丁共八百人亦皆無馬兌給頃坐買官民自養所騎馬應急然僅得三四百匹價甚高而馬又不耐此外復無可覓處萬一秋冬虜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歷代叢書 賈萬民 七 平陽堂

復大衆徒步之人何以應敵今當發銀一萬五千兩往宣大遠買之擇其高大者入伍抵價外面以稍矮小者發驛及市與民間猶不失半倍利此最便宜事也然一向騎踏無人可託惟萬副將化等善相馬宜大又其生長宦遊地方熟經夷情不受牙白欺且與彼中各將俱相識能以情讓而其人又倖受其家又素封非以此爲利者今夏防將校當遣之往而第以遠陽一開將爲之輔行併隨行員役速速許報以便早發轉盼夏盡秋來胡兒又至舊道已去舊撫將行星明經世編 卷之二 歷代叢書 賈萬民 七 平陽堂

新撫鎮尚無消息遠陽半壁惟弟與一病副將耳不得不身任其事預爲料理也

### 答戴通判

馬政

承條議求寧豎牧馬五款鑒鑒可行亦既無遺議矣顧又思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雖有其法而苟無其人與無法同雖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與無人同夫有其人而不責其事者遠東之苑馬寺衙是也猶之乎衙屯田而不屯田衙備兵而不備兵也夫海道不歲分年例馬價近五千金耶官名苑馬矣又募牧有場

治事有監主簿監正副長有官而所轄軍律海役東昌益州數處且多緩者其監馬之不能充而又分半例焉何爲者也以愚論之亦直以其事責之而已矣歲額監馬一千二百匹除損耗外以一千匹爲率分五百匹于各道而以五百匹付該道自充所轄操備不許復分年例銀兩以自己所畜之馬供自己所管之軍官苑馬者卽不爲馬政計不取不爲邊事計也其分撥各道者不必使軍卒碎闕支以滋贖俵之弊撫院每歲秋又開撥該道總解廣寧過堂轉發各道

皇明御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彙纂 馬政五 平定堂

操備壞者收不堪者退官苑馬者卽不爲各道計不得不爲撫院計也故以考成定以分數年終兩院奏繳過數者紀錄不交者罰處官苑馬者卽不爲生息計不得不爲考成計也此責事之說也僕嘗謂一方之利自足一方之用而人自失之遼馬嘗蕃庶矣吳孫權不惜南方珍物多方購誘公孫氏而不可得者總爲其多馬耳誌載 國初養馬四十萬匹設苑馬太僕兩寺卿經紀其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始有年例之發乃近來午例以撫賞故不得盡市馬而

有可產馬者又無一人爲之料理可數也牧田五千五百餘頃視屯田一萬一千分可徵糧十二萬石牧軍又領倉糧萬石又牧丁六千餘人歲可徵僅銀及官吏師生俸廩等項約又二千餘金是歲入可二萬餘金也假令察若監沐若官僅若人屯若田復若歲入二萬餘金以買馬豈不歲得戰馬千數百匹而乃今年依數十匹發驛明年俵數十匹發驛記符則俵不則已焉牧軍告則俵不則已焉而又譬如狗如鼠之物只此一事而其餘可類推也有其人而不責其皇明御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彙纂 馬政六 平定堂

事此遠之所以不可爲也

與王振宇總戎 修築邊城

前承教製演火器諸法當已通行各道打造火器修築有日矣至于末論修邊一段十實萬貫他人爲大將軍者誰肯說到此處他人爲大將軍者第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殺賊而已矣及說到修邊防以資守備便以爲怯而不肯出諸口不知遼邊長二千餘里左灣右曲東隔西斷其勢最難應援而虜之去來倏忽風雨雖有兵馬設防經年奔馳而不得與虜一遇



亦其地使之然也。僕嘗謂無邊以爲戰戰不勝無邊以爲守守不固無邊以爲款款不久與其揚于境外不若戰于境內與其待虜入境而與戰不若阻虜不得入而無待於戰與其費錢撫賞而使虜不入不若費錢修邊而使虜自然不得入。利之說詳具公移及李師老書中其言似怯懦而頗爲實然不肯爲他將軍道也。今之人皆謂遼土砂礫難築而來教則謂寧前土脉堅實延鐘砂礫尚且築邊遼鎮何獨難築真足以破世人悠悠之議論麾下初至猶止見寧前一帶若見正安以東至三岔河又踰河見海遼滿鐵開原一帶土脉其決然以爲富築又不知其何如者我輩在封疆只要幹實落事今年誇戰功者屠毒官軍驚恐君父竟成何事成大將軍鎮薊時何曾與虜廝殺只修了一道邊牆而至今稱其功越後將軍馳至金城何曾與虜廝殺只屯了兩年田而先零困服此兩公者古今名將也真足爲修邊屯田樣子僕敢舉此以爲麾下望亦深服麾下前劄爲實譴異日成就可與兩公並驅後先也

修屯之說見于去秋疏中詳哉其言之矣業已蒙旨先行而向來地方中全不料理及行查荒田數目有營衛稟示而屬令不得盡報者有言田若屯成戶部不察大餉軍兵專領倉糧不得實惠者而宋掌科又持兩說一要倣李順衛水田故事一要屯種橫江新地尤屬支離夫南北天將地利人情皆不同此中春夏少雨又土善滲而人不習水耨且其勞謂含陸而水爲真任事蓋以議僕任事不其也嘗聞其語人云西路荒田既有二三萬頃東疆新地三百里如何只有六百頃六百頃者勘疆疏中數也卷捷二十九年委官張拱辰等議令新民仍種荒地逐畝量攤賞銀以慰首意故有此數而勘疏承之高山崇嶺中那得平地可屯蓋以議僕漏報疆地也其撓亂之事大率類此國初各邊皆以屯田自給兵食未嘗不足迨後雖發年例亦不甚多而今則以天下全力奉九邊中原之困極矣從古夷狄之禍莫如晉宋猶以南渡支持百年而中原百姓一呼而起雖強盛如秦

如隋如元覆亡若反掌僕所以有懷憂恤妄意紆中原佐度支贍邊氓而不自知其不達時務也今已矣獨修邊治保大于戰守有裨如此則十五利如彼則十五害灼然在前不能不有望于今日耳今春舍簪各道零竊起數河東自去年至今今年二月開原遼陽兩道各十起海蓋道絕無河西寧前道五十二起分巡道八十四起所鈔累人數十倍於河東至有一臺軍而決至一二十次者堡官將官候類聚者亦如之蓋軍不勝決官不勝參而詳亦不勝批也此有牆無堵之證也河東荒地海州汎溢開鐵開漸漸墾到堵下遼陽今春告墾納科者一日百人而河西沿邊一帶何敢開種一畝此又有牆無牆之證也昔人謂不垣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壁也塞下人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此確論也併屯置堡之法在他處村屯俱盡無可併者而遼陽海蓋兩處似宜行之今各屯雖有臺座負面寬不輪丈餘遇有警急率一屯男女于其上恒數百人老幼既以踐踏死而壯者射打又不得措手足無論今皆坍塌難守敎使登砌

完固虜以二百騎衆攻之不三時而臺上矢盡繼以礮礮盡而束手下矣假如虜以二三萬騎分投專攻可半日而下我百屯恐虜有去年長定之尅法在不煩再計也僕嘗謂臺倒此禦小虜散掠難禦大虜專攻禦專攻者斷非置堡不可而或者不以爲然謂其故則云萬一失事臺固猶可若去一堡便是失陷城寨地方官如何禁衛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開原西北一望丘墟惟二屯踞然獨存曾過而觀之或磚堡或土堡皆有那堡壕三道壕身皆茨榆纏結而外則多設篇把風障以樹疑所以虜不敢偏難及邊而反得存者實賴于此若使遼海俱倣此行何不可保守之有至于騎射虜之所長火器我之所長戰車雖于零竊騁拾當日出人之賊追者有所不及而大虜數萬之深人不去者必得此物而後足以制之不然雖合全鎮騎射火器之士而終不能與之浪逐于平原之下也竊謂他處戰車或可已遼寧遼陽海州三處似宜置造以防大衆今春曾置雙輪車數輛有半吊單輪之輕快而無其搖動有舊制雙輪之堅穩

而無其重。薄且安置火器多而不煩。前後定轉。頗利于戰。嘗見往年楊和寨岫巖七里沙灘之役。虜橫行境內數百里。大帥統領全遠。策應人馬三萬如鼠。遇猶藏頭膝下而不敢一喘。假令當日備有火器戰車。以騎兵彌縫其間。方陣而前。且打且進。何至不可逐虜。而縱令旬日從容覓吾人而去也。今記者第曰戰車止可立。給不可合戰也。追堵不及事也。如使戰車而至。爲立營止爲追堵。當日出入之賊。誤也。戰車信無用之物矣。而又奚事哉。要之支持小虜。猶易爲皇明經世編

答潘陽王遊戎

修屯

承示圖冊一覽如身親歷。畫快甚快。其井田之法。溝塹封植。左右縱橫。周制寓兵于農。伏至險于至順。原所以限戎馬也。行之于廣寧以東。及海遼藩關一帶。

深于邊防有裨。但以此爲名。竊恐愚民驚惑。而世人無見識者。復笑爲迂闊。反爲不便。前日井田之式。不過依照此策。非謂照此行也。且地段可以井收者。井收之不可井收者。畝分之惟將軍能心計。他人則不可與于此。恐此法一版定而不能井收者。悉置之不復報也。今第照民間見行步笑事。例笑報。至墾種已定。然後下令沿邊軍民所墾田地。各就自己分下地段。不拘多寡。俱于四至堀溝。兩直其徑。以就車塗。庶幾其行易。而人始不驚耳。然此乃修屯以後事也。今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修屯

且不多及。

答李孟白督餉

游運

大議通海運。而並設陸運。以防海運之不虞。允爲全慮。但陸運必不可行。蓋山海關抵遼陽約千里。內自關達廣寧數百里。皆同領河礪。自廣寧達三岔河。又多沮洳。每小車載米三石。已盡人車之力。日僅行三四十里。計往回四十餘日。途中店食價五分。不得一飽。每車兩人一驢。日約費銀一錢二分。足價銀五兩。而得米三百也。去年遼海間計。奏運糧。取用民車民

牛幾激大變今仍用之誤耕農而拋荒田地遠想未  
息也自套起至遼至瀋至開鐵或二三百里或六七  
百里車牛已是累苦况自關至遼千里之遠牛即歲  
計該糧七十餘萬石總在套套起運見在車牛已是  
並辦不前而尚有餘剩車牛到關洪運手駱駝惟罕  
夏極西一二地方出產他處最難養活與馬騾過他  
出產而易養者不同買及千頭往返萬餘里動輒經  
年而養又未必活即活矣而每頭短運可二石若長  
運月運歲運僅可一石五斗而費視車牛所減能幾  
愚亦以爲未可也然此猶可言也自關外至杏山以  
北一線之路左海右遼邊與路相去遠者十餘里近  
僅四五里一路墩烽失守哨探俱絕往往遼子裝我  
巡路人役截擄商民今聞車夫騾馬在途勢必聚衆  
來搶我少發兵不足護衛多發兵則往來奔波疲計運  
糧十萬石往返數百回而人馬累死者不可勝數矣  
固初歲耗漕糧數百萬石全由海運委難常恃故開  
膠萊運河爲穩久之計然運道雖止而淮登商民買  
賣來往于成山嘴之間者固熟路也今山東買糧既

難如數勢必截漕于淮再截于天津而截漕于淮則  
成山嘴爲必由之路必犯之險即不幸而稍或損失  
亦所不能顧者况糧少而行之以費與國初事體  
不同至絕漕于天津則或由中道或由北岸徑趨蓋  
套與三岔河起卸正不必從山海關起陸而犯前難  
也登糧至蓋州套來糧至三楨牛爲遠必欲盡卸蓋  
州套海益道之議良可允行若論愚見國初運糧  
自登萊旅順海益三岔河入循遼瀋而北直抵開原  
之老米灣此故道也今即不能抵開原而三岔河則  
確確可到者查蓋州套至遼陽一百七十里三岔河  
至遼陽一百六十里方謂蓋套比三岔河爲遠而可  
更言北汛口也總之登萊糧運俱當定以益套收卸  
爲主至謂官運有限民運無窮欲聽商民自運貿易  
寬其文法許帶貨物一二此富遼之策也惟慮左河  
東河西千里驟脫僅傍城就近耕種而一歲所出  
僅支本地一歲之用如遇小歉便作大耗以別無來  
路也去年頗有收自客兵一到米價斗值三錢今春  
農作方興忽遭奴酋虎惡兩禍並來人人逃竄誰敢

耕種及事小定又苦無雨比及獲雨而耕種又已過時惟可種豆與雜糧後而天時又不可知者縱使民間蓄有餘糧何可再括以饒饑軍而況乎其無餘也此其不可行亦不必行者也以上數議皆提實效各以備採擇至愚見亦有欲請教者謬附于後夫運糧與用兵爲終始今自敗餉以來一人一馬一甲一刀一鎗一箭一銃東是一城一堡一墩一案等項俱要從新做起而兵期未可卜也然則運期可卜乎似應急造海船爲經久計假如造船四五百隻費不過三萬餘金既可長用而事完又可變價此不可不預計也清糧水可常載登萊兩郡未可全恃則廣羅于淮陽一帶由海道運順保河間臨德一帶由運河入海運未前一帶由濠河入海運以濟截漕登萊之窮此又不可不預計也前與官賜初偶計遺餉歲該七十七餘萬石此每軍日計二升專以本色言也今聞導意欲以本色兼折三十五萬亦可足數是軍日一升也舍升視民升僅七合何以飽軍腹而銀又不可食且軍日支餉五分除米二升尚有應支折色爲鹽菜薪

水之資卽謂菜領折色未有束腹減口一至此者愚謂七十餘萬之外尚望寬擬一二十萬之數然後七十餘萬可保其至遠而無虧若拘定實數一或差池而所誤多矣此又高明之所宜酌也

答周毓陽中丞

詩曰計數之非

台翰言馬帥密約宰綾卜三首殺奴討賞事情何馬帥信之輕而見之滯也用夷攻夷之說從來有之如漢諺南北庭自相屠殺而我得乘敵以臣之之謂非餌虜而委曲求助也唐無何奴吐蕃取天下復天下皇明經世編卷之四十六平露堂長安東都之援今古寒心仰我文皇帝川三衛靖難而左臂之斷至今爲患古名臣善用夷者惟汾陽一人今有汾陽其人否三首有感恩畏威如藥師羅其夷否慈首體而頗大賦性頗直要賞則快賞安龍姬姬作効勞語以爲騙局而宰綾殺奴憤作伎倆彼見春秋賞有成例不便開口故借此以增賞賞一得而歲以爲例安問殺奴卽質有親子頭口二三人而彼亦索我一官爲質卽明明淪盟我終未敢殺質以運籌窺亦被挾拱手而還之橫刀說說此溫套語遠

中何虜不攢刀何日不密些禽獸無服未足恃也況就稟中情節不止卜見亥子爲可疑卽如所稱字養不欲凌兇卜見亥子知臨時自來先討些賞如宰養差使往約北關解仇同盟金白二首謂宰西向無信實且恐宰首不心前仇誘其於外再有賄兵尅彼兩寨等情是宰首且囑矮卜先驅賞也是金白且信宰首不過而恐其賄圖也安室其爲我同盟親賊而馬帥時金白時心機遠問左聯金白石連三首一鼓掃蕩何吉之易也卽令各首同心同盟爲我殺賊真確無疑且問三首之師進于何路欲繞北關之後從東北務入則三首必以爲遠欲從北關境過則北關必以假道欲從我內地直入而我輩未敢保也且問三首之師進于何時欲附大兵同進而我兵將安在甲馬安在器械色色安在約之此時得無早計欲如馬帥自言帶領家丁另一作用竊恐未能圖奴而反爲奴圖吾輩亦未敢保也況用夷而勝有勝之害不勝有不勝之害無窮端壞木可悉陳總之中國之體自前中國之力自全偶一鯁挫而遂卑隨辱何校對不可知之虜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御書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御書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求其助也無論中奴之誘與否而其取笑四夷恥讓萬世亦已多矣初入部門一二相知言及此者弟頗以爲非載承明問不敢不以直對但役舊泉欲借此謝小勤驅賞計今既勘破勢必羞忿宰與馬帥善作善收切勿說明不用木意弟借北關不諧爲辭而委曲謝之或設他辭以緩之使其不疑不怒不然是一奴求已而又生一奴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二

華亭 徐孚遠閣公 李 雯舒亭

宋徵璧尚本 周立勳勒由

姚宗昌瑞初參閣

熊經畧文集

書

熊廷弼

與元宰科

論明閣

自開原破鐵藩一帶逃而遼陽孤注人言賊且造舟從遼河上流而下取遼陽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從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畧集

論明閣

平露堂

鴨綠江出海繞族順截糧道可危也而弟謂不然賊方欲斷三岔河浮橋我不戍守可危也而弟又謂不然賊正不必出此也賊直以強欺我無兵無馬徑取遼陽此其正也或謂我兵稍集我人効死背城借一未必遽得志若繞我之背出南衛而反斷遼陽于其北南衛無兵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若冰合時從開原徑道橫趨廣寧不兩日至城下而反斷遼陽于其東廣寧備虛必不支而遼陽不待攻也此其奇也可危也而賊未必出此也惟自三路得利後益以開

原兵益多財益富使出其緒餘指使虎墩沙宰輩極

我河西以及昌蒲而任賊肆力于河東此其危哉有

足慮者來教謂救危急者當先用關是矣乃前得周

毓陽書云自許殺奴說從宣大來未聞虎酋挾賞時

有此語也馬林中卒緩三官計往返講說月餘以懈

我而竟失開原此又其不足信者第十年前于言萬

語只要收拾西北虜以伐賊交豈至今日反置此而

不用會當與該道及撫院商量行之總之犬羊巨測

難可倚仗何能使其殺賊為我用但聞之而不為賊

用足矣至于救危實著尚不在此法家云符用先天

一氣將先自己元神我若兵馬壯寔虜自為用不然

而虜反借我以用此又人棄鬼弄人之說也

答李孟白督餉

謝蓮

頃于玉田道中得展台函三復大有謂陸運未可行則天津截糧永平召買難以達于關外而不知陸路有關海中固無關也同一海汊形如菱角登萊天津蓋套各居一角而舟行其中間各指其所至而至之所謂北岸者猶天津之往登萊稍傍南岸云爾實由

海中徑望東行，稍向北轉而趨葦套，甚明白易見也。昨會薊州餉司李君，甚言海運之便，陸運之艱，及會薊州豐潤各州縣官皆山東人，其說皆與李同。而豐潤李令又云：去年每一小車運草五十小束至山海關，給腳價二兩八錢，至興貢車驢不得歸，後增至三兩而車戶俱逃，無應者。及問此車可載米幾何，答曰：三石是豐潤去，關僅三百餘里，而運米三石已費腳價三兩。若自關至遼陽千里，小車前謂每車三石止費銀五兩者，猶屬窄算。而沿路虜賊搶奪之虞，軍民護送之苦，且勿論也。或曰：今年召買原少，故漫言海運，而假途陸運以見其難。予必沮之，即異日乏興，且有詞于子，而不知目今登萊不數旬已運至十數萬石有成效。天津永平直向旅順以達葦套，亦有舊道，海運自可行也。每晤登萊士夫，言彼處米極賤，小錢四十文僅值銀四分，而易米一斗當北直三斗。今歲又大熟，順水保河一帶米俱賤，而歲俱熟，召買自可多也。誠使及今設法廣糶多方募運，以至冬初，奚啻百萬。此區區之愚也，不遑欲多運以活軍命，省費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露堂

節度支，而實未敢定沮陸運不行也。

答周毓陽中丞 用慈首機宜

此言慈首乃士微之九慈，即後之神河也。

承教言前差人同通事赴慈營，未見慈面，說慈見今病還未好，上不得馬，將齋去論帖收下，推無識字漢人竟未觀看。又據劉世勳稟，腦毛大諄諄要自舉兵殺奴，然事權在慈，恐難擅舉。云云，仔細推之，恐慈非真病也。非與無識字漢人也。腦毛大亦非未習與慈謀也。或者慈知我之急在此，故作一不照管之狀，以要我腦毛大知我之急在此，故勸慈不照管，而已欲照管以係我，而圖遂其吃果之願也。竊謂慈既作此不照管之狀，以待我求我，亦宜示一不緊要之意，以觀慈後慈乘于宰賽有狐兔之悲，于煖炒有輔車之慮。先存一個不容奴賊意思，而又利吾財不能捨，必復與腦毛大商量遣使來關勸我，我又因而誘之，如再作模樣，我又因而緩之，而慈又遣人勸我，我又因而誘之，許之，然後緩急操縱之權皆在我，無論慈之殺奴真與不真，我之用慈成與不成，而我皆不失其氣。若慈原無殺奴之意，而全憑挑激，恐慈不易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千露堂



也。且以我激虜不如以虜激虜。懸去奴賊千里。兵過必假道于抄緩境上。若抄緩諸酋不以宰賽骨肉之憤。起懇于懸而借其兵。懸亦未肯運動也。何也。情本不相關。勢亦不相及。前小啓謂懸未易使喚者。此也。此時能撥弄懸者。惟腦毛大。腦毛大殺奴之念。未必勝圖利之念。而我一足其圖利之念。恐遂懈其殺奴之念。且蒙稟表親去與懸商議。萬一不從。我起我大兵。及哈喇哈兵。願與助力。効勞。恐無懸請傳調大衆而獨起。所謂非奴賊敵也。只此一箇中間情。尚貴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熊樞集卷之五

平露李

籌度。來教謂中間運用似不宜急。今日用夷妙法。全在不急急三字。乃日間邸報紛紛言此。得無欲速之甚。而翻令吾輩益無所措。緩急于其後耶。

真官掌科

刑西廂錄宜

項用夷攻夷之說。章滿公車若謂將百十員徵兵十餘萬。皆屬無益。而今靠此爲滅奴第一妙著者。誠如是則經畧拱手受成事。而亦可免于徵調之苦矣。然

賽與援免抄花諸酋爲泰寧福餘種類。非虎懸元孽也。雖附懸而亦不其聽調度。宰賽與諸父弟姪多仇怨。今被擒。莫有憐者。雖不無狐兔之悲。而諸營與賊俱有親戚往還。心既不齊。而力又遠。不能制賊。又不暇借兵于虎懸。引狼入室。致滋踐躐。虎懸于宰賽既痛癢無關。又距賊千有餘里。風馬牛不相及。終料賊不能侵害已。誰肯無端替人興兵。構怨。且西虜專用騎利。于平原廣野。而以施于山林險阻之地。與馬步兼用者。弱惡亦不能符得志于賊也。宋時交趾願出兵助討儂智高。狄青奏言。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方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夫蠻夷情願助兵。狄武襄尚不受。況挾貽以求。不願出兵之虜。而爲四夷所侮。笑此誠不可不慮也。非謂用夷攻夷之說爲非是。而以西虜不必挑激也。陰間之。而借以疑沮東虜。則可明挑之。而伏以討滅東虜。則不可緩致之。而出以有意無意。則可急奪之。

皇明經世編

熊樞集卷之三

平露堂

而使其日驕日扶則不可薄賞之而視為不緊要之餘著則可厚望之而寡為第一件之勝算則不可要使張弛操縱令虜入吾彀中而不覺吾所以用之之意方為得策至于此處未必可用我今日未必能用此處做去自驗而今且不欲盡言也

與周毓陽中丞 守藩兵馬

守藩之說誠人人能言之而不敢任也各鎮將固慮兵馬寡怯尤苦糧草缺乏即餉司兩監軍及各道皆不敢擔承何也慮寡怯而畏不敢守猶得以軍令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之若糧草缺乏而饑不能守雖有人敢往而軍令固無如此餓軍餒馬何也以此躊躇未敢輕易斷送再喪軍實寒遼騰以助賊勢非專慮兵少引賊也非甘令柴李與劉楊各將帥兵團聚一城也非推其責于遼鎮總兵而以內虜東夷重煩老年丈之分明也且兵少引賊非謬處也設即遣賀征夷及開鐵主將新舊王客兵馬專往守藩總計不過萬五六十千喪敗之餘以守坍塌傾圮之城而當數萬聚攻之賊恐雖有柴李應援而守者不能待也何也中岡丁字泊之役

固足監也況即此征夷一校人馬已缺糧草賀帥屢橫眉向右監軍道言兵饑馬損不能當賊而柴李恐亦不能以石填腹為征夷援也弟到遼七閱月矣僅十月十二月放本色而內且有兼折色者賀征夷一營馬匹或存四百而死八百或存七百而死八百或存九百而死九百猶曰將官不惜馬也閒道于自募兵馬亦既惜其矣原額一千九百七匹而死除五百七十七匹此糧草之缺乏明效大驗也去年併藩于遼而藩固在也非素也揆之當日賊勢人情不得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然今年藩則確確當守矣原疏十八萬發陽清河撫順柴河各三萬鎮江二萬金復海各一萬而遼陽僅二萬且作外援者謂各路以進兵據要害持賊于境上賊不敢入犯遼陽遼陽緩故止需兵二萬非謂各路無兵牽制賊賊得悉眾犯遼陽而我可以二萬守二十里之南北兩城子也撫順一路雖議用三萬而疏中自有或三路牽制而陰併一路之說非一路定止用三萬也即一路原議三萬亦謂三路俱集能彼此聲援非聲援無一而一路可僅僅三萬自完也

今見在兵馬除營中舊兵未敢算數外其餘則劉帥  
領萬餘分駐而守矣川兵一萬一千餘創營城外矣  
楊帥領山西募兵及新配義武九千餘皆烏合未練  
不能出防矣新到田萬千土兵未便據外撥矣此外  
則賀之一萬一千有奇柴李之各九千有奇而止耳  
守藩須將前兵撥一萬登陴二萬拒戰于城外三萬  
分居率其虎皮驛策應而遼城僅存二萬師處遼實  
藩且不論而糧草缺乏實是無法區處此則倦倦仰  
望于老年丈之所贊之者也

皇明經世編

熊經集

卷之三 平露堂

與內閣兵部兵利

守藩兵餉道臣

前小疏言方畧部署四路分番迭擾或並進或陰併  
一路而三路張疑指兵衆既集進取時言也今兵衆  
未集不獲如前算又無將見衆生食遼陽聽遼東自  
消自盡之理不得不用扼要法專守瀋路與賊相持  
俾賊不敢別有遠圖而後可保見在地方于無虞蓋  
清河城已屠叛陽寬奠民已散處村屯而其城皆空  
卽賊至得竄避山谷自便賊既不獲如攻開鐵清撫  
城郭之利又憚藩兵逼近巢穴不敢遠入而久頓于

其內地然後鎮江南衛可保無恙而北規東進皆藉  
此始基此藩之所以不可不亟守也雖然守瀋孤注  
也當之東南四十里爲奉集堡可特於瀋陽奉集之  
西南三十里爲虎皮驛可特於奉集而奉集東北距  
撫順西南距遼陽各九十里賊如窺遼陽或入撫順  
或入馬根單皆經由此堡亦可阻截也不守奉集則  
瀋陽孤不守虎皮則奉集孤三方鼎立不各戍重兵  
三二萬人則易爲賊撼而遼陽孤此兵之所以不得  
不多非可見在人馬辦也瀋陽隔代子渾河兩道奉  
集虎皮隔代子河一道每山水漲輒瀾漫七八里月  
餘不消又無船渡苟不預爲兩三月之儲而一日斷  
食則立斃此糧草之所以不得不預非可陸續供饋  
應也諸將帥精神不提提則偷事體不拾揮則誤人  
衆不彈壓則亂此補道以駐瀋陽之不得不亟非可  
尋常他道比也四路部署之不得轉而出于扼要守  
瀋已非本圖若猶不得應手幹辦而不肯無所效其  
犬馬矣業已置孤單于虎狼之側處不得不守之勢  
則廟堂之上似亦處不得不應之勢遼之存亡國

皇明經世編

熊經集

卷之三 平露堂

之安危在斯舉也。

與柴李賀三總兵

戰守方集

往三鎮連駐虎皮三塊一帶距賊巢一百二十里卽有事未能奔到而去遼陽僅六十里聲氣又易接也今藩城距賊巢九十里內撫順遼遼五六十里皆爲賊據實止三四十里可搖鞭立至而去遼陽且一百二十里則聲氣之接又難此兵法之所謂孤軍置之亡地而後存危地而後安者也今據城立營衛以戰車威以大砲環以深壕匝以樹木周圍層疊固于鐵桶雖十萬衆至其如我何古名將有提孤軍轉戰千里者今以三萬之衆守一十大鐵包之賊何難何難亦顧我耳目之明不明營衛之周不周情意之調不調志帥之尊不尊精神之提不提主意之定不定何如耳凡安設哨探要遠不遠而賊有情形我不得早聞又要周不周而賊從他道我不及隄防又要一路接連不接連而恐被賊中斷又要不時暗查不暗查而恐軍打瞌睡此所謂耳目之當明者也每夜城外四面扎營日高無事始散修守每日演放戰車火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谷集

戰守方集

二

平路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谷集

戰守方集

三

平路堂

免使臨時脚慌手亂每放馬不宜遠不宜千百成羣每伍或一人或二人放馬五匹遇晚快犬收回有事一傳卽至不得仍前撒放野馬使賊至而馬不得到馬失而官軍不知每伍同錫同寓同槽喂馬不得仍前你東我西致同駭不得互相覺察將官不知軍士何往又輪派將官巡夜在營係放守宿枕戈臥甲以防不虞凡百戰守事宜書檄所不能盡者皆一一謹備毋疎毋漏此所謂營衛之當周者也今大帥與大帥盟衆將與衆將盟自矢同心豈非佳事及竊觀昨爲城工丈尺與方鮑二將爭講兩事是大帥中尚有彼此而何況衆將一集下尚有彼此而何況三鎮此小小事尚忘歃血立盟之意若有大于此急于此者更復何如又如輪邊撥夜一鎮十日一次已欠停當及三鎮同遣又只聚在一處此豈同心之濟明是恐怕一處獲功故大家聚住圖相牽制耳竊謂平居同商量修宇同幫助遇敵同奮勇斬級同功賞此可同也分遣撥夜改設法湊巧撲斬報功此不必同也又善同盟者貴在功業相勸過夫相規今或有違錯皆

明知其不然而卻皆如不看見者動曰我不好就得  
必待賊到而前而後好說得耶陽和好而陰坐視其

築此一節最害乃公事大事皆屬公而何分人我心  
本能用此以立功業不誤

求相濟而何妨商駁此所謂情意的當調者也今軍  
士不聽中干把號令中干把不聽將官號令將官不

聽大帥號令所謂漸上之師兒戲耳細看還是大帥  
有要欠處若大帥安排有條理而官軍謹敢亂我將

東有紀律而官軍誰敢犯我凌駕有威風而官軍誰  
敢玩我至于遇警臨敵又全在拿定主意而不亂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焦隱畧集  
武學集  
于露堂

前月二十九日撫順邊砲一傳而諸將即率馬兵不  
待整隊向東亂跑假令賊兵果來而此兵可往迎而

堵往之耶區區愚見原欲三鎮賊城對打勿輕開營  
與戰以老賊頗賊賊三日求戰不得其銳自挫而遼

陽各路或徑趨揭穴或整隊赴援賊聞必走走必亂  
而我尾其後以乘其亂兵法所謂擊其情歸此必勝

之道也此吾之所謂主意也若賊以大兵按營不動  
而旁出以散搶村也則我亦照前所畫營圖擺設車

砲軍伍不動而間出騎兵以聚而擊散搶之賊亦必

勝之道也此又通于主意之外者

答監軍道邢參議  
備禦藩陽

前檄賀李兩帥照管平虜一帶柴帥照管長勇長安  
一帶邊堡者謂各屯兵在藩在虎皮驛備聞西虜人

犯則發兵策應非謂分兵往邊堡設防也乃柴帥則  
竟撥各將領兵駐防各堡矣萬一東賊犯藩陽或綴

藩而犯遼陽何以相及樹柵落壕誠知軍士德貴而  
事勢有不得不然者審城周圍一千四百二十八丈

每面營盤又各擴十五六丈併四門戰車安置宜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焦隱畧集  
武學集  
于露堂

作一千五百丈算每車一輛分中占地一丈五尺應  
用車一千輛每一丈五尺車專占地五尺而中空僅

寬一丈也一丈空內置鎗砲手兩排翼車而立以助  
車砲之不及每排置軍五層更番迭打又置軍五人

專管車上安放裝點諸事是一車用軍十五人共計  
用軍一萬五千人也城壕八百四十餘個每壕置軍

二人堅旗張勢四望賊形以爲城下耳目是用軍一  
千六百八十人也每十人應用火頭一人是合前兩

項用軍一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也今查李賀兩帥

與毛兵滿陽遊擊三備禦兵數除前項用過外尚有  
萬人可充遊兵者而柴鎮及鐵騎營兵馬不與也如  
以城南一百算之該面三百五十丈用車二百四十  
輛用毛兵三千六百人城壕二百五個用毛兵四百  
一十人火頭四十零一人而其餘皆遊兵也以兩帥  
二萬三四千人如南面守車守壕法算派三面而遊  
兵尚九千餘人不虞其少也大抵守戰之法全要疎  
疎落落使人得展其手足若如來教二丈五尺空內  
用五十人擠住一塊便一毫動轉不得况一車之空  
僅僅一丈亦未有二丈五尺寬也前派信地質管東  
北兩面李管西南兩面而毛兵則全在南城一面以  
一帥本等統轄外再攝毛兵分數既覺偏勝照管亦  
復難兼不如南北門以東付質以西付李南門東門  
付質西門北門付李而至于兩帥遊兵往來視賊所  
聚處而共以全力應之絕不可有東西南北之分又  
須左瞻右顧勿破賊賺聚一面得乘虛而進也城下  
車人安置之外馬道亦無多寬而周圍自不甚遠遊  
兵往來只宜用步不宜用騎假如以五千兵騎五千

馬決驟千一條窄道之下而人馬攪做一團寧復有  
置足處耶况飛矢亂攢馬驚而亂更有可虞者西兵  
遇敵遂急則下馬立聞謂其難實而可用力也此何  
獨不然竊謂馬匹俱當逐隊逐伍拴住城內傳追  
逐則認隊認伍騎而馳之自不至于混亂也西虜營  
報無時滿陽及三備兵出人無常不宜派在城守之  
數不然則兵應乎西賊出乎東臨時派補守車掛空  
又不免于忙亂矣卒吃緊者全在前札拿定主意勿  
輕開營瞻氣要大神情要閒教語不在兵之多寡也  
兵法守半而攻倍漢來欽以兵二千取畧陽深入隗  
囂心腹如今賊之所謂老寨者蓋合公孫連兵數萬  
攻圍至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而屢月不下卒以疲  
器而隨被破滅劉錡赴東京任過順昌而金兵偶至  
時城守一無足恃倉皇用車輪城上陴蔽視今之砲  
車木柵何如而卒以五千兵破兀朮之數十萬彼獨  
何人哉而諸帥若之何以千里畏人也計算見兵自  
足濟濟無須調發且與其聚處一城使賊窺我兵之  
處有寸此而無外援以困我就若有外一騎一角一

進一却以疑賊半城信得因形借勢而微利一萬一也惟門下與諸帥熟計而審處之方作守聞報賊兵不知其數深入古城壕札營離藩僅六十里已救尤副將張內兩標將馳應無何又以出境報得無管試而懈我耶此等舉動尤宜深戒更語諸帥勿作賊恐我之進勦而故作此勢以疑我而自固者看也

答監軍道那恭議 丁肅排兵

承教丈地用人三排者此數步之內兵刃交接法也不得密令倚城作營內高而外低壕深而岸峻而又不密令倚城作營內高而外低壕深而岸峻而又面以不易填之壕不能動之柵柵外之矢不能及城城下之砲可及柵百步之外賊且不敢近柵一步覺前算擺守之法方盡有餘如必用三排假如交接千數步之內不將丈地一排而後可耶且今止用兩排者正欲其疎以爲遊兵地也如一而有意則遊兵即于其疎處補以大砲及火鎗手而兩排之兵仍占信地不動不亂若兵已排實雖有遊兵無越戰車排兵而向外射打之理勢必那動排兵讓一射打之地而排兵亂矣夫豈則少可對多亂則多亦見少若必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七

千慮堂

那動排兵讓地射打又不如竟將遊兵備足疎空以寬倉皇那移之亂但其法太緩而欠周動耳即定以三排排五層則此一丈之空只須五千人而兩鎮及毛兵除前擺法外尚餘萬人即于其內撥補疎空尚餘五千餘人即除跟隨哨撥差使二千餘人尚有三千可充遊兵者若無此數是將官隱匿逃故不報而徒持虛籍爲侵餉計也仔細籌度還以丈地兩排疎活爲常遊兵二千太少須定四千人平時散居四面有事聚在一二面即于所餘萬人之中擇其精者充之亦自發用無已則將守壕一千六百八十人撤下排營而以南衛兵每壕二名充數亦可至于守虎皮李集爲藩聲援斷不可遲況目今糧運車牛人夫往來商民絡繹道路而馬匹撒放野甸者又遠近彌望萬一賊以二三千精騎徑衝大路疾來疾去風吹草動其爲驚擾沮喪所關尤非小可頃聞柴帥人馬盡赴瀋陽遼瀋一百二十里竟成中斷大是憂惶無情即使陸續步須兵刳亦須留作奉集之用况遼城之大兩倍于瀋有奇戰車僅五丈地一輛而城下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八

千慮堂

守不及八千餘人。川兵又要騰那活動別用。有兵無此。此門下所深悉。非不依有所悛。本于其間也。

### 答監軍道高參政

練步兵練車營

自正月以來。創設各局。打造戰車。鎗炮。併各火器。又為請發內府神器。各造火炮。晝夜處辦。殆無遺力。夫獨為守而已耶。誠欲練步兵。練車營。以火器之長。勝弓矢以步兵之長。制虜騎。以土兵之長。尊險阻。為漸逼漸進之計耳。日于濤奉發往車炮。不過暫借。以自衛。諸將遂安處家。當視為不可那動之物。大非初意。是以有昨日團練車步之微。西北將止。慣持弄馬兵。語以步車之法。誠非所習。非所長。然天下無不可學之事。不可教之人。昔蒙古圍襄樊。劉整語阿木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輒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盡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破襄陽。沿江直下。而宋遂亡。大北人不習舟楫。而元卒用以亡宋。試觀劉整輩。雨中盡地一段精心。那得不習熟。今車步非有難于舟楫也。而為我之劉整。阿木者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經畧集 練步兵練車營

八哉。前嘗密言。兩鎮率騎兵結車營于撫順。以持賊。而別用川土兵。間道批搗。正與來教意同。但兩鎮相持之時。但遇機扼。亦須進取。可曰。吾未嘗練有步兵也。第止境上而不進。如必進。則步兵信未可少。就已所轄之騎。練練為步兵。信未可以已也。

### 答李孟白督餉

論屯田

來教謂。今人以用屯田為策者。西夷統兵殺車夷。必無之事。屯田先草空地。彼草閑人而議定。亦無期。不如聽其用者自用屯者自屯。此誠委曲以調人情之說。弟非不惟策是聽也。夷果用。我可藉其兵屯。果屯。我可因其食。當邊鎮徵調中原轉輸一空之時。得此一助。以為朝廷保殘疆。經畧救危。命尤其所欣然樂聽者。而無奈其行之不效何也。夫不效可也。不自惟事體之本難。而惟答協同之不力。一似經畧把持于其間。而不肯用肯屯者。夫非有胸有有心人。也。而肯如是耶。自四千金之一委于塞外。而虜無感念。且多侮詞。各邊市之報帖。且在此。既前事矣。河東開原一道所轄。無論已。遼陽平為虜場。大路以西。在遼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熊經畧集 論屯田 平露堂



陣處在蓋道陣海橫亘不過四五十里，一網中邊熟地耳。大路以東皆崇山峻嶺，東西橫四百餘里，南北長六七百里，無長太平坦處也。自東北長白山發脈抵西南旅順海口而止，一路分枝開障，每障爲一峪，每峪有一河水淙淙然，石齒齒然而不可也。民皆依山居住，乞山耕種，今年乞此塊種瘦又乞彼塊，顧安所得空地？昨東巡自奉集過清河歷寬叟至錢江，從鳳凰城甜水站中道而歸，徑行千有餘里，何處不見每馬上歎贊盡以瘠人，且疏言親往寬叟屯田候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主 千 平 露 堂

旨而東屯田者，揣摩于二千里之外，又何惑耶？若三岔河以西委有空地，但高平一帶先須開河，教道以洩水，在寧錦一帶先須增兵一二萬以防虜，而其事恐亦未易辦也。金人語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過河矣。今者寔類于是，此時正經事，尚不暇給，何暇爭執此事？惟恐當事者恃此一段議論，謂必可行而遂緩措餉之意，亦須早催部覆，差官查勘，或專責督撫進止，以免于乏興之誤，事留則議多，此不可不亟留意者也。敢因同心之教而併瑣及之。

與監軍道高參政 戰守十策

頃雖臥病遊魂未嘗不繞藩奉而北也，得年兄親往督視諸營，官軍自是警惕一番，而弟且得片時安寢于枕上，仰賴何似？賊大眾見屯撫順城下去藩奉各僅九十里，然邊裏五六十里，撥夜皆已撲盡墩臺，皆爲賊哨，名九十里而實止三四十里也。月夜鳴鎗一聲可到，城下兩飽，側身虎穴，隄防自不待祝，但恐防哨官軍如于文魁輩，必至于誤。前一同鄉爲弟言：奴在邊露宿時，合營圍坐，傳箭傳觀，至曉不報，豈我軍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主 千 平 露 堂而反放心安睡耶？寧日間假寐，勿夜間失覺，兩帥與諸將當設法議察，而提徹之。至于藩奉城下，尤當照行，勿以喘付多而反成漠漠也。此其一。賊之撲我，擦夜也，或數人或十數人或數十人或百十人，舉無遺著，諸鎮將見此，豈不心寒？豈不面頰屢屬令照賊算我撥者，還算賊撥，竟不見行項？又許以中千把能撲賊撥數十人者，卽卽陞將官，卽加總兵官，懸賞如此，而亦未見應也。豈謂擒賊須擒王而不屑于此輩耶？斷賊耳目，開我耳目，關係甚大，幸語兩帥督諸將亟圖

之千犯總之功。卽諸將之功。兩帥之功也。此其二。大砲戰車團練步兵。而夾之以騎。此擔衝涉險。進入賊巢之具。非爲守城設也。詳在前檄中。而西北諸將。以不習爲辭。則阿木劉整。以北人習水戰事。惟年兄詳告之。且問諸將他日進取于險阻。不能用馬處。當何施而可。幸與商一法子見教。此其三。今潘奉治城部署定。操習熟。而守事備矣。當進而日講求勦賊之事。步步算計等賊之法。夫撫順我之城。馬根單一帶。我之邊也。賊可來。我更可往。南遼陽而進。守潘奉。由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熊

王

平

無常弱主。將摧之弱。則弱誠如。是雖使岳家軍到。今日亦將逃亡。乞巧不暇而矣。暇能軍幸。語諸鎮將。以視內丁之心。視營兵則無不強也。以收拾內丁之心。操練營兵。則無不可戰也。一將官以百十內丁戰。何如以一二千營兵戰。一大帥以一二千內丁戰。何如以一二萬營兵戰。是大有益于自家者。此其五。今兵部勅云。援兵到遼者十餘萬。屢欲查一確數。上疏催討。後兵竟不肯實報。豈以見兵果足而不欲我再討耶。夫倭扣逃。故餓餒糧以實已。如陳倫輩之所爲。知諸將所不敢而必留逃。故以便募。則誘彼盜。此惑軍心。亂營伍。亦今日弊政所當亟釐者。每報冊大帥憑各將各將憑千把總。千把總憑字識。開數中間侵滿。多字識。串千把總分用。而各將或未盡知也。間有知而偶一染手者。碍口不敢言。又恐與每月支糧數不對。致惹究問。而不敢實報。不知但求此後清楚。不問從前過差。曾有誓言。何諸將之不相信若此。法曰。將識兵心。兵識將意。爲將不識管下軍士之姓名。而貌技藝數目。而但憑千把總與字識。以爲多寡。此平日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熊

王

平

伍之法。不立操練之道。不熟也。爲大帥者不與有失。  
耶。李諸將將今查務以實問免滋駁授而其本尤以  
立什伍勤操練爲主。此其六。去冬今春馬死殆半。前  
會咨討馬價十萬。部中止發六萬。除付一萬與商人  
駢存信市買外。其五萬兩見賴關上。今所靠者惟此  
見存馬匹。若再不驗喂。不知諸鎮將憑何馳突。此時  
草肥子實。凡馬長廕全在七八兩月。若過此失廕而  
馬不能過冬矣。夫馬軍之足。將帥之足也。不但立攻  
兼可救命。此其七。昨川兵東行。前後參差。一路騷然。  
皇明經世編



龍經畧集

卷之三

主

奪民牛車運送。牛竟烏有。發防虎皮驛一帶盡牧馬。  
于民田。病中聞此恨不投劍欲往。且恐不止。川兵爲  
然。去年大軍駐虎皮三塊石。害人田禾。開人糧窖。致  
使人逃地荒。此大將及諸帥所嘗遇而見也。卽賊未  
猝至。亦須留幾庄民作官軍地主。亦一便事也。川將  
自棄軍法甚周。而縱放克若此。頃童副將不肯總攝  
已辭矣。會問李嚴加申飭。無試吾法也。此其八。法曰  
知己知彼。賊有李永芳等。金之郭藥師。元之劉整。李  
文煥輩也。于我虛實險易無不瞭然。而我獨聞處聞

室。無一亮隙可窺。今賊兵馬步若干。某子妍某頭目  
各轄若干。用兵誰智。誰曉領兵誰前誰後。誰爲奴賊  
所信。誰爲軍中所服。賊心是否懼勦。人心果否荒怨。  
關險何處難攻。何處易奪。地方何處可戰。李永芳等  
何計可招。何方可間。此皆大帥所當預求。明白于胸  
中者。幸秘問之一。一見狄。此其九。前大帥及諸將耿  
血同盟。誓共殺賊。此封疆之福也。近雖爲軍馬砲具  
彼此爭討。亦是自爲營伍著力。及十二日之役。而一  
提兵拒之于北。一率衆運之于南。彼此相照。不約而  
皇明經世編



龍經畧集

卷之三

主

同卽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何以加此  
甚聞而喜之。會兩帥幸爲致此意。仍期此後將官軍  
馬第聽公撥。不必預討。併此些須痕跡。而亦民之。豈  
不更和美。更妙適乎。此其十。以上款件皆擬親與諸  
鎮將面相訂。確今病不能起。敬一一以託年兄商之。  
與登萊道陶副史

海道運糧

頃陳中素直指附青門下一稟。言收糧陰同知畏經  
畧如刀鋸鼎鑊。勒令山東運官將船盡赴三岔河交  
卸。當速爲變置。不可以一朝留。又言此河逼近虜穴。

卽前日遣人斫斷浮橋投官役三百餘人之處掠至  
捨掠殺傷固自難保且由蓋套至河三百里一路淺  
碍向無船行無人識路飄檣之患又不可測云云何  
信之輕而言之易也奴遣人斷浮橋殺官役三百餘  
人是何年月出何塘報自蓋套至娘娘廟山海河中  
行自廟入河寬五六里深不可測何處淺碍儘何  
曾船行無路此近日陳張兩同知親勘甚的圖說甚  
明而運官爲是言以欺門下者過也不然何船自天  
津中道樂亭北岸來者皆由套至河不淺碍飄檣而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界集 海運遺稿 卷之七 平露堂

疆之難測而故欲置此以爲東人苦減念車載道遠  
而取捷于此以稍分其難也項藩陽乏食二日不依  
中夜痛哭亟檄運船分移三河交鄒以圖捷速後鄒  
部移書言糧以過海爲難多運一週爲幸若樂鄒三  
河便少海運一週不如以大船載七白石者鄒套載  
三百石者鄒河庶幾兩便而不佞卽欣從之未肯過  
執若輕信捏詞遂欲變置一官而併以爲三河收鄒  
設非所願聞也去年門下曾平蓋套矣今日之三河  
前日之蓋套也門下雖未履其地但虛心以觀天津  
皇明經世編 熊經界集 海運遺稿 卷之七 平露堂

樂亭海口芝蔴灣各處之如何而自可以折東人之  
妄不待其辭之畢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三

華亭

陳子龍鳳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聞公 彭賓燕又 選輯

王之翰大參閱

李我有集

疏

李之藻

清譯西洋曆法等書疏

茲者恭逢 皇上聖壽五十有一，蓋合天地大衍周

而復始之數，御曆紀元，命曰萬曆，則億萬年無算之

皇明經世編

李我有集

西洋曆法

卷之一 平露堂

壽考與億萬年不刊之曆法，又若有機食之適逢事

非偶然，而其紹明修定之業，當有托始於今日者。邇

年臺監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

食，既差定朔定氣，而時是皆舛天，不能時夜不風，則莫

詩人刺焉。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典之所首載，以同

家第一大事，而乘說襲舛，不蒙改正，臣愚以為此殆

非小失矣。天道雖遠，運度有常，從來日有盈縮，月有

遲疾，五星有順逆，歲差有多寡，前古不知，藉後人漸

次推測法，乃纂備，惟是朝戡徵求士，乏講究，問有草

澤遺逸，通經知算之士，留心曆理者，又皆獨學寡助，

獨習師心，管窺有限，屢改輒終，未有能確然破千古

之謬，而垂萬禩之準者。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

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

談道，俱以穎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携有彼國書籍

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

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

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

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

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而南北，其北極出地高

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

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

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

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圓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

各自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

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

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

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

皇明經世編

李我有集

西洋曆法

卷之二 平露堂

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日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日太陽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皇明經世編卷之四 李我存集 三 王露堂 非此不備。十日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有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日。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日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下，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日日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

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日，沛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勾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曆學爲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觀測既核，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足。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庸，又况見在臺監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跡斷，縣堂方案，尚不知爲何物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同事而較也。萬曆三十九年，曾經禮部具題，要將平素究心曆理，如某人某人等，開局繕譯，用備大典。未幾，明旨雖諸臣平日相與討論，或窺便樂，但問奇之志，雖勤摘襲之功，有限。當此曆法差謬，正宜備譯廣參，以求至當，即使遠在海外，尚當旁求博訪，矧其獻琛求賓近集，輦轂之下，而可坐失機會，使日後抱遺青之歎哉！洪

武十五年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命儒臣吳伯宗等  
譯回回曆經緯度天文書副在靈臺以廣聖世同文  
之化以佐臺監參伍之資傳之史冊實爲美事今諸  
陪臣貞修實學所傳書籍又非回回曆等書可比其  
書非特曆術又有水法之書機巧絕倫用之灌田濟  
運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書不用算珠舉筆便成又  
有測望之書能測山岳江河遠近高深及七政之大  
小高下有儀象之書能極論天地之體與其變化之  
理有日軌之書能立表於地刻定二十四氣之影線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洋曆法

五 平露堂

能立表於牆面隨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節氣種  
種製造不同皆與天合有萬國圖誌之書能載各國  
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形體血  
脉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鐘琴笙管  
皆別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論物理事理  
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  
爲制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多非吾中國書傳所有  
想在彼國亦有聖作明述別自成家總皆有資實學  
有裨世用深惟學問無窮 聖化無外歲月易邁人

壽有涯況此海外絕域之人浮槎遠來勞苦跋涉其  
精神尤易消磨昔年利瑪竇稱博覽超悟其學未  
傳濫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  
年齡向衰還方書籍按其義理與吾中國聖賢可互  
相發明但其言語文字絕不相同非此數人誰與傳  
譯失今不圖政恐日後無人能解可惜有用之書不  
免置之無用伏惟 皇上久道在宥禮備樂和儒彥  
盈廷不乏載筆供事之臣不以此時繕繹來書以廣  
文教今日何以昭萬國申書會同之盛將來何以顯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洋曆法

六 平露堂

曆數與天無極之業我如蒙俯從未議 勅下禮部  
亟開館局徵召原題明經通算之臣如某人等首將  
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進呈  
御覽責令時人子弟習學依法測驗如果與天相合  
即可垂久行用不必更端治曆以滋煩費或與舊法  
各有所長亦宜責成諸臣細心斟酌務使各盡所長  
以成一代不刊憲憲毋使仍前差謬貽議後世事完  
之日仍將其餘各書但係有益世用者漸次廣譯其  
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

此疏詳西苑東歷有之

像者

皇明經世編

卷李

李我有一集  
卷之一

西鏡  
七

斗雲堂

...

上校，又充教人，年苑教百人而止。

皇明經世編



卷余

卷之一

卷八

三  
公  
堂



欲以此鏡在營教演，移書托臣轉覓。臣與原任副使楊廷筠合議捐貲，遣臣門人張素開闢佳購。夷酋聞諭感悅，捐助多金，買得大鏡鏡四門，議推善藝頭目四人與像伴過事六人，一同詣廣。此去年拾月間事也。將臣復命回京，欲請勘合應付，催促前來旋值光啓謝事，慮恐鏡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萬一反爲夷虜所得，攻城衝陣，將何低當？是使一腔報國忠心及啓百年無窮殺運，因停至今。前人回鑒，臣與先啓廷筠勸夷商報效之志，今滿途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鏡九

平露堂

哲夫，叢輔驚疑，光啓奉旨召回，摩厲以須，而臣之不才，又適承乏軍需之事，近聞張素自捐資費將鏡運至江西廣信地方，程途漸近，尤易馳取，兵部馬上差官，不過月餘可得，但此秘密神鏡，雖得其器，苟無其人，鑄煉之法不傳，點放之術不盡，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絕亦無大裨益。又其人生長廣海，萬里迢來，抑或沿途水上不服，有亡難料，必須每邑備致數人，以防意外之絕之虞，相應行文彼中制按，仍將前者善藝夷口諸人招諭來京，大抵多益善，合用餉餼。

原議夷口每名每年安家銀一百兩，日用衣糧銀一百三十六兩，餘人每名每年銀四十兩。緣此善藝夷目等衆，舉商尙藉爲命，資給素豐，不施厚賄，無以勸之使來。臣等共竭私家之力，不過如斯忠義相勉，此曹亦無餘望。若論朝廷購募，當此喫緊用人之際，不妨更從優厚，用示鼓舞，庶肯悉心傳授，如謂贖賣太重，則今各處所素無能之將，無用之兵，廢糜若干，寧堪查覈此當計實效之有無，不當算錢糧之多寡者也。至於試有實效，一鏡之用，真抵精銳數千，防護此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鏡十

平露堂

鏡，又當如護連城，勿俾奸細竊窺，致有疎失，必須再練黑虎萬人，配以精甲利兵，翼以剛車壯馬，鏡以智勇良將，方可畀以此鏡成師而出，鼓行而東，恢疆犁穴，計自無難。因而依法廣鑄，傳術尤速，每邊各有數門，幕南應無虜跡，漸可汰兵省餉，休養元元，利益不小。至於鑄造之妙，耐久不炸，鐵不如銅，但其所費不貲，有非今日財力所能辦者，仍當就彼番舶多方購求。地方諸臣，慮無不氣膺忝胡忠先憂國是區區者而不能致，則亦臣愚之所未信矣。臣又惟致鏡尚

易募人實難道甲固遠近懸殊警報則歲月難待億  
昔瑪寶伴侶尚有陽瑪諾畢方濟等若而人原非坐  
名奉 旨遣還人數其勢不能自歸大抵流寓中土  
其人若在其書必存亦可按圖揣摩豫資諳諳是應  
出示招徠抑以隄致在衆夷商招示 國家廣大如  
拯之意令毋疑阻愈堅效順之忱者也如果臣言可  
採伏乞 聖明俯允 勅下兵部覆議俾妥馬上差  
人填給勘合一面前往廣信府查將原寄大鏡四門  
督同張嘉陸路押解來京一面前往廣東賁文制按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西鏡十一 平露堂

衙門轉行道府招諭前項善能製造點校夷目諸人  
仍前赴京報效及將陽瑪諾等一面出示招徠以廣  
羣策伏惟 聖慈俯垂裁擇

謹循職掌處城守軍需以固根本疏

頃緣河東失陷賊輔妄驚 都城守禦合用器械銳  
砲火藥奉 旨嚴限責成臣最菲劣蒙 恩拔擢聊  
寺監理軍需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始奉部劄至五月  
初二日始領禮部所鑄 欽給關防則臣之受事實  
在奉 旨再旬之後也臣惟事關軍旅呼吸安危部

堂其疏之時臣即豫會坐門熟耽九卿臺省司馬之  
屬於前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徧閱城樓見貯  
甲仗跌者議補損者議修蓋臣固不敢以嬰城爲下  
策而致弛疆戶之防亦不敢謂坐井之足窺而不師  
羣策之益或者議集於盈庭而臣奉令承教亦可幸  
無罪也乃諸臣言人人殊有謂每垛宜設懸簾捍矢  
石者有謂宜用挨牌垛口遮護者有謂宜用折角鏡  
砲望下衝打者有謂垛口各懸滾木與灰瓶炸炮並  
擊者有謂宜多備草束加硝黃柳焚攻具者有謂宜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城守三 平露堂

熟木女牆以備意外崩缺之虞者有謂宜逐段樹欄  
以斷守軍驚潰之路者有謂宜於兩臺相望處高結  
戰棚學駕城外射打近城城徒者有謂宜立高大旗  
竿上紮東者有謂宜設陷馬滾輪貽置品坑者此皆  
各抒忠藎以衛 社稷第令錢糧饒略不妨並蓄兼  
收調度得人噫非禦侮石畫第其間用有緩急故持  
議人有異同酌以時宜參之事力又當先其急者同  
者約畧而論防禦之器大率長兵短兵二等長兵禦  
賊於數百步外銃砲爲先輔以毒弩勁弓俾不得逼

近城濠此最穩者萬一逆賊有以禦我昇其攻具薄濠薄城此時短兵相接鋼斧長刀鉤鏃虎叉其必用者矣炸炮灰瓶滾水礮石諸機巧亦所協用者矣第其中有當計門而設者滾木架懸柳礮附撞車架橫擊機梯以至懸開之繩板箭樓之銃砲城樓將臺之號旗濠橋外埋伏之釘板蒺藜此類皆須豫置各門看器移用有當計舖而設者金一鼓一柳一以傳暗鈴人水桶一二以備撲救以解煩渴有輪火爐一以備燒燬又設大鐵佛郎機四位虎蹲連珠湧珠百子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李我存集

城守

三

平寇堂

二把五塚五軍今酌其三或以備一時之乏也又長柄斜水斗一便挹注也燈竿一枝燈籠二個黑油單全備夜照也以上按塚而設皆不可少此臣會同諸臣酌議分派之大畧也而最喫緊者提煉精細之火藥舊皆貯於區甲厥一處不惟遠地難於取用抑且積聚或有可虞不如每門各造磚庫一所中設地窰外築塼垣每庫細藥萬斤再搬貯粗藥萬斤總計都城九門重城七門合備粗細火藥三十二萬斤此外應備滾木架六十四座撞車架三十二座釘板三百二十扇生鐵炸炮四千八百箇鐵蒺藜六萬四千箇灰瓶一萬六千箇都重城樓角樓箭窗通共一千五百六十眼上一層用佛郎機餘用鳥嘴夾靶三眼快鎗等器內外城舖舍共二百九十六處城塚二萬七百七十七口共備大佛郎機一千六百零八架鳥嘴等銃夾靶等銃共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三件虎蹲等砲一千一百八十四位火箭五十九萬二千枝毒弩照塚口之數箭百枝火爐金鼓木梯照舖舍之數水桶倍之刀斧鉤鏃虎叉各八千三百一十二把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城守

四

平寇堂

軍器架料水斗燈竿各四千一百六十五柄燈籠燈  
罩又倍之其他懸簾戰棚諸類應是臨時酌用若至  
堅壁清野之時近城高樹附城房屋勢所不置皆我  
滾木礮臺之資此時庫藏非儲未須豫設其旗號歷  
甲弓箭長鎗腰刀防牌則萬曆四十七年新所修造  
者堪用尚多但彼時說該節省所儲僅半今須每門  
各增歷甲三百副其增四千八百副僅足以供門軍  
披執之用至於城軍原未議及臣茲豫計城軍器械  
其數若此然而臨機損益變化若神自有總督重臣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卷之五 平寇章

主之非臣之愚所能豫定於今日者也臣又往諮協  
理會院則謂刀斧甲冑諸器京營俱有須修不須製  
而惓惓欲臣先造戰車六百七十輛以供教肄此爲  
本衝惜無措之費爲臣惜有限之力與有限之光陰  
先於其急第使車營嚴陣於郊而城下之戰可紓也  
老臣計慮深確臣其服焉以理論之 祖制設有城  
守營軍有一隊卽有一軍有一軍卽有一器居恒持  
以操練有事挾以登陴誠不須更爲造辦然而承平  
習玩卽如近議修補甲仗一節文移往來已非一日

而條議殷修條議營修迄無歸着倘更臨期有缺臣  
愚將毋執其咎乎合無容臣查將兵仗局戊字庫盛  
甲王恭二廠見貯前項軍器有堪用者且抵前數堪  
修者照數抵足運發各門收貯以備城守之用其餘  
陸續整理會同驗收存貯兩廠以備邊鎮取討之需  
其無見貯如滾木架撞車架之類必須作速分造事  
不宜遲又非一手一足所辦臣愚以爲凡屬木製架  
座板扇應借營繕司凡屬水桶水斗應借都水司而  
至於銅鐵火藥器仗之屬則虞衡司盛甲兩廠原自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卷之六 上 露室

專官蒞事又不待言諸皆擇委賢能庶幾衆擎易舉  
內除戎政府舊造大斧一萬五千把原以豫備城守  
不須另造及有獨木柄三萬根議加鐵刃今就用爲  
刀又鈎鎌之柄其餘在營舊散甲仗等物雖未交厥  
權客已有成數就彼核實速估修理足以供其操演  
似此分派各項軍需俱有要領繆綱根本將或無誤  
獨有一瓢十昇推委棄置而又浮慕節省之名不究  
實際之用費銀一兩實用不及五錢器則以節省而  
恣其苦窳官又以節省而頗礙苛求衛需需索實繁

有徒積習營寨法不可試稍一清潔誇帖盈路是以  
 大家苟挨歲月以致武備之日壞而今何時哉臣願  
 自今軍需修造悉遵舊估免其什一扣除有獻新巧  
 車制銳制堪以施用者不妨稍寬其估以盡其用估  
 務充不務儉器貴精不貴多庶幾制一器獲一器之  
 用而不以卒與敵乎至於作奸冒破法在必懲更須  
 申飭赫運勃勃之治軍器也以弓射不貫即斬弓人  
 財貫即斬兩人今六曹分秩笞杖不得擅擬極大奸  
 猾叅送之後每從輕釋人亦何憚而不玩法以漁利  
 皇明經世編 李我存集 卷之十一 平寇堂  
 哉當此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須造  
 器之時三復查驗倘有作弊不堪有司扑造堪者必  
 銷官匠姓名送營之後試驗不堪生名輒賈臨敵誤  
 事必斬以徇治軍器參用軍法理或妄然則亦庶知  
 敵乎然臣所虞仍不止此京營行伍耗盡振作實難  
 率情市游昨甲令乙操演已同戲劇見敵委而去之  
 猶械如山未免徒以資寇則遼東之近事可鑒而臣  
 心滋戚已所願與在事諸臣共有勞怨以補救於萬  
 分之一者也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彭

實燕又

選輯

相 熊伯祥參閱

李我存集

議

李之藻

鑄錢議

自古支告懸罄而鑄錢議起錢之利弘矣不增賦不  
剝商人主者手陰陽之治而官天地之鑪朝下令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四 李我存集 平露堂

鑄而夕用富焉第令多鑄而可必其行則一治之鑄  
真可當數州之征鼓索之夫倍賢于礦稅之使計臣  
熟計而有慨于中於是乎議給商于是乎議輸軍于  
是乎議開諸道之鑪于是乎議通輸納之路津津乎  
鑪指而泉流日可見之行也者雖然多鑄易也多鑄  
而閤且奈何多鑄而官私混且奈何多鑄而利不償  
費且奈何夫壅滯之禁何啻三令而五申然而行錢  
之地有限也毋論遠者卽都門之外不盡以制錢行  
矣今今之計納煥發則銀錢兼收市井貿易則新舊

互用亦可爲委曲以調之而非其要也錢法之視自  
不肯多蓄始耳錢者年號以爲政者也年號之不能  
後天地而老也亦明矣今試以開嘉靖之錢視萬曆  
之錢價矣若而富者肯蓄多藏厚收以自爲困乎積  
金以奉人逾日而息增蓄錢以實藏開歲而必賤彼  
日端端焉更鑄之是思惟恐錢之不化而爲鏹而何  
以行之說者曰爲大明通寶可也而非臣下敢言也  
無已則明下新舊兼鑄之令而示以舊者之必復行  
也而可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第母太低昂其價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四

二

平露堂

多寡布之新者十六舊者十四是或一說也然而盜  
鑄不易防也寶源之鑄式一孔耳他有贗者人故得  
物色之諸道之鑪開而數十其孔式一而銅不盡一  
焉銅一而火色又不盡一焉金有白非銀也銀有黃  
非金也有識之者矣而不識者多也石火之所鎔必  
異于木火榆柳之所鎔必異于槐檀有別之者矣而  
不別者多也何也所爭者微也出孔多而作奸犯科  
之民翳莽于深林而鼓舂于大澤行鄧氏之錢而人  
莫能詰也詰之則罵言于他官耳是上與下共擅此

速也。而銅夫盜鑄者賤售官鑄者不賤售其究也盜鑄者必行官鑄者必不行不行則勢不得不隨之俱賤俱賤而所得者不酬其所費則又可慮矣。銀爲母錢爲子囊民間銀一兩值錢四百有奇。自水衡之錢日散十工匠權稅之錢日溢于都市而錢忽賤益其值于五百之外是多者必賤之徵也。又況夫明益之以官鑄而暗耗之以私鑄擊而內之使賤而尚云不惜工不新費猶可行之而必有利乎。五行之理金無餘氣鼓鑄雖廣銅不加多數月之間銅將踊貴以貴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奇集 三 千露堂

異其銅色精其肉奸俾盜者不易模擬。可以有工本而通商賈之輕費第緒不可使之多而孔不可使之旁出于他所一責成于行在之寶源。而予以見入主獨操馭富之機。或者其有賴也乎。嗟夫聖王治天下因民之情與之宜之不強強也。今民情不以錢幣而以銀幣非一日矣。上又求金之使勞年而積金之府歲拓明奪其所欲而予之以其所不欲強而行之。無乃藉青蚨以愚黔首。天下攘攘其亦有龍夫惟捐積積施恩惠大盈不朽蠹而公私之費自克不然而萬物爲銅無益于數已。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李義奇集 四 千露堂

#### 黃河濬塞議

世皆以防河譬防虜是殆未然虜匪測而水可測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水也。信惡在在于就下就下者性也。漲涸者時也。順其性乘其時漲有涸用涸有測用不得而違不得而失不得而膠足之謂以水治水其事半其功倍。惟無害又可以興利。古黃河山大徑而東北播九河逆而入海。初未嘗道汴奪泗注淮。如今日之河也。其所以道汴奪泗注淮而南非神工非

人力河由大伾東北行歷千有餘年有時淤有時決屢決屢淤淤於下大抵決上其道屢變小變者不可勝計而其漸東漸南以致今日之河則變遷之大者也然而就下之性固無改也當其行正河正河下也當其旁決正河淤高旁決之地反下也其決而復塞淤而復通捐金錢勤丁壯治得其道亦獲數年數十年之安瓠子以後諸大役是也禹疏九河其道不然不與水爭地不以力強水陂澤盈川幸因其勢河之來也夾雜淤砂奔騰千里大抵行建瓴之勢則駛行平漫之地則緩駛則深制緩則沙淤大伾以下地漸平漫無復建瓴禹因其勢疏而九之禹非不知水合則駛而分則緩其勢之必至于淤而始且徐觀其勢以聽其自淤旋亦聽其自併其併者洶涌奔迅以入海而其淤者室泰宏徐以爲民利故冀土則壞上上而所謂九河欠之亦漸歸于潭誠今平原渤海之境往往有九河故跡存焉而儒者以爲沒于砂石之海則閤于地員者之說也禹跡既遷殷都屢遷漢唐決塞時勤無改北流之舊至宋而漸決于東東多山

麓勢不能滯而成川已而漸南以合淮泗以河之濁投泗之清固空不旋踵而壅且潰所賴上殺于三門中激于呂梁下激于淮安滿浦之石錮牙往往行數百里輒一激之使怒俾其翻騰跳躍以入于海而水由地中彭城上下皆幸而無沉澁之患蓋地設之巧與人工之補救參焉其漸而沉澁也河身高也其河身之高也水流漫也其水流之漫也由徐呂二洪之擊無復衝激之力也不激則淤淤則高歲淤歲高遠者毋論卽回視二十年前相去始以何計邳山一帶大抵深谷爲陵挑濬固難措手既防方亦有窮徒以水壩彭城數萬之生命係焉不容不竭力加隄今隄高已與城等而水漲幾與隄平矣常伏秋時卽使多方防護保無螻穴然而城中井水自溢沈寃產虜人各求生溢決不免三山塞塔山決塔山寨狼矢決掃灣衝迅形便勢趨人力又從而加功焉一番旁決一番淤高而說者曰吾始以人力塞之卽就故道行且自衛自深不挑濬而河流順軌也不知數十年以前水內地中偶爾一決未甚高懸此法尚或可用今茲



又經幾決淤上又高幾尺矣。擊牆躍之水衝二百甲淤墊之河沙壅而水力不厚豈惟河不可成行且更益之疾談河容易誠欲塞狼矢之決必須挑徐邳之淤調夫數萬指金數十萬二百四十餘里間淤者關淺者濬掃濬者取直濬然先具一受水之渠而后可引之使必趨而后可以塞之使不決勞費不惜惟斷乃成然而一勞永逸尚未可以若是幾也人力所關與河流自衝自刷者終是不同尋丈淺淤全功盡壞幸而成河徐邳二百四十里內其自狼矢三山塔山而外險要之處徐州尚有房村牛市口梨林舖李家井考樵灣鹽壁有雙溝曲頭集睢寧有馬家浸王家口辛安邳州有羊山是頭灣張林舖沙坊處上掃灣時上防守此不決而彼築塞之勞亦何年得了乎且又安保徐城之必能無恙也且夫治河以爲漕也今狼矢之決有梗于漕吾不得不塞此而後朝食今董家溝之根道自若也則是決而無害于漕也無害于漕而其勢則舍高而趨卑淮蛤蟆連汪周柳黃墩落馬諸湖此皆蒼莽陂澤不爭之地幸無城郭田

慮爲民災害而又南北皆有山坡受衝相屬可省防守之勞此地若幸成河天假數年之逸所懼北涇河及南注直河口水高運阻咽喉不無梗塞然而水勢不來則已來必衝深衝深必平暢去歲渠流峻隘漕輓空艱今春三股通流董溝更爲深廣平湖直潁揚帆徑上而漕反貧焉漕通一年一年之利亦詎非行河者一年之功乎若慮北涇河則湖河地形原高黃河漲時山東諸水亦漲先後不爭旬日兩勢相抵縱此能淤彼亦能淤慮在沂薛諸水自夾沙土而來不慮黃河爲之梗也所可議者前此估工儉膏兩岸庫薄絳輓有路捍禦無力若如高寶湖閘大發金錢增築高埠自是百年永賴非特捍黃亦捍諸河而今固未暇及此耳數年以來黃河屢決屢塞辦運樁艸派夫派船淮徐之間民力竭矣官法弛數奸宄橫行塞決工小徵聚尚爾懲期挑河工大支費將何措河工帑貲按簿則有稽實則無逋欠侵挪往往而是遼陽失事借鑑者尚耽耽有欲炙之色何處從矜時交困時索多金以供此大役耶然則塞決固當緩

圖挑河亦難驟舉若果大挑黃河亦當且留狼矢一口以遏水道然後人可施工不挑先塞川壅而潰殆於不可或曰狼矢之決屢矣往皆隨決隨塞今云勿塞安有身任河防而坐視其橫決不治者曰此有兩說往年運道必絕徐呂二洪狼矢不塞即無運道今重狼之行加河十五年矣不經徐呂無事挽回舊河非運道必絕徐呂二洪狼矢不塞即無運道今重狼之行加河十五年矣不經徐呂無事挽回舊河是不必塞往年河身未高今數十年來又經幾決河身日高然而狼矢溝之窪下如故也舍早趨高離神禹復生知亦不易必是大挑是不可塞吾非能保河

身明經世編

李氏存集

九

平定堂

山狼矢汎入諸湖遂以成河永無淤徙之目也河勢雖下湖形空廣河廣流緩究竟亦淤然而非十年不變近亦可四五年今吾且捐諸湖以與河譬猶捐金幣以市窮市廢者乘餘開以修內治捐河者乘暇日以治舊河舊河二百四十里大挑不能且挑能清一路見役徭夫若干既無分派防守之事即當驅集挑河無客坐食大約河廣二十丈深二丈上廣下縮相准每丈一百六十方阜土登岸每方用夫四工水眼泥滓倍之舊河無壅石開生之費夫數可以屈指每

夫自水寒澇暑而外歲可役三百日每甲一百八十丈里數夫數相參覈爲之程五萬人再歲之力綽可集事見夫不足踰募克之不則再選一歲河流不變覺有餘日又可漸募展寬但得督工府佐家事視國終事如始不賣閒不虛報而司道以時覺察之責夫實工平以勾股笑以方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有司免調發之煩帑藏鮮目破之費可以大寬民力而運事又無所妨吾所慮者成功不責于俄頃則接管不止于一人心之下同計將中變此則議定請旨要以

皇明經世編

李氏存集

十

平定堂

必成推不旁撓官必久任天下豈有不可成之事哉河成餘力只宜展濶加深不宜輕易放水水由諸湖若果安瀾無恙奚必勸導舊河若其積淤變更別有潰決之兆吾以所復舊河虛腹待之聽自乘漲衝豁既無別路可趨不還故道其將安往此亦復舊河之說也而事之難易力之勞逸費之多寡則差數相去遠矣近見狼矢塞決先挑正河小渠塞既不成渠亦旋塞部意直謂當于正河上口高築沙壩下口亦然將挑先壩此不待言而沙壩取其易潰水勢無常△

笑孫定水潰則人力挑渠一潰則水到成渠挑者有緒則聽其潰入頭緒尚早則防使毋入大抵湖不蓄淤水不驟改一旦潮淤水漲而吾有以待之待其自來勝于強之使來入之力一水之力千以水治水雖是老生常談然而此外必無奇也舊河復諸湖淤二百四十里之污潴盡化腴田以益徐邳窮民民必富以增徐邳糧額糧必盛每見潁河田土河淤水退其收數倍所謂因敗爲功轉害爲利此又治河以好之餘笑不淤旣幸有河肯淤又幸有田亟望潮淤恐不

執其咎今又置狼矢于度外奈何曰水旺不塞不爲失計于祖陵初無涉也自淤自塞究水常以人力勝之司空裁抑諸璫乘機譟搆此不足鑒當時河由朱虹口彭城水患却幸著緩惟是淤河未鑿而重運之灌輸無他虞矣曩日者因淤棄河河不治不治乃決則崇在淤今日者有加濟運運不決不誤則聽其自決而吾可徐爲之治則利亦在淤利與害固相乘相準矣準利害之重輕乘派涸之消息而人事須急急之機會自來趣舍勿誤寧巧而遲毋寧拙而速河成而財不其費河順其性民亦安其生眼前論功雖無可紀實心爲國得笑滋多朱虹口決時大浸延于三省諸司會議各欲保其境土庇其人民聚訟紛紜疏塞迄無成議今徐邳一家也抱此注彼水利水害楚失楚得從長定計一獨斷而可成其事易于往年可以決排惟意大省水衡錢鉅萬計而直爲此炭也

山海關西虜撫賞議

議得定墩免懸撫賞舊在廣寧一帶廣寧棄而山海

皇明經世編

李其有集

主

平露堂

聞東四百餘里之地。蕩爲飛鱗。我與惡逆不相接。安所從索賞於我。乃茲議其撫賞何也。惡雄長於東北。我不撫。奴將嬉焉。夷與虜合。我益不支。難一又目今。衆顏諸部皆受撫。去懸貪漢物。我不往撫。彼亦且來索。而我不服拒。難二。故不若因而用之。賊是以有用。夷之疏也。然而職所謂用。懸者非教。豫升木間。其需索之端。恣其鋒鑿之欲。如金繒歲幣之謂也。又非漫聽撫夷。滑弁私搆。近邊小酋。巧立名色。多方恐惕。非惟內誑督府。抑且外誑懸。齊我費其什。懸不得其一。者也。固將用肯綮之人。如王世忠者。直入懸庭。交關。闕氏。欲以自固之策。激以事奴之屢勦。以復仇之說。欲以興滅之名。彼雖犬羊。亦有血性。婚姻仇怨。理所不忘。而就中又以撫賞啗之。使必搖尾而來。故撫賞者。吾所必用。而非所可。用且爲恢復廣寧。縛獻孫得功。而用或功有可錄。而酬以示信。或情已畢見。而犒以爲招。非無端糜至塞下。而傾儲給之。如今日之所云者也。有廣寧則還以廣寧之賞。無廣寧則吾之賞。抑有何名賞之費。又惡從出。令我失廣寧之地。復任

皇明經世編

李其有集

南

平露堂

廣寧之費。無論我實不堪。乃懸舊負協功廣寧之約。今無恢復廣寧之功。無端而挾百萬之賞。誰敢虜爲是者。不亦大可訝乎。今云斟酌於新舊之額。歲費約銀百萬。再四商確。似不容齋。則是督府已有成數。本兵已有成議。事机呼吸。關外之計。其誰得而遂制焉。然而既尋廣寧之賞。當傍廣寧之額。總之不離舊額者。近是吾母狗諸弁之說。擇人而使。與懸面自講折。以廣寧之役。與不復。決撫賞之行。與不行。果發兵而復我廣寧。我分軍合營守之。如古戊巳按尉。賊來爲我打圍。師出爲我犄角。吾論功而旌之金帛。或計口而給之米布。譬如內地調募。庸獨無虎悉所不吝。而不然者。尺寸之功。未據膏血之吮。何窮。卽今十萬百萬已屬難供。況有明年後年。又將何繼。沃焦奚益。歲幣傷體。不俟借筋以畫。而後知其不可也。今天子宵旰東事。非斷帑也。帑發而用之。於邊有常有不當。則督臣任之。譬如恭奕。筆一着之先。如繼前議。先机一着。情有所必。揣批有所必。應乘其未動。誘之以戰。勝拓地。而賞旆施焉。彼自張僥。彼自禦侮。吾因其勢。

而導之。出我漢物用。表何於。以及制其。則。必  
有定額。年不必有定例。一切緩急。厚薄。我。皆。而。原  
其權。是中國常尊。而諸虜爲我折節使也。不然。而聽  
殺奔之。弊說乘危。要挾撫賞。驟增名目。歲額將來。彼  
虜視爲應得之物。受之不思。裁之即怨。置計狠於耐  
臉。信信而起。又何以善其後哉。今天氣尚炎。惡素驕  
貴。懲巢不出。必未擁衆臨問。諸弁講賞。必是小酋貴  
英教之。指一科十。乃是從來宿弊。謂安乘其未來。先  
往講折。與惡覲面。理諭情通。使知數日之講利。歸。羣  
皇明經世編。卷之二。李我存集。左。平露堂。  
部。今日之講利。歸。虜主官。獨之說契丹。用此道矣。而  
又使知。曩日撫賞。濫惡相欺。今茲撫賞。實堪嘆者。即  
使稍裁。原額。罪亦以爲望外之恩。而況我國厚之。有  
不感激報効者乎。然後相與訂盟。鑽刀說誓。既誓之  
後。承堅無改。縱使從征不贍。但令保塞有餘。此數十  
年之計也。總之費不在鉅。在於當机。如謂奴餽金銀  
無笑。我非多何。不能使爲我用。不惟堂。天朝無真  
奴。爭如爭獻。聽命於胡。離之理。即奴氣驕志滿。亦惡  
未屑媚。惡釋憾。爲。近交遠攻之拙也。職以爲今日者。

朝廷母斬百萬之怒。爲異時憤事者。口實。而於府  
的。祀。安。亦。母。輕。信。諸。弁。而。輒。疑。戕。頓。以。爲。諸。虜。異。時  
之口實。且仍用一肯綮之人。以往而不然者。寧儲之  
以爲軍實。與經略。林馬。飽士。外國守而內修恢復之  
令意者。其有益於國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編。卷之二。李我存集。

去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勳甫

丘中丞奏疏

疏

鎮合投降降疏

投降真夷

丘禾嘉

題爲投降真夷事五月二十六日據西協副總兵都督同知張洪謨稟稱本月十八日該本職至沙河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卷之一

丘禾嘉

面商黃副將公同真差本營降夷紅旗把總朱友才并該將夷丁馬代等督同節次投降真夷李浪尼等共一十四名於二十日從三山營地方大古路口出境偵探夷情去訖已經塘報外今於二十五日有前差降夷紅旗把總朱友才等從本路進境稟稱哨至境外離境約有五百餘里地名陶墩兎探得住牧夷官鎖合兒哈喇等係漢吉伍男男婦共約有一百五十餘名引領已過盤嶺才等前來報知又稱據投降夷官供稱尚有夷官束半并束半口兒卜尙仕等

三名見在老河北山住牧俟各夷進境安插仍令各夷前去宣諭招撫等情稟報到職據此看得西夷絡繹來降實天使歸順且不煩一矢相加將來盡入我之樊籠矣但事聞真夷投降重大本職未敢擅便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批降夷必爲我用命方可收置堵外請旨定奪該協卽委的當官細詢來歷此後應作何安插詳悉報院乃爲具題事于夷情來可草草仍同黃協商之速速去後隨于本月二十九日據該協張弘謨呈同前事先于本月二十五日據朱友才等遠哨接獲投降降夷官鎖合兒哈喇等隨帶部落男婦共一百五十餘名口引領已過盤嶺緣緣業經稟報訖今于本月二十七日據報各夷從三山營大古路口進境該本職會同中後所黃副將商確卽捐資備帶牛酒布物親詣該堡隨喚各夷羅于帳前給賞逐名點過精壯夷丁呵都庫等四十二名夷婦六十口老弱男婦四十三名口以上精壯老幼男婦共一百四十五名口俱一一隔別訊問來歷以防狡詐之情當據夷官鎖合兒哈喇等供稱原係義院口食賞屬

夷從來忠順天朝不意東奴百犯將我等趕逐無路  
並未隨奴作反今因失離巢穴情願投進有恩報効  
各俱相同到職據此看得西虜勾奴入犯罪惡已不  
勝誅師有來降回無容撫之理矧狼子野心真假難  
料豈宜收置內地但見各夷窮無所倚略似人形如  
前果投奴隨東豈無衣食若此猶甘凍餒今攜妻  
孥子來歸其情似真誅之誠爲不義恐絕後來之望  
卽欲逐之又虞驅之歸奴添其羽翼計今莫若收一  
夷實少一夷之患日不煩一矢加遺不必勦需功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三

千露堂

寧非中國長便勝剿多矣況馭夷撫撫原自有法權  
安置之遼外住牧徐寬其隱密察其情如有真心可  
用爲我鄉導將令出哨發賊攻其不意倘或不爲我  
効用別生戎心則誅之亦何難是彼既入我之彀中  
安能出此牢籠也今將各夷安插三山營遼外令其  
生口看邊出哨更可念其窘迫比照小團山見今屬  
夷米布之賞每名月例茲或量減止給青布二疋白  
中布三疋米三十以爲各夷餬口之資內有不足聽  
其自便採柴砍木度活俾各夷咸知天朝有神武不

殺之仁體上帝好生之德倘或傾心報効未必無小  
補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受降如受敵自古慎之況  
東西二虜合併以叛中國何家不與而欲撫之乎臣  
履任來所以一意剿殺不特出塞斬獲頗多今離境  
五六百里移帳遠徙未必非剿之之效也惟是二三  
零夷從奴則力有不及歸順則畏我王章徘徊失路  
拊來投以鳩形鵠面之人携妻孥子而至量無他  
意臣特令處之遼外協臣張弘謨謀給以坐口屬夷  
撫賞之半似亦可行然而臣之意實不在此卽協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四

千露堂

容有未知者用兵一道必先了敵人之情形乃可制  
勝今試問諸將奴酋近日作何勾當其前日捲甲而  
西半途而返委屬何故有能言之者耶三十六家既  
云住牧遼何其出沒喜峰青山之間者誰氏之部果  
遂無陰相往來耶誰爲謀臣誰爲猛將卽有神世衛  
行間之智亦必預知野利天都今可按名而數耶其  
導之者何人窩之者何地聚族而謀者何途之出有  
能先知而風戒者耶若無一焉祇憑哨馬爲耳目恃  
騎射角勝負以文章誇勝略臣未見其得也知長莫

右夷札附他總雖夷之常態而卒龍養堂去後思人  
臣於此中思以夷致夷即寓以夷攻夷之法所以謀  
使收之內地良有深意亦欲借此得如上節日顧用  
之何如耳往日撫賞徒示屬縻無絲毫益若以今日  
之進行撫賞於馳驟之後或可得其效命不則有古  
人服舍叛誅一法在又何愛焉雖然非稍假便宜抑  
或本行不當臣寧爲割屏爲撫蓋學高仁厚之論臣  
能者運中而不得不如學閉閭閻謹西域者之爲愈也

備陳遼事疏

遼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小堂堂

趙爲遼事漸難支持遼臣漸難展布健將臣所親當  
爲皇上歷控乞賜裁察以便後人付承以無虛時  
日東臣自崇禎三年八月發任經今十一個月寸體  
未復遼或無地何敢再言然臣有真苦而不敢陳事  
有當面而不敢謀臣之苦卽後人之苦今之責卽後  
人之責是人不容已丁言者值處局獨微軍需匱缺  
臣力持憲法嚴禁野發請各通欠延補逃亡雖買馬  
過甲賞功等費未批請之該部而管伍整飭漸次改  
觀出塞改盡頃多誠斬遼人久經發續不無忌臣嚴

急然賢者不乏與之言忠義言節省竟有體國奉公  
厲兵秣馬不墮惡習者臣言以爲人心可用自此西  
苗遠徙東虜不敢南窺物力稍辦便當速取遂營倉  
廩以蓄根根粟屯並以裕軍儲備卓牛以資轉運修  
墩臺以明烽火搜廢銳以須戰守而又豫省閭閻入  
防土兵本處坐糧之半以節糜費先事風戒一日而  
爲數年之慮如倉廩一項費六七百金悉追自前人  
吐棄者車與墩臺各營自造皆不費朝廷銅錙屯政  
初行民多不便臣委曲開導無不願納計今秋可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遼事

六

平堂堂

米豆四萬餘石而塩政則與諸商當堂往獲二斗五  
升之舊例變而爲三斗一升二合若今歲豐收明年  
粟賤當不止此兩項計可增根九萬有奇其營制在  
閩外者臣謂不必紛更止宜去其每營削去餘哨而  
以其裨占悉收正兵如握奇營日臣衙門以及中軍  
旗鼓巡捕賞功等項官員之役于焉取給往時常至  
六百各臣一切裁汰止存必不可已三百改換于上  
弘化一千五百之標營令弘化與握奇營遊擊楊振  
各練精兵一千二百以待戰臣見度支稍調卽宜諭



皇明經世編

丘中丞疏 遼事

七

平露堂

聖明愛念邊上與計部諸估據狀將上亦爲感動所以向雖雖欠兵自不諱又論諸將當此艱難譬如家人父子同心禦侮寧計有無又導子弟之爲父母者得一分做得一事寧遠德色今年南北亢旱儲糧爲急臣悉心料理意欲以今歲之所餘留來歲之用而臣之行愈苦所謂無米之炊亦及岌乎不繼矣戶兵工三部每歲輸遼悉有舊案自去歲至今臣無分毫強貼所以遼人不知猶有奢望即裁一官清一餉減一無馬丁之二錢不知費盡幾許唇舌猶時時責備皇明經世編

臣之所以難也恢復一節本待薊鎮堅完求還舊額乃堪舉事自知增兵增馬徒煩紙墨是以未敢申論撤東江一疏亦竟無人照管戶部且云復金之議方堅臣何能爲今防援修築儘多可議去冬謁樞臣于開門會爲拈及每望中朝當大款節稍爲斟酌略使有餘容臣等收拾遼土仍爲強遼實遼則進可當恢復可備緩急而今已矣孤峭之人不能自持其嚴急之性惟見燎毒者常於初起時刺破可殺其勢日漸平復不知一剗而病者不耐且有代爲俱者矣今

皇明經世編

丘中丞疏 遼事

八

平露堂

雖去位不忍終想願忠計諸臣一竭忠之四衛寥瀾似不可幾倖海嶼渺茫似不可留兵屯凌王戚似空審機待時酌量彼已不可輕進廣寧義州見有減郭似室連圍入蹙無以資敵臣言賊墮之便不能復若其權遼費不支當足其用遼官大允當停其選遼將太驕當鋤其色遼兵堪鼓當什其氣臣東江初疏原未發抄請下廷議臣十一月來學古聖微較之義期化虛爲實轉怯爲強如馬頭尚提未嘗不叙及諸臣爲賀臣復書云借此壯軍聲則可遂曰擒奴藏東全未全未嗟手斯言豈弟爲一時情事而已乎臣識淺胆小不能跨步然猶以身後之痛癢總總爲國手告政使針紉無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大馬爲王之患忱也

夷性無常疏

嚴置降表

該臣于六月初二日題爲投降降夷表事奉聖旨夷性無常投降豈足盡愚操報稱精壯男婦又云略似人形卽此尚自矛盾何況察其隱情丘禾嘉既欲以夷

收夷又云寧剿毋撫亦未確有定見縣安插邊口與收入內地不同然往時受賞械夷潛作奴孽據爲前鑑近奉內帑該部還與樞輔詳酌具奏不得易視輕信致有疎虞欽此仰見聖明防患之周計在事諸臣察察欽遵臣卽往南可無慮矣第滾吉恆兒鎖合兒等帶老弱一百四十五名口來降以爲誅之悉絕後來之望遂之又虞歸奴莫若收一夷實少一夷之患且不煩一矢不須功賞更覺勝于剿殺而又僥安邊外徐窺其隱此協臣張弘謨之議也以夷致夷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金

便已之而不收之意決矣竊至六月十九日接弘謨稟爲哨探夷情事內稱有劉國元帶同前役與夷阿角克等哨近老河瞭見夷人住牧隨截馬林內角等直赴夷營初時各夷甚驚據山哨喊角宣諭天朝大恩各夷望南叩首皆願來投今有夷官束伴旦兒帶領卜打什力喀素等部下好人七名先來計信該本職看得各夷俯首伏降實出朝廷威福所致卽本職備極苦心總不過爲封疆起見不意前牧之夷明旨見疑部咨閣部查議胡敢再收自取多事但念各夷既來不便驅阻應否撫恤合請明示等因到臣本日又據寧前道呈前事該臣批以夷致夷卽是以夷攻夷着數本院籌之熟矣非本院不能爲卽付托恐未必如意今本院既陞無貽此不了之公案一切請命閣部應行應止遵閣部行蓋此等邊情關係重大前人議而欲後人任文臣議而欲武臣任甚如今日撫臣議而上之欲貽爲樞輔任非惟見各不同徒煩議諭止恐剿撫無據推托互乘何如一刀兩斷除鎖合兒等已安插邊外以後一意勦殺一名不收之爲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平露金

也臣因此竊有慨焉封疆上事求可而功求成平心  
指質者能有幾人記臣在開平用降用叛得藥永算  
情事事以爲之備卒能以三千殘卒收克復之功而  
後臣者已無不至是時臣孤立惟知辦已事不顧人  
謂臣能保定若身先去而以用降用叛之局貽後人  
一不當臣之成亦已久矣

### 回奏遼事疏

題爲遵旨具奏事崇禎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准兵部  
咨爲遼事漸難支持等事該臣題前事本月二十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臣中丞疏

平露堂

日奉 聖旨丘禾嘉疏論遼事自進料理多端知道  
了本內四衛海嶼屯凌廣義等處進止機宜休奏雖  
多未有確議屢諭部臣還臣從長商酌還著咨議書  
一具奏據稱撤東江疏無人照管是何說還明白奏  
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又于七月初六日  
准兵部咨爲後臣巡歷抵承等事該部按直隸監察  
御史王道直題前事本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嚴  
與虜爲陸狡謀巨湖非繕修要害訓練雄趙哨探嚴  
明甲仗堅壁何恃無恐據奏閱外情形實屬依然未

饒私情互致猜嫌將年來任用諸臣中誠屢旨漫無  
省惕分憂共命之義何在至屯凌修築勝算宜周還  
著樞輔及該撫速遵前旨確畫具奏其餘亟應修舉  
事宜該部酌議速覆欽此欽遵併咨到臣該臣恭繕  
明諭一則曰屢諭部臣遼臣從長商酌還著諮議畫  
一具奏再則曰還著樞輔及該撫速遵前旨確畫具  
奏仰見 皇上注意危疆雖臣以庸愚招罪猶不違  
棄臣卽捐糜從何補報顧今日之事謀者不必任任  
者不敢議如臣撤東江一疏不過畢臣之愚舊樞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臣中丞疏

平露堂

卽參臣脫卸中間果有一語爲脫卸地死有餘戮臣  
固無有也因心傷經撫不和皆起于議論不合臣何  
必以空談債事自是沿海爲家橫豎立局臣皆唯唯  
雖然臣所不能知與力所不及到迄于身將隱矣猶  
往來於胸臆間亦以在遼而不策遼與去遼而聽誤  
遼皆負 皇上爲罪滋甚故有前疏始就臣議一割  
陳之臣謂四衛不可幾倖者今築右屯并借爲發軔  
鼓行而東者卽以島取金旅覬蓋窺海奴卽腹背受  
敵然而水陸懸殊人自爲政勢難湊合水師果進遼

未必能應遠或可渡水師未必如期與治雖除島心  
未一取與守政不易故曰不可也臣謂海嶼不可留  
兵者自岷嶺東江費已無限雖有存屬國接難民之  
小利然泥沙我膏血草菅我性命得失孰多是安全  
師歸遠使先收廣義而後水陸交練揚帆策馬兼道  
並馳仍不失爲用海卽恐一旦鮮折入于奴姑留一  
枝案鮮險要可耳何又散處各島不得其用乎至于  
屯凌工成似乎可進顧右屯勢處南偏去柳河尚百  
八十里地平行能致虜不能大創增兵增馬六十萬  
皇明經世編 丘中五議 卷之十一 不露堂

外將乘人乎抑人乘我乎謂賊必不據不墮謂我可  
乘其分以爲利卽踞之隨之可臣愚未詳也臣竊窺  
東方大勢必在廣寧故妄意撤東江以爲不煩措餉  
而得三萬見在之兵机事便可立就及既定登撫乃  
疏請還閭寧舊額以一切練兵選將聚草屯糧買馬  
繕器一如馬隆取西涼聽臣所爲勿多議以廢時日  
勿虛喝以啟戎心內外相成事事爲備爾乃馳入廣  
義踞其壁壘虜覺來攻漢幟已立矣以三月衆糧守  
之擊其惰歸積漸而往可得志也凡兵能制人者首  
皇明經世編 丘中五議 卷之十一 不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子遠開公

章序 朱微壁尚木 李 文符章 選輯

董雲中士開泰閣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

疏

朱熹元

恭報逆賊情形機宜疏

奏前情形機宜

切照永寧土地不過當一大縣兵不滿三萬人逆酋奢崇明以旁枝拔起家恩獨厚故部微微調真其報

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疏

奏前情形機宜

卷之十一

效前撫臣徐可求誼激遼事與疾赴渝屢次催發百計支吾初則止報三千繼而願增一萬及詎得安家銀四萬兩即分投行賄都司招占納叛及點發之日樊龍兵數突增數千可求見其狂悖溫言慰勞許以權宜處給而龍方用手一揮萬眾叢集槍刀並加登時慘限道臣孫好古驛口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洪應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參將萬全指揮王登爵同時遇害巡捕佐領官員併士民被殺尚難查紀是日援遼總兵項守魁阿來樊龍借兵

五百併盛甲器械代與點名詎料城內舉其城外亦起魁被毒打自縊妻妾鎬重悉為賊有部下水寧哨千總鄒世賢仍歸於賊獨吳民望張虎等會卒空奔奔船奔脫至雲陽縣尚有七百餘人知縣朱毅臣捐金養之仍得赴省九月二十一日臣據米差方正清走報前情當查聞司軍器不滿數十件鎮遠營兵不滿五百名一面調兵修備一面行文無論及撫之不得乃謀救重慶不意奢寅自統勁兵四路並進至十月初一日聲息漸近通採輿論咸謂內江有河可斷龍泉有險可塞而一時無將無兵行據成都府署印重慶府同知余新民薦報效官古安庶冉世琪周邦大袁中鏞等四人可用又茂州衛指揮羅英領兵二百到省臣發周邦大領募兵一千協守內江發羅英同雷安庶等三員共領調募兵二千在龍泉山據隘御營又令指揮張憤率兵三百至城外二十里沙河舖防禦以通塘報十五日於番衛指揮余弘緒等龍安土通判李泮各領兵五百茂州土官坤汝常等共領兵四百鎮西指揮百戶楊有功曹羽共領兵四百

但到省，臣又令知街都司周斯盛指揮秦明遠、常恭、加衍、鄒司劉訓，共募兵二千，各分四門結營以待賊。不意賊初九日至內江縣，知縣何起政先已敗奔。初十日，周邦大與賊遇於資縣，唐明渡戰敗投降。十六日，賊到龍梁山，至十七日，鏖戰自辰至酉，瞿英同雷安、熊袁中、繡聚寡不敵，俱沒于陣。獨冉世烘、陸崖得脫，張愷聞風，即棄兵遠遁。臣見賊鋒甚銳，隨於夜二鼓赴四門，各歛兵入城堅壁固守。先是，賊將發難，遣布綱作三次差人催促留守建南頭目黃光輝通夷。其叛臣行巡上川南道副使趙日亨，遣指揮魏民望、將光輝用計斬之，搜獲相通真筆在省。劉訓與何若海、趙明謀為內應，妖教甘聰、鄧胡萬明等密與妖首劉文選相遁。在城內私自招兵千餘，永澤僧覺照應天等五名假扮石柱差人，希圖行刺。今城方大德、羅尚錦、余應龍等四十七人，預先投降，給有免帖。按臣尚懷岐、若調兵標兵楊選可等二名，臣差金士勝等十一人，皆與賊通，仍攜同文上城。或欲燒祿米預備糧食等食，或欲燒三司府縣衙門，乘間引賊入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千禧堂

敗露，簡州生員王廷殿為扮乞丐，在城下投生。王通判李泮、昂解臣處，臣就其衣縫搜出倡亂揭帖數十紙，俱陸續梟示。正法臣與司道皆目不交睫。日夜嚴防，而鄉紳周宇等舉人齊芳芳等生員胡祖烈、張瑜等皆能協力齊心，在城諸姦接查晷盡始得專意與相對壘。賊寅初來，不過四五萬，崇明與黨黨宜先後繼至，則已十有餘萬。大約瀘合江安仁懷桐梓永川榮隆富內資簡等州縣殘民與無籍之徒悉被驅使，且啖以財色，繩以嚴刑，不得不為效命。每日專用竹笆、皮洞以當矢石，齊放毒弩以射垛軍，忽燒城門，忽挖城脚，鈎梯多于比櫛，殺人不啻草菅。繼而雲樓陽橋土山旱船留竿火鎗等攻具互換疊施，城中多有望見驚死者。按臣薛敷政臣與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副使戴燁胡承詔恤部員外劉可訓併府縣將領等授兵登陴，與賊相持半月後，都無人色。度賊已驕，至十一月初二日，臣選勁卒突開北門，斬其渠魁王道達、倉崇義二人，先鋒廖鎮權亦中彈歿。賊膽稍寒，嗣後西南東三門相繼疊出，屢獲奇捷。至十一月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千禧堂

二十一、巡上南道趙日亨遣指揮魏民望判勦勦等率董下高陽兵二千偕判州嘉雅兵一千松潘監事司馬段師文領兵一千三百入省城內軍聲益震四門通其首有餘戰橋斬併銃矢砲石打灰共五千二十五人溺水者不計其數願賞者當即給明臣料朕當必有伏義者屢次出示遣人行間賊日羅乾象胡汝高胡汝寧被虜生員鄒蔚然范祖文胡肇虔奉諭李降臣令立功自効自後日具賊情密報至正月二十八日四門大戰從朝至暮殺傷甚衆拔摩不支

後陸續中報擒斬逃賊甚多又據叙瀘道報稱崇明睡一小床偷渡瀘州河由茜草壩小路逃回巢穴訖又據巡下南道參政王世仁揭帖內開崇明於初五日歸巢奢寅雖未見的確然各處已無蹤跡入云潛入理亦有之等因比查各處陷沒州縣率俱恢復祇重慶尚占臣差人督促巡上東道副使徐如珂率同知趙其杰併平茶邑撫石砭陳同知等兵分道攻打又發石砭秦良玉兵一萬三千直走重慶協力恢復去後至本月二十六日忽據參政王世仁副使徐久德報稱雲南沐兵在畢節激勦水西攻陷畢節又發兵圍黔來助苗苗兩日連接數報與符國禎等合取建武等因到臣看得逆苗父子以小醜而遽大變臣守土無狀偶爾遭遇乃相持百日不能力啖其肉致令逆歸巢穴臣寔愧之今賊衆十餘萬殺傷逃散者已去十之七八被陷州縣衛所四十處率已恢復若乘其喪敗用張健伐必先復重慶以孤犄角之勢給邊糧以防用腋之憂若未西鎮雄烏蒙等司頗有狐兔之機喜作大羊之關據所傳報殊爲可駭亟宜

宜諭，便令效順。一面分布重兵於海州，合江建武，仁懷四路，並進賊諒，不能插翅而遁矣。至於招散脅從，尤爲急務。查賊黨羽多被勞迫，永人即吾人也。順而貸之，何必苛求。伏望 明旨頒諭，但其部下能擒逆賊崇明父子者，即准世襲，立撫仍加厚爵，而得者，分其地，則內外四里百姓皆感 聖恩之浩蕩，而且懼賊之貽累，必爭先効力，以保身家，而取富貴，何患夷氛之不靖也。至於樊籠關日久，似亦不難破滅，但各兵方聚，帑金未到，萬口嗷嗷，無計可措。今郊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千里皆成瓦礫，此倘賊道，號哭震天，若即欲議征，議議，是驅之從賊也。臣慮內慮外，苦乏良同，非仗 廟謨，由克濟，除諭鎮雄烏蒙烏撒東川等府，各保爵土，毋聽姦惑，及將解到各賊，審明正法，馬匹器械，給賞官兵，外事併陣殺諸臣，失事州縣，與退怯官員，及先後一切功次，俱行司道覆查，確議到日，另行具奏。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請，俟催前發帑銀，星馳解蜀，以濟饑民，并行黔撫嚴諭安民，勿聽逆酋播惑，聞和擅兵，仍勒限沐兵，作速前來剿賊，不許借口逃避。

致誤軍機，庶逆賊合從可消，而官兵進取有頭矣。

還議將領疏

巡撫臣

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據叙瀘道報稱，逆賊逃回之日，黨衆尚有六萬，渡瀘僅止一萬，餘俱潰散。崇明獨臥一小牀，偷走茜草壩回巢，等因。爲照逆賊既歸巢穴，勢必糾合隣司，犯我若不先剪重慶，斷其犄角，而宿重兵於瀘合，仁納以待，待剿則門戶得以出入無忌，且將復聯渝州。至於省城重地，向來無備，今賊雖退，尤慎防關，合行查議，爲此仰司官吏即便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巡撫臣

平露堂

會同按都二司各道逐一查議重慶作何恢復，即今上東道所督漢土官兵之外，應否再添官兵，某處應州合江江安納溪綦江仁懷一帶，係賊門戶，某處應置兵若干，省城重地，應留兵若干，石砬土官告稱，願復重慶，回司應否留攻逆賊，逐一議妥，具詳報院施行等因奉此。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張御史紙牌，照得時當叛變，正需將材，今照諸邊及永州各處一時並缺，萬難久遲，令行議補，爲此仰司呈堂即便會同按察司作速查議各邊員缺，應否就近陞補，蒙此移照。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巡撫

九

一

按察司該本司署司事右布政使林宰看得會賊逃  
逃會合爭機追剿但大兵未集羣庭有待各處要官  
急宜命將把守查得叙瀘一帶瀘州爲賊咽喉上而  
長寧高珙建武接壤鎮雄十餘處皆羊腸鳥道在左  
係賊出沒處所急當防禦原設叙馬瀘來將當循例  
增置以當正西一面又合江當賊之北上而仁懷下  
至落洪赤水衛綦江皆賊必由之路水陸兼通若無  
重兵防堵則賊牽制瀘陽而暗從北出合江何以能  
守播亂特原設有合江參將仍宜急備以成敘瀘倚  
角之勢第十軍九帥事多推諉各路信地俱當專聽  
約束方可齊一以責成功今查得原任鳳陽劉新留  
守今協守南城范繼道名色把總今協守北城薛來  
衍此兩員者在城守能保障乎一友在出征可決勝  
於千里合無以繼道題管叙馬瀘來將事自仁懷以  
上至鎮雄聽其分布以率衍題管合江守備事自仁  
懷以下至綦江聽其防守其兩路兵馬各聽提調則  
官得其人得其官可戰可守其以同疆圉而鐵醜  
賊大有裨矣其員缺候事下口另議裁革等因回覆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巡撫

十

平露

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周養看得會城簡練營兵以  
爲防而石柱願往重慶以候復無容復議外惟是瀘  
州乃奢酋出入門戶叙馬通乎烏蒙合建達於古蔺  
而鎮雄夾雜其中菁陰山高夷多獯少合則孤兔遠  
難以夷而攻夷來若蟻蜂必須闌入而闌出則選能  
將督勁兵以遏瀘州賊突之路委爲急者查得南城  
原任浦口備禦新加銜副總原議管永寧參將事范  
繼道堪授以敘馬瀘來將凡敘馬建武一帶之兵聽  
其約束庶賊不能以精銳再出江安納谿蹂躪我內地  
至於合江亦徑由夾子口直抵奢酋巢穴上達嘉陵  
下接重涪亦委須一將一隊爲瀘精角查得加銜遊  
擊薛來衍堪授以合江遊擊其江津綦江一帶俱聽  
應援考諸征播蜀之東南守城護餉各增兵將而今  
日事勢委當亟爲設立者也等因呈請到臣該臣議  
照抗敵推鋒同需將領而今疆畫事宜設偏裨昔年  
播亂僅隔綦江一邑自處賊巢之中尚調各省大兵  
增置將官若干人方奏蕩平之績乃今簡賊蹂躪州  
縣四十餘處東衝西突全蜀震驚蓋以將領寥寥事

無專責故也。查得永寧一帶與水西烏鎮等處比鄰原設參將久已報闕當茲逆賊狂逞郡夷蠢動之時則設偏裨以資彈壓誠不容緩應自仁懷以至鎮雄敘蘆建武一帶設參將一員至於合江征播時設有參將此地既爲蘭賊出入門戶又當重浩上游思患預防尤宜備禦亦應設守備一員各畫地分理及照范繼道薛來銜皆一時名將在繼逆以酉亂入省在來銜以隨文還陝經過成都二官遂同在圍城中。日夕登陴分門戢守各一百晝夜勞苦備極今見在督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上

一

會勘催兵科道疏  
會勘催兵科道  
查得科臣明時東道臣李達誼激遼事身請催兵入

蜀之日意氣甚銳一片熱勝人所共諒前據臣徐可求蒞任未幾促之東下馳勉共事分所宜然不意逆酋久蓄異謀突發大難觀其慘殺之日而有偽號告示張掛四城而永寧遵義俱於數日內前後交發則知二臣實未嘗激也惟是勇於任事而之長慮却顧之謀急於踐言而少籌咨參酌之雅變出異常衆皆歸咎臣等抹據輿論其失有三從來用土兵必用官兵兼制二臣獨持議不用漢兵一人不知渾河之戰秦邦屏雖妹嫁石砮實忠州人久在省城練兵又有戰將如周敦古鄧起龍等督之故皆肯效死非盡土兵之力也乃聚口力爭而固執不已故自建昌建武應募而出者則却之使返逆賊崇明止發四千又必欲迫之盈萬開門揖盜禍所從來其失一也蜀中自來徵調何無安家二臣忽倡一兵二十兩之議蓋因收砌之後人情惶惶非啗以厚利不肯勇往其意甚善然亦當度蜀之力量能辦與否及部微減定十七兩計兵三萬需餉五十四萬雖有發帑之占譬之萬餅人不肯信乃欲以一月內盡皆應手以致搜那

卷之一

上

一

捐借處處懸罄，逆酋規知空虛，其謀益決。公家未受其益而桑梓先罹其害，其失二也。逆賊所與謀議多係內地之人，二臣曾遣材官赴永寧催促，其不軌光景諒已萌芽。即渝城一隅，犬羊叢集，肆彼野心，豈知國法自宜垂爲體察，以防意外。乃明不炳於幾先，身獨脫於虎口，何以謝於天下。其失三也。至於僞扮撫臣之肘鎖，揚言土宇之刺面，皆攝賊奸人造成套局，以混聽聞。與二臣實不相涉，大抵慷慨任事之人，多少雍容集思之度，不幸而身與變會，遂滋多口。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司馬疏

平露室

報總督移鎮辰沅疏

請備宣慰

顧其身爲皇上耳目之臣，日擊東方潰決之勢，苟利社稷，惟力是視，意外之變，原難逆料。求全之毀，實有可原。臣等不敢曲庇，亦不敢枉其實也。

黔禍蓋諸夷惟聽命于水西，水西帖而四省俱無虞也。蜀之救黔，必須由遵義，遵義距平越不過三站，實水之左肘。蘭之後戶，既斷其交通之路，又阻其衝出之念，一舉而兩利也。乃遵義道臣經年虛位，新補僉事趙邦清該督臣題改川壯尚在候，尚未任。雖經督臣檄鄉官副使王景曾暫巡視往監軍務，乃自四月與臣相別，八月尚在南川，鞭雖長其及馬腹乎。水西阿烏迷等數萬衆，業已退去，乘人心未附，流離思返之日，命將激衆鼓行而前，新疆之勢，可以復振。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司馬疏

平露室

且咫尺平越，聲息相通。水既懼逼，蘭且顧巢策之最急者也。顧此非可託空言，必須有將有糧，有精銳敢戰之卒。而又總理分理各專一局，庶可以委任而責成功。今三大將一遇害，二患病去矣，新委副將龍萬化痠癢不起矣。監司三奉差，五告病矣。獨叅政吳國仕入南川，副使李仙品劉納發監軍僉事劉可訓入長寧建武耳。此十餘里內賊衝出大道有九，而曲徑小隘不下百餘處。安能一一設防。况三邊荷戈之上，缺餉二載，數至百有餘萬，而見集江干，賊卒十有餘

萬正當喫緊之會絕無分銀可支報警告饑紛如雨  
集臣欲徑趨遵義則敘瀘一帶賊船已成皆謂臣避  
衝而就簡臣欲專駐敘南則東南下流日夜報急又  
謂臣圖近而舍遠臣自四月至今每見推官馮鳳雛  
求救之文未嘗不泣然淪淪而有心無力竟不能庇  
臣罪浮更伏望 皇上勅下吏戶兵三部將臣議罪  
祇准速簡才望前來任事併選廉勇大將立與限期  
責成則賊主臣前請帑金五十萬伏乞 允發徑解  
軍前務俾實用是中兌解餉銀仍令盡解內有分蜀  
皇明帝世編  
二十萬兩近奉 綸音照蜀通融但蜀中勒兵候餉  
專望此金爲命倘令 勅諭全解入蜀接濟地方幸  
甚

恭報蘭地善後機宜疏

蘭地善後機宜

先是臣切責五路將史通進龍場擒酋掃穴又慮酋  
黨散歸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遵 古擒酋建功贖罪  
去後適有各路進將塘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建功  
有父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偽都督李遠  
送京金貴及舍崇明袁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

皇明帝世編  
卷之四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賄財於是親抵戎行申張賞罰道經大湖江向水安  
水寧與詢問古蘭落紅大壩新寨太平湖第一營皆  
膏腴地也衛雖隸黔土實在蜀今二酋逃遁奉 旨  
征討臣與按臣并道將文武不惜軀命聚五路之師  
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逃逃奔境外尚未獻俘  
而蘭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  
得土爲利嗣以養兵爲累故譯及改流輒多騷擾但  
二酋逃遁滔天連年血戰得之即欲仍置宜撫  
將與之誰人乎況永寧一塊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  
二百里之遙最難照應譬如人度心明瞭之間去一  
虎牙復進一狼乎當 聖朝時天造草昧西南夷無  
不畏法故特就中設建衛所以通血脈使用牙歸之  
義殊少彈壓之威浸尋至于二通肆惡橫行已無天  
日在蜀以爲土司而寬其文網在黔以爲郡夷而苛  
之不較於累既久一朝驟發殺官戮民不啻刈草  
口古未有之變也尚可因循苟且不爲長久計哉以  
臣之愚參之眾論咸謂當以赤水河爲界自河以東

皇明帝世編  
卷之四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龍場一帶悉以填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

還蜀乾永寧城中設立道庠與遵義建武互相犄角

則呼吸相應聲勢聯絡用以彈壓諸夷保護內地計

無善於此者若當事以爲祖制不肯更張則照黎

平鎮遠之例蜀日鄧縣黔仍循所雖口驛枝亦無不

可臣不敢侈開疆之名以滋多事但審地勢察人情

似不得不出於此惟聽廟堂之公議皇上之酌

裁耳至于商業已無當無家入險遠遜或旦暮擒

縛或遲以歲月邇來可知惟黔蜀唇齒利害相依屢

據以省獨臣移會應援臣已發奏將材非聘提兵一

萬殺衛昇子探羅等開而入大分該撫臣卽請合營

臣又行令總鎮李維新搜等事畢再發重兵應援

獨是蜀連年用兵公私俱困庫藏耗而又括錢糧計

而又借小民之仇倘未復膏血盡營不戢自焚最爲

可慮臣憂心如快不能朝夕馳土既清審宜確議一

面設法將各兵漸撤以省民力伏乞皇上俯賜裁

定仍勅部院會議行臣等次第料理奏報庶西南夷

界之地奠安于萬萬年矣

皇朝新刊編

卷六十一

朱司馬傳

七

平定堂

簡兵屯守疏

簡兵屯守

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隣奉 旨協援屢

接黔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

調集一面檄各將事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

一日會兵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

義監軍僉事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撤正

月十五日渡河奉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臣

遂飛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于正月三十日

點發過河至二月初二日據盧僉事塘報副總林亮

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此原

簡兵屯守

七

平定堂

開等廿三日於白蟻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

奇分三路包截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又據

大將李維新塘報副將秦衍祚等前進赤水一路初

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子大路來截各兵奮

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坐營劉宗良等前進

龍場一路行至委馬司賊跡猶鼓渡河衝鋒追殺其

斬級三十餘顆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

不出捉獲黔省潰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

沮未敢遽進等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

兩處屯扎一面差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首  
 盜起未能前進臣思嚴兵待敵已歷一月賊雖遠避  
 必有後謀該省業已暫停偏師未可深入隨於三月  
 十二日檄道將退還永寧減汰新調且掛且守聊因  
 戎閫獨是仰奉 威命經營歲餘不能建尺寸之效  
 以慰 皇上西顧之憂臣之罪於是無可贖矣顯  
 錄緣所處實難敢論言而無諱可乎大奢崇明父子  
 鄧本正榮衛之戮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乏獸奔鳥徙  
 仰人鼻息所恨者安西原非戎寨甘為遺匪耳臣從  
 知安西原非勁敵去歲犯黔善定三戰而三大敗今  
 歲犯遵義亦大敗夷之最號雄無如 仲賢雖奇前  
 歲犯占前一戰而擒斬厥後傾巢犯永寧又一戰而  
 宵奔官軍甘畏之也抵足一入其界百徑千岐既行  
 退以誘我又批險以邀我高山密箐倚木皆巢深淵  
 峭岸無處非窩中以陰雨晦暎實說大日雖有智勇  
 未免張皇夫人能博出山之虎而難逃延險之虎若  
 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為三逆即殺賊數千  
 百人而不得心究何濟於事此一難也兵既深入夫

運必不能前探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刊鉅難知即  
 戰而勝黔滇不牽其前賊併力邀截必犯情歸之忌  
 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  
 而黔專進綠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  
 水西城為信地計黔省至綠廣為程二日綠廣至  
 水西城亦程二日 自瀘州至永寧為程四日自永  
 寧至水西城為程九日跡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  
 大約須六七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  
 難也夫蜀民之困極矣馬已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  
 所吸饑既空揭竿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羣夷在在跳  
 梁內則屯戍各兵嗷然待哺盡地之餅難啖無惠之  
 法難振如臣庸闇實所不支言馬援平交廣狄青取  
 崑崙皆越二三年而始得賊首當時未開隣夷有如  
 安酋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  
 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舊穴首豈忘情永寧赤水原  
 非蜀衝奈地當全蜀之衝擊夷成伺新附未馴勢不  
 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難杜竊發臣所  
 為日夜傍徨寢食靡寧者也願臣不獨為蜀憂且為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魏忠賢

十一

手露室

黔寧蜀尚有氏而黔已無氏蜀尚能耕而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爲兵不耕何繇得食招募土司徒滋騷擾之害遂假轉運更多劫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而炊前跋後蹙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赤膽勁骨四應有餘西南十壁自當廓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捷伐之功勿惜小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剪除枝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即暫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待之勢也臣力草疏據僉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魏忠賢

十一

手露室

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勅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瘁病軀不稱厥職仰望聖明立議例贖俾存殘喘高厚弘恩銜戴具有極哉直陳黔省情形機宜疏

應勳跪

臣一介庸愚荷皇上重任屢奉旨責成條畫敢不矢庸竭驥期效萬一白璧照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線通道進西畢烏亦未四衛又被苗間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百家敗址殘垣蕭條滿目

祇有營哨各兵畧爲裝點該先任按臣傅宗龍以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拔屯堡迄今滇路流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衍狼剽佐等處築城數座漸進逼賊大剿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西甯河立哨日夜耽耽警則驕虎安能復下叢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舊洞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酋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荷面屢換或專言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魏忠賢

十一

手露室

剿而殺其獻功之人益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捷伐之威酋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爲戰以戰寓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爲先事之防將必求於摧鋒兵必期於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望陣紙兵誤居參贊之職白米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憲所先從此輩破情斥絕隨處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口取各將士較其臂力多寡試其銃弩鎗刀三試而不中程者即行汰革其地方最

爲害者在於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糜餉無可掬集

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

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

馴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足

良民況六衛腹土儘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

罪事每失信遂致勾夷生變叛服不常臣三令而五

申之逆則必剿毋縱惡以養奸順則共撫毋此收而

彼緩肝腹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賊募耕墾以

資粒食應賞格以廣招徠戮詭匪以定煩累省差遣

以絕需索清郵遞以節店費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

將有才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士司選屢勝之弩丁用

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日

夜孜孜不敢怠違按臣蘇琰與臣同心持火攻秘友

親於公署督造試有奇効一切指揮風行雷厲司臣

朱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助鈞不遺餘力倘糧

餉獲敷三方軍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搗長驅若其

勢有可乘機難明布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

浪以路前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蠢爾小酋伎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三

路

倘有限安位一駭黔子夷漢相猜各日爭政正夷選  
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  
氛以少靖疆圉矣

請四年新餉疏

兵餉

臣自二年三月抵黔查部撥餉額實滿百萬及安位

納款臣於三年止請四十二萬家戶部覆奉明旨

亦依此數但內如楚蜀協濟及上府額添銀共七萬

四千餘兩乃十八衛營哨官吏各軍月支折俸又銅

仁新增兵餉併於內支給况士府銀米向來不納至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四

路

若粵西折兵銀二萬八千兩監課銀六萬五千兩皆

未有解故昔年止欠餉九箇月今缺一年矣臣思疆

固多故物力艱難敢不加意撙節但審時度勢黔兵

之不能遽罷者有三夫安位雖云帖服然在我之藩

籬宜固神氣宜張臣扼河築城列兵守險益以守萬

戰非以撫弛備也夷狄犬羊亦何常之有雖懷以德

當示以威是真之不可罷者一也安位之叛皆內地

苗仲分頭濟惡苗得漢民猶驅爲奴隸而苗則恣意

慘殺曾無遺種今兵革既停依然不納糧馬腰間所



佩皆安商偽劄若不棄此其力一清餘義熙忠終難  
消弭且其窟深毒裔勦盡歲戶去年五月內總兵胡  
從儀率參將陳謙尹志道等攻狼壩喇之賊三閱月  
而始得賊首十月內林兆潤率副將王國順楊正芳  
參將陳謙等攻擺全盧山亦三閱月而得賊首至於  
火烘司各賊雖連破七國而副將商士傑參將范邦  
維除歲未得撤師近日又謀九股甯江之役此兵之  
不可罷者二也查熙自酋亂降新添平越以至平清  
偏鎮止因征調轉運與夫驛遞夫馬之累逃徙幾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二下 平海堂

養紀錄標兵二千外計二萬四千人歲該餉銀三十  
五萬兩計無所措臣見在清丈新開墾土業與諸將  
約每年以新土所出抵餉二箇月俟丈完另議大約  
數中可減七萬兩除粵西折兵銀聽驛充邊兩外其  
鹽課六萬五千兩已奉 明旨四年停止不敢再乞  
惟祈於湖北湖南長寶衛水辰常郴靖八府州屬加  
派餉項內撥二十七萬七千兩奉以濟黔省其各屬  
州縣有以別項預爲動支者務須備足俟數年之後  
封贖諸事一一告成生聚教訓漸有勝勢然後議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兵部二下 平海堂

議減庶無後艱再照熙發援兵一千二百名查各省  
通例皆係自給月俸但熙中事事皆仰藉於人與別  
省原自膏壤况楚餉已減十之六七舊欠徵去一半  
臣發兵三次行粮獨資盡於月餉取給再欲解餉  
贖兵等實不能任乞 皇上勅部酌議 允臣所請  
封疆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聞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本 李 雯舒章 選輯

朱司馬督蜀黔疏草

黃雲中士間參閱

疏

朱燮元

列城善後建衛世守疏

建設成中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  
自河以外六日九司之地亦頗廣衙業已悉入版圖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十七

建設成中

下 廣 堂

大渡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附背之  
勢當爲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土財用原自相因恭  
摺眾議必須分本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  
惟鼓舞激勵用爲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  
窺伺之漸諸備陳之安舊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  
普定適中之所爲二岔衆水至此始匯爲河緘金臥  
道等首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驛行參將范  
邦頌在地方鐵王旗後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  
六十里距河尚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

化處將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鐵上旗進北與平蠻

衛相對爲思臘河係應撥阿奎阿龍等各酋出犯之

路臣驛行遊擊金良田離平蠻西三十里地名樂平

爲三路總監建城一座移兵屯制又都司僉書任先

覺率里民於七百房延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

里由思臘而北爲鑛箕龍又進北十里爲鴨甸河又

進北三十里爲鴨池河此則各酋會聚出入之大隘

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臣與

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於距威清六十里

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

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撤出各兵割於

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

章載勳等各將兵於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

座都司僉書任先覺亦於鑛箕龍建一座皆上據

高原而下瞰長流即一葦片刀無不 然者自鴨池

進北三十里爲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

堡又進北四十里則爲六廣此萬千百年通省官道

也天啓六年該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十七

建設成中

二 平 露 堂

官王國禎建劄佐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塲大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各數勇仍履任後與御史蘇琰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行王國禎責成將官方國宏劉鎮藩於六廣河岸建城一座又於迤北三十里虎塲地方建城一座以防暗抄自此迤北三十里爲黃沙渡臣行袁桂芳於九莊地方築城一座距渡四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爲明家渡先是崇禎元年督臣張霍鳴行參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藏書

卷之二十二

平露堂

名息烽臣聞其規制稍狹行泰將牟文綬展拓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報竣今年二月又於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遠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數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塲九莊築隴樂平劄佐俱三里三分高俱一丈五尺內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酋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狹窄居民多在北關西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餓臣行王

國禎楊正芳陳謙彭應魁張崑齡孫志澤袁可成覃載勳等共築新城一千丈添造二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內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寧備蔡紹周署州事都事馬登臨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該防盜賊竊發用以內固者也迤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安酋代修其赤本衛普中所摩尼站多被毀掘該道參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計城名將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於舊石因於山採取扛擡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窯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其效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犒工所俱載部冊爲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悉其苟且搪塞於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止至烏江適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待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陸續具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吏劄有

朱司馬藏書

卷之二十三

平露堂

區田土闢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 息易間哨探聯絡若守之得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効勞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 明責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禎爲總兵不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烈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

東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千露堂

一設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升等處皆係內地祇是整頓舊日營哨因學爲守不煩更置惟沿河自三岔起至於烏江內如鴨池教勇各宜設衛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教勇則以六廣虎場九莊烏栗爲四所副佐小窩礮四紋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箴箕隴乾溝樂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將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那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事荷市而耕有警一呼可應爲長久計似無出此代

擬理裁

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因爲首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禎外如鴨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祥狼遊擊劉鎮藩樂平遊擊金良田九莊副遊擊袁桂芳破箕隴金昌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教勇鴨池宜設指揮各三員下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 宜設指揮各二員下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

東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千露堂

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客臣酌議叙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啓東底寨司土官蔡應吉平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虜或無助逆實跡應照橋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爲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業悉聽照舊管業庶省此贅疣且便控制伏候 聖裁

一監臨提調衛所既建將上恭布則勢易相哨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王國禎照傍沿河一帶奉有 明旨如責成駐劄龍場時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駁查

張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像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數勇息烽應隸貴寧畢節二道屬威清安平則安順府爲提調屬貴寧畢節則貴陽府爲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伏候 聖裁

一官俸兵食衛所既設土地亦闢添官必資俸廩設戍必需口糧相應即以地之所出收取爲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南息水西之役又有狼峒擺金火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授滇省故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祇可用兵萬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今應照 二祖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廩亦就中取足近日見兵除下六衛省城併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闢兵可漸裁今方寓戰於楫後可即兵爲軍其田見在清丈地方豪強侵占影射負因不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伏候 聖裁

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街

市雖云草創亦可棲止街市團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數勇息烽于襄連雲有嘉靖氛恬波平俱蒙 欽命折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平乾溝鐵箕隴六廣九莊虎場開科得站附機尾遷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 皇上俱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勅吏部選授伏候 聖裁

### 分界酌議黔蜀兩便疏

黔蜀分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平露堂

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永寧永寧衛與蜀各永寧宣撫司懸界犬牙相錯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菁峒或彼掠買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爲黔蜀合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構聚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性照 祖

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於情而當於法  
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闇謬  
列五款於左統祈 聖鑒

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水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  
萬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之  
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  
生事議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  
多相雜而居者今黔蜀紛紛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  
虐嗟此子遺多有不保生命者近聞邸報吏部已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司馬疏 黔蜀分界 九 平露堂

有永赤同知蔣之芳合責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  
撫院委府佐一員查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為辛順  
集父老將街址逐一踏勘某為黔某為蜀某為宣撫  
司各查出原任週圖丈尺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  
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也

一蜀鎮駐劄野之隔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  
地方用兵隨處屯駐如松潘越雋遵義建武皆有舊  
駐衙署今各賊既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牟尼赤水  
南則苗苗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友在腹裏查

此衛係黔省按臣出巡考察與提學道臣考試駐劄  
之所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  
民曾不得聚廬而托足焉夫以今蜀之大決不宜駐  
總鎮於黔衛查自永寧至瀘衛僅十里縣瀘衛王建  
武九十里相距頗近險形勝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為  
要害舊有衙署亟宜移駐即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  
宣撫司舊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  
界明白而流移或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

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進西參將一員統束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朱司馬疏 黔蜀分界 十 平露堂

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為川貴參將兩省交轄除  
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發  
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  
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及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  
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雜為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  
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  
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

一四川叙馬瀘道駐劄各四川之有叙馬瀘兵備副  
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

東川四土府，責任綦重，守道已駐叙府，巡道已駐瀘州，獨叙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叙城，相距建武水寧爲期五六日最屬不便，曩者水寧官撫司乘爲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蘭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叙瀘道署移入水寧衛官撫舊基之內，其於建武瀘衛相距不遠，旣便飭兵蒐束，兼可鎮戍銷萌，似爲妥便。夫總鎮則議移，而其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肅，隨從極小，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卷之六

下秀堂

一宣撫司內外四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逃走，臣未經履視，審據降目，并蜀人習蘭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阻，惟古蘭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奢賊責令輪當驛馬，蜀人尊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贍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參據衆議，謂右二善藩籬要害，人自爲守一也。兵部題奉 明旨賞

格處，後借上酬功，不煩另資二也。效忠者即給上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仗義解圍、擒斬魯仲賢等，甚至賊當陣斃其妻子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寅于險，舊湖汝高先赴義於成都，又單應台、郭价、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養賢之招，仗義擒寇，共出全力，皆應望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稿，深籌熟議，欲建長官司，俾令世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有事，不得不述其槩。至於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爲據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卷之六

下秀堂

回奏新舊田賦疏

清江

准安平道副使楊先芳查議得黔省自遭大難，軍民殺戮之餘，或留虜庭，或避別境，不可謂非流民也。迨撫定以後，有自水內送出者，有自他省旋里者，似已歸半復業，惟是十年音信雖杳，而當日生齒甚衆，或仍有未出未旋者，懸以望其指歸之日，則預溝所以待流民者，誠急務也。查沿河新屯一帶，地土廣衍，蕪

及最多或有官兵不能盡舉者量留少許以俟歸鴻  
許其開墾成畝寬以十年方議起科異日即爲科田  
豈惟予遺有資耶屯制亦相徵矣至於黔省額軍承  
平不如國初叛後不如承平近查缺額官軍數可深  
見乃議者曰議勾補而開省遠絕緩不濟事矧勾一  
軍多一事之擾而黔省且不勝勾也惟是加意招徠  
似爲實際而上焉者不勝其撫摩下焉者又不勝其  
薄削正額不已繼之雜派耕耨未畢呼之扛耨甚且  
清屯一番徒委瘠薄而膏腴無恙故不曰清糧而曰  
皇明經世編  
本司馬疏草 清司馬 卷之七 于嘉金

之絕田而餘孳子遺之民尚甯之以爲已物其無流  
民復業可知也其所謂軍者類皆楊粵楚豫之人抽  
調戍守屯有常額與苗寨相錯或單丁故絕或兵火  
逃亡十存三四故屯多拋荒勾之則開省遠絕竟不  
能補伍即有招復難數舊額其無屯軍歸伍可知也  
故絕田則應給兵以耕而抵餉荒屯則應招徠開墾  
以贖兵以土地自有之利養守土衛民之人漸戍土  
著兵農合一是在文武將吏設誠力行如本部院所  
謂清屯田練軍與之題陞加級查議絕併科田以  
皇明經世編  
本司馬疏草 萬世同 卷之七 于嘉金

備邊陲行取者等因各回覆前來該令司農勘相同  
前因呈詳到臣該臣查得黔省自撫西酋之後軍民  
漸次復業臣與文武諸臣勉求緩輟分出新屯舊屯  
科田三項蒙 皇上就臣疏穆然深念仍恐流民之  
未歸各軍之失伍覆載弘仁洞徹萬里臣雖衰庸敢  
不効末議以佐德意該臣等看得原疏所開絕田者  
必其一戶盡被屠戮始謂之絕若戶丁尚存與在逃  
新歸者即入科田之列其有土紳在外即未歸而先  
求田者查府縣有冊案亦即給之若其來歸而原無



業者則如道臣楊先芳所議將沿河曠上隨便給耕但恐其不就招徠斷不忍絕其生計也至於各軍在承平時已失祖額十之五六亂後更不可問若拘清勾之例止益追呼之擾不勝擾且不勝勾也計惟有清查屯額爲喫緊第一義蓋軍雖缺而屯固在按籍而滿其原屯按屯而查其祇數不問是軍是兵是民果精壯願耕者即聽註冊服業兵耕之則除其月領民耕之則輸糧贍軍兵與民即軍也軍歸而耕之有一軍可省一兵軍即兵也以屯爲招局課耕而不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拘其籍以耕爲實者與業而不阻其伍只求人人精壯處處舉闕人非則耕戰守呼應自靈田墾則軍兵民子匿皆從處此荒敗之區不得不爲通變之計二三年來如龍里貴州貴前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等處俱被殘破其集軍九千六百九十七名都勻平越新添清平興隆等衛黃平一所雖未殘破止存軍二千五百八十一名迤西水寧畢節赤水易散四衛普市一所殘破更甚已招回軍三千四百六十名業經不次申飭先將各荒上查清在案責令各官

設法招徠務令七分在屯三分入操每歲年終以開墾之多寡爲官評之殿最仍應需之歲月漸漸生聚非可以旦夕計功也

### 查明蜀省二界疏

水南地界

一曰遵義府沙溪地界遵義道按察使盧安世單節道副使王台彥總兵官王國順會助得遵義之有沙溪天旺里也在平播時已定乃水西唳曉其詞必欲以萬曆年間李察院之疏爲憑及簡閱原疏夫亦何嘗不明疏內有遵義縣清潭沙溪等里字面又云自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平露堂

渭河至沙溪場陸日之地令水西照舊住種認糧等語乃知同一沙溪而一河爲界在東爲里在西爲場至彰明較著矣天啓初年水南交叛遵義孤懸人民逃竄彼時府城尚失守安問沿邊一帶版圖哉沙溪督亢之地輜爲茂草一望無烟以故苗民荷插從事於遵民棄而不耕之地日復一日遂聚廬而托處焉非旣撫之後設立邊將敢橫行馳騁深入內地占據也迨崇禎三年撫局已定遵義設有沙岩等七隘可恃無恐舊民自遠方逃回者各尋故業則沙溪已爲

夷民奄有矣。問之水西安位以一孺子蒙不曉事。全憑口把主使。亦如人家少孤之子。父祖所遺山畔田畵。全未口授。是鄉是已。亦烏得而知之。前此之執客不退。無怪其然也。崇禎六年奉 旨清界。黔蜀督撫兩院從實回奏。奉有 明旨。令退地。今三職奉兩省四院憲行。於七年四月初十日。抵遵義府親履鎮南。陞沙岩營。沿河一帶。曉集舊日里民。逐甲清查。水西安位亦差。漢把陳國基。隨道往勘。已曉然于順逆之形。向背之勢。噤口無說矣。忽有水西頭目小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誌者。水內之雄。百夫之特。偶有憾於安位。間有清界之舉。將沙溪天旺二里數年不明之上。負耐以獻開。最其明。騎負固寨苗。聞道鎮既至。又聞阿烏。遂投阻。難以合。翻各各震恐。不煩驅逐。皆安軍。惟其味。天隨將沿河一帶。立碑七座。西水東遵界限分明。從此以往。遵義舊民。可以復業。而每年一千有奇之銀。不累別里。包儲可了數年未盡之局矣。然而議尚有。或遵義今雖新。原屬土。已非腹東安並之地。而沙溪一帶。又屬府城。二民與夷為鄰。萬苗聚堵。如

蜂如蟻。即如清界一事。頃 聖明天語諄諄。黔蜀兩院。舌敝唇禿。乘微如雨。數年尚同築舍。直待兩道一鎮。穿箭冒險。拮据念旬。而始帖然。第道鎮為 朝廷清界。不能為遵義守界。萬一道鎮來而遵道鎮去。而後來彼來我寡。彼近我遠。彼強我弱。將柰之何。是必嚴諭沙岩鎮南諸將。操練兵卒。摩礪以須。防衛耕民。倘有越界侵疆。占土者。奮勇戡殺。不得以壞撫局為名。偷安與懦。藉口卸擔。庶幾夷訓斷覲。觀之心。邊民得受清寧之福。西南不拔之基。永奠於今日矣。等因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露堂

會詳到臣。該臣看得。水西有沙溪場。遵義有沙溪里。止以一河為界。遵義府因地方隔遠。且遭兵火。久失清理。以致雜苗混占。拾有五年。即安位幼穉。通未之省。今兩道一鎮。穿箭履險。親行驅助。經二旬而始得條緒。各苗聞風。俱各避避。立石七座。界址已明。又據遵義道臣盧安世。報稱定界之後。五月初二日。西日小阿烏誌。將逃將游。朝柄父子。自火炳峒內。擒解處。具見效順。以後責成監將。嚴飭干預。自無他虞。無容再議者也。

一曰龍場壩水蘭地界查得龍場者乃水蘭各寨之夷每遇辰日聚集交易之所連南爲正西里連北爲以賦里先年自奢崇明襲授宣撫即與水西奢社揮爭此二里屬屬營受該兩省撫按各臣具疏該科參部覆內開爲照水蘭相構各執一方據黔蜀兩撫疏陳頭本詳哉其言之矣領黔蜀之處分微有異同則水蘭之紛爭終難結局故自黔撫言奢實不宜爭正西以賦之地致起釁端併臆列其請不法狀而欲革其襲替以及其父崇明之冠帶如此則社輝之計遂失其何以服水寧之心乎蜀撫言社輝不宜假崇德崇儉之名紊亂宗派以陰釀其爵土而欲將正西以賦二里查非貽償不論管業久近斷歸蘭州如此則奢實之欲足矣其何以塞水西之口此科臣所謂兩撫之處置皆未得其平也今照兩撫併按臣疏會謂必須勘明地界以杜後日之爭端夫天下無懸斷之事則勘之誠是也但以賦正西之地在水西自社輝始侵占者乎抑自社輝以前安氏所久據者乎在蘭州自崇明始被占者乎自崇明以前或貽償或侵奪

者乎此則不符勘而可知者也僅自社輝近日所侵自崇明近日被占則蘭州守土自應還之蘭司若侵占不自社輝被占不自崇明則各令照舊管業不必以久遠之事又開一番爭端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亦何待勘哉科臣謂不索於克臣未來之前以此詰奢實應無詞置對矣等因萬曆四十六年內兵部覆奉神宗皇帝聖旨是這處置水蘭事宜俱依擬行其正西等地着該撫按官即與查明管業不許互構爭端欽此欽遵在卷查此案已刻載蜀誌則其地明屬水西矣但水西始雖力爭後忽和好仍將此地安插蘭夷與本部諸夷交錯而處及奢崇明父子敗避則專以龍場尅仲爲窟水西不惟不問且竭力護之臣每遇漢把訴辦輒責之曰既係爾家故土何以有蘭夷蘭夷所處即是蘭界各目亦自語塞今據蜀省所執以尅仲壩爲蘭界臣查有蘭夷奢實見住此壩即此是界亦最分明外如正西沔陽白兆岩上岩下等處俱有蘭夷存民無恙則原日舊址固盡在無失也獨是龍場尅仲等處深入夷穴開闢以來曾無漢

人得住自天啓二年臣因追擊奢賊始發總兵官李維新併副參林兆鼎王國禎譚正修等親入其地俱云此地距大方只六七十里離永寧實有六日山峻水深不產稻穀旁有滑石峒一種羿子天生憐惡如蟻如蜂即水藦不能制多棄爲隕脫臣惟禦夷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使再開剿甸且水西業已納款豈殘蘭尙敢負固每持議欲四川總鎮差官帶舊口關日過河查明蘭夷住址俾照往例納款認糧毋許憑陵則界限既明而爲藤可斬乃總兵侯良柱併叙瀘道臣常任賢持議必欲於龍場壩設將添兵撫臣劉洪儒據議移咨尙之於臣臣竊以爲不可大抵守邊者扼險未聞入險此地枕在夷穴四面孤懸限隔一河不便接應據議築城守渡設哨轉運指有用以事無用無論經費不貲且內激蘭夷窮獸之鬬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壘端一開未易收拾昔年四川撫臣饒景暉欲差一官住龍場生鎮黔撫臣張鶴鳴上疏爭之具有成案臣雖棄庸亦有血性豈敢不圖疆陲而苟且容責但考之成案實之輿論處置之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主

不過如此疆場利害理當暢言未敢創可喜之譚以釀無窮之害此臣迂愚之見與獨相左者也

水西夷漢各目投誠措置事宜疏

臣於本年六月初二日准兵部咨爲塘報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貴州督按并安位安祚遠各題奉緣由俱奉 明旨兵部看議具奏欽此

臣於本年六月初二日准兵部咨爲塘報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貴州督按并安位安祚遠各題奉緣由俱奉 明旨兵部看議具奏欽此案呈到部看得安位安祚遠穴中蟻閭各詞嘯嗽據安位疏稱祚遠爲叛主據祚遠疏稱安位爲叛朝廷而該督按詳報情由亦各異同在督臣惟恐開封疆之隙在按臣則欲挈掃而臣部執其兩端參酌事勢無論安位在特據龍場侵沙溪即孽位反後諸把弄權不請命 朝廷遽立隴氏之子且申文謬妄口中與曰天與全無顧忌僥置之不問聽其自逆自立不明不自養成尾大之勢西南半壁從此無寧宇矣論法自當聲討况有來歸退地所向無前視水西餘孽直腐鼠耳在我固不屑因入成事以自居於不武而以夷攻夷亦 朝廷操縱之法未始不可酌而行之但今安位已服 天誅而祚遠亦患痘斃以水西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主

片地爭戰正未有已合 勅該督按查隴與安果否  
嫡派中與天與等語是誰奸把僭稱不告 朝廷擅  
立宣慰是誰奸把主持一一查明擇一親而賢者立  
之庶穴中之鬪可寢而西南一隅不致於騷動也崇  
禎八年三月初七日本部題初十日奉 聖旨安易  
俱覽亟圖善後已有旨了據報擅立隴氏呈詞狡肆  
着該督按詳察情形熟籌措置仍一面將操縱機宜  
明白馳奏不得玩延釀釁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查  
煩照 明旨內事理定限八月申明白具奏等因到  
臣明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檄諸將進討日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臣准此又於六月二十二日接聞邸報內見兵部覆  
順日投誠一疏內云改土設流不如分土世官似屬  
長便區畫之策則惟有分別黔蜀各轄以蜀貴蜀以  
黔責黔相機操縱之一法而已如蘭土蜀轄也聽蜀  
撫規畫水西黔轄也聽黔督規畫有來歸者即以祚  
昌爲例率萬人地土至者授指揮率數千人地土至  
者授千百戶率數百人地土至者授百戶歸附既衆  
固者孤等亦當回心向化此中國治夷之法於計最  
便但日前順目無幾而逆目實繁有徒若執一行恐

釀他變漢法戎索該督撫身在地方自有機宜又非  
臣部所能遠度矣四月二十六日覆奉 明旨內有  
水西各目有無合舊圖新相繼來歸者一以祚昌爲  
例着該督宣布恩信招徠懷來乘時綏定欽此該臣  
遵奉 明旨就經牌行帶管畢節道臣楊森併總兵  
官范邦雄宣諭外該臣案查先據宣慰司安位妻祿  
氏社柱并目把杓佐化沙周世儒等呈稱畢司與普  
安車川鎮壩等府原係同派分枝百世相沿互相借  
經如昔年安紹慶離懷王之例今畢司宣慰安位之  
皇明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檄諸將進討日  
卷之十一 下 露堂

副當立于係地方時不容緩就經齊集四十八目一  
百二十宗親一千二百夜所及掌衛漢把鄰近土司  
億萬叟童選立親枝賢能萬舌同推鎮雄土知府龍  
懷王之子君長且賢况係祖父老宣慰安國亭正派  
重孫例當入繼卜定官名安天與承頂本司宗嗣統  
制閭閻司世篤忠貞報國從此立見太寧司運中與有  
主毫無他意大慝與情懇祈會題等情據此又據宣  
慰司管下頭目白沙承則阿烏謎察架喇白你等呈  
爲遵奉簡立親枝以正名分事照得宜慰安位陡疾

身亡。十時聚日本齊比在大方日把驚惶痛傷。恐受  
撫之初。民心搖惑。議借鎮雄之子繼襲。隨具申詳。蒙  
恩鑒察。不容以罷。易安。各日感激。難各合。默竊念。平  
司世守西南。歷代附順。自祖。需翠。蒙太祖高皇帝  
授中順大夫。世襲土官宣慰使。加鎮國大將軍。三珠  
虎符。傳流至安佐。生安萬鍾。萬鍾生萬鈐。三子。萬鍾承  
襲正德年間。被逆殺。無嗣。奏經勘問。令親弟萬鑑  
繼襲。鑑生安仁。銓生安智。鑑因病故。安仁年幼。詳令  
萬鈐借官扶任。安仁既長。萬鈐還職。退居臥。這後安  
皇明經世編  
仁病故。遺子安國亨。年幼。又復詳令萬鈐借官扶孫  
國亨。既長。萬鈐仍又還職。退居臥。這養老。國亨長子  
安民。早故。次子安福。臣承襲無嗣。三子堯臣。承襲生  
今已故。安佐。安銓子安智生安國。順生長子安邦  
邦生今臥。這安世。見生長子安承宗。舊案宗圖可考  
議親。議嫡義順禮。即錄萬鈐兩次扶讓之賢。亦難  
次奪。就該各日會集。謀夷耆老大小夷。舉照依俗體  
順立臥。這順日安世長男安承宗。爲已故宣慰安佐  
宗嗣。非周世偶等假借鎮雄之子。致煩本部院駁查

據此。又據四川烏蒙府呈爲。懇察原情。俯允夷俗。以  
服夷心。事。切照畢府。護印撫子女官。離氏海。萬乃鎮  
雄府加銜。參政祿氏之女。母子幼忠。報國。朝省皆知。  
禍緣。前奢作叛。糾股水西頭目安邦彥等。協從。比時  
安位尚未出幼。位母孤孀。難制。暨後該司再四懇求  
氏母。欲聘畢府長女祿渝爲水西正女官。母云。水西  
烏蒙。本係世代親姻。但烏蒙世稱忠順。該司不合從  
逆。既要求我孫女。必須聽撫。悔禍。自新。方便。至此親  
事。後崇禎二年。邦彥就戮。該司聽撫。崇禎三年。差九  
拾頭。目前來求親。見得悔過。聽撫。及母命難違。只得  
詳允。至崇禎五年。該司公出九十九件夷禮。來府交  
與兩府。祖宗約定八年內。子歸。不幸安位病故。切思  
夷俗。原與漢禮不同。凡生女子。一許某。有爲。親交。莫  
之後。稍有不。幸。則女之冤。靈送歸伊府。交割。婆家。祖  
宗。設若男家不幸。女送伊府。立正。以聽承繼。今位雖  
故。畢府長女。委係該司目民公禮。定爲女正官。交與  
祖宗明白。生爲安氏人。死爲安氏鬼。伏望軫念。母氏  
存日。頗效微勞。畢府拒或。不容放逆。母子忠順。勸

旨見存懇賜俯允夷俗送女輟滯爲水西正女官其  
繼後之人專候上可定立俾氏女免致終身失望  
天朝興滅繼絕之恩爲不孤矣等因又據烏撒府土  
知府安其爵呈爲懇給冠帶安置女官以服人心事  
竊照子承父職雖爲正道妻壘夫職實係倫常職  
林安其性僻嫁安位原係命妻乃自名正言順當已  
通報三省不意安位物故西日離心地方混亂卑職  
所懇惟在安置職林管束民心惶若不賜安插不惟  
職林無歸亦且各日無倚尤恐鄰夷不忿爭搆終無  
皇明 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附錄後漢紀四

七

平靈堂

了局懇乞大彰舉廢之典憐念寡孤賜給冠帶安置  
職林庶西日權歸一統衆夷干戈永息等因各申呈  
到臣據此該臣會同按臣胡 看得安位故後夷  
漢各日把紛紛圖立臣查龍懷王雖安國亨之孫與  
安位稱同堂兄弟但係庶出小枝且無以繼繼安之  
理臥定宗派雖則倫序相應而久處膏中衆心不附  
若烏蒙之女雖許嫁而未婚安其爵之妹雖已嫁而  
被逐皆於理不順臣已俱行禁阻即於三月十六日  
隨委標丁中軍叅將譚正修督率官兵二千員各前

往軍節坐鎮以禁各夷爭構變殺再差總鎮標丁加  
衛守備李先躍標下叅謀遊擊鄧爵然前往大方傳  
諭俾各恪遵憲令去後隨據臥這頭日安世呈爲遵  
旨分官以息爭釁并獻宣慰公地聽候設置以安邊  
夷事照得早日與新故宣慰安位同祖視瞻深切派  
嫡兄遇絕繼承無疑去年安位身故無嗣遭奸化  
沙化渴劉光祚周世儒楊啓鸞艾天中等謀劫強鄰  
盜印私與鎮雄妄議龍懷王之子承襲荷蒙上司不  
容以醜易安於時頭日白沙老易謹察架喇等感恩  
皇明 經世編

朱司馬疏草 附錄後漢紀四

天

平靈堂

奮義求立早日在早日思維繼業必奉公推不敢冒  
承以下明禁尋蒙兩省題疏奉 旨有改土設流與  
分官世守孰爲長便欽此仰蒙本部院念改土必盡  
去夷不可勝誅而費餉必大若分官尚可留善不但  
止武而施仁亦寬是以諸夷畏威懷德若蒙架喇老  
易謹那則自鋪安正中阿佐龍革自徐安自熊世忠  
龍勝阿沮等同李奇芳周廷鑑等俱先赴見首沐恩  
查官慰部黨已收過半漢把五千盡出畏誠無亦鎮  
雄執印以公本勝之地水磨乃黔土也豈可益弱之

強表化漏襲吳德之化化沙緒鎮雄之力表裏挑激  
百計周張欲逞一往以搖三省不使部院德威漏亂  
何可輕言甲日居在火掌木空河外處此惡黨歸宗  
阿母遠織金納思魯歸之中冀恩而出見不能擇禍  
而守備獨切師本委官遊擊鄒蔚然指揮雷瑞揆并  
漢把李奇芳周廷鑑等傳示憲令甲日何敢不遵惟  
是分官一帥各日有見督原業者有借管他地者有  
兄絕弟繼者而弟或兄受者有人存而地爲人奪占  
者有地存而人亡無留者增削悉在上臺非甲日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李司馬集

元

敢妄言其宣慰公地以善則高化角木勝火掌架勒  
安架的都榮徐隴盼等上宅吉插白兩朵內莊則徐  
雪華化處上橋哥落比那仲已仲女本捏租寫采根  
沙達那等西黑阿東普以墨四普罵爾等自勒達寨  
官慰既已無嗣地方應行歸籍各目必有假借呈獻  
欺冀一時榮利者惟早日親同宣慰各屬正長報獻  
始合願言收設乃居公道再照甲日先祖安萬餘等  
本上司委命兩次借職宣慰扶立安仁安國亨父子  
保其全地揚而還之國亨悒負鬱奏多年今茲之官

何敢再執伏候許允將沿近火掌朵徐地方官給管  
理并給本管地方世守執照仍比照往例給割及弟  
安然安華世守原土執照一體頒賞等情據此又據  
頭日約佐化沙化漏歸集劉先昨陣萬興楊營營李  
時芳楊淮等連名呈爲傾心獻印獻土懇乞開恩分  
別功過具題早結新疆大局事竊照老烏欲立臥這  
借竊異常廢立跡已終成尾大不掉悖違法度憲行  
佐等懼切履雷怒增髮抗方議差漢把王允中投告  
控訴願將印土歸納朝廷隨舉義兵追逐奸逆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李司馬集

元

烏謎內無客身之地始脫命以賒生佐等有誘在前  
業蒙憲諭近准委官李先躍傳宣又幸蒙中軍麗譚  
參將按臨合將本司印信及合同地土投納獻明衆  
口同詞再無他意獨分官世守之議實係聖明恩  
造又慮奸逆生讒中阻敢昧罪懇求俯念羅施地十  
十里提封今俱相率投誠乃上臺德化所致所有世  
職官宇應乞題准明命下頒庶夷民無有疑畏大  
局咸定等情據此又據大方卑屬漢民總統頭人楊  
啓鸞陳萬謀楊德丁士林孫應俞炎一成黃恩高凌



弟等統領十街鄉耆王青雲江月清楊舉善李春學周實彭汝順鄭開陽尤翰林黃應宜等五十多人連名訴爲率衆歸投等事竊等一十三街漢民共計萬有餘戶入籍在內歷年已久今不幸宜愆物故各目爭立聞本委傳諭不准繼立民等自應歸投必要萬口一聲方敢傾心出見今各各投誠訴乞賞給遵照安插等情據此又據衆將譚正修守備李先驥等各稟報稱職至大方畢節使宣恩咸就經給示嚴諭安插外於時屢有接踵投出疊疊臣量竊發回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定縣志

業不能一一備述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臣胡看得水西各酋倚險負固千有餘年從來疎節制日未能深治今安位故絕紛紛爭立臣遵奉明旨申明皇上德威三覆曉諭夷漢各目俱改心易慮具呈獻土獻印用夏變夷實維此時臣查該司有宜慰之上有各目之土宜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聽分守惟將田土戶口查勘造冊徵具賦稅則一切邊夷皆我赤子其大方西漢谷里比那各要害處所悉據衆議宜各築巖城分遣各將督兵彈壓臣

可不振國威米銷反側維是局而初改播置方新不得寬以文法普示招徠查雲貴兩省處處皆設土司即如定番彈丸一小州亦立十七長官司二三百年勢分力弱並未敢有跳梁者祖宗成例似可倣行其臥這安世保正枝首先獻土化沙亦係親枝具呈獻印似應各加土知州職銜世襲以示激勵其各頭目輸心向化者應各授長官司伴令世守漢把李奇芳周廷鑑劉光祚陳國基袁倅陳萬典楊啓鸞吳道端丁士林等招集納款者或盈萬或盈千合照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平定縣志

議分別授以世官一切根額各徭鬼最苦宜慰之苛應照夷額十中減二以甦其困所遣撫諭各將深入化導俾各效順併應敘錄以示激勵臣愚未敢擅便謹將各酋情形併措置梗槩先行馳奏恭請聖裁顧臣尤有說焉夷地深險步步平陽犬羊之性日數變其奸狡之其狡百出勢不得不需兵力一面合力版築一面剿除頑梗庶可建威消萌計番長久熟省儉養百務掣肘一切經畫事宜尚有疏所未盡者臣臣會同按臣陸續具請除安祚遠所獻蜀省雄所

土地移會四川撫臣會勘明白併呈詞謬妄查明究  
擬另疏奏聞外伏乞 聖明垂鑒 勅部覆議行臣  
等遵奉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牒

鄆人 徐孚遠閣公 周立勳勒回

宋存標子建參閱

徐文定公集

疏

數陳本議以珍兒函疏

選錄

徐光啓

臣伏蒙 聖恩清歷官家職在理筆非敢與聞軍旅之事然而 上憂臣辱古今通義四知多學卿士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一 下

駁臣雖竊下其恐坐觀國郵隱情匿已乎臣伏見奴酋作逆以來措脩調兵經營浹歲終于費軍阻將三路敗勵此皆我謀之不臧非賊之智力果不可敵也臣生長海濱習聞倭警中懷憤激時覽兵傳竊見兵家簡切肯綮之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龜錯之言四子敵也管仲曰論用而財無敵論工而工無敵論乎制器而制器無敵論乎選士而選士無敵論乎政教而政教無敵論乎服習而服習無敵論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論乎明于機數而明于機數無

敵如是然後可以正天下矣龜錯曰器械不利以其

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上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子敵也此兩言者雖當

世所習聞實自古不能易也若使兵雖而不精技疎

而不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諧分合無權而

能戰勝守固攻取則管仲龜錯為愚人矣臣聞岳飛

用兵明日將戰必先會集諸將度敵之所以勝我者

因謀我之所以勝敵者展轉數四計定而出試論近

日遼東之戰我有一可勝敵乎敵有一不勝我乎杜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二 平寇堂

松矢集其首潘宗顏矢中其背是總鎮監督尚無精良之甲冑況士卒乎杜松劉綎潘宗顏皆偏師獨前豈非無紀律乎兵與敵眾寡相等而分爲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敵四豈非不知分合乎戰車火器我之長技撫順臨河不濟間錢寬奠皆離隔不屬豈非無政教乎出關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險不能過入伏不能知豈非不識地利乎哨探無法乎如是而求幸勝果必不得之數也今日前補救事宜如調選近地邊境兵馬以貼防遼東堵拒山海遼西寧莊

浪久練騎兵以爲後繼與夫京城稽察營操督視整  
棚預備一切事宜已經中外臣工斟酌上請臣不敢  
瑣贊臣之愚處以爲戡定禍亂不免用兵用兵之要  
全在選練此人人所知別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  
實練若敵亦選練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  
爲不然則強弱相懸如卵投石主則糜爛奚論衆寡  
哉雖調集百萬亦空殘民僉徒費資儲而已臣愚以  
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鼃錯之說一一細講而力  
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材異能之士豐其餉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文定公集 三 平定堂

也亦無幾人既負異材必須厚待其製造器甲衣裳  
屏履亦須數倍常格此其勢自不能多然而一人兼  
數人之餉卽一人當數十人之用矣昔齊桓之募士  
五萬晉文之前行四萬秦穆之陷陣三萬越勾踐之  
君子六千周武之同心三千皆貴精不貴多之效也  
臣志圖報國于富彊二策考求諒度蓋亦有年今雖  
年力向衰多嬰疾疚而一切選練事宜頗窺一二第  
因條緒繁多未敢殫靡聖覽如蒙採擇施行容臣  
另疏逐一詳奏倘臣策盡用不能如期見效臣甘伏  
輕言罔上之罪若有法無人有名無實拘泥常規因  
循積弊諸凡選募製造操練等事一不如法一不應  
手是皆繫驥驥之足而檻猿猴之勢此其不效緣用  
之未盡非臣之策失也臣惟多難興邦往昔格言旋  
幹化機在于人事國家承平日久綱維盡弛幹國寧  
民之術廢置不謹今日之挫敗或者上天之仁愛  
使君臣上下惕勵振作而免于大憂也臣願我  
皇上上體 皇天警告玉成之心下念臣民潤澤塗  
原之痛跡然奮發聽言用人激厲臣工率作興事卽

外威內順於萬斯年。師區逆虜何足煩。聖明宵旰之憂。如或不然。祖宗三百年生養之赤子。海內億萬姓。盤腸之脂膏。後繁哀聚其難。若彼耗散。失亡其易。若此。尚不思同心共力。推求所以然之故。而改絃易轡。天下事豈堪再誤哉。臣忠憤所激。忘其越俎。冒瀆宸嚴。不勝戰慄。頓越之至。

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疏 選練

臣竊觀燕臺形勢。北隣戎虜阻絕之區。南控中原廣衍之處。非若陝洛河東。蜀漢荆襄。河山四塞。遷徙亦得。可暫安扼險。猶能自固。故非兵無以立國。非戰不能守土。是京師者。必戰之地也。遼左爲京師左臂。負山阻海。隔閡華戎。陸走薊門。有直達之便。水走天津。一帶。有四通之勢。若遼左不守。強敵坐大。山海以南。處處設防。費且十倍。守遼左。故遼左者。必守之地也。勢在必戰。而無必勝之兵。勢在必守。而無必固之策。則豈非數十年來。因循弛廢。實使之然乎。夫奴酋之地。與人不過一縣耳。以中國較之地。千倍也。人千倍也。然而屢遭敗衄。覆軍傾將者。則奴之善用其小。而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五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六

六

平露堂

我之不善。用其大也。戰者角勝之事。非才力智計。殊絕于人者。不克也。語曰。才過十人。謂之英。過百人。謂之雄。過千人。謂之俊。過萬人。謂之傑。是有十人者。必得一英。有萬人者。必得一傑矣。諸葛亮出師。指趙雲鄧銅等。以爲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故知戰勝。必待于精兵。精兵。必選于大衆。一州之所有。不能當四方之精銳。明矣。今地大人衆。而不選不練。徵兵十萬。大半脆弱。集合諸將。僅得精勇。家丁數千。又分四路。奴則廿年選練。犀利精強。本酋號令極嚴。韋都。用兵有法。又恆以大衆敵我。偏師漸次。驟除。能無盡乎。蓋奴雖寡小。能用一方之精銳。我雖衆大。未嘗合天下之精銳。故再戰而敗。非不幸也。令其之制器。選士。教政。服習。皆與奴同。則千倍其地者。必千倍其強。豈有不勝之理乎。若但言徵發。不言選練。此如擔雪填井。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矣。臣之前疏。以爲必須選練者。正此意也。今日之計。遼左宜一面應接。一面鼓舞。各邊宜盡法挑選。量行調遣。以支目前之急。朝鮮同敗。固宜遣使慰撫。亦須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重加賞恤使整率兵衆列營境上莊園僅存宜數屬振作與鮮兵南北相應以成牽制之勢至於尙求至計必須選募海內奇材速赴京師精加練習爲守戰之備然後可以內壯京營外援遠左或與主兵爲唇齒或調客兵爲犄角無施不可此謀已經諸臣疏請至再至三但令各州縣召募解京恐所選未盡合式遂令却返不止空費安家銀兩尙須給發廻往資糧苟因循姑用未免又踣去年覆轍展轉思惟終須就地選募似屬長便伏望皇上初下閣部大臣博訪廷臣不論資格但取堪任此事者選得數人更求將吏數員爲之訓或派定省直先行會談選募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令甲仗制度安家行月糧等項數日務求盡一星馳分赴各該地方先期行文知會本處撫按行令該管文武官員或挑營伍或募民丁係注揀選務得勇力捷技絕倫出家者別有異材藏器不肯赴募務要虛心諮訪百計蒐羅通候使臣到日照式簡試每三四州縣衛所道中之處便應親往令赴募者無得過二百里免致勞民損功簡試畢日分別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八

平露堂

等第填注格冊就行選委將領各給安家承鞋及在途行月糧陸續起發赴京先下三大營中選擇良將或別有簡用務須謀勇足備諸晚節制者職司練習隨到隨練精選教師擇取實用技藝群居聚處日夜講習務令透曉精熟候人衆稍集合營團練其選士之數不必限定多寡亦宜酌量每省直若干裏多益寡悉聽從便總合大數少則不必取盈多則儘數遣發如錢糧委係不敷所餘人數量行賞資許待後次取用差去使臣應給勅書關防稍假事權因令延訪眞實將材保任舉薦量移選擢以備緩急又令訪求精巧工匠一體從優起發聽用乃至甲冑軍火器械有精巧異常及本地所產器甲材料亦應製造博買解赴該部或給發操演或依式成造其選士所用安家行糧在途月糧及買造精利甲仗一應材料等應於本地方設處到京以後月糧鹽菜徵賞等銀應於該部支領其使臣與撫按以下宜合心并力共濟時艱若有騷擾地方徇情選舉濫收罷弱空費資糧者責在使臣其有偏信所司朦朧推委故稱乏缺無意

急公者責在撫按司道聽令互相糾舉其荒蕪無法虛應故事惜費憚勞推托沮誤者責在將吏有司聽令不時參奏其起發在途生事擾民凌虐誅求脫逃更換者責在領將事發嚴行正罪其技藝不閑行陣無法賞罰乖張科赴財物者責在練將聽巡視衙門綜核殿最一應在事官員俱候選畢練成課其強弱堅瑕分別等第以爲功罪嚴行賞罰在外文武將吏一體考覈本地方所選士衆冊報吏兵二部查核等第多寡依考功法分別黜陟此舉若在必行又能人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九

平寇亭

爲期半歲之餉多不過二十餘萬各衙門宜念勢在危迫悉心并力那移計處當亦無難教練既成就可選汰各營罷卒并名抵補外若遠鎮內若京營以至保河通津薊永昌密皆可轉弱爲強亦永無新兵餉給矣或疑時事方艱無暇選練臣謂正惟無暇故宜亟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成督臣胡宗憲促戰不聽將行軍法撫臣阮鶚力爭得免練成之後所至克捷斯亦前事之師也伏望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十

丁露堂

皇上不棄芻蕘之言亟爲桑土之計立賜施行庶幾早圖一日早濟一日之用不然者遷延觀望坐視時日後來事勢逼迫計不得不出于此然而愈無所及矣再予天威不勝戰慄頃越之至

遼左陷危已甚疏

守遼事宜

伏見逆奴稔禍建國僭號攻陷開原將士覆沒遼陽廣寧岌岌不保關內人心惶惶靡措此其勢非昔年之俺答實宋朝之兀朮完顏亮也皇上一聞警報旋用經臣舉朝人心翕然慰藉然臣之愚慮譬如枯

天風浪而行船渡海。經略則能師矣。其餘蒿工。樁徒。尚賴多人。輓輶輶。尚須多器。多人又須便習。多器又須精好。若一有闕欠。一有齟齬。能師雖精心妙手。亦且無如之何。況闕欠。能疎者非一人一事乎。必得上下中外。畢慮虛衷。力者盡瘁。智者殫竭。晝夜憂圖。患乎汜濫。臣實腐儒。憂心如噎。謹率率固陋條陳。畫一。雖所言者或似一時難辦。然醫人用藥。視病之所宜。不問病家之所有。苟非此藥。不愈。雖索之遐方。售之重價。畜之二年。豈容已乎。臣自三月下旬建議。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十一 守邊

十一 平露堂

計開

一亟求真材以備急用。臣竊攷前古承平之後。漸資漸弱。因而紉解。網弛。迄于不振者。病在乎拘泥常格。因循積弊也。于今所急。莫如文武吏將。第恐資格序用。加以弊竇。倚門仰用者。未必才。才而用者。未必當。兩者皆足敗事矣。取人用人之法。臣多有其說。未敢瀆陳。目下權宜。似應令在京諸臣。各舉所知。不論大小官員士庶。及罪廢人等。但有文武材略。乃至絕技巧工。開具所長。今應作何錄用。各送堂官。咨送吏兵二部。再行傳訪。各隨相應職事。或推陞。或改調。或各取。一一置之在京衙門。及畿輔近地。以憑隨時副急。逐便差遣。所舉人材。建有奇功。舉主分別賞擢。若誤國債事。亦隨其情罪。重輕。連坐舉主。在外撫按。下及守令。坐名薦舉。類奏咨部。陞調取用。茲依前格。如此薦有實才。官有實效。絕勝于臨事倉皇。而莫知所寄也。

一亟造實用器械。以備中外戰守。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今奴大勝而我大敗者。三矣。豈可不知其所。以然乎。臣無論其精者。卽甲仗器械。行陣馬匹。乃兵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十一 守邊

十一 平露堂



家能逃我亦事在不加有事者何以不知知則何以不求勝者而驕不幸之將士載有用之軍資須諸無底之窟也據朝鮮報倭奴寨北門鐵匠居之專治鎗甲向亦間其做工所居延袤數里臣又見在遼回還人等言賊兵所帶鎗甲面其臂上悉皆精鐵馬亦如之故鮮營對壘被奴步兵驟進將拒馬木登時撤去鮮兵見鎗甲面而無可奈何者甲堅故也我兵僞甲係古流鐵甲之外有同徒視賊于五步之內專射面胸鎗發必斃誰能抵敵此外臣不敢一一煩稱只取甲胄一節可以類推況又與之大小火器二萬乎大抵此兩勦志四十年尊禮諱士厚養健全博容客議簡練訓齊其製器選士政教服習不合于法者鮮矣所恃者我之地大人衆欲索巧工欲購美材欲求精堅犀利勝奴一倍再倍以至十百倍不爲難耳今直韋雷不講講者又嫌爲迂緩必欲取辦目前則有仍前朽鈍而已何時得勝敵之器而用之也今宜大破常格于前項薦舉人材擇其知兵有識心計智巧者專領器局仍博求海內名工名器尙推製造一切

盛甲面其臂手刀鈔矛戟車仗牌盾大小火器之類務求精密堅緻鋒利猛烈數倍于奴求精之法宜除積弊立成規鈔舊法出新意或令用者自造而給之或令造者自用以試之其間法度纘悉臣不敢臆列但得其人以法聽之可也  
一亟行選練精兵以保全朕伏自奴變以來中外臣工百爾所思矣臣展轉揆度竊緒萬端而獨以選練一事再疏虛衷者誠思千籌百計總以精兵爲根本若無精兵雖多得長將無可用多有奇謀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結外援弗敢用也奴酋積強久練步騎俱精昔人稱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兼而有之矣我兵南非主客十餘萬衆豈無良將勁卒止因不選不練無器無法如卵投石薰蕕同盡耳今只謀募議調如昨年故事雖多至數倍難免于敗即使精加挑選人人出賊之上又恐技藝法制在在各別難以合營且諸方各有所長各有所敵其長者或宜于昔不宜于今必求齊衆若一分今如意守莫能攻戰莫能敵計非選練不可選練之法又須大破舊

格將前項薦舉人材情加簡擇當事者虚心降意問以選取格式練習規條賞罰功令甲仗制度各令條對擇其尤者斟酌詳定一體遵依酌遣若干員前赴各該地方如議行事其前後差出文臣須重其事權以便彈壓更令廷臣推舉重臣二員總理江南十省直江北五省直及各邊選練事務委任責成他日若以器械不利卒不可用再致敗衄者坐以失誤軍機之罪如此必不敢冒昧阿徇苟且塞責矣或疑屢敗之後人必畏懼不應臣以爲畏懼者就令肯應原不得入選也億兆人中素懷忠義自矜材武願奮功名者不知其數獨足如常調募決不肯浪收遠東若差去各使臣行文榜諭或與由講細商爲言今日選練之衆宜與爾輩一色精強所用如此甲冑如此器械如此鏡砲所習如此技藝如此營伍如此號令今日如此給餉如此體貌他日如此進戰如此退守後來如此功賞如此勳名豪傑之上必且人人首肯灼知此行大異昔日前有萬勝之樂後有莫大之榮寧應氣求開風拔踵矣何患不肯應乎若不能重事權威

責成除宿弊一法制捐厚費廣招徠臣恐所募上策未必大異于前也

一處造都城萬年臺以爲永永無虞之計易稱設險守國平居且然況值門庭之勍寇乎臣歷考前代兵政之施兵勢之弱本有如今日者也居必戰之地無可戰之兵而求萬全無害非有度外奇策易克有濟臣再四思惟獨有鑄造大砲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造臺之法於都城四面切附門垣用大石壘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爲三層下層安置極大銃炮中層上層以漸差小臺徑可數丈每臺約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共此大砲位平時收藏內府第二三等藏之戎衛衙門間有警急卽行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施放雖有大衆一時殲滅矣臺大銃大則城只須十二座形截或小量應加添再將舊制敵臺改爲三角三層空心式樣暗通內城如法置放但造臺製銃多有巧法毫釐有差關係甚大須于前項薦舉人材中求其深心巧思精通理數者信任專管斟酌指授仍行擇取人員作急訪求閩廣浙直等處精巧工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七

露堂

臣等募賞給，皆從後項，以便成造，其慣習火兵，尤宜訪取教師，自速訓練，全敵庫所貯舊有鳥銃、佛郎機等項火器，亦須逐一整頓，修令及者，自修或修者，自放，勿致潦率，疎畧以備城壕樓臺擊賊之用。臣再思惟前項火砲，除能人者，宜守不宜戰，宜都下不宜邊城，難以頒給外，其二三等者，目今遠左京東，旦夕危急，儘可施用，但此砲未及成造，即成造之後，若無精兵，恐反爲敵有，如撫順、清河、開原之守，三路之戰，一將盡以藉寇，他日更無後着矣，必得堅甲利兵，銳上良將，拔以戰守，乃獲十全。臣所云千弩百銃，總以精兵爲根本者，此也。若遠左京東諸城，依式建造敵臺，暫置見有大砲，還兵施放，亦是上策，但遠人不善火器，且不肯習其守臺放砲，非南兵西兵，從本管將官擇取原籍家族，聚處及素有行止者，不可用耳。薊鎮原有敵臺及守臺南兵，略可依倣建造，但制度不同，尚須分遣人員，如法指授，臣又見方今言守城者，皆云能戰然後能守，故宜城外紮營，以待敵至，臣豈不知此爲正論，而今所陳乃是嬰城固守之策，蓋臣實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八

千露堂

知見在邊腹兵馬，皆非奴敵，卽再行擄發，或廣行招募，加以練習，而有一事不如臣言，不令臣法終無戰勝之理，惟宜用臣此說，大修守禦之備，而堅壁清野，使賊退無所掠，進必被殲，卽守在遼東，賊必不敢募越數城，兵驅深入，口下調募官兵，宜盡取各邊精騎，不必求多，再行募選，南將南兵，長于守城者，令其至盡分紮諸城，協助防禦，蓋邊兵不善守城，遼東爲甚，如近日遼陽脩守，全賴川兵，此一驗也。若其敵小勢輕，可戰亦戰，氣竭情竭，可襲亦襲，不拘一法，相機進止，卽人知今日調募，未嘗責以必戰，亦無有抗違不前，如宜鎮承順者矣。遼城堅持數月，內地盡法選練，成師之後，便堪大戰，漸次恢復各城，因而相機進剿，亦不爲難，且令西非諸處開闢膳奉也。

一、亟遣使臣監護朝鮮，以聯外勢，臣竊惟逆奴累勝，未遂深入者，後有北關前有朝鮮，非彼賀首之讐，則我懷恩之屬也。今開原不守，北關斷絕，鞭長不及馬腹，必且折入于奴。朝鮮則師徒喪敗，覓惻惻，昨傳謾書恐嚇，挑激鮮之君臣，事勢狼狽，既爲遜辭，使之

繼以敗將俘軍羈留爲質且休且誘遂入牢籠贊幣  
領牽交酬還往鮮奴之交已合蕩然無復東方之慮  
矣從此安心西略奚止唾手全遼射天遙圖殊未可  
量即使遠左尚有而鎮江寬奠再一有失朝鮮又爲  
異域後來令小攻大鮮或不從尋求假道易于反掌  
况奴之狼戾無親諒不莫敵弟督至親皆殺而併之  
何有下鮮哉二者居一焉仰我水陸萬里皆爲寇場  
矣晉楚爭鄭終春秋之世者爲其左投左重右投右  
重也今結好朝鮮既是奴之狡謀則聯屬朝鮮卽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臣之公集 卷之六 臣之公集

豈能強勉臣之愚計謂宜倣周漢故事遣使宣諭因  
而監護其國時與陶明華夏君臣天經地義加以日  
逐警醒使念皇上復國洪恩無忘報答再與點破  
奴賊之巧圖惡併是其故智要盟僞約豈足依憑鮮  
之君臣明理路義如此而命耳提掌無感動奮發察  
彼心神無二就與商略戎機令其漸強可戰可守若  
被誘脅情形變動便當責以大義一面密切奏聞以  
便措置防範大都出疆機事難可豫擬總其大指不  
出監護二端倘合濟師及他申索亦宜隨時度勢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臣之公集 卷之六 臣之公集

我之持籌臣考古制天子使大夫監于方伯之國漢  
開河西四郡通西域置護羌校尉尉都護長史司  
馬以控制諸國斷匈奴右臂蓋者察其情形護者扶  
其顛危也朝鮮形勢略似西域寇氛之惡亟於匈奴  
安可置之度外乎皇上數年宵旰殫財竭力爭滅  
國于強倭之手望而與之今者不賴其用而亦以資  
敵失策之甚者也經臣楊簡等行該國激以大義勉  
以自強是矣大義彼所以請其如強威使計誘脅百  
出宜須日夕提撕至于自強之策則該國素習文弱

事激切不必多抽士衆只須議定餉給聽臣選擇衆  
佐義從二百餘人中帶巧工教師以便相機應用臣  
本文儒未習軍旅時胥禪衍之功何敢遽以自許至

如古之其使博其品詣上之有服于辱君命臣雖不敏猶自勉盡之心但北來家寄道雖事功起而勢非強漢機欲深謀遠慮密出機之日身入羊群實重虎口安危呼及宜資催變事皆逐賢難拘一律如蒙 聖明稍遣受命以後仍望稍設便宜以未克濟

按遠將非關日夜謀尊恩勦奴以爲利我又自無滿也徒使之焦心勞力深謀密計整棚訓練圖自衛之策而我又增無謂難致有通歲之事即奴又向當夢想及此甚奴之事其極精分令有法而欲東事者但以爲長丁弓馬而已想由望敵先奪至于今未能知彼故也

又按敵臺果如法不附城無害即四面受敵無害第難爲慮始者言故累疏皆云切附門垣而遠計者皆恐奉爲敵有八思得臺即得城也近虞寧遠被攻完城至五十餘家重破穴大炮一擊城賊至萬七千人老商賓遷家有人臺貯銃百倍堅城遂以委敵者乎

又按四路既敗奴賊威騰朝鮮與之連好傳所謂從於強令宜其罪也第此語得諸經略疏中非無微之言而鮮人辨疏極力抵諱且語意與此疏相應爾曾曾未發鈔不知何從洩之雖云若果行此鮮國君臣必相名從練得鮮兵二萬可以坐制奴賊而鮮君亦無他日之禍矣

恭承新命謹陳急切事宜疏 選兵製器

該吏部題爲都城防禦宜周乞免訓練之臣以因根本事奉 聖旨是徐光啓題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管理練兵事務欽此臣猥以淺陋職在詞垣兵旅之事向未經歷頃因東事急迫屢疏論劾苟求收芻蕘之益非敢爲媒進之階也誤辱 聖恩三頒綸命擢貳端尹兼列臺銜驟越四階踰超前輩以不材之資值孔棘之會度德揣時認終不勝其任至於選練一法將欲使智勇材藝人盡其長工械技巧物究其能然後可以折勁敵之衝保金湯之固此則臣之愚見臣之風心始終不敢於 君父之前轉換一言亦不能于僚友之間遷就一字必依臣言必

用兵法則臣之三疏具在矣

改行而兵不可用

臣任其咎如言之不用臣亦知言之不用而臣且日

前事勢日艱支費日復一日倉卒有警臣謹之責

如醫治病不憑其方不用其藥但以他人之方藥

令其炮製修令其且并炮製修令之器具材料而斬

予之爲醫師者得無拱手而承不救之罪乎即使百

凡如志而教練未熟之果必不適於口服未成之衣必

無救於寒矣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俯允臣言使得

皇明經世編

朕布四體以圖尺寸之效如或不然恐無補於事有

快于國既負技擢之恩且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爲

此先將一二急切事宜畫一上請伏乞勅下該部作

速施行其餘容臣陸續條奏臣不勝願望祈懇之主

計開

一議待上臣聞古之兵皆稱爲士居四民之首或稱

君子貴之也貴之者所以勸爲士也後世視如隸役

有身家顧體而者不入其中十人之英便欲登爲將

領所以卒皆孱弱軍無練銳岳飛治兵角其勇力磨

緊擇用其尤者便置親隨背曉軍諸軍統制而下與

之抗禮稱賞異常勇健無比比有堅敵當之即缺然

臣尚似舊家軍不能盡爲背曉也臣願一軍皆依此

法初到募兵除不及等者退去不用外收用者考其

勇力提授分爲隊兵鋒兵二等一體教練隊兵進益

陞爲鋒兵鋒兵之尤者陞爲壯士壯士之尤者陞爲

上士上士待之如武舉之禮壯士待之如武學生之

禮每隊長哨官缺于上士中角技補之千把總缺于

隊長哨官中角技補之將領缺于千把總中角技補

皇明經世編

之其有殊材異能比併無對可徑補將領以及上士

者不在陞等之例其隊兵應照例給月糧一兩二錢

四等兵士每加六錢上士照東征事例月給三兩而

止若給本色以時估扣筭其操賞銀又須從厚以示

激勵及冬衣布花皆不在餉銀之數至于大小將領

臣欲使于兵士不得尅減一文似不恤其私情優其

休給徑求以法足使人不以道也既恤其私犯者不

貸而又激以忠義昂以功名向上者必多矣祇今邊

左用餉不貲司農束手臣又一一求多實是點金無

衛似此勉強支持，不得不從其薄。臣又何術可以濟其不足？臣又何心必欲強其不能？臣所知者養士如買市物，價高一分，貨值一分。臣請與兵部約曰：量有若干之餉，可付若干之兵。請與戶部約曰：欲練何等之兵，即發何等之餉。如臣所謂隊兵者，只可以守堵，所謂鋒兵者，可爲守城游奕。所謂壯士，可以小戰取捷，所謂上士，可以大戰破敵。用之多寡，以敵之多寡強弱爲度，如是而已。倘謂今京營之軍，月未一二石，何事新兵獨須厚餉？不知替軍操日不多，且質明而散，正須各尋生業以餬其口。若食餉一二石，又須日肄習，必皆化爲餓殍矣。營軍所以不振而易譁者，病根在此，非獨性異人也。今之新兵，可使各尋生業，乎都下貧民傭工，一日得錢二十四五文，僅足給食三冬之月，衣不蔽體。臣故言新兵日用最少者，必須四分差等而上，愈精愈厚。按復國要編，東征兵士，月餉三兩六錢，朝鮮供億在外，然而功實未著。當時諸臣不能無罪，臣雖竭其駑鈍，但能使無虛糜耳。食今日傭工之食，而欲收岳飛背嵬之效，臣不能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選兵

五

平露堂

三

一謀揀選遠近用兵多而不精，前效已見，兵不選而遽練，如鎔鐵求金，舂砂作米，畢竟無有虛費工力也。因循用之，有名無實，自知難以勝敵，心念只在脫逃，所以臨敵先潰，覆敗接踵。臣之初議，謂須精選勇力捷技之士者，謂其體質本領，既是人間英物，必能以忠義自許，必願以功名自見，如此而加之政教服習，取數既少，即糧餉可以從厚，器甲可以求精，以之禦敵，能保全勝也。目今調募未見畫一規格，恐地方奉行無所依准。臣願與部司議定冊式，頒行各該地方，每募到一名，試驗填註，必期合式，方准收用。選舉依式造冊報部驗收，其不合式而濫選者，與冊本合式而點驗不對者，除照例送歸外，仍各罪所由，庶幾糧無虛糜，人有實用。所定格式大略以努力便捷技藝三事分別等第，其臂力能提石二百斤以上，行動如常，蹕起高三尺以上，跳越過六尺以上，形軀大而雄猛，小而精悍，年十六以上四十以下者，即准合式。等而上之，乃至力及千斤，捷驗丈數日行數百里者，各第高下，分爲二等。其現有技藝者，分爲諸曉純熟精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選兵

天

平露堂

三

妙三等。若力不及格。年過四十。而便捷我藝。有一在  
上等者。亦准合式。三等人數。安家銀兩。量行差等。厚  
薄。候着舊之日。再行考驗。上下其餉。教練之後。日成  
月要。升降其等。內外募兵。官員若一處人數不足。應  
于他處通融足數。不必拘泥。取盈多費有用之餉。遠  
致無能之人也。

謀軍資。臣惟凡人之情。皆有保國保家之公心。皆  
有好高好勝之習氣。勇壯之人。無有不可戰者。顧處  
置何如耳。我能制敵。何憚而不戰。敵能制我。何恃而  
不戰。前屢敗。皆未能制我。我無以制敵。故也。欲我制  
敵。先議器械。敵不能制我先。議盛甲。奴賊盛甲。而  
具極是精甲。所用長鎗。飛鎗。透甲箭。極是鋒利。今欲  
制其利兵。必用通身純鐵精甲。又須輕便。欲制其堅  
甲。必用如式鳥銃。更加奇巧。此二物。每人一具。斷不  
可少。其甲兵甲。當頭臨面。其護項。護臂。掩心。臂手。輕  
帶等。皆須熟建鐵。一斤折一。并皮。膠布。視煤炭。工食。  
欲求精好。所費不貲。酌量中等費用。每副非十二兩  
不可。鳥銃欲求精。所費亦多。酌量中價。非四兩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臣

平露

可。此外每人用鎗。文等長短兵器。一具。腰刀一把。及  
推牌奇器等。其材料工食。酌量中價。非每人三兩不  
可。已上諸項。皆須給銀付餉。司兼管。臣等監督將士  
自行製造。方得對身。對身。且身命所保。惟恐不精。必  
無濫惡。至於日下操演。合用內府祿庫原貯盛甲兵  
器。大小神器。硝黃等項。容臣等酌量移會。應給發在  
徑自給發。應奏請者。另行奏請。若戰車之制。臣擬用  
敵等。一輛。重大車。只須臨時查刷民車。賃用。一雙輪  
戰車。一獨輪輕車。一大小砲車。須工部給價付本營  
自造。寬馬市馬。止堪騎坐。必用戰馬。須本營將士自  
買。自養。其買價。或太僕寺勦支庫銀。或於俵馬地方  
收折解寺。給發其養料。或戶部撥給牧地。或於寄食  
地方。收折料銀。解太僕寺。給發。目今先祈飭下工部  
速發料價銀數。萬兩。并會有材料。鳩工局造。  
一議近募新營。創造百無一有。各執事員役。雜流。皆  
須逐一選用。召募。皆須俸給。遠者更用安家銀兩。新  
兵出自民間。全無武藝。急須選取各色教師。一應置  
造。又須召募工匠。或材官武士。現來投充者。亦宜收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六 臣

天

平露



錄以開竊用之路皆須急用安家糧餉并臣衙門公費乞飭戶兵二部速行議措餉銀數萬兩應用其教師工匠投充人等每募到若干可省遠方召募若干客臣等不時移會兵部行文扣減

一議徵求軍中所需精利器甲大小神機及軍火器材料教師工匠有遠方所有近地所無者須一一徵求以便傳授製造乞飭兵部移文南直隸撫按募送長鎗又銃鈞鑕等教師各十數名浙江募送長鎗刀牌等教師各十數名買解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礮桿木鎗一千根虎藥數十斤福建募送俞家棍教師一數名製造大小銅鐵神銃巧匠十數名買解二丈竹鎗五千根二丈以下礮木鎗桿三千根一丈以上礮木棍桿二千根廣東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銃巧匠盛甲巧匠各十數名買解西洋大小諸色銃炮各十數具鐵盛甲十數副湖廣募送土司刀牌藥弩教師永保鈞鑕教師苗刀鉄匠各數名買解等藥數十斤苗刀百只雲南募送土司皮甲匠十數名買送皮盛甲十數副沅江麗江及土舍蔣郎藥弩各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選兵

无

平露堂

十張藥數十確貴州買解銅仁土苗木鎗桿數百根苗刀數十口河南買解嵩縣長鎗木桿二千根山西買解五臺礮桿五千根山東募送鎗鈞鑕等子等教師各十數名買解木鎗桿二千根宜府大同寧夏甘肅各募送善造礮甲火器鉄匠善製生熟皮匠各數名其他各師名工名器容臣等再行體訪或行文本處或差官召募置買若地方官能一一訪求量行募送買解具見體國忠誠公行紀錄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選兵

三

平露堂

一議勸義伏見兵興以來臣民慕義捐貲者如委壑逝波不見其益且木立賞格人誰樂從臣以爲輸財助餉不若使輸餉募兵也官選兵不若使人選兵也品定爲三義激勸之法其一有財者告明官司自選其士給與安家銀兩盤費到京依式置造精利器甲着伍之後官給糧餉者名曰義募所募之士聽臣等選中類爲一營自協忠營後來兵士得有功級其募者酌依部斬事例每二十級准敘一級其一有財者自選自餉安家器甲行月糧俱不煩官止于本地告官驗送着伍之後不論年月通行資給名曰義餉

所餉之士聽臣等選中類爲一營曰人義營後兵士得功一級其餉者亦敘一級此外有不能輸貲而能招徠豪傑于所在官司驗試起送者伍者名曰義應聽臣等選中即于兵士冊籍填入薦者姓名給與旗照後來所薦之士有積功至指揮僉事積賞至十級以上者薦者分敘一級願賞者聽其三項義人陞至指揮僉事以上願就文職者分別品級從優改授與恩蔭官等願以功贖罪者酌量情罪輕重功級多寡准與減免文武職官廢閑在籍者酌量起用若三義人

身在行間別有親斬部斬功級者另自陞賞不相侵併其餉至十名以上募至三十名以上薦至五十名以上者所在官司或送扁額或行獎賞先示勸勵如此人自擇人搜採必精義士不枉費兵伍得實益矣但臣所統率盡是腹裏平民生來不見兵革若并厚餉重賞精甲利器堅車良馬教練成就尚不堪爲援遼之用況於自募自餉者豈容弛強調發以塞鸞義之途亦須練成之後人人智勇然後惟

皇上所用耳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五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五

三

平露堂

按此時無望發帑不求加派故有勸義一效而風聞者亦多重畊而至輦金而來矣迨事多掣肘肯廢然而退藉令此輩得用固可有經費之什一即不然而遂發帑金以五六百萬計者便如段熲言三冬二夏足以破滅也事半功倍惟此時此虜爲然

自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十九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遷輯

徐孚遠闇公

何剛愬人

謝廷禎燧月參閱

徐文定公集

疏

徐光啟

兵事百不相應疏

練兵

臣本庸懦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  
勞艱危主恩隆重宜不容辭業於本月十五日條陳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練兵一 平露堂

急切事宜十款恭候命下同各該衙門逐一施行然  
以未奉欽敕諸凡事理皆約略言之實不知所練何  
處兵士爲數幾何也如臣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  
二萬人就於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二千間工部  
陸續支給器甲車輛材料四十餘萬兩戶部每年支  
給糧餉五十餘萬兩一應軍資得各該衙門逐一應  
手臣再求副貳贊畫四五員博選良將數十員一面  
造器一面練兵一年之後庶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  
成軍而醜虜長驅深入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聞

得內府廠庫大小火炮多如山積若以此二萬之衆  
與京營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改造大砲堅壁  
清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刻之間盡斃於堅城之  
下此臣之本計也若製造未精教練未就雖十倍敵  
人之衆必不可戰遼東三路可爲殷鑒矣然臣近商  
之戶部諸臣咸言此餉毫無措處日今通州民兵月  
給亦係借用不可爲常計在工部亦復不易而通州  
先到山西民兵數萬三千尚皆露宿日今天氣漸寒  
若非速建營房將何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  
然則如臣所計約略二萬人尚費若干措處乃近聞  
兵部議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募兵并近擬召募入府  
民兵約共六萬之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盡屬於臣  
此則臣力所必不能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且目  
前日後皆有危險之形不容不肅陳於 皇上之前  
也大承平既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易言也戚  
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止能選練三千  
人爲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亦無人衆後來總理薊  
鎮譚論爲總督兩賢提挈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練兵二 平露堂

以浙中舊練精兵三千爲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爲出塞之舉，畢竟不能止增募南兵二萬，月餉一兩五錢，教練三年而成。又用主兵班軍之力，建造三層敵臺千二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馬不入爲功，未能與強虜決機兩陣之間也。恭練兵之初，其難如此。臣無譚戚之才，無經歷之素，無慣戰之精，兵民將欲以一老書生奔走渴塵，今於歲月之間，統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其將能乎？此臣力所必不能勝者也。戶部舊新二餉支吾遼左，尚若不給，新兵糧餉若薄，與無兵同，即使約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一堪用者，皆須新造，造不精利，與無兵同。應須支給料價一百餘萬兩，就得到價而一甲一統皆須數十口工。何時齊餉堪以對敵？至于營房一節，三衛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又須在日今半月內完工。過此，河寒一至，土功難成。兵無着落矣。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大衆所在，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悉令露處寒風朔雪之中，人情當何

如既爾飢寒，救命不給，何由朝夕訓練？萬一寇至，又負六萬之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抄甲鈍戈，裸裎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日前日後危險之形也。夫以天下重徵，登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插士衆之事，盡屬于臣，而且卹體在前，險難在後，正如未經力作之人，偶遇主家事勢急迫，勉強負荷，即一夫之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遽以五千人之擔，而悉委之，又使履危涉險，此其人惟有顛蹙而已，更無他矣。一人不足惜，如憤事何哉？伏望皇上立刻敕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停當，必須用衆六萬，十三處安插者，戶部合當豫計餉銀若干，於何出辦？工部豫計器甲車輛火藥料價若干，于何支給？兵部豫計馬匹料艸若干，於何取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豫計，每處兵人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何安頓？建造營房，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安當然後，倣譚綸戚繼光事例，分命廷臣三人，各設副使，酌量費盡，并應用員役分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既成之後，亦只宜製造大炮分守近畿。

出城而已。必欲與奴賊之兵交鋒哉。少自非博選天下奇材。二萬人製造器械。一人食數人之餉。教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臣先後四疏。語意皆同。先資之言。不敢有忤。然臣陳說雖多。無一當時之用。而猶敢冒明恩命者。尚冀出身任事之後。將行其言。俛俸千一歲也。今臣身用矣。而臣言決不用矣。明知灼見無俸可俸。而猶因循時局。勉服差責。今日知事之不可而謂之可。是謂欺君之臣。他日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爲債軍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爲也。儻終不

皇明經世編

卷五

五

用臣言。請乞。皇上別簡才賢以膺斯任。臣不敢受事。且請在麓原職以爲本無才。將輕言冒進之戒。臣有於草野感戴聖恩而已。

實錄纂修官董宗伯其昌論曰。臣按宋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固有濟師者。背鬼五百爲之先驅耳。此皆所謂百金之士也。招之者在先得數人。使其以類轉相羅致。如一燈之火。散爲千燈。河朔少年。荆楚奇俠。皆患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扣城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實不下十餘

金耳。間左健兒。負戴屠鹽。身不出里數。金可得。青遠成沙。瑋以頭顱僥倖。哉。惟甲田湯手無復。活者定計於逆方。復應募。雖得數十萬。但可譯耳。此疏所謂非博選天下奇材。教練一二年。決不可用。是實歷語也。

又按今之兵皆不可戰。今之主將亦知兵之不可戰。耶。抑否。耶。然而皆令之戰矣。總由身不在行間。它人死生我無與也。常有身不在行間。不與三軍共死生。而可以司三軍之命者乎。果與三軍共死

皇明經世編

卷五

六

平定中

生。必將計其所以生。必將計其所以無死。必將計我之所以禦敵。所以制敵。而戰可勝。守可固矣。無論古昔。卽近世文臣如王靖遠之於滇。王成寧之於虜。王文成之於逆藩阮中丞譚襄敏之於倭。皆身行行間者也。況武將乎。自記

巡歷已屆實陳事勢兵情疏

其鼎

臣本庸愚。誤蒙時簡。昇以戎旂。其間兵之大勢。與臣之本懷。絕不相蒙。前後諸疏。詞窮意悉。不敢繁稱。以

演聖聽。惟是隨時就勢。經歷已來。所行事宜。義應

入告且有事機關係連須斟酌以求允當者不得不  
擇陳於 皇上之前也。至三月二十日以後前後  
巡歷通州昌平二處據山陝河南三營冊開原額民  
兵一萬六百名內除三月以前沿途逃故并選取援  
遼上等民兵外實在者止六千八百三十七名向來  
行文清勾陸續解到逃兵并臣所募補救師家丁等  
共舊收入百三十九名今七月見在食糧民兵七千  
六百七十六名此臣所轄三營兵數也臣自三月受  
事前後遂名點選覈其年貌程其勇力除已前選去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考 七 平露堂  
授遼今營中俱無上等外止于中等下等內選出中  
上等七百一十五名中中等一千一百九十三名已  
上二等稍單教練其中下等二千一百二十二名堪  
爲火兵雜流其餘下等三則俱不堪用止因此時營  
房未完商其稍止者供應力役大都三營之兵非田  
野小民則衛門人役自來不識兵戈比於近年調募  
各路軍兵已爲下乘又於其中選去上等授遼四分  
之一卽所謂上者未必果上而所謂下者真最下矣  
故據臣所見七千五百人中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

并入可克廝養者不過四千求其真堪教練成爲精  
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此臣簡選之大略也廠庫  
領出盔甲止頭盔可用其盔甲止可披戴操演稍令  
習於負重臨事無一足恃者器中止有鋼快刀可用  
其餘亦止堪操習它若臣所酌用鎗斃鉞鎗鎗長  
短器械等全然未備除借發價值於近地置買雜木  
棍一千二百根暫時應用外有河南領兵守衛丁呂  
試捐俸一百餘兩差官置買嵩縣槍棍等習木到臣  
又借支錢糧陸續製造鈞鑲鎗鉞等二百餘件其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考 八 平露堂  
出湧珠佛郎機三眼等大小砲位炸裂極多悉不敢  
用止有烏銃一種曾經試放不壞陸續改造機杼分  
發演習其餘應造者料價全無悉在停闕此三營軍  
火器械之大略也各營中等三則先委旗城官尉學  
信督練官金秉忠等編成隊伍分委教練官徐忠等  
率領教師習學器藝今委中軍都司錢世順總率訓  
練習學烏銃及長短諸藝其合式中的者十有四五  
若專心習學再經數月卽能者十有七八其不能者  
不了強也此三營教長之大略也從來操演之法皆

用方營北邊賊陣却用回營臣酌古準今定爲營部哨隊伍皆用方圓曲直銳伍法自五人以上至於數十萬散可散操令可合操應得曲直繁簡之衷且於操練之中卽寓戰陣實法頒布演習先習伍次習隊以漸成營但皆步兵未及騎戰其步營遇大敵又須戰軍大砲一時吏士多有精曉製度諳習施用者若無錢糧成造而欲練騎兵又須填戰之馬及合用盤甲亦皆一時難得未敢遽言此練習營陣之大略也總而計之人都徵調之人習於兵革召募之人有志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其情九

平海堂

何往此兩者練習尚易獨劍派之兵非惟無此預習無此技能兼亦無此見聞無此志意譬如村學蒙童未識字義欲令歲月之間遂能揭管爲文遂堪入闈尚試爲塾師者固甚難矣如是而質地可學猶尚易也其如各州縣官誠心體國者不乏苟且寒責者較多中間有人半強壯者亦有大半老弱或難以疲瘁殘疾者如臣愚見中等之兵稍堪指教亦極費力下等大半悉應退回祇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惡故尤與衆未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

乃有大段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徵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拊循便無携志卽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卽教習調遣久暫遠邇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三省之民獨異於是臣自四月中簡選將畢有陝西河南民兵告乞移文速給安家銀兩者迨後日日漸多以致全營來告臣叩其因緣皆言應役之初地方官司給與印信執照及開款告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援違又以一年爲限限滿卽另報更作一年之後仍再給贍家月糧銀六兩俱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其情十

平海堂

於加派銀兩動支臣見此執照條例不覺喟然而歎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番之約卽人人日日只丐取期之至亦隱力藏巧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代去臣等兩年勞勩盡付東流矣卽欲強之使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得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於內顧每年縣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於加編新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一錢米六十用

此月餉卽於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怨思居者仇讎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臣所見公文批照止陝西河南兩營於山西止見私幫批照獨平陽一府聞有更番之議未見明文中間事體略不相同乃其人尤多老弱至於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則三省一也二年之限今已一年日今就用新餉銀入給六兩止可多留一年一年之後若許之更番其來代者又須別給初年安家銀如河南個人兩如陝西個人兩又須通新教習於費更多於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六兩歲不可少而其人怨愈愈深相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之使來自今以後可將更番贍家二議徑自寢閣置之不理月餉六錢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臣所敢任也臣竊見古來行軍用兵亦多有更番者然其人素皆練習亦多有久戍者必有法使之樂從若如今日之措置而能令可久又能令可用臣愚不敏未之嘗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聖明裁察施行

雖中一得以保萬全統 城守堂鏡

聞伏乞 皇上卽敕該部將臣奏陳中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令力爲可辦當爲可安勢爲可久或有未妥不嫌改弦易轍以求至當臣攝官承乏庶得藉手以報 上命如或不然恐遷延日久耽誤愈甚它日計之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損臣不足惜其如國事何哉臣亦願當來者勿謂臣今日不言也伏惟 聖明裁察施行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二十一

平露堂



用。由今思之。皆無不早言之悔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藉強兵。欲得強兵。必須堅甲。利器實選。實練。量錯口。器械不列。以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于敵也。今之兵將。皆明知以我與敵。誰肯向前。既不能戰。便合嬰城。自守。督頓大砲待其來。而殲之。猶為中策。奈何盡將兵民砲位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列營火砲皆為敵有。這用攻城何則。不克。陣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是講嬰城。自守之名。而甘喪師失地之咎。臣不能為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柄根易見。及今不思變着。雖微調招募。更如前日而奴之勝勢已十倍於昔矣。況未必能如前日乎。今欲求堪戰之兵。必悉用臣言。日夜營辦。遲之數月。然後可得。而寇在門庭。又不能待臣之愚見。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整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勢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聞以西只合料簡大銃製造。火藥陸續運發。再行厚餉招募精兵。能守城放砲者。令至廣寧前屯寧遠諸城助之。為守萬勿如前二次

列兵營火砲於城壕之外。糊塗浪戰。即是目前勝算。矣。待兵力果集。器甲既精。度能必勝。然後與戰。可也。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凡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剪其枝葉。遠攻者必圖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取覆敗。今京師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砲。礮火攻之法。無他。以大勝小。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捍衛勝無捍衛。而已。連次喪失。中外大小火砲。悉為奴有。我之長技。與賊共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矣。今欲以大以精勝之。莫如光祿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午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如卽令之藻與工部主事沈康等鳩集工匠。多備材料。星速鼓鑄。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敵臺。以臺護鏡。以鏡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大鏡。如法建造。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臺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及。亦與薊鎮諸臺不同。蓋其法卽西洋諸國所謂鏡城也。臣昔間之陪臣利瑪竇。後來諸陪臣皆能造作。閩廣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書黃克緝浙江

按察使陳亮采知之尤悉亮采遣書克勤人吳轉攷書於兵部尚書崔景榮力主此事當在亟問亦非獨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禦寇之利卽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鄙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姦雄亦且潛消異志若不營此事臣轉展思緝別無應急之算更復悠悠忽忽坐待敵來含皇無計必且出於至下之策而大事去矣臣建此謀今已三年近日同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鄭元標等數臣力

皇明經世編

卷五

五

平寇堂

主臣說其餘尙相咨問皆以臣言爲是也昔者晉楚爭鄭鄭之大夫或欲從楚或欲待晉公子驪曰蔡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而從楚騶也任其咎所云任咎者謂誤國則伏其誅也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言造臺造炮悉皆合法而它日有一賊一馬橫行城濠之外者臣請以身執其咎矣都城旣安就用此法行於邊境各處守城其易兵數必然減省省兵之餉所以厚戰士以請器甲自然人人買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視營伍如罔畔乎伏望皇上決意行之宗社生靈無

不幸甚上諭此事經費未嘗屢度估算恐亦無多就令多費乃是萬年本計古所謂金城鐵壁倍勝積金於庫藏而它日所省養兵之費又且不貲豈比遼左千百萬金錢委諸逝波而又以上地人民殉之者乎此外強兵決勝之計略具前上諸疏中容臣卽日再行摘取緊要事宜恭請欽命施行今未敢盡陳仰冀聖聽也

皇明經世編

卷六

六

平寇堂

按東事數年既未能戰又不肯守城外列營寇至則潰遂爲脅首之犬豕經略在承平曾遼親吏來咨求守禦之策深相憑信遼陽之行意謂足可倚仗反寇至之日與張忠烈高監軍定議守城分派信地矣俄然變計城陷身亡蓋有必死之忠而爲必生者所誤也曾不思必生之道無過於守且戰者自戰守者自守兩不相待也奈何言戰則盡撤守備而聽之一敗卽以城予敵耶惟邇年寧遠之守屹然不惑遂得以扞上障滔天嗟乎封疆之臣鑒之哉自記

世言惟能戰而後能守者於賊初入境之時遣奇

兵扼要設伏以擊之使不敢近城耳若夫賊既臨城之後惟有大治守具使我備既定然後分遣壯士或絕城或鑿門或劫之或誘之使之多損士卒不能久攻可也若列大營於城外平衍之區待敵之來爲背城之舉萬一敗北無論城隍盡撤守禦卽守禦粗備者一見敗形衆情便具并城不可全矣

申明初意錄呈原疏疏

是兵製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七

平露堂

竊惟臣於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等日見遼東三路敗畧失亡甚多主憂臣辱不勝感憤尤可惜者驅遼腹之民而盡斃之後難調發尤可憂者盡中外之火器而盡予之後難抵敵也故再三陳說大略謂兵不在多只宜講求敵之勝我者何故因思我今勝敵者何法商量定算務出敵人之上其下手之處今在先選精堅甲冑鋒利器械大小火炮次用厚餉挑選召募海內奇材異能之士博選教師統以良將取以嚴法做束伍以立陣兼車砲步騎以結營務使人皆壯勇技皆精熟遠擊則百發必中近鬪則一可當十

而又臂指相使分合如意疏行密陣勢險節短如是者器械之費一人當十糧餉之費一人當三然此皆如臣所計精兵只須二三萬役不過二三歲大略費五六百萬可以竣事矣乃所造器用尚留爲千百手之用費猶不費也不圖言之曉曉一不見信諸凡區畫未免拘泥常格因循積弊終于棄置堅城糊塗浪戰臣之原疏所謂磨礱其井有損無益所謂如卯投石至卽糜爛不幸而中矣卽今再行調發召募以備應援圖恢復亦須細細向求一切甲冑車輛軍火器械揀選練習必用何法可以大勝于前必用何法可以倍強于虜然後一意從事如設的而求中立表而求至可也若止如前行徑則既以之再敗矣今將何恃而必勝乎四年以來非無良將也兵不精器不利良將不當儒將之用無非勁卒也不還不練無器無法勁卒不當弱卒之用非無厚餉也人多而粟少金賤而物貴厚餉不當薄餉之用今求必勝之兵必將悉反前敵而後可臣嘗言養兵之要有二曰少曰飽曰好雖其少所以飽也惟其飽所以好也惟其好所

以少也當議選凍之格選用之初須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力舉五百斤以上穿戴盔甲四十斤以上又須精悍越捷有根着有保有不合格者不取也合格者謂之隊兵隊兵之中能習演一藝以上精熟可用者即爲鋒兵鋒兵每月給餉二兩一錢安家未鞋銀二十兩其能舉六百斤以上者每加百斤每日加銀一分隊兵未習藝者先給月餉一兩五錢待藝成照例加給其鋒兵再令教習有各藝皆精超出儕類者以漸加增至每日一錢而止謂之壯士壯士之中又拔其尤如弓矢于三十步外三十寸之的百發百中者烏說六十步外三十寸之的百發百中又一號連發九連略與射矢同庚者大砲能於三五百步外立的命中又裝打退或連中數次者放鎗刺劍俱能于方寸之的百發百中者其餘各技悉立一比較之法而百試不失者謂之上士其餉亦以漸增加至每日二錢而止其日食二錢者仍歲給安家銀十兩若選募之日就可充壯士上士者即與應得餉給如此情卒遇合因等得二三萬人配以車騎齊以法制束以部

皇明經世編

卷九

九

九

伍嚴以賞罰用之戰可以勝用之守可以固此臣之所謂兵也其造甲須通身全具以能禦烏銳爲度刀劍之屬以連截數釘爲度槍之屬以截鐵不損爲度大小鏡砲以倍藥倍丸數發不損爲度此臣之所謂器也總之則所謂器械之費一當十糧餉之費一當三不容損矣苟卿論兵謂慮事欲熟而用材欲泰蓋慮熟而用用得其常雖泰實省也作室必須木石成飯必須水米若欲束芻成室搏沙作飯省則省矣其如販壞何哉臣書生之見何敢自謂勝籌所言曾未施行何自得自明驗所以不能無言者爲今日之虜非三月以前之虜又更非三年以前之虜也臣自成化入都嘗爲人言今日之奴蜂蠆耳一失策必且化爲豺狼再失策必且化爲虎豹所以冒昧陳言爲積朱牯牛之計今果化爲虎豹矣所以然者非在上衆之失言非在全錢之耗散非在土地之淪胥也益在聲中外之大小火器而盡子之耳三路之敗見于奏報者一萬二千朝鮮奏報者七千遼瀋二城從京庫解發及各路援兵攜帶并舊有守禦者豈止二萬大

皇明經世編

卷九

九

九

約火器四萬火藥不止一二百萬皆拱手而授賊今將何以禦之又將何以勝之易不從此等喫緊之處一計算乎謂賊有之而不能使用者皆粗瞞虛想之言萬無一有之事也臣猶記壬子之歲朝鮮奏稱奴酋遣使市硝磺于該國辭以原無出產每從天朝市買限有歲額無可售者則賊之經營此物有年歲矣豈其得之而不用乎四十七年冬月演放鎗砲見于阿利之親招川浙二兵大鐵賊眾被束賊連放大砲而散見丁巡日之傳報卽又何嘗不用乎故如臣所云製造選練者在三年之前可以必勝其在今日卽有精兵利器而勝負之數猶未可定臨期應變尚在主兵者別有妙用非臣所能豫籌也況兵未精器未利而可值待千萬一乎臣竊恐當事諸臣狃于眉睫之論以舊日之奴待之也故敢爲剖析如此但此意可使當事知之自爲必勝之策不可爲士卒遽言之生具畏難之心如臣此等章奏俱不應發投而報房無知往往竊勝傳播大都今日兵機要務言出口而敵先聞矣使得以我備以備我用我謀以謀我皆不可

之大者且才臣策士習見時情如此雖有奇謀秘計知其無益不敢言也伏乞救下所司一切本揭關係兵事者着實嚴禁不得妄行抄傳違者以漏泄論罪庶令玩法者知儆抱奇者獲申矣

實錄纂脩官董宗伯其昌論曰臣按國之大事在戎暫費水寧昔人所避見小欲速祇誤國耳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薊六十萬費孰爲省寬何益於勝敗之數哉徐光啟所謀練兵費二百萬撫臣計臣相顧愕眙見謂費多而效緩訖無以應營繕未畢一費中止至於招募四出生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覈其乾亡不亦晚乎夫以屑越虛恢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肘可數也

略陳臺鏡事宜并申愚見疏 建造臺鏡

先該臣前後奏陳京師固本之策莫如製造大鏡建立敵臺可以一勞而永寧警費千前而人省于後奏旨下部覆稱興作甚煩經費無出況工部原無額派邊方軍需錢糧近蒙 皇上允發帑金肆百萬兩未經分受今以敵臺工料銀兩責成該部實無所出若

井 皇上重念根本全計另經令則此臺此鏡必無可虞之理臣見日下邊左軍需急如星火亦知發帑帑之可虞而實不取也昔人論兵皆欲識時務明彼已古之遠器不過弓矢五代以來變爲石礮勝國以後變爲火器每變而趨于猛烈則火器者今之時務也邊左再敗之後賊則皆無今有而且多我則昔多今少少而且劣我雖舊有用之甚拙賊雖創有用之甚工如近攻遼陽東門賊來止七百人車載大鏡我川兵千人遂之賊發虎鏡二次我兵不損一人因而直前搏戰迨至二三十步真鏡齊發我兵存者七人而已夫假鏡誘敵近而後發則勢險節短此用器要術臣嘗密與諸將吏言之不謂賊已暗合若我兵則初見敵塵便已發鏡無一中者敵近明委而退之兩者巧拙何如也此彼已之情也故臣料敵今攻城必不速用雲梯鉤杆諸物必先置大鏡於數十百步外專打城塔城塔既壞人難行立諸技莫展然後以攻其乘之臣不知今之言守者將何以應之賊

今野戰亦不用弓矢遠射騎兵衝穴必置大小火器于前以挫營而來度不中不發如遼陽之法用之臣不知今之言戰者其又將何以應之此自今以後戰守皆務也亦彼已之情也臣二年前慮敵懷戰勝守固又不欲使民命盡而國財殫故言守城必造敵幸必造大小火鏡一一如法而後可言戰必須多用大小火鏡載以炮車難以戰中又須堅甲利器厚餉精兵一一與鏡相稱而後可不敗謂預知賊勢之至此也而不幸已至此矣爲今之計比臣昔日所言宜有過焉豈可不及乎蓋今日之戰守而無大小火鏡他猶空手遇虎狼也有鏡而無堅甲利兵猶手太阿之劍而無柄也數者皆備而不能深求施用之法合戰之難是有劍而不知制劍之術也若置鏡于城之外以守賊不救之民而挾鏡以戰是又何持太阿以柄授人也夫兵器之烈至一發而殺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鏡極矣無可加矣若守而無臺以用之戰而無堅甲利器精卒以稱之必將如前二次遂爲賊有攻機事不密賊亦竊用其法自此之後更無它術可

以禦賊。可以勝賊矣。此說臣古之再三莫或見信。然而不得不言者。緣西鏡一節。取器取人皆等實爲始。事若不盡如臣法。寧可置之不用。後有得用之者。若但知募用之。而不講求其所以用萬一僨事。至于不可救藥。則區區報國之心。翻成悞國之罪。臣所以展轉不安。寢食俱廢。不得不貢陳于君父之前也。望皇上采聽臣言。欽定數目。慨發工部應用。成就此功。他日不論邊境安危。但屹然留金湯之固。卽此所費金錢。與積諸庫中無異。且從更有利益耳。若云東事方急。無暇於此。則臣以爲都城用財。似是大工同例。不必於東事相涉也。卽今卜素生心于北。火酋側目于西。儻有變動。豈其專力東方。弃而不應乎。不及此。皆一爲根本之計。恐它日之不暇及此。甚於今日。且此功旣成。醜虜聞之。絕無深入之志。正可專力東方耳。宋祖建汴京城。紆針迴曲。極便于守。遼人渝盟。韓琦范仲淹議脩京城。爲呂夷簡所沮。政和間蔡京脩之。悉改舊制。方直如弦。後狃罕見之。曰此定易攻耳。使宋人無改舊祖之制。早從韓范之說。卽有靖康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豈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若更能修政立事。一意自強。卽燕雲可復。遼金元迭起相殘。願將乘其敝而取之。敢敢窺左足于大河之南。哉。前事若斯。抑亦今之殷鑒矣。伏惟聖明裁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五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開公 李 雯舒市

選輯

宋徵輿韓文參閱

徐文定公集

疏

擬上安邊禦虜疏

貞大澄事

徐光啓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千露堂

臣竊惟方今九州清晏，百蠻重譯，所宜備者非虜而已，非虜之中，宜大為其項者五路狡焉，犯順竊入我塞，而擄掠我財，而金雖竄居遠外，虜王方為之請，竟未有成言也。霍食之臣，久欲効其區區，以為邊陲萬之助，適與事會，不容默然，敢畧計虜情時勢，稍及備禦之要，而終之以根本之策。惟陛下垂聽，人虜自辛未款市，三十餘年矣，款市者兩利之道也，而戰兩傷之道也。即虜亦自能熟籌之，是以至今無變計，則虜情可知也。近歲以來，諸酋每仇言中國交市財物多短少，濫惡不如昔，忿忿欲起，則夷婦言老僉各歐刃之，誓在老婦在終不令汝輩為此，皆皆彈壓

之以技無動耳。五路台吉親虜王介弟，狡焉內倖，又以擒執史酋功賞未厭，曉曉累年。至于今竟爾跳梁也，此寔諸酋共聽其所為，作一桀驁之標幟。及我問罪，則又辭以虜王不知，諸酋不與。又從中講解，罰服而可以無失款，是本計也。然彼定知我他人事，事未可測，亦未嘗不慮我解罪，是以其翼蔽之而違竄大石，今雖鳴取衣糧，鹽壯馬匹，定為虛聲，賊我耳。捉賊為之偵視，夫亦倪我動靜，以自為計度其勢當不復來，即來而我收保成嚴，整擱以待，入則截殺，去則追勦，如是而已。此督撫及將領諸臣責也。其或虜王果為講解，罰服則宜視其可否，計利以聽，此亦督撫諸臣責也。大抵今日之事，雖一酋作難，而款貢之全局尚當未變，何以明之？五路累年索賞，諸酋寔無與為助者，若弗聞也。今關入而又寔無與為應者，明示我以降，耐犯順，皆五路事，諸酋不與也。一矣。虜王虜婦始亦禁止，後亦譴責，雖真為未知要未嘗訟言左袒之二矣。茂邊之守固如無人焉，來既不知，去尚不覺，益五路未犯之先，即謂我譯人語史隨功賞事。



斯言入犯也其氣急矣而竟不爲備既不爲備而彼竟未敢縱兵深入則其意但在挾賞不在自過一矢去歲虜王擁衆入離城百里而不敢近稍與之備則鉅耳去其獨上歲而已戊巳之間已嘗擁衆入稱非地苦旱野無青草欲借粟數萬石忤臣以成何却之執弗與亦鉅耳去果欲爲難豈待今日問矣有此四者臣以知款尚未變也雖然款雖未變而不可不虞其變也款不變可以無戰而不可不求我之可以戰也自受款以來則云以市嘗爲餌以戰守爲實幸以具間資我之力以圖邊圉之守備要言可覆視也更三十年而我之所謂戰守者安在邊圉頽圯者曠弗飭矣烽墩斥候不知燧燔燧火爲何物矣軍中闇謀皆爲耳目今悉化爲斷與之卒夫尺籍伍符故在也核其伍無見兵不給事將領則驅而代債帥耕養廉之用耳甲冑苦惡器械朽鈍業已不堪今或苦惡朽鈍之物並爲烏有甚則舉而歸諸虜中也簡閱草教用塗耳目金鼓旌旗不識形名節制車徒步騎悉無行首地分近無退鋒百金之上誰爲倉卒退無幅重

驅隊之營安能恃固乎寸大小將領用者未必盡其才才者未必盡其用精神技術什九用於逢迎什一用於封殖有能以簡稽練習爲事者百不一也周循之極不得不爲廢弛廢弛之極不得不爲單弱單弱之極不得不爲退縮怯懦皆自然之勢耳以故千嘗則股削以中虜欲有故則多方以避虜鋒或闖入邊俟其飽而去則遠蹕之得其老弱一二級遺器械事解張以爲功上下相蒙也邊事如此安得不生戎心所幸者虜尚貪我財物亦諸奴酋中未有能以勢力役屬諸部者脫有一架虜生其間合小攻大并敵一向我之憂豈徒款不足恃而已夫虜之勢固未至于此爲我計者則宜網繆固防克詰張皇就合虜之勢一旦至于此而吾可以無患不然駭而圖之噬臍之悔豈有能及者乎臣之愚以爲爲今之計先求我之可以守次求我之可以戰次求我之可以大戰何謂守垣牆斥堠墩臺校隊哨望之宜備禦之固是已何謂戰截殺追奔掩擊應援厲兵秣馬後發先至是已何謂大戰凡兵不可以戰即不可以守盡一城邑駐

營壘皆然也。守邊之視守城壘，卽又異矣。經表數千里之地，無所不守，無所不守，敵我衆而反以寡用。彼寡而顧得聚形，如有兵百萬，百分之不過萬人耳。敵擁數萬，求其數倍我也。此萬人者，敗而彼百萬者，悉居無用之地矣。則深計其終勢，不得不出于大戰。何者？散而守，不若聚而攻。算衆寡，理所必至。昔人有言：「大治則終身創矣，周伐獵狃，漢空幕南。」文皇帝三犁庭，皆以此也。今日之勢，誠于信地守望之外，選練得勝兵十萬，分隸諸邊，平居守禦，則往來應援，朝匪茹，則大出兵修永樂故事，如是斯萬全矣。臣故謂求戎之可以大戰者，此也。夫是三者，今將求之如何？設險阻，整車馬，備器械，選將帥，練戎卒，嚴節制，信賞罰，數事而已。臣固不能越世俗之常談，國家之命令，而創爲說也。特臣于數者之中，更有兩言焉：曰求精，曰責定。今此數端，非不掣然其失大抵皆粗而不可按虛，而不可核。如所謂以麀爲飯，以傘爲羹者耳。苟求其精，則遠畧巧心之士，相與講水經歲而末盡，苟責其實，則忠公憂國之臣，所爲太息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五 平露堂

涕者，十倍于賈誼而未定也。臣請言其一二。所謂設險阻者，烽堠也。墩臺也。烽堠之制，欲堅欲密。然可以傳警，不可以守禦。最利守禦者，則薊鎮之敵臺。邇年所繕，稍有次第，可推之諸邊者也。然臣以爲可當今日之虜，不可當意外之虜也。竊以爲今所作者，更宜減卑三分之一，而三倍其厚度。矢石所及，聯絡如畫，加之勁卒利器，守可必固也。所謂設險阻者，此類是也。騎兵與馬同命，故曰寧傷于人，無傷于馬。而平原易野，大兵深入，計非戰車如武剛，偏箱之類，則不能載重致遠。列營守衛，顧其相視，芻秣之宜，輪轅輻輳之制，如周禮考工記所載。及師皇馬援輩所論述，棄置久矣。今邊地名爲戰車，重達粗惡，累不堪用。至其賦予芻秣之費，半給人食，以其半餉馬。又安得雲錦成羣也？宜核定精求，務令驅駿騰槽，檣屬微至，車攻馬同，嗣響周宜，以薄伐大原，不爲難矣。器械之利，未易備言。大都甲冑，于盾欲堅，以便兵；於欲精，以利。弓矢之屬，欲入深而致遠，其范金合體之類，悉有定法。今將吏未盡解也。攻守器具，如墨翟子所載，近代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平露堂

將所用不將吏未盡習也。最利者則無如近世之火器。邇來諸將所造諸家所說較昔爲精矣。尚有遜于此者。則尤宜早計也。蓋乃中國之長技。而今虜中亦有之。恐異日者彼反長于我也。大都攻守之備。無論其軍器馬火器爲其材。其工巧其費銀其口力多。其造者自爲用上者備。然後可以爲良矣。將帥之才。武科可得什一舉薦可得什三。武科限于文學。舉荐亂于毀譽也。兵書所稱將帥所貴不遇權謀陰陽形勢技巧陰陽明將所不道。若權謀形勢技巧之屬。或見于論述。見于談議。見于比試。見于造作。一一可以耳目計錄。而分也。人罕兼長。不妨偏至。要在將將者如意。斷量隨方授任。卽真才可使入發。而草澤英雄亦令絕就難禁。予以建威銷萌。兩利而俱得之矣。若目前選將尙則有述可稽者。莫如前効而有實可據者。莫如治兵以此求之。亦可得十之六七也。選卒之法有四。曰。口力曰捷。曰技巧。可以度量權衡。一一試而得之者也。今之將領。平居既傷怠緩。有事又苦舍卒。竟未嘗浚求之耳。惟勇也者。不可以度量取。然

亦可以耳目試。而得精卒。然後習視以練。目習聽以練。耳習超越趨步以練。足習負重挽強以練。手習五御以練。馬習五兵五當以練。技藝卽三軍之衆。人入皆勁卒矣。卒練而後可以言節制。節制者分數形名金鼓旌旗用衆之然也。易曰。帥出以律。將不知律。雖有強兵利器。戰則爲人禽矣。夫惟用律而後可以論奇正虛實之辨。而後可以抄揚奇伏備之用。而後可以運攻圍絕奔聚散卷舒進退之勢。滅以彼勁卒。明將謂之管其簡。閭月嬰歲會教訓。既成能令三軍之衆若使一人。擊首尾應。勢不得以已也。如是斯可謂節制之師矣。節制既定。然後謂之成軍。然而軍非賞罰不成。成軍之後。非賞罰不行。何者。授入于險。非威嚴弗克也。休人以威。非厚賞弗附也。故罰所以殿民于兵。而賞所以誘民使安受其罰。尉繚子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人以爲此慘毒之言也。而臣以爲此名將之言也。夫不能殺者殺一人。而其下怨殺數十人。而其下叛矣。能殺十卒之半。而不怨不叛者。其賞厚而其法明也。誠用何者之兵。誘以重賞。實且

信威以重詞謂且必使人懷德畏威有進退之心而無退生之計如是者有兵數萬我可以折筆使虜不然則驛而出之入漠之外耳又何論虜勢之強弱與款之固不固也總而論之有地有器有將有兵有法而後可以守能守而虜卒則鐵馬即謂之戰必不得已而用大師焉即謂之大戰要在急爲之計徐俟其成威師之後勢常在我我能戰我能守即款可也不款亦可也否則不能戰不能守不款不可也款亦不可也即款而愈久又愈不可也此不兩立之勢不再計之策也雖然難言之矣臣所謂戰守之具者七而無一不需財也臣欲于七者之中求精焉責寔焉數倍于昔則亦宜數倍用財者也今之邊日不暇給矣諸鎮年餉缺者以百萬計邊臣補綴目前尚有損公肘見之苦而欲爲臣所欲爲是無米而令炊又使之具八珍五齊焉其勢必不可得即臣亦空言也然而臣非敢爲空言也考之前事度之後事勢不得不出於此而陛下果欲爲此亦無難致焉蓋有根本之至計於此曰務農貴粟而已古之強兵者王如周公

太公下至管夷吾商鞅之屬各能見功于世後亦有不從農事起者如周禮三器管子閑寒開戰書詳哉其言之也顧道術有純駁作用有偏正耳而後世言及富強遂以管商目之至不足比數沿至唐宋以來國不設農官官不庀農政上不占農學民不專農業嗟也久矣農者生財者也含生之類無一人一日不用財者而獨不講于財所自出今世農人不遇什三農之勤者不過什一然則一人生之穀十人用之財安得不講財之出也廟堂之上非不焦心蒿且問閭之道種者轉丁溝壑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非不悲號疾痛而根本之計終置弗講此臣所爲痛心扼腕大嘆而繼之以泣也臣所慨者非獨爲諸邊也而此事所關諸邊最重又最急且如今邊鎮之兵月給不過七八錢少者四五錢即盡得之以易粟不過穀十如農事興則粟賤令粟價減十之五是邊兵得倍食也減三之二是得三倍食也此其利害相去遠矣與農事之術臣以爲邊境所宜略有五事五事之中宜改闢者二宜創建者三陽策之召商墾種入粟易外

今改徵折色而趨以大害也軍儲之今也作運使收  
子粒今展轉易主不可完而額以大耗也此二者  
古之良法而今已大壞壞而不可卒反似宜亟圖其  
復而稍更其制者也近世營田之議謂聖祖在十  
某爵民未必應也臣以為遠方之民欲其挾車背就  
荒遠艱苦力作守而弗去計非武功世爵不可也設  
科日以誘入籍之民宜可行者或土著之民不能相  
容則更立學校諸科舉中式之類別自爲額不與土  
人相參計無不可行也今世木業之人至衆而本業  
早凋世編

卷之六 定公集 卷七 于謙言

至少宜有添以賑之使去未而就本如古之法制賤  
商賈尊農人使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勢不得不我從  
矣此三者所宜創爲之制以勸人于本業者也然而  
有未盡于此者額 陛下深詔大臣一意講求或遣  
一二幹濟之臣明于相度開塞之事者分詣各邊可  
諮博采大臣總群策而效之無一齊而衆喙無惡咥  
而廢食行之數年計必大效食足則財自充財足則  
惟我所爲如臣所云備邊七事漸次修舉精水于常  
俗之外綜核十名定之內悉無難者矣趙充國之于

漢鄧艾棄賊之士魏韓重華之士唐皆用其遺考也  
魏絳之和戎也曰戎狄居土可賈焉又曰邊鄙不  
修民狃其野積人成功以是爲利也而晉從之既盟  
諸戎而史氏嘉其功曰修民事田以冒然則昔人之  
和戎以利農也今款而廢農焉臣是以知其不可也  
雖然臣之爲此說也不知者將以爲迂而不切緩而  
無及矣臣井不知其迂且緩也計今歲年凶缺 陛  
下已發戶部存積及開金濟之戶部太僕盡 陛下  
必出幣金任之勢不得已因無待臣言之也獨農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定公集 卷七 于謙言

一策實須數年乃得見效如緩就于後故須急圖于  
今計今邊事過可支數年以數年之間畢力就此一  
日有事而縹緲折衝已畧具矣此是錯所謂安邊足  
用之本而萬全之策也 臣行臣之言一意振刷計  
之故臣始有不能盡言者不然而一往廢弛他日之  
害臣始有不忍盡言者二者之中邊境安危之本惟  
陛下其度而施行之耳觀 聖旨力作興荒禁私疏  
屯田疏 屯田

獲最得也。鹽要領部計正在集議。近所奏者一併奏酌務期必行。還詳加條畫來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竊惟職所司舉田一事。有用水除蝗二法。鹽筴一事。有晒鹽一法。其爲網領五端。謹將各端細分條目。開

舉田第一 凡二十八條

御覽伏希 聖明裁擇施行

一京東水田之議。始于元之虞集。萬曆間尚寶卿徐貞明踵行之。今良渚水田。猶其遺澤也。職廣其說。爲各省直舉行墾荒之議。又通其說爲旱田用水之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農

上

然以官酌招致狹鄉之人。自輸財力。不煩官帑。則集之策不可易也。集之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非極遼海南濱青齊荊臺之塲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令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職按集所言。有貴之地。今斥鹵難用。其可用者。或室

隙。行而海內荒蕪之沃土。多棄置不耕。坐受匱乏之歎。非計也。職故祖述其說。稍覺未安者。別加裁酌。則上通行無滯。今并條議事宜列款如左。

一墾荒足食萬世永利。而且不煩官帑招徠之法。計非武功世職如虞集所言不可。或疑世職所以待軍功。今輸財力以墾田而得官。與事例何異。則職嘗辭之矣。唐虞之世。治水治農。禹稷兩人耳。而能平九州之水。粒天下之衆。民當時之經費。何自出乎。蓋皆用天下之巨室。使率衆而各效其力。事成之後。封爲五等之爵。以酬之。禹貢一篇。所以不言經費。第手則壤成賦之後。終之曰錫土姓而已。故曰建萬國以親諸侯。若必以軍功封。則生民之初。何所事而得萬諸侯乎。後來兼併之世。乃以武得官。則生人而封比之。終人而封者。猶古也。况虞集尚言世襲如軍官之法。職所擬者。不啻事不陞轉。不出征空名而已。田在爵在。去其田去其爵矣。卽世襲又空名也。名爲給之祿。祿其所自墾者。猶食力也。事例之官爲天下之最大害者。爲其理民治事。徒曰耳衛所之空銜。安得與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農

上

平居堂

皇明經世

卷之六

五

例比乎今之事，例或不過六七十萬，此法口不設年而公私並飽，即例可罷，欲重名器尤宜出此，但恐卒所無實人，本樂趨，故必以空銜爲根著，而又使得入籍登進，以示勸，此狹鄉之人才必衆，進取無因，以此散之，自然廣業，又疑上皆之民，不能相容，則另立屯額，利舉鄉試，不與土人相參也，以此均民而實廣，庶甚易矣，或又疑舉額加增，則仕途壅滯，不知今之壅仕途者，非科貢也，事例也，今舉田入學，其中式以漸增加，若增至百名，則舉田已得于萬畝，歲入至輕，亦得皇明經世

皇明經世

卷之六

十六

太聚耕墾，無田任進，無路則去，爲本富，義富首多矣，本富，本官也，義富者，日前爲我大憲，而他日爲我隱憂，夫此不已，尚恐言哉，今均民之法，行而人漸北，使本富，義富之民，皆爲本富之民，民力日紆，民俗日厚，生息日廣，財用日寬，唐虞三代，復還舊觀矣，若均漸直之民，于江淮齊魯，均八閩之民，于兩廣，此于人情，爲此便，而于事理，爲最急者也。一虞集言：三年之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其額，以次漸征之，職今言開墾之日，卽定歲入之米，何也？皇明經世

籍之人彼應募者又何容此兩年之入乎

一耕墾武功爵例 二人耕水田十畝入米 石

二十人耕百畝入米十石爲小旗內以五石爲米各  
授餘半納官 小旗給帖許立籍廣種 五十人耕

二百五十畝入米二十五石爲總旗內以十二石五  
十爲名糧餘半納官 總旗許嫡男一名考縣童生

一百人耕五百畝入米五十石爲試百戶內以二十  
五石爲俸餘半納官 試百戶許縣考童生二人

一百五十人耕七百五十畝入米七十五石爲百戶  
內以三十石五十五爲俸餘半納官 百戶許縣考童

生三人 二百人耕一千畝入米一百石爲副千戶  
內以五十石爲俸餘半納官 副千戶許縣考童生

四人 二百五十人耕一千二百五十畝入米一百  
二十五石爲正千戶內以六十二石五十爲俸餘半

納官 正千戶許縣考童生五人 三百人耕一千  
五百畝入米一百五十石爲指揮僉事內以七十五

石爲俸餘半納官 指揮僉事許縣考童生六人  
三百五十人耕一千七百五十畝入米一百七十五

石爲指揮同知 以八十七石五十爲俸餘半納官

指揮同知許縣考童生七人 四百人耕二千畝  
入米二百石爲指揮使內以一百石爲俸餘半納官

指揮使許縣考童生八人  
一凡應募者不論南北官民人等但各自備工本到

開墾地方或認佃無主荒田或自買半荒現墾之田  
卽于本處報官府縣門與查勘丈量明白編立畝口

號數開造魚鱗圖冊報本道就令開墾成田入米  
之後該道仍親詣大勘申詳題 請給割俱准世襲

官明 官世編 職銜與衛所官一體行事仍給割文令嫡親子孫第  
任考試有司照驗帖文事理仍照同官五員連名保

結卽與收考其以他人冒頂保進者依冒籍律同保  
連坐向後如開田闢米本身及替進子弟俱追徇革

職除名或雖納米而無實墾田畝者罪同其自開千  
戶以上本身願改文官職銜者或文官已經休致而

願進階及加銜加服色者咨送吏部酌量相應職級  
奏 請定奪若熱戚大臣雖不以衛所職銜爲重而

能爲國爲民將自己莊田開墾成熟者聽其推及族



姓或自願請給。思典者該部代為陳奏，取自上裁。一凡墾田者，若買到有土半荒之田，此田原有本地糧差，但要于本等糧差之外，另自納米為水田歲入之數，計負欠本等缺差者，先將納米扣足後，等歲入所望之田，若是按荒地上，未入墾額者，聽憑告官開墾。水旱耕種，止納餘米。官民軍施人等，不許生端糾索擾害。若是民田拋荒，無主者，聽其告官佃種，止完承佃之役。本地應出糧差，有司不得指以舊連勒令歸納。開墾成熟，原主後來爭業者，遵奉恩詔事。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公集 第四十 下 露室

例斷給荒田價值

一凡墾田必須水田種稻，方准作數。若以旱田作數，必須貼近泉溪河沽，洵泊朝夕常流不竭之水，或從流水開入，腹裏溝渠通達，因而畦種區種旱稻。二麥棉花黍稷之屬，仍備有水車器具，可以車水救旱。築有閘閘堤岸，可以捍水救潦成熟之後，助果水旱無虞者，依後開法例，准折水田二倍作數。若不近流水，無法可以通溝而能鑿井起水區種畦種成熟者，用力為艱，定以一畝准水田一畝，其以若干畝准一

畝者，止納一畝餘米。旱田餘米，除早稻小麥，準作米數外，自以黍稷豆等上納者，照依時價加添作數。旱田通水灌漑者，即古人井田之制，損地愈多，其用愈減。今定准折之數，除有見成河沽泉溪洵泊之外，其以實地開作，壩溝墾墾者，每百畝損田十畝，即准水田百畝。損田二畝，准作五十畝。損田三畝，准作三十畝。損田四畝，准作二十畝。三畝以下，不准作數。一凡實地種水田，須多開溝漕，作徑畛，費田二十分之一。以上方為成田。近大川者，減三分之一。寧可過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公集 第四十 下 露室

無不及焉。若平原漫衍，無徑涂溝瀆，墾幸天雨水旱無備者，謂之不成田，不准作數。勘時全要查明造冊，其成田入米授職考試之後，復有水旱災傷，以致拋荒，不能速復者，許告明于別處墾補。其拋荒不復止以納米搪塞者，軍發本身子弟俱行削革。餘田沒官另募墾種，有首告者，以沒田一半充賞。一凡水行地皆可灌，凡地得水皆可佃。故地須水灌，必委曲用其水。水須地行，必委曲用其地。凡應募人聚或買或佃或認開墾荒所承地上，倘去江河溪澗

稍遠中間開通溝洫蓄洩水道須從隙田經過要從附近人戶買田開濬者須憑地方人等議同和買此于時值量加半倍多至一倍爲止墾戶不得以應募爲辭抑勒強買田土亦不以方員爲辭高求價值違者許各具情赴官聽候裁斷

墾田用水其開闢寒築治之事有與地方官民相關者或利害互相掣肘工費互相推調院道宜選委賢能官員親詣查勘酌酌調停務期兩利無害一切興修工費有應屬原係官民者有應屬墾田官民者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四 平露堂

有共利共害應均攤出辦者俱須從公裁處無得曲徇一向之詞致有偏累亦無得因其互爭槩從廢闕以致有害不除有利不舉兩下亦宜平心聽處如有偏執成心巧爲牽伸者合行盡法究罪

墾田上處有大工作如開河築壩等項有肯一力造辦者有集合衆力造辦者俱報官助明興工功成報助如費銀一千兩准作水田一千畝一體授職入籍田無人承辦無官修此外本人別有開墾地畝照數納米給俸

一邇方緊急去處于耕種地所造如式弔角空心敵臺一座約用銀一千兩者准水田一千畝要高大多費者勘實運加准田之獎但造臺受職者止許受職入籍亦無入米無官修此外開墾田畝照常入米給俸其所造敵臺平時即與本官居住仍令于臺上各備大小火銃藥弩等件遇有虜警策戶下壯丁于臺上射打若殺賊數多獲有功級照依邊方事例一體給賞其能自備馬匹盔甲軍火器械本官率領戶下丁壯遇有零犯大舉與官軍犄角殺賊獲有功級而願陞者于屯衛職級之外另陞職級悉依軍政事例給黃世襲此項職級與耕墾無與不在闕田闕米準除職名之限願賞者聽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四 平露堂

一衝邊要地人人憚往獨能築治臺堡開墾地畝者與內地難易迥絕應照遼東諸生順天鄉試事例特立邊字號令其中式稍易以示激勵  
一今撫按司道職掌皆帶管田官不須另設第人情各是所習客安所近須擇其富意明農者使居其任可矣獨府州縣佐宜歸併他務選用一員專理以便

責成、

一開墾大處所選用司道酌量正佐聽在京九卿科道訪實保舉通知農田水利及有志富民是國者從優選授或末家保舉而自願告竣者無規避情緣者聽果有成績從優陞選或如衙曹事其任久功多者破格超遷以示優異或就丁本處超遷以便責成

一議者言荒地有司多有隱匿私稅者故以荒為利最忌開墾此或未必盡克實案即以給官中公用或抵補荒糧亦屬非法且境內之土盡闢人必聚何慮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兵部 聖訓 三 于露堂

無則用今後功令免煩就舉度粟若猶仍故習生端藉口或詭言境無荒蕪或禁止和買或抑勒承佃如此沮人心挽成誠者該撫按司道訪實奏處

一新授拮揮以下官員俱用附近衛所名色別稱屯田職銜如附近某衛者即衛某衛屯田拮揮使位本官之下如拮揮使即序本衛拮揮使之下本衛拮揮同知之上也若此地官員既多願自手緊要去處設立屯衛衙門及屯學者聽其行移文案若開保職級等事俱經該本衛印官申詳院道若田土侵擾事

宜經該府州縣申詳或有迫切及有即暫明事情者自陳告院聽不問本衛所之言

一屯衛所官員除有軍功世襲外其餘俱以耕墾人本為事不在征調之限其戶丁夫除自願應募充兵者聽其歸不計邊方將官明勸勸老家人以致人心不安民法沮壞如有故違者可被害人輕則陳告重則奏請處治因而煽誘者計贓論罪

一凡以墾田授職者通不許私自頂名代職違者以假官論子弟考試者以計藉論其田沒入官另行召募耕種首告者以沒田一丁免實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兵部 聖訓 四 于露堂

一十員入學俱於附近衛府州縣總計與考童生二十名進學一名生員五名科舉一名科舉滿二十五名題准如額中式一名候本學生員滿一百名別立屯學該撫縣十名增廣十名四年一貢滿二百名各設十五名三年一貢滿四百名各設二十名三年一貢學生止用名目推其應騰銀俟成功之日財用充足另與設處貢生京人進士牌坊銀兩俱照京府事例行文原籍支給

一鄉場中另立屯字號不論京官每月家二十五名中式一名會場不必速加甲什之額會場鄉色要聞見在某處屯衛原籍某處疎墨卷要照原籍地方開填而其中字樣不得用屯衛地方開寫號段其上之額後果第試中式數多聽候臨期另行題品定奪一若止願屯田不願入籍居住者或於長官入籍額外多舉者皆免其歲入餘米正完本田上糧差一間墾成熟之田不許地方豪右用強奪占用價勒買違者赴合上司陳告處治其墾田納米之外被

有官本許保時徵糧責各衙門不許指以官價爲名減低購買違者亦聽被官人陳官處治如衙門人役抑官抑買者告發計贖論罪

一各省由漕糧江南民運白糧耗費最爲煩苦自今京田以後屯衛所官員人等有於近京去處收穫餘米自出哪力販運到來白糧上戶部光祿寺等衙門

等米合中水磨等銀兩免其官運其六戶戶頭扣除本名及子皆族親名下應納銀米者聽其盡數扣除有司不得留難抑勒更復徵收違者許被害人徑赴合上上司陳告處在京各衙門仍照軍民擢運見行規則刑例易知單冊給與納戶以便交納扣除一律法有流罪三等久廢不行大率比前軍徒引例擬斬其故當因杖流人已二千里之外了無拘管亦無資糧勢難存立不若軍徒既有衛所緊連官長鈴束新軍亦有月糧二石更犯亦有站銀一分

少資糊口故流罪廢而比附軍徒勢不得已也今既設立屯衛官員皆在廣處之地若將流罪人犯解赴收管令其佃徒以當差操擺站印得暇田食力務本替生以此聚人辟土正合古人徙民之意亦不至牽合比擬使罪不麗法法不當罪矣犯人本身除有血戰功殺照例陞賞外其餘墾田種多終身不得除罪受職其子弟以墾田項招人來考試上進者聽一既墾成熟而棄去者如未授職名另募人耕種已授者革職除名遣下田畝亦另募耕種所在有司軍

舊司等衙門不得易以爲困貼役養重草束產鹽  
條等項各日勒作官田以致逐沮人心棄置水利  
其另募者無開墾之勞本身授職與子弟考試准其  
半給半給者如耕二千畝原該指揮使子弟八人與  
之今上校訓下戶四人與考也若委係邊地危險或  
其荒僻隱而能應募補缺者仍准全給

明水第二 凡六條

一 職竊謂欲論財計先當辨何者爲財唐宋之所謂  
財者殫錢耳今世之所謂財者銀耳是皆財之權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食貨 明水 王 千嘉堂

井財也古聖王所謂財者食人之粟衣人之帛故曰  
生計有人道生之者粟也名以銀錢爲財則銀錢多  
窮乏而計是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其未然也銀  
錢愈多衆帛將愈貴固之自愈甚矣故前代數世之  
後苟患財乏者非之銀錢也承平久生聚多人多而  
又不能多生穀也其不能多生穀者土力不盡也土  
力不盡者水利不修也能用水不獨救旱亦可得旱  
漑既有法澆潤無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間水土相得  
興雲蔽霧致雨其易此得旱也能用水不獨救潦亦

可弭潦疏理節宜可蓄可泄此救潦也地氣發越不  
致鬱積既有時雨必有時暘此弭潦也不獨此也三  
夏之月天雨時行正農田用水之候若偏地耕墾溝  
洫縱橫猶水于中資其灌漑必成大用之水先臣周  
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是可損決溢  
之患也故用水一利能違數害調燮陰陽此其大者  
不然神禹之功僅抑洪水而已抑洪水之事則決九  
川距海濬畝滄距用而已何以遷日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舉而萬事畢乎是故水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食貨 明水 王 千嘉堂  
能爲利亦能爲害不善用之則爲害善用之則爲利  
欲違害而就利尋求體勢不越五法盡此五法加以  
智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田之不得水者寡矣水之  
不爲田用者亦寡矣用水而生穀多穀多而以銀錢  
爲之計當今之世銀方日增而不減錢可日出而不  
窮又以宋臣李綱所言節用救弊幾實開閭閻遷諸  
法設誠而致行之不加賦而國用足豈虛言也哉謹  
條列如左

用水之源源者水之本也泉也泉之別爲山下出

泉爲平地仰泉用泉之法有六。其一源來處高于田則溝引之溝引者於上源開溝引水平行令自入于田諺曰水行百丈過牆頭源高之謂也（非字誤）但須測量有法卽數里之外當知其高下尺寸之數不然溝成而水不至爲虛費矣。其二溪澗傍田而卑于田急則激之緩則車升之激者因水流之湍急用龍骨翻車龍尾車筒車之屬以水力轉器以器轉水升水於田也車升者水流既緩不能轉器則以人力畜力風力運轉其器以器轉水入于田也。其三源之來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水利

千餘字

高于田則爲梯田以遞受之梯田者泉在山上山腰之間有土亭大以上卽治爲田節級受水自上而下入于江河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於田緩則開河導水而車升之急者或激水而導引之開河從溪澗開河引水至其田側用前車升之法入于田也激水者用前激法起水于岸開溝入田也。其五泉在下此用在于彼中有溪澗隔焉則跨澗爲槽百引之爲槽者自此岸達於彼岸今不入溪澗之中也。其六平地仰泉盛則疏引而用之微則爲池塘于其側積

而用之爲池塘而復易明者築土推泥以實之其則爲水庫而畜之平地仰泉泉之潰湧上出者也築土者杵築其底推泥者以椎推成作孔膠泥實之皆令勿漏也水庫者以石砂瓦屑和石灰爲劑塗池塘之底及四旁而築之平之如是者三令涓滴不漏也此畜水之第一法也。

一用水之流疏者水之枝也川也川之別大者爲江爲河小者爲塘浦涇浜港汊沽渚之屬也用流之法有七。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水利

千餘字

之疏導者江南之法十里一縱浦五里一橫塘縱橫脉散動勤疏濬無地無水此井田之遺意宋人有言塘浦欲深闊謂此也。其二江河之流自非岔洞無常者焉之障與壩離而分之爲渠疏而引之以入于田田高則車升之其下流復爲之障壩以合于江河欲盈則上閘下閉而受之欲減則上閉下開而洩之職所見寧夏之南靈州之北因黃河之水鑿爲唐來漢延諸渠依此法用之數百里間灌漑之利歲潤無方寧城絕塞城中之人家臨流水前賢之遺澤遠矣

因此惟之海內六川。彼此爲之。常享其利者亦孔多也。其三塘浦。溼渰之屬。近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其四江河塘浦之水。溢入于田。則隄岸以衛之。隄岸之田而積水其中。則車升出之。隄岸者。以禦水使不入也。大則爲黃河之範。小則爲江南之圩。宋人有言。隄岸欲高厚。謂此也。車升出之者。去水而菰稻或已莪而去其水。使不沒也。其五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于下流之處。多爲牌以節宣之。旱則盡閉以蓄之。潦則盡開以洩之。小旱潦。則斟酌開之。爲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爲水平之。碑置之水中。刻識其上。知其間深淺之數。因如牌門啓閉之宜也。漸之寧波紹興。此法爲詳。他山鄉所宜則倣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室

其六江河之中洲。潛而可田者。堤以固之。渠以引之。牌壩以節宣之。其七流水之入于海。而迎得潮漲者。得淡水。迎而用之。得鹹水。牌壩退之。以蓄上源之淡水。暇所見。迎淡水而用之者。江南盡然。近鹹而蓄淡水者。獨寧紹有之也。

一用水之潛蓄者。水之積也。其名爲湖。爲蕩。爲澤。爲

洵。爲海。爲陂。爲泊也。用潛之法有六。其一湖蕩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田低則隄岸以固之。有水車升而出之。欲得水。決堤引之。湖蕩而遠于田者。疏導而車升之。此數者。與用流之法畧相似也。其二湖蕩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爲害。可爲利者。疏導以洩之。牌壩以節宣之。疏導者。懼盈而溢也。節宣者。損益隨時。資灌漑也。宋人有言。牌壩欲多。廣謂此也。其三湖蕩之上。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資其利也。吳之震澤。受宣歙之水。又從三江百瀆注之。于海。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其四湖蕩之洲。渚。可田者。隄以固之。其五湖蕩之瀦。太廣而害于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江南五湖。分震澤以入江是也。其六湖蕩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除水而菰之。麥。菰麥以秋。秋必涸也。不涸于秋。必涸于冬。則菰之春麥。春旱則引水灌之。所以然者。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給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三

平露室

一用水之委委者。水之末也。海也。海之用。爲潮。爲汐。爲

島嶼爲沙洲也。用委之法有四。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而車升之。易涸則池塘以蓄之。閘堰堤堰以蓄之。海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返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屢傾溝治者。則爲牘爲壩爲竇以遏海潮而節宜之。此江南舊法。宋元人治水所用百年來品廢矣。近并濬治亦廢矣。乃田賦則十倍宋元。民貧財盡。以此故也。其落治之法。則宋人之言曰急流橫乘。緩流撈剪。汙泥盤吊。平陸開掘。今之治水者宜兼用之也。其三島嶼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可用。有泉者疏引之。無泉者爲池塘井庫之屬以灌之。其四海中之洲渚多可田。又多近于江河而迎得淡也。則爲渠以引之。爲池塘以蓄之。

一作原作。蓄以用水。作原者井也。作蓄者池塘水庫也。高山平原。與水違行澤所不至。開濬無施其力。故以人力作之。鑿井及泉。猶大泉也。爲池塘水庫。受雨雪之水而蓄焉。猶大湖也。高山平原水利之所窮也。惟井可以收之。池塘水庫皆井之屬。故易井之象。稱井養而不窮也。作之之法有五。其一實地高無水

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爲池塘。以蓄雨雪之水而車升之。此山原所通用。江南海隅數十畝一環池。深丈以上。圩小而水多者爲良田也。其二池塘無水脉而易乾者。築底堆泥以實之。其三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爲井。以汲之。此法北土甚多。特以潯畦種菜近河南及真定諸府大作井。以灌田。早年甚獲其利。宜廣推行之也。井有石井。磚井。木井。柳井。葦井。竹井。土井。則視土脉之虛實縱橫及地產所有也。其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有恒升筒。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其四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爲水庫。以蓄雨雪之水。他方之井深不過一二丈。秦晉厥田上上。則有深數十丈者。亦有掘深而得鹹水者。其爲池塘爲淺井。亦築土堆泥而水蓄不久。不若水庫之涓滴不漏于百年不漏也。其五實地之曠者。與其力不能多爲井爲水庫者。望幸于雨則歡多。而稔少。宜令其人多種木。種木者。用水不多。灌漑易易。水旱蝗不能全傷之。既成之後。或取果。或取葉。或取材。或取藥。不得已而擇取其落葉根皮。聊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平露堂



可延旦夕之命雖復荒歲民猶戀此不忿遽去也語  
曰木奴千無凶年高皇帝令民每戶種棗二百株  
種柿二百株種棗二百株用防饑歲仍令有司時加  
提督務求成效不在起科之數栽種過數日造冊周  
知洋洋聖漢垂訓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三  
金文定公集  
明水

差

平露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開公 何 剛愨人

張安茂子美泰閱

徐文定公集

議

徐光啓

處置宗祿查核邊餉議

宗祿邊餉

嘗觀近世之故以爲 祖宗之良法美意有久而不  
得不變者待後之人善通之而奈何其竟不變也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四

宗祿邊餉

平露堂

宗祿是也有久而必不可變者待後之人善守之而  
奈何其遂變也則邊餉是也何者 高皇帝肇漢宋  
之轍分上子弟殆遍天下不任以事而厚予之祿趣  
欲使瓜瓞綿延蕃昌鴻茂而且無披枝傷心之患而  
已至下今而其體不飽有傷無罷有罷無憾則 高  
皇帝之始謀也大謀之而不明著其所以然也此所  
謂國之利器不以示人也嗚呼王祿萬石八降爲奉  
國中尉猶二百石豈不知二三百年之後竭天下之  
力不足以贍哉願以爲窮則變變則通善繼述者師

意不師述必也有聖人焉爲之役矣至于今而歲祿

殆千萬石倍于歲賦國已竭民已憊而宗又不勝用

奈之何無變計也然而爲之策者不過補偏救弊綜

其實止兩端曰查覈曰裁減而已夫僞而計覈益而

計減不謂非石畫也至于無可覈無可減而窮則此

十年之計也則又爲之說請以今各府之祿額而均

之後此有增爵無增祿此于名井不可嘆也至于分

之又分其勢不可磨而又窮則此數十年之計也何

者洪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而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四

宗祿邊餉

平露堂

爲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餘一倍矣隆慶初麗屬  
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萬曆甲午麗屬  
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即又三十年餘  
一倍也頃歲甲辰麗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  
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  
夫三十年爲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兩男子此生入  
之大率也則自今以後百餘年而食祿者百萬入此  
亦自然之勢必不可減之數也而國計民力足共  
查覈裁減分祿足用手豈有是理也哉欲爲百千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年之計愚以謂井間之四民之業不可徵其爲國民之業愚以謂井先導之本業不可替夏殷周之世有天下者達至八百天子孫子億無墮祿者分之土而人自爲食也卽無論五等之爵與今制異其五等以下卿大夫士莫不以次受公田爲祿入而與其民相與調理而樹藝之觀雅頌所述則當時之公卿貴人所稱土伯亞旅者莫不原隰藿畝首生粟帛而衣食之故人聚而無聚不足之患大財者生于地則不竭匹夫匹婦而不耕不織或受之飢寒焉今將使百年之後坐而食厚祿者百萬入爲祿常萬萬石尺布千粟皆取之民間民又且益衆而由今之道民之游惰者且益多于何里之哉謀入國家計百年之後未遠也夫猶且若此矣則當事者奈何不借前箸一籌之也愚之迂計以爲方今首務莫若禁人于遊惰而教人于生穀上貴粟民務本盡心力而爲之則海內之地曠弗耕者數年之內塞關常自倍土地闢則請勿科其稅裁十一以爲公田而公將軍以下各以次受地自爲永業而息之其見今各府有額浮于用者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露堂

先從庶入中尉始當受祿則捐三四年之祿買田賦之度其入可當歲祿而止諸故絕者其近田業卽以入官賦諸宗也諸宗未受田者幼依限田法不得畜田業其有田者今得賣以賦他宗其受田而能生息者阡陌者聽所以勸受田也受田者之餘子比于正支歲古餘大量授四分之一通減之至盡弗授矣如此數十年而將軍中尉以下各有永業不以煩經費且朴而食力可量施以有司之法而不至于有閑其秀民之能爲上者亦足賴也工與賈則農之自出若商而自貨千里惛生他如口遂禁絕之縣官之所共給下至郡王而止斯其于國計十借資而小民之輸將十倍易已所疑者以爲如是則涉于更張愚以謂更張非盛世所諱也不更張必且茲急而自絕是可想耳且祖訓明言郡王子孫材能堪用者考驗授職陞轉如常選法是仕宦一途高皇帝開之矣可以仕不可以農乎俱用條郡王以下各存唐制授田頃畝之數則以田易祿矣不可者不虞非祖訓也慎出城郭原非明禁因時設法防非備耳今爲農若

工賈者令不得越境事不獲已則給以有司之贖其仕而遷流者又祖訓也卽不虞地禁也夫滿之派餉不得繩以有司之法然治人而無法視之道也或者八歲之典視齊民而量寬之乎不愈于竄身輿阜而甘榜管者乎且輕則降重則黜但此刑且不廢賞罰入仕且然況其下者又不虞非祖訓也古今叛宗非負貴勢則都廣地擅強兵也今親郡王食千縣官受田者止將軍以下大者比于封君小者齊民耳兵民之間分不相攝大將封君齊民自爲矣蓋其勢大抵如今之屯田所而且無戎伍之備與古之封建絕異卽又不虞勦兵也數者無一而獨憚更張之名以治後之人後之人臨其計不出于是則上流何底焉儻其計出于是而更一二十年不亦事常而功半乎哉若夫邊餉之難有異于此何者彼非有日長炎炎之勢也祖時屯政修商輸粟實邊以易賑而大農無煩費令此法至于今無變卽邊地富十閭而且無耗蠹之患何也地日增則粟帛積粟帛積卽金錢之用微貪黷無所勦而陵節者安所恃輕責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五

平露堂

自屯政廢政壞而歲以年倒請運加至二百七十萬也夫農之金錢竭不足以奉戰上而兵實力日耗兵額乃日虛此何以故把握之物便于出入而分毫取給于上其勢易于相蒙愈增愈耗有如漏卮亦自然之理耳夫邊卒之餉故薄將非能減以自奉也其用又非必盡嫺虜也其術大都以虛名冒餉遇閱視則募白徒以來或展轉應名如環無端尺籍伍符恒恒饒虎之士半化爲棠中裝耳旣而詰其棠裝則卒長以本校授以奉偏裨偏裨以上愚不知其所之矣蓋隆慶中省郎某上言大吏之歲租以萬計而廷議云果有之可裁以餉軍噫是何言歟爲今日之大計有三其始莫如興屯政詳求昔之人如宋文恪黃忠宣葉文莊輩所建暨者設誠而致行之屯政修而軍食足軍加以今日之年例可使無掣矜露用之患則邊富矣邊富而繼之以益吏蘇益吏蘇者王介甫新法之一端宋人以爲大非也然而愚不敢以爲非也有群羊于此使猛獸將之而爲之節其食食不足則姑縱之使噬羊以飽彼若爲候豺狼爲噬羊以飽何厭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六

平露堂

之有。則何不飽其食。而權制之。使必無虞乎也。稽公  
設駭虞乎吾邑之宜。益取厚矣。故益吏祿者。非爲吏  
也。如是而可以報廉。不廉者。可以必吾罰也。罰必矣。  
而後可以核虛冒。核虛冒之法。請先定爲賞罰之格。  
以精選結管諸治兵者。欲令定著一編曰選練條  
格。凡選士必辨其勇力。捷技。四科。取之。皆有器式。程  
度。有錄。兩尺寸。可按數也。加以身形。年貌。癡記。詳矣。  
則編以爲尺籍。如國史。年月表。縱橫書之。既選既練。  
日或月要。有進退。則按籍呼之。依式試之。遇支放。又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七

政最急。以此若爲今所爲。而無變計。吾見法必不可  
行。弊必不可祛。兵必不可強。處必不可制。此無容疑  
之勢。不再計之策也。雖然。愚所陳者。二事。皆今之至  
急。而且迂。言農事。其爲梁肉。攻疾矣。然而愚誠見其  
必然者也。抑非愚之術。而太公管仲之術也。又非獨  
太公管仲而孔氏生財之大孟軻工道之要也。近世  
以來。關于大計。不以爲恨。鄙。卽日爲迂緩。一齊蒙昧。  
懸噬廢食。薄太公管仲。并孔孟諸置之并。二祖之  
法置之。遂令國日貧。民日蹙。耳鳴呼明此道者。熟營  
古今之際。誰不以此興。以此亡。豈輕也哉。一日而得  
太公管仲其人。也。宗祿邊計。雖不問可也。

夫漕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中都之中。自上供。以至  
百官十二軍。仰給萬里之外。歲轉輸數十百萬。不經  
而馳。豈不爲利。然而漕能使國貧。漕能使水費。漕能  
使河壞。九州之地。生人所居。無不足以養人者。唐虞  
萬邦降而七國。其地產人力。幾不自給也。今使遠方  
之民。駢抵而作之。又跋涉以輸之。則輦轂之下。坐而

食之其人庸德無庸竊偷生而國又有治河造船諸經費之歲出不貲子見凡方之八數不貲輸使助者養其父又給其婚者父又時出所藏以濟之而輸者益輸此三相盡耳故曰漕能使國貧也虞書六府始于水終于穀通和克治而成焉則水者生穀之藉也如今法運東南之粟自長淮以諸北山諸泉涓滴皆為漕用是東南生之西北漕之費水二而得穀一也凡水皆穀也亡漕則西北之水亦穀也故曰漕能使水費也大禹治河數千年來惟馬還能言其意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釀二渠以引其河北截高地故降水至于大陸夫大陸之地北高十衛當百尺以下南高于淮當百尺以上禹豈不知北人衛而入淮之便也而必釀二渠引之俾行高地者何也水驟下則亟行高地殺矣而又使河以北諸水皆會于衛渾恒衛以出于冀河以南諸水皆會于汴泗潁淮以出于徐則龍門而東大水之入河者少也入河之水少而北不侵衛南不浸淮河得安行中道而東出于兗故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有

漕以來惟務疏鑿之便不見其害自隋開皇中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人以爲百世利矣然而河遂南入于淮也則隋場之爲也自元至元中韓仲暉始議引汶絕漕北屬漳御而永樂中潘叔正之屬固之以成會通河人又以爲萬世利也然禹河故道橫絕會通者當在今東平之境而邇年張秋之夫亦復近之假令尋禹故迹卽會通廢矣是會通成而河乃不入于衛必入于淮不復得中有中道也則仲暉之爲也故曰漕能使河壞也然則可廢乎曰當世而無堯禹未可廢也當世而有堯禹未可盡廢也請略言河漕之事夫漕之用河河之梗漕百年以前無有也河稍南而建以爲傷地脉虞祖陵數十年以前無有也茶城以東迄于淮陰故引汶濟逐漕清河耳至于今尚在人口也金元而後成弘而前河數出于潁壽之間卽河又何嘗不南古今善策河者皆言不與水爭利而今者絕河之中道則河窮又使之北避運則河又窮又使之南而遠避祖陵則河又益窮河所由者舍徐邳間三道安往哉水窮則溢何得不

累歲決也。決而國之獨有築塞開挑兩事耳。每大舉無慮費金錢百萬。而經始圖終必以白日爲程。未及詳究熟慮。近爲數年之計也。以爲稍遲卽妨來歲運矣。諺曰。決行無善步。以若所爲。故當得兩岸之報。而甚乃有事欲速成。財若不給。中道而忽省其估。以債厭庸者。是亡策也。今茲已壞。來茲復然。國財民命。歲不得不捐數十萬而壅委之。此豈非坐而自敝之術哉。識者憂其敝百爾所思。則有議復海運者。議卒業膠萊者。議遼淮遼河內沁人衛者。數者皆爲國也。夫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十一 平露堂

舉欲費事。國不任也。且向所謂跋涉以輸之者。進而出死輸之。逾不忍言也。又不任稽核也。清瑄所用富室力保足任其人。今委之素無根柢之衆。莽莽風濤。開船之后。誰相司察。卽未經漂溺而罷辭以還。又孰知其情與否也。故海運可爲而不可爲也。無已。則有一焉。破拘攣之格。開功名之門。去米鹽之計。結紛紜之論。捐人利于民。以易其死命。而又有法以通之。使其利卒歸于國。令小民供分外之役。而得格外之償。人臣有朱張之功。而無朱張之罪。國家享元初之饒。而永無元末之害。是可行也。然而未易言也。膠萊之議。累起數廢。近有爲上論以難其事者。夫土石可鑿也。渾沙可避。海險可習也。分水嶺之積高十二丈。可節宜也。運限可寬。而財力可匱。勉辦也。六者皆可說也。獨河成而無水。以濟不可說也。麻灣滄海之闊。四百餘里。地形既狹。而南北平分。無徂徠泰山諸泉可資。無南旺安山可瀦。無洸洸泗沂可借也。若其積高之處。深之使自南而北。與海砥平。而消徑其間。此萬不能也。何者。分水無嶺形。而有嶺名者。是泰岱之餘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十一 平露堂

氣而成勞諸山之過脉也淺嘗之而礪礪爲阻力方已難矣更深之未易言也故膠萊之議必先索諸泉源湖澤可用借貸令會于都泊以爲十門分水若會通之南旺桂林之龍盤必無竭涸之患然後可若其否也宜遂置弗講者也沁水之順流入衛至便也第欲迴河而至沁口猶用河也河未可置弗治也河治卽南陽無阻毋不由沁入運從枕席上過師哉急溜如傾盈涸無時三洪之近猶僻畏途更西千里而其爲三洪也多矣若過淮而遂置河此或可也然而經

皇明經世編

洪澤入潁潁洪澤之風清昔年之高寶也風潁而上灘溜之險盈涸之無常猶黃河也正陽而下舟行千里難爲小正陽而上舟行七百里難爲大也朱仙鎮而北至惠濟橋也濟而西至河口卽清舊河開支渠計如朱仙止耳若河流淺狹輒舟迎瀕卽須易舟易舟之費鉅也若展河治溜令漕艘直達卽河工之費又鉅也且引河入鄆由鄆入潁由潁入淮水趨下易矣如廣深焉不虞開門而損益乎哉儲河伯不靈異日吾合注于淮以挽風涸謂多口何卽不然也然而

河亦未可遂置也前代之漕有不藉河者焉有不治河者乎今日之河卽棄弗治而數年之後日以墊隘不能徙乎南徙而復爲蒙壩不危泗乎北徙復爲黃陵岡不絕會通乎絕會通安所稱南利乎果會通不幾于舍安而就危舍近而就遠乎是故過沁潁而必無患也河亦未可置也然則將如何漕不能舍會通耶如可恃耶昔歲之失策安在耶朱旺口之漕萬全耶欲圖長久之計又安出耶曰漕不能舍會通也內地也安流也水盛可以爲資也成功可因也益之以

皇明經世編

漕道河通汶則愈安也豈惟直河異日者東通于汴舉全河數百里而悉避之又愈安也故會通不可廢而如可恃也獨惜夫財計詘而如之功僅僅耳倘異日者積旱而水不盈漕卽經途險澁得無遂以爲如尤乎哉然而非失策也增修焉足矣治河之役前政之失策與否也愚不知也未旺口之漕果出于萬全否也愚亦不知也大河者地事也通歲之言河也不師于地而聽于天地者一定屢遷之形勢而天者或斯或恒之旱潦也不以地之形勢校策之得失而以



天之旱潦定人之功罪譬如治病者不以脉理經絡察臍胎之虛實而以非時寒熱爲之候也寒則答寒熱則答熱雖虛偏與庸醫等功寒卽投熱熱卽投寒屢更而其人亦坐患已河上之事漕通卽爲功漕病卽爲罪竭大財殫民力而疏且塞焉卽爲功俄而益或且涸焉卽爲罪疏塞不必是也幸而雨暘時安流焉卽爲功疏塞不必非也不幸而恒雨焉恒暘焉雨則益暘則涸卽爲罪癸卯以前積旱者數歲矣癸卯以後積潦者三年矣一總河也塞黃壩則以早倖其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漕河

左

平露堂

成夾蘇莊則以潦著其敗者也一總河也急治卽則以潦顯其長緩治黃則以潦見其短者也一漕河也在辛丑則以旱營其瑕在甲辰則以潦全其瑜者也一徐州一清口也昔旱則以爲千難摠集今潦則以爲百全無患者也嗟乎使昔如今潦卽黃壩通而徐呂不涸旱而不甚卽徐呂涸而三仙臺不淤使今如昔旱卽黃壩塞而蘇莊不決潦而不甚卽蘇莊決而行堤未必盡壞使昔不因旱改轍從權濟運而一意治漕卽漕早成使漕早成而獨防黃壩之南卽王家

口不開黃壩全淤行堤仍決而豈必有加于今月惟以天之旱潦爲人功罪故一有遷改輒議更張又不以地之形勢定策是非故財力空殫原非實見蓋始而卜度言之旣而卜度聽之又復卜度論之亦復卜度斷之患在南則從事北患在北則從事南反臻厥成則井民財國計皆以付之非時之雨暘而已王家口之議常禁矣勘視地形臺中嘗言之矣不省也至于無可奈何而曰王家口高于濁河口若干丈尺耳嗟乎此何待言上流百里而懼不高乎今此時而舉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漕河

左

平露堂

南北新舊諸河從源達委皆能知其積高積下之數一河之中分別測量又能知其通高通下之數地形水勢可以指掌示而聚米畫乎于是焉錯綜之參伍之則其受病之處必可知也則其開塞之宜必可知也他日者卽旱而其處任其涸卽潦而其處任其決又必可知也卽爾時之開塞踈矣而形勢之說尚在猶得追論之覆核之以爲改絃易轍之助今而無可憑矣但以錢穀之省土方之減蘇莊之決南陽之淤指爲瑕癍耳卽欲議諸天行一爲解嘲而不能舉其

尋丈之數猶十度也故曰愚不如也朱旺口之功常言形勢矣未盡也然則今日受病之處全在昭陽耶抑徐呂而下尚十之一二三耶若云尚在徐呂則李家口之清流汨汨爾若云全在昭陽則二洪之淺瀦故在也南股下于北股矣耶王家口之功加廣深矣又春水未生并力截河遂可全河而南固也地而既下矣即丙午之歲又復潦如甲乙能保無溢而南以害蕭陽或徑黃岡舊河以入白洋且南害永夏否也萬一有之則蕭陽永夏與其在豐沛魚單也何異若待夫晴賜也而無害則其在此也亦猶在南也又不知肝夷之決蘇莊而趨銀河也銀河之廣深視今日之新河何如也將銀故不能容耶將銀可容河綠水盛而演溢四出耶今日之銀河將已淤減無影耶將亦漸次復漕稍加疏濬猶能宣洩耶凡此皆不能舉其尋丈之數決其然不然之情故曰愚不知也然則何由知之曰禹鑿龍門次大河危真有庾辰童律爲之使哉其測量審覈盡精而已谷列山澤垂典將作所以能游江河之淺深識原隰之遠近度山阜之高下

制疏塞之利害也三代而降國有水工上有水學亦猶是神禹之遺焉今之時有水工如鄭國者乎有瀛門水學如都賈單錡郭守敬其人者乎欲知方圓必以規矩欲知高下必以準平故尚書大傳曰其準無以得萬里之平而今之名能治水者曰水平遠至數里十無一準遂置不用不亦謬哉裴彦秀制地圖他有一六其法以準望爲宗以考高下方邪迂直之校以定道里以設分率其說以爲峻山鉅海絕域殊方登降詭曲皆可得而定者斯則準望之爲用大矣守敬之在勝國也嘗決金水復唐來開會通導通惠相視河渠泊堰數百餘所又嘗以海而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又嘗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漑田土具有圖志蓋守敬敏才宿學其劍岐歷儀協務考驗故于測量地平尤爲精絕然而度無他術也準望已耳今誠得守敬其人令博求巧工斧史爲之佐史西自孟門東盡雲梯南歷大淮北逾會通無分水陸在在測驗近用準平遠立重表卓船橈樺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禮部

九

手露堂

地制器方田勾股隨用立法借如一河之中從源至委廣狹深淺爲之總差或以里計或以丈計又爲之細差凡河皆如之其在已廢已湮之河亦如之一切隄防障塞支流通渠陂塘瀦澤皆如之又以諸河之身參互枝量爲彼此相視之差兩河相距之間縱橫枝量爲山阜上田經緯之差又鑿井溝驗察其沙土盤濕疏密厚薄爲上性之差其隄防陂澤參互枝量亦如之務令東西南北數百里間地形水勢盡識其紆直俯仰又盡識其廣狹深淺高下夷險燦然井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禮部

九

手露堂

之中畫地以守歲月測候凡旋草沙上暫傾圻岸新成淺溜皆量度丈尺以上所司所司即依原定形勢參以天時旱潦議擬得暇通融計筭如是即可如河行急緩之勢也河身變遷之期也即又可知夫當決之處也與夫運行之河也此則所謂履遷者也定形爲經時變爲權本與標相印症與脈相合夫然後築塞之机宜疏導之方略可得預籌主方之數錢穀之額可得計量工程之虛實目破之有無可得按核臺省可得駁論司空得可參覆公忠廉慎之官可得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禮部

十

手露堂

長舍冒閭茸之倫可得若罪遠近可得辨其詆欺前後可得杜其推諉有實試功能而不幸遇二三十里若數年水旱之憂一時盈涸之變亦得有所據以明其非幸矣斯則師于地不聽于天向所謂可得而知之之術也既已知之則今日之河當奈何且河臣言之矣南守汴堤北守三堤任河遊衍其間不亦可乎且夫西南循汴東盡歸仁以護汴也北守大行副之緩水以護運也南必不可令亂江北必不可令侵放所宜倍加封築日省時修者也若南北之間新故三

道既已知之。卽又非徒任之而已。何者。彼所欲趨與所欲舍。吾可得而前策之預司之也。夫水猶兵也。兵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弊。此兩言者。兵之要也。水之道也。有所欲開。毋若先之淤墊。欲極度。所必趨。濟之以待其隘。將深此爲先之。有所欲塞。毋若後之水。屬理。孫汰然不顧洶之汰之沙礫。在後此爲後之。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此之謂也。今也不然。莫能迎之。愬而隨之。彼務亟去。吾將遏之。彼不欲來。吾將奪之。用力見功。多穿難易之間。不亦遠乎。不寧惟是。若成金河。木塹。煩岸。傾既乘流急。王偶成溜。淺灘驚瀾。如渴俗稱。神物吾灼。如其數。卽不必輕謀。特使或疏。日河或飭。落具去之。其下必移。而上以穴。銷城爲功。不難此。卽李公義之故術。亦吾手。渡馬湖之資。奚事覆巢。殺卵。以疑鷄鷄哉。曰。三道遇行窮而變通。上河則宜其或不當于清。奈何。曰。銀河北。依大行走。豐沛出。泰清今。夾河所經也。此直清者也。渴河中。內堅。城集分爲二渠。一從郭暖樓出。鎮只今。夾河所去也。一從苑家樓出。小浮橋。今。輓河所

開也。皆直清者也。獨符離河南山。司家道口。經符離道。暉寧。出小河曰。此則不當于清。昔之所以涸。徐呂營。加河耳。加而足。恃矣。迷乎此。則通沂于沐。增修焉。亂流而入。則出小河之下。故大行堅。卽以運付。加可也。曰。今之世。有郭守敬其人乎。曰。數學淺技也。才不經世。政自不習耳。語不云乎。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果手之也。亦豈必遂無其人也。曰。苟有其人。上而庸之。營盡其術。將須時日焉。河勢遷改。將迎開塞。將須時日焉。猝遇水旱。遽有變易。或黃或加。或在會通。皆難逆料。有所飭治。常須時日焉。漕有常規。其可待耶。曰。固也。愚將言之。益河可待而功固不可亟焉。夫大行旱潦。水爲蠶縮。事之無法。策者無其于斯。費至百萬矣。計須審密。事難卒辦者。無其于斯。而規制一定。莫或變通。務速其功。以赴事期。畫本必審。而費不可追。豈非耗財損功之道乎。竊惟永樂間。會通已成矣。而淮徐臨德。通行支運。先朝于此。始有深意。益唐開元中。吳璣卿請建武牢洛口。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不漚。遠邇不愛。久耗比于

贖牛長運利便。倍有餘而劉晏因之。江汴河謂各  
紅通運江蘇揚州汴積河陰河棧渭口渭入太倉成  
漕自萬里升斗弱者然則四倉支運用此道也自支  
運變爲兌運兌運變爲長運丁是一舟一棹之間運  
往萬里不得不過洪不得不防凍而漕限乃不可夷  
矣漕限不可夷而河又數變潮則議濟他徙則議挽  
傍強河以從我又嚴爲之限而費乃滋大且未及熟  
籌之也爲今之計欲令我可待河而河不能爲我難  
似宜稍采支運之忌廣故倉于淮安仍建一倉于濟  
寧諸總運艘可船用十分之六從水次運輒至淮以  
須後命軍度河勢而取進止若河道利便則徑赴濟  
寧倘河流未馴卽起貯淮倉而運艘運還以赴次運  
度至淮者遂可歲二運近可四運至濟寧者歲再運  
故曰運軍十分之六而足也若河累未馴工役未竟  
不論多寡悉貯淮倉迨河馴役竟卽盡掣南航自淮  
赴濟加黃並行循環轉運數月之間亦盡足累年之  
積矣是不過用一二歲漕伸縮其間而河有變可以  
竣其定河有工可以竣其畢也所謂存廣運而之濟

寧者何也至徐而河患未離也且由加則未至徐也  
故濟寧衝地也所謂至濟寧而止者何也夫京軍之  
食于漕者若一萬人坐而養驕北國庾之蠹而造物  
者之所忌也自古禁軍皆選征戍或屯諸州謂之就  
糧所以均勞佚省轉漕也今欲略倣此意以京軍十  
二萬人分爲六番番二萬人向所稱南方免運旗軍  
十分之四者故行漕艘若行棹也移而賦予之令循  
環轉運自濟寧抵通惠歲可三運不及則再歲五運  
而四百萬可畢至矣二萬人爲番卽春秋蒐蒐六  
分之一月冬夏無訛也是不廢操備也以爲爪牙爪  
士不宜代南軍則水樂間不嘗赴南都支領月糧乎  
宣德五六年不嘗令五軍提備旗軍擺堡運糧赴宣  
府獨石乎景泰三年不嘗撥營軍七萬運糧赴口奸  
懷來乎今予之舟楫予之行糧間歲一行往返再閱  
月無南都之遠無江河之險無擺堡之勞無陸行之  
艱所運者又已自所食之粟也而謂不堪耶且南軍  
免運十分之四者非佚之也責以辦料方諸舊則從  
輕焉而歲有餘貲矣可用減民耗也備急之也或裁

以優南北諸軍之在漕者無不可也所爲積于淮倉不嫌累年之蓄者何也此非獨可以待河事而止也古今言漕者莫善于轉般莫不善于直達嘗考宋制于真州置發運使立轉般法歲漕荆湖江淮兩浙米六百萬石至真陽楚泗轉般倉回紅從通泰載運還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船運米入京而轉般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歲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人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及崇京爲相悉收糴本行直達法遂致汴京糴儲不繼故宣和中仍降度牒香鹽充糴本行舊法以至南渡百餘年不廢也今之漕糧直達京通歲內則運改折色無可代糴豐則取歲額耳耳無內加糴以故京儲之積日寡而又江西一省減于宋漕十分之五江南七郡增于宋漕至十有餘倍以故江西湖廣米價常下下極傷農或通折折色江南七郡米價常騰其望改折猶望歲也淮安故楚州也其運鹽之法今本易可更亦本暇具論第漕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五

平露堂

宋漕耳誠于常盈倉每存二三歲之積或更措置金錢或歲益以免運官軍辦料所入充爲糴本使豐年收糴凶歲代發一依宋制如此卽江湖二省江南七郡彼此之間酌量贏縮歲有羨也豐年飢歲出入之間酌量贏縮歲有羨也旋轉數年則餘一年之蓄更數十年之通而足食足兵足民舉藉此矣區區漕河數年之水呈一二歲之工役何所不可待又何足慮之有曰此管子輕重之術也利則博矣其如今之財日不暇給何京儲之望漕也如農夫之雨焉又安得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五

平露堂

于决九州距海潏猷潏距川猷潏田事也則禹之治水功在治田也孔氏盛稱其績略不言封山濬川而曰盡力溝洫勝禹自知矣然則八年禹蹟非獨左伯益右工垂而已也蓋步武而與后稷偕若蚤與距虛然相藉爲用故曰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此何故也治田者用水者也用水者必將儲水以待乏者也水之用于田也多水之儲以待用于田也多則其人于州者寡矣九州之田曰土曰作又曰其藝曰底績終之以府脩土正則爾時九則三壤大氏皆田也所以千年而無决溢之患也夫大雨時行百川灌河此田間用水之日也今舉山陵原隰之水盡壅而之于川川又盡并而之于漬時遇霖潦安得無溢且决哉善乎周恭肅用之言也曰使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也惜乎其法止于疏通溝洫耳未盡也夫溝洫者所以行水非所以用水也水從高注下皆自田間若臨理溝洫四通八達此爲增河使多非减河使少矣禹之决九川陂九澤互爲用者也决者洩之以爲利陂者蓄之以爲用也周禮稻人掌稼

下地以溝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逐均水以刻舍水以潴渥水曰漏决川之謂也曰蓄曰防曰舍陂澤之謂也曰蕩曰均者用諸田間之謂也故曰互爲用者也夫下地者對高地言之也山有上正有宛中對上正言之則宛中卽下也故南方之善田者曰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窮方耕而肥勝之書有榆田之法由此觀之苟有水焉無高不可用也今欲治田以治河則于上源水多之處訪古遺迹度今形勢大者爲湖澤小者爲塘澤寬者爲陂引者爲渠以爲儲待而其上下四周多通溝洫灌漑田畝更立斗門牌堰以貯蓄洩達于川焉大都滿水五頃以上可漑田百頃旋行旋積卽此湖塘壩畝之間土田所滲漑風日所耗損隄防所蓄止爲水既不貲矣此爲田逾益水逾損減河而少之之術也水壅則潰疏則行流激則濁紆則清必無患累决又無患亟淤已恭肅之言治田而獨言溝洫也是謂大川通流引之建漕可用漑田也大川之可漑者多矣若决河而引之漑或未可也若决白溫洛而下尤未可也禹陂九澤皆

江河之上游也。鄭國鑿涇用溉，注琅關之水，謂陵澤也。夫用水治田者，不在其源，必在其委也。在其源者，諸源積聚，未爲江河用之之法，則爲湖渠，脾堰爲史起治鄆，召信臣治南陽，馬臻治越，王元緯治鄧之類是也。在其委者，平江漫衍，不虞衝決，用之之法，則爲塘，治于堤焉。郊氏父子單錡諸人之策，江南虞集之策，京東瀕海之類是也。夫夫黃河以治田，猶之手操盜也。故曰：水可也，嗟乎！今天下亦置其矣。食指衆而生焉者寡也，難乎哉！亦爲之而已矣。介甫之敗于宋，

皇明經世編

无

千露堂

海防迂說

制倭

有無相易，邦國之常。日本自宋以前常通貢市，元時

來貢絕少，而市舶極盛，亦百年無患也。高皇帝絕其貢，不絕其市，永樂以後，仍并貢市，許之蕃彼中所用貨物，有必資于我者，勢不能絕也。自是以來，其支物漸繁，資用亦廣。三年一貢，限其人船所易貨物，豈能供一國之用？于是多有先期人貢，人船踰數者。我又禁止之，則有私通市舶者，私通者商也，官市不開，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又從而嚴禁之，則商轉而爲盜，盜而後得爲商矣。當時海商多倩貧倭以爲防衛，交通既久，烏合甚易。邊海富豪向與倭市者，屬禁之後，又貧其資而不償，于是倭艇至而索賈，且復求通奸商，竟不償復以危言撼官府，倭人乏食，亦輒虜掠，如是展轉醞釀，復有群不逞輩，勾引鄉導，內逆外憤，同惡相濟，而陳東徐海章爲之魁，于是乎有壬子之變。譬有積水于孔，不得不通，夾之使由正道，則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則必潰而四出。貢納市，雖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壬子之禍，則潰而四出者也。若欲積而不泄，其勢不能，豈有強勢之所不能，而名爲百年經常之策？又舉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千

千露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刑部

主

平露堂

世而持之。可乎哉。當時若得才略大臣。假以便宜。得破格。整正通彼我之情。立可久之法。除盜而不作。商禁私販而通官市。可不費一銀。不損一人。海上帖然。至今耳。未秋。匪執清正剛果。偏以禁絕爲事。擊斷無避。當時譁然。卒被論劾。憤懣以死。至今人士皆爲稱冤。寬則寬矣。海上實情實事。未得其要領。當時處置。果未盡合事宜也。此如癰疽已成。宜和解消導之法。有勇醫者。憤而割去之。去與不去。皆不免爲患耳。壬子之後。當事諸公。人略分爲二議。張半洲經阮山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刑部

主

平露堂

之竊謂此時戰亦可也。撫亦可也。既撫而後殺之。則梅林不能得之于上。事之無可奈何者也。曷爲隱諱其事。使其門下士作爲文章。盡稱招直而殺之者。胡之始謀。展轉文飾。目爲奇計。刻書盛行。天下後世遂從而信之。遂從而奇之。遂從而効之。信之猶可也。不戰之名。法誘之名。詐殺降之名。不武。又曷爲而奇之。而効之乎。且無論誘殺不可。若果誘殺王直。爲胡之本謀。是則滅賊爲期。戰撫一致也。方俞大猷初沮其事。以爲當戰不當撫。易不明與計事。其圖殲滅。乃至戰撫相左。道事不成。訟言恐爲俞將所笑。至以縱倭委罪于俞。逮詔獄。論死。後俞上書訟功。徐文貞階陞錦衣。炳爲之多方營救。僅而得免也。揆厥原本。蓋由此公才雖揮霍。非能實用正兵。故無必戰之意。其議招撫。亦止爲一時副急之策。非能實見古今內外經常之勢。故苟圖結局。終竟不成。便成愧憤。因生殺。猶果若真見寇賊緣起。灼知事理當然。因而講不敵之法。圖百年之安。曷爲不能明白指陳以聽。睿斷。就令事勢阻滯。不獲終守前說。我之得策。固自在也。何

足愧情移罪他人。何須文飾掩昧事實哉。是言弄筆誇誦張皇。所得其小易世之後家傳戶誦遂無從考見當時之實事。亦不復通知內外之實。使人人墮其雲霧疑悞來世所失甚大矣。自時厥後倭自知譽重無由得言貢市。我遼海亦真實戒嚴無城通倭者。卽有之亦渺小商販不足給其國用。于是有西洋番繙者。市我湖絲諸物走諸國貿易。若呂宋者其大都會也。而我閩浙直商人乃皆走呂宋諸國。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轉市之呂宋諸國矣。倭去我浙直路最近。以我浙直與閩也。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卷之四 平露堂

武王吉。臣主之號爲閑白國人稱山城曰殿下。稱臣曰大將軍。然亦未敢倣然出其上而如安之。未昌言山城已爲平信長所滅。蓋恐山城在我終不王秀吉故面諷我耳。其實山城君故在也。秀吉者起微賤事。故閑白信長驟得幸爲大將。若別島信長爲人雄傑多智略。前是六十六洲各有君長不相統一。至信長征伐四出。略皆臣伏。無敢異。此人智計叵測。十倍秀吉。似之數年。公爲我大患而忽爲其下。亞奇支所弑秀吉。聞變遽起兵擊滅亞奇支。遂代信長之位。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卷之四 平露堂

走閩稍倍之。呂宋者在閩之南路。迂迴達矣。而市物又少。價時時騰貴。湖絲有每斤價至五兩者。其人未能一日忘我貢市也。日本之賦民甚輕。其君長皆貿易取奇羨。前者貢而市與不貢而私市與絕市。而我商人之負其貲也。君長皆與焉。故日本之市與否也。其君臣士民皆以爲大利病。而日者朝鮮之事與琉球之事皆言求其貢市也。實不僞乎秀吉者。萬曆間日本之權臣也。六十六洲皆以山城君爲共主。實不名一旅食和衣稅而諸國位號必請諸山城君。其諸

武王吉。臣主之號爲閑白國人稱山城曰殿下。稱臣曰大將軍。然亦未敢倣然出其上而如安之。未昌言山城已爲平信長所滅。蓋恐山城在我終不王秀吉故面諷我耳。其實山城君故在也。秀吉者起微賤事。故閑白信長驟得幸爲大將。若別島信長爲人雄傑多智略。前是六十六洲各有君長不相統一。至信長征伐四出。略皆臣伏。無敢異。此人智計叵測。十倍秀吉。似之數年。公爲我大患而忽爲其下。亞奇支所弑秀吉。聞變遽起兵擊滅亞奇支。遂代信長之位。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卷之四 平露堂

者文弱之國也。獲姓玉帛待于二境。舊矣。秀吉承信長之後。其欲逞志于我。無異信長。顧其國中未能大定。卽如薩摩一事。經營如此。危殆之勢。抑可知已。而欲渡海萬里。與我爲難。手彼非無心。時與勢未可也。卽先取朝鮮。以漸圖我。力亦未及。何以知之。以其用義弘知之也。以其異日得朝鮮而不能有知之也。而固緣際會。以有破國之事。日本之海島曰名護屋者。秀吉之耶塲也。營立宮宇。絕壯麗。地震毀之。再造再震。如是者三。吉大懷惋。而朝鮮之國俗。絕重世類。下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卷之四

平露堂

取若假大國之兵威。壓一竟而取之。以歸我。幸甚。吉遂大發兵入朝鮮。之南境多高山。林木峻險。連亘其易守。顧以爲彼取侵。邇于我而不知其陰蒙之也。故倭能枕席過師。以至王京。至王京者。爲中路。其先鋒將行。長至之日。以騎師薄爲名。遠殺其大將。栗某而入國。王勿遽不知所出。間携其妃走平壤。達義州。而兩王子東北行。相失。遂爲東路。副將清正所獲也。此語聞之。東征將士。將士聞諸朝鮮之村學究。真偽不可知。卽朝鮮與當事。皆嘗抗言辨誣矣。特其破國之易。無理可推。聞此言也。無能不信之。于是國王棲守義州。日夜告急于我。而先是海商陳申暨許儀後。先後遣問書于我。告以秀吉謀入犯東。南稍戒嚴。而中外泄泄。無能先得其要領。至義州告急。鮮盡爲倭有。亦無能知倭衆幾何。遽以遼裨將祖承訓率三千人援之。祖戰將然。衆寡不敵。遂覆沒。僅以身免。而宋桐岡應昌往經略其事。沈惟敬者。構李人也。少習倭事。解倭語。譎詭無朝。以策干石東泉。星東泉遽信之。以屬桐岡。惟敬因得入行長營。而封貢市之議起。行長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卷之四

平露堂

者秀吉寵臣也其人仁信秀吉倚任之。兵事皆屬焉。清正爲行長鄉人而世仇也。內猜貳故倭兩將其不協。清正極欲吉之王朝鮮已歸而得爲所欲爲也。行長又懼吉果王鮮不能無內變而朝鮮特以机會襲取之。其諸郡邑方數千里。兵衆則復者四起。兵分則力弱。度不能守矣。橫加以我之衆。名爲四十萬。又慮清正之與我合而反。戈內向也。故揣意乞封貢。以市惟敬。因得乘間說之。移兵而南。平壤之克。彼以好來逆。我執其使。輕兵襲取之。而先登者多南將提督。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四

制倭

三

上

議諸多矯欺文致。其以本意告人。則曰奉承日本。支吾中國。持此兩言。欲竟東征。全局度可得否。而東泉大臣入其彀中。謾言封事必成。倭已退。輒信之。聞直言即怒。何也。既不能通知中外古今之故。內畏多口。遂不難與小人比。圖掩衆耳目。以僥倖于武。然方謝用。梓徐一貫之入倭也。秀吉數延見。或請就客館。厚欵贈之。此何故。則許之貢。且市耳。冊使既遣。定止一封。形見勢誑。惟敬計窮。行長輩大數始望。則謀以謂李宗城小侯也。羈留之。必得大成。而我有忠聞者。稍以聞于宗城。城大懼。則委成命于草莽而遁矣。宗城既遁。楊方亨爲使。惟敬副之。彼亦知兩人非我所急。不足留。遂大毀辱之。主不可堪。視向之欵洽。使者星淵者。足敵彼所獨意。直在貢市。封不封。匪所計也。而廷議聞之。遂歸咎主封者。東泉竟下獄。乃始一意言守戰矣。亦旋罷。桐岡經略代之。者孫月峰。鎮那崑田。玠皆主戰。顧我兵實未能戰。倭猶冀幸貢市之一成。三四年間。一克南原之外。竟未嘗縱兵與我戰。而風聞我師戰則戰矣。亦復以貢市緩之。至秀吉死。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天

下

將內顧皆欲歸猶司之貢市令間使七國將軍假稱  
爲偏裨爲質丁彼也既釋藥以冊師藥其後殿得首  
功事而綴以奇壯告矣既成言在其歷歲年倭猶望  
之賄賄遣使赴之朝鮮乃中朝何曾一聞此言邪總  
東事始末論之賊不成賊我無必勝之氣狀不成款  
敵無必解之勢此所謂讀極林之書以爲奇而効之  
者矣兩公之學極林沈惟微之學將測陳可願皆爲  
極林之書所誤不知極林當日之事正不爾也越營  
平有言良勢國之大事將爲後法吾豈嫌伐一時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徐文公集 附錄 范 平 疏 上

風俗此地淹留之官人視見之近而之官人者國祚  
諸人也秀吉死以幼子秀賴託家康秀賴之妻家康  
女也家康代吉爲政令行諸國亦如秀吉時然志在  
休息獨其嗜利殖貨異其故求市愈益切度從朝鮮  
既不可得則轉而之琉球辛亥遣將虜其王殺其長  
史鄧迥迥名過故嘗游我南雍委心宗國倭以琉  
不事大誠罪干迥殺之且梟其王地此所謂桓公不  
能救則桓公恥之者耶彼之爲此意我二百有朝貢  
之國勢必救之救之則還其故封因以爲我德而求  
貢市就令不救之但遣一介行李吊慰于疏徵辭于  
倭亦將復之以爲我德而求貢市也彼以此兩者爲  
我必應之者則可得貢市而就意我之藐然不聞  
也始哉此舉不惟貽笑外夷亦孔之多即我 皇上  
拯救朝鮮捐千萬之費與數十萬之衆恢復數千里  
之國而垂千予之此記傳所絕無者自坐視琉球之  
後此德亦踴而不光矣既不能得我一介之使于是  
自怒自解自復其國而令之代貢陳辭我又并琉球  
非之于是爲煖書以休我所欲設三事猶昔年朝鮮之

五事也。昔之五事，貢市居其第五。今之三事，亦貢市。若其第三，蓋其本意所重在于是耳。年來新例甚嚴，至用重典，當法立之初，未行者少，私市之商，方舟連艦，舳舻雙碇，精鐵絃服，無不販鬻。丙丁以來，持法稍峻，至于內海交易，多亡其貴去者，稍稍絕迹。倭始不可堪，則北又求之朝鮮，而南又同之雞籠淡水。此兩策者，家康在事，要膺之成謀也。秀賴雖家康子，皆其相圖而諸島多心附賴，特以家康富強，休息不敢動。歲丁巳，治兵相攻，圍賴于板城，賴兵勁大破，家康噫指諸和去矣。而陰給其女，使縻城數版，又遣間潛焚其火具，急攻破板城，獲賴藏焉。君無何，家康死，年近九十矣。而其子秀忠亦僅二十餘。今方繼父職，柄用事，小僮者不知何若人，計亦知兵多權詐，若安靜務休息，恐不及父也。而諸島心憐秀賴，慮且有內難。卽秀賴亦未知果死與否，故爲目前計者，小僮卽雄略，方務暫寧，捍禦數年間，或未必能爲秀吉。若通市則歲月不可待度，其勢必且踵故父之智，以南國諸雞籠淡水而北，朝鮮也，鮮之通好于倭，所謂居大國之

問而從于強令，不足問。而實知中朝絕市之議，不可回，不敢代爲之請，欲却之，又不可得。他日或假道于鮮，早辭遣使，以求我，或舉兵壓境，以膺我，則必至之勢也。雞籠淡水彼圖之久矣，累年伐木，不以造船，何所用之度，必且多爲營壘，守望之具，我復安坐而待。計彈丸黑子之地，其人雖習刀鏢諸技，以當火器，必不敵。故兵勁將不舉，舉則必守，守則必固，已而漸圖東番，以迫澎湖，我門庭之外，遍海皆倭矣。此時而求市于我，則將許之乎？否也。抑此之時，扼我吭，拊我背，凡商于海者，私市之亦可，截而奪之亦可。若盡海南禁之，卽彼度衣帶之水而入犯我，無所不可。故北求之朝鮮，我或可無許，而南國諸雞籠淡水，則無待我許之矣。或曰：彼既處內難，何能舉雞籠淡水乎？曰：此無難也。雖然，孤島我復置之度外，彼委諸薩摩，足辦矣。安見薩摩之不爲彼內虞乎？則交易一事，六十六洲所同欲也。市同利，不市同害。縱使內相携，安得不自爲計乎？然則南與北，彼將安出口，彼中百貨取資于我最多者，無若絲次，則最急者，無如藥。通國所

用展轉運輸卽南北邊通不厭多也。昨私市大行亦嘗以此歸于朝鮮求從對馬通市釜山矣。無已則寧從丁南資貨所出皆在南方道里且近。雖龍淡水又獲勝算。故兩求不可得。必將先聲于北以牽制我。而牧實于南也。然則我欲絕市先守羅能淡水如何。曰果欲絕者此爲勝着。然而是逼之使北也不則逼之使沿海人犯以鳴我也。夫絕市者存可時爲之以難倭。倭從我所欲非予堅執之以謂制馭之定術也。然則求經常之策如何。曰向者固云官市不通私市不止矣。必明與之市然後可以爲兩利之道。可以爲久安之策。可以稅應稅之貨。可以禁應禁之物。論者徒憑貢市往來導之人寇不知入寇與通市兩事也。來市則予之來寇則鐵之兩不相妨也。必絕市而後無入寇。必日本通國之中無一人識中國之海道者。然後可此必無之理也。絕市而可以無入寇。必日本通國之中并絲帛莞器藥品諸物悉屏去不用。然後可。又必無之理也。且彼之所重若在利也。市則不來。真不市則來也。彼若圖不逞也。市亦來。不市亦來也。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聖

平露堂

令信長而數年不死。秀吉而經營數年。邦國大定。其爲我患豈以絕市而止乎。譬有大小兩家壤地相接。有無貿易必資于我。而每存跋扈當資藉時自宜通其往來。慮或強梁別當圖其備禦。豈有伯叔亞旅。恬臥嬉遊。爲之謀者。但令高居房閨堅局門牡不圖其捍衛。但禁其往來。如是而可以爲安者耶。不知我大彼小若有備也。往來可也。彼仇殺我而我無備者。殆將奔門犯閨。又安得而禁之。若曰逼其貢市。慮如北虜。恐增歲費。又不然也。北邊貧虜有知市可強來索。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器

平露堂

已有戰百勝朝鮮之役首尾八年。而被中情形未獲  
明了。何不知彼之具乎。豈無知之者。私市之商。彼不  
敢言也。關中間府常遣數輩往。雖不能悉其委曲。然  
而略得其梗槩。如前所說者。亦此數輩之力。惟交市  
通而往來者多一舉。約議悉具。知五間之法。可得  
而用。故曰。可以知倭也。制倭者何也。今之海船悉廢  
物耳。惟出海商船。不可得。歷俞大猷嘗言。造船不如  
顧船。若非販賣。而今之造船。應募又無是理。惟官與  
之。商賈既通。而籍數在官。親識爲之。保任。有商船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制倭 聖 平露堂

儀後寄輪情于撫公。金省吾學曹矣。其言曰。秀吉空  
國而出。內虛于家。陸摩之兵。雖盡從弘。恒。牧。合。餘。衆  
尙可得四萬人。糧食器械備具。而獨無船也。關中若  
多備船隻。加以精兵二二萬來。至丹摩。合力而往。襲  
破山城。必取秀吉之首。省吾曾以問于閔邵。而蘭溪  
寒耳不敢聞也。清正嘗輪情于東征。將士請令兵以  
謀行。長還向山城數月。而秀吉之首可致。麾下正且  
能爲。皇上盡滅北虜。而舉日本一國。長爲外藩。此  
數語。書一赫。驛呈于經畧。而桐岡咋舌不敢言也。此  
兩事者。一南一北。兩不相關。知爲真情矣。儀後之乃  
心宗國。亦非誇我者也。夫南方從事。雖有渡海之險。  
萬里襲人之難。然有薩摩之地。有儀後爲之主。則是  
薩摩襲之也。不爲險。不爲難也。朝鮮連兵。有何難。何  
險。而閉耳。昨舌乎。凡倭中事情。多有此類。秀吉所以  
得朝鮮。而不致有也。縱橫之策。多施于提挾之世。彼  
士用兵。恒無休息。事機之來。其可盡乎。患我不能知  
之。無以制之耳。卽趙宋三公。聞言不信。亦其夙昔不  
能知之故也。可得而知之。可得而制之。則可得而謀



之承故曰可以謀度也此則可言而不可輕言未可  
盡言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徐文定公集  
卷之終

制序

題名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一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本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張 密子退恭聞

徐文定公集

書牘

復太史焦座師 逸事

徐光啓

奴酋發難適與時會廷議紛紛前輩何宗伯謬稱啓  
夙知兵略聞于中堂遂擬起朝之旨不知燭武之年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逸事一 千露堂

已老蹇叔之力既憊矣獨以宵旰方殷義無反顧竭  
蹶入都啓少當感憤倭奴蹂躪梓里丘墟因而誦讀  
之暇稍習兵家言時時竊念國勢衰弱十倍宋季每  
爲人言富強之術富國必以本業強國必以正兵  
十年來逢人閒說而聞之者以謂非迂仰狂若迂狂  
之言早得見用豈有今日哉今之愚計欲當事者大  
有振作博求海內名工名技以爲兵師如甲冑車仗  
軍火器械之類物究其極然後選取材武之士務求  
勇力捷技冠絕僭輩者三倍其循擇名將定節制日

夜教習之如是者得二萬人服習經歲苑術既精太  
衆若一驅之若左右手以是出關益以遼士二萬北  
開一萬更欲徵朝鮮二萬兩路牽制一路出攻約周  
歲之內可以畢事費不過五六百萬而所得肥饒之  
地足以固圉所絕勅書之資足以省費所造器甲諸  
事尚留爲千百年之用既而坐鎮遼東西虜弗靖者  
便可剪滅規取舊遼陽截河爲守亦甚易事若能更  
一振作廣行招募倍加練習益爲三四萬人卽九塞  
之虜咸可鞭箠制之大寧河套亦易恢復更益爲十  
萬人以二萬人爲禁旅邊各一萬卽京營各邊之餉  
賦可減省十之五六也今者多起廢將所領者大半  
焉合之卒既不相習又非素練器甲朽鈍全無節制  
未及見敵知不若彼遠矣而坐費金錢何爲哉徵召  
既多糧餉俱乏凍餓被剝死亡甚衆止未知何所底  
也就使全軍遇于中原勝負之數分明易見數萬人  
衆豈無良將健卒一有差跌玉石俱碎撫順清河可  
爲殷鑒矣豈不痛哉當事者似亦自知不敵顧未能  
應勉自強全欲借資于外借資于外似也而處置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逸事二 千露堂

宜尤多未合。朝鮮助順之兵也。無押銀幣乎。得奴會之首不名一錢。云容行該國自行陞賞其解體必矣。北關自救之兵也。從前嫁禍于我矣。卽能景會首亦自爲報怨圖存之事。非盡爲我也。而以奴之勅書全許之。此六百餘紙者。歲幣數萬金之契券也。爲一北關受侮受辱。生靈塗地。竭天下之力。與其克奴會。彼宜何如報答。而反予之歲幣數萬金乎。且併其地而許之乎。北虜虎狼。亦來挾求勅書。似又將許之。是上一奴生二奴也。去一費生二費也。如此措置。就得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遼事三

平露堂

而祕之、

復其中丞

遼事

昔年建議策奴之必叛者。在今觀之。誠若著然。弔獨以爲不然。古今無必敗之局。無必債之事。全在區處得宜而已。二十年來。每每妄言遼左三策。皆守相從。俱可無今日之變。其一。一意爲富強計。因而規取舊遼陽。驅北虜于絕漠之外。卽奴會可鞭筆使之。此易于反掌。在廟堂一主持耳。上策也。興復南關。令王忠有後效。順者勸矣。無幸橫江之地。使六萬之衆。八百爲守。建州北關謀殺猛骨。安商。而并其勸書者。俱無准其貢。若此三事。皆在十數年前。今反亟而禍小。且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遼事四

平露堂

心、

復鼎漸成

邱復附王，略疏言四路進兵，此法人國賊於諸路，必堅壁清野，小小營寨，且棄不復顧，而兵以廬路當之者，必杜將軍矣。麾下東行，不敢從更，即往經略，公必不能用，僕嘗言難端，勿發，切勿作第一輩人麾下，且徐飲之。若何輩人，可了吾又何求如或不然，以麾下材人，其合諸乎。

復鼎之同經略

亭下甘餉，傳文，此為憲以理勢度之，奴賊小醜，視早月，即此五。猶孤癯然，獨步二萬堅甲利兵之精卒，堪與賊馬為對，且數賊乘我未備，一乘犯理勢，必然古人遇主，求則野集，其陣以付之今日之計，獨有厚集兵勇，日守邊陲，次則保人，毋益則用為上策，但須多儲守之，以備調守之法，中則火器是急，若得人，小足備其將，練習定守之目，乘城抵敵，盡其二三陣，必囑相，出云，早了日，果傳者，行之恐者也，古人非數十萬之軍，雖草創之，賊無敢合圍而守，則而外者，奴眾故為言，久之，使之彼所說，出山內外險固，資財豐足，就

有不利尚能守禦，必非捨命深戰，齊死，遼城之下者，也。且今日之事，若令中外相應，精卒利器，各究其極，而自來投赴者，亦何患其不齊死哉。請所清給度，可應用，惜啓之不與于事，無從知其堅取利鈍，詳奉報耳。

又守邊

讀別札，知遼城守備全未足恃，人非其人，器非其器，且無將無馬，如此情勢，竊恐歸併合力不足為法，要城自守不足為弱，古之人多有行之者矣。昔城外立營，必須良將精兵，足以當敵，然後可。如或不然，萬一兵勢外挫，人心內搖，其為守豈不更難乎。古來相傳輪攻壘守，經年累月，終不能下者，誰不知外營拒敵，于法為便，勢或不能不若據城為固，敵終無奈我何也。前古城不足恃，則十圍五攻，古人豈敢哉。或者空藩陽之城，弁兵合勢，此亦昔人應變之策，上上既假臺下，以便資矣，何不可之有所少者。守禦守人，今廠庫器械，計必旋發，但恐未遂可用，尚煩清慮也。其人必須南兵，為可竊計，劍門臺兵，練有年，能用火器。

似當厚給安家行糧選調一半助邊城守卽以近畿各營南兵充勦銀卒兵令其練習而以募到新兵補足近畿額數此意不取具臨當以聞之惟部耳東西仇殺我之人利源自怒之使諸營合從爲同仇之義舉彼既害而後復降後患而茂又有功賞市利以誘之其勢必從卽今日領果來我之謀亦將洞疑而勿敢遂乎但比聞之路亦既使塞不得已或從西邊假道他營道之何如

與李我存太僕

火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大器七 平露堂

讀秦蒙公手札以手加額此功成真國家千萬年苞桑之固惟兄知此言大而非誇也苟卿言用財欲秦用之而當離秦實省目前軍火器械皆非克敵制勝之具弟前疏謂今日之計只是拘泥常格因循積弊不略此一端雖空竭帑藏終無實用終無戰勝守固之理切修遠大應集思詳議有實用雖數倍工價不足惜無實用者雖空帑亦妄費也火器一節少不如法非止無益傷害慘酷尤宜慎之昨與敵同年言一器佳惡而徐證老云不必與辨弟須造成試之此

言可謂居要第試亦有真偽今之名爲試驗實受匠役所欺者多矣武方方士類言火器而十無一宜亦宜擇善而從長中取長可也近言戰車者但取輕便昔年俞虛江所造一槩抹殺不知賊之車甚堅甚重與之火器甚大甚多而專以輕小當之可乎愚意謂宜兼用慎勿一向求輕也火藥合成者不宜太多餘宜煉清各附以防火且多備作自事急之日人人可以用力何患不及乎更如西國法多備連日尤便矣若多積并積游行出地之火時有焚燒非天災也敵臺費銀大砲費亦鉅如得秦老主持弟尚欲專請內帑助之此萬世之計而金石不毀千年常在不比尋常之費一往不返者計明主所不靳也今時所最急而一時不能猝辦者無如益甲亟須佳樣爲可有神益而無情甲利兵終不可戰望強意計之

後大司馬張座師

遂陽之事節節失圖不意破壞之日致我長公遂爲今之張計也謀無遺語而如水投石莫相信用以至於斯卽位宇中丞亦非剛愎自恣者在聞之日緊書

相聞其於鄙言頗心憑信而度遼行其一一相反殆亦不勝衆咻耳傳聞三月十九日長公與高監軍力言守城爲是業已分派信地而邪謀一人旋發戰兵俄頃之間遷變若此何暇憶啓疇昔之言乎趙平賈勇言戰者後來止辦一走恐圍城中不復可出放力排城守之議當事者皆爲所愚而不悟此貞夫義士所爲拚膺而長恨也雖然古來禍變必有義烈之士先受其難而後戡定者出焉此亦天人之際往復之理耳遼陽義烈最著者無若長公固可格天人而成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九 平露堂

彌鉅耳

與大司徒李孟白

津樓

翁臺在津將遂倚爲長城何恐事權不一未便是固圉之策耳連簡堅厚戰艦精料水兵安設大砲扼而鐵諸海方諸陸地十倍其易昔人言海戰無奇法大

船勝小船大砲勝小砲而已予留意津城之守既無兵馬甲仗亦止宜堅壁而以大砲禦之金復四衛來歸之民既得言似可遂行翁臺設處一一中策真大功德矣長安詢及者已力言之但恐勢不可待或先發少糧以濟飢窘徐安撫之何如

與周子儀給諫

調兵

病中數數憑然甚感際此艱危宜言時務此急者良是第有云調川貴土兵十萬可以滅奴甚未然也土兵信可用愚意擇此精者五千給以厚餉利器爲我步兵先鋒爲我車營牙爪可耳昨歲調萬五千人已是失計今敢亡略盡矣更調至二三萬恐爲西南之憂況十萬乎中間委曲愚見頗真深言即累牘未辭笑面時略陳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調兵十 平露堂

又 南太僕牧地

頃有言南太僕牧地六十萬頃可變價濟邊僕先嘗拒之遂欲以開於足下此甚未可信也敝鄉蘇松二府賦牒多爲田止十五萬頃耳此云空閑地上如二府者四今安在乎國初兵荒之後江北上田悉皆茂

草是故以爲牧地。今生齒日繁，南岡寺無馬草場，皆爲民業。二百五十年來，展轉易主，殆無尺寸空閑。況多多計耶？必若行此，恐重爲東南之累，而於事必無所濟。僕土人也，事有類此者，數見之，終以無成。故知好事之只難可遽信。聞有舊京同寺志，載此項畝之數，有則望索來，共講明之。

文移

移工部揭帖

敵臺規制

詹事府少詹事協理府事徐爲愚臣蒙恩內召，自顧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敵臺土平露堂

無奇謹申一得之見等事。先蒙貴部咨稱，要將敵臺圖樣，規制長闊尺寸，應用磚石，周城共用幾臺，一併酌議回覆等因。准此，就與光祿少卿管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事李會議得：敵臺內外規制，委折圖畫一時難明，今用木造一式送覽，以憑酌議估計。周城先造六座，待完成後，再行酌量添造。其高數略與城相稱。都城重城丈尺不等，今姑議第一層大臺約高四丈，其餘用磚用石灰沙等料，逆候貴部照依原式，并後開數目，酌定規制，會估工料，題覆施行，須至揭帖。

者

計開

一、附城敵臺，其制周圍以便三面擊打，一面接連城身，就於城上出入臺，從平地以上，體皆空虛，三面銃眼中間立柱發券，俱用磚石，度用漸尺。今城磚長一尺八寸，闊九寸，厚四寸二分，後開數目俱用此尺爲度。若用官尺，另行核算。

一、臺牆高約四丈，厚一丈，外周徑十五丈，闊四十五丈，有奇。內周徑十三丈，闊三十九丈，有奇。并二圍折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土平露堂

牛，得四十二丈，有奇，爲牆周。

一、臺柱以磚石甃砌，每柱面方一丈，牆內立二十一柱，其甲乙字號爲縱柱，依式作子丑等號，券券空闊一丈三尺，三分尺之一，高一丈六尺，結頂齊平，爲縱牆，就於縱牆依式作寅卯等號，長券券空闊一丈三分尺之一，高二丈二尺三分尺之一，結頂齊平，爲第一層臺面，從地平至臺而約高三丈。

一、臺面圍牆，卽臺牆趾上四分之一。

一、臺基掘地深三丈，圍徑二十餘丈，夯築堅固，次用

卵石填砌灌以灰砂漿漿法灰一砂二東如薄泥砂用純石砂不得雜土漸砌漸灌至平以磚石兌砌爲地平臺面。

一地半臺面之下兌砌磚石井或一或二以備人依亦欲臺中時得水氣便於慎火其法於築基時先砌丙字號井次於井上砌丁字號泰接於臺基臺基砌成字號空泰屆而倚道從地平臺面之已字號而出庚字號之口爲石欄此爲外井若欲爲內井卽於牆間之內臺基之上任砌一二亦可

皇明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下層鏡眼用磚墊砌未便宜用方面大塊極堅石料墊眼鏡砌其間等小肉大以便轉格擊打有警未用將鐵緊縱橫門柱於空無警時止用橫柱將磚石砌塞

一第二層鏡眼俱下臺面上沿牆施放鏡眼亦內大外小轉格擊打二層臺爲臺牆所限不作鏡眼止安頗三層上鏡并收藏火藥高亦三丈半牆周三十一丈內周二十五丈半兩折半得二十八丈厚亦一丈中施七柱略與第一層同式前後鐵門石限無得入火

一上層爲望樓高亦三丈牆厚一丈外周十四丈內周八丈一尺兩并折半得二十二丈零五寸背後作門中置蹬道上設四窓內大外小略如鏡眼有警四人常川瞭望設格盤盤柱以命銳士

一第一層設通光眼五道二東二西一中第二層三道俱外小內大令恒將日光照入

一第二層前面圍牆高三丈厚三尺外徑二丈中爲二層盤柱相通

一道城約兩面共長二十丈厚四尺高與城等道城

皇明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之一偏爲磴道而下人器俱由此以入第一層之臺室其二層人器由道城入二層之後門出于前門

一第二層臺減前面臺牆三分之二當中發券開窓爲磴道以出上第二層臺面

一敵臺大率以護鏡護人規制百變難可盡言今姑定此制聽候裁酌

附開估計敵臺材料數

一規制敵臺離城角十丈築垣其深入地二丈灰上培土仍出地四尺肇基臺形正圓以浦尺算徑十五



大外牆高一丈，中以磚包，其心徑九丈，中外兩磚相距處中空二丈，頂用磚券，上開天窗，四圍開鏡眼十六個，自地平至券頂高二丈二尺，又上至臺面平頂計三丈，此爲下層臺身也，其外牆共高四丈，以一尺出臺身之上，周圍又開鏡眼二十一個，中心立望樓三層，高五丈，徑四丈，周十二丈，牆厚八尺，高四丈八尺，做中間閣欄板二層，自臺面砌高至一丈三尺，隨板一層，又高至三丈二尺，隔板一層，砌至三丈處起券，自臺面至券頂，高四丈二尺，上又加券磚結頂，約共五丈也，此望樓下層，留門出入，及通城上之路，上一層各開鏡眼四個，共八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十五

平露臺

一神祠以浙尺量，白城磚得長一尺八寸，闊九寸，厚四寸五分，每磚積七百零九方寸，每砌牆方一尺，厚六丈，該積一萬方，是用磚一十四個又十一也，以此推之，每長厚一丈，高一尺，該磚一百四十一個，臺身全徑一十九丈，圍牆高四丈，厚一丈，外周四十七丈一尺，內周四十八丈八尺二寸，併二周折半得四十三丈九尺六寸，爲牆准係前法算之，每高一尺，該

磚六千二百個，今高四丈，該磚二十四萬八千個，並內周每二丈四尺，開一鏡眼，該十七眼，內減近城角一個，只開十六眼，每眼外邊一尺，用青砂石鑿圓，直徑一尺五寸，內九尺，該券磚五層，逐漸展寬，至內層闊八尺，高六尺，每眼減空一百四十六尺，該減磚二百零六個，又減外層之石，高四尺，闊三尺六寸，厚一尺，積得十四尺，減磚十八個，每眼共減二百廿四個，十六眼通減三千五百八十四個，又近城留券門一處，高七尺，闊六尺，計減磚三百七十個，又於臺身之層亦開鏡眼廿一個，該減磚四千七百零四個，以上實用磚二十三萬九千一百八十四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十六

平露臺

一臺身中心前議砌磚二十五柱，今節省砌爲圓心徑九丈，周廿七丈，砌磚四路，其厚三尺六寸，以灰土與築中心，磚內周廿四丈六尺，併外周折半得廿五丈八尺，爲磚準，每層該磚五百七十三個，半砌至券處，該牆一丈三尺，用磚十九層，該磚一萬六千六百個。

一開合券，係入深二丈，寬高一丈，折中取長三十

三丈券四層折中取闊三丈五尺四寸每層用劂砌磚七十九個四層該磚三百十六個通周圍全券共磚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一個應減外圍牆內截半弧以入深三尺六寸爲矢依求弦法得九尺二寸爲半弧弦相乘得寬減庇四分之一得二千四百八十四寸以乘牆周三十九丈得數以磚實除之該減券磚一萬二千九百零二個實用磚四萬二千八百零九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七  
平露堂

一地平磚臺面除牆址在外計內徑十三丈自乘減庇得一百二十七方丈每磚側積八十五寸共用磚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個下層地面周折三十三丈闊二丈共得六十六方丈該磚八千一百四十一個二項地平該磚二萬三千八十三個  
一出城角接砌至敵臺議城址廣六丈城面廣四丈一尺四寸外磚內土兩牆之磚共二十丈約高三丈六尺計磚八十層分作三停下停用磚六路中停用磚五路上停用磚四路通以五路爲率二十丈每路計磚一百一十一個五因該五百五十五個爲一層之

數八十層該磚四萬四千四百城面應砌女牆高九層厚二尺七寸用磚二千九百九十七個兩面城垛共二十八個每垛砌高七層長六尺三寸厚同前每層磚十個半七層該七十三個半通共垛磚二千五十八個鋪城面廣三丈六尺該磚四千四百四十個以上接城共磚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大  
平露堂

一自城頭降入敵臺磚砌礮臺高三丈六尺深八丈得弦八丈七尺六寸濶九尺計五磚該側鋪一層平鋪二層共準側鋪二層算每側鋪該一百九十五個共一千九百五十個兩牆各磚砌三路共磚一萬八百個又礮臺頂上左右各補女牆一段共十六丈各砌磚二路高七層每路磚九十個共磚一千二百六十個挖去礮臺應減面磚九十個實用磚一千一百七十個以上三項共磚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個  
一臺面起望樓三層八角做高四丈徑四丈牆厚八尺外周十二丈內周七丈二尺折半九丈六尺爲牆準每高一丈計七方丈又六百八十八尺四因之得三十方七分二厘每方丈用磚一千四百一十個共該

磚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個，砌至高一丈二尺，而閣欄板一層，又砌至二丈二尺，用閣欄板一層，又砌至三丈起，券券高一丈二尺，灣長三丈六尺，八角，擡頂每角九尺，用磚五個，開心一丈八尺，每到頂用側砌磚四十箇，五因之，得一百箇，折半每角一層五十箇，八角共磚四百箇，包券五層，折中七丈四尺三寸算，每角每券加三箇，共磚二千一百二十箇，以上該磚四萬七千四百四十五箇，不減券弧，以補加牆二尺之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九

平露堂

一磚廂地盤徑二十五丈，周七十五丈，內除近城處六丈，得周六十九丈，砌高四尺五寸，用平鋪磚五層，砌二路，該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以上八項通共用白城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箇。

一石料計銃眼四十五箇，通光眼二十箇，用長四尺闊三尺六寸厚一尺以上石六十五塊，其銃眼共用門闌石四十五塊，俱見方一尺四寸，厚一尺上下，券門一座，用門匠石四條，俱長八尺五寸，見方一尺五

寸，天地盤四條，長八尺五寸，闊一尺五寸，厚一尺二寸，地盤二條，長六尺五寸，廣厚俱一尺，其築起地盤四尺以外，牆計之內，外周共八十七丈九尺二寸，四因之，得三百五十二丈，合用長六尺闊二尺五寸厚一尺條石九十二塊，以中心計之，共五十一丈六尺，合闊長六尺闊二尺厚一尺條石八十六塊，若于地盤周七十五丈，俱用石砌者，該條石五層，共一百二十五塊，每塊各長六尺，闊二尺，厚九寸，此項可減前磚一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十

平露堂

一樓閣欄二層，俱用見方一尺之木，長二丈六尺者二根，長二丈五尺者四根，長二丈三尺者四根，長二丈者四根，長一丈七尺者四根，樓板九十六片，各長八尺，闊一尺五寸，厚二寸，其長闊總不必拘，只取見方九百六十二尺而足，下層胡梯長二丈，上層胡梯長一丈五尺，俱作二截，做梯身木各厚六寸，闊一尺，長各如估，梯格板闊四尺四寸，厚二寸，共五十六片，每步闊一尺，高八寸，其板各廿八片，胡梯轉曲相接處，以條木四柱作架，又銃眼關栓，縱橫各一根，共九

十六根各長一丈徑一尺

一臺體極重乘基宜極堅固初議墮壘卵石以灰砂漿灌之或恐車運不前可照例用上拌灰築實今議掘深二丈五尺徑十六丈取上四百八十方築上五百五十六方八分合用夯夫大小俱查各工包做數目扣算

一白灰膏例每一磚用灰三斤今用磚四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八箇該灰一百三十五萬六千八百零四斤築基每土一方該和灰一萬斤今只用七千斤該灰三百八十九萬七千六百斤以上共灰五百二十五萬四千四百零四斤結頂完瓦及塗飾青灰在外

一八角結頂宜用黑琉璃瓦綠瓦廂邊浮圓尖頂八面真大海馬之類宜照尺寸行琉璃密定估以同圍十二丈為率各有出簷磚料俱不在前數之內又有臺面圍牆及牆上女牆共七十二丈合用蓋口黑筒瓦俱應併行燒造其找磚墾架所用水植匠工臨時酌處

皇明御世編

卷之五

主 平露堂

一磚磚合用瓦匠亦另照各工扣算

策

大征策

夫謀夏亂華特逆天道漢過不先何嫌武宸也况余頗我躬翼之餘雖就豺狼敢為與主藩離荆棘封植焉用自昔大寧淪棄開平不守豈途隔絕蓋臣志上肯一日忘狼望之北哉自作妖孽授我其柄矣海內萬里帶甲千萬虜所知也此權量力如石壓卵豈止偵脈之喻乎若赫然憤發上下一心有雪恥除兇之志竊以為得謀勇節制之將子之精卒數萬人騎牛之車千輛器械為菟稱是即橫行匈奴中不難耳特愚以為無事橫行也欲於戰上之外副以作徒市徒步騎列為正兵登罪致討方行而前後猶吹大也我退則前我進則走耳我既立兵不動如山若其小處逆其顏行犁庭掃穴在此日矣即武遠遁則勿以首虜為功無須深入先於近邊百里擇取要害水草善處築為數城城萬人守之且耕且戰憑高藉深雖數萬來爭不免頓于堅城之下我聲援相及亦無可拔

皇明御世編

卷之五

主 平露堂

之理漸次斥逐廣官恩信招納降附稍築列城數一  
基布星列然後以大寧間平爲寒東接遼石西臨獨  
石不過二五年而故土盡復陵京鞏固叛逆小酋不  
縣首秦街亦亡逃奔竄死無處所矣夫一勞永逸前  
志所貴也松山四百里一朝而復近事之驗也大寧  
稍廣三倍於松山止矣仰目前事力或未可幾經營  
數載慮無難就者追而諸酋弗靖漸次馳除河套遼  
陽軍可圖也所患因循苟安無討逆之志浸啓戎心  
未可測耳或曰猛獸弭耳驚鳥畢飛苟有其志可遂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策

器勝策

文器

大寧習弓馬情志膠結三軍同力不別死生風號勃  
敵若之何戰可必勝守可必固也則有必勝必固之  
技於此火器是也嗚呼不知造物者何緣動此殺機  
慘毒乃爾哉似非仁人所忍言也第在今日有犯順  
求死之虜亦有不客不習之勢卽深言之可也夫火

器之來也自水藥開征安南始也其稍盛也日嘉靖  
開經倭始也用之而效者若楊襄毅會中丞郭武定  
周尚文戚繼光之屬非一人也然而皆皮已耳未合  
也近歲以來溫中丞趙士慎所作稍合矣未盡也亦  
未人也而士慎所意造者又未合也夫用火之精者  
能十步而一發若是速也能以石出火無俟宿火若  
是巧也能射鳥二三步步騎而馳而擊方寸之質稍  
大者能于數千百步之外越壁墻而擊人之中堅若  
是命中也小者洞甲數重稍大者一擊殺敵于百人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策

能破膠纏巨舟若是烈也此器習而古來兵器十九  
爲十首古來兵法十五爲陳言又何者正兵之勝前  
無獨敵故也今誠簡我精卒日夕肄習悉令入級次  
乃用之其法戰車爲營大小雜置之步兵司之千盾  
自衛間以矛刃長短相次鐵騎居中遊奕進退或誘  
其前或擊其敗以常勝衆家突蟻聚騶發同的雷擊  
雷過木及接刃已糜爛其十七八于千百步之外矣  
彼所持者堅甲如刺氈也所長者弓矢如酸漿也如  
是而與我旗鼓相當劒戟相撞者百不能有一也就

令糜爛之餘猶能復戰以我全力當彼創殘勝負之數亦易見也若夫狡我皆騎則五不當一彼騎我步則二不當一至於憑藉堅城用高臨下其於却敵滋其易矣故曰戰有必勝守有必固者此也大車戰之法近世名臣所聚訟也蓋乃虜騎條忽逐利未便聽鳩之日理實有之也然而愚所陳者正兵也以我制人誠賊爲期者也自古以來無有大帥轉戰不用正兵者不有正也奇何自出正以藏奇變化無端勝之道也至夫么磨草竊潰垣驅掠風集雨茂則割雞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徐文定集 火器 五 王露堂

服戎策 附序

詔旨有備而不用向者所陳兵車器械果如式者可謂有備足破賊矣信能是也則不用可也何者愚復有狂言於此竊以爲虜賊我可滅也其服我可化也

計龍者板升之委心宗國者也書叩撫中丞而告曰帝與我諸經籍以致虜令習章句通文墨不數年大弱矣嗚呼此言似兼議諷然其云文能弱虜自曉世情者真點奴也告人謂虜令知書即識兵略通權變大未然也古夷虜之爲患中國皆自不知書者始也元染華風不百年而北矣今之虜不如甘頤五胡之虜者猶元染華風之道也蓋書之不能令人強必矣今卽子之固非孫吳左氏國策之屬然而孫吳左國亦不能令人強也朝鮮請書於宋宋人新不悉子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徐文定集 附序 王露堂

懼其識兵畧通權變也而今乃最文亦最弱文盛則武衰自然之勢也推此論之奚獨書乎凡費日損功而可愛玩令人心慕手追者皆弱虜之具也特恐虜中固不願耳然而審知其必願者何也以其敵榜什知之也世下漸文亦自然之勢也古稱虜曰肉食曰狩獵爲業此弓馬之始也今穀食之利漸廣矣生齒日衆其自六畜以外山澤之產不給也生人之初誰不茹毛飲血者久而不給于鮮則穀食漸廣亦自然之勢也今虜之耕者齒養其若令板升輩漸教之必

日深棚易極彼中多沃野大饒矣食於沃土之民必  
且久駐久駐必止屋居屋居必且爲城郭屋居城郭  
必不爲吾患矣內顧則市選我知所攻彼急在守亦  
自然之勢也且彼既饒穀者我易以金繒可用實邊  
勝垂鑒之馬遠矣如是需之數十年卽有無通流內  
外一家犬羊臣妾固可拱手而受其球哉卽大寧朔  
方永界之可矣我之利器長技包以虎皮可矣夫板  
升者未易散也而散之亦非計也何者我有事虜則  
畏轉之間還爲我用我有意化虜卽彼旣爲之兆也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五

平露堂

又將爲之前茅者也果藏之視類曰類我類我今  
日之虜推軍火器不宜予之耳自此以外凡可令類  
我者悉予之皆大利也倘欲成就此者則向者之云  
整兵鏈伐又足爲之驩矣樂利在前危亡在後難繼  
於彼化誨於此彼安得不聽我安所不如志者斯又  
用之爲不用之爲大用矣夫虜之終類我也亦  
百年之後必至之勢也然而曷克臻此蓋有兩塗深  
懷遠慮乃知賈誼百世之才乎三表五餌之策縱未  
盡善是其意行之可令後世無永嘉焉無靖康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三

陳子龍附子 徐學遠附公  
郡人 宋徵璧 尚木 何 剛慈人 還輯

姜其龍神超參閱

徐文定公集

疏

徐光啟

曆書總目 曆書

臣竊惟星曆之學興於遠古如伏羲作干支神農分  
八節黃帝綜六術顓頊命二正是已六經可考者則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平露堂

虞書之在璣齊政曆象授時周禮之土圭致日月馮  
相氏會天位辨時叙也而真帝以下六曆皆不傳其  
傳者自西漢太初曆始太初以後迄于勝國千四百  
年改曆者七十餘次創法者十有三家約略計之  
十餘年而一修改百餘年而一創法其間學士時人  
布衣紳流流傳衍釋曾無絕緒即有守株之陋時呈  
秀林之材矣元郭守敬兼綜前術時創新意授時既  
統以爲終古絕倫後來學者謂守此爲足無復措意  
三百五十年來并守敬之書亦皆湮沒即有志之士

彈力研求無能出守敬之藩更一舊法定一新義確  
有原本確有左驗者則是曆象一學至元而盛亦自  
元而衰也我 高皇帝神聖首出深明象緯元範李  
德芳爭言歲實消長 聖諭云但以七政行度交會  
無差者爲是然而二臣亦各不能自爲無差是後欽  
命儒臣吳伯宗等翻譯西域曆書三卷載在掌故又  
面諭詞臣李紳等曰邇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  
爲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  
有關於天人甚大宜譯具書隨時披閱庶幾觀象可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公集 曆書 二 平露堂  
以省躬修德順天心立民命焉又稱其測天之道甚  
是精詳豈非禮失而求之野乎所惜者翻譯既少又  
絕無論說是以一時詞臣曆師無能用使之法參入  
大統會通歸一者又其本法係阿剌必年所造是荷  
開皇已未去今一千三十二年其地復遙西數萬里  
千年以來天象密移事事遷革無從更定數萬里外  
地度經緯亦各參差牽彼就此自多乖迕今本科所  
推交食與大統互異五星凌犯亦未能悉合天行恭  
爲此也邇來星曆諸臣頗有不安舊學志求改正者



故萬曆四十年有修曆書、分曹治事之議。夫使分曹各治事畢而止，大統既不能自異于前，西法又未能必爲我用，亦猶二百年來分科推步而已。臣等愚心以爲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蓋大統書籍絕少，而西法至爲詳備，且又近今數十年間所定其青于藍，寒于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隨地異闢，隨時異用，故可爲目前必驗之法，又可爲二百年不易之法，又可爲二百年後測審差數，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後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曆書 三 平露堂卷之六

勝于今也。翻譯既有端緒，然後令皇明大統源知法意者，參詳考定，錄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譬如作室者，規範尺寸，一一如前，而木石瓦甍悉皆精好，百千萬年，必無敝壞。卽尊制同文，合之雙美，聖朝之鉅典，可以遠邁百王，垂貽永世，且于高皇帝之遺意，爲後先合轍，著作善承矣。臣惟茲事義理與賦法數嚴繁，述叙既多，宜循節次，事緒尤紛，宜先基本，今擬分節次六目，基本五目，一切翻譯譯著，區分類別，以次屬焉。謹條列如左：

節次六目

- 一曰日銀曆
- 二曰恒星曆
- 三曰月離曆
- 四曰日月交會曆
- 五曰五緯星曆
- 六曰五星交會曆
- 基本五目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曆書 四 平露堂卷之六

- 一曰法原
  - 二曰法數
  - 三曰法算
  - 四曰法器
  - 五曰會通
- 右六節次循序漸作，以前開後，以後承前，不能兼并，亦難凌越。五基本，則梓匠之規矩，漁獵之筌蹄，雖則浩繁，亦須隨時並作，以周事用。然而臣更有說者：大事必須衆力，疾行當無善步。郭守敬時，曆學未墜，集會大僚數輩，及南北曆官，然猶五年而成，歷七年而

頒行二十餘年而典籍始備今人數既乏功緒倍繁恐旁觀者謀其曠日遲久則臣有三議于此其一苟求速就則豫算日月交食三四十年次用舊法畧加損益附會其間數月可竣夫曆家疎密惟交食爲易見餘皆隱微難見者也交食不悞亦當信爲成曆然三四十一年之後乖違如故矣此則昧心罔上臣等曆不放出也其二依循節次辦理立法基本五事分任經營今日雖一節大畧完訖恒星半已就緒太陰方當經始次及交食次及五星此功既竟卽有法有數曆人世業悉可通知二三百年必無舛舛然其書已多子彙昔其術亦易于前人矣其三事竣曆成更求大簡一義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從流遞源因枝達幹不止集星曆之大成兼能爲萬務之根本此其書必逾數倍其事必閱歲年既而法意既明明之者自能立法傳之其人數百年後見有違離推明其故因而測天改憲此所謂今之法可更于後後之人必勝于今者也兩端曠列事在徐圖先其易簡次其繁重惟是功非朝夕人必旁求藉非多助爲時愈久此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曆書

五

平露堂

必然之勢也若臣弱植衰年庸才末學卽第二議必非臣所能竟何況其三特如精衛填海有求成之望愚叟移山論可爲之理而已伏惟 聖明矜察 恭承恩命謹陳愚見以祈 聖明採擇事 臣以庸愚備員佐禮曠官素食每抱兢慙頃因口食不合伏蒙欽允臣部所請修改曆法臣以昔年舊議兩名其間欽奉 聖旨這修改曆法事宜四款俱依議徐光祿見在本部著一切督領李之藻連典起補蚤來供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有如蒼負雖知才識短淺而 君父之命所不敢辭除報名廷謝外切念曆數一家公爲絕學而臣濱海墮儒無從師授萬曆四十等年禮臣謬相推舉者亦爲臣能虛心採聽庶或因入成事以襄大典非謂臣能創立矩矱自勝前人也十八年來益加衰老舊學遺忘勉肩重任亦率循素志廣集衆長冀幸得當以報欽命而已臣惟古來言曆者有二誤其一則元史曆議言考古証今日度失行者十事夫已則不合而歸咎于天謬之甚也其一則宋儒言天必有一定之數今失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修曆

六

平露堂

傳耳。夫古之曆法當時則合者多矣，非不自謂已定久而又復不合，則豈有一定可拘哉？臣所聞者天行有恒數而無齊數也。有恒者如夏至日長冬至日短終古不易，不齊者如長極漸短短極漸長終歲之間無一相似歲法如此他法皆然。以至百千萬年丁無相似而用法南求仍歸轍合遲速永短悉依期限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今所求者每遇一差必尋其所以差之故每用一法必論其所以不差之故上推遠古下驗將來必期一一無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又須窮原極本著爲明白簡易之說使一覽了然百世之後人人可以從事遇有少差固可隨時隨事依法修改且度數既明又可苟通衆務濟時適用此則臣之所志而非臣之所能故不無望於衆思羣力之助也。謹陳急要事宜四款分三十三條上 御覽伏惟 聖明裁擇施行事緒繁多有踰限制懇祈 聖鑒

計開

一曆法修正十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曆七

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建離遠近之數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曆八

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

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暉

其一謀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六年等多寡互異之說

其二謀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

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竊違伏見之數東南西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  
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二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  
其入深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

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固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

食時刻

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人地度數，地輪經緯以定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多寡先後之數。

右十事俱目前切要，其餘簡細條目未敢泐陳，伏乞聖裁。

一修曆用人三事

其一中外臣僚，臣部所舉，南閩臣李之藻已蒙錄用，仍令簽案，其餘果有器門名家，亦宜兼收，客臣等隨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九

平露堂

時訪求，有立法超卓，陳義精當者，其實奏聞以待簡用。

其二用西法，高皇帝得回回曆法，稱爲乾方先聖之書，令詞臣吳伯宗等，與馬沙亦黑同事翻譯至今，傳用，情亦年遠漸差，萬曆間西洋歸化陪臣利瑪竇等，尤精其術，四十等年，曾經部覆推舉，今其同伴龍華民鄧玉璽二臣見居賜寺，必得其書，其法方可以較正訛謬，增補闕略，恭其術業，先慎慎驗復久，若以大統舊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而功倍矣。

其三修曆合用人員，如測驗推步製造儀器及能崇善算者，臣部已經條列，但日前未能齊集，姑就見在堪任者，著令効用，再俟訪求招致有實用者，半年之後，聽臣部類齊考試，各取所長，不敢濫收，以滋糜費，考後在事諸人，若著述論議，堆笥薄積，造作儀象，凡係進呈，及見用存貯者，俱冊記本人姓名，使各見所長，且在今可以上下其食，他日可以差次其功，至諸人所用原稿，本折容臣部分理，司官酌量案呈另行具奏，伏乞聖裁。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十

平露堂

平露堂

一急用儀象十事

其一造七政象限大儀六座，俱方八尺，木匡銅邊木架。

其二造列宿紀限大儀三座，俱方八尺，木匡銅邊木架。

其三造平渾懸儀三架，用銅圓徑八寸，厚四分，其四造交食儀一具，用銅木料方二尺以上。

其五造列宿經緯天球儀一架，用木料油漆大小不拘。

其六造萬國經緯地球儀一架用木料油漆大小不拘

其七造節氣時刻平面日晷三具用石長五尺以上廣三尺以上

其八造節氣時刻轉盤星晷三具用銅徑一尺厚二分

其九造候時鍾三架用鐵大小不拘

其十裝修測候七政交食遠鏡三架用銅鐵木料

右諸事俱目前急用餘可接續製造者未敢備闕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條文定集 修曆 七 千露堂

舊法須用銅者為費不貲今兼以銅鐵木料成造小

者全用銅鐵總計所費數亦不多懇祈赦下工部隨

時應用臣部依前從議按季類奏但木料止堪暫用

事完仍須精銅鑄式以垂永久伏乞 聖裁

一度數旁通十事

其一曆象既正除天文一家言災祥禍福律例所禁

外若考求七政行度情性下合地宜則一切晴雨水

旱可以約略豫知修救修備于民生財計大有利益

其二度數既明可以測量水地一切疏濬河渠築沿

堤岸灌溉田畝動無失策有益民事

其三度數與樂律相通明于度數即能考正音律制

造器具于修定雅樂可以相資

其四兵家營陣器械及築治城臺池隍等皆須度數

為用精于其法有裨邊計

其五算學久廢官司計會多委任胥吏錢穀之司關

係尤大度數既明凡九章諸術皆有簡當捷要之法

習業其易理財之臣尤所亟須

其六營建屋宇橋梁等明于度數者力省功倍且經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條文定集 修曆 七 千露堂

度堅固千萬年不圯不壞

其七精于度數者能造作機器力小任重及風水輪

盤諸事以治用水與凡一切器具皆有利便之法

以前民用以利民生

其八天下輿地其南北東西縱橫相距紆直廣袤及

山海原隰高深廣遠皆可用法測量道里尺寸悉無

謬誤

其九醫藥之家宜審運氣曆數既明可以察知日月

五星躔次與病體相視乖和順逆因而藥石針砭不

致差悞。大爲生民利益

其十造作鐘漏以知時刻分秒若日月星晷不論公私處所南北東西欲針切突皆可安置施用使人人能分更分漏以率作興事屢省考成

右十條于民事似爲閏切臣聞之周髀筭經云禹之所以治天下者句股之所由生也蓋凡物有形有質莫不資于度數故耳此項接續講求若得同事多人亦可分曹速就伏乞 聖裁

謹題爲奉旨回奏事

製器測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三

千

臣於十月十七日登臺測候月食具本回奏奉 聖

旨考驗曆法全在交食覓奏臺官用器不同測時互

異還着較勘畫一具奏欽此欽遵隨行督率該監堂

屬官并知曆人等到臺前後較勘三次設立表臬及

用合式羅經於本臺日晷簡儀立運係正方案上較

定本地子午真線以爲定時根本據法當製造如式

日晷以定晝時造星晷以定夜時造正線羅經以定

子午若晨昏陰雨當造如式行漏與該監所有銅漏

比驗畫一以濟二器所不及但備辦界畫工力甚細

今工尚未竣而較勘略定理合先行奏聞臣等竊照

定時之法當議者五事一曰壺漏二曰指南針三曰

表臬四曰儀五曰晷其一壺漏等器規制甚多今所

用者水漏也然水有新舊滑滴則遲疾異漏管有時

而塞有時而礫則緩急異定漏之初必于午正初刻

此刻一誤無所不誤雖調品如法終無益也故壺漏

者特以濟晨昏陰雨晷儀表臬所不及而非定時之

本所謂本者必準于天行則用表用儀用晷晝測日

夜測星是已其二指南針者今衛人恒用以定南北

凡辨方正位皆取則焉然所得子午非真子午向來

言陰陽者多云泊于丙午之間今以法考之實各處

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若憑以造晷則冬

至午正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夏至午正先天五

十一分有奇然此偏東之度必造針用磁悉皆合法

其數如此若令衛人所用短針雙針磁石同居之針

雜亂無法所差度分或多或少無定數也今觀象臺

有赤道日晷一座及正方案臣等以法考之其正方

案偏東二度日晷先天半刻計在當時亦用羅經與

表臬參定故差數爲少若專用羅經者恐所差刻分多少亦無定數而大抵皆失于先天據此以候交食時刻卽其失不盡在推步也今但用表臬或儀器以求子午真線或依偏針加減別造正線羅經以與舊器較勘差數立見矣三曰表臬者卽周禮匠人置槩之法議日出入之景參諸日中之景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於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景以求相等之兩長景卽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景卽爲真子午其術更爲簡便也四曰儀器本臺原有立運儀用以測驗七政高度臣等卽用以較定子午於午前累測日高度分至於長極而消則因最高之度卽得最短之景此午正時南北真線也五曰器者造成平而器體依前儀器表臬南針三法參互考合務得子午卯酉真線因以法分布時刻加入節氣諸線卽成平面日晷若今時所用圓石欹器是爲赤道器亦用所得子午線較定此二器者皆可得天正時刻所謂晝測日也若測星之器亦卽周禮夜考極星之法然周時北極一星正與真北極同壤今時久需移此星去極三

度有奇周官舊法不復可用故用重疊星器上盤書時刻下盤書節氣展轉相加依近極二星用時指垂權測知天正時刻所謂夜測星也總五事而論之壺漏用物用其分數南針用物用其性情然皆非天不因非入不成惟表惟儀惟器悉本天行私智謬巧無容其間故可爲候時造曆之準式也今若干准表準儀准針任用一事因之以造日星二器又因二器以較定壺漏用加減輕重之法令遲疾如意則天正時刻人人通知在在盡一矣如是而交食時刻尙有後先則失在推步也然而推步之學其中事理有演申明奏聞者蓋曆自漢迄元一千三百五十年凡六十八改而後有授時之法是皆從粗入精先速後得謂古法良是後來失傳誤改者皆謬論也自元至今又三百五十年略無修正并郭守敬之遺書一百餘卷悉皆散逸徒取其僅存之粗迹爲熙朝之大典詎是事宜而昔日臺官阻撓特甚此則前代曆家義所不敢出也近蒙 聖明加意釐正諸臣事已成心悉已捐除而見臣等著述稍繁似有畏難之意不知其中

有理有義有法有數理不明不能立法義不辨不能

著數明理辨義推究頗難法立數著遵循甚易即所

爲明理辨義者在今日則能者從之在他日則傳之

其人今可據爲修改地耳非必在臺諸臣悉皆曉暢

也若立成諸表皆先爲一定之法一成之數如舊用

測圓術求距度一率即須展轉乘除窮日之力而臣

等翻譯原文二萬一千六百率又改從大統加減演

算爲三萬六千率用之推步展卷即得其他諸法亦

多類此此則今之愈繁乃後之愈簡以臣等之甚難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平露堂

開諸臣之甚易何足畏哉此臣等所常面論而今以

入告庶諸臣知臣言之不欺勿觀者知曆法曆理一

成俱成遠尋前緒下啟來茲實未易也緣係奉旨

回奏事理除赤道晷恒是先大半刻可用原晷修改

或臨時扣減定算平而晷可於正方案界畫其星晷

行漏羅經待工定之目付該監臺官施用并指授造

法用法外合應先行回奏爲此具本謹具題知

謹題爲日食分數非多曆法藉爲明證謹具數

上聞略陳義採以祈聖鑒以待候驗事

驗測

日食分數

案照本年六月十一日該臣題爲月食事本年十月

十五日夜望月食十三日奉聖旨覽奏并圖象知

道了該部知道欽此其本月辛丑朔仍該日食爲是

二分以以上未及三分例不救護止應具本題知然臣

竊思之論救護可以例免通行論曆法正宜詳加測

驗蓋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如日月交食皆天驗之

大有而月食在夜加時早晚若無定據空漏遲速自

皆以爲難憑星算切準臺官業已傳習又獨諸者知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平露堂

之不能共見也惟日食明白易晚按晷定時無可遷

就無容隱匿故曆法疎密獨此最爲的證況臣等翻

譯纂輯漸次就緒而向後交食爲期尚遠此時不一

指實與該監諸臣明白共見即曆成之後臣等之術

無憑取驗諸臣在事何從強其必信而安意習之謬

曰千聞不如一見未經目擊而以口舌爭以書數傳

雖辱焦筆禿無益也非獨此也是日之必當測候臣

等於此有四說焉按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爲限

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



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蓋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緣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久。夏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卽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卽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爲顯證。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又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率二也。臺官見臣等述誤頗多。推算甚繁。疑爲不可幾及之事。若云左違幾刻。宜當改正。卽惠然懼矣。繇未能根

身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平露堂

極要領故也。卽如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日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爲黃道之中。限乎一時發覆。蹊徑了然。何足爲難。而臣等又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歷錄。臨時用之最爲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藏。若者。惟從來諱曆之人。詆爲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卽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于前矣。星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

卷之六

平露堂

於曆事深爲裨益所以當詣局者觀象臺日晷甚小儀器猶粗臣局有石晷木儀似爲精密又難移動故須分授實候以相印證也爲此謹將本日日食分秒時刻起復方位九服異同并具圖象一并上進伏惟聖明裁度施行

奏爲月食事

測星月食時刻

本年六月十一日該臣題爲前事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覽奏并圖像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今

月十五日夜到局督率欽天監邵覆議處候命敕下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卷之六

測星月食時刻王平露堂

正周胤五官司曆劉有慶賈良琦滿刻博士劉承志天文生周士昌薛文燦劉崇儒西洋陪臣羅雅谷湯若望及在局知曆人等安頓測量儀器候至寅正四刻內瞻見初虧測得參宿左肩高四十九度五十分就令監官依法推算得在寅正四刻內七十二分則臣等原推止後天三分候至卯正一刻瞻見食既仍測得參左肩高三十五度一十六分就令推算得在卯正一刻內八十六分則臣等原推乃先天五十二分是半刻也其食甚本無測法待得生光時刻用食

既相距時刻折半取之而本日生光已在晝刻則無從可得也臣等切照夜中時刻空漏實爲難定星晷一具已付該監在臺施用惟儀器測星用以求時乃是正法兩陪臣官生一同瞻測度分之數大略不爽

又日食之難苦於陽精是耀每先食而後見月食之難苦於游氣紛侵每先見而後食且闇虛之實體與外周之游氣界限難分臣等亦用窺筒眼鏡乃得遠際分明而臣自守自窺凡初虧食既皆臨時令諸人

共見然後報守儀者測量星度則虧既時刻亦不宜

皇明經世編

徐文定集卷之六

測星月食時刻王平露堂

甚遠而今差至半刻若依元人舊法謂同在一刻之內者爲密合差一刻者爲親卽半刻亦稱密合而臣等尚欲深求其故詳定其法則疑儀器未備所得度分無憑對勘今當再造小像一二以便廣正更求精密須得重大儀器工費頗繁今未敢言也又兩次測驗率覺前差爲少後差爲多或地經度尚有微差容臣等再加酌謀推測至於差數分數委因一日判爲萬分其一分二分瞬息之間耳而器力目力率皆有限天高星遠爲數無窮是以數分之差古今名曆咸

所不免蓋漢以前差以日計唐以前差以時計宋元  
以來差以刻計今則差以分計必求分數不差宜待  
後之作者而臣等不敢那移牽合自蹈欺罔之罪也  
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朱獻登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周立勳勒甫參閱

馮泰定奏疏

疏

馮從吾

許休朝政疏

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籍三年于北矣竊見

皇上知廟不親朝講不御奏章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十四

平露堂

人之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諫連

篇累牘庶幾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

言爲哉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

娶肥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

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廷諸臣無一言之有

當于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耶諸臣言之

亦不恤耶臣竊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爲昔年勵精

天下不見其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

而就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上庶不同士庶久不理

家則家事廢其爲患也小而易弭人君久不理天下

則天下之事廢其爲患也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

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

是屬精之效既如彼已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

叛盟天變人妖叠出遷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

攝之患又如此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圖長此

安窮豈必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

不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爲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

自視爲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

下不見其太平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

朝觀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門下咸欲一觀其清光而

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曰 皇上困

十幾藥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于窈窕之

娛而宴眠終日不然何朝政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

上近頒敕諭謂 聖體違和可以再借靜攝之名

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

如以爲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厚生之計如一

時倦于早起托之平疾耶則鼓鑪于宮警聞于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醒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卽驚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皇上禁止章奏非奉聖旨不許傳布臣意皇上不過以爲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下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詔臣來朝而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彰其過豈皇上未思及于此耶臣願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少日亟出視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之勞發臣章奏以昭一人納諫之明仍望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于以後諸臣章奏無論奉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聖德以光聖度以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  
高忠憲公奏疏

疏

高攀龍

破格用人疏

步款諸人

臣觀今日之事大不可測也賊奴長驅與否不可測也山海關能堅守與否不可測也各邊口保無疎虞與否不可測也西虜保無乘虛與否不可測也而我所備之者泛泛然日復一日無一可見之定事則有株待危亡而已非常時豈得守尋常之格臣以爲宜特設一防禦大臣專理守戰招募僚如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右侍郎孫承宗其選也臣不識承宗見其言論忠義懇切絕無瞻避詢之賢士大夫皆謂豪傑之士有爲之才又素留心兵事果其用之當以學上兼尚書都御史職銜如在外總督之任于京師開府行軍與部院名位相並職事相通庶幾行無窒礙更別發帑金數萬令其修舉庶務不至支用各部檐延日月近奉旨練兵敎射之董應舉荷奉旨製造軍需之李之藻皆當加以職銜協佐承宗此要務也夫守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三

平露堂

師非獨有京師也。四輔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撫各道至各府州縣。皆須得人。今大計之後。豈其有不測者。顧或資性與武事素不相習。亟宜遷以善地。別選異才。布滿畿地。無事則練兵積穀。有事則率兵勤王。此要著也。守禦之道。以人心爲本。民不知義。見難爭避。不可守也。無賴惡少。翫起搶劫。不可守也。奸細伏匿。乘危倡亂。不可守也。活之之法。無踰係里諸臣。既詳言之。皇上既申明之矣。然行之存乎其人。責府縣行不能也。責五城御史。行不服也。當專任一人。行一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事悉至戶到。巡行稽察。教以忠義。旌其良善。精擇壯丁。使習騎射。如兵部職方主事。鹿善繼可任也。臣嘗一識其人。剛毅清約。真定任事。須以本部郎中帶御史職銜。令與五城御史事權相並。與府縣職事相攝。方便振行法紀。支取用度。此要著也。國家之事。束縛于格套。分岐于意見。搖奪于議論。所從來矣。雖以聖明之朝。無事而不可爲。而有志之士。無事可爲者。大率坐此。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積習乎。臣以腐儒越庖言事。罪以出位。大復何辭。伏望 皇上行臣之言。

仍治臣之罪。臣之願也。

糾劾貪汙御史疏

淮揚巡方

自呈奏上制筆而內閣。建清施之編。大矣。中。主

臣惟御史同道考察憲綱至嚴也。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蓋諄復鄭重矣。適不意有慢視憲規。恣

行無忌。如巡按淮揚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

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足則是。非則非。無所嫌

阿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同道。一爲江西

巡按御史謝文錦。一爲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

史。一時回道。一至清。一至濁。涇渭較然。臣不別白。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平露堂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察。核無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呈。臣卽以騎職考奉旨回道。訖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者。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半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楊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崔呈秀之貪汙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每名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荐者。多以賄荐。至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

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過付何人至于舉劾失與貪酷滿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荐也呈秀甫離地方而監臣樊尚燝按臣劉大綬且隨其脏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荐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僇遺奉旨提問矣是賄而荐之寔証也臣嘗竊笑人臣之負國又自負也受國家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蹈于至辱御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益怒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怒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荐而卒荐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邪止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 皇上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解頭問

或問解頭之役曰江南自糧解而外解役之最重者

有四一珠漆解也一茶蠟解也一皇磚解也一胖襖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殺其身曰若是其甚與曰民趨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於官豎官豎之視富民虎之視肉也何厭之有曰然則將奈何曰民辦物官爲解民厚出解細給之使解官有利無害斯善矣曰辦者非解者解者非辦者民競爲粗惡以塗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號於輦轂之下也曰是有生首終無所適其責民則何敢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口解官挾不行之勢以漁民奈何曰解官有轄民有控何病曰主者爲譏曰上富戶也次富爲貼不及下富曰戶上下于何知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飛詭也次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爲等當事者平日當有一小冊差等富戶衆伍咨訪周知四境以審糧役點解戶不消於臨事不欺於胥吏矣曰吾聞役法莫不善於用貼譬之一牛駕一犁牛未必億一犁駕十羊羊斃而犁不舉矣曰貼有二貼役者雖斃屋亦同其不測之禍謂之以羊代牛可也貼錢者雖銖兩必有定派之額謂之衆擎易舉可也我所謂

貼貼錢而非貼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則必  
幾上戶爲主必其三年無糧長等項重役者仍量其  
所費若干與貼戶若干貼戶出錢主者辦解物具而  
差官解亦必擇其人之可任者即今候缺小吏窮困  
無聊如年度日民出錢以餽官官出力以惠民官民  
兩利計莫善于此也曰費之多寡何以知之曰此須  
細詢令經役而熟于事者詳開某件時價若干工價  
若何此可以知解戶之費矣詳開沿途某費幾何到  
京某費若何此以以知解官之費矣解戶務在多與  
貼而不因其力解官務合多與精而不苦于行使上  
下相便而可久也每見往時民解既易官解官解旋  
復民解者非官解之不可行解綱儉而官稱厲也當  
其議官解時民不勝吝即今微益於解官而不能平  
及其復民解時民又不勝苦即欲厚輸於解官而不  
可得夫民可與樂成而不可感始固在上之人力特  
而公裁也若曰官解終不可行則金花亦屬官解經  
收亦屬宦官何以人爭求之至令居間爲也則以金  
花解綱最饒故也曰官解既久官豈知解綱饒獨不

窮索解官乎曰固也視民則有聞矣解官有官差可  
憑有當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丐以宦豎及各衙門  
吏胥視之則鷄肋也孰與富民先儒有言天下事未  
有有利而無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耳抑愚  
復有慨焉今天下白糧獨出江南江南獨出七府官  
關百官胥食之民出財力輦輸以供國家者獨當海  
內勞苦而白糧船所至關津復稅之何耶今民貿易  
米麥關津亦不加稅豈貢賦之米反當稅耶或曰非  
稅糧稅私貨耳此又不仁之甚者也夫糧有定額船  
皇明經世編  
亦有定額所帶幾何而不使勞民自潤乎此  
私貨有禁忌重商難行也則不當禁但不可明言聖王  
之必以聽而不禁者也誠得當路特奏免之其錫福  
于民者無涯敘福於身者亦無涯矣此則蘇民間解  
糧之最苦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五

華亭 徐子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古

選輯

桐城方以智密之參閱

左宮保奏疏

疏

左光斗

題爲急救遼東饑寒事疏

運糧給布

題爲急救遼東饑寒事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懿美不可殫述而首注意東征督上慨發帑金一百萬兩

皇明經世編

左宮保疏 運糧給布 平露堂

人但如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貧之勝而壯我師之氣目下之不敢跳梁將來之刻期撲滅先着全在于此因知聖算神謀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畧揭報參以往來傳聞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于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東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荒旱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資分十五萬

之軍每名約爲六兩於銀不爲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下月糧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十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蓋以市米僅得三斗而况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及數月遼必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爲今之計急裁漕二十萬石乘風帆之便運至彼處令河西與河東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東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昨題餉之臣已議及之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頃歲徵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秋過都衣裳典盡赤體羸形大病病餓非惟無堅甲乃更無寸錢久戍客兵大率類是涼秋九月塞外草衰轉盼隆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戶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足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驟起車剝皮剝骨之役亦量加賑恤庶狹續之患適當投水之期而裹革之忠師

皇明經世編

左宮保疏 運糧給布 平露堂

在蓋帷之內矣。此又救寒第一急者也。臣聞奴酋殘極驕極。近又餓極。勢不得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煖乃可以待寒。我以飽煖之仁。乃可以待驕且殘。此淮陰所謂反其近而用之者也。間經累葉。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賊來不能一戰。挫鋒以報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勅下戶部。令截漕二十萬石。多儲糧糗。接濟。啗飢。再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用救號寒。鼓人心而壯敵愾。在此舉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左宮保疏

通議第

十露堂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疏

水利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聖明申飭當事着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承賴事。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候命闢下。間取農耒水耨。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奴。此其職已。方今東事止。敗軍邊無象。十八萬枵腹之兵。待

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撥。如火而不可得。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止有漕運一脈。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晝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于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盡其地。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唯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迫于此。使上之不爲。應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循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過見堯蒲魚鱉。蜃蛤之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左宮保疏

平露堂

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  
偏害在北火水勢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  
固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渠漢世尤盛民  
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米河  
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左偏害在今使瓠  
子之歎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困人  
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  
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與召杜開  
陂而父母之歎作有之以爲利免且不遑近日京東  
皇明經世編

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  
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  
之情而失田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  
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  
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  
灌漑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  
開洩外其餘源流諸委足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  
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  
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

蹈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  
爲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  
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  
直移時半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  
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  
法關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  
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  
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  
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汾陽一河  
緊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  
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  
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  
稼傷民廬舍往往有之惟于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  
啓閉早則開之湧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  
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  
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支河不  
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  
必築種稅稍恐不素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

宜宜梁宜菽宜蕙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灌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和地之當議也春夏澆灌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塋澆灌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蔬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倣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于浚井但期築倣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士以十教員必用商人而商人寧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私如鶩之情乘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苦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卽行告奪將負未而來爭先恐後衆鍾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上土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碍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七

千慮堂

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于白蠟而鬻青矜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倚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于宋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于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貧但得地無曠上土無遺稅何妨勲戚貴近大賈富商駟集而來徒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且修治西湖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術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于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個個得人又皆講水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猶人成功田峻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八

千慮堂

卽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葦者。察輿中人民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舉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舉。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也。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糧餉。是不然。近見出關敵鯨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域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厄。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于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國家無事。旣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旣疲于養兵。而不耕。兵又恥于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左官保疏  
臣等不刊  
九  
下露堂

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元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今特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復乞 明天子。照臨于上。賢公卿自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祈勸下戶部酌議。委爰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徂故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執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卽異能高等。亦註考下。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間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攻。小有嫌怨。臣等力爲主張。追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壘小利。大壘大利。小利在地。開而民聚。民聚則壘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壘者愈易。生聚漸煩。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左官保疏  
臣等不刊  
九  
下露堂

和耀轉便卽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

### 題爲議開屯學疏

開屯學

謹題爲地方興化有機人情鼓動已漸懇乞議開屯學儲材積粟以廣文教以副武備事臣得罪屯牧因改學差在屯言屯曾一試之而稍見其效在學言學則有興學而兼可以佐屯者臣終不敢忘敝梁敝笏之恩而使國家不得收可大可久之積項者皇上特允閣臣請專設寺院黃應舉經營屯桶慨發帑金皇明經世編卷之十一

學之法先授以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耕且讀且射奇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收之庠業益進而不已土益闢而功多卽就田之入餼之庠從此而開貢從此而登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之實事使業傳之無窮而利收丁未艾作法日廣放訓歲深卽不盡爲操弧射策之名儒久之必多馳驅禦侮之材士矣謹列條規開陳如左等因具呈蒙批本院習射以勸武開屯以勸農兩利並存無如設屯學便查永平蘄密諸道皆每歲有武生數十名况借之以開屯乎開屯地方生儒接踵于耕因大因地因人似亦不容已者日前臣書經久規模及已盡未盡事宜天津道一一確議以便具題行繳隨該本道看得該處爲屯田而議開屯學其意甚善其論可行惟有視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而已按雅詩有曰侯介攸止蒸我髦士宋紫陽曰士出于農而工賈不與焉管仲曰農人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厭其秀民之能爲士者不足賴也所從來矣我國家衛有學是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不使火耕水耨者與

荷戈負販之徒同沾園橋觀聽之榮可乎本道以爲屯學之設斷當視諸衛學運學署其名曰濠海屯田儒學請欽頒學記一顆則事有歸着而人知向往若大什半真半假之事處若信若疑之間體輕而不尊恐法立而難久有負本院作養之美意多矣况乎美利之源既開于農人庠序之設何靳于髦士今將該廳條議各款逐一備細參酌覆議外伏候具題明文至日施行一願入屯學者試其文理精通更加騎射申本院收錄給以武生衣巾授之本田一百畝使自耕之每畝收租捐一石惟本地人或不惜水田暫令耕水田五十畝收租五十石仍種白田五十畝隨年之豐儉官生兩分之歲以爲常前件本道覆議得收錄之始一試其文再試其射果堪作養該廳呈院以屯田寄學生名色准免本身雜泛差役有司以禮相待耕田之數與納租之數俱如廳議該歲入租百石而博一衣巾名色之榮亦未爲濫也一屯學武生文藝優長遇考試之年欲送文試者免府縣二試逕送本院卷面明書屯字號文理一視文童資質可進者

皇明經世編

左官保疏 聖學上三 下書堂

准與入學前件本道覆議得屯生願赴文試者該廳造冊逕送相應免其二試中有文理可進者與充附學一屯學生員遇考試之期補廩補增一如衛學其原卽以所種田收之人照文學例廩之前件本道覆議得各生已充附者考居一等補廩考居二等補增廩增之額應照衛學立學之例原數對盈出員以食廩二十年爲期俟其人文漸盛挨次出序月糧給以本色每月稻穀二石卽以田所入給之一屯學諸生每生員十名准作科舉一名以勵其進其應定中額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左官保疏 聖學上四 下書堂

籍之爭前件本道覆議得爲屯田而開學人之南北  
非所拘也如種以苦遠人斷斷不可人既種田即爲  
上著河間之人萬不以冒籍啓爭也一立屯學設官  
舍置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動官精尺寸  
天津文學原有兩教官即令一官攝理亦不必更添  
教職前件本道覆議得一切經費不借動于公帑則  
事無不舉日前創立廟學所費不資恐難時謝而舉  
盈既借官師亦應暫借衙學俟十年後建宮設官未  
爲晚耳以上七款俱簡要可見諸施行者倘諸生借  
是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左宮得疏

明屯學

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春莫樂往者十數家而臣又得  
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天津路看我獨我  
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  
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百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  
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網風景依稀  
絕似江南雖秋水澄河之後而獲獲猶自可觀此皆  
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于是始  
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  
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人籍者所至遮訴且  
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難主起日前  
土著之爭二恐有人無田開他日冒濫之路屯學設  
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  
人執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田既爲清  
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  
租二石土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  
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穀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  
學不得不世其田田無者黜貧和者黜告改學者黜

卷之二

左宮得疏

明屯學



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世世守其業國家亦世世  
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  
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許爲公行半鍾顆粒未入太  
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庄六百畝秋獲三  
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梁磨舍工作雇  
覓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  
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  
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  
許也其便四手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入籍者同以獨管儲王國之損又獨以舉劄佐縣官  
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靳馬坐者肉而跪者鹿亦大  
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爲士運  
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大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  
負販之子同沾園橋觀聽之榮蓋有激乎其言之哉  
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  
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點亦憑文藝也學官不必另  
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  
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主  
于露堂

之呼既迫山海而咽暖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  
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矣其便五頃妖賊爲梗  
白梟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  
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  
腹其便六且此方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  
而三年後糧餉之衆即爲于城橫梁之倍即爲露布  
通人于所已倦而轉人于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  
敢深言耳臣常過窮鄉小邑文學黠淺徒循故事不  
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

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仰賜俞允結今秋澤場之局而開來春于和之端也政幸甚上子幸甚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疏

貴州廣人武學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據大名兵備按察使詹爾詳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大名府知府趙琦詳前事內稱文武並用經國之常況射爲六藝之一古人每于祀享陰習之即國初令甲中試者亦試以騎射自承平久而重文輕武遂致矢于不講今三韓之士宇淪棄黔蜀之黔驚鳴張亦非無事時矣與其求折衝于草澤而未有應號若畜禦侮于庠序而或得賞今蒙本院蒿目憂時加急作上以習射鼓舞諸生一時子矜威能破敗而議輔間亦翕然向風矣然議者猶謂合不如分兼不如獨蓋以操弧而兼挽強者不患無進取之路惟力能貫革巧可穿楊而修辭木工者兼之不無可惜如虛躡之翰墨之林則終非本色恐反爲浮薄者所譏故不如分之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豈非有用之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定軍

平定軍

乃今武之不競政由弁采常以襲輕緩之風恥距躍而無銳突之用故有不習孫吳而習風雅不諳韜畧而繡擊輓耆故不如獨之便此大名習射前生彭鯤化等習射武生李嘉言等有劾置武學之呈而鄉紳亦有廣置武生之議也本府讀鄉紳廣置武生議曰廣置者謂兩京雖有武學不過以教統綏賈子耳茲欲推之郡邑以盡收駢馳之士而養之庠序之中以武經將傳爲專業以勇略騎射爲科條一如諸生課習之例其試也邑拔而上之檇郡拔而上之監司監司拔而上之臺使人較者給衣巾復其身優者復其家如諸生進學之例臺使歲試之監司季試之郡邑月試之每試必有差等量行賞罰如諸生考試之例遇鄉大比武即于其中彙送應試如諸生利舉之例其殊彩異能屢試優等者獎賞外仍得咨送委用其惰窳不振者時汰斥之如諸生優秀之例遇學臺按臨額改就儒試者准徑送院免其策考如樂舞生例而稍爲優之其肄業今各就教場射圃不必增舍其督訓屬在郡邑不必增官大率聞其登進之途便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定軍

平定軍

所嚮慕而思奮重其提調之權使有所詭竊而不敢  
又不爲一切束縛文其致妨其業而滋之擾法至便  
也行之無斂將見汰拾之儲與纓弁之倫齊驟並駕  
皆得以自樹于功名而武不爲細矣人知有武則凡  
側廋號捷負俗使叔之輩不難僂首于上所磨勵以  
鳴劍登壇自喜以躍冶觸藩自嫻而武不爲厲矣事  
平生聚攷訓可武可文事急有勇知方可戰可宗武  
且不俟張皇而自備矣所謂率子弟以衛父兄實戶  
垣以固堂奧視彼駁號召功政相萬耳鄉紳之議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如是其言此悉而亦鑿鑿可行即本府原籍滇中州  
縣亦有武生皆附于儒學其進退黜陟皆略比于文  
士如議中言况恒南神京外戶其人慷慨而矜勇古  
記之矣茲者憲臺以習射收試武童一時入設者既  
二十二人而挽強命中者咸思磨勵自見豈宜一行  
輒罷似當題者爲令以貯多材學不必另勸印序序  
而是官不必另設印師儒而是人都以能射爲士射  
而頗習制義者收之射而能談方畧者急收之即不  
工辭章而長絕人勇出衆者亦間收之要必取之有

額始不開濫觴之端試之必嚴始不啓微倖之路荷  
之有禮始足示風勵之權兼之以文始足洗椎魯之  
恥如是而于城腹心之士有介於會以期效用者未  
之聞也或者謂武科未必得人則今之詞章取士豈  
盡古里選法而名臣碩輔悉用以起家即唐之郭汾  
陽亦孰非以武舉進也蓋上之所向下之所趨方今  
撫禦而歎乏人歌風而思猛士誠闕其途以招之豈  
無嚮風而應者哉緣由照會到司呈詳本院蒙批據  
議設武學以儲材且有劍密水河諸例可做急當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行以順輿情順廣二府事體相同一併議妥以便具  
題繳蒙此隨行據順德府呈爲比例比郡請立武學  
以作人材以振神氣事竊照經邦用文裁亂用武蓋  
基至矣自古作士有新舊之典于邁有養徒之權文  
武蓋不祚離矣是以我朝作養人材兩京設有儒學  
有武學學各有官以司教授其近京保定河間永平  
三郡亦各有武學蓋以畿輔乃居重馭輕之地武士  
不可弁髦學宮爲將相發軔之初絃綰不可稍廢其  
每歲學院發送武學作養者未易縷指數獨念順水

保河固爲近水樓臺真順廣大亦是股肱良郡其拱衛神京等重也其士之歐鷹揚而舉于鄉等額也何以北有武學南郡獨無北郡稍能引弓者皆得矧矜裾易頭角南郡射能穿楊被的者區區與齊民伍非所以示激勸崇武功也況今奴酋猖獗之後人人欲爲請綬其自中山以南皆趙魏故地猶多悲歌感慨之士其間固雙而奮臂磨礪者隱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幸蒙本院按臨閱文兼以閱武多士響應標弓反勝標旗精令與北郡武學諸生角能于甘蠅飛衛之途未知誰當環樹而走顧乃北郡有學以收錄之而郡之士獨使之散處于草野上之人亦與有責焉肯定向爲河內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今幸遇本院先爲加意士之操弓而至者如雲無庸本府後書講肄矣維是武學不設終是畿南一缺典伏望本道轉詳學院每府郡立武學卽武學卒不能立姑以儒學兼其名以收日新習射之士卽有武學亦不能另設職官姑以儒學代其官以省俸薪衙舍之費其與首善之人材帝議之神氣未必無少補焉又據廣平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左宮保疏

甘露堂

府呈爲請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竊照畿南數載不一歲試卽試亦不過衡文尺幅寸晷程一日之工拙定六等之賞罰止矣士生長其間且不識弓矢爲何物矧云習也今蒙本院軫念時艱樂復古制于操觚之外教之以射于錄文之餘廣之以武一時詩書子弟識上意指開風而磨厲者且不難竭懸瓠之力爲飲羽之奏矣此而審括彼亦決拾穿楊百步者將不乏人而挽強命中者且肩相摩也平于墨子郡無能仰京學涯渚乃今籍而紀之精七箭以上者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左宮保疏

甘露堂

例，庶人人舍不胡之志，而國家收登壇之實效矣。各緣由呈請，勿違。此看得文武兩途古出于一，而後少分矣。文以組豆，擯軍旅武以長戟，笑毛錐，不相能也。然文以禮樂脩治，平武以干戈戡禍亂，有相濟也。今天下恬熙日久，武備日弛，與宋室之聲容何以異。三韓弗靖，竟就轍而莫可誰何，則國之需武孰有如今日之甚者。乃台臺慮周，桑上戒切，衣袖下車，木衡文先較射，廣錄武童若而人，復其身，且擬上聞，著爲令，一時控弦矯矢，皆翕爾向風，慨然有武學之請。真皇明經世編

左官保疏  
五學  
五學  
平露堂

壯圖也。第當此兵荒文窟，內外交訐之秋，而驟議創建寧，恒事不暇及實，亦力莫能支。莫若以廣厲之心，行通融之法，學附之文序，不必更設之學也。官督以師儒，不必更設之官也。讀武之場，建射之圃，藉爲訓練之區，不必更立之所也。略文而有射，所爲激厲而拔擢之者。一如諸生例，則待以國士，有不以國士報者，豈人情哉。或者曰：天保治內，采薇治外，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其途原分，而學美以合，足不然。古者寓兵于農，以內政寓軍令，以敦說司折衝，比此而是。

今獨不可以文庠當武庠，師儒作武師乎，而況游武技于文墨之林，左陶右淑，日漸月摩，有飛揚之氣，而無詭竊之習，有輕緩之風，而無推魯之態，咫尺自植，已有足觀。又況進之拾級以登之，得當一面，則讓如公孫，仁如國華，雅如武穆，詎庸知不權與于今日也哉。則信乎附學一議，所可布之功令，以壯國衛者也。等因。到臣竊惟順天之設有武學，督以專官，與文學等，祖制良有深意。卽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每歲申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惟真順廣大四府，則虛無人焉。八郡之內，偏枯若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武，腹裏重文，非上斷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爲耳。今時不爲不岌岌矣。職待罪學政，倣會典及欽約申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孤矢而決拾，除文理平通者，職收人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弃。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職之初心，定欲令有用之文爲有用之武，而復兼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

生之實而斬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南所以  
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囊強武色衡水報稱擒禦妖  
賊多係生童職已概行分別獎賞外豫發人心全在  
此舉合無比照順永保河事例每遇考試職親試之  
儒童能中五矢以上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  
衣巾復其身卽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  
錄其能文者徑送縣試武科年分卽就此中起送旣  
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保定藺齊等  
處武生容職于巡行時嚴加甄別務使文成其爲文  
皇明經世編

名官保廉

武學

平露堂

武成其爲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彼此競相勸行之  
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于諸生郭子儀崛起于  
武舉也哉

王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六

華亭

徐子遠聞公 宋徽壁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王 海聖時參閱

楊忠烈公集

疏

撰擇近侍以輔元良疏

撰近侍

楊 連

頃該臣循職當以冊立繼體仰上諸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矯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公集

撰近侍

平露堂

吾幾敵乃見成功今時片語苟宜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板下太平麟祉紹休將庇我于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鶴禁宏開經筵肆被凡妙簡官僚以資聲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上大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官止巷伯實為政矣是故古者論教有法不惟重凝承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俱一傳之不勝眾咻也今經官坊得入

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于三接情終移于十案方正之嚴憚何如便僻之佞昵造次之開陳何如燕閒之凌濫聞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遠而道導之以戲渝馳驅在冲齡尤易異于心別道歡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間迎机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為夷久則汰水于石事有不見不聞感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習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知理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也環巧展戾者得以雜進焉臣際此大典安備引師保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公集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之職後談春秋實之盛而懣懣以近侍為言者以古者就傳于外處後世養尊于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升血此也見秀要而知陰生視盆水而議天寒机在防微事謀始寧被舞惑而慨之請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陳臣言可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糾參逆璫疏

黎廷瑞

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庭祇俱使令洒掃之後違者法無赦故在內

官惟以循謹本法爲賢。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縱恣，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室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克儉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切，無敢指名糾劾。臣竇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覲水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貞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李廷瑞三

平露堂

于在天譴擢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爭身資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遂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托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惟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自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字抑揚之間，判若天

淵傳奉而僞，誰爲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輯，勅通講議政事之堂，義成閭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聞，害豈渺小。以抄閣臣鬱鬱悶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璩、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璩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于柵下義斥鄭養性，立廢后封以宮禁。皇上尊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李廷瑞四

平露堂

先帝強年登極，一月寅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使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傾于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于亂賊，何仇于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二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



陷之削籍去。至今品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額子宗婦  
善聞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  
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感時有正色。立朝  
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  
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公。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  
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匱之。殺字。竊作。貂座之。私  
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  
宰。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  
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鈴。政掉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崇禎五年

平黨堂

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辜。矯旨勒令  
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肯亮以十四月而生。假  
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克母。是皇上又不能  
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  
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統電流虹之祥。忽  
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  
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  
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  
十也。至于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崇禎六年

平黨堂

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  
耳。豈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  
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  
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  
而實敢于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  
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復爲忠義者。其餘大小  
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  
十一也。因而欲廣願誓。今日計獎賞。明日計祠額。要

族無窮王言屢發近又丁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築愁繁怨欲恨吞聲又不止于墜地損用朝臣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陰錦衣明日陰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節目不識丁如切良銅製良材魏良即魏希孔之外甥野子傳應星等五族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力有何相業亦甚藐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面手滑胆賴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衆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口禁平人開稅也良卿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嫌害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壞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雖可爲礦大罪十五也王思徽胡道倣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二次拷掠身無完膚以一皇上右文重道秋興卜學而忠賢草菅上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于

壁官汙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制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今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僅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檢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叙政士僕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于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儔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所待矣而國脉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斂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發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今天下後世視皇上爲如何主大罪十九也故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釋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雖犬不寧而且血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陳君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快隨打網片語  
追惟則爲帖立下至近日之千中書汪文言不從閣  
票不曾聞知不理閣核而竟呈等造謀告密猶日夜  
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綱之碑不已者當年  
西廠江直之橫暴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  
東首未堵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  
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殷  
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回  
爲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平露堂

新城誠可作肩塢澤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  
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  
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  
奸相沈滄剗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  
中止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和  
家下倘或伺隙謀亂發丁時脫智者不及謀勇者不  
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  
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  
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

平露堂

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  
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  
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  
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  
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  
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  
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  
象乎寵極則驕思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代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  
自伏罪請死且間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  
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  
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  
虎兇于肝腋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  
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與長安之共傳  
其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俱  
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撫者撫左右旣畏而不敢言  
恨外廷之發其奸逐老逐領者銅外廷又皆觀望而  
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技藝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遂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中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急當敵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官中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危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官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磨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托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死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皇明經世編

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  
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  
電將忠賢面縛至 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  
法司速欵嚴訊多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  
祖宗法壞朝廷重天入卜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  
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容氏亦并勒令居外以全  
恩寵無復令其厚壽官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  
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  
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  
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公集

卷三

平露堂

書

與薛肩生道長

國家一片邊疆盡從節鉞之臣只是挨貢壤盡世間

不多有用人要盡從門戶之中彼此葛藤纏盡今世  
界已被此兩種相仿相循弄到事勢岌岌矣而濟變  
之法用人者尚不見時達一些而持論者尚不肯放  
寬一分接得手教知翁臺一見深心令人讀而欲泣  
喜而欲舞當事者各有此心何愁社稷不磐石鞏哉  
非弟漫語台翁當不以弟此語爲漫遊陽之事未必  
奴真阿骨打畢竟是應者失看總之不得人棟將練  
兵出奇制勝但取兵滿官滿挨奴之自爲安慶緒不  
求戎之爲郭令公李光弼也譬如病未必能死人而  
皇明經世編

楊忠烈公集

卷三

平露堂

淹淹纏纏好及聽其亡便難道此病便無治法只是  
糜粥將理一身白肉消瘦都盡他症再出如何下手  
重慶之變亦他症再出之一端也肘臂傷重漸延胸  
腹此處一客浩決腸胃胞絡又作何救護翁台速之  
一字真今日不候終日之至言矣大率計東西二事  
者都只要多兵愚意多兵只須有其實不可有其跡  
亦須止借之爲用而不以之爲主而我之爲主者又  
不只有一兵多專主慎重也川事不脫用土司而土  
司亦不當示之以太重而示我以可輕夫我之不可

以輕存乎其主之人是又不在調七省兵烏合與  
強從未必濟用且合在何時故東事不可緩然且諸  
支持西事則火已蔓延林木燃在鬚眉間手眼停擱  
不得亦須手疾眼快當場捷生僕法若待敵西江及  
全靠外人與止人眾挨擠都并脉着此事斷非翁台  
收拾不可卽以淮南與揚州兵往亦當無濟耳

呈明經世文編卷終

是明經世編

易

卷二

集

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問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單 洵質生參閱

魏忠節公集

疏

魏大中

懇乞聖明發帑以寬加派併較詳議調募團練  
事宜以杜訛萌疏

臣竊惟 皇上今日所與共保此宗廟社稷者獨民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魏忠節集 魏大中 疏

心耳民心不可重傷也傷心之久收拾已遲失今不  
圖更派餉徵兵茫無再計騷動天下欲以禦外寇乃  
在內不可不深慮也以臣愚計當首整內帑夫帑何  
以常罄也思 先帝之在東宮瀕危懼者數矣而神  
明護呵萬靈擁戴者數十年迄登大寶享祚不永此  
天意在 陛下也天意所在宜其休徵協應嘉氣四  
塞戎翟之倫解解稽顙而逆奴作難漸迫門庭爰爰  
有不及夕之惧臣不得其解竊疑大內之積皆當日  
豺虎四出椎山竭澤掘塚羅門逮官殺人吸膏吮血

所致蓋海內愁怨之氣所聚也怨氣所聚發為戈矛  
非盡散其積無由消弭兵戎疑為嘉祉計及今一大  
漢之除諸經費取辦額賦外其減奴所需需索仰內帑  
不以煩民目前無急廣寧者撫臣王化貞道臣張應  
吾臺臣方震瀾所請應即遣官沛發無吝至各移鎮  
兵道里費若干募兵費若干城池硝黃益甲器械費  
若干市馬費若干訓練犒勞費若干城中積儲費若  
干各衙門辦籌緩急巨細次第以請如昏昧叩門而  
求水火無弗與非獨洩海內愁怨之氣應天道聚散  
之常亦以壯羣臣滅賊之膽得指麾如意無提衿露  
肘之患無徒今日百萬明日百萬兩兩銖銖事事不  
暢貽異日欲用而不及用之悔也所謂內帑之當整  
者此也內帑發則加派省災緩之地當獨也徵師之  
地當獨也遇師之地當獨也宿師之地當獨也歲輸  
之地不但獨加派而已似又當賜以元年田租之半  
何也適年令牧爾絲焉或一旦有急睨睨小民慮無  
不疾視其長上而不救者重以徵牛徵車解夫解民  
疲於奔命度有事能為 皇上保障沉寗產處而無

他意乎。夫京師人心亦猶是也。臣故謂加派之當量  
錫而畿輔京師尤宜優恤也。恐尚未足以固其心也。  
至調募之事。抑又難言。遼左數年敗氣不復聞。調赴  
遼如往來山。進行之日。有對督撫大吏而悍不擇言  
者矣。近且擬朝官而募義勇。簡郡邑守令。汲於奉公  
保無貪派平民。如發開左。而父母妻子牽號頓跌。慘  
絕銷魂者乎。此最足以傷百姓之心者也。至徒募行  
乞費金錢而無益軍國之毫毛。又不待言矣。若國家  
有事。輒使土兵萬一不戒有輕天朝之心。跋扈自雄。  
不可控馭。不虞嚇噬。耶。神澤。植礦。貨。頗有徒。不戢且  
聚。而爲盜。竊之爲兵。不獨禦敵且弭內患。顧駕馭實  
難。招徠未易。幸今出募諸臣。咸忠智材傑之士。可無  
他虞。而前車往往而有。願諸臣慎之也。寧精而無多  
也。精則一可當百。少則易馭。費亦稍簡也。及其跟蹤  
首路。鑽悍不馴。土人見之。如遇強虜。朋淫抄掠。所過  
爲墟。往歲水兵助船主。每街不通米價騰踊。蘇杭七  
郡。抑價遏糴。幾釀禍變。且又善逃。逃卽爲盜。爲勝爲  
廣。皆不可知。蓋將領有利其逃而自爲。返邇地者。願

出募諸臣之慎之也。慎擇將領。嚴紀律。無縱其淫虐。  
而以傷一路之民心也。遼人善降。固內應。募亦客  
兵。淫虐。羞憤勃發。生不如死。致然爲今之計。接遼兵  
將之在廣寧者。悉沿三岔河而守。以禦奴。西寧西平  
西興等堡婦女。俱散至廣寧。入保。無固客兵所處。以  
傷其心。男子老弱者。以乘城壯者。盡籍而爲兵。以待  
戰。登萊以至天津。則廣寧之犄角山海。而西各隘口。  
以至宣大。則廣寧之後勁。而京師之後護也。均宜團  
練。主著若雄。遼子弟。遺意以厚集其陣。頃遼陽五六  
生員殺賊數十。結隊而行。莫敢迫者。由此觀之。厲氣  
所鼓。卽以挫方張之餘兵。固無常弱矣。移鎮之不可  
以已。以備目前之急。兼以爲擣奴地也。畿輔八郡。則  
京師之前護也。安令撫按督郡邑守令。計地廣狹。多  
以千計。少亦數百。掠板彈動習武事者。以忠力訓練。  
成一旅之師。平居則閭閻相守。無去鄉井離墳墓之  
嘆。聞警卽守。令親督與偕。來固無所事。逃亦易跡。  
事畢則散。以歸農甚便也。必守令躬督以來。庶訓練  
精也。此先臣王文成所以平寧廣人者也。京師營寨



可九萬人內善戰者可得三萬人今令九萬人而人與之錢士不如挑長材異能者三萬人而界之日三十之也餘六萬人可以備登陴派隊之需也嚴行保甲所得兵數萬人更散各處巡撫以標兵數千入衛而京師可安也日各邊鎮兵與八郡良家子可一呼而集也調募抵京者悉令詣三岔河以候人舉毋集京師畿輔間令上著者更飲其毒傷其心而吾民不可與守也總之廣調募不如練士著也調募之不可以已爲獨奴計也顧調募之害亦略具矣安所得廉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平露堂

勇仁明嚴發之將統之而觀無他害哉

今詞林懇聖簡立詠遼左失事諸臣以自爲社

稔計疎

萬謀回鑒者臣

臣等竊惟自有遼禍以來民間之髓血內帑之金錢文武將吏士女軍民之明臘祖宗之全隲敵剝塗音傷殘缺陷無不疾首痛心者大疾首痛心于遼禍即無不疾首痛心于噶達之人而首禍者誰李維翰也李永芳叛撫順陷張永胤之金軍沒無可赦之辟也廷楊鎬以經略而清河潰會安之陷不以問四路

出師庇李如桓仇桂松名將銳師計沒殆盡已又聽周永春鄭之范散兵分牧卒間開原無可赦之辟也其辟卒浮于維翰也遼濟之陷袁應泰張餘以身殉之河西之敗奴騎木薄廣寧而王化貞棄廣寧而西能廷弼自開陽與並馬而但西驅居民燔烈上委棄兵革輜重及民間之藏不可勝計而數百里封疆委之疏脫無可赦之辟也廷弼化貞之辟不亞于鎬也高出胡嘉棟者檄之援遼陽則遼撤之援廣寧則又遼天下未有一逃再逃而復可逃于辟者且是二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平露堂

者固遼臣之倡也邇樞輔遠繫臣一疏誠不知其何心皇上爲封疆深念本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姑待楊鎬能廷弼王化貞等以不死不死非法也以樞輔故姑待以下死知非皇上之心也昨諸臣朝審不在於疑之刻均註候旨亦足以見其情真而無可原矣樞輔在用兵之際或者假此以刷神其鼓舞然能廷弼之再出也中朝不驕子奉之高出胡嘉棟欲赦則聽其赦欲用則又聽其用乎而其效何如也有賞而無罰雖聖上不能治天下爲今之計

玄卽修諸繫屬以不失事于封疆者殺無赦不得觀  
異日之蕩平以俾脫康文武將貞仁地國存死地國  
生然後臨事而慎好謀而成不以 皇上之封疆僥  
倖耳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進或輕于一試退有不  
忍言者不可不爲計刻深念也 皇上之封疆重斯  
臣寮之情面輕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  
東之失人臣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山胡嘉棟  
遯熊廷弼王化貞明其逆因與俱逆而死事僅高邦  
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掃安可更襲其故而而不爲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七

著

答潘王 却何

日者大藩以選婚聞遣封之期何在水夏 天子特  
念周親與今歲所彙請諸藩同日册命不以大中爲  
過不肖使載節而南荷大藩顧念使臣大河以北勞  
逐之使卽踵相接也封典綏事又念使臣遠道風霜  
不以筋骨爲禮至日宴勞行日宴餞循之念悉以數  
百計且每辱使命請詞懇款殷勤再三而大中執其  
書生之諒懇不可移方恨計茲不恭未從原宥乃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八

無蜀之奢魯之妖爲大藩憂而遠軫銜避力獎王室大忠也建藩之始神祖眷愛特切廣置莊田連州跨省今閩東稍沒全隄闕傷在天之靈必有嗣焉不寧者而以食和衣稅之佐佑封椿之不逮大孝也以神祖之愛子先皇之介弟今皇上叔父之親而助遷爲諸藩先大順也設以數百金者爲無當於太倉之秬米而人諱初建倉寡用舒倍之十之百之惟大藩自命大義也數十年以來忠順義順憤積冠項大藩之心尚未自於天下本乃損國虧邊今海內聞且見皇朝經世編 卷之九 下 露步

與姚鏡初

三運利來

東南財賦之區敝邑在東南中翼尤獨重輻員才二百里而漕粟至八萬有奇其一徵矣先運法正耗米百石加九石八十而此一百九石八十者至都止交卸七十餘石蓋每百石有三十石之虛矣而旗軍何賦之有故誠米爲濫惡以圖溢於額外積胥夤緣

爲奸利奸里之窟穴其中者輒虛增以爲案良先日復一日以迄去歲加至十四石寢加至十八石而益之以尖又多方其名色如綱司伍長倒籩之類每米一石費銀八分積至八萬所費若干矣夫民之奸者少而良者多米之惡者少而善者多而民之民者與米之善者偏受勒于奸旗者多長此不窮不限之祖宗之法其何紀極康父母下惠廉得其實初冬即立限徵米時倉曰米不足將有折乾之弊病國米集矣倉之殿之至再至三曰米不淨將有泥耗之虞病軍米足矣淨矣運糧儲矣戎器戒矣行根緘矣曰如是而不堅持漕規或溢額以予軍病民不可以爲民父母而旗軍於去歲得志之秋則又騰敝邑以節節高日日長之號今歲遂有營撥敝邑以爲利者其故弄敝邑於股掌視如凡肉者驟問而驅失所懷來五技畢用以冀一捷其法假運利速故示之以吾且遲地方安靜故示之以吾且讓而康父母日止倉庾恬不爲動氣和而語諍曰吾之郵軍者已周矣今日惟有以官殉法今日惟有以官殉民會司理姚公祖行部

至臻見米色真無右嘉善者而旗軍亦覩康父母饒  
少愛意乃始捐志受教不四日而八萬餘根盤行平  
兌解神滿前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終

十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八

徐孚遠閣公 宋微璧尚木 編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江陰周榮起仲榮校

繆太史集

疏

終昌期

擬請 聖斷綜核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訟定國是疏

臣聞帝王制世常使臣下盡言而不使臣下煩言盡言者盡天下之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非可以一人之私議而掩之也故曰必使臣下盡言若夫言盡矣言之條理與言者之心之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十八

一 牛嘉寧

來已瞭然自獻于君主之前而人主復沉湎墨墨不爲之一刻則言者各以其言求勝至言者各以其言求勝不惟掩人之口抑且自掩其發言之心而天下從此多事矣故不使臣下煩言夫不使煩言者非排而制之也以言責名以名責實執之甚簡易處之自安和御臣之術亦不出此臣伏見 陛下深居以來

于外廷章疏一切置不問于是下無言之利亦無言之禍筆戰舌爭悶然於交戟之下無復人臣之禮臣甚竊焉當此時即 皇上慨然下一令曰勿多言多言者罪臣固知言者之不止也再下一令曰某言是某言非是臣又知言者之益誨也何也不核其是非之所在而強禁之又強以是非之名禁之人必不服臣以爲今之言者不過兩端或言事或言人或言事而爭或言人而爭其事與人之實必有一歸而言者各有所挾之名以爲爭端惟就其所挾之名還以其實責之則彼之紛紛求勝者皆可以片言而決如爭其事矣即問其事何若爭某人矣即問某人何若術類而推無事不可質對無言不可窮詰及其理有究竟議有歸着而 皇上出片言以制之以人主之慈淑人心之公而行顯白之令其孰能矯其後哉臣觀近日之煩言爲事而爭者十三爲人而爭者十七然所爭之意在人而所托之名必在事人以因人事復生事故言之枝葉與其事之葛藤相牽相附而不可斷割故曰多事也今欲省事不如省言欲省言不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十八

二 牛嘉寧

核其所言之事與人欲兼核其所言之事與人不如專核其所言之事何也有附于人之事亦有附于事之人與人與事皆事也如就事核事而功罪自明賢不肯自分煩囂自平若舍事不問而欲貶朝廷之尊曉曉焉與臣下爭人之賢不肖非藝則實矣唯皇上

之英誼不肯自處於襄賁也是故一切置之不問然不問而議轉劇事轉增人之所傷滋多國家之綱紀人才俱可惜也今其議端之所起與事理之所歸天下曉然上大夫曉然恨不得朝廷一處分耳而當事

皇明經世編

卷六

三

平露堂

大匣復一切多避少任相與徘徊觀望以聽其自鳴自止臣愚以爲失今不問長此安窮伏望皇上盡簡適年章奏下所司條議可否有不決者再下九卿寺省雜議之然後付執政人臣虛心折衷請自上裁則明旨出而人心服人心服而國是定矣

李侍御集

疏

李應昇

罪當巧於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微

君之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羅忠賢

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通

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皇上故切齒不平搔手相

戒漣獨冒死危論感悟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

加斥遂以正其竊弄威福之案忠賢亦應束身待

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

下刑與四布謬曰孤臣恣睢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

爲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

夫忠賢其不欲辯也于真萬真無可辯也于罪萬罪

皇明經世編

卷六

四

平露堂

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爲之辯

則中旨真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真可聽其妄立乎

外廷真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臣

真可聽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

聽其掌握乎好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

在乎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我皇上

英明天縱此固非皇上之意也皇上特念舊勞

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誘議劾詭說親裁昨

聞參疏到閣依然傳擬而明旨諄諄遂一一爲忠

賢任遇夫忠賢何敢欺。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  
過矣矣事則忠賢任之而名則皇上受之忠亦者  
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  
小信以固結其主之心假使臣深諫乎乃露蔽夫不  
建爲王振劉瑾者乃其深于爲臣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尚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畜豺  
狼剪其蹄爪而整于疎柔石壁之士庶之家有紀  
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睢歛怨而日事左右  
之嬖終一日有人焉盡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  
皇明神世編  
五 宇安堂  
走姑與優容然上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  
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  
賢不去則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  
以全其命而解其燭影之疑卽爲忠賢計亦莫如早  
自引決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皇上  
日爲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  
射縱多方藉口日計防川鬼神忌避物惡其上九廟  
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劍者哉嗟

乎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  
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李東陽尚  
書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忝列言官不敢作  
寒蟬仗馬特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九十九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還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南

顧開雍偉南泰閣

侯吏用疏

疏

劾客氏疏

客氏

侯震陽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侯楊一公集 客氏 一 平露堂

生 客氏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侯楊一公集 客氏 一 平露堂  
山陵峻峭出宮來有明古不必總總過計爲也旋  
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疏 聖旨寬之而不責

職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時出君臣于  
是舉手加額突奉今諭職且驚且駭謂此有所屬托  
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  
耶職又不敢信 皇上因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  
且以其身在有天下而不忍一保嫺至忘寢食明告  
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  
幼外之則有疑丞輔弼內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速  
兩宮稟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維持以節留精神

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嫺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

上一身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

託之身也詎一保嫺得私其恩天地呵護之矣祖宗

付託之矣而首于卽位之日悚以違警告以災傷兵

動九邊俯躬四海此又天地祖宗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卽宵衣旰食夙興夜寐論

文武諸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

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兩母后棄

皇上于前詩舞勺之年 先帝二十載青宮三旬紫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侯楊一公集 客氏 二 平露堂  
極條忽崩殂頃雖升祔禮成寶篋未築有司宵露職

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襟窮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

綿綿與哀枯樸頑痛者特外廷遠達無由得知而又

反有憶泣保嫺之諭甚矣爲聖德之累也今夫諸王

公主至親貴矣宋邸既開叩關不易奈何獨使么麼

里婦狎近至尊哉憶職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崩

千官雲集獨一乘軒在後巍然居中道路指目咸曰

宋聖夫人客氏靡不舌擗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

職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長跪路旁望塵號慟驚



問之有錦衣臣驍思恭曰此先帝阿媽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職明然典數同此阿乳之功薄者使行路猶儉厚者能不盈滿招忌女德無極皇上卽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出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義且皇上始而徘徊未決猶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開卷機筭之身何得輒視聽况中涓群小內外鎖連借叢揚寵有不忍言者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三

平露堂

糾輔臣疏

今戎馬生郊議論盈庭况當主少國疑奸嚮旁弄之始所倚藉輔弼大臣不啻險道之轡中流之楫宜何如品行始勝其任奏輔沈演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練兵以行期靡費無數金錢溫授無數官爵業經諸臣參論至擬之亂賊篡弒臣謂演卽無其心不可不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納權璫交歡阿媚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暗裏機關將朋謀而反覆臣政擬特糾而諸臣再疏已上似可無言及得其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四

平露堂

辯疏讀之理屈詞窮机鋒肆出尤不覺戕裂幾指天下豈有兩奸首尾各自供自吐者今諸臣言渙交客氏渙曰請問諸客氏言渙交盧受渙曰請問諸盧受言渙交劉朝渙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質對之法否有此辯白之体否明遮明護復自認自招想渙下筆時亦當神搜其手至詆惠世揚爲速化屬韓敬主使了不相牽緣何插入又謂明斥熊廷弼招忌夫弼干犯國法自不可諱今之明斥廷弼者多矣以公事起見雖議論不齊何妨互謬渙得罪公論恐不關此爲此語者將挑釁乎將借資乎問學變化益不可方物臣不意聖明之朝有僉士若此昨歲閣臣劉一燝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短淺作用全疎王安一案臣嘗諷其明目張膽爲皇上剖陳以去終是含糊隱忍臣至今恨之用王安者且不免于机彈用殷王安者當借何題目如渙者始終本末原不與一燝同倫皇上若復曲徇故套賜映不早臣恐其內外鈞聯舞机弄智更有不可言者矣臣因有責于元輔兼向高焉向高再起東山重登極席海內喁喁想望半

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  
以避謗爲高偶有相規輒杜門求去然則聖恩眷  
注謂何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捷徐光啓之且不必  
起也夏之今之以詰好黨罰也燭竈情形尤甚彰著  
不爲救正何爲者夫惟首終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  
輔爲播弄之行徑渙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  
渙又且端責于向高者向高直在無可推無可諉之  
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  
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以和衷集賢哲之議以獨斷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五 平露堂  
機宵士之覬使中外知所倚賴而輟事猶不至决裂  
不可爲也嗟嗟政本至今日難言矣有某垢滿身曲  
借徑資之沈渙固有聞言克耳直入綸扉之史繼借  
宅撥重地恐轉成一頑鈍苟且之世界而卓犖奇偉  
爲國家樹非常之烈者伊何人哉臣草疏既就廷  
對屆期姑緩一日而併有感于會場主考一事內批  
與外擬忽異通國喧傳亦舉疑渙提弄一箭雙鵰與  
陳居恭疏同一机局渙果有之可謂心勞日拙如其  
不爾何以絕不相蒙之事備舉而端諸其躬此亦可

以定渙之品矣少朱國計受命之日爲時既迫固辭  
恐妨大典今已變役亦似不妨翩然引退蓋流傳千  
古畢竟爲壬戌主裁旨從中出非所以爲名也國  
祚能決去就于幾先留此一綫名義不亦休乎國祚  
清恬人也臣故以此言進觸邪無忌自臣職掌乃概  
爲諸輔效他山之石極知狂顛但生平自計孤行一  
意有懷于中諠不能嘿統祈聖明昭察  
楊方伯集

序

楊師孔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六 平露堂  
大中丞聞公晉司馬暫留撫滇序  
句町界在萬里外臥龍公用兵如神僅能辦以擒縱  
宋祖雄邁一世尚兩畫以玉斧我二祖神聖疆理  
恩威淪洽彤彤垺中原藩圖運者益州豕突群駟歸  
翻印第峰熾盤江赤白羽無聞爰爰流雲遠隨馬腹  
天啓聖明特簡我聞公界以節鉞公慷慨辭家叱  
馭前進飛揚三楚驅馳百粵秉鉞入滇鷄犬不驚壁  
壘收色灑烽煙固域寧肅將吏備校狼狙夷獯百惟  
咽喉碍百脉俱病秘授方略慨復普安安南威尹王

保巨寇盤江，破竹而下。酋長負隅者，皆願通道乞降。以贖往愆。滇黔呼吸貫矣。旣思回輿，旋航而視。尋曲交間，如設科。張世臣者，稔惡爲嚆矢，留之養亂。且生戎心，靜簡驍將，嚙運沉板，或入虎穴，探囊取之。或設香餌，網羅致之。綠林幽菁，間自見。咋指噪息，諸夷首猛將精兵，無不就公胸。指東川，祿夷蜀酋也。疆土不廣，界我肘腋。兵馬爲六詔雄，以逆良肺，噤患滇。非一日，卽士戍擱人，尋武洶洶，不至摧陷者，一戰之功。咽喉附尻，置之末卽，患急則爲害。方大公乘旣勝之威，制其死命，少寬縛索，問譚行于左右，恩威置以赤心。酋果不能出吾彀中矣。不城爲滇，蜀黔要樞，西界鹽倉，北達東川，四面孤懸，逆良窟穴也。向爲孔道，今作龍淵，策黔事者，必以復雷爲先着。公不激不隨，達上將挑精銳，備糧食，儲城具，不數旬間，巍然百雉。壯我金湯，三首震恐，視爲必鋤之藺。適道良擒獻巨寇，任事役，爭功成，築水藺合謀，共犯堯機，彌山戈甲，遍野誓必飲馬昆池，日中已無滇矣。聞者股慄，公不動神色，着着操先在，存破敵每取勝之際，間不容髮。

三省總士大戰，頭令赤甲如兵，流血成川，喘息宵遁。人方頌不世奇勛，公咲謂曰：此尋常定着等之久矣。微論晉接間毫末常德色，卽上封事，不虛一綬，不誇一詞，不佞某管籥之見，卽在字下，最深且久。寮屬輩謀一言以紀盛美，不佞某職操觚，未能遜不敏，邇之往品，得二公焉。其老成持重，似趙克圉，沈毅胆識，似范仲淹。當克圉馳至金城，先零罕開解化，作約議論紛紜，公定策必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后先零果望見大軍，弃車重渡，湟道扼狹，克圉徐行驅之，曰：窮寇勿追。赴水溺死者無算，兵至罕地，令軍毋屠聚落，罕羌喜曰：漢果不殺我矣。罷騎兵屯營川，罕能坐困先零，千古誦詰謀焉。詭聞老子請修承平承平等十二誓，先漢氏相踵歸業，當其禁大順城，據后橋川，遠誠腹中，密遣了純佑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往。至桑遠飯築皆具，旬日成城，白豹金湯，皆不敢犯。壞慶自此寇益少，魏公經略招討，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判官尹洙嘆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

兵宜置勝負于度外，後師沒數千人，號呼馬首，韓公不勝悲憤，仲淹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及其用人，謂邊事未寧，尤宜使遇活人于死者，必令生而報恩，榮入于辱者，必盡飾而雪恥。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番將率問之，必頌吳賊歸順，再見其家人之情也。狄青器度深遠，謀節下奇之，待以國器。古今頌知人馬，東川之下，良輩當先零早亦公沈机卓識，必寬其一死，而弄之掌股運者三省賊大犯，日以名馬金帛飛騎如雲，坐守東川，竟不應一卒，且以其情實一一輸我，大寇之羽旣剪，肘腋之患已除，此破賊之最先着也。富炎爲賊必爭地，置之委轡，城之樹敵，公簡任將卒，密儲糧餉，經理規則，預辦灰石將軍之令木下，板築之具齊典，不日告成，賊騎已臨城下。迄今災方城松林城亦佐城，平夷城呈貢城石屏城連挫狂鋒，先零諸賊之胆豈非龍圖公城大順十二砦之故智乎？此破賊之最穩着也。夷種以射獵爲日用，殺戮爲生涯，我不利用之引而歸敵，且費餉以飽老弱，供扣尅毋寧得死士也。公拔識吏將，無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九

平露堂

不一以當瓦，忠勇效順，且其部落皆父子兵，方大敵屯，象馬机緊萬騎辟易，無養兵之費，得用兵之實。此破敵之最要着也。大將偏裨，并起白田間，即拔自行伍，貸之俘獲，干城寄重，貌貅色起，富炎堅特有張許之勇，尚能濟事。馬龍大戰有周郎之妙，各出其奇。范孝子之器狄青，貸延德何以道之？此破敵之最緊着也。逆賊奔北，議者謂宜截歸路，隻輪不返，公曰：「敵衆我寡，今窮矣，勝之不武，挫且害大，但令其自相蹙踐，即先零渡湟之勢，最可虞者，師行糧食，枵腹而戰，孫吳不能以禦敵，演達天末，疾呼則明廷不應，環顧隣省如焚，能天雨乎？鬼運乎？公以屯馬爲六軍性命，精嚴經制，釐正貳隱，樽節愛養，如克家救歲制針頭，取喉上膏，成無米之羹，而運不竭之源，未受內帑一錢。大儲一粟，而能使全軍宿飽，泰凱頻仍，此又最急之上着也。豈非屯田坐困先零之遠猷乎？上下古今，英雄作用，印符券令，真如困手奕，不必着着驚人，而能立于不敗，神醫治病，不必目前取效，而能獨于不知者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十

平露堂

烈象傳

烈象

步有以一着係安危，一物間成敗。居恒視為平平，而  
識微主帷者，尤必謹之蚤焉。歲乙丑，當霜烏聯水蘭  
人舉憤兵再出，雖聯四省，震驚六詔，目中視昆海一  
盃，不足當飲馬矣。懷山彌望，峰峰繞帳，雲連風將各  
王，望前鋒惴惴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  
尤銳，鋒不可當時洵兵象馬助到，有陸姓小將，銳若  
初生犢，上者置之此路，非無意也。鋒亦未接各營面  
面，無人色。主帥叩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面  
車明經世編  
萬騎奔突，掛山倒海，陸將兵不滿丁，幸陶有名象一  
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机，深伏小壑，鼻中飲水，泥數斛。  
賊騎恬不知奔騰而下，象笑出咆哮號吼，躍起丈餘。  
萬馬辟易，鼻中水泥噴作雲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  
舉足踏賊，人馬俱如麋，復用鼻捲一悍賊，拋向天墮。  
地踐蹙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追逐，喊聲四起，馬  
奔空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銳，我兵刀劍儘敵肉。  
沒聲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此勝者。大且  
速且全者，抵暮收兵，象尚勃勃具餘勇，馬龍通城百

姓携壺漿，匍匐食草，象稽首百叩以謝。次日創發，病  
通體出箭簇，計三升餘，鼻中一矢毒甚，遲人日象盡  
瘞矣。嗟乎，據三酋惡讎，六詔兩邊，只拉枯朽，中外涸  
酒不可保，得此一象，滇雲數百萬生靈轉危為安，易  
亂為治，間不容髮，就謂象之功可抵朕嗟乎，設使  
知有人，我知有象，窺知有趨避，必懂懂于勇怯，即忘  
人我象寡趨避矣。藏伏不深，沈机不預，敵必因變設  
奇，勝敗不知誰屬，所謂無心合道，善藏為勇，不意于  
一象見之也。馬龍人業已封塚立碑，余代苞守安善。  
皇明經世編  
聞見最真，胥表出之以告黔陽臣子之留心封疆者。  
捐軀報國，必先忘人我象一物，且堅大功，矧具七尺  
靈，萬彙者，肯出此象下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卓尚木

選輯

徐學謨閣公

周立勛朝南

何剛慈人黎閣

文閣學奉疏

疏

文宏孟

國步艱難疏

致陳尚書

臣聞古語有謂眉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書眉火幾於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疆虜

皇明經世編

文閣學奉疏

平定縣學

隱禍方深，徐淮一災，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

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惟憂之憂，濟濟斯行，未見

腹心爪牙之足高，紛紛兵餉，惟聞瘡痍溝壑之堪悲

感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真大小

臣工戮力同心，嘗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  
文印 皇上具爲堯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  
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而日銷日削，將瓦解  
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明知  
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

將沸而遊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  
而自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

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益  
常人之情，激於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  
於顯庸，即道德之士未免流於迂腐。皇上味爽臨

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  
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卒，費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明？臣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  
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奉事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

皇明經世編

文閣學奉疏

平定縣學

奏 旨某部知道，則其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  
白事，職科彈者科彈，職條奏者條奏，制衡宜獻可

替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  
焉雷厲風行，曾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縛達即

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  
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

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健，健揭帖一  
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退，畢朝儀安取此

驚行牙繡，腰金橫玉者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於

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讀鋪敘文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間格則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問隱微無不諮酌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昭奸佞詐詭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衆小怠而欲休經傳與謨祇成故事安取此正多壅紳於書簪筆者爲也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

皇明經世編

文相國疏

卷之三

下露堂

洽則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熏蒸自不越於中涓常侍之口類夫大君照臨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申有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呼嘯更乃致諸藩之停計思膏久壅園弄家範盡箴之爲升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纖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烏嶽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

共倫安於無事全廟算何以張挾伐之威操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總憲鄒元標行矣貪院馮從吾杜門矣首察家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三朝總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皆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未平可爲永堅亦未有以明告我皇上者耳夫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劄籍歸農頒增品室策蹇出都人謂使於

皇明經世編

文相國疏

卷之四

下露堂

驛被朝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九卿也夫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巾紳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皇上之洞鑒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挑爭辯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擊時事貽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皇上一身故敢不避譴呵賑陳時弊倘蒙睿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靖廷已報疏

臣一介庸生懷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  
觸通端即賜賚翰林居左職削奪復加恩惕憂虞幾  
無死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間還之史最  
叨侍講帷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日輒焚香告天  
願一言半語獲當宸聰則卑涓埃仰酬恩遇而才智  
疎淺啓沃無能竊聞帝日之學與經生學不同必  
期經術經世乃爲實用及復聞陳本管不與時事相  
關切也臣竊見自逆奴肆虐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  
皇明經世編  
臣一介庸生懷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  
觸通端即賜賚翰林居左職削奪復加恩惕憂虞幾  
無死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間還之史最  
叨侍講帷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日輒焚香告天  
願一言半語獲當宸聰則卑涓埃仰酬恩遇而才智  
疎淺啓沃無能竊聞帝日之學與經生學不同必  
期經術經世乃爲實用及復聞陳本管不與時事相  
關切也臣竊見自逆奴肆虐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臣一介庸生懷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

觸通端即賜賚翰林居左職削奪復加恩惕憂虞幾

無死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間還之史最

願 皇上洞晰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言難而衆音

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蓋天下客有無才悞  
事之君子而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  
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奧援而思辨去矣消長剝  
復之關甚可畏也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爲六卿  
之長獨蒙 皇上不注而假竊威福倒置用舍顛弄  
朝權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及取非獨左右  
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日用舍不消于倉卒則  
國是定而王靈鳴威福不假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  
皇明經世編  
臣一介庸生懷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  
觸通端即賜賚翰林居左職削奪復加恩惕憂虞幾  
無死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間還之史最  
叨侍講帷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日輒焚香告天  
願一言半語獲當宸聰則卑涓埃仰酬恩遇而才智  
疎淺啓沃無能竊聞帝日之學與經生學不同必  
期經術經世乃爲實用及復聞陳本管不與時事相  
關切也臣竊見自逆奴肆虐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  
皇明經世編

皇明經世編

臣一介庸生懷蒙先朝拔擢感激國恩矢圖報効疏

觸通端即賜賚翰林居左職削奪復加恩惕憂虞幾

無死所幸聖明御宇日月重光詔起田間還之史最



諫披鱗，獨忠報上，赤心任事，還將純良，信賞必罰，一簡之中，三致意焉。誠見于今同步方艱，夷氛正惡，大小臣工，當爲在山之虎豹，不當爲處堂之燕雀。當爲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視國如家，際見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尤死不同者也。然臣之白爲謀，則已拙矣。官非肯堂身無立石，復游清華，循資上進，豈非便計，而感憤時事，痛不能忍，亦謂臣今日餘生，皇上所賜，仍欲以此餘生，仰報皇上，不以數年摧折，變其初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平定縣

耳聲謀方，概首授其鋒，此疏一出，自有全理。秋曰：講期，自不能復瞻天表，稍獻微忱矣。然使蒙皇上回臣之言，洞然肯察，內除姦倭，外攘夷狄，克昌大業，奉奏中興，職雖微罪，有餘榮焉。

孝思無窮疏 改實錄

臣猥以菲才，備員史局，頃因纂修，嘉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先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間外，誤甚多，而忤謬之大者如：先帝之開立，所擬擊紅丸大事，皆咄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盛，天啓二

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竣，逆案未成，閣臣黃正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秘，沈右渠之穢者，要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平定縣

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開封，敕妃嬪嬪以寄相思，皇衷純孝，獨慕彌殷，薄海臣民，咸爲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使今日編纂，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手，視爲幾圖，置不上問，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其甚者，上責庠覽，云當命哲之曰：詔誥恩養，誠然負震器之重，儲官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

先帝開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三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乎已而爲之縱星心有主未忍言夾日之攻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方乃謂浮議外溢無端蔓引一語林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構讎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云四十二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棍入東官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語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靡稽其貌向足點黻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捏謀危東官之說詞連二瑄科臣何上晉行人陸大受工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怒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梃擊一案也卽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點黻而必欲以風靡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奏張差口詞指爲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怒則必使東官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論空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違制初張差狂闖齣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靡皇祖是其奏請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讎廷黨因以爲利借他事讎廷元未幾果顯攻風靡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于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死者逆瑄欲借爲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有之也幸聖明御宇健兒死尚給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靡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云張差闖入東朝言者紛紛御史劉先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詭爲奇貨居爲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林殺忠義矣夫抵闕官一事梃及殿簷近侍俱蹈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平常不當根究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九

論空

以爲倖一獄史之任此何心哉要與邪說宜改正者  
四一六方 上疾大漸召李可均并趣和藥悉出

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其見其後有造爲許止不嘗

藥之論華小附和器然鼎沸汗蠟君父幾成晦暝

之世何正論大明事說漸滅且云李可均往來思

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

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殺杖殺方士柳

泌益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顧其主之長生

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寬今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李鼎 史記卷之十一 子路堂

可灼進藥而 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殺人律有

明罪况誤傷 天子乎此卽肆諸市朝亦人情所慨

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

回籍此何以解于天下後世且官閣之中傳奏姓名

豈遂不可窮詰猶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汗蠟曰晦暝

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

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啓三

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

悖一代之褒貶可憑而千 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

方今夷氛未靖四鄰多難或謂臣言非其時而邪說  
之害甚于夷狄自古記之矣況目前止孝之 聖主  
永言維則何敢不解職職堂仰佐涓埃

皇陵震動疏

頃者流賊不靖毒流五省乃至侵犯 皇陵焚燒禮

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死臣等之秋也顧不亟

滅此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

戡定之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從來未有天縱

聖明如 皇上勵精求治如 皇上而紛紜梗概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李鼎 史記卷之十一 子路堂

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

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幹蠱爲

詞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 皇上御極于

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

先甲之維新而于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巳之

際宏緒諸臣秉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魏甯陸梁以致

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于今終種漸芽蔓延滋長

孤陽時翳于陰暖砥柱莫挽于狂瀾題題或囂舞于

離明狐鼠且縱橫于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

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卧之地敗獨無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感廟號之懷上子嗟東濕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言此又致亂之源也是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卽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飢饉父母凍餓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揚功令之嚴畏叅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詩經

平露堂

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其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懷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卽如流賊一事驟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計既失一大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

皇明經世編

文淵閣

詩經

平露堂

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戡亂亂何由弭真可爲慟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遊此不世見之異世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鉄鎖之誅磨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盜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寧者也

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已之懷接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定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專意以牧民豈弟循良不攢眉下督責徐議財源之濫

無徒竭澤之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群  
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之良圖理財用人非無人迫  
重籌必得其策則德隆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  
人情日皆悅服盡之象曰振民育德益振取湯滌之  
義自有倚救之方若復委疑不決施惡不張俞弗無  
聞而但云已有自矣方已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  
忽悠悠將安底止臣初蒙聖恩招集思効自恨白面  
之書生莫副丹心以報國恩憤交集涕泗陳言仰乞  
皇上鑒此愚誠寬其罪責倘務差可採願許非不遺  
臣無任戰懼激切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

卷一百一十五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一

學

陳子龍臥子 本微壁尚木

選輯

徐子遠聞公 李 雯舒章

唐昌世典公泰閣

姚官詹文集

疏

姚希孟

代當事條奏地方利弊

二吳利弊

吳郡財賦甲天下自先代名臣周

忱王恕輩多所請減而今猶與各省相低昂論其地

皇明經世編

姚官詹集

卷之一 平露堂

之所出大都民得其六官得其四同在版圖之內而  
取於吳者獨厚即吳民習而安之然在國家不可無  
寬恤吳民之心非寬民也正所以實 皇上之外府  
使源源可繼也自奴酋發難大農告匱而加派之議  
起平日之厚賦運天下異而有事之加賦又與天下  
同嗟此遺黎寧堪竭澤今行之五年矣夫此敲朴號  
呼父鬻子夫買妻者若以果介士之腹復何憾乃輦  
輸塞上平入旁廬半歸移家而財賦根本之地馴至  
十室九空人見吳地貨物充採採邑繁麗遂以為不

潤之倉烏知自葦紳以至富商巨室田支數千囊除  
千鐘者幾家理有之而萬日耽耽能以一富乞窮貧  
之中安危常保否也今天下貧困極矣其名不食而  
實貧形不病而神病者吳為甚及今不為節養將來  
必成潰決願主計者深長思也近竄省臣違事必不  
容已一疏稽覈兵餉甚詳除各省直蠲免留用外其  
加派銀僅三百十萬而供山海關及各處新兵與款  
庫諸費共五百二十萬誠為不給然當庚申辛酉間  
議兵至十七萬有餘議餉至八百萬有奇當時督  
皇明經世編 姚官詹集 卷之一 平露堂  
那情其稅契各項以其助軍餉不專倚重加派也且  
其直之加派四十三萬兩何以獨徵特恩而恨本重  
地日夜敲骨斲髓民膏血以克涸厄職不徒為小民  
痛實為 皇上痛伏望聖鑒發德音將以前未完之數  
作速蠲解今後或蠲免或減半方今中外諸臣其憂  
乏餉而職乃請減餉實以江南財賦所出當留其有  
餘不盡之力耳  
一修武備 三吳自島寇竊而後幾及百年民不  
知兵甲習蒙茸戈戟生繚萬曆二十九年稅增聲繁

數十少年焚殺丁白日通衢中官有莫敢誰何昨歲松江一帶說言尚流入姑蘇幸先事獲戢而近者毘陵又言發覺矣如此景況可寒心大司衛所官軍以外軍門則有標兵各縣則有民兵劉家河吳淞江等處所屯營者皆號是但之族而緩急不足恃安用兵爲紀皆將領不得人徒以腹誦爲事一腹誦則猶鼠自耳老弱不問疲瘁不問道情不問影占不問食兵士爲而不得一卒用耳是在不特閱視凡弓馬器械隨擊比實士卒不練軍隊長隊長不練責營哨等官營哨不練則智累遞上輕者鞭笞重者逐又重者題參嚴治至於侵剋月糧私入囊橐者一一繩之不少貸凡士卒中有筋力號勇或試之擒盜有功或屢使比實無出其右則破格優之如京營食雙糧之法蓋端人自不如猛士一緩急可賴之人在精不在多也若衛所官軍之設祖宗初意本爲民社于城而今自轉輸饋運之外無所用祇以孱弱不堪鞭策耳竊意世戍之後子孫繁衍今但以長子長孫入伍其餘丁則去而爲四民之業故有瘠殘荷戟而

闕虎者趨近市井國家旣以軍不足用而募民兵何不就衛所餘丁之內而抽之募之誠得一人即厚其廩餼與民兵等而免其若伍之軍仍戒衛所官優恤厚蓄之毋役之如傭奴而黜之如糞土於是丁衛所有精兵而民兵不必設即民兵設而軍與兵合爲一毋令坐糜者在軍而捍禦不虞者衛在兵如此則練兵之餉亦可少減若郡縣之民壯固有司之覘兵本以備非其職也竟當付之練兵麾下或正官簿書執掌不能司軍實而練兵官多遊手之徒不舉任使則譬估筮中年力強盛廉能素著者名貴以訓練之事依有績可紀將本官破格登者問其功名之路至豪右大家或有力能庇奸財足聚衆而捷同百足之蟲巧如三窟之兔選卒不敢偵部邑不敢問是在賢有司無遺嫌怨無徇私情無憚喜事之名無徂目前之便不必驚擾地方而掃除地方之蠹不必張皇耳目而照見耳目之先思未雨而微霰每徒薪於曲突以仰佐金甌共維磐石此職慘慘把漆之憂願在位者有同心也

興水利

興水利，助于宋范仲淹及夾漈單鵠

諸書不齊耳。然宋漕江南有萬石，今蘇松常嘉湖不丁，四百餘萬石全出於水田，田之旱澇雖曰天時，而以人事計之，則年歲澇太湖一節，太湖廣袤八百里，西受宣猷市受生湖，廣德數郡山水向在宋時，蘇松嘉三府當其下流，所謂是松江婁江者是也。自宋海塘以來，惟蘇州一府當下流，三江故道漸浸，汜濫，此八百里之水皆從太倉州劉河常熟縣白茅塘出海。故一渠通則數郡其利三。宋塞則湖水之逆溢于杭州，橫溢于松常嘉者，各十三。而順溢于蘇州者，獨十七。故因風倍增于舊，而水害亦倍增于舊。古今蘇州一府是也。按會二渠，劉河出口雖渺大，勢尚遠，白茅塘近咸平陸，又矣。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洪水，江南幾化為魚，而蘇州特甚。蘇州屬縣太倉嘉定，傍劉河者，猶稍有乾土，而長吳崑崙尤甚，則皆白茅塘津塞之故也。即年當大飢，而四縣呈告水災，亦繁縷不絕。歷稽故蹟，國初至今，澆渚白茅塘者，水渠則尚書夏原吉一次，大順則侍郎李敏一次，弘治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明許都徐賈一次，嘉靖則尚書李克嗣一次，隆慶則

都御史海瑞一次，萬曆則巡江御史休應州一次，而其餘小器大約數十年一次，未有廢壞之文。如近年者，夫水利不修，則田蕪穢，田蕪穢則國賦無從出，而民胥為盜。前按臣許貞曾具特疏，然卒於具奏而稍畧。白茅其後，并吳淞亦寢闕者，以工費難措耳。今欲費資而功倍，則有五代錢氏鑄掃帚之法，用兵船百艘，舟尾置鐵掃帚，大風帆於上，東風使西，西風使東，掘其底之泥而浮之，化為溝瀆，東流入海，積以歲月，水底自深，仍用荷明水利廳官親用木竿測其深淺，若何則知其勤惰，若何從而賞罰，殿最之。此古人已試之成效，可以佐奮鋌之所不逮，亦非盡廢奮鋌，行之有驗，即吳淞可開，不獨白茅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六

書

條上韓老師書

柳城法

都城中遊手無賴之徒，號為把北，平日以擊鼓頭生事，計人為業。偶一有警，接臂而起，乘機劫掠在所必至。官及口只召募為名，遣一忠廉兵部司官或鹽弁



中可委任者主之將此舉救之當下彼其英雄者善於自見者亦且為之計慮矣必以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不必相其用然此輩以禦亂則不足以生亂則有餘不可不早為之所也更有二節罷周官吏由入河審談兵說劍旅食京師有所望而不遂聞國家有事言動習室或播煽流言訕謗當事或虛張勢要慫恿人心此影捕風以耳傳耳其中更有乘機邀會或自己呈身或代人營幹若下驅逐之令益滋怨讟之口宜於召募之外陽設異才雇用之科以招

皇明經世編

姚官庶集

卷之七

平露堂

律之如餌一官觀其後效勝任與否賞罰並行此舉既入彀中則募弱細民莫敢悞所則詭言息而輒敏清可徐而誅賊守之計矣嘉靖庚戌之變咸寧侯仇鸞先以大同募三千騎至保定都御史以五千延綏以二千後官司遼陽山西援兵漸集京城始固今宜大方有種勢不可輟即奈中諸撫其無事之地也昨聞欲調山海兵萬一門門虛糜復潰陷而入誰任其咎不得已庶幾責成于天津直保定姑型數千均入應邊之則山東河南現存之兵可飛檄調至

今直都者吳湖廣所嚮或恐其從通州或疑其從三河順義則當於通州照舊設一大臣為都城外護而昌平陵寢所在亦宜宿重兵衛之此苦急者也向者歲年甫因募兵一事守內騷動人皆以此為戒然勢之緩急不同不可懸以廢食但使募一人得一人之用即以今日之養老弱疲敝與夫養長壯養驍夫之糧而飽勇敢之腹毋使貪紳奸弁借之為溪壑取之故額有餘六

議

皇明經世編

姚官庶集

卷之八

平露堂

條上當事

柳城明守

一通州此時無虞當急為運糧計糧取之西山猶可源源而入萬一倉糧告罄萬口嗷嗷何處告糴廖之不門糧子通此天奪其堅也可委置不收乎一內外各門內九門城高而厚火器布列齊密兼有礮石等佐之可恃無恐外城則卑而薄越數環始置一砲老弱疲瘁之軍朽甲鈍戈失伍離次若有薄外城而攻者甚可慮也國家置重城以資保障乃守外者既以為平日點簡所不到離披潰散種種疎虞而

守內者又以爲城外有城尚不勝過計內外交護而兩不足恃夫守內不知守外萬一重城不戒則人心動雖雖內有金湯之險恐不免瓦解故上丁情仲常以外城爲上前偶到彰義右安永定三門自一二王攻外凡分派守門者不見一人惟有諸中黃警嚴呵衛而已何怪乎上之重內而輕外也

一城外關品字坑以禦胡馬言之屢矣此事極易辦起民大本不難今各門原不時啓閉即命守城軍暫下城爲之入掘一坑可填刻而就也

聖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千露堂

一城外高可二丈築砲其上臨時施放即舉砲下垂度其勢必高出一丈內城之高又倍于外城剪一人騎高不過八九尺足飽多從頭上過河濟於事若向卜太垂則又打入地中此事係畏老條陳甚詳必當預置城下挑壕築牆如拱老所議而築牆之上即取之丁品字坑真一舉兩便

一內使在城上一切人俱不得上城啓閉極其謹嚴足以佐替弁所不迫然慎重太過心不通變有兵部調遣之說而遲至數日不發即昨日測之論所謂四

難者此亦其一焉將來俱事不小所宜速爲奏明以通軍情之往來

以上數款皆城守之事總末務也目今虜似退矣退而不議剿襲使其飽所欲而去則無以制其後果其一一出口而邊牆不修遵化不復關門無重兵以爲捍禦寧前無奇兵以爲牽制則無以杜其求至於再來而天下事萬不可收拾矣督師縱寬豈日無罪但謂日一番舉動未免草草致祖師竭去噬臍何及然念念欲招迴祖師而養成邊將驕蹇跋扈之氣其禍更深即今已有謂之不行令之不前者矣此事第當仰成軀輔使其隨宜措置似不當屈朝廷之體以駭悍帥之心閱內閱外日夜隄防而速速挑勁兵委大帥上良沃安瀾之間蹈前飽淫虐之虐而戡之此機斷斷不可失亦斷斷不可緩也

論

聖明經世編

卷之九

千露堂

建夷授官始末

建夷授官

萬曆十七年九月甲寅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揮奴兒哈赤爲都督僉事奴兒哈赤有建州女直亡金之種

類也其族有三曰建州之酋曰阿魯阿魯曰野人女  
而永寧初野人酋長來朝已建州海西後先附置  
建州等衛一百八十門設奴兒十都司以統之官其  
酋都督以下至軍無有不以金元世無僭金之餘裔  
以捍邊建州海西歲以十月人員仍由馬鈴關原野  
人處經與新入必假道焉自貢市無常建州領衛所  
最重長諸夷後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  
奴有功賜姓名曰李思誠字顯忠顯忠之弟猛哥不  
花亦以內附防倭領毛撻衛累官都督同知顯忠子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肅任肅入衛衛 帝皇帝弗許正統初建州衛都督  
猛哥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其弟凡察子童舍迺  
之朝鮮亡其印詔以童舍弟童山嗣建州衛指揮更  
給印亡何凡察童舍緣得故印詔上更冷者凡察匿  
不出 朝廷不欲窮治乃分置左右衛童山領左凡  
察領右後童山為日虜所辱尊犯邊左無寧茂崇泰中  
巡撫王朝選指揮王武等招之尋俘虜入到時建州  
諸酋以從亂故累朝朝書喪盡子孫不得官俸以舍  
人入貢實嘗猶滅邊帥又因貢市痛絕之於是童山

復叛影犯邊 純皇帝遣都督武忠往懷童山至滿

下意頗桀驁詔置廣寧等處之 命武靖伯趙輔

為靖虜將軍偕都御史李秉揭其巢捕斬乃虜適當

留副將韓斌策無順清河幾陽諸堡夷稍稍創乞款

寒而 朝廷亦欲與休息令童山凡察後皆得襲諸

從叛者視上世遜貶一官諸夷復貢乃童山子脫羅

哨父仇往來患片塞上會汪直用事巡撫陳鑑揣其

意言建夷連結海西名為屏蔽實有貳心宜討直請

行而經畧侍郎馬文升已撫定矣童山亡所見功遂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詔奏文升請戍遣撫寧侯朱永襲滅之遇貢使哈禿

等亦以斬賊報直與不誠皆進秩賜券而夷益大恨

劫掠倍于往昔直夷酋完者禿馬入謝於是諸

衛奉貢品襲如故邊患稍弭矣正德間如哈義等作

亂或言海西諸夷非建州酋也嘉靖初海西夷連黑

忒最強然復我叛人必縛以獻 肅皇帝嘉之授左

都督賜帽幣慰藉已而陳乞無厭守臣閉關拒之

二十一年李撤赤哈等犯邊撫臣孫給坐免於放代

敷城市費致群夷謀更詐殺諱者夷復大恨數入塞

殺掠如成化時，有土忠者，連黑貳子也，才且強，建州諸夷皆憚之，駭散十開原靖安堡，廣順關外所謂南關處也，忠夷無子，其侄王台襲祖封爲左都督，然不能撫其衆，衆自爲推忠所藏，國初賜勅，勸諸夷所亡失者，共一千四百九十八道，至台不能守，多散佚去，猶存六百九十九道，建州夷酋勒勒把都王、杲、務頭等得四百九十九道，塔魯本夷酋捏哈得三百道，捏哈等父子開原東，其領北關外，所謂北關處也，諸虜諸夷皆慕中國，以勒多者爲尊，捏哈子仰家奴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年十五，六抱成梁馬足，請成成梁憐之，不殺，留帳下，耶其如養子，出入京師，每挾奴兒哈赤與俱亡，何王台外，長子虎兒罕亦成其孫，父商襲父官爲都督，餘事，遂仰二奴勢益張，萬曆十一年，成梁給二奴領南關勅書，二奴人開原求勅，爲成梁襲殺，併殺其衆千餘人，欲夷其巢，不克撫之，而遷後二奴子那林、字羅卜寨，以報仇，爲各日夜侵南關，而王台後妻溫姐，則二奴妹也，有子猛骨、字羅少，而藥王台職爲左都督，龍虎將軍，台之孽子康古陸者，又妻其後母溫姐，溫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三

平露堂

遠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張國彥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顧養謙巡按御史徐元言諸夷效順互商已襲虎兒哈官猛骨字羅襲王台官那卜二酋以父誅不得襲亦私假都督名號凌視屬夷惟奴兒哈亦從征有功祖若父皆歿上其可錄請加都督職銜兵部尚書王一鶚等覆請詔許之是時奴酋非聞之姻已寢矣又五年而那林字羅卜寨合東西諸虜七八萬眾攻奴酋大敗卜寨見殺奴酋日熾又四年春南開又十年而抗言爭草價地畧又十年而叛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紀事本末 蒙古傳 五 平露堂

皇門經世文編五百二

郡人 徐孚遠副公 陳龍臥子 選輯

李 雯舒章 周立勳勅書

姪徵璧尚木校

朱幼清九箴集

集

宋楚澄

東師野記

辛卯秋琉球伯鄭道遣使奏日本日下十吉次郎弑

主自立并豐前岐前大小六十島自號關白猶華言

皇明御世編

卷一

下

大將欲膺使內道無幾薩摩島術士許儀厚本豫章

人縱黨告夷人犯狀與琉球同冬高麗王李聆遣陪

臣入 朝代夷求貢辭如儀厚至壬辰春果遣為將

平行長僧玄素等帥師二十萬號六十萬夏代高麗

兩京及度尚等六道王奔平安駐義州告急遼陽裨

將祖承訓自恃驍勇率騎五千赴之軍阻時六師西

討時逆未退東顧夷妄蔑中華遣書朝鮮恃慢無忌

不大同馬星遣門卜士沈惟敬品夷夷言高麗阻道

欲有其地以便來朝惟敬詩為之品更與期約禁勿

相攻歸報而西師奏凱大司馬謂門庭利禦表且畏

寒當乘時往救冬令步騎四萬 上命右司馬木應

昌經畧燕齊議與大司馬合也 勃李如松都督諸

軍受右司馬節制尚書郎劉黃裳袁黃宿負通敵兼

官參軍事十二月師渡鴨綠江夷以惟敬遊擊攻高

麗鳳山右司馬王鳳皇城陽遣誰報申約議書混同

江東南於夷陰遣如松出不意抵平壤夷賊不利走

上京斬首四千級如松乘勝追蹙深入險隘復戰於

碧蹄館我師少規退保開城已而潛攻王京殺夷婦

皇明經世編

卷一

下

三頃邸復用間入城焚其轡重賊懼方議還關自率

兵守對馬島不許揚言分道犯內及我師疫馬有歸

章右司馬進屯平壤倭使惟敬議貢客請益兵 天

子令騎將軍劉經元次將軍師師五千為如松犄角

五月夷遂攻王京其辭卑等召六道偽將還釜山六

月夷廷約復掠晉州右司馬遣如松救之命惟敬告

其諭信且給之以去釜山當封汝夷遂歸高麗臣未

及其保退西生浦遣小西飛至軍中俟約秋八月師

遂大還時經將前鎮鎮王京領如松事便宜金羅諸

道海上解嚴右司馬上官本中始始惜夷退。天

子下公卿議兩堂及諸省郎以名器宜慎夷心也測

且暴露幾年資糧不度夷以封退又謂東而歸春而

至去來無開封否揣摩激烈不覺詎謂大司馬欲分

事笑請以百口保封夷無患。詔曰侯夷請始議東

伐羣臣建言守鴨綠聲應援彼西閉玉門故事勿過

重亦勿過輕獨右司馬短長陣法考制火攻慨然以

波濤自信御史郭質施遠道顛危劾司馬膏試國事

指陳切直出貶遠方由是奮激出師鬚髮皆素得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三

至露空

獲相半若除諸封貢獨大司馬得聞及抗眾論事既

盈庭謗訕遽起兩司馬威名不加於昔日者上下徑

庭故也或曰夷破高麗人給累帛遠近譁然驕縱

王京而徘徊牛虻故得而不守及釜山東歸悉棄降

者或不志中原少槩見矣至於李松畧無驍北之恩

蓋彼先嘗三殺其君殆所謂天亡者歟議者欲立世

子以致少康之一旅一成而其羣臣覲顏昧耻鮮有

顧黍離而歌朔方者悲夫當階錫唐文場天下以瑞

平壤亦人事修不修而然自昔日本討賊來王太

宗賜以名號今固斬之乃使其驕睨而求且德過唐

虞君漢文之賜書南越不足效矣余觀大司馬征討

南方風夜一人爾才不次若流誰敢出入蠻夷楊允

崇暴航御敵皆以匹夫匹婦亦吾人收骨之意縱故

都督劉顯子也勇蓋三軍而方器不亞如松如松寧

遠成梁子也並紹其喪時人多之野史氏曰人有言

司馬以許封退夷為已功夷以承封退帥為事大夷

幸我不許以有名司馬幸不許以免議於後寇斯言

領危不如羣臣之正言深慮矣給某君夷夷聞遠球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四

至露空

指實自長命軍中謫曰愛大球小球為大國贅旌蓋

近於滑稽者乎論曰四夷不治高皇帝垂於訓言

又勅遼東主帥曰虜報萬人當拒之以十萬豈無

意哉然亡高麗是亡遼左也自遼海而闔廣萬里一

帆要官百數為蛇弗摧馳將若何右司馬同心夾創

謂奪人心矣或咎其不務懲夷有不及幾年之權

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壁諸盜馬掛海鏡而

折賊功有難掩者哉語曰兵難選夷又曰兵死事也

師之二九克象人君蓋若險而抗衆，計未易矣。司馬見可知難，非集思廣益，豈能底厥績乎？若袁劉起文成武，有志所當北面者也。

西師紀畧 征李

李特西奔也。唐宗時以部落三千內附，撫臣處之朔方，寧犯塞而自功。內是駱縱漸繁，名實及覺，督仗鐵器不假，值屢施東縛，吟念址盈懷，乃與其黨劉東陽許朝子承恩共殺党縛，藩臣繼來輔隨，尉趙慶仁，皆西虜以要命於朝。詔令罷兵，赦勿問，不從。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九

李特五

李特五

魏大司馬學曾專闕，映右即命方畧，魏赴夏過朝。吟亦僭擬，現作氣計，施詩引河水灌城，河去城二十里，乃北抵受降者。詔曰：可於是去水開，築堤灌城，水過城，城亡。魏意欲盡降，戛人兵不血刃。秋，御史梅國植奏學曾逗留養亂，天子大怒，命武上反接至闕，提山右中丞葉夢熊代魏，命李寧遠成梁爲大將軍。子如松謀因植，特師監軍事，寧遠在道不及，乃以如松爲大將軍。八月，虜救戛人，如松戰於張亮堡，走之。戰後，虜孤圍柏陰，使人說承恩殺許朝，以免死。承

恩遂殺朝。時降中丞以賊在塞中，且生之無以懲後，不許十月城破，承恩出走。浙東將楊文統之賊黨悉就擒。國植請示恩於朝，天子從中丞議。十一月，獻旨：大廟行賞各有差，魏奪爵歸田里，尋復本官。如故是役也，蕭如薰實扼虜賊之衝，曰靖虜中外間隔故卒抵於擒，議者謂其有難陽之榮，先是與虜戰於沙洲，參戎龔子敬死焉，子敬華川人，陳之驍將也。論曰：昔赫連勃勃始染統萬，及繼遷父子狐鼠其中，趙氏有町者累世，及於我明，連釀藩封，豈非形勢不狎，兄資奸雄，亦其風氣使然也。若灌城已取效於往日，吟氏其未之聞乎？野史氏曰：余聞禍始許朝及吟氏議降，許堅初志，造舟踰城，潛殺守水以潰堤，續懸臨戛人，莫敢反正，斯其才誠有過人者。御史揭而沐之，用意遠矣。孫子曰：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語曰：斬首項不如刺心，智良有以也。

東征紀畧

征倭

已未仲春二十有二日，出師先一日，京師大風黃沙，帶山占人喪，赤雲翳天，文家云：色如唇血，其國兵



大敗絕古不載制欲殺帥則而已無及經畧公用  
右行師法刻日編陣一軍出西方一軍出西北一軍  
與北開會猶奴酋之北一軍將海師合高麗攻其東  
西帥大帥杜總戎松而劉總戎從西北軍李如柏  
馬林孫為後援師疏十二萬不滿十萬人杜將軍為  
西陣名將男且廉戊午師出潞河潞河人聚觀之揮  
汗濕郵亭督軍保彰示與入曰杜松不識字武夫惟  
不學讀書人貪財愛死耳眾見其刀箭廠如疹豆兒  
子輒時聞有紅處乃良肉也相與揮涕啜嗟而去劉  
星胡經世編

卷之七 一 露堂

將軍少年立功黔中先叔參知巡金滄見劉刻駿馬  
五十餘跳躍其間來往輕于舞蝶當征關酋時於大  
營斬三大犢頭隨刀落才三提而已征東後平播酋  
功最上議者擬匹寧遠功會獻係所上惟象床三十  
六他物予不納聖天子心疑經畧已下有私遂停  
賞終最後官川中後著威鎮挂簡東歸予不識其面  
時有楚行劉泊舟九江赴司道宴酒半將家丁五百  
習戰藝場家居月費私財五十金奈死上黨一日不  
亡報國者所素畏杜稱曰太師而不知經威名自

將精銳三萬人應村而使別將將弱虜萬餘禦劉杜  
尤戰期三日抵渾河渾河虜陰窺處從地稍絕其  
中以分東西者也日已暮矣諸將請安壘休息明晨  
東渡杜將軍怒曰善然東指乾荒須行乘勝而前何  
期之有道人視河河水不遑馬腹而河中浮小舟數  
十將軍大喜謂天人俱助且耻棄舟將保形策馬諸  
裨將披甲督軍大笑罵曰人陣披堅豈壯夫事老大  
束髮從軍不知甲重幾許今日汝曹乃以此相苦邪  
不顧腥流而渡諸軍競進渡十之七酋使人決上流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一 露堂

師衛為兩渡於河者幾千人渡河將士反顧生寒陣  
甫成而暮黑霧障天虜萬炬忽明火光下照暗中人  
我師不及張弓輅外而將士成泥矣虜尤中識杜總  
戎子羽之為其肉立盡并獲杜號矢號天者軍中猶  
令箭乃徑畧授之總戎以驅策偏裨者先是劉總戎  
從西北渡破賊二寨斬虜三千餘若始怖劉帥制既  
破杜帥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使漸降人之點  
者詐為杜將軍材官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  
曰杜帥邀將軍威靈幸抵西城深入敵壘與攻之不

維敬造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劉道回良久曰子與爾總戎鵬行安得傳入是陣我也偽官口矢雖以令偏裨而今偏裨實不佞天此天之發爲事急取信計耳劉不反思咤曰出師時相約傳砲爲號今師抵城下何不聞砲聲官隨應曰虜地素無烽火辰始刻騎代斥候此去虜城五十里馳三里傳一砲不若一騎之馳技速劉方肯肯而偽官已叩首馳出文和矣還張奴酋曰劉將軍侯砲乃行於是斬下令傳砲而砲未傳前劉心已動恐杜將軍獨有其功令諸將接言而東老弱各人持虎角技繞營如城遇敵則置鹿角于地轉腹成背騎不能衝突我兵得以腹列置火具虜前隊斃於火攻則不能進我乘間出勁騎格鬪肆出肆入疲則還營少休而令息者賈勇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生平所恃以無敵者此也始聞砲聲猶敦帥而行行未一十里砲聲益喧心持槍惟恐足之不前設使先人喊則宿名頓墮乃下令奔鹿角而趨行里許而伏兵四起劉旅不復整矣長技不及一施衆遂殲焉劉之輜重公私悉爲首有喪大將軍七

十有九犬將軍火攻之最重者嘗聞之鄭大司馬郎君云犬將軍器非毒抵城下不發一發決血濺三里草枯數年舉火人官百長費數百金不成一具而它物可知已杜之餘帥駐軍資阻河西者尋被掩擊歸不萬人足役也天喜泉四犬總戎士卒九萬人軍與已來賞三百萬傷生獲長馬日萬條勇之惟馬耳西虜遂請增賞朝議久之不決然所請甚微入夏始增賞萬金西虜債養抄化火愁免愁殘免諸部落也皆允遣種而金人雜其中南北關與奴酋皆金後北開號太師以金故官稱祖宗朝裂其地分長之蓋有深意自奴酋倖南關國家不救而酋始強無故畀之地七百里封以龍虎將軍復與之盟而酋驕益滿北關撥弦僅八千驕然起距敢戰抄化婿於奴酋化婦歸寧後七百人遁出北關北關陣其尾斬獲虜數百級以捷聞天子嘉其功擢若千緞後知所斬非速夷而功不錄擊刺因震折賊功故我師有枚北關之恩而北關不德至是我師戒期北關初計會師而卒無一應如拍等又望風全誦杜劉竟以無援敗

噫安南之後無足歸久矣讀者謂抱戎衆而無元帥  
似唐九節度之師

微壁初時受經于先世父每見世父談論今古如  
懸河萬語頃刻不停恨未展其用肅志以效李本  
亭陳君公甫先生稱其有封侯之骨而不遇時詎  
不信哉

微壁謹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天湖詩九篇集

九叔士

下齋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百三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郡人 徐學遠開公 徐鳳彩聖則

錢爾達及甫參閱

希聲館集

疏

舊廷稿

役法原疏

松江賦役

題爲東南根本至重差役貽害至深當倒懸極敝之  
秋遇聖主憂民之切謹瀝血籲號以祈皇仁極揀事  
皇明經世編

希聲館集

松江賦役

平露堂

切惟國家財賦需倚三吳而蘇松獨甲於天下則其  
飭勞疾痛之狀亦獨倍於天下第今民窮財盡十室  
九空無處不苦而蘇松爲甚以松較蘇幅員僅五之  
三分邑亦二之一而賦役不相上下則松之苦尤甚  
然錢糧及加派等額雖數倍他方而吳民則以爲急  
公之分訟唯有默默輸將已爾獨是差役一端備極  
繁重有里長之役有直櫃收銀之役有收倉兌漕之  
役有北運南運之役有倉細布解之役有織造袍段  
之役又有各項雜解如牌檮輕賣公侯馬價徐州鳳

陽等處木扣柴薪風汛驛馬黃絲絹及抽司等各役  
此他郡未必有而松郡獨兼有之者也松郡地狹人  
衆萬難枝拄頃數十年來戶口都已稠蔽中戶漸就  
消亡官廩攢肩掣肘於上糞黎添聲飲恨於下吸髓  
竭脂而靡費實妻鬻子而莫償今不敢瑣瑣洞賈惟  
擬其大略曰編役之害曰當役之害謹爲 皇上直  
陳之何謂編役之害夫有田則有役以一縣田畝一  
縣役尚可均平劑量也然三吳之大縣有二曰說家  
曰花分自前撫臣徐民式限田之說行而二縣似可  
皇明經世編

希聲館集

松江賦役

平露堂

聲剔矣然其意雖善而其法猶有遺議故昔之利在  
官戶而病在民戶今則官戶有偏病而民戶亦無全  
利益限田之初鄉紳照品級優免外各以餘田之多  
寡受役之重輕即貴要不得輕解也而浸淫積漸情  
以勢爭風指所向趨避途生於是詭寄之弊仍如故  
歲前撫意欲優卹細戶凡民田十畝二十畝以下不  
得編倉然花分之弊正在愈析愈細耳既開之以隙  
而勾民遂數匿其中百畝之家分爲五戶十戶而一  
區隱百畝之田矣如是者十而一區隱千畝之田矣

如是者百，而縣隱萬畝之田矣。如照巧爲縣閭豪猾公爲買放，而胥吏恣爲出入，於是花分之弊仍如故焉。弊既留，一值編審，縣官無可如何，而以怠鉤索，則自銅田之法，而富戶病之，有銅役之法，而民戶病之。所謂銅田者，自故宦之冊言也。夫宦在則用存，卽外姓私寄者，容或行之，而寄者去矣。卽子孫棄業者，亦往往而是矣。使其散入各區與齊民等可也，今必銅其田，并銅其昔所私寄之田，而僉之以重役，則是常身之僇，秩乃子孫世世無窮之禍源也。使長吏受鐵薄之名，而遮者銜格丘之痛，何以得其平乎？所謂銅役者，自團閭之戶言也。夫五年一次編審，專爲人有存亡，家有消長，故耳。況族蓋澤國，旣無百年長富之家，而豪門子姓又多析族弗肯之患，今以新僉易便，必銅舊役，而重困之，致有虛賑焉。然而踐更不欺，上悞公務，下累親族，蔓延之禍，不可勝算。又何以得其平乎？欲避編役之害，用有均田之法。在天縣縣田有定額，不得獨縣令可稽，卽上官可按籍而稽也。縣縣上紳甲科若干，舉貢恩監若干，不得獨縣令可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糶

平糶

張卽上官可按籍而數也。富戶優免之田，不過數萬畝，而其所餘之田，與民戶之田，皆號爲承役之田，應得數十萬畝。此其總數，細數亦可燭照而數計也。伏乞皇上勅示撫臣，凡遇編審，以顧索取，縣縣免田役田，便覽一冊，富戶自優免額外，餘田若干，應受役幾名，各官自和分派，而不得掇端及民焉。民田應受役幾名，田隨區定，以隨田轉，卽各區有廣狹荒熟，而役事輕重有差等，役田多寡亦有差等，要使僉役之法，必以田爲綱，每役名下，卽註承役田計若干畝。大戶獨名，細戶朋名，亦使民自僉同會議，而長吏惟與之平亭焉。如此，則官民無不役之田，而詭寄可止也。良民如民無不役之人，而花分可止也。方分則易舉，法均則可久。所以收編役之害者，此也。何謂常役之害？姑舉其最甚者，一曰收倉之役。此役往年尚爲輕差，而後者釀成巨害，蓋以頻年災，校米價翔踊，小民艱於完納，及至出兌，催科逼迫，不論收額盈絀，急比通閭，於是振長懼異，而隔區拾枚，爭就輕折，漕軍購通，潛斧倉虎，百計凌虐，每米百石，勒耗米二十餘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平糶

平糶



不得問也何乃堂朝廷之惠而恨饕餮之腹哉若解  
布在途則有閹津橫罰之苦入京有門等之苦有鋪  
墊之苦有雜項使用之苦有掛號銷批之苦大小民  
爲官解布此卽官布也船至臨清視等私取強欲盤  
驗家呼斬矣則任賄而罰之至河西務又從而罰之  
京師崇文門納餉外人復罰之所剪餘魚以備開索  
則指爲夾帶而加罰之甚或從而沒入之是公家之  
孝子順孫乃群下之寇仇草芥也非惟虐民抑且養  
上之人乃鋪銀每錠九分一厘已不爲不重而妄納  
年明海世編

先其所急。補治疥癩。可類推。所以募當役之害者。此也。凡茲縷縷。苦惱癡心。酸鼻。臣等月獨爲桑梓慮之。卽爲國家根本慮之。有不得不誦。名者伏冀聖明。召對諸有司。今海內加派之苦。何時得脩至哉。皇仁不啻如傷之視也。稍有加志窮民者。何忍負此一時而不爲號呼請命乎。抑臣等又有說哉。蘇松與嘉湖。乃隣壤也。一條邊約役之法。從臨苗定里長從里長出各役。吏無官府僉審之煩。尤爲公平簡捷。此法行於嘉湖。暨於浙東。皆先臣都御史龐尚鵬力任之。而法遂占一額。獨不可行之蘇松何也。如謂紳鄉阻格。豈兩浙獨無大宦乎。如謂官法不盡行。豈足撫之權。獨輕於浙撫乎。此當細做平湖縣例。大議吏張永垂。以便所謂正本清源百世無涯之澤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四

宋徵登尚木 徐孚遠開公 選輯

王烈 恭閱

杜駕郭集

疏

杜麟徵

仰體聖明求治之殷計維 祖宗立法之善懇

納藝差以明國體以安人心等事

臣于前月二十九日陪祀 山陵回伏讀邸報有分

皇明御事編

遣內臣兼理戶兵工三部及監視宣府大同山西之

命三伏流涕中夜興嗟今何時乎關門未靖流寇狂

行王憂臣勞未獲一效皇上之有斯命豈得已

乎責之司農而不應責之司馬而不應責之司空而

不應國家隆禮重祿以養士何為乎為人臣者視

願在位無國士之恨以致其頌聖明不得已而有

斯命其矣諸臣之過也豈獨三部與邊鎮諸臣耶

之凡百執事無不取之天下臣之禍而史載之詳矣

最者逆魏之患皇上已日擊而正沐之矣近事昭

然寧忘大戒皆竊揣聖明之意哀民生之日蹙聞

四方之多艱待且不寐而不得其術則日且使之姑

試之六兩月以愧在廷諸臣之不敏共乃職者云爾

策中官之新氣振外臣之惰矣始可以救時事之萬

一云爾然輟轉思之各邊搶掠轉輸不給一旦內臣

銜命而出奔走供億保無重費歟六卿為皇上

股肱圖臣為皇上十城以下稿吏皆皇上親自

按權分職宣理內出而與之挈攜此位退遜則失

正名之謹抗爭則之和衷之推體統之聞各以王

皇明御事編

命相臨保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外者小者非臣所

亟臣所亟者祖宗立法之心與皇上法祖之

意也高皇帝正位二年即定內侍諸司職守勅

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嚴立刑

罰務為永制且淳淳于戒未然防將來宵小忠小信

夫內臣皆臣子也高皇帝全之如此其深而別之

如此其至豈以其職在宮禁不必奉承德意乎誠恐

內外之防不嚴未嘗之漸日見其無以一諸司任事

之思也肅皇帝自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惟鎮守一



事群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人心大快度世祖之初意未常不謂內侍服勤左右其意用忠懇于厚任必不敢負迨熟審之而撤去惡腕莫若行所無事之爲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然已然之間獨無有惕然大慮急圖舊典之率循者乎且國家官制大小相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爲莫及是以歷聖相承臣工戮力或有不及之歎而無莫制之憂今兵食重權天下所賴僅此幾事盡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三 十餘堂

今內臣節制但且間爲內臣監察之人而不聞監察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事必舉臣之所憂尤有大者往時非寅聞之人心大可見矣夫人臣通聖賢一經束修砥礪明主再三選擇進而用之苟非大愚不肖孰肯自甘菲薄惟在上鼓舞激勵以生其廉恥之心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附巧者借以逃責卑者乘以徼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皇上所以策勵臣下之淵思也臣一介書生謬邀知遇斯進寡昧言語非職但念少習誦讀今始拜獻苟

畏罪不發無以自察高厚伏願皇上矜列朝之訓採盈虛之言立止功命安輯恭侍臣雖伏斧鑕亦所甘心矣

陳駕部文集

序

陳組綬

皇明職方地圖大序 職方圖序

是編曰職方地圖蓋本之司官職方氏掌天下圖地辨異邦國都鄙夷蠻戎狄之人民而一以禹貢高山大川爲準故篇首弁以禹貢暨周職方二書乃次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公集 四 十餘堂

及圖綴以職官表焉元人朱思本計里畫方山川悉矣而郡縣則非羅念菴先生因其圖更以當代之省府州縣增以循所註以前代郡縣之名象以桂少保夢李太宰然二公之圖敘廣以評論之邊同郭若魯之海國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法可謂精益求精無遺議但以天下幅員之廣道里無數則東西南北莫詳舊圖于郡縣惟記其名不書其險所以郡縣可考而山川之險阻莫測京省郡縣全在責實于內故凡道途澤載不可不備舊圖于邊境圖其內不繪其

外所以圖以內易見而圖以外難知九邊之要全在詳備于外故外夷出沒不可不詳舊圖邊鎮不分大寧開平興和東勝四邊雖失猶二祖之版圖也烏可遂弃而不問舊圖有黃河有漕河皆今昔莫辨而無農丈人之禹貢河山圖無江山圖無弱水圖無黑水圖以此高山不足以崇族大川不足以滌源舊圖漕河太略無海防而有海運無太僕圖舊圖在萬曆以前今歷兩世 明代異則沿革異制不揣復因七氏之圖而加廣之爰修天下大一統圖二以便全覽

皇明經世編 五

修兩直隸十一布政司圖十五以知官室修新舊九邊圖七鎮圖十有五以嚴大防修山川圖四以察地勢修河漕海運圖二海防圖一以別水道修太僕總轄圖一以知馬政而亦足以朝鮮朔漢安南西域島夷圖終焉圖自之說宅也庶幾職方氏之考不擇圖而運于掌或亦今上中興帝業之一助此外名山大川以志形勝物產以備慈遷人物以表風氣祠宇宮蹟以彰先德則以隸于各府之後遡海事宜摘其要則以附于各圖之上陵墓紀其大則以屬于山川

之下其他米鹽吏雜不敢贅陳愚竊謂軍國之重寔不如此不足以備觀採擇亦子張書紳之微意云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杜東原集

卷之六

卷之六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一

華亭

宋徵璧尚水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子遠閣公

周立勳勒自

徐銘常成紀參閱

何給諫奏疏

疏

何起鳴

修義宗藩至切事宜疏

宗藩事宜

臣等切惟當今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

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

皇明經世編

何全二公疏

宗藩事宜

平露堂

會官集議凡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宗藩二百

年來益斯騰阻縣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誦比之

邊防尤為難處近按王賕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

尉及水各木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

位郡縣王君儀賓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何

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

四百萬石之人又不啻倍之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

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根本茂盛則枝葉蕃滋臣慮

再越十年又不直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克噉

噉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實道所謂失今

不治終成痼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

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為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

為典範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

所關妄陳冒臆列為九事仰 聖明

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

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

郁 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

皇明經世編

何全二公疏

宗藩事宜

平露堂

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斟酌減

以資之用議更定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

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之用斟酌

節減如此 聖祖不為萬世計邪查得議處改折郡

王以下哀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泰差不

一夫親王為朝廷屏翰歲輸隆重良不為過但親王

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

以遵 聖訓而一衆心也今無降論親王使知 朝

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原額之數或

願或折若主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備奉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朝廷降勅褒異賜坊示勸。僅數月之後一無奏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二恭擬家斷處分亦不爲過。

一各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大祿不贍且養仰且裕處皆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常祿可富易與爲善數多則黨衆難塞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宗室

亦易爲非此端代周府所以日誦多事往往越閭奏擾甚至凌器官長自書冊爲非爲遁逃潤數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其府地規制各照舊通城使爲可繼人及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爲拘泥者

一凡王府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裔錄目襲功又凡子及同進月者廢耗國力莫此爲

甚條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何須行文十四年不開一疏奏報豈以入下郡王一一承繼王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如晉府交城王表楨以輔國將軍應否糾襲榮端王表楓之爵又加弟輔國將軍郡王繼絕。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

多也請乞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去處應按官轉行長史等官其啓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罪革爵及故絕郡王弟姪遠孫曾孫冒襲者作速具奏冒襲本爵自能首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覈實施行毋得再爲文具徇情容隱

皇明經世編

卷之四

宗室

一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省臣見該部道覆各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作何平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未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區處有無定欠各查明造

冊具奏此後凡遇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於缺缺上處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爲區處毋只靠贖貧民如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利者皆可補濟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

一國家單恩宗室全在各封婚禮不失其時今據王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十

禮臣見該部題覆可謂踴躍而發聞若此何也蓋議覆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奏開節重於錢神移文耽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領已爲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爲此必轉導嚴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

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及者司一體陞用給與諸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王府奏到各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王府長史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題覆施行如再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悉遵詔旨嚴行查究治罪

一郡王故絕府地屯版暫歸親王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一第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十

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岩日擊將軍勤煩等有詞幾何不爲田潤王語等所影射耶親之一府錄可類推乞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郡王及削除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本處有葡封者照數發給以充祿銀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工樂蓋有見於花生稟育之弊最爲潰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愴者尚多即有議革貴族復業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遼府牧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膝廬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宗統乎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勅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覓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敢有仍前占愴者重行奏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一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鄭君身後皆有御祭蓋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七 千 露 堂

豐在有司則欲儉在遣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爲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長有司未免因緣爲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典所載正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未有定數合無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禮照依爵位定差等務文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褻瀆盛典庶典禮歸一人易遵守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八 千 露 堂

司啓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遵 訓訓 應  
錢糧正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  
仍通行各王府將見在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  
照例公同不內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  
律并第宅中下造制器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  
巡按御史查參長史司官一體治罪

凡此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食革日羹或議清府  
第正樂工無非以養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糧  
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

皇明經世編

何李二公疏

九

李 崇

內使又無非恤民衛親之意皆處宗藩至切要者所  
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伏乞勅下  
該部議覆上請亟賜施行其於宗藩本必無小補矣  
此外有爲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  
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  
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親王傳制  
但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  
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  
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

室既有限制不許壽月則不宜因之一戚使得畢力  
民竟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  
儒學以取科目仍照親王什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  
犯者一帶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  
輒事意見惟願廟堂之上主張聖典特降手勅廣集  
公論定爲經久遠大之計上諸宸旤施行實宗社生  
民無疆之福也

李 奏疏

疏

李 崇

皇明經世編

何李二公疏

李 崇

責成重臣及時經畧遼疏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題稱古酌議井廟乞封通貢  
緣由條列八事該兵部題奏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  
議諸臣會議重覆斟酌詳議上請奏 聖旨這事情  
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  
降安穩妥仍督率鎮巡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  
前解弛以致疎虞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禦夷狄之  
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丁寧之者  
至矣崇古復何所關敢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

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觀。故不取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持者以有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急爲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焉。樂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統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驟肉以飼鷹。空拳以搏虎。思流於納幣。威由於講和。非未戰而先有可畏。而不可爲。其意所以趨乎。四鄰怨。而曰任事曰又任其誤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德。答夷酋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黃不謂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列傳

平露堂

平露堂

其將來之無慮。而深慮板升之本。今日之舉。非鹽非和。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若以爲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乘時及機。恐求其可恃。大爲整頓。有以待之。爲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隱憂。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爲陛下陳之。

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戍。若增險。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

勝城於三降城之東。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綿。列鎮屯戍。通爲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侵擾。亦易以禦。中國之人。亦不敢過虜去。亦即思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華大寧而守東勝。宣遠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勢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弱矣。然猶賴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楊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修築崖。增深廣壕。無審擇要害。增城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東亦不拒也。邊外可復也。因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列傳

平露堂

偏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間。樞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還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牆塹之迹。徒在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飽。懷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眾。以中國之人。爲虜之用。日移日棄。遁退逾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爲臣者。受恩深重。恐漫然自觀。而心安乎。陛下寧忍坐待其困敝。而不知救乎。修邊以設險。求其遁迹。而變通之具。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於槍殺戰殺之多，流移於飢餓刑殺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未恒，而優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須息兵。方可揀擇強壯，稽查遊惰，嚴買閑私，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全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入，悉於招募內選領。

自遼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克國以全取勝，先陳屯田之利。國家有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率四入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召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未必皆可墾，而可墾者必多。以其可墾者以召募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升稅，就近轉輸，為力則易，乃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足而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養而邊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

一曰理財。國之大計，財用為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工之費，足兵則有招募之費，足食則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糧之費，有行糧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虜則又有人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必皆支動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俾給於內而未能遽行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請發無窮，一或告乏，何

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糧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并各項營繕錢糧，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遑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存貯，不許冒濫支借，以備邊用。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糧，已未解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糧，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請差各

皇明經世編

何季二公駁

卷之五

平露堂

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期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舒，先勞後逸，伏望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清邊務之寇，固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皞，是大慶也。此理財之議也。

一日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裏，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諫廉勤強幹為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依此選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徒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

總督之令，巧為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廢，積弊至今。今若詞舉未解，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保邊臣俱要久任者，超遷超遷者，久任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備分巡分守副參遊擊將領而下，皆有地方之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者，邊防。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

皇明經世編

何季二公駁

卷之六

平露堂

一日重任。古者蕭鐵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糧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參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獲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待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率每掣於欺玩，號令不護，自內兵餉難乎急應，精神耗用於文牘之煩冗，志氣消沮於展布之艱難，欲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

以便有之借義專闕外之等事關大計必須奏請可以自處自施行官不必苛細過求究竟文法俾可自裁巡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邊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言復寢欲為本政必須朋黨惡謬國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為國事改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請旨明曉致傷國體臣請毋得繁及庶平人無兩忌而輕舉可見事有責成而委託無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本議何敢自是一念倦倦實懷隱憂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藝文四 平露堂

廢弛之久每思先朝經畧諸臣為謀之忠痛遠歲生雲檣殺之際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為久安長治之策而未得今聖德格天天下開太平之治故使從古所未服之虜酋條然款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自誓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機與時也伏望陛下以繼志為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機銳然講求法祖宗之心以成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疆圉保太平有道之長勅下吏兵二部慎邊疆之選職久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

其在武職惟以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為功考選之期一例超遷不分文武實處懷柔處置得宜勿啓弊端大昭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來拔升之術以此為功特加顯擢給敘慎事重行論罪轉下戶工二部經理錢糧務備邊用遊差兼明邊官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借督撫等官作違違奉修飾整理勉圖安攘毋使空言玩愒更祈申勅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官廨相為一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協和文武兼濟惟以國事為重保邦防惠是急深為遠計永底成寧久安長治之策無出此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六 藝文四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一

徐子遠閣公 宋徵嶠尚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盛翼進隣汝泰閣

韓 奏疏

疏

遵化廠大料奏

張

大野

韓大章

一卷查得本廠原額民夫一千三百六十五名正統三年本部奏准減半六百八十三名每名每年十月

皇明經世編

韓

疏

卷之一

平露堂

初到廠辦料次年三月終放回農種弘治十三年都御史洪鍾奏將口糧革去行食大戶總領在官均徭銀內每名一十二兩每年十月赴廠買辦後大戶累次告撥復于弘治十六年照舊僉解人夫每名各額前銀亦于每年十月委官解廠自行買納弘治十七年本部題准准以十分為率減免四分止僉四百十名照前買納因是冬寒價貴前銀買辦不敷各夫又自贍銀買補臣思前項民夫既妨本身生業又自贍納銀兩羈延往來勞費况各該地方頻年水旱相仍

人民疲憊已極揆之情理誠可憐憫查得本廠收積鈔料見發三年之用合無自正德二年以後仍照減免四分則例再減三分每年預于四月間趁時柴炭多賤照前領價解廠聽其自便依數買納不許攬頭及本廠軍民人匠用強兜攬高抬時值措勒加倍違者許本廠郎中訪察得實照例問發三年以後如果鈔料不敷再照原數食派上下稱便而民因得少甦矣

一卷查本廠遵化等六衛軍人原額九百二十七名正統三年間本部奏准減半四百六十五名內着四十名每名月支口糧一斗五升月糧六斗歲支冬夏

皇明經世編

韓

疏

卷之一

平露堂

衣布二疋綿花二斤八兩見在本廠把門看庫巡夜值更貼幫防守囚犯及修理庫房墻垣等項外四百二十五名月支口糧三斗月糧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先年每口每年辦炭三千斤鈔砂六石三斗搭鞘六十日運石一車天順等年以來山場光潔軍多貧窶前項軍人各衛每名與貼正軍一名弘治五年都御史唐珣奏將貼工正軍掣回別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錢法

平露堂

另撥餘丁四名朋當弘治八年本部題准前項軍餘遇有事故等項行衛照名撥補不許擅加更動并派銀兩等項事情弘治十七年又該本部題准以十分爲率減免四分以寬其力後因軍匠係是造冊食糧已定人數又經議擬減其工力四分得以休息卽減人數相同今照本廠收積錢料見發三年支用況地方差役繁難衛所征料負累若不亦照人夫事例從宜更改則減免均徭縣益于兩府之州縣休息工力惟利子缺販之軍餘人心爲之不平公論難下允懷

例還減  
一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州縣炒煉熟錢民匠正統三年原額二百二十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一百九十二名每名月支口糧三斗每年十月初起次年三月終止但在本廠炒煉錢料餘月放回農種口糧就開卽今有題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合無自正德三年以後照舊上工  
一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輪班人匠正統景泰等年以後本部奏撥六百三十名在廠上工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五百五十二名四年一班每年一百三十名先年每名該季納炭一千斤時值二兩錢砂三石值銀一兩二錢上納本廠炒煉錢料因思本部各處輪班人匠曾經題准聽其自便納價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當班者仍將退出餘丁送廠照舊辦料做工亦不許托詞占優致誤國課再照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正德元年三等年增題准減免四分又經議擬止減工力軍餘因得偷安衛所實無寸補合無令軍除春季試出工料依舊辦納外四月以後就將各

軍餘退出二名回衛應辦料差及衛所得人向軍民  
普沾其惠矣。

一卷查本廠隆慶等衛所炒煉生鉄軍匠正統二年  
原額八十四名除戶絕等項外見止有六十七名每  
名歲支行款十石八斗冬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內  
隆慶等衛三十五名各幫貼餘丁不等有一二丁  
者有三四丁者有全無丁者遵化衛三十二名每名  
幫貼餘丁四名俱照本部通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  
本廠上工炒煉鉄料因思前項軍人與前遵化等衛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五 丁嘉祥

軍人事體發各衙門上工鉄廠輪班人匠亦與各處  
相同辦納料價較比加倍今無今後前項人匠行令  
各該州縣照依各處事例聽其自便願納價者每季  
納銀一兩八錢就於本州縣收貯差人連本匠勘合  
通行解廠批工銷照其價聽本廠買辦前料炒煉季  
終將解過匠價并買過物料數目呈部查考願上工  
者聽其自工

民匠內猶見但各人既閔行月糧米冬衣布疋幫貼  
餘丁較之辦料做工未免彼勞此逸今無今後像辦  
工料軍人止定七名各衛寫字做是食糧文冊止定  
三名作頭止定二名過該一十三名仍俱通年更換  
其餘各項盡數退出照依各軍辦料做工不許替充  
前役意圖輕省久占作弊出入衙門發其本廠書辦  
照依易州廠事例行移吏部選撥本部令史一名彼  
滿更換門子遵化縣與相應人戶僉撥二名庫秤僉  
撥四名一年更換則軍民人匠輸力惟均而本廠役  
皇明經世編 卷之十一 兵部六 丁嘉祥

用亦不乏矣

一盤過本廠收積生鉄除碎鉄不算外見在生板鉄  
二百三十二萬四千二百斤熟鉄七十五萬六百六  
十斤銅鉄二十二萬六千五百斤絲鉄二十一萬一  
千七百一十六斤每年本部額運生熟銅鉄五十七  
萬九千七百斤大約見發三年支用若不從宜節省  
仍舊原額炒煉則柴炭價高軍力勞竭月增歲益必  
難支持合無除弘治十七等三年減免四分外自正  
德二年以後不拘常額量設爐座每年止儘軍民夫

官辦納柴炭多寡計青妙燒鉄料不許將柴炭浪費  
以故軍民加價違者許令本廠郎中察究治罪仍將  
販買柴炭者十株煉出鉄料若干按月開報本部以  
憑查核以後鉄料缺少另行詳處如此則鉄料不致  
缺乏而軍亦得聊生矣

一遵化鉄廠訪係永樂年間在于地方砂坡谷開設  
後遷地方松棚谷正統年間遷今地方在治庄彼時  
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  
所伐盡絕以致令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戶部

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鉄課愈虧令無行令本廠郎  
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若落各該衛所州縣巡捕官  
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于應禁山場擅自樵  
採開墾耕種燒炭違者許本廠郎中提督照例  
問發每月各該巡捕官員仍具不致扶同客隱狀申  
繳本廠郎中知會則人知警惧本漸滋生而且後之  
用可供矣

一每年解運鉄料本部差委武功等三衛千百戶等  
官領運日鉄冶起直抵京城止是沿途軍衛有司起

車二百八十餘輛每輛用車脚價銀三兩五錢其銀  
九百餘兩務得各衛委官多方作弊將鉄開領出廠  
或就伴車裝運或將低鉄抵換遺弃路道者有之經  
年累歲運送不完應照任其侵欺歲月任其延捱部  
中廠中兩無稽考令其今後運鉄前項軍職不必委  
左就于本部令屬官內選差一員管廠郎中行取車  
輛出給批文定限解部收取批迴處使解運不致遲  
延而鉄料亦無疎虞矣

一本查本廠遵化縣視巡局鉄匠永樂年間原額七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兵部

十二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三十七名俱在本  
廠看守砂鉄因犯應合照舊

一法司問結囚犯解到本廠砂鉄是遵化縣維造局  
官吏監督砂煉先年題冊每名日支粟米一升食用  
每月俱在薊州各倉造冊開支又于附近州縣撥致  
醫生三名遇有囚犯疾病合藥調治良法美意此屬  
切當其根米應合照舊但所用藥餌因無官錢莫內  
措辦虛應故事有負朝廷矜恤之意合無今後每  
年將本廠輪班囚犯量支買辦藥餌收貯如遇囚犯

惡病該局官吏卽令鑿療毋致失所仍行沿途通運  
所衙門如遇囚犯發到不拘多寡卽時起解毋得稽  
遲及禁約防夫人等不許輒加捶楚奪取衣根違者  
許本廠郎中檢究重治

一本部管廠郎中雖奉有勅在彼提督但于各該軍  
衛有司官吏賢否無考察之權軍民詞訟無受理之  
例以致人多怠玩事不奉行今無今後各軍衛有司  
但遇事問本廠聽從郎中處治敢有輕視違抗者許  
本廠郎中照依欽奉協諭事理應拏問者拿問應恭  
皇明總世編

卷之一  
欽定四庫全書  
九

人者恭奏如此則人知道守而事體歸一矣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三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水 選輯

徐子遠閣公 顧開泰偉南

宋存標子建泰閣

吳 泰疏

疏

吳 仲

重開通惠疏

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幾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璋秦越向信主事鄭珩給事中翟

皇明經世編

吳

疏

重開通惠

卷之一

賈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等各題前事內向信一疏尤為明白簡當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其明况陳銳等多累朝清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

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堯山諸志與諸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朝必用置閘河於無用費腳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迺其本流又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何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開石見存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水皆有此河會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水皆有此河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疏 重開通惠 二 平露堂 直達大通橋下滔滔無阻恭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輻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况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嘗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尤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而見在京各衙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

行伍驅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延盤纏過生累害呈告到宜皆爲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而漕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延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爲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其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乞運避糧備防邊關塞堡險隘遠近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廩或肆燒燬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開運資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幾爲陛下告者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陛下留神省察諱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採納卽今漕運會議在通乞勅戶工二部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着巡倉御史會同

工部管開修倉主事兼理開運間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腳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傾人署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葺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與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強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該戶部查議差官會勘戶部尚書王軾工部尚書何紹會同總兵官楊宏等勛議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題覆

預處避儲以圖治安疏

邊儲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宜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城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竊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旁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懷靡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豫備又窺見京軍

無鋒鏑之患。天顏溫近狎之恩。堂陛無間。遂成驕狎之習。後回木鎖。偵帥不能體恤。情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久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榜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于猛虎。納生人于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閩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于無辜。其家不蒙厚恤。既無激勸。易勵將來。馴致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五 于露堂

竊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刺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侍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瓚題准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覆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兩。無聞中納粟之號。有富國強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聖明查照趙瓚題准。欽依內事。理卽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腳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強梁之不消。以戰則勝。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六 于露堂

何親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涉後官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進費。無所顧恤。況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四

華亭

徐孚遠開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微壁尚木

何剛愍人

宋存標子建祭閣

錢

文集

議

鹽法

錢 梗

古之河北今畿甸也其定以內為古大陸之澤下作

鹹生齒之徒無旦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擇斥鹵之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一

十六卷

積潤之鹹胡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

升斗苦鹽易粟為命宋慶曆中有上封者請權河北

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

生五穀恒剝鹹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

近民怨望非國之福黃履翁亦曰河北之內素無禁

約其議卒寢至我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運鹽使司

滄州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場編集順

天等府屬邑電丁旁海負鹽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

濱二州古之瀛海郡渤海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

之悉盡地之利矣若夫真定之西深趙與屬數邑微

鹹小鍊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譬若瀛渤海中之

半滴爾有之不足妨國之課置之不足察國之法聽

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權之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

若長蘆一司行鹽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鹹州

邑不過數處其鹹疎薄惡陋頗以剝鍊而成之鹽者

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權

誠有間矣况擔負出入不越真定之境縱窮所有所

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為之也且茲畿內鹹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二

十六卷

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賦無一歲無不均徭養馬之

家無一人之倖漏免其坐鹽賦在籍無不貧下之戶

其鍊鹹代耕而輸國之稅而狡口不騰無不贊贊可

憫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貨簞隻弱萬無

大賸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若嚴真定招募義勇

之急編選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

凶荒之歉渰沲泛溢之虞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畿

甸所以培植擁輔乎根本者也滄鹽巨商每嫌山陞

之遙不自肯至又從而禁入毫釐之鹽月報鹽課之

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民優畿輔也。

### 築堡

也。建之地築堡以爲防禦之計可也。若內地防地也。

本兵初駭建營採宣羣議令海內西北間閭村落遍

古制也。築人自爲之可耳。官督責之恐滋擾。

得築堡禦虜所在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每州邑

劄堡數區制若城隍盈燕趙齊魯魯衛魏韓無不屹

然初起窮二年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切

謂堡法可施于邊陲不可施于腹裏足以病民不足

以禦戎足以致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邊陲

土曠民稀人驚悍而俗尚首功也土曠本戎馬之地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內地警 三 平露堂

旦暮出沒沸梗彌逸得堡焉星羅其間彌敵之去彌

野耕作賊至倉卒亟有藏窩敵縱攻堡吾姑暫支大

軍瞬息可消援也敵或深入則羣堡後躡卒莫逞矣

民稀則剽曠土之饒相卹爲命視所寓堡不得不羽

毛之惜人驚悍則得堡爲穴養銳而息足焉隱然得

其虎豹在山之勢發回測矣俗尚首功則人自爲戰

家自爲計不置官中之憂而比比可牙爪也此謂堡

法可施於邊陲者也其四說如右何謂堡法不可施

於腹裏生齒之繁里巷散處之廣州邑城池聯絡之

多法網牽制束縛之害夫生齒之繁則何地非肺腑

竭盡待而堡固里巷散處之廣則備東遺弛西之源

釋實或攻虎之便民易得而置心州邑城池聯絡之

多只如真定一府地誠幾何三十二州邑密布孔邇

又每州邑營數堡焉每堡如城之大而備其制勢誠

美矣法網牽制束縛之害只如真定每州邑儘民之

力驅之并力諸堡之中虎坐無警歲月之久此謂堡法

不可施於腹裏其四說如右何謂足以病民其始工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集 內地警 四 平露堂

也拘集數十村民而築一村之堡則輿兩汝之嘆其

就績也以數月積累之勞而或一旦傾圮剝落之易

則復動衆之窘其憂後患也不艱於築難於修不難

於修難於守州城尚不易修不易守也而況於草率

之堡乎其彼程督也今日須丈尺若丁明日又須丈

尺若干今日造開上府不如式則駁明日上冊未備

制又駁今日委官某促責明日委官某較量今日委

官某檢正明日某覆覈令走文移之清吏人戴罪之

嚴迎送夫馬之費動輒掣肘之艱民易爲而不告病

耶此謂堡法足以病民其四說如右何謂不足以禦戎兵法守城之道有五。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財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夫州選義勇民壯義兵而投之官搜囊夫羈之堡一不守也。遑陞堡小室虛懷。人不衆而力齊以專腹裏則不然。二不守也。携糧當守堡之役人衆畢來則無室以居廢耕乏餉可立而餒。三不守也。遑陞無堡外之家茲以外放遠趨他堡爲之守焉。而其資產老弱則外懸此四不守也。州城有司爲主之然而守非君子不能也。堡之統領之職而望豪強之用命難矣。五不守也。此謂不足以禦戎其五說如右何謂足以致寇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今有堡形而無禦之具則知其堡之中有大姓焉。遑營未必來而寇之招矣。又曰無借人利器中原草寇遑沒無迹苟信宿而風靡焉是授之寓矣。又曰旧里相佐其約束待信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今議守道驅集四鄉棄其室家之衆而歛之一堡之怨身內而情外義分而勢必潰也。盜之藪矣。此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五

五

五

五

足以致寇其三說如右何謂不足以忠國禦戎之道古雖無上策也未聞其以堡也。今議中原皆堡。畿甸皆堡。又議京城築外羅城臨清州築外羅城敵未門屏之闕而捫首室奧之早太平一統之秋而踟躕歎餒之甚此不使聞於虜庭也。此一說也。古者城制未遑于城有士。近代城垣倍徙古世而戰士謀夫萬一不古若也。乃釋不講而務立堡焉。消人敵愾之心而形此狐鼠之態。何示人以無氣也。此二說也。尤慮之限天設之險不此之恃而縱虜入我之深其關隘又何在也。而何有於堡此三說也。古人有曰聖人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兵法亦言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然則守道在人不在城有城而弗人也。城無爲也。矧有堡無人城耶此四說也。夷性不善攻城前世名將必以奇制之今不中國之智之皮是求而勒縮千里之宜苟敵之果迫又安策耶此五說也。此爲不足以忠國其五說如在。

徭役

賦

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

自魯用田賦兼賦夫田以兵而民力弗餘然猶寓之  
農也後世崇建軍衙竭盡夫田之入胥食之軍軍非  
武衛則不置非軍門則割闕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  
重資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羨役焉  
民皆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太司馬進而征  
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逸也今見畿內州  
邑無歲不計閭閻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  
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  
別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七 千露堂

贖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弗則與力之養而務張  
皇之驟策亦竭矣宋募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禦金人  
當是時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  
一統有之適膏募義勇送備府撥計日而授之直招  
精銳而時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  
壯數百名於版籍之上牽纏瑣屑民懼終身之永累  
矣越旁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  
道集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詢之苦之之蚤也昔宋  
河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  
皇明經世編 卷之八 千露堂

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風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  
之者也愚切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修展所學  
得惟措置之宜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  
足之捍矣正不必於存籍也不然謀名之外文具殊  
嚴法網密而豪傑受長制也求免過亦幸哉此謂籍  
兵不宜有五說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